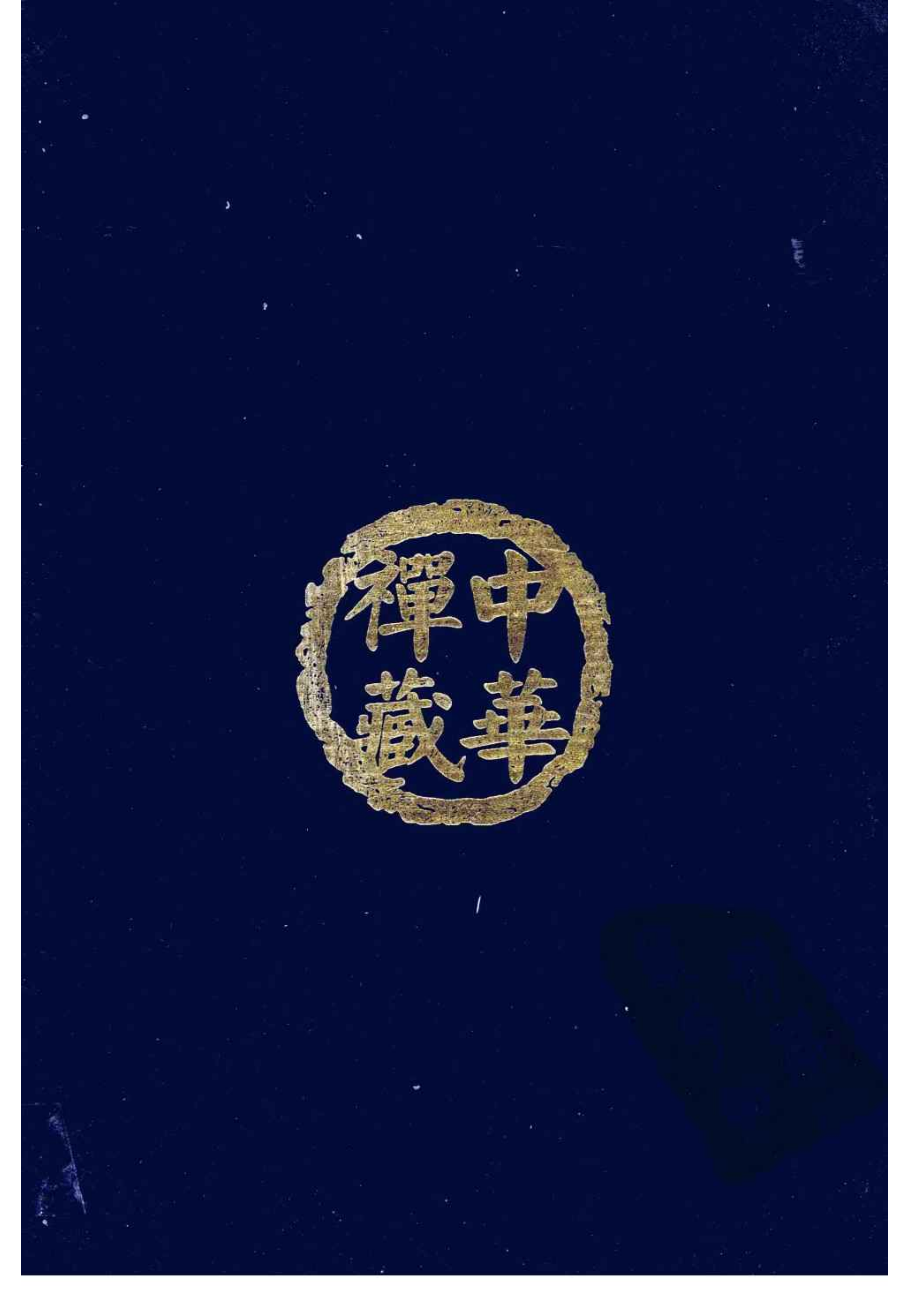

禪宗全書


中華禪藏

禪宗全書

史傳部三十

（30）

藍吉富 主編

北京圖書館出版社

圖書在版編目（CIP）數據

禪宗全書／藍吉富主编．－北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2004.12

ISBN 7-5013-2602-9

Ⅰ.禪…　Ⅱ.藍…　Ⅲ.禪宗－文獻－匯编　Ⅳ.B946.5

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2004）第 103681 號

責任編輯：王冠　于浩

封面設計：許冬麗



書名　禪宗全書（全 101 册）

著者　藍吉富 主编

出版　北京圖書館出版社（100034　北京市西城區文津街 7 號）

發行　010-66139745，66175620，66126153，66174391（傳真），66126156（門市部）

E-Mail　cbs@nlc.gov.cn（投稿）　btsfxb@nlc.gov.cn（郵購）

Website　www.nlcpress.com

印刷　河北三河燕郊古籍印裝廠

開本　880 × 1230 毫米　1/16

印張　4414

版次　2004 年 12 月第 1 版　2004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書號　ISBN 7-5013-2602-9/B・108

定價　18000 圓

解題

一、高僧傳習禪篇彙編(下)：見「禪宗全書」第29冊解題

二、清初僧諍記

編譯組

「清初僧諍記」三卷，陳垣(援菴)撰。原載在輔仁學誌九卷二期。全文所論述者，大抵爲清初禪宗之內部諍論。陳氏書前小引誌其書之內容云：

「南雷文定後集三：周子佩墓誌，謂子佩留心二氏，好與其徒往來。是時天童三峯兩家，紛拏不解。青原南岳，又爭其派數之多寡。子佩以調人爲之騎郵，不辭勞攘。玆篇所記，即天童三峯紛拏之餘波，青原南岳鬥爭之往史也。凡十章三卷，卷首冠派系年表，卷末以遺民僧之被諍者附焉。每諍必有一二士大夫點綴其間……。」

該文卷首爲派系年表，計含禪宗五家宗派表、清初臨濟、曹洞兩宗世系表、明清間僧諍年表等四種。卷一記臨濟、曹洞之諍，計含「五燈嚴統」之諍、「晦山天王碑」之諍、「五燈全書」之諍等三篇。卷二記天童派之諍，計含天童塔銘諍等四篇。卷三新舊勢力之諍，計含雲門雪嶠塔諍等三篇。

此書實不啻爲清初禪宗史之一章。全書所用史料，除一般史部外典外，重要佛書如「五燈全書」、「五燈嚴統」、「宗統編年」及各禪師語錄，皆爲罕見之禪宗史籍。故於有意研求明清禪宗史者而言，陳氏此書所徵引或論及之禪宗史籍，實爲甚裨初學之研究書目。

三、虛雲和尚年譜

編譯組

虛雲和尚是近世中國禪宗大德中的泰山北斗。在清末民初的我國佛教界，具有極崇高的地位。本書是其皈依弟子岑學呂(寬賢)爲他所撰的年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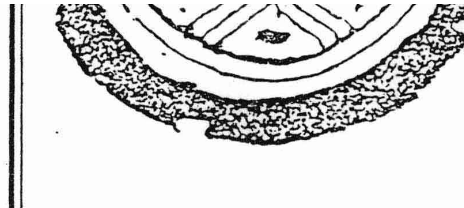
此處所收的年譜，共分爲兩部份。從卷首到民國三十八年(己丑一百一十歲)冬天爲止，即「虛雲和尚自述年譜」。從一百一十一歲起到一百二十歲逝世爲止，爲增補部份。增補部份所述雖爲虛雲和尚後十年的事蹟，但是篇幅却比「自述年譜」多出一百多頁。可見增補部份的資料遠較「自述年譜」爲豐富。

譜中不祇記載虛雲老和尚的一生大事，而且收錄甚多有關的文章或開示錄，對於現代中國佛教的研究者而言，本書提供甚多不可忽視的珍貴史料。

目次

貳、清初僧諍記……二五七

叁、虛雲和尚年譜……三四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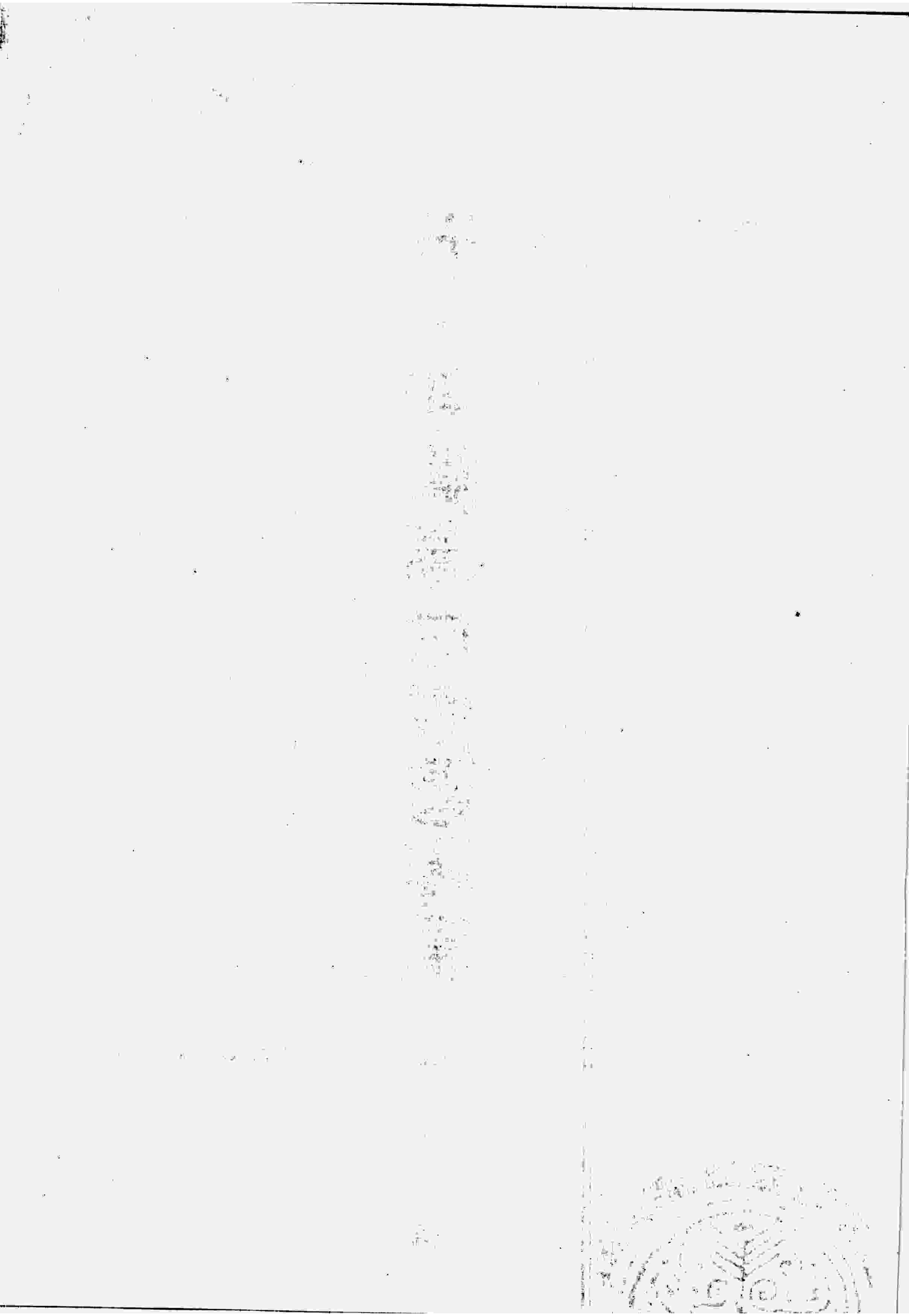


五、新續高僧傳習禪篇

卷十一～卷二十六

民國·喻謙 編





衡陽喻謙昧庵氏編輯

習禪篇第三之一（正傳二十一人、附見二十人）

一二〇、宋常德文殊寺沙門釋心道傳

釋心道，眉州徐氏子也。年三十得度，詣成都習唯識，了悟萬有，證徹真如，以為佛法盡在是矣！同舍僧詰之曰：「三界惟心，萬法唯識，今目前萬象紛紜，心識安在？」道茫然，遂出游江淮間。既抵舒州太平，聞佛鑑夜參舉趙州柏樹子話，至覺鐵嘴云：「先師無此語，莫謗先師好。」因大疑，提撕既久，一夕豁然。卽趨丈室，擬叙所悟，鑑見便閉門。道曰：「何事瞞人？」鑑曰：「十方無壁落，何不入門來？」道拳破紙窗，佛鑑卽開門，搊住云：「道！道！」道卽以兩手捧鑑頭作口啐而出。呈偈曰：「趙州有箇栢樹話，禪客相傳徧天下，多是摘葉與尋枝，不能直向根源會。覺公說道無此語，正是惡言當面罵，禪人若具通方眼，好向此中辨真假。」鑑然之。襄守請開法天寧擢大別文殊。宋宣和改元，詔改僧為德士，因上堂曰：「祖意西來事，今朝特地新，昔為比丘相，今作老君形。鶴氅披銀褐，頭包蕉葉巾，林泉無事客，兩度受君恩。所以道欲識佛性義，當觀時

節因緣。且道即今是甚麼時節？毗盧遮那頂戴寶冠，為顯真中有俗；文殊老叟身披鶴氅，且要俯順時宜。一人既爾，眾人亦然。大家成立叢林，喜得群仙聚會，共酌迷仙酎，同唱步虛詞；或看靈寶度人經，或說長生不死藥；琴彈月下，指端發太古之音，棊布軒前，妙著出神機之外。進一步便到大羅天上，退一步卻入九幽城中，祇如不進不退一句又作麼生？道直饒羽化三清路，終是輪迴一幻身。」二年九月，詔下復僧，上堂曰：「不掛田衣著羽衣，老君形相頗相宜，一年半內閒思想，大抵興衰各有時。我佛如來預識法之有難，教中明載無不委知，較量年代正在於茲。魔得其便惑亂正宗，僧改俗形佛更名字，妄生邪解刪削經文，鐃鈸停音鉢盂添足，多般矯詐欺罔聖君。賴我聖明不忘付囑，不廢其教。特賜宸章，仍許僧尼重新披鬀。實謂寒灰再發，枯木重榮，迷仙酎變為甘露瓊漿，步虛詞翻作還鄉曲子，放下銀木簡拈起尼師壇。昨朝稽首擎拳，今日和南不審，祇改舊時相不改舊時人，敢問大眾，舊時人是一是二？」良久曰：「秋風也解嫌狼藉，吹盡當年道教灰。」建炎三年春，示眾舉臨濟入滅囑三聖因緣。乃曰：「正法眼藏瞎驢滅，臨濟何曾有此說？今古時人皆妄傳，不信但看汝三月。」至閏三月有賊叛，眾請避之，道曰：「學道所以了生死，何避之有？」賊至，道曰：「速殺我

以快汝心。」賊卽舉槊殘之，白乳上出，賊駭引席覆之而去。

一二一、宋西蜀昭覺寺沙門釋純白傳

釋純白，姓支氏，梓人也。父謙聞法于松山道者，素衣梵行，以生死為幻。純幼承父訓，唯唯無違。一日躍谿而過，忽焉有省，遂落髮受具。遍歷成都講肆，通性相宗。去而南遊，參黃蘗惟勝，親炙歲餘，未嘗一顧，純事之益勤。偶晨參入室，勝舉目視之，若有所詢，純卽詰之曰：「老人兩眸炯炯，浮光不定，作麼生？」勝忽失笑，為之印證。元豐末，勝歸蜀，純負巾鉢以從。會成都府帥奏以昭覺為十方，勝乃舉純開山。純示衆曰：「不超性海是理事縛；不透聲輪是語言縛。」於是淨侶靡然嚮風，講席一空。

一二二、宋慶元天童寺沙門釋普交傳

釋普交，萬齡畢氏子也。幼穎異卓倫，不汙塵滓；惡喧嗜潔，儼似衲僧。未冠得度，五夏無虧。首謁南明，聽習台教。偶為檀信修事懺摩，有人問曰：「師所懺罪為自懺耶？為他懺耶？若言自懺，罪性何來？若為他懺，他既非汝，烏能為懺？」交不能對，大慚易服逕投泐潭。足纔踵門，潭卽呵斥，交擬申問，潭卽拽杖逐之。一日，忽呼交至丈室曰：「我有古人公案，要與你商量。」交擬進語，潭

便喝，交豁然頓悟。顧乃大笑，潭下繩牀，執其手曰：「汝會佛法耶？」交便喝，潭亦大笑。於是證入唱道日高，聲施自遠。後歸桑梓居天童，掩關卻掃者八年。寺偶虛席，郡僚命開法，恐其遯去，遣吏候於道，故不得辭。上堂曰：「拙哉黃面老，佛法付王臣，林下無情客，官差逼殺人，莫有知心底為我免得者麼？若無不免將錯就錯去。」凡見僧來，必叱曰：「汝榔栗子未擔時，我已為汝說了也。且道說箇甚麼？招手、洗鉢、拈扇、張弓、趙州柏樹子，靈源見桃花，且置不論，山僧無恁麼閒唇吻與你打葛藤，何不休去歇去？」忽拈柱杖逐散。宣和六年三月二十日，沐浴陞座，說偈曰：「寶杖敲空觸處春，箇中消息特彌綸，昨宵風動寒巖冷，驚起泥牛耕白雲。」說畢脫肰而寂。壽七十七，臘五十八。塔于本山。

一二三、宋潭州法輪寺沙門釋應端傳

釋應端，南昌徐氏子也。生而眉宇豁如，形儀整肅，幼厭塵穢，少入空門。依郡之化度寺善月度為大僧。謁真淨文機不諧。時靈源分座雲居，扣之，源稍加砥礪，端自負已解妙入經論，乃援引馬祖百丈機語，及華嚴經旨相為酬荅。源見之笑曰：「舉馬祖百丈固誤矣，而華嚴宗旨與箇事沒交涉。」端憤然欲去，因辭，揭簾忽大悟，汗流浹背。源見之喜曰：「子方識好惡矣！馬祖、百丈、文殊、普賢

幾為汝累。」由是謷問四馳，道欽七衆。政和末，太師張司成虛百丈堅命開堂。舉僧問：「大隋刧大洞然時，這箇壞也不壞話？」遂曰：「六合傾翻劈面來，暫披蘇縷混塵埃，因風吹火渾閒事，引得遊人不肯回。壞不壞隨不隨，徒將聞見強鍼錐，太湖三萬六千頃，月在波心說向誰？」

一二四、宋溫州龍翔寺沙門釋士珪傳（宗範）

釋士珪，字竹菴，成都史氏子也。初依大慈宗雅出家，講授楞嚴，潛心義奧。後南遊謁諸尊宿，始參龍門佛眼遠。以平日所得白之，遠曰：「汝解心已極，但欠著力開眼耳！」一日侍立，次問曰：「絕對待時如何？」遠曰：「如汝僧堂中白椎相似。」珪罔措。至晚，遠抵堂司，珪復理前問，遠曰：「閒言語。」珪于言下大悟。宣和二年，住和州天寧。靖康改元，江州漕使方郎中請住廬山東林，後以兵亂避地閩中。乾元十二年，詔開山雁宕能仁。時真歇了公居江心，恐珪緣未熟迎至方丈，大展九拜以誘溫人，由是人皆翕然歸敬。未幾其徒失火，寺為煨燼，珪就樹縛屋。升座示衆曰：「愛閒不打鼓山鼓，投老來看雁蕩山，傑閣危樓渾不見，溪邊茅屋兩三間。」已而，聽法檀施併力營建，復成寶坊。十五年，移住龍翔。上堂：「明明無悟，有法卽迷，諸人向這裏立不得，住不得，若立則危，

若住則瞎。直須意不停，玄句不停，意用不停，機此三者，既明一切處，不須管帶自然現前，不須照顧自然明白。雖然如是，更須知有向上事。」豎拂子曰：「久雨不晴咄。」明年丙寅七月十九日，召宗範長老付後事。次日沐浴，聲鐘集衆，就座泊然而逝。荼毗凡送者均得舍利，塔于鼓山。

一二五、宋衢州烏巨山沙門釋道行傳

釋道行，字雪堂，處州葉氏子也。初依普照英得度，出遊參佛眼。一日聞眼舉玄沙築著脚指話，遂大悟。住郡南明，上堂：「會得便會，玉本無瑕；若言不會，碓嘴生花。試問九年面壁，何如大會拈花，南明恁麼商確，也是順風撒沙。」次遷烏巨，示衆舉「璣和尚問僧：『禪以何為義？』衆雖下語，未契厥心。衆僧請益，璣代云：『以謗為義。』」道行曰：「三世諸佛是謗，西天二十八祖是謗，唐土六祖是謗，天下老和尚是謗，諸人是謗，山僧是謗，于中還有不謗者無？談玄話妙河沙數，爭似雙峰謗得親。」忽示微疾，門弟子教授汪喬年至省，遂以後事委之。說偈曰：「識則識自本心，見則見自本性，識得本心本性，正是宗門大病。」又註曰：「爛泥中有刺，莫道不疑好。」黎明沐浴更衣，跏趺而逝，闍維獲五色舍利，煙所至處，舍利纍然，齒舌不壞。塔于寺西。

一二六、宋餘杭靈隱寺沙門釋宗印傳（希夷）

釋宗印，字鐵牛，姓陳氏，鹽官人。得法於育王佛照光禪師。寧宗時主靈隱，上堂舉，南泉示衆云：『王老師自小養一頭水牯牛，擬向溪東牧，不免食他國王水草；向溪西牧，亦不免食他國王水草。如今不如隨分納些些，總不見得。』」頌曰：「不如隨分納些些，喚作平常事已差，綠草溪邊頭角露，一簑煙雨屬誰家。」石鼓希夷禪師者，亦臨濟宗，嗣無用全，為靈隱二十八代。塔永安別苑。今存和梁山遠禪師牧牛十頌，句法與梁相伯仲，而理趣超卓，殊有過之。一、尋牛。只管區區向別尋，不知脚底已泥深，幾回芳草斜陽裏，一曲新豐空自吟。二、見跡。枯木崖前岐路多，草窠裏混覺非麼，脚跟若也隨他去，未免當頭錯過他。三、見牛。識得形容辨得聲，戴嵩從此妙丹青，徹頭徹尾渾相似，仔細看來未十成。四、得牛。牢把繩頭草放渠，幾多毛病未曾除，徐徐驀鼻牽將去，且要回頭識舊居。五、放牛。甘分山林寄此身，有時亦踏馬蹄塵，不曾犯着人苗稼，來往空勞背上人。六、騎牛還家。指點前坡卽是家，旋吹銅角出煙霞，忽然變作還家曲，未必知音肎伯牙。七、忘牛存人。闌內無牛趁出山，煙簑雨笠亦空閒，行歌行樂無拘繫，贏得一身天地閒。八、人牛俱忘。慚愧衆生界已空，個中消息若為

通，後無來者前無去，未審憑誰繼此宗。九、返本還原。靈機不墮有無功，見色聞聲不用聾，昨夜金烏蜚入海，曉來依舊一輪紅。十、入鄽垂手。者漢親從異類來，分明馬領與驢腮，一揮鐵棒如風疾，萬戶千門盡豁開。

一二七、宋潭州大溈山沙門釋法泰傳

釋法泰，字佛性，漢川李氏子。僧問：「理隨事變，該萬有而一片虛凝；事逐理融，等千差而咸歸實際。如何是理法界？」泰曰：「山河大地。」曰：「如何是事法界？」泰曰：「萬象森羅。」曰：「如何是理事無礙法界？」泰曰：「東西南北。」曰：「如何是事事無礙法界？」泰曰：「上下四維。」上堂：「渺渺漠漠十方該括，坦坦蕩蕩絕形絕相；目欲視而睛枯，口欲談而詞喪；文殊普賢全無伎倆，臨濟德山不妨提倡。龜吞陝府鐵牛，蛇咬嘉州大象，嚇得東海鯉魚，直至如今肚脹。」上堂：「憶昔遊方日獲得二種物：一是金剛鎚，一是千聖骨。持行宇宙中氣岸高突兀，如是三十年用之為準則，而今年老矣。一物知何物？擲下金剛鎚，擊碎千聖骨，抛向四衢道，不能更惜得，任意過浮生。指南將作北，呼龜以為鼈，喚豆以為粟，從他明眼人，笑我無繩墨。」

一二八、宋當陽玉泉寺沙門釋務本傳（文宣、可忠、慧遠、宗道、懷遠、知忍、

知藏、懷靜、齊月、慧本）

釋務本，未知何許人，亦不詳其氏族。出家時年二十四，後得法於瑯琊覺禪師。其弟子十有一人，本居弟二。開悟甚早，福慧兼修，有無並圕。宋仁宗時，詔主當陽玉泉寺。慶曆八年，荊門軍守謝公翩然來遊，謂如此名勝，昔賢留題當復不尠。本因錄唐人自曲江至齊已得詩八篇，謝公鑴之石，立於蒙惠之側。嘉祐六年，命契寧等募造鐵塔，高七丈，為級十有三，重百二十萬兩，逾年而成。其發願詞曰：「願以此功德，普及於一切，我等與衆生，皆共成佛道。」願力深弘故鑄諸金石永垂不朽。本每說法，學侶萬指。有文宣、可忠、知忍、知藏、慧遠、宗道、懷遠、懷靜諸子輔翊法化，首出當機，皆一時禪望，有聲錚錚，故玉泉宗風冠於三楚。邑令左侯為請於朝，錫號悟空，并賜紫衣。以元豐三年三月八日示寂，壽八十三，臘五十九。本主玉泉四十年，寂之日集衆為說法要，曰：「平日橫說豎說東喝西喝，有時揚眉眴目，有時鼓掌擎拳，祇為諸人不察微露鋒芒，若逐色尋聲白雲萬里。」又舉「荊州白馬寺曇照禪師常云：『快活！快活！』及臨滅時便叫：『苦苦！』且云：『閻羅王來取我也。』院主問曰：『和尚當日被節使拋向水中神色不動，如今何得若是？』照舉枕子曰：『汝道當日是如今是？』院

主無對，照便入滅。今我臨滅度時，汝等看是快活是苦苦？」衆無語，遂泊然坐化。塔於羅漢山麓。文宣宗說兼通，敎禪雙徹，陸沈衆中人莫之識。嘉祐間至玉泉，務本崇以殊禮，使之領衆導揚法旨，學者宗之。可忠者，安州大安山住持也。禪思瑩澈，敎眼尤精。聞玉泉道聲岧嵂，欲一闚真際，振錫來游。務本以最樂堂處之，遂終老焉。務本既寂，付法於齊月。宋崇寧時改玉泉為護國寺，以加封關壯繆為崇寧護國真君，乃改寺額，故續傳鐙，或稱護國。齊月上堂，僧問：「壁立千仞水泄不通，還許學人請益也無？」齊月曰：「正令已行。」乃曰：「窮外無方，究非內裏，應用萬般，無可比擬。分明向你諸人道佛性，精魂總不是。」齊月既老，傳席於其徒慧本，糴續傳薪，禪風攸馥。僧問：「有物先天地，無心本寂寥，未審是何物？」慧本曰：「一鋌墨。」曰：「恁麼則糴古騰今去也？」慧本曰：「作甚麼生是糴古騰今的？」僧喝，本亦喝。上堂：「好箇時節，誰肎承當？苟或無人不如惜取。」良久曰：「彈雀夜明珠。」蓋是時荊門玉泉導師相繼演化諸方正未艾云。

一二九、宋衡嶽石頭庵沙門釋懷志傳

釋懷志，姓吳氏，婺州人。嘗欲會通諸宗異義，有禪者問曰：「杜順賢首宗祖師

也，而談法身則曰：「『懷州馬吃禾，益州馬腹脹。』此偈合歸天台何義？」懷志不能對。即遊方至洞山，謁淨真。問：「古人一喝不作一喝用意旨何如？」淨叱之，趨出，淨笑呼曰：「浙子齋後遊山好？」志忽領悟。久之辭去，菴居於南嶽石頭，二十年不與世接。有偈曰：「萬機休罷附癡憨，蹤蹟時容野鹿參，不脫麻衣拳作枕，幾生夢在綠蘿菴。」宋崇寧元年往見龍安照禪師，居於龍安最樂堂。明年六月晦，問侍者曰：「早暮？」曰：「已夕！」笑曰：「我睡已覺。」遂寂。

一三〇、宋眉州中巖寺沙門釋祖覺傳（慧日能、南堂靜）

釋祖覺，嘉州楊氏子。自幼聰慧，書史過目成誦。乃著書排斥釋氏，忽惡境現前，大怖悔過。出家依慧日能。未幾，疽生膝上，五年醫治莫愈。因書華嚴合論畢，夕感異夢，旦即捨杖趨履如故。一日誦至現相品曰：「佛身無有生而能示出生，法性如虛空，諸佛於中住，無住亦無去，處處皆見佛。」遂悟華嚴宗旨。至是始登僧籍。精究賢首宗旨，盡得其奧。府帥請講於千部堂，而詞辯宏肆，衆所欽服。適南堂靜禪師過其門，謂曰：「觀公講說獨步西南，惜未解離文字相耳！儻能問道方外，即今之周金剛也。」覺欣然罷講，南遊禪社，遂依圓悟於鍾阜。一

日入室，悟舉「羅山道有言時，踞虎頭收虎尾，第一句下明宗旨；無言時，覿露機鋒如同電拂，作麼生會？」覺罔對，於是夙夜參究，忽有所省。作偈呈曰：「家住孤峰頂，長年半掩門，自嗟身已老，活計付兒孫。」悟未許可。次日入室，悟問：「昨日公案作麼生會？」覺擬對，悟喝曰：「佛法不是這箇道理！」覺復留住五年，愈更迷悶。後於廬山棲賢，閱浮山遠削執論云：「若道悟有親疏，豈有旃檀林中卻生臭草？」始豁然大悟。遂作偈寄圓悟曰：「出林依舊入蓬蒿，天網恢恢不可逃，誰信業緣無避處？歸來不怕語聲高。」悟大喜，持示衆曰：「覺華嚴徹矣！」自是諸方皆稱覺華嚴云。上堂僧問：「最初威音王，末後樓至佛，未審參見甚麼人？」覺曰：「家住大梁城，更問長安路。」僧問：「如何是一喝如金剛王寶劍？」覺曰：「血濺梵天。」曰：「如何是一喝如踞地師子？」覺曰：「驚殺野狐狸。」曰：「如何是一喝如探竿影草？」覺曰：「驗得你骨出。」曰：「如何是一喝不作一喝用？」覺曰：「直須識取把鍼人，莫道鴛鴦好毛羽。」覺嘗修北宋僧史，并華嚴集解，金剛經註，水陸齋儀若干卷。

一三一、宋台州釣魚臺沙門釋自回傳

釋自回，號石頭，臨海人。世業石工，人因名之。眼如盲龜，不識一字，善根內

啓，志慕空宗，求人口授法華，頗能成誦。遂棄家投大隨，供掃灑寺中。令取崖石用砌階除，回手不釋鎚鑿，誦經不輟口。隨見而語曰：「今日硿磕，明日硿磕，生死到來作甚折合？」回愕然，設禮願聞究竟法。隨令罷誦經，看趙州勘婆子因緣。於是念念參究。久之，一日鑿石，石堅乃盡力一鎚，火光迸出，忽然徹悟。卽走方丈，禮拜呈偈曰：「用盡工夫渾無巴鼻，火光迸散元在這裏。」隨大喜曰：「子徹也。」復述勘破偈曰：「三軍不動旗閃爍，老婆正是魔王腳，趙州無柄鐵掃帚，掃蕩煙塵空索索。」隨可之，遂為薙染授以僧服。出世住釣魚臺，上堂曰：「參禪學道大似井底叫渴，殊不知塞耳塞眼回避不及，且如十二時中行住坐臥動轉施為。是甚麼人使作？你眼見耳聞何處不是路頭？若識得路頭，便是大解脫處。方知老漢與你證明山河大地，與你證明所以道十方薄伽梵一路涅槃門。諸仁者：大凡有一物當途，要見一物當途之根源；一物無處，要見一物無處之根源。見得根源源無所源，所源既非何處不圓？諸禪德：你看老僧有甚勝你處？你有甚不如老漢處？會麼？太湖三萬六千頃，月在波心說向誰。」

一三二、宋江寧蔣山大平興國寺沙門釋贊元傳（法泉）

釋贊元，字普宗，一字覺海，姓傅氏，義烏人也。為雙林傅大士之裔。三歲出家

，七歲為大僧受具足。年十五遊遠方，造石霜見慈明。圓乃曰：「好好著槽廠去。」贊元作驢鳴，明曰：「真法器也。」請為侍者二十年。後闡法蘇臺天筆龍華白雲，兄事蔣山心公，心沒江寧府帥請居寶公道場，提振宗要，諸方推服。丞相王安石重其德望，奏賜章服。安石致仕結廬定林山中，與之蕭散林下，清談終日。元祐元年九月示寂，安石痛哭為造塔焉。又法泉字佛慧，隨州時氏子。居太平興國寺，經營辛苦，多所修建，以成叢林。與蘇東坡友善。晚奉詔住大相國智海禪寺，問衆曰：「赴智海，留蔣山，去就孰是？」衆未及對，泉書偈曰：「非心非佛徒擬議，得皮得髓漫商量，臨行珍重諸禪侶，門外千山正夕陽。」

一三三。宋虎邱雲巖寺沙門釋清順傳（子英、智通、慧光）

釋清順，宋至道中，知州事魏庠奏改虎邱律寺為雲巖禪寺，迎清順主之。虎邱自竺道壹道生以來主法席者多崇義解，至清始啓禪派，故後學奉清為鼻祖云。又子英字覺印，姓懷氏，錢塘人。在母孕時惡聞羶腥，生質既異不伍凡童。年十五從長老希言出家，又五年受具遊方。一夕夢白衣大士注琉璃瓶水與飲，若甘露灌頂，自是豁然，遂得法於圓通秀公。坐大法會者九，雲巖其最後也。英頎秀深靜，鬚髮長數寸，目光炯然，如古圖中老僧在巖壁者。與人言不離忠孝慈順，開悟來

學，隨其根性利鈍淺深示以津梁，故人人歸信而名亦高。說法三十餘年，得度二百五十餘人。政和七年七月十四日卒，葬於虎邱東庵，開封府司士曹事何安中為撰塔銘。其弟子智通，號法海，繼主虎邱法席，既狀其師行事請銘於何安中。安中稱其扶教弘道，名並其師，東坡有遺虎邱通長老書，知其聲望矣。又慧光有道行，賜號傳法慧滿大師。

一三四、宋江寧大平興國寺沙門釋慧懃傳（懷深）

釋慧懃，字佛鑑，姓汪氏，舒州人。嗣五祖得度，每以唯此一事實餘二則非真味之有省。徧參名宿，往來五祖之門有年。政和五年，居蔣山，賜徽號紫衣。政和七年十月二十八日，沐浴更衣，端坐手寫數書別故交，停筆而化。又懷深字慈受，姓夏氏，壽春人。生之夕，祥光滿舍，文殊堅遥見之疑火也，詰旦知鄰里生兒，心異之，往訪焉。且告之故，曰：「如此瑞徵，宜善護之。」自後抱兒見堅，輒笑，因許出家。及長徧遊方外，請益鑑公乃大豁，呈偈曰：「祇是舊時行履處，等閑舉著便淆訛，夜來一陣狂風起，吹落桃花知幾多？」鑑撫掌曰：「者裏豈不是活祖師意？」後終於蔣山。

一三五、宋潼川護聖寺沙門釋居靜傳

釋居靜，字愚丘，成都楊氏子也。年十四，依白馬寺安慧出家。聞南堂禪師道望，往謁，堂舉香嚴枯木裏龍吟話詰之，靜於言下大悟。一日堂問曰：「莫守寒巖異草青，坐卻白雲宗不妙，汝作麼生？」靜曰：「直須揮劍，若不揮劍漁父棲巢。」堂矍然曰：「這小廝兒！」靜珍重便行。後出世住東巖，嘗謂衆曰：「參學至要，不出先南堂道最初句及末後句，透得過者一生事畢；儻或未然，更與你分作一門，各各印證自心，還得穩當也未。第一、須信有教外別傳；第二、知有教外別傳；第三、須會無情說法與有情說法無二；第四、須見性如觀掌中之物，了了分明，一一田地隱密；第五、須具擇法眼；第六、須要行鳥道玄路；第七、須文武兼濟；第八、須摧邪顯正；第九、須大機大用；第十、須向異類中行凡。欲紹隆法種，須盡此綱要，方坐得這曲彔牀子，受天下人禮拜，敢與佛祖為師；若不到恁麼田地，祇向虛頭，他時閻老子未放你在。」又偈曰：「十門綱要掌中施，會得來時自有為，作者不須排位次，大都首尾是根基。」

一三六、宋潭州大溈山沙門釋清旦傳

釋清旦，字慧通，蓬州嚴氏子也。初辭親愛卽嗜空宗，聞有教外別傳之道，注念日切，乃發足遠游欲投叢席。時大溈山泰住德山，謁之，值泰上堂舉「趙州曰：

『臺山婆子已為汝勘破了也。』且道意在甚麼處？」良久曰：「就地撮將黃葉去，入山推出白雲來。」旦聞平生疑礙釋然。翌日入室，泰問曰：「前百丈不落因果，因甚墮野狐；後百丈不昧因果，因甚脫野狐。」旦曰：「好與一阬埋卻。」住後上堂曰：「三脚驢子弄蹄行，步步相隨不相到；樹頭驚起雙鯉魚，拈來一老一不老。為憐松竹引清風，其奈出門便是草；因喚檀郎識得渠，大機大用都推倒。燒香勘證見根源，糞掃堆頭拾得寶；叢林浩浩謾商量，勸君莫謗先師好。」旦之門庭嚴肅，機語峻利，故學者仰之知取法焉。

一三七、宋天台國清寺沙門釋行機傳

釋行機，字簡堂，天台楊氏子也。生知夙發，趣向高邁。少棄妻孥超然出世，精窮竺典妙貫三乘，竊欲離言單求直指。於是慕護國元公道價，負笈相依，稍觸鉗鎚，密有契證。因住莞山，刀耕火種，獨處十有七年。嘗有偈曰：「地爐無火客囊空，雪似楊花落歲窮，拾得斷蘇穿壞衲，不知身在寂寥中。」每自視歉然，輒興歎曰：「豈以住山樂吾事耶？」一日偶見斫樹倒地有聲，忽大悟，平日礙膺之物泮然冰釋。未幾適有江州圓通之命，乃曰：「吾道行矣！」即欣然拽杖應之。登座說云：「圓通不開生藥鋪，單單只賣死猫頭，不知那個無思算，喫著通身冷

汗流。」聞者無不絕倒，叢林至今稱焉。

一三八、澧州靈巖寺沙門釋仰安傳（表自）

釋仰安，未知所出。生而穎異，幼年舍俗。既圓顱頂，慕最上乘。精謹律儀，耽遊講肆。久而棄之，遂入佛果勤公之室。時大溈泰為座，元昕夕扣之，頓領玄旨。後泰住持德山，命安詣佛果，且付以書。果見問：「千里馳騁不辱宗風，公案現成如何通信？」安曰：「覿面相呈更無回互。」果曰：「此是德山底，那個是上座底？」曰：「豈有第二人？」果曰：「背後伊誰？」安卽進書。果笑稱作家。次至僧堂前，捧書問訊首座，座曰：「玄沙白紙，此自何來？」安曰：「久默斯要不務速說，今日拜呈，幸希一覽。」座便喝，安曰：「作家首座。」座又喝，安以書便打，座擬議，安曰：「未明三八九，不免自沈吟。」又一擊之曰：「接。」時佛果佛眼同座見之，果曰：「打我首座死了也。」眼曰：「官馬廝踢有何憑據？」安曰：「說甚官馬廝踢，正是龍象蹴踏也。」果喚安至前曰：「我五百人首座，汝為何犯之？」安曰：「和尚也須如是。」果顧佛眼吐舌，眼曰：「未在卻。」問曰：「空手把鋤頭話意作麼生？」安鞠躬曰：「所供是實。」眼笑曰：「元來是屋裏人。」又往五祖山通書於表自，自曰：「書裏說箇甚麼？」安曰

：「文彩已彰。」曰：「畢竟說甚麼？」安曰：「當陽揮寶劍。」自喚曰：「近前來，我不識字。」安曰：「莫詐敗好。」自顧侍者曰：「是那裏僧？」曰：「曾在和尚會下去。」自曰：「怪得恁麼活頭。」安曰：「被和尚鈍置來。」自將書於香爐熏曰：「南無三曼多。」安近前彈指，自便開書。自是聲播四方，而不辱泰使命。未幾出主靈巖，衲子輻輳，拈推豎拂，大有古風。

一三九、宋江州圓通寺沙門釋道旻傳

釋道旻，賜號圓機，興化蔡氏字也。母夢吞摩尼珠而生，五歲不履不言。一日母入西明寺抱兒見佛，置於蒲團，遽趣合掌作禮，隨聲稱南無佛，見者大異之。稍壯官學大梁，忽馬棄去。依景德寺德禪出家得度，徧扣禪林皆得染指。後親溈山喆無所入，謁泐潭乾公具陳所得，潭不為印可。一日潭舉世尊拈花迦葉微笑話問之，不契。侍潭行次，潭以杖架肩長噓曰：「會麼？」旻擬對，潭朴之。有頃復拈草示之曰：「是甚麼？」亦擬對，潭又喝之，於是頓悟玄旨。便作拈花勢曰：「這回瞞旻上座不得也。」潭曰：「便道！」旻曰：「南山起雲，北山下雨。」即禮三拜，潭首肯印之。後開法於灌溪，遷圓通，學者宗之如川赴海。朝廷聞其道，錫以命服，並圓機之號。於是遐邇欽化，人被其澤，未詳所終。

一四〇、宋隆興雲巖寺沙門釋天遊傳

釋天遊，字典牛，成都鄭氏子也。幼習儒業，穎俊逸倫儕輩推重。初試郡庠，復試梓州，二處皆與貢籍，懼不敢承。遂竄名出關，適王山谷西還，見其風骨不凡，談論超卓，邀與同舟，策往廬山削髮，不易舊名。首參死心，不契，依湛堂準於泐潭，一日湛堂普說曰：「諸人苦苦就準上座覓佛法。」遂拊膝曰：「會麼雪上加霜？」又拊膝曰：「若也不會，豈不見乾峰示衆曰：『舉一不得舉二，放過一著落在第二。』」天遊聞之脫然悟入。出世於雲蓋，遷雲巖說法，有湛堂之風。嘗和忠道者牧牛頌曰：「兩角指天，四腳著地，拽斷鼻繩，牧甚屎屁。」張無盡見之甚為擊節。因退雲巖過廬山，而棲賢主者意不欲納，乃故曰：「老老大大正是質庫中典牛耶？」天遊遂述偈曰：「質庫何曾解典牛？祇緣價重實難酬，想君本領無多子，畢竟難禁這一頭。」竟去庵於武寧，匾曰典牛。則終其身不出，年近百歲而告寂焉。徑山塗毒見時九十三矣！

衡陽喻謙昧庵氏編輯

習禪篇第三之二（正傳十二人、附見三人）

一四一、南宋西蜀昭覺寺沙門釋克勤傳

釋克勤，姓駱氏，彭人也。世守儒學，兒時日記千言。偶遊妙寂寺，見佛書三復悵然，如獲舊物。曰：「予殆過去沙門也。」卽出家，依自省師祝髮，從文昭通講說。又從敏行授楞嚴。俄得病瀕死，歎曰：「諸佛涅槃正路不在文句中，吾以聲求色見，宜其無以死也？」遂棄去。至真覺勝禪師之席，勝方創臂出血指示勤曰：「此曹谿一滴也。」勤矍然良久曰：「道固如是乎？」卽徒步出蜀。首謁玉泉皓，次依金鑾信、大溈喆、黃龍心、東林度，僉指為法器。而晦堂稱：「他日臨濟一派屬子矣！」最後見五祖演，盡其機用，祖皆不諾。乃忿然而去。演曰：「待著一頓熱病時，方思量我。」勤至金山，病寒困極，以平日見處試之，無得力者。追繹演言，乃自誓曰：「我病稍閒，卽歸演。」及演一見而喜，令入侍寮。會部使者解印還蜀，造演問道。演曰：「曾憶少年讀小豔詩，有『頻呼小玉原無事，祇要檀郎認得聲』之句乎？」部使喏喏。勤適侍立，反復研詰。演為舉「

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庭前柏樹子」語，有省。出見雞飛上欄干，鼓翅而鳴，復自忖曰：「此豈非聲耶？」乃呈偈曰：「金鴨香銷錦繡幃，笙歌叢裏醉扶歸，少年一段風流事，祇許佳人獨自知。」演喜，遍謂山中耆舊曰：「我侍者參得禪也。」由此所至，推為上首。崇寧中，成都帥翰林郭公之章請開法昭覺。政和間謝事。復出峽南遊，時張無盡寓荊南，以道學自居，少見推許。勤艤舟謁之，與談華嚴旨要，因言：「華嚴現量境界，理事全真，初無假法。所以卽一而萬，了萬為一，一復一，萬復萬，浩然無窮。心佛衆生三無差別，卷舒自在，無礙圓融。此雖極則，終是無風帀帀之波。」無盡於是不覺促榻。勤乃更迭推勘，謂：「雲門道山河大地無絲毫過患，猶是轉句，直得不見一色始是半提，更須知有向上全提時節。」無盡為之首肯。明日復舉事法界、理法界、至理事無礙法界。因問：「此可說禪乎？」無盡曰：「正好說禪也。」勤笑曰：「不然，正是法界量裏。蓋法界量未滅，始好說禪。如何是佛？乾屎橛；如何是佛？麻三斤。是故真淨偈曰：『事事無礙如意自在，手把豬頭口誦淨戒，趁出淫坊未償酒債，十字街頭解開布袋。』」無盡歎曰：「美哉之論，豈易聞乎？」於是以師禮留居碧巖。復徙道林，樞密鄧公子常奏賜紫服，詔住蔣山。學者歸之如市，至無地以容。敕補天

甯萬壽，召見便殿，褒寵甚渥。建炎初又遷金山，適駕幸，維揚入對，賜號圓悟禪師，改雲居。久之復領昭覺。徽宗為降敕使開堂焉。略云：「匝地普天皆承恩力，九州四海悉稟威靈，百千法門之外殊特法門，無量妙義之中真實妙義。克勤禪師者，雞園上品，鹿苑名家。早空六妙之門，無慚饒舌，接引四流之岸，意許安心。飛錫所至，法雨咸沾，布金而來，願雲共領。特啓祇園世界，廣引方袍，宏開覺路津梁，都成圓具。鈴鈴振策，允為萬德之師；凜凜戒規，直入三摩之地。於戲道生說法，石亦點頭。羅什談禪，巖俱撒手。普濟僧人行脚，象負以游。定凝菩薩低眉，鳩分而食。遍灑醍醐，同登歡喜。」紹興五年八月示微恙，趺坐書偈遺衆，投筆而逝。荼毘時，舌齒不壞，舍利無數。塔於寺後威鳳山中。謚真覺禪師。清雍正十三年，加謚明宗真覺禪師。

一四二、南宋泉州教忠寺沙門釋彌光傳（黃蘗祥）

釋彌光，字晦庵，閩中李氏子也。生寡言笑。聞僧貝梵則喜。年十五，依文慧禪師圓頂。未窮海藏，喜究羣書。嘗自忖曰：「鬚髮染衣當期悟徹，而醉心俗典耶？」遂首謁圓悟，次參黃蘗祥高菴悟，機語皆契。以淮楚盜起，歸謁佛心。值大慧寓廣，因從之，慧曰：「汝在佛心處，所得者試舉一二。」光曰：「佛心上堂

拈普化公案曰：『佛心卽不然，總不恁麽來時，如何劈脊便打，從敎徧界分身。』」慧曰：「汝意如何？」曰：「不肯他後頭下個註脚。」慧曰：「此正是以病去法。」光毅然無信可意。慧曰：「汝但揣摩！」光竟以為不然。經旬因記海印信公拈曰：「雷聲浩大，雨點全無。」光始無滯。趨告慧，擧道者見琅琊幷玄沙未徹語詰之，光對已，大慧笑曰：「但道一步不著所在，如人斫樹根下，一刀則命根斷矣！汝向枝上斫，其能斷命根乎？今諸方浩浩說禪見處總如是也。何益於事？其楊岐正傳止三四人而已。」光慍而去。翌日慧問：「汝還疑否？」曰：「無可疑者。」慧曰：「祇如古人相見，未待開口已知虛實，或聞其語，便識淺深。此理如何？」光悚然汗下，莫知所詣。慧令究有句無句話，慧過雲門庵，光亦侍行。一日問曰：「某到這裏，不能得徹，病在甚處？」慧曰：「汝病最癖，世醫拱手，何也？別人死了不得活，汝今活了未曾死。要到大安樂田地，須是死一回始得。」光疑情愈深。後入室，慧問：「喫粥了也，洗鉢盂了也，去卻藥忌道將一句來！」光曰：「裂破。」慧乃振威，喝曰：「你又說禪也。」光卽大悟。慧卽搥鼓告衆曰：「龜毛拈得笑咍咍，一擊萬重關鎖開，慶快平生在今日，孰云千里賺吾來！」光亦呈偈曰：「一撥當機怒雷吼，驚起須彌藏北斗，洪波浩渺浪滔

天，拈得鼻孔失卻口。」自爾名喧宇宙，道洽緇素出住教忠，瓣香為妙喜拈出，其為知本也歟！

一四三、南宋嘉興報恩寺沙門釋法常傳

釋法常，姓薛氏，開封人。丞相薛居正之後也。宣和七年，始解塵縛，遐思高舉，遂依長沙益陽華嚴試公鬀鬚髮，受田衣，見者獅王。居必寶社，非法不言，異軌弗顧，深慕大乘，不斥小教。一日閱首楞嚴經，乃廓爾義，天淵通法海。自是肆遊淮泗，放浪湖湘。後至台山萬年，參謁雪巢。一見機語契會，命掌翰牋。未幾請令首衆，為僧入室，殊有風彩。澹然處世，不飾衆緣，室中唯一矮榻，餘無長物。紹興庚子九月望日語衆曰：「吾一月後，不復留矣！」至十月二十一日，書漁父詞於室門曰：「此事楞嚴嘗露布，梅花雪月交光處，一笑寥寥空萬古，風甌語，迥然銀漢橫天宇。蝶夢南華方栩栩，斑斑誰跨豐干虎，而今忘卻來時路，江山暮，天涯目送鴻飛去。」書畢就榻，收足而逝。塔於寺西南。

一四四、南宋成都信相寺沙門釋宗顯傳

釋宗顯，字正覺，潼川王氏子也。少選為進士，有聲於時。嘗晝掬溪水為戲，至夜思之，遂見水泠然盈室，欲沒之不可得，忽爾塵境自空。歎曰：「吾世網裂矣

！」往依昭覺白公得度，蕭然一衲，隨衆咨參。一日白公問：「高高峰頂立，深深海底行，作麼生會？」忽於言下頓悟。曰：「釘殺脚跟也。」白拈起拂子曰：「這箇又作麼生？」顯一笑而出。服勤七祀，出遊至京都淮浙，徧歷叢林。晚登五祖，見演問：「未知關棙子，難過趙州橋，如何是關棙子？」演曰：「汝且在門外立。」顯進步一踏而退。演曰：「許多時茶飯原來也有人知味。」明日入室，演問：「是昨日問話僧否？我固知爾見處，祇未過得白雲關。」顯珍重便出。時圓悟為侍者，乃以白雲關意扣悟。悟曰：「直下會取！」顯笑曰：「我不是不會，祇是未諳得耳。」次日演往舒城，顯與悟繼住。適會於興化，演問：「記得曾在何處相見？」顯曰：「全火祇候。」演顧悟曰：「殊饒舌。」後遊廬山，回擧「高高峰頂立」話所得之意白演，演曰：「吾嘗以此事詰先師，先師曰：『我曾問遠和尚。』遠曰：『貓有歃血之功，虎有起屍之德，非素達本源不能到也。」顯侍之久，演鍾愛之。辭返蜀，演為小參，復送之以頌曰：「離鄉四十餘年，一時忘郤蜀語，禪人回到成都，切須記取鄉語。」顯歸昭覺，白公尚無恙，再侍之，聲譽藹然。初出住長松，次主保福。大張爐鞴，煆煉學者，故龍象多出其門。

一四五、南宋平江虎邱寺沙門釋紹隆傳

釋紹隆，合山人也。年九歲辭親，投佛慧院，六年得度，受具足戒，精研律部五夏，而後遊方。首訪長蘆信，得其大略而已。一日見有僧傳圓悟勤語錄，隆讀之歎曰：「想酢生液，雖未得澆腸沃胃，要且使人慶快，但恨未聆謦咳耳！」遂至寶峰依湛堂，次見黃龍死心，然後參圓悟於夾山。一日入室，圓悟問曰：「見見之時見猶離見，見不能及？」悟忽擧拳曰：「還見麼？」隆曰：「見。」悟曰：「頭上安頭。」隆聞脫然契證。悟曰：「見箇甚麼？」隆對曰：「竹密不妨流水過。」悟首肯之，俾掌藏鑰。有僧問於圓悟曰：「隆藏主其柔易，若此烏能為哉？」悟笑曰：「瞌睡虎耳！」後因圓悟回蜀，隆乃住邑之城西開聖。宋建炎間，結廬於桐峰之下。郡守李光延居彰教，次遷虎邱，道大顯著。嘗登座云：「此柱杖一劃，劃斷生法，師多年葛藤，有人於此著眼，知前阿師住此山者，都從一鼻孔出氣，庶不負點頭石，拊掌一笑也。」因追繹白雲端立祖堂故事，乃曰：「為人之後不能躬行，遺訓於義安乎？」遂圖像奉安，題讚其上。達摩讚曰：「闔國人難挽，西攜隻履歸，只應熊耳月，千古冷光輝。」百丈讚曰：「迅雷吼破澄潭月，當下曾經三日聾，去卻膏盲必死疾，叢林從此有家風。」開山明教大師讚曰：「春至百花觸處開，幽香旖旎襲人來，臨風無限深深意，聲色堆中絕點埃。」

蓋白雲以百丈海禪師創建禪規之功，宜配享達摩，可謂知本矣！隆既為讚，且發明其道，亦為知禮者歟！紹興六年丙辰示微恙，白衆曰：「當以首座宗達承院事。」索筆大書伽陀曰：「無法可說是名說法，所以佛法無有剩語。」加趺而逝。年六十，夏四十五。塔於寺之西南隅。司農少卿徐林銘曰：「於穆初祖一花東土，讖至馬駒益昭益著，派衍而蕃實惟圓悟。圓悟得師如馬之駒，大座虎丘雷動雲驚，臨濟中興楊岐再住，隻履忽西聿嚴龕墓。有神在天來訶來護，咨爾後昆展轉流布。」後一百七十四年，當元至大二年歲在己酉，吳興趙孟頫重書，住山壽永立石。

一四六、南宋真州長蘆庵沙門釋青了傳

釋青了，字真歇，姓雍氏，西蜀左綿人也。少小出家。年十八試法華得度，往成都大慈習經論，略領大意。出蜀至沔漢，叩丹霞之室，微悟元旨。尋遊五臺至京師，浮汴直抵長蘆謁祖照，一語契合，命為侍者。踰年分座。未幾照稱疾退居，青了繼席，學者歸之。南宋建炎末，遊四明主補陀，及台之天封，閩之雪峰。紹興七年奉詔住育王，徙溫州龍翔，並興慶為一。繼遷杭之徑山。慈甯皇太后復命開山皐亭崇先。及終，塔於寺西華桐嶋。謚曰悟空禪師。

一四七、南宋天台山萬年寺沙門釋法一傳

釋法一，字雪巢，姓李氏，襄陽郡王駙馬李遵勗玄孫也。世居祥符。母夢一老僧至其家而生，發聲洪亮，質異凡庸。年十七試上庠，從祖仕淮南，欲官之，不就，請去家，事長蘆慈覺頤禪師。祖弗許，母曰：「此兒必宿世沙門也，願弗奪其志。」未幾慈覺寂，禮靈巖通照願禪師祝髮。相依十載，覺心迷悶，道無所入。遂往蔣山謁圓悟，一見器之。適悟移住天寧，一亦隨侍。次見草堂於疎山，一言之下忽爾徹其源底。紹興七年，泉守劉彥修請居延福，四遷巨刹，最後住長蘆。因慕天台形勝，昕夕懷之，於是乞退，居山之古平田觀音院。高臥煙霞，長嘯深翠。一日忽示微疾，書偈曰：「今年七十五，歸作庵中主，珍重觀世音，泥蛇呑石虎。」乃入龕，趺坐而逝。塔於古平田。

一四八、南宋建康華藏寺沙門釋安民傳

釋安民，字密印，嘉定米氏子也。初至成都，講棱嚴有聲於時。聞圓悟居昭覺，因造焉。值悟小參，舉「國師三喚侍者因緣，趙州拈云：『如人暗中書，字字雖不成，文彩已彰。』那裏是文彩已彰處？」民聞心疑之。告香入室，悟問：「座主講何經？」對曰：「棱嚴。」悟曰：「棱嚴有七處徵心，八還辯見，畢竟心在

何處？」民多呈義解，悟皆不肯。民復請益，悟令一切處作文彩已彰。會偶僧請益十玄談，方舉問：「君心印作何顏？」悟厲聲曰：「文彩已彰。」民聞悅然，自謂至矣。悟示鉗鎚罔措。一日白悟，請弗舉話，我自說之。悟曰：「諾。」民曰：「尋常拈鎚豎拂，豈不是經中道：『一切世界諸所有相，皆卽菩提妙明真心。』」悟笑曰：「你原來在這裏作活計！」民又曰：「下喝敲牀時，豈不是返聞聞自性，性成無上道。」悟曰：「你豈不見經中道：『妙性圓明，離諸名相』」民於言下釋然。於是罷講，侍圓悟出蜀，居夾山，民從行。悟為衆小參，舉「古帆未掛因緣」。民聞未領，遂求決。悟曰：「請試問之！」民舉前話，悟曰：「庭前栢子。」民卽洞明，謂悟曰：「古人道如一滴投於巨壑，殊不知大海投於一滴。」悟笑曰：「奈這漢何悟？」說偈曰：「休誇四分罷棱嚴，按下雲頭徹底參，莫學亮公親馬祖，還如德嶠訪龍潭。七年往返遊昭覺，三載翱翔上碧巖，今日煩充第一座，百花叢裏現優曇。」未幾，開法保寧，遷華藏，大宏圓悟之道。後示寂於本山。闍維舍利叢生，人或穴地尺許皆得之，尤光明瑩潔。心舌不壞，併建塔馬。

一四九、南宋潭州龍牙寺沙門釋智才傳

釋智才，舒州施氏子。早歲服勤於佛鑑。及遊方，謁黃龍死心。翌日入室，死心問曰：「會得最初句，便會末後句；會得末後句，便會最初句。最初末後拈放一邊，百丈野狐話作麼生會？」才曰：「入戶已來知見解，何須更舉轢中泥？」心曰：「新長老死在上座手裏也。」才曰：「語言雖有異，至理且無差。」心曰：「如何是無差底事？」才曰：「不扣黃龍角，馬知頷下珠。」心頷之。才初住嶽麓，次遷龍牙。三十載以清苦蒞衆，故衲子畏敬之。又遷雲溪。紹興戊午八月望，俄集衆付寺事，書偈曰：「戊午中秋之日，出家住持事畢，臨行自己尚無，有甚虛空可覓？」每日垂訓如常，至二十三日再示衆曰：「涅槃生死盡是空花，佛及衆生並為增語，汝等諸人合作麼生？」衆皆下語不契。才喝曰：「苦苦。」復曰：「白雲湧地，明月當天。」言訖颯然而逝。火浴獲設利五色。塔寺西北隅。

一五〇、南宋明州天童寺沙門釋正覺傳（枯木成、丹霞淳）

釋正覺，隰州李氏子也。父諱宗道，世學般若。母趙氏，嘗夢五臺山僧解右臂環與之，誕覺之夕，光出於屋，人皆異之。年七歲，日誦書數千言；年十三，通五經七史。一日乞從釋氏學無生法。依郡之淨明寺本宗薙髮，受具於晉州慈雲寺智瓊。年十八遊方，因自訣曰：「若不發明大事，誓不歸矣！」於是渡河首謁枯木

成於汝州，久之無所入。時丹霞淳禪師道價方盛，乃頂笠造焉。入門霞問：「如何是空劫已前自己？」覺曰：「井底蝦蟆吞卻月，三更不借夜明簾。」霞曰：「未在更道。」覺擬議，霞一擊拂子曰：「又道不借。」覺忽大悟作禮。霞曰：「何不道取一句？」覺曰：「今日失錢遭罪。」霞曰：「未暇罪，爾且去！」後霞退唐州大乘寺，覺亦從焉。宣和二年，霞主大洪，俾掌記室。三年遷首座。時金粟智雪竇宗輩皆參隨之。真歇了公住長蘆，招之首眾。未幾出主泗洲普照。高宗建炎間，住舒之太平，遷江之圓通能仁，次補長蘆。時寇酋李在抄掠境上，乃入寺，眾懼奔散。覺獨危坐堂中，但以善語諭之，李在稽首餽金贍眾僧。於是一方賴安。寇靜又越二年，乃渡浙之錢塘，至明州禮補陀。會天童虛席，郡守馳檄召之，無何胡虜犯境。虜至登嶺，遙望嶺上若有神衛，遂斂而退。次年被旨主靈隱，將行四眾號阻，百鳥哀鳴。未兩月獲旨再主天童。初禮祖塔時，夢至一山寺，長松夾道，有句紀之曰：「松徑森森窈窕門，到時微月正黃昏。」及至天童，苑如夢境，有終焉之志。故覺居天童三十年，凡寺舍殿廊無不新者。紹興二十七年九月朔，別郡帥檀越，七日還山飯客如常。次晨索浴更衣，端坐為書，囑後事訖，書偈曰：「夢幻空花六十七年，白鳥煙沒秋水連天。」擲筆而逝。先是育王缺

席，覺舉妙喜佛日主之，相得益歡。嘗於白椎傾倒，劇談闊論，執其手曰：「吾二人皆老大，苟一旦溘然先去，則存者為之主。」及佛日得遺書，夜至天童，凡送終之典悉主之。塔於東谷，詔諡曰宏智禪師。塔曰妙光。

一五一、南宋臨安徑山寺沙門釋宗杲傳

釋宗杲，字大慧。因居妙喜庵，又稱妙喜。宣州奚氏子。或云卽雲峰悅之後身也。靈根夙具，慧性生知。年方十二，卽投慧雲齊公受經論，五載涵泳，乃從薙染。初遊洞宗之門，洞宗耆宿因其鋒銳，乃燃臂香授厥心印。杲殊不自肯，棄去。依湛堂準，久之不契。湛堂因臥疾，俾見圜悟，悟居蜀昭覺，杲躊躇未進。一日聞詔，遷悟住汴之天寧，喜曰：「天賜此老與我也。」遂先日至天寧迎悟，且自計曰：「當終九夏，若同諸方妄以我為是者，我著無禪論去也。」值悟開堂，舉僧問：「雲門如何是諸佛出身處？」門曰：「東山水上行。」悟曰：「天寧卽不然。只向他道：薰風自南來，殿閣生微涼。」杲聞忽前後際斷。悟曰：「也不易你到這田地，但可惜死了不能活，不疑言句，是為大病。豈不見道，懸崖撒手自肯承當，絕後再甦，欺君不得，須要信有這些道理。」於是令居擇木堂，為不釐務侍者，日同仕夫，不時入室。一日悟與客飯次，杲不覺舉筯，飯皆不入口。悟

笑曰：「這漢參黃楊木禪到縮了也。」杲曰：「如狗舐熱油鐺。」後聞悟室中問僧有句無句，如藤倚樹話。杲遂問曰：「聞和尚當時在五祖曾問此話，不知五祖道甚麼？」悟笑而不答，杲復曰：「當時既對衆問，今說何妨？」悟不得已曰：「我問五祖有句無句如藤倚樹意旨如何？祖曰：『描也描不成，畫也畫不就。』又問樹倒藤枯時如何？祖曰：『相隨來也。』」杲當下釋然曰：「我會也。」悟歷擧數段因緣詰之，皆酬對無滯。悟喜謂之曰：「始知吾不汝欺也。」乃著臨濟正宗記付之，俾掌記室。未幾圓悟返蜀，杲因韜晦，結菴以居。後度夏虎丘，閱華嚴至第七地菩薩，得無生法忍處，忽洞明湛堂所示殃崛摩羅持鉢救產婦因緣。宋紹興七年，詔住雙徑。一日圓悟訃音至，杲自撰文致祭。卽晚小參，擧「僧問：『長沙南泉遷化，向甚麼處去？』沙曰：『東村作驢，西村作馬。』僧曰：『意旨如何？』沙曰：『要騎便騎，要下便下。』若是徑山卽不然。若有僧問：『圓悟光師遷化向甚處去？』向他道：『墮大阿鼻地獄，意旨如何？』曰：『饑餐洋銅，渴飲鐵汁。還有人救得也無？』曰：『無人救得。』曰：『如何救不得？』曰：『是此老尋常茶飯。』」十一年五月，秦檜以杲為張九成黨，毀其衣牒，竄衡州。二十六年十月，詔移梅陽，不久復其形服放還。十一月詔住阿育王。二

十八年令再住徑山，大宏圓悟宗旨。辛巳春退居明月堂。一夕衆見一星殞於寺西，流光赫然，尋示微疾。八月九日謂衆曰：「吾翌日始行。」是夕五鼓，手書遺表，併囑後事。有僧了賢請偈，杲乃大書曰：「生也祇麼，死也祇麼；有偈無偈是甚麼熱？」委然而逝。世壽七十有五。坐五十八夏。謚曰普覺。塔名寶光。

一五二、南宋紹興慈氏院沙門釋瑞仙傳

釋瑞仙，會稽人。少纏塵網，幾溺愛河。年二十奮然去家，會試經受度。精習大小律藏，至「戒性如虛空，持者為迷倒」句，忽自省曰：「戒者束身法耳，胡自縛耶？」遂探究台教。一日閱諸法不自生，亦不從他生，不共不無因，是故說無生處。疑曰：「既不自又不他，不共不無因，畢竟從何而生也？」歎曰：「因緣生法雖照以空假三觀，不過抑揚性海，心佛衆生名異體同，十境十乘妙心成智不思議境智照方圓，固非言詮所能及也。」遂更謁諸耆宿，後登投子山見廣鑑禪師。問曰：「甚處來？」曰：「兩浙東越。」鑑曰：「東越事作麼生？」曰：「秦望山高，鑒湖水闊。」鑑曰：「秦望山與自己是同是別？」曰：「梵語唐言。」鑑曰：「猶是叢林祇樹畢竟是同是別？」瑞仙便喝，鑑便擊之，忽有省。禮拜曰：「恩大難酧。」後開法於慈氏。嘗問僧：「三箇橐駝兩隻脚，日行萬里趁不著

，而今收在玉泉山，不許時人亂斟酌。你等向甚處與仙上座相見？」一衆無能下語投其機者。終於本山。

衡陽喻謙昧庵氏編輯

習禪篇第三之三（正傳十七人、附見十人）

一五三、南宋慶元育王山沙門釋端裕傳

釋端裕，字佛智，吳越錢王之裔也。六世祖守會稽，因家焉。裕生而岐嶷，眉目淵秀。十四驅烏於大善寺，十八得度受具，往依淨慈一禪師。未幾，偶聞擊露柱，曰：「爾何不說禪？」裕忽有微省。去謁龍門遠、甘露卓、泐潭祥，皆以穎邁見推。晚見圓悟於鍾阜。一日問：「正法眼藏向這瞎驢邊滅卻，即今是滅不滅？」曰：「請和尚合取口好。」悟曰：「此猶未出常情！」裕擬對，悟擊之，裕頓去所滯。侍悟居天寧，命掌記室，尋分座，道聲藹著京西。憲請開法丹霞，次遷虎邱徑山。謝事後復狥平江道俗之請，菴於西華。閱數稔，敕居建康保寧，更移姑蘇萬壽，及閩中玄妙壽山西禪，復被旨補靈隱慈寧。皇太后韋王第，召裕演法，賜金襴袈裟，乞歸西華舊隱。紹興戊辰秋，赴育王之命，上堂曰：「德山入門便棒，多向布袋裏埋蹤。臨濟入門便喝，總在聲塵中出沒。若是英靈衲子，直須足下風生超越古今。」遽起拈柱，杖卓一下，喝一喝曰：「祇這箇何似生？若

喚作棒喝，瞌睡未惺；不喚作棒喝，未識德山臨濟。畢竟如何？」卓一下，曰：「總不得動著。」僧問：「如何是賓中賓？」裕曰：「汝是田庫奴。」僧曰：「如何是賓中主？」曰：「相逢猶莽鹵。」僧曰：「如何主中賓？」曰：「劍氣爍愁雲。」曰：「如何是主中主？」曰：「敲骨打髓。」裕涖衆色必凜然，寢食有常度，唱道無倦。紹興庚午十月初示微疾。至十八日，首座法全請遺訓，裕曰：「盡此心意，以道相資。」語絕而逝。火後目睛齒舌不壞，其地發光終夕，得舍利無算，踰月不絕。黃冠羅肇常平日問道於裕，適外歸獨無所獲，羅念勤切，方與客食，咀嚼間若有物，吐哺則舍利也。大如菽，色若琥珀，好事者持去，遂再拜於闍維所，聞香匳有聲，亟開所獲如前而差紅潤。門人奉遺骨分塔於鄮峰西華，謚大悟禪師。

一五四、南宋隆興黃龍寺沙門釋道震傳

釋道震，字山堂，金陵趙氏子也。垂髫依覺印英禪師，英遷泗之普照得度。久之辭謁丹霞淳，與論曹洞宗旨。震呈以偈曰：「白雲深覆古寒巖，異草靈花彩鳳銜，夜半天明日當午，騎牛背面著靴衫。」次依草堂，日取藏經讀之。一夕聞晚參鼓步出經堂，舉頭見月忽大悟。亟趨方丈堂，望見卽曰：「子徹矣！」遂為印可。

尋出，三遷而至百丈，道甚顯著。紹興己巳，有律師妄踞黃龍，衲子散去，黃龍主事走錢塘，求王承宣繼先書達洪帥張如瑩，瑩公命震以從衆望，而主事者請致書謝王，震讓曰：「王公為護佛法，何謝之有？況我與之素昧平生。」於是主事恧退，其嚴正如是。故仲溫曰：「彼交結權貴倚之為藩垣者，聞其言亦足顏汗諒哉！」

一五五、南宋華亭昭慶寺沙門釋法寧傳

釋法寧，因住沂州馬嵴山故號馬嵴。姓李氏，莒人也。初依沂州天寧妙空明得度，參侍既久，盡得雲門宗旨。出世住沂之淨居寺，大宏雪竇之道。初寧於紹興間，抵華亭青龍，鎮察判章滾其母高氏，夢天人告曰：「古佛來也。」翌日寧至，迎之止錢氏園，乃建精舍，掘地得鐵磬、斷碑、佛像之應。於是華亭令柳約奏所建剎，賜額曰淨居。因省明公於雪竇，時郡守莫將請主吉祥。哲宗元符，佘山有精舍曰靈峰，部符改曰昭慶禪院。右丞朱諤請寧開山，無何遷明州廣慧，復返昭慶。紹興二十六年丙子正月八日，沐浴端坐，說法辭衆而寂。世壽七十六，僧臘五十九。塔全身於寺之東隅。

一五六、南宋安吉何山沙門釋守珣傳（廣鑑英）

釋守珣，字佛燈，姓施氏，安吉人也。初參廣鑑瑛不契，遂謁佛鑑，隨衆咨請，亦無所入。乃封其衾曰：「今生若不徹去，誓不展此。」於是晝夜峭立如喪考妣。逾七七日，忽佛鑑上堂曰：「森羅及萬象，一法之所印。」珣聞頓悟。鑑曰：「可惜一顆明珠被這風顛漢拾得也！」乃詰曰：「靈雲道自從一見桃花後，直至如今更不疑。如何是他不疑處？」珣曰：「莫道靈雲不疑，只今覓箇疑處了不可得。」鑑曰：「玄沙道諦當甚諦當，敢保老兄未徹在，那裏是他未徹處？」珣曰：「深知和尚老婆心切。」鑑然之。珣拜起，呈偈曰：「終日看天不舉頭，桃花爛熳始擡眸，饒君更有遮天網，透得牢關卽便休。」鑑囑令護持。是夕展衾厲聲曰：「這回珣上座穩睡去也！」圓悟聞之，竊疑其未然，乃曰：「我須勘過始得。」令人召至，因與遊山。偶到一水潭，圓悟推珣入水，遽問曰：「牛頭未見四祖時如何？」珣曰：「潭深魚聚。」曰：「見後如何？」珣曰：「樹高招風。」曰：「見與未見時如何？」珣曰：「伸脚在縮脚裏。」圓悟大稱之。後出世初主禾山，次天聖，徙何山及天寧。紹興甲寅，謂居士鄭績曰：「十月八日是佛鑑先師忌日，吾時至矣！」乞還障南。至十月四日，續遣弟僧道如訊之，珣曰：「汝來正其時也，吾雖與佛鑑同條生，終不同條死，明早可與我尋一隻小船來。」道如

曰：「要長者高者？」珣曰：「高五尺許。」越三日，雞鳴端坐如平時，侍者請偈，珣曰：「不曾作得。」言訖而逝。闍維舌根不壞。

一五七、南宋眉州象耳山沙門釋袁覺傳（佛性）

釋袁覺，姓袁氏，眉人也。出家傳燈寺。本名圓覺，郡守塡祠牒誤寫袁字，守疑其嫌，因戲謂之曰：「一字名之可乎？」對曰：「一字已多也！」郡守異之。已而往大溈依佛性，入室陳所見，性曰：「汝見遠矣！」俾充侍，司掌賓客。佛性每擧法華開示悟入四字令下語，又曰：「待我點頭，汝理方是。」偶不職被斥，制中無依，乃寓俗士家。一日誦法華，至「亦復不知何者是火，何者為舍」乃豁然有省。制罷歸寺白性，首為肯之。後至雲居見圓悟，述所得，悟呵之曰：「本是淨地何用穢濁？」於是所疑頓釋。紹興丁巳，郡守請居象耳。法道大振，四方英俊宿德聞風禮謁，室無所容，開堂詞辯，河傾峽瀉，叢林稱之。

一五八、南宋成都昭覺寺沙門釋道元傳（大別道）

釋道元，字徹菴，姓鄧氏，綿人也。幼於降寂寺出家受具，謁大別道，令看廓然無聖之語，忽爾失笑曰：「達摩祇如斯道。」命參佛鑑佛眼皆有啓沃。又投金山見圓悟，呈所見處，悟弗許。值悟被詔居雲居，元從之，雖有所入，終以鯁胸之

物未散。因悟問僧：「生死到來時如何？」僧曰：「香臺子笑爾。」次問及元，元曰：「草賊大敗。」悟曰：「有人問汝時如何？」元擬答，悟憑陵曰：「草賊大敗。」元大徹，悟以拳擊之，元捬掌而笑，悟曰：「汝見甚麼便如此？」曰：「毒拳未報，永刼不忘。」

一五九、南宋平江南峰寺沙門釋雲辯傳（穹窿圓）

釋雲辯，姑蘇人。初依瑞峰章公得度。旋謁穹窿圓，忽有所得，遂通所見。圓曰：「子雖得入，未至當也，切宜著鞭。」乃辭扣圓悟。值入室，纔踵門，悟遽曰：「看脚下！」辯打露柱一下，悟曰：「何不著實道取一句？」辯曰：「師若搖頭，某便擺尾。」悟曰：「你試擺尾看！」辯翻身而出，悟大笑，由是知名。住後僧問：「如何是奪人不奪境？」曰：「霸王到烏江。」僧曰：「如何是奪境不奪人？」曰：「築壇拜將。」僧曰：「如何是人境俱奪？」曰：「萬里山河獲太平。」僧曰：「如何是人境俱不奪？」曰：「龍吟霧起，虎嘯風生。」僧曰：「向上還有事也無？」曰：「當面蹉過。」僧曰：「真箇作家？」曰：「白日鬼迷人。」

一六〇、南宋南康雲居寺沙門釋善悟傳

釋善悟，字高菴，洋州李氏子。生有夙慧，靈根自發。年十一得度。聞冲禪師舉梁武帝問達摩因緣，如獲舊物，遽曰：「我既廓然，何聖之有？」冲異其說，勉之南詢，遂謁龍門佛眼。一日有僧被蛇咬佛眼問衆曰：「既是龍門，為甚卻被蛇咬？」悟應聲曰：「果然現大人相。」眼器之。後傳此語至佛果，果曰：「龍門有此僧，東山法道殊未寂寥。」上堂：「心生種種法生，森羅萬象縱橫信手拈來，便用日輪午後三更；心滅種種法滅，四句百非路絕，直饒達摩出頭，也是眼中金屑。心生心滅是誰？木人攜手同歸，歸到故鄉田地，猶遭頂上一鎚。」

一六一、南宋隆興黃龍寺沙門釋法忠傳

釋法忠，字牧菴，四明姚氏子也。十九試經得度，習天台教，悟一心三觀之旨，未能泯跡，故徧參名德。後至龍門，觀水磨旋轉發明心性，述偈呈佛眼曰：「轉大法輪，目前包裹，更問如何水推石磨？」佛眼曰：「其中事作麼生？」忠曰：「澗下水長流。」眼曰：「我末後一句待分付汝！」忠卽掩耳而去。後至廬山，於同安枯樹中絕食清坐。宣和間，湘潭大旱，禱弗應，忠躍入龍淵呼曰：「業畜當雨一尺！」雨隨至。嘗居南嶽，每跨虎出遊，儒釋皆望塵而拜。上堂：「我有一句子，不借諸聖口，不動自己舌，非聲氣呼吸，非情識分別。假使淨名杜口毗

耶釋迦掩室摩竭，大似掩耳偷鈴，未免天機漏泄，直饒德山棒臨濟喝。若向牧菴門下祇得一橛，千種言萬般說，祇要教君自家歇，一任大地虛空七凹八凸。」一六二、南宋臨安靈隱寺沙門釋如珏傳（寒巖升、廣聞）

釋如珏，字荊叟，婺人也。得法於天童穎禪師。繼席後，上堂云：「新歲新擊鼓，普施新法雨，萬物盡從新，一一就規矩。普賢大士忻歡，乘時打門戶，放出白象王，徧地無尋處。」拈柱杖曰：「唯有者箇不屬故新，等閒開口吞卻法身。」擲下云：「是甚麼千年桃核裏原是舊時仁？」僧云：「如何是佛？」珏云：「爛東瓜。」寒巖升者，姓吳氏，建安人。母氏游，初生有肉如環在其左乳，人皆異之。年十四，依郡之龍居寺出家，肉環隨隱。弱冠進具，有志遊方，因之長樂。會圓悟高弟佛智禪師端裕演法於西禪，入其室，言下頓悟。自是機鋒迅發，人莫能當。佛智移杭之靈隱，升為首座；佛智歸，升亦還鄉。後住支提、承天、石霜、洌潭諸大刹，示寂於鼓山。壽七十九，僧臘六十。山陰陸待制務觀與升遊，愛敬之如師友。周丞相子充為之塔銘。又偃溪廣聞者，侯官林氏子。年十八得度受具。初見鐵牛印少室睦無際派，追隨甚久。參浙翁於天童，針芥雖投，自知未契。及再參於雙徑，一夕坐簷間，聞更三轉，入堂曳履而蹶，如夢初醒。詰朝入室

，翁舉趙州洗缽盂話，將啓吻遽止之，平生疑情忽焉冰釋。紹定時，由淨慈歷香山、萬壽、雪竇、育王、靈隱、徑塢。上堂云：「趙州喫茶去，金牛喫飯來，龍門多上客，有人續得末？」後一句許入阿字法門。景定四年六月十四日寂。

一六三、南宋天台護國寺沙門釋景元傳

釋景元，字此菴，姓張氏，永嘉人也。年十八依靈山希拱圓具戒，習台教，三禩棄去。謁圓悟，勤於鍾阜間，讀死心小參語云：「既迷須得箇悟，既悟須識悟中迷迷中悟，迷悟雙忘，卻從無迷悟處建立一切法。」元聞而疑，卽趨佛殿，以手托開門扉，豁然大徹，機辯逸發。圓悟目為聱頭元侍者，悟自讚像付之，曰：「生平只說聱頭禪，撞著聱頭如鐵壁，脫卻羅籠截脚跟，大地撮來墨漆黑。晚年轉復沒刀刀，奮金剛椎碎窠窟，他時要識圓悟面，一為渠儂併拈出。」自爾沈彩埋光，不求聞達。後為括蒼太守耿延禧慕仰元，欲致開法南明，得元於台之報恩，迫其受命。僧問：「三聖道，我逢人卽出，出則不為人，意旨如何？」曰：「八十翁翁嚼生鐵。」僧又問：「興化道，我逢人卽不出，出則便為人，又作麼生？」曰：「須彌頂上浪翻空。」元後示疾，請西堂應菴華付囑院事，訓徒如常，時俄握拳而逝。荼毗得五色舍利，齒舌右拳不壞。塔於寺東北劉阮洞前。世壽五十

三。

一六四、南宋臨安淨慈寺沙門釋妙倫傳

釋妙倫，字斷橋，姓徐氏，黃巖人也。母夢月而孕。十八落髮於永嘉廣慈院。見谷源道於瑞巖，聞麻三稱話疑之，徧叩諸方，機終未湊。自謂口訥耳瞶，不若根本修行。日以誦經為業，忽閱楞伽於雲居，見山堂至「蚖蟲螻蟻無有言說而能辦事」頓然有省，曰：「趙州柏樹子話可是直截，然不以語人。」還謁無準於雪竇。準以狗子因何有業識令下一語，凡三十轉不契。倫曰：「可無方便乎？」準以真淨所頌荅之，卽竦然。良久忽聞板聲，通身汗下，於是始脫然矣！準移育王雙徑，俱以倫從，俾分座出主祇園。遷瑞巖國清至淨慈，上堂：「荊山有玉，獲得者不在荊山，赤水有珠，拾得者不在赤水，衲僧有無位真人，證得者不在面門。」驀拈拄杖按云：「會麼？幽州江口石人蹲。」又嘗舉慈明室中安一盆水，盆上橫一柄劍，劍上安一兩草鞵，凡見僧來便指，擬議便打。自頌云：「百花叢裏躍鞭過，俊逸風流有許多，未第儒生休眼覷，滿懷無奈舊愁何？」又云：「德山低頭，夾山點頭，俱胝豎起手指頭，元沙築破脚指頭。」提起柱杖云：「一葉落，天下秋将終。」與大衆入室，索筆作書辭諸山。及魏國公公饋藥不受。又使人問

曰：「師生天台，因甚死淨慈？」答云：「日出東方夜落西。」遂晏然而化。

一六五、南宋臨安靈隱寺沙門釋慧遠傳（靈巖徽）

釋慧遠，眉山彭氏子。年十三從藥師院宗辯薙染。首詣大慈講肆，次參靈巖徽禪師，微有所入。會圓悟復住昭覺，遂投之。值悟普說，舉龐居士問馬祖不與萬法為侶因緣，遠頓悟，仆於衆中，衆掖之起。遠乃曰：「吾夢覺矣！」至夜小參，遠出問曰：「淨躶躶空無一物，赤骨力貧無一錢，戶破家亡，乞師賑濟！」悟曰：「七珍八寶一時拏。」遠曰：「禍不入謹家之門。」悟曰：「機不離位，墮在毒海。」遠便喝，悟以拄杖擊禪牀，云：「喫得棒也未？」遠又喝，悟連喝，遠便禮拜。自此機鋒俊發，無所抵午。初住皐亭山顯孝，宋乾道六年十月十五日詔遷靈隱。上堂，僧問：「卽心卽佛時如何？」曰：「頂分了角。」僧曰：「非心非佛時如何？」曰：「耳墜金環。」僧曰：「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又作麼生？」曰：「頳頂修羅舞柘枝。」七年七月十五日召入選德殿，賜坐，孝宗問：「如何免得生死？」遠對曰：「不悟大道終不能免。」帝曰：「如何得悟？」遠曰：「本有之性，究之無不悟者。」帝曰：「悟後如何？」遠曰：「悟後始知脫體現前，了無毫髮可見之相。」帝首肯之。帝又曰：「卽心卽佛如何？」遠曰：「目

前無法，陛下以甚麼作心？」帝曰：「如何是心？」遠正身叉手立曰：「只這是。」帝大悅。八年秋八月七日召遠入東閣，賜坐，帝曰：「前日夢中忽聞鐘聲遂覺，不知夢與覺是如何？」遠曰：「陛下問夢耶問覺耶？若問覺，而今正是寐語；若問夢，而夢覺無殊，教誰分別？夢卽是幻，知幻卽離，覺心不動。故曰：『若能轉物卽同如來。』」帝曰：「夢幻既非，鐘聲從甚處起？」遠曰：「從問處起？」帝又問曰：「前日在此閣坐，忽思得不與萬法為侶，有個見處。」遠曰：「願聞。」帝曰：「四海不為多。」遠曰：「一口吸盡西江水又如何？」帝曰：「亦未曾欠闕。」遠曰：「纔涉思維便成剩法，正使如斷輪如閃電，了無干涉。何以故？法無二故。見無二見，心無別心，如天無二日。」帝悅，賜佛海大師之號。淳熙二年乙未秋，示衆說偈曰：「淳熙二年閏季秋九月旦，鬧處莫出頭，冷地著眼看，明暗不相干，彼此分一半，一種作貴人，教誰賣柴炭？向你道：「不可毀不可讚，體若虛空沒涯岸，相喚相呼歸去來，上元定是正月半。」明年正月忽感微疾，果於上元說偈曰：「拗折秤鎚，掀翻露布，突出機先，鴉飛不度。」安坐而逝。留七日顏色不異。全身塔焉。

一六六、南宋臨安徑山寺沙門釋智策傳（寂室光、大圓）

釋智策，字塗毒，天台陳氏子。生而聰敏，卓邁羣兒，不樂世華，潛思寥廓。幼依護國楚光落髮，授以僧儀，一鉢蕭然，研窮三藏。首造國清寂室光公，灑然有省。次往明州謁萬壽大圓禪師，問：「甚處來？」曰：「天台。」圓曰：「曾見智者麼？」曰：「卽今亦不少。」圓曰：「因甚在汝腳跟下？」曰：「當面蹉過。」圓曰：「尚人不耘而秀不扶而直也。」一日辭圓，出門送之，拊其背曰：「寶所在近，此城非實。」策欽諾。欲往豫章參典牛遊，道由雲居，因風雪塞塗，無客進履。越四十二日，午聞板聲，豁然大悟。及造典牛之門，牛獨指策曰：「何處見神見鬼來？」策曰：「雲居聞板聲來。」牛曰：「是甚麼？」曰：「打破虛空全無柄靶。」牛曰：「向上事未在？」曰：「東家暗坐，西家廝罵。」牛曰：「嶄然起出佛祖，他日起家一麟足矣！」後住雙徑，大宏典牛之道，四方學者鱗布蝟集。將示寂時，為文以祭，自危坐傾聽，至云尚饗，為之一笑。後兩日沐浴更衣，集衆說偈曰：「四大旣分飛，煙雲任意歸，秋天霜夜月，萬里轉光輝。」洎然而逝。塔全身於寺東岡之麓。

一六七、南宋臨安靈隱寺沙門釋道樞傳

釋道樞，字懶庵，吳興徐氏子也。嘗參道場慧禪師，得授心印，道業日隆。初主

何山，移華藏隆興。初詔還靈隱，宋孝宗召入內殿，賜坐，問曰：「禪道之要可得聞乎？」對曰：「此事在陛下堂堂日用應機處，本無知見起滅之分，聖凡迷悟之別。第護正念則與道相應，亡情卻物則業不能繫，盡去沈掉二病，自忘問答之意，矧今見在般若光明中，何事不成見也？」上為之首肯。後以老乞退，居明教之永安，逍遙自適，嘗題偈於壁曰：「雪裏梅花春信息，池中月色夜精神，年來可是無佳趣，莫把家風舉似人。」淳熙丙申八月示微疾，書偈而逝。塔於永安。

一六八、南宋明州普陀山沙門釋慧暉傳（悟明）

釋慧暉，字自得，姓張氏，會稽人也。幼依澄照道疑染削進具。年二十扣真歇於長蘆，微有所證。旋里謁宏智，智舉「當明中有暗不以暗相遇，當暗中有明不以明相覩」問之，語不契。初夜定回往聖僧前熱香，宏智適至，暉見之頓悟前語。次日入定，智舉「堪嗟去日顏如玉，卻歎回時鬢似霜」，暉曰：「其入離，其出微。」自爾問答無滯，智許為室中真子。紹興丁巳開法普陀，徙萬壽及吉祥雪竇。淳熙三年勅主淨慈，上堂：「朔風凜凜掃寒林，落葉歸根露赤心，萬派朝宗船到岸，六窗虛映芥投鍼。本成現莫他尋，性地閒閒曜古今，戶外凍消春色動，四山渾作木龍吟。」又云：「谷之神樞之要裏，許旁參回途得妙。雲雖動而常閒，

月雖晦而彌照，賓主交參正偏兼到。十洲春盡花凋殘，珊瑚樹林日杲杲。」又嘗舉風幡話，乃曰：「風幡動處著得箇眼卽是上座，風幡動處失卻箇眼卽是風幡。其或未然，不是風幡不是心，衲僧徒自強錐鋮，巖房雨過昏煙淨，臥聽涼風生竹林。」七年秋退歸雪竇。十年冬十一月二十九日中夜沐浴而逝，塔於明覺之左。後有晦翁悟明者，福州人。上堂舉夾山會下一僧到皋亭，纔禮拜，亭便打，僧再拜又打，趨去。僧回舉似夾山，山云：「會否？」云：「不會。」山云：「賴汝不會，汝若會卽夾山口啞去。」應庵拈云：「皋亭一期忍俊不禁，爭奈拄杖放行太速，當時此僧莫道皋亭夾山，便是達摩也應斬為三段。」明云：「皋亭夾山門庭施設各得其宜，但中間一人較些子，應庵與麼道也，是鞏縣茶瓶。」嘉定十年，明纂修聯燈會要，至今傳於叢林。

一六九、南宋臨安徑山寺沙門釋寶印傳

釋寶印，字別峰，嘉州李氏子也。幼通六經，長窮七史。忽厭塵俗，志慕竺典，乃從德山清素得度。往聽華嚴起信盡得旨。覺勞算沙，終非解脫，遂依中峰密印民禪師。密印舉僧問：「岩頭起滅不停時如何？」巖叱曰：「是誰起滅？」印聞大悟。會圓悟歸昭覺，遣印往省。隨衆入室，悟問：「從上諸聖以何接人？」印

豎起拳，悟曰：「此是老僧用底，何者是從上諸聖用底？」印以拳揮之，悟亦舉拳相交，大笑而止。又謁大慧於徑山，慧問：「甚麼來？」曰：「西川。」慧曰：「未出劍門關，與汝三十棒了也。」曰：「不合起動尊者。」慧欣然。後住雪竇。淳熙七年秋，召印問道。賜肩輿，入選德殿。帝曰：「三教聖人本同，這個理否對？」曰：「譬如虛空，東西南北初無二也。」帝曰：「但聖人所立門戶則不同耳，如孔子性以中庸設教。」印曰：「非中庸如何安立世間，故法華云：『治世語言資生業等，皆與實相不相違背。』華嚴云：『不壞世間相而成出世法。』」帝曰：「今時士大夫學孔子者，多只工文字語言，不見夫子之道，不識夫子之心。惟釋氏禪宗不以文字教人，直指心源頓令悟入，不亂於生死之際，此為殊勝。」印曰：「非獨後世不見夫子之心；嘗見孔門顏子號為具體，盡平生力量只道得瞻之在前忽焉在後，竟捉摸不著。而夫子分明八字打開向諸弟子道：『二三子以我為隱乎？吾無隱乎爾，吾無行而不與二三子者，是丘也。』以此觀之，夫子未嘗迴避諸弟子，而諸弟子自錯過了也。昔張商英曰：『吾學佛然後能知儒。』此言實為至當。」帝曰：「朕意亦謂如此。」帝又問：「莊子若何如人？」印曰：「只是佛法中小乘，聲聞以下人也。蓋小乘厭身如桎梏，棄智如雜毒，化火

焚身入無為界，卽如莊子所謂『形固可使如槁木，心固可使如飛灰。』若大乘人則不然，度衆生盡方證菩提，正如伊尹所謂『予天民之先覺者也，將以斯道覺斯民也，有一夫不被其澤者，若己推而内溝中也。』」帝大悅，詔住徑山。開堂曰：「三世諸佛以一句演百千萬億句，收百千萬億句祇在一句。祖宗門下半句也無，祇恁麼合喫多少痛棒。諸仁者且道諸佛是祖師是，若道佛是祖不是，祖是佛不是，取舍未忘；若道佛祖一時俱是，一時俱不是，顢頇不少。且截斷葛藤，一句作麼生道？」良久曰：「大蟲裹紙帽，笑人又驚人。」十年二月，帝註圓覺經，賜印命作敘流行。紹熙元年十一月，往見智策禪師訣別，策問行日，印曰：「水到渠成。」索紙書云：「十二月初七，夜雞鳴時也。」果至期而化。留七日顏色明潤，髮長頂溫。葬全身於西岡，諡曰慈辯。塔曰智光。

新續高僧傳四集卷第十四

衡陽喻謙昧庵氏編輯

習禪篇第三之四（正傳十三人、附見八人）

一七〇、南宋餘杭淨慈寺沙門釋重顯傳（韓大伯、善暹）

釋重顯，字隱之，姓李氏，遂寧人也。依普安仁銑出家受具。後橫經講席，究理窮玄，詰難轉深，機辨無敵，咸欽法器。元瑩講圓覺疏於大慈寺，顯往復辯難，瑩不能屈。曰：「聞南方有得諸佛清淨法眼者，彼待子之求也久矣！」往詣石門，留居三年，殊無所契。負簦南游，首造智門祚，卽申問曰：「不起一念云何有過？」門召近前，擊以拂子，方擬陳詞，又忽擊之，遂豁然開朗，無可言說。將造錢塘，值曾學士於淮南以書薦於珊禪師。顯至靈隱，浮沈衆中，忽焉三載。曾奉使歸訪之，靈隱無識之者，乃於淨頭寮舍，物色得之。曾詢薦書，顯出袖中納之曰：「公意勤勤，然行腳人非書郵也。」珊由是奇之。有為道日損偈曰：「三分光陰二蚤過，靈臺一點不揩磨，區區逐日貪生去，喚不回頭爭奈何？」出住翠峰，忽遷淨慈，未幾移主雪竇。上堂，僧問：「雪覆蘆花時如何？」曰：「點。」曰：「如何則為祥為瑞也？」顯乃頌曰：「雪覆蘆花欲暮天，謝家人不在漁船

，白牛放卻無尋處，空把山童贈鐵鞭。」一日遊山，四顧瞿瞿，悠然神遠。久之謂侍者曰：「何日復來於此？」侍者哀乞遺偈，顯曰：「平生唯患語之多矣！」翌辰出杖履衣盂散及徒衆，乃曰：「七月七日復相見耳。」至期，盥沐攝衣，北首而逝。塔於寺之西塢，追謚明覺。嘗同于秘丞賦瀑泉：「大禹不知鑿，來源亦自成，色應憐衆白，聲合讓孤清。遠勢曾吞海，飛流未噴鯨，靈槎如可放，天際問歸程。」雪竇漫興：「春山亂疊青，春水漾虛碧，寥寥天地間，獨立望何極？」日暮游東澗：「極目生晚照，幽情春蘭芷，白蘋葉裏風。不在秋江起。」送僧下雪竇：「雲衣輕拂下層巒，松桂生風觸袖寒，誰問親遊乳峰意？百千年後與人看。」寄大平瑞：「千朶危峰杳靄間，石房長帶瀑聲寒，鳥啼花發尋常事，松木青青雪裏看。」同時有韓大伯修苦行於大陽，顯時為典客，與客論趙州宗旨，大伯侍其旁匿笑，客退，顯數之曰：「我偶客語，汝乃慢笑，笑何事？」大伯曰：「笑知客智眼未正，擇法不明。」顯曰：「豈有說乎？」對以偈曰：「一兎橫身當古路，蒼膺才見便生擒，後來獵犬無靈性，空向枯樁舊處尋。」顯陰異之，結以為友。後顯主雪竇，法席之盛號雲門中興。顯嘗經行植杖，衆衲環之。忽問曰：「有問雲門：『樹凋葉落時如何？』曰『體露金風。』雲門答遮僧邪，為說解

邪？」有宗上座曰：「待老漢有悟處卽說。」顯熟視驚曰：「非韓大伯乎？」曰：「老漢瞥地也。」於是令摳鼓集衆，顯曰：「大衆，今日雪竇宗上座，乃是昔年大陽韓大伯，具大知見，晦迹韜光，欲得發揚宗風，幸願特升此座。」遂升座，一衆大驚。善暹初參德山，後至雪竇謁顯，顯喜其俊逸，曰：「海上橫行暹道者。」遂命分座說法，顯欲其住金鵝，暹書二偈而去：「不是無心繼祖鐙，道慚未厠嶺南能，三更月下離巖竇，眷眷無言戀碧層。」「二十餘年四海間，親師擇友未嘗閒，今朝得到無心地，却被無心趁出山。」

一七一、南宋常州華藏寺沙門釋有權傳

釋有權，字伊庵，姓祁氏，昌化人也。髫齡出家，十四得度，篤志勤勵，博究群章。年十八知有向上，殫力參求，首禮佛智裕於靈隱。時無庵充首座，權入室請益，庵以從無住本建一切法問之，權久而有省。答曰：「暗裏穿針，耳中出氣。」庵可之，遂密付心印。既有所得，精進益堅。一夕危坐，深入禪那，至於達旦。雖行粥，至忘乎展鉢，鄰僧以手觸之，頓然大悟。偈曰：「黑漆崑崙把釣竿，古帆高掛下驚湍，蘆花影裏弄明月，引得盲龜上釣船。」佛智深加稱賞，一日問權：「心包太虛量周沙界時如何？」對曰：「大海不宿死屍。」佛智撫其座曰：

「此子他日據此訶佛罵祖。」權於是深自韜晦，寄跡湖湘江浙之間十年。然後或依應庵，或見大慧，凡明眼宿德躬往禮謁。無庵出主道場，召權分座說法，自是聲播諸方。未久有華藏之命，開堂云：「禪禪無黨無偏，迷時千里隔，悟在口皮邊。所以僧問石霜：『如何是禪？』霜曰：『瓴甎。』僧問睦州：『如何是禪？』州曰：『猛火著猛油煎。』僧問首山：『如何是禪？』山曰：『猢猻上樹尾連顛。』』乃知道無横徑，立處孤危。然此三大老而行聲前活路，用劫外靈機。若以衲僧正眼檢點，將來不無優劣，一人如張良入陣，一人如項羽用兵，一人如孔明料敵。若人辨白得出，可與佛祖齊眉。雖然如是，忽有箇出來道長老話作兩橛了也，適來說道，道無横徑，無黨無偏，而今又分許多優劣，且作麼生祇對？還委悉麼，把手上山齊著力，咽喉出氣自家知。」淳熙庚子秋示微疾，書偈而逝。荼毘齒舌不壞，舍利五色者無數。

一七二、南宋南康雲居寺沙門釋德昇傳（慧溫）

釋德昇，字頑庵，漢州何氏子也。幼溺塵滓，長便醒悟。二十得度，游心講席，三學四衆以義虎推焉。忽以支解，自嫌翻然易轍，更衣頂笠謁文殊道，懇示佛法省要之音。道說偈曰：「契丹打破波斯塞，奪得寶珠村裏賣，十字街頭窮乞兒，

腰間掛箇風流袋。」昇將擬對，道叱曰：「莫錯！」於是退參三年，方領前旨。入閩鼓山，禮覲竹庵，問：「國師不跨石門句，意旨如何？」竹庵應聲曰：「閒言語。」言下頓悟。後有僧問：「如何是無位真人？」昇曰：「聞時富貴，見後貧窮。」釋慧溫，字蘿庵，福州鄭氏子。與昇同依竹庵，未幾因竹庵謝事，自以胸次尚未灑然，又謁高庵悟、南華昺、草堂清諸耆宿，俱承賞許。會竹庵遷閩乾元，溫復歸省竹庵，曰：「情生智隔，想變體殊，不用停因長智，道將一句來？」溫釋然悟入。呈偈曰：「撥出通身是口，何妨罵雨訶風？昨夜前村猛虎，咬殺南山大蟲。」竹庵肯之。後住通州狼山，與昇共樹竹庵赤幟，為一方良道。

一七三、南宋南康雲居寺沙門釋自圓傳（善能）

釋自圓，字普雲，緜州雍氏子也。夙有靈根，少能割愛，脫彼欲梏，棲此法林。年十九試經，得頒祠牒。染衣之後，先探律宗，作犯止持，白圭良璧，淹流教海五祀，而後出關南下，徧扣尊宿，始入龍門。偶步廊廡觀繪壁間胡人之像，忽爾有省。至夕白於高庵，庵舉法眼偈曰：「頭戴貂鼠帽，腰懸羊角錐，語不令人會，須得人譯之。」庵即炙火示之曰：「我為汝譯了也。」圓於言下大悟。呈偈曰：「外國言音不可窮，起雲亭下一時通，口門廣大無邊際，吞盡楊岐栗棘蓬。」

高庵遣侍佛眼，眼曰：「吾道東矣！」釋善能亦高庵嗣法門人。其族嚴陵，一日高庵普請擇菜，次庵知其緣熟，忽以貓兒擲能懷中，能擬議，被庵欄胸踏倒，豁然大悟，起惟吟笑而已。曆年既久，德馨遠聞，緇素傾心。出住福州中際，大闡宗風，世稱雙樹法幢云。

一七四、南宋臨安淨慈寺沙門釋彥充傳

釋彥充，字肯堂，於潛盛氏子也。生而慧性朗然，善根內著。爰在髫年，願脫塵羈，依明空院義堪薙髮。五夏學律，一鉢孤征。逕造大愚宏智正堂大圓。後聞僧舉東林顏示衆曰：「我此間別無玄妙，祇有木札羹鐵釘飯，一任汝等咬嚼。」彥竊喜之。直謁陳所見解，東林謂曰：「據汝所見處，正坐在鑑覺中也。」彥盡將從前所得一時颺下，專注一心，精勤參究。一日聞傍僧舉南泉道時人見此一株花如夢相似，乃默自覺曰：「打草祇要蛇驚耳！」次日入室，東林問：「那裏是巖頭密啓其意處？」彥曰：「今日捉敗這老賊。」林曰：「達摩大師性命在汝手裏也。」彥擬開口，驀然被林一擊，豁爾大悟，汗流浹背。點首言曰：「臨濟道黃蘗佛法無多子，豈虛語哉？」呈偈曰：「為人須為徹，殺人須見血，德山與巖頭，萬里一條鐵。」林深然之。

一七五、南宋潭州上封寺沙門釋諱才傳（海印隆）

釋諱才，字佛心，福州姚氏子也。幼為驅烏，弱冠得度。精求律部，持犯霜清。慕最上乘，不憚遐扣，一念力參，首謁海印隆於大中。偶見老宿達道看經，至「一毛頭師子百億毛頭一時現」處，才問曰：「一毛頭師子作麼生，得百億毛頭一時現？」達曰：「汝乍入叢林，未可理會許事。」才疑之。適海印夜參，至結座擲柱杖曰：「了卻毛端吞巨海，始知大地一微塵。」才豁然有省。次謁黃龍死心不契，乃參靈源。凡入室出必揮淚曰：「此事我見甚是分明，祗臨機吐之不出奈何？」源曰：「須是大徹，方得自在。」一日竊觀鄰僧讀曹洞廣錄，至「藥山採薪歸，有僧問：『甚處來？』山曰：『討柴來。』僧指腰下刀曰：『鳴剁剁是甚麼？』山拔刀作斫勢。」才忽然大悟，卽揭簾趨出說偈曰：「徹徹大海乾枯，虛空迸裂，四方八面絕遮欄，萬象森羅齊漏泄。」初住上封，屢遷名剎。詞河辯海，潮湧波騰，學者無能湊泊其涯涘也！

一七六、南宋明州天童寺沙門釋文禮傳

釋文禮，字滅翁，姓阮氏，臨安人也。家於天目山麓，因別號天目。生性聰慧，別具靈穎。家世田作，嘗在髫年從母出桑，攜籃相隨，母戲之曰：「提筐者誰？

」忽焉有省，始懷出塵之想。年十六依邑之真相寺智月得度。參淨慈混源不契。謁佛照光於育王，問風動旛動，應對機敏，喜其俊邁，使掌書記。久之還浙西，聽一心三觀之旨於上天竺，時擬議之間，頓忘知解，往參遂印可。尋復辭去，禮祖塔於江淮間。因至蔣山，浙翁琰留之分座。嘉定五年，張約齋居士鎡請開法於臨安慧雲，既而遷溫之能仁，未幾辭歸西丘。時節齋趙公慕禮高行，微服過西丘，禮亦不問姓氏，與語終日而去。明日奏請禮住持淨慈，復移居福泉，遷住天童。禮素崇古誼，高絜簡儉，不苟笑言，其說法則風雅流麗，讀之非解，人亦復神動。嘗誦楞嚴經「諸可還自然非汝，不汝還者非汝而誰？」句下，忽作偈曰：「不汝還者復是誰？殘紅流在釣魚磯，日斜風定無人掃，燕子銜將水際飛。」冬至上堂云：「黃鐘纔起時九數，從頭數相將幽谷，鶯啼次第雕梁燕，語田父祭勾芒叢。祠敲社鼓農父狎，牛郎村姑教蠶婦，光陰老盡世間人，冬至寒食一百五。」其他妙語類如此。尤邃於易，乾淳諸儒大闡道學，禮與之遊。晦翁朱子問毋不敬，禮叉手示之；楊慈湖問不欺之力，答曰：「此力分明在不欺，不欺能有幾人知？要明象兎全提句，看取陛階正笏時。」禮領剎五，前後八九載，餘多逍遙於梁渚西上，而群衲聚扣，與住院無異。將入寂，謂侍者曰：「誰與我造無縫塔？」

或請其式，曰：「盡力盡不出。」乃怡然脫去。世壽八十有四。闍維收舍利無算，附於應庵華塔之左。尤熖序其語錄。嗣法弟子：橫川、珙石、林䇷。

一七七、南宋臨安靈隱寺沙門釋德光傳（光化吉）

釋德光，賜號佛照，臨江彭氏子也。志學之年，即依郡之光化吉薙髮受具。一日入室，吉問曰：「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是箇甚麼？」光罔措，通夕不寐。次日復登方丈，請曰：「昨蒙垂問，既不是心不是佛又不是物，畢竟是甚麼？望乞慈悲指示。」吉乃震威喝曰：「這沙彌，更要我與你下註脚。」拈棒劈脊一擊，於是有省。次謁月庵杲、應庵華、百丈震，皆無所入。適大慧住明州阿育王，四海英才鱗集，光亦造焉。入室，大慧舉竹篦問曰：「喚作竹篦則觸，不喚作竹篦則背，不得下語，不得無語。」光擬對，大慧便棒，光豁然大悟。從前所得，到此瓦解冰消。侍久之，宋孝宗慕光道價，降詔命住靈隱。一日召問，對答稱旨，留宿內觀堂。後示寂，塔於東庵。

一七八、南宋江州東林寺沙門釋道顏傳

釋道顏，字卍庵，潼川鮮于氏子也。初參圓悟，但登堂未能造其玄奧。圓悟將還蜀，以書遺大慧曰：「顏彩繪已，特未點眼耳，他日未可量也。」於是朝夕質疑

於慧，方大悟徹。聲光遐溢，黑白咸被其化。僧問：「如何是佛？」顏曰：「誌公。」曰：「學人問佛何答誌公？」顏曰：「誌公不是閒和尚。」曰：「如何是法？」顏曰：「黃絹幼婦外孫齏臼。」曰：「是甚章句？」顏曰：「絕妙好辭。」曰：「如何是僧？」顏曰：「釣魚船上謝三郎。」曰：「何不直說？」顏曰：「玄沙和尚。」凡所說法，簡易如此。

一七九、南宋福州西禪寺沙門釋鼎需傳

釋鼎需，字懶庵，福之林氏子也。幼業儒，舉進士，振振有聲。年二十五，因閱遺教經忽省曰：「幾為儒冠悞也。」即欲舍俗，母氏難以親迎在期，需笑絕之曰：「夭桃紅杏一時吩咐春風，翠竹黃華此去永為道侶。」遂依保壽樂為大僧。徧參名宿，歸里結庵羌峰三年。嘗以即心即佛話問學者。時妙喜庵於洋嶼，晦庵光在侍，特以書招之曰：「此間庵主手段與諸方別，可來少款如何？」需不答，光以計邀至。值妙喜為衆入室，需欲隨喜而已。妙喜因舉「僧問馬祖如何是佛？祖云：『即心是佛。』你作麼生？」需下語，喜詬曰：「汝見解如此，敢妄為人師耶？」乃鳴鼓訐為邪解，需淚交頤，不敢仰視。自默計曰：「我既為所排，而西來不傳之旨豈正此耶？」遂求入弟子之列。一日妙喜問曰：「內不放出，外不放

入，正恁麼時如何？」需擬開口，喜拈竹篦劈脊，三擊之，需大悟。厲聲曰：「如此已多了也。」喜復擊之，需禮拜，喜笑曰：「今日方知吾不汝欺也。」即以偈曰：「頂門竪亞摩醯眼，肘後斜懸奪命符，瞎卻眼卸卻符，趙州東壁掛葫蘆。」自此名喧叢席，始稱具眼宗匠云。

一八〇、南宋建寧沙門釋道謙傳

釋道謙，建寧人，未詳氏族。初依佛果，無所入。妙喜住徑山，謙亦在侍。令往長沙通書於張紫巖，乃自謂：「參禪二十年，尚無個入處，又有此行，豈不荒廢乎？」將辭之，同僚宗元叱曰：「不可，豈以在路參禪不得耶？汝去吾與俱往。」一日在途泣曰：「一生參禪無得力處，今奔波若此，何得相應？」元曰：「你但將諸方參得悟得，并圓悟妙喜與說得底都不要理會，途中我可替者盡替汝，只有五事替不得，須自承當。」曰：「何為五事？」元曰：「著衣、吃飯、遺矢、放尿、馱個死屍路上行。」謙於言下大徹，不覺手舞足蹈。元曰：「汝此回方可通書，吾先歸矣！」後半載返雙徑，妙喜於山門外亭一見，便曰：「建州子，這回自別也。」

一八一、南宋平江覺海寺沙門釋法因傳

釋法因，姑蘇嵎山朱氏子也。少泊塵俗，無意出纏。年二十四始披緇服，不終五夏，遽爾遊方。謁慧日雅於東林，慧日舉「靈雲見桃花悟道因緣」問之，擬對，日曰：「不是！不是！」忽有所契。呈偈曰：「巖上桃花開，花從何處來？靈雲纔一見，回首舞三臺。」慧日戒曰：「子雖見已入微，更猛著鞭當明大法！」於是居蘆阜三十年，不與世接。四方仰之，學者奔赴就其鑪鞴，因亦不辭煅煉，隨機說法。宋建炎末，盜起江左，乃順流東歸，覺海緇白踵門問道。嘗謂衆曰：「汝等當飽持定力，弗憂晨炊，干求外務也。」晚年放浪自若，稱曰五松散人。

一八二、南宋眉州中巖寺沙門釋蘊能傳（澄甫、崇真）

釋蘊能，號慧目，姓呂氏，眉人也。少習儒，博究經史。年二十二校書村落，偶於山寺見禪冊在几，閱之似有得。遂裂衣冠投僧圓具，一鉢遐遊。首參寶勝澄甫禪師，徵詰酬酢，所趣頗異。逕往荊湖方謁永安喜、真如喆、德山繪諸公，造詣益邃。次抵大潙參瑃禪師，問曰：「桑梓何處？」曰：「西川。」瑃曰：「聞西川有普賢菩薩示現，是否？」曰：「今日觀瞻慈像。」瑃曰：「白象何在？」曰：「爪牙已見。」瑃曰：「會轉身麼？」能提具繞禪牀一帀，瑃曰：「不是。」能趨出。一日瑃問僧：「黃巢過後，有人收得寶劍麼？」僧豎起拳，瑃曰：「菜刀

子。」僧曰：「爭奈受用不盡。」瑃喝出。次問能，亦豎拳，瑃曰：「也是菜刀子！」能便近前一築曰：「殺得人卽休。」瑃笑曰：「三十年弄騎馬，今日被驢撲。」由是聲播諸方。返蜀初主報恩，次居中巖。室中嘗問崇真氈頭曰：「如何是你空劫已前面目？」真忽領悟，對曰：「且低聲。」遂呈偈曰：「萬年倉裏曾饑饉，大海中住儘長渴，當時尋時尋不見，今日避時避不得。」能印可之。能住持三十餘年，說法不許人錄。臨終書偈辭衆，端坐而化。闍維時暴風忽起，煙之所至皆雨舍利，道俗斸地，亦有得者。心舌不壞。

衡陽喻謙昧庵氏編輯

習禪篇第三之五（正傳十三人、附見三人）

一八三、南宋餘杭靈隱寺沙門釋之善傳

釋之善，字妙峰，姓劉氏，吳興人。參佛照光於鄮山，照舉風幡語，妙峰直截了當，機鋒不讓，遂印可。贈偈曰：「今日與君通一線，斬釘截鐵起吾宗。」乃遊匡廬，面壁妙高峰下。十載出世慧因、洪福、萬年諸刹。會天童虛席，時鄭清之秉鈞軸謂非妙峰莫屬，因勉其行。妙峰答曰：「老僧踰耄矣，尚夜行不休乎？」鄭公高之。晚住靈隱，上堂云：「久參高士，眼空四海，鼻孔撩天，見也見得親，說也說得親，行也行得親，用也用得親。只是未識老僧拄杖子在。何以故？將成九仞之山不進一簣之土。」妙峰平生善誘，一經指授輒神融意悟。端平二年九月示寂。壽八十四，臘七十一。荼毘舍利不可數計。塔靈隱西岡，鄭清之為之銘。

一八四、南宋明州天童寺沙門釋曇華傳

釋曇華，字應庵，蘄州汪氏子也。生而奇傑，不類凡兒。年十七依於東禪薙髮。首謁遂師略得染指法味，於是徧參知識，靡所契證。聞圓悟住雲居煆煉學者，華

往禮焉，因依之，悟乃痛與錐劄。值悟返蜀，指見虎邱隆，趨侍一載，頓明大事。已而訪此菴元，命分座，於是開堂妙嚴，遷歸宗。時大慧在梅陽，有僧傳華示衆語，大慧見之極口稱歎。復寄偈曰：「坐斷金輪第一峰，千妖百怪盡潛蹤，年來又得真消息，報道楊岐正脈通。」虎邱忌日拈香曰：「生平沒興撞著這無意智老漢，做盡伎倆湊泊不得。從此卸卻干戈，隨分著衣吃飯，二十年來坐曲彔牀，懸羊頭賣狗肉，知他有甚憑據。雖然一年一度燒香日，千古令人恨轉深。」世稱華與杲二甘露門。嘗戒徒衆曰：「衲僧著草鞋住院何事？口如鼉蛇惡窟乎？」宋隆興元年六月十三日奄然而化。塔於東山。

一八五、南宋婺州智者寺沙門釋真慈傳

釋真慈，字元菴，潼州李氏子也。總角卽慕空寂，好遊伽藍。懇父母依成都之正法院圓頂，受具足大小乘戒。潔肅冰雪，解慧日隆，躭嗜貝文，徧遊講肆。聽圓覺修多羅至「四大各離，今者妄身當在何處？畢竟無體，實同幻化」，因而有省。頌曰：「一顆明珠在我這裏，撥著動著放光動地。」呈似諸座講師無能識者。歸舉受業師，師以狗子無佛性話詰之，慈曰：「百千公案無出此頌也。」師乃叱出。因而南遊廬阜，掛錫圓通。時卍菴為西堂，為衆入室，舉「僧問：『雲門撥塵

見佛時如何？』」門曰：『佛亦是塵。』」慈聞豁然，隨聲便喝，以手指胸曰：「佛亦是塵。」復呈頌曰：「撥塵見佛佛亦是塵，問了答了直下翻身，勸君更盡一杯酒，西出陽關無故人。」又頌塵塵三昧曰：「鉢裏飯桶裏水，別寶崑崙坐潭底，一塵塵上走須彌，明眼波斯笑彈指，笑彈指珊瑚枝上清風起。」卍庵頷之。於是聲揚四表，道洽殊途。出主智者，誨誘學者，大居龍之手焉。

一八六、南宋福州鼓山沙門釋安永傳（安分）

釋安永，字木庵，姓吳氏，閩人也。永生具道質，行止肅然，身泊愛纏，心懷遐舉。弱冠薙髮，高標物外。聞有別傳之道，乃謁懶庵於雲門。入室之際，庵顧而問曰：「不問有言不問無言，世尊良久，不得向良久處會。」隨後便喝。永倏然契悟，作禮曰：「不因今日問，幾喪目前機。」懶庵許之。辛卯住當山，上堂舉「睦州示衆云：『諸人未得箇入處，須得箇入處，既得箇入處，不得忘卻老僧。』」永曰：「恁麼說話面皮厚多少，木庵則不然，諸人未得箇入處須得箇入處，既得箇入處直須颺下箇入處始得。」凡所說法簡明如此。時有安分庵主，少與永共肄業於安國，後永偕依懶庵不契。辭謁大慧於徑山，行次錢塘江干仰瞻宮闕，忽聞街司喝侍郎來，分忽大悟，偈曰：「幾年箇事掛胸懷，問盡諸方眼不開，肝

膽此時俱裂破，一聲江上侍郎來。」竟回西禪，懶庵迎之，付以伽黎衣，自爾不規所寓。後庵居劍門，化被嶺表，學者從之。

一八七、南宋臨安淨慈寺沙門釋曇密傳

釋曇密，字混源，天台盧氏子也。生卽英敏穎異匪凡。幼失所天，志懷高邁。初依邑之資福道榮，研窮竺教。十六圓具，登大僧籍，大小律部瑩無瑕疵，精習天台教觀，而於頓漸偏圓性具理毒之旨，如指諸掌。一日歎曰：「教乘之妙無得而稱，但未離於名言終非見性，不若更衣從別傳之學，倘有隙見足快生平。」聞大慧唱道徑山，頂笠謁之；又訪雪巢一此庵元諸公，皆無省發。於是從閩而之泉南，投教忠光，因職維那。聞忠擧香嚴擊竹因緣，豁然契悟。呈偈忠詰玄沙未徹之語，對酧無滯，始囑曰：「子此後方可見大慧也。」於是受教。辭往梅陽，服勤四載，慧嘗命分座，出住淨慈，大宏教忠之道，戶外屨常満。示寂塔於寺西北隅。

一八八、南宋明州天童寺沙門釋咸傑傳

釋咸傑，字密庵，福州鄭氏子也。其母夢廬山老僧入舍，遂擧傑。自幼穎異過人。及壯鬀髮進具，徧參知識，最後謁應庵華於衢州明果庵。一日問曰：「如何是正法眼？」答曰：「破沙盆。」應庵頷之，說偈曰：「大徹投機句，當陽廓頂門

，相從今四載，徽結洞無痕。雖未付衣鉢，氣宇呑乾坤，郤把正法眼，喚作破沙盆。」後出住衢州烏巨庵，次遷祥符蔣山華藏，未幾詔主徑山及靈隱。上堂：「牛頭橫說豎說，不知有向上關棙子，有般漆桶漢，東西不辨，南北不分，如何是向上關棙子？何異開眼尿牀。我有一轉語，不在向上向下，千手大悲摸索不著，老僧今日布施，大衆去矣！」良久曰：「達摩大師無當門齒。」上堂卓柱杖曰：「迷時秖迷這箇。」復卓一下曰：「悟時秖悟這箇。迷悟兩忘，糞掃堆頭重添搕𢶍，莫有東涌西沒全機獨脫處，道得一句底麼？若道不得？老僧自道去也。」擲柱杖曰：「三十年後。」又舉「金峰示衆曰：『老僧二十年前有老婆心，二十年後無老婆心。』僧問：『如何是有老婆心？』峰曰：『問凡答凡，問聖答聖。』僧又問：『如何是無老婆心？』峰曰：『問凡不答凡，問聖不答聖。』」傑曰：「我當時若見他恁麼說，好向他道：『你若自瞥地去，自然不落這聖凡窠臼也。』」又舉婆子燒庵，話畢，傑曰：「這箇公案叢林中多有拈提者，老僧今日裂破面皮，不免對衆納敗闕一上，定要諸方檢點明白。」乃召衆曰：「這婆子住處深隱，水泄不通，偏向枯木上糝花，寒巖中發燄。這僧孤身迥迥慣入洪波，等閒坐斷滔天潮頭，到底自無涓滴，仔細檢點，將來敲枷打鎖則不無。若謂佛法二人俱未夢見，今老僧與麼提持畢竟意歸何處？」良久曰：「一

把柳絲收不得，和煙搭在玉欄杆。」上堂卓拄杖曰：「盡大地喚作一句子擔枷帶鎖，不喚作一句子業識茫茫，兩頭俱透脫，得了淨倮倮赤洒洒，不可把達摩一宗掃地而盡。所以雲門大師道盡乾坤大地無纖毫過患，猶是轉句；不見一法，始是半提；更須知有全提。」良久曰：「劍去久矣，方乃刻舟。」

一八九、南宏夔州臥龍山沙門釋祖先傳（法熏）

釋祖先，字破庵，廣安王氏子也。幼歲出家，力參祖道。夜不安寢，一衲隨身。聞密庵大宏臨濟之宗，遂往參謁，密庵深加勘發。一日密庵上堂示衆，忽有省。後密庵住靈隱，命之分座。偶有道者問曰：「猢猻捉不住奈何？」先曰：「用捉作甚麼？如風吹水自然成文。」有講楞嚴座主求示，先說偈曰：「見猶離見非真見，還盡八還無可還，木落秋空山骨露，不知誰識老瞿曇。」時有石田法薰往參，先舉「世尊拈花迦葉微笑」話詰之，薰對曰：「焦甎打破連底凍，赤眼撞著火柴頭。」先頷之，後付以法。

一九〇、南宋臨安靈隱寺沙門釋崇嶽傳

釋崇嶽，字松源，龍泉吳氏子也。幼卓犖不凡，長慕出世法。年二十三棄家，依歸塔服，謁大慧杲於徑山。杲稱應庵華為人徑捷，嶽聞之卽行，晨夕咨請，應庵

大喜，以為法器，勸令祝髮，棟梁吾道。隆興二年，得度於杭之西湖白蓮精舍，參方最久。後謁密庵傑，聞室中問僧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話，忽大悟，遂得心印。因密庵還靈隱，命居首座。久之出世，首住平江澄照，次居江陰光孝，饒之薦福，明之香山，最後居虎邱。道化盛行，得法者衆。寧宗慶元三年，詔住靈隱，三易寒暑，以老乞退，居寺之東庵。嘉泰二年八月四日手書別公卿，垂語示學者曰：「有大力量人，因甚擡腳不起？」又曰：「開口不在舌頭上。」遺囑弟子以闡法是務，乃書偈曰：「來無所來，去無所去，瞥轉玄關，佛祖罔措。」跏趺而逝，壽七十一，臘四十。塔全身於北高峰之原。得法者香山、光睦、雲居、善開。

一九一、南宋臨安徑山沙門釋師範傳

釋師範，字無準，梓潼雍氏子也。年九歲依陰平山道欽出家，讀書過目成誦。紹熙六年，始遊成都，謁正法堯。問坐禪工夫，堯曰：「禪是何物？坐的是誰？」範於是晝夜體究。一日偶提前話，有省。明年出遊廣浙，謁佛照於育王。照問：「何處人？」曰：「劍州。」又問：「帶得劍來麼？」範便喝，佛照笑曰：「這烏頭子也亂做。」師貧無資薙髮，故人目之曰：「烏頭子。」破庵居靈隱，範侍次。有一道者問破庵：「猢猻子捉不住奈何？」庵曰：「用捉作麼？如風吹水，

自然成文。」範於言下大悟。未幾同月石溪公遊天台雁宕，時雪峰雲住瑞巖，留之分座。夜夢一偉人手持把茅授與範，次日明州清涼寺專使來迎，方入院，見伽藍神牌書茅姓，其衣冠與夢所見無異。住三年，遷焦山，次雪竇，復主阿育王，久之補雙徑。無何召入大內修政殿，說法稱旨，賜金襴衣，加佛鑑禪師之號。範住徑山，其殿宇再燬於火，皆復新之。又去寺四十里築室百楹，額曰萬年正續。次於其西數百步結庵，為歸藏之所。又建重閣其上，藏朝廷所賜御翰。其先世居蜀，遇亂絕嗣，乃於山中設祠，祀其所生祖父。事聞於朝，賜額曰圓照，以徵其孝思。宋淳祐戊申築室明月池上，榜曰退耕。是年三月旦日疾作，遂升座謂衆曰：「山僧既老且病，無力與諸人東語西語，今勉強出來，將從前說不到的盡情向諸人傾吐。」遂起身披衣，曰：「是多少？」便歸方丈。十五日集衆，親書遺表書數十言，而與客言笑如平時，至夜書偈曰：「來時空索索，去時赤條條，更要問端的，天台有石橋。」移頃而逝。停龕二七日，遺表上聞，帝遣中使降香，賜幣帛。塔於圓照。

一九二、南宋名山天寧寺沙門釋禪惠傳

釋禪惠，名山人。家世儒服，屢擧不第。元符間，郡守呂由誠以僧敕戲之，遂棄

家從釋。力參祖道，得大開悟。初出住邑之天寧寺，出入必策馬乘輿，諸者宿言以佛法貴乎苦行，固不宜乘輿馬服綺繡。惠答以偈曰：「文殊駕師子，普賢跨象王，新來一個佛，騎馬也無妨。」凡所説法，機鋒敏捷。有語錄數卷。

一九三、南宋巴川宣密院沙門釋顯嵩傳（淨業）

釋顯嵩，銅梁李氏子也。飽參倦遊，出住巴川之宣密院。三十年跡不出閫。紹興中，集衆説偈曰：「八十年中常浩浩，宏開肆貨摩尼寶，也無一個共商量，不是山僧收拾早。」言訖端坐而逝。荼毘舍利無算。時有淨業者，石照文氏子。少業屠，有羊方乳二羔將殺之，二羔銜其刀，跪伏於門，若乞母命，業感歎棄家為僧。力參宗匠，忽大悟。作偈曰：「昨日羅剎心，今朝菩薩面，羅剎與菩薩，不隔一條線。」

一九四、南宋平江靜濟寺沙門釋法全傳

釋法全，字無菴，崑山陳氏子也。生有偉質，溫粹不凡。幼請父母從道川禪師為僧，參請精勤，志明大事。一日行靜濟寺殿前，偶觸首為柱，忽大悟。傍觀者見其光彩飛動，而不自知。自此徧遊名山叢席，道價益高。乾道中將示寂，衆求遺偈，全瞪目下視，衆又請，遂援筆書無無二字。端坐而逝。闍維得舍利五色。塔

於金斗峰。

一九五、南宋臨安徑山沙門釋道沖傳

釋道沖，字癡絕，武信荀氏子也。首參杭之妙果曹源生，大悟玄旨。出主嘉禾之天寧，次遷蔣山雪蜂，無何移住四明。天童三年，詔補靈隱。時京兆尹建法華寺，特奏請沖開山，允之未赴。宋理宗降敕，命主杭州雙徑，沖謂衆曰：「不赴法華則不信，違徑山之命則不恭，既失恭與信，何以為後學法？」遂先就法華開堂，月餘即銜旨登徑山。於是一衆嚮合，歡聲若雷。當住靈隱時，朝命改靈隱菜圃為閻妃香火院，沖不肯署文字。後命養老虎邱。臨入滅乃手書記，敍得法之由。上堂說法辭衆，入方丈囑後事，至夜分正坐與衆論道，移時蛻然而逝。時理宗三年三月十五日也。壽八十二，僧臘六十一。荼毘舍利瑩然。弟子分塔二處：一於菖蒲田玉芝庵，一於金陵玉山庵。沖嘗游鼓山，題詩大頂峰。詩曰：「野徑斜連石澗傍，草根呢呢語寒螿，郊原經雨多秋意，庭院無人自夕陽。風捲暮雲歸碧嶂，葉隨野水入寒塘，數家籬落楓林外，枳殼垂青菊綻黃。」識云：淳祐辛酉立秋後三日刻於石。

新續高僧傳四集卷第十六

衡陽喻謙昧菴氏編輯

習禪篇第三之六（正傳七人、附見六人）

一九六、金上京大儲慶寺沙門釋海慧傳（清慧）

釋海慧，金國人也。幼而英敏，學不由師，嚌餉竺册，過目成誦。初遊講肆，如入龍宮，性相玄途無不得其精粹，所以法喜禪悅，飫義懷真。潛蹤五臺，刀耕火種，就巖傳屋，一榻蕭然。如是者十有五稔，一日歎曰：「具大願力者，當以衆生為急，溺是胡為？」遂攜錫燕都，徧歷禪寺，隨緣演化，七衆雲屯，於是聲播寰宇，望重都闉。金皇統三年六月，英悼太子，創造大儲慶寺於上京宮右。工初告成，極世精巧，幻若天宮。慕慧道價，請為開山說法，賜牒普度境內童行有籍於官者百萬為僧尼。次年詔迎栴檀瑞像，供養於寺之積慶閣。皇統五年，海慧入寂。火浴獲舍利五色無算，光明徹於空表，異香彌旬。金主偕后太子親王百官設供五日，奉分五處建塔，謚曰佛覺祐國大師。明年正月詔清慧禪師住持儲慶，賜號佛智護國大師。特賜金縷僧伽梨衣，並賜異瓶罏寶器。金主后妃太子頂禮雙足，奉服法衣，其敬禮兼致古所未有也。

一九七、金濟南靈巖寺沙門釋道詢傳（淨如）

釋道詢，出周氏義城人也。世席豐富，財雄一鄉。詢幼孤，事祖母以孝聞。但性豪邁，喜馳逐獵較，日縱鷹犬，鄉里多憚之。嘗過故人家見讀方册者，直前取視，曰：「是豈汝所能知耶？」詢氣懾，終讀之，乃智望禪師十二時詞也。讀未竟，汗下沾巾，乃歎曰：「報應若斯，可奈何？」卽謝歸，放黜鷹犬。杜門飯脫粟，布衣芒屩，已萌出世念。家人以為狂，或加訶禁，而志益堅，竟投縣之興教寺禮德安落髮。旋進具戒，力持頭陀行。德安以求學勉之，發志行脚。初參建隆，因入室叩請，頗領玄妙。復至龜山見慈禪師，聞靜版有省。以頌投慈，深蒙印可。遂入舒州謁甘露卓，卓謂之曰：「法華言禪師為一時郢匠，盍往歸之？」詢忻然荷擔，一見契合。淹留四稔，偶因小參，擧二祖覓心了不可得，馬祖卽心是佛機緣，於是徹證傳心之旨。太湖真乘虛席，郡委縣令齎牒勸請，詢固辭，令請益堅，詢碎牒投地峻拒之。令駭曰：「此罪也，奈法何？」衆以詢厲志純一，本無慢心，祈令得不白州聽，擧自代，因得遁去。詢以名迹為衆指目，乃歸義城。距舊居數十里，得佳泉石處，曰冶山，搆精舍，號定光庵，將終老焉。鄉里子弟執侍瓶錫求度者五十餘人。建炎二年，大軍渡淮，尋據天長，詢處倉卒無撓色，太

尉薛公異之。入白統軍迎置軍中，及旋軍至沂，詢乃辭退於泗水靈光山，卜築自晦阜昌。六年，府帥劉益請主濟南普照，猶守前誓，專使頻來，勢不獲已，乃為一出。希蹤百丈，恪爾清規，其於誨導尤示慈航，學子仰之，奉為指南。殿宇圮毀者改建完葺，侈不逾舊儉而中禮，道力所攝人自樂施。皇統元年住靈巖，妙空淨如示寂。淨如，一號方山老拙，嗣法薦福英出大宗師門下。居山數十載，示徒貴機用，唯棒喝可語言，其自題像讚云：「眉不脩踈頭突兀，鼻磬垂兮顴無骨，長憐百醜兼且訥，慈禪慈禪不我拙，名兮邈兮水裏月，咄道聞昭著頗難。」其繼府帥都運，謂一時尊宿，德行純備無如詢者，命士夫僧正綱維詣寺禮請，詢猶謙讓，府帥再懇，久乃應命。以九月五日開堂演法，漸欲樹立具牒於府，謂供僧歲費無慮三千萬，撥賜田畝播種，所得時形不足，乞依舊例原免科役，庶獲飯僧福田，上報國恩，實久遠利，賴府可其請。明年春至府求退，援引至理，詞義切當，乃強留結制。因日為眾普說入室勤劬不替者彌月，眾亦莫測。俄有野蜂集於寢堂，鴉鵲百數悲鳴，上下眾咸怪之。夏六月二十三日，粥罷即令撾鼓集眾，入座垂語，詞旨哀切，異於曩日。翌明示疾，右脇而化。暑氣蒸蔚，停居六日始從荼毘，而顏色不變。火餘得五色舍利百餘粒。瘞靈骨於當山後，與塔之右。閱歲五

十七，坐夏三十二。有示衆廣語，游方勘辯頌，古偈贊諸篇。詢先在淮甸，嘗膺椹服之賜，及更名禪定，洎北來絕口不言，唯號定光庵主。詢居心慈恤，待人以誠，動推惻隱，數於道路解衣以遺寒者，噤凍而歸。又好儲良藥拯救患難，見有疾苦如出諸己。於是感懷恩誼與參問要法者所至，交口稱譽出於自然，聞者歡喜願居門下，可謂道重一時，名高四遠者矣。窣堵旣成，弟子智月裒其行實，乞濮陽李魯為之銘，立石山阿，昭垂來許。

一九八、金燕都慶壽寺沙門釋教亨傳（普照寶）

釋教亨，字虛明，任城王氏子也。先有汴京慈濟寺僧福安，居任城有年，精修白業，緇素仰重。一日托盋於芒山村，乃倚樹化去。是夕示夢於女弟馮自彭村，見其乘白馬而下曰：「我生於西陳村王光道家。」馮覺語母，及其子三人夢皆同。詰旦至光道家詢之，其母劉氏先夕亦夢安公求寄宿焉，是日果誕亨。乃拳右拇指，似不能申，但瞬而未笑。次日有同業僧，福廣福堅聞而來，謁見卽呼云：「安兄無恙耶？」亨熟視，舉手伸指而笑。其母嘗臥兒於室中，若有人誦摩訶般若之聲，及晬或以佛經酒杯試之，竟取經卷。素不茹葷血，見僧喜從之遊，人皆呼為安山主。故芒山村乃以亨事勒諸石記其異。年七歲出家，依州之崇覺寺圓公薙染

，十三受大戒。遇若瓜先生相之曰：「此兒他日坐道場，必領僧萬指。」年十五遊方，聞鄭州普照寶法席之盛，於是荷錫自汴發足。寶公夜夢慶雲如金芙蕖，繽紛亂墜，因語衆曰：「吾十年無夢矣！今有此是何祥也？」翌日亨至，寶獨異之。朝夕參叩，寶亦痛劄之。一日經睢陽，忽馬上憶擊竹因緣，凝情不散，如入禪定，將抵河津，渾無知覺。同行德滿呼曰：「此河津也。」亨驚遂下馬，悲喜交集。及歸涕以語寶公，寶曰：「此僵人耳，切須更甦轉動始得，曾看日面佛公案否？」曰：「兒時已念得。」寶公笑曰：「我只教汝參諸方掉下底禪，但再參去自有得力處。」一日亨於雲堂靜坐，忽聞板聲，霍然證入。遂呈偈曰：「日面月面流星閃電，若更遲疑面門著箭。咄！」寶公曰：「我謾汝不得也。」亨後出世，乃五坐道場，若嵩山之戒壇，韶山之雲門，鄭州之普照，林溪之大覺，嵩山之法王。復因金丞相夾谷清臣請主中都潭柘，遷濟州普照。未幾，忽方丈後叢樹中，有一株亭亭高丈餘，而群鴉以次來巢，狀若浮圖，上下十二級。衆賀曰：「佛法將大振乎！」不十日，詔住慶壽寺，衆常萬人。三年繼主少林，法席大盛。無何引去，乃徜徉於嵩少之間。時或放歌長嘯，如是數年，忽杜門堅坐，謝絶賓客。金興定己卯七月十日，誡衆曰：「汝輩各自勤修。」索浴說偈，端坐而逝。年七

十，坐夏五十有八。闍維畢如蓮華開合，牙齒目睛不壞，舍利無算。亨自兒時，額有圓珠涌現於皮間，至是爆然飛去。弟子分設利羅以建塔焉。

一九九、金燕都潭柘山寺沙門釋政言傳（慈照）

釋政言，姓王氏，長社人。九歲詣資福院淨良祝髮，受具戒後參香山慈照。嘗入丈室請益，慈照曰：「諸法如意卽諸如來。」政於言下有省。卽說偈：「諸緣不壞，了性無滅，雲散長空，碧天皎月。」照可之。後至中都參竹林廣慧通理，既而梁園大長公主曁東京留守曹王請住潭柘龍泉寺，遂繼惠公法席。三歲製頌古拈古各百篇，注禪說金剛歌。又著金臺錄、真心真說、修行十法門，皆行於世。後大定間，說偈而化。

二〇〇、金薊州盤山雙峰寺沙門釋廣溫傳（圓新）

釋廣溫，姓韓氏，高安人。幼童超卓，不甘俗處，丱角雙落，受經於習法師。禪院幽清，夜深盜入，溫有所聞，堅臥不動。黎明習責之曰：「物為他人所盜，寧無悔耶？」溫曰：「我人也，盜亦人也，物有所歸又何憾焉？」習奇之。後參同昌英公，英弗納，廬於巖谷間，三年草衣木食。英異之，乃許問道。又參雲門晦堂，及竹林廣慧。慧曰：「從來明暗兩岐，依他作解須當棄卻，我者裏有箇鐵酸

𨂍，從頭一一齩嚼。」溫舉手謝曰：「既往不咎。」乃取篋笥中秘文火之。一日頓悟，如桶底脫，法性圓通，無不了然，慧印許之。出住盤山雙峰寺。大定戊子夏，示疾而化。圓新者，范陽六城邨人。得法於龍泉英公。大定壬午，住盤山報國寺，次住天城，又次住法興。後示疾感化，謂遠侍者曰：「吾翌日當行腳去。」索浴淨髮，至夜分復謂遠曰：「黎明西北有聲，須當報吾。」至時果符其語，聲類鐘磬，方趨報新，新已脫去。荼毘後舌齒不灰。

二〇一、金鄭州普照寺沙門釋道悟傳（白雲海）

釋道悟，字佛光，蘭州冠氏子也。生卽齒髮俱長。年十六，力求出家，父母不聽，乃絕食幾死，遂捨入里中寺祝髮。閱二年，偶宿臨洮灣子店，夢梵僧振聲喚覺，忽聞馬嘶，豁然大悟。喜不自勝說偈曰：「見也羅見也羅，徧虛空只這箇。」遂歸告父母曰：「兒於途中拾一物。」母問何物？曰：「無始來不見了的。」母掌之曰：「何喜之有？」遂辭，欲參方去。母問：「汝將何之？」答曰：「水流須到海，鶴出白雲頭。」先是熊耳山有白雲海禪師，雖住古剎不蓄一徒。人或問之，海曰：「芝蘭秀發獨出西秦。」曰：「幾時至？」海曰：「行腳了也。」及悟將至，海命侍者鳴鐘集衆曰：「我關西弟子來也。」然此寺原是郭子儀所建，今

渠自來住持，汝當迎之。」悟方入門，海遙見便云：「相公來何暮也？」悟進前曰：「諾。」海大笑，竟授與衣法，令繼其席，海卽退居寺傍。先有羣盜盤踞刧掠，民受其害，或請海捕之，海曰：「非老僧所能也。不久郭公至，必自捕也。」民弗解其説。後悟居寺方三日，乃率衆往擒，盡縛之，破其穴，將欲盡誅，賊哀乞命。悟從容謂曰：「汝刼財物傷人命，分當死矣！今汝乞命，獨不念彼命乎？」賊叩首流血，願從三寶，戒誓不為非。悟為説偈鬀髮釋之。自是路不拾遺數十年，人始信悟為郭令公再來也。金大定二十四年，海公歿，悟方出主鄭州普照。又遷三鄉竹閣庵。身著白衣跨黃犢，吹短笛遊於洛中。嘗曰：「道我凡耶？曾向聖位中來；道我聖耶？又向凡位中去。道我非聖非凡耶？卻向毗盧頂上別有行處。」泰和五年，於臨洮大勢寺結夏，闡圓覺經，謂衆曰：「此席將半，吾當行矣。」五月十二日晚小參，為衆談第一義。晨興呼侍僧曰：「我病覓藥去。」侍僧將出門，悟已蛻矣。上有五色祥雲盤結似蓋，紅光如日彌塞四維，三日不散。世壽五十五，僧臘三十九。弟子擧全身建塔焉。

二〇二、金燕都潭柘寺沙門釋相了傳

釋相了，原名行錄，姓宋氏，義州弘政里人。生性質直，擧止端重，行必正視，

坐卽跏趺。髫年聞祖父誦賦，至秦皇漢武不死何歸，相了便問：「死歸何處？」祖異之，語其父曰：「此子非塵俗中人，令依郡之大嘉福寺祚師落髮。」九歲得度，習華嚴圓覺諸經，神機穎悟，發於妙齡。歷諸講肆，同學相欽。咸平石城繼請講授，開誘不倦。一日忽念經云：「修多羅教如標月指。經既為標，月何所在？」尋聞遼陽禪刹有大導師，單傳佛心不立文字，乃罷講席，徑往清安訪月公。不契，遂造咸平見定公，復往錦州大明參誘公，命掌記室。久之亦無所得，誘曰：「汝緣不在此，懿州崇福超老人，明州嫡嗣也，可往依之，必為子發其奧耳！」乃拜辭，遽謁超公。一見曰：「叢林主來何暮？」命掌維那。一日問：「俱胝一指頭禪受用不盡，未審和上有多少？」超應聲一吹，相了忽然有省，如披雲見月，欣躍無量。呈頌曰：「窺破浮雲月色寒，狂心頓歇髑髏乾，通身光透威音外，普應羣機作大緣。」超印可，乃更名相了。自是機峰超逸，緇素傾仰。因更遁去隱雲峰間，禪悅自樂。然令名振飛，德芬遠播，懿州連帥敦請開法崇福，北京留司具疏遷住松林。龍象雲歸，人天感慕。東京留守曹王嚮其道風，請居大惠安，六稔規範肅清。但性樂閑寂，倦於應對，遂夜遁閭山寧國寺。枕石眠雲，作終馬之計。金明昌時，會潭柘虛席，功德主岐國大長公主恭請住持。四年又晦迹天

王小剎。冀國公抑居竹林，相了嘗愧名為道累，息影無計，未經歲，退居城隈古寺。龍泉聞知，復迎頤老，乃欣然從之曰：「吾將終老此山。」泰和三年十月終，忽示疾，至期索筆書偈曰：「三十餘年說法弄巧成拙，臨岐更為諸人重重漏洩，本來無法與人，依舊清風明月。」偈畢，右脇而寂。壽七十，臘五十二。荼毘日，有百千蝴蝶自烈焰中出，祥雲五色，徧見空中。牙齒不毀。門人收靈骨樹石塔焉。相了稟性純淨，加之慈恕，心不忤物。一生未嘗略起瞋恚，縱遇呵毀，容色不易，蓋心如大地，八風不能動也。嗣法者三人：道積、相崇、善惠，各行道一方云。

衡陽喻謙昧庵氏編輯

習禪篇第三之七（正傳二十人、附見九人）

二〇三、元慶元育王山沙門釋如琪傳

釋如琪，字横川，姓林氏，永嘉人也。生有特性，不嘗肉食，叔父正則乃為之落髮。初見石田於靈隱，時國清斷橋延典藏鑰，及遷淨慈命為首座。元至元十年，有旨授珙育王，懋暢宗風，行修精實，指示法門深入玄妙，斆人行履自明去來。一日忽自謂曰：「今年六十六，死日將至，火之乎？土之乎？」西堂唯庵貫云：「古鄮山中有一片地，荒草蔞然，足安舍利。」因壘石為塔，而自銘馬。詞曰：「天生一穴藏我枯骨，骨朽成土土能生物，結箇葫蘆挂趙州壁，永脫輪迴起三世佛。」將歿，書訣而化。時至元二十六年三月十八日也。

二〇四、元餘杭徑山寺沙門釋行端傳

釋行端，字原叟，姓何氏，臨海人也。年十二從叔父得度於餘杭化城，苦求大法至忘寢食。而生有夙慧，文字不由師授自能通曉。初參藏叟珍，珍問何處人？答云：「台州。」珍便喝，端展坐具，珍又喝，乃於言下豁然有省。珍既寂，復依

淨慈石林鞏，為記室，與虛谷東嶼晦機為莫逆交。大德庚子主湖之資福，遂以辯香歸藏叟。居五載，學人奔湊，名聞京國，賜號慧文正辯。復遷中竺、靈隱、徑山諸剎，屢承恩寵，三錫金襴。延祐丙辰有旨，設水陸大會於金山，命端主其事，事訖入覲於便殿，從容奏對，深契聖衷，更賜普照之號。拂衣南旋，止於良渚西庵二十年，足不越閫，慕其道者轔萃幾無所容。至正辛巳八月四日，坐書偈云：「本無生死，馬有去來？冰河發燄，鐵樹花開。」投筆垂一足而化。壽八十八，臘七十六。留龕七日，顏貌如生。塔於徑塢，曰寂照。分爪髮別建塔於化城。

二〇五、元泉州開元寺沙門釋妙恩傳（契祖、真首座、杰道者）

釋妙恩者，全州倪氏子。去家入桑門，清苦自勵，始終無斁，脅不沾席者四十二年。恩初事游參，歷謁宗匠，旋入雪峰湘室，湘器之，至使分坐。退歸善見居，深自晦匿。元至元二十二年，泉州僧錄劉鑑義建言行省合開元百二十院為一禪剎，明年秋以恩為第一世。上堂云：「是法非思量分別之所能解，三家村裏十字街頭，穢語喧囂惡言漫罵，總是面門放光助佛揚化。其奈學此道者如人畫龍，真龍見時卻又驚怕。何以如此？識真者寡。」恩履行純實，語言無華，而人服之。叢林法敝以之具興，有作人必式之曰：「是開山叔也。」嘗夢五百僧求依止，黎明傳

武林。南山羅漢以災燬，乃構殿於寺，其雕塑瓌偉閩中無出其右者。二十九年春，應詔入京，錫紫伽黎，進號帝師。三十年春三月望日辭衆，以弟子契祖補其處。越三日而寂，偈曰：「不須翦剃，不用澡浴，一堆紅燄，千足萬足。」既火而雨設利，歛其骨藏西山，謚廣明通慧普濟禪師。著有上生經解及語錄行世。契祖者，出泉之同安嘉禾張氏。宋寶祐中侍元智法師，智奇其材以龍象期之。元至元二十九年，恩始以西禪淨淑致之上座。嘗寢疾，恩餽藥資卻之，以偈曰：「正坐虛消人信捨，生身受此鐵圍殃，冶金熱炭都吞盡，那更教人入鑊湯。」恩由是益愛其為人。及授以席，凜凜自持。蓋開元以六百載同門異爨之宅，集百有二十院之衆，一旦合之，恩既褒然首舉，造大僧堂，闡此願力聿弘制作，極盛之後殊難為繼，乃祖受茲重託，矢以肫誠，將以敬恪，朝夕懃懇二十有八年，達官貴人涖斯寺者，瞻其儀範尊禮有加，謂為福慧人也。彙其事跡以聞，詔賜佛心正悟之號。祖善說法語，渾然天成。時真首座亦能詞頌，有聲叢林。閒偶以卜隱頌，要祖作之，祖口占曰：「自斷胸中更莫疑，行藏那許鬼神知，直饒天下藏天下，未是羚羊挂角時。」真歎服。有杰道者頗清狂，出言無度，恒掃除巷市，所至羣稱相與譁咲之。杰簪而走，人或尊養之，終必以褻語絕其人去。所服衣常垢甚，忽取

而辭之曰：「明日行矣！」明日求僧粥，不予，曰：「幸予我不再至。」還置粥於几，危坐而化。祖為闍維曰：「一生杰十打硬參禪，街頭巷角如風似顛，若無末上一解不直半文錢，杰道者誰信寒灰有煖煙。」泉人至今誦之。延祐六年秋八月二十二日無疾卒。壽九十，塔於西山寺。

二〇六、元燕都西劉村沙門釋行秀傳

釋行秀，字萬松，姓蔡氏，河內解人也。父真，才氣俊爽，好善多能，雅信因果。皇統初官游洛水，喜永年風物之盛，因而家焉。秀年十五即求出家，父母不能奪其志，禮邢州淨贇業五大部試於有司，在選者二百人與老僧靖恩皆為衆所屬望，恩自以為不如，不能出其右，秀聞而讓之。試之日獨獻律賦而歸，考官孫椿年讀其文，乃大歎服，請冠其髮而妻之以子。秀拒之曰：「與其挂名吏曹，曷若取牒祠部？」明年受具足戒。遂遊燕，歷潭柘、慶壽諸剎，晚歸西劉村寺。西劉村者，今廣濟寺也。秀初出家時參萬壽勝默光禪師，半載無所入。復於元沙未徹語有疑，行腳至磁州大明請益雪巖滿禪師，力參二十七日，於滿言豁然大悟，滿以衣偈付之。旋還中都，居萬壽，金章宗景其道行，請入內廷敷座說法，宮嬪羅拜，建普度會，香花闐咽萬衆雲屯。復奉詔命住大都仰山，更移錫報恩洪濟。元太

祖庚寅迺奉勅主萬壽，已而退居從容庵，幽室獨處，冥然入定，心相俱清。生平勵行苦志勤修弗倦，數典名藍，發揚洞旨，宗風苐苐，動人神髓，至是疲於津梁，蓋將終焉。至元元年丙午後四月四日示疾，七日書偈別衆，悠然坦化。世壽八十有一，僧臘六十。建塔於西劉村寺前，今乾石橋北磚塔是也。

二〇七、元餘杭淨慈寺沙門釋原妙傳

釋原妙，字高峰，吳江人。出家淨慈、參斷橋倫，倫示以生從何來死從何去，窮究未契。立死限三年，脅不至席，口體俱忘。或提單遺巾發篋置鐍，終歲矻矻若無見聞。時雪巖欽寓南屏北磵、夙夜孳孳，以剖決此心，見父母未生以前本來面目，一旦冰消，豁然迥露，無依無欲，得大解脫境界。扣之靈隱石田、天童癡絕、徑山無準，莫不印證。原妙聞之，欣然懷香往謁。方問訊，即推出閉門，再往，稍得就近。欽忽罵曰：「阿誰與你拖箇死屍來？」聲未絕，繼之以掌，如是者三，而原妙叩禮逾虔。一日忽覩五祖演像讚云：「百年三萬六千朝，返覆原來是此身。」驀然驚破死屍之疑。明日詣欽，又問阿誰話頭，舉杖方下，原妙喝住曰：「今日卻不得如此。」拂袖便出。自此機鋒不讓。遂辭，入天目立死關於師子巖，三十餘載影不出山。弘悟普度，名冠元世。所著有高峰語錄。

二〇八、元保定興聖寺沙門釋德富傳

釋德富，姓謝氏，易人也。年七歲力求出家，父母感異夢，遂捨入興聖寺依真空雜髮受具戒，力究大法。一日經行次忽大悟，自是名播叢林。宋皇慶初，萬山壽方大興水陸齋會，請富開堂說法，七衆咸集。富方升座說偈，忽於座上放大光明，徧照空際，現諸瑞相，良久方隱。事聞於朝，賜通辯大師之號，並金僧伽黎衣。及後示滅，有白光從頂出，照耀四達。荼毗得舍利數十顆建塔焉。

二〇九、元明州佛巖寺沙門釋天倫傳

釋天倫，字仲方，姓張氏，象山人也。幼而岐嶷，投廣德天寧竺源雍落。源曰：「汝志宏遠，堪任大法，無為我滯。」時晦機在淨慈，倫遂往見之。纔入門，機云：「湖山靄靄，湖水洋洋，浸爛鼻孔，塞破眼睛，因甚不知？」倫云：「通身無影像，步步絕行蹤。」機令更道，拂袖便出。機俾居侍司，復掌藏鑰。憚其繁雜，聞吳興桃花塢尤僻邃，乃縛茅焉。一日灌園忽四山雲瞑，驟雨疾風，摧折林木，霹靂一聲，胸中疑礙頓釋。乃曰：「大奇！大奇！攝轉空虛，顛倒騎蟭螟，吞卻五須彌。」曩於南屏室中屢叩終不為我道，使當時說破，安有今日邪？」元泰定丁卯出主慶德東泉，遷明之佛巖。將終，謂淨覺曇曰：「今日何日？」曰：「

小盡。」曰：「不宜，明日五月朔吾卽行矣！」應期而化。

二一〇、元吳興霞霧山沙門釋清珙傳

釋清珙，字石屋。受具後，與淨慈平山林同得法於道場及庵。遂隱居吳興霞霧山，以清苦自守，不干檀越，偶至絕食飲水而已。為人慈祥恤物，作為祇陀，多警法語。元至正初，道問流聞洽於朝野，敕降香幣以旌異之。皇后亦賜金襴法衣，珙殊不為意。至正壬辰秋與衆訣，書偈而逝。偈曰：「青山不着臭屍骸，死後何須掘土埋？顧我也無三昧火，光前絕後一堆柴。」闍維舍利五色。高麗國王仰其道行，表達於朝，詔謚佛慈慧照。更命有司移文江浙，命淨慈林取珙舍利予館伴歸國。所著有石屋語錄，詩不多見。瘦松集載其山居詩云：「僧因產業致差科，官吏句追恥辱多，我有山田三畝半，盡行發付與檀那。」其高致可概見矣！

二一一、元錢塘靈隱寺沙門釋法林傳

釋法林，字竹泉，別號了幻，姓黃氏，寧海人也。依法庵太虛出家，因看睦州語有省。白太虛曰：「從生至死，秖是者箇不由別人也。」時東嶼海在淨慈，招分半座，居蒙堂不出戶者九年。行省左丞相脫歡請主萬壽，還中竺。元至元間復遷靈隱，宗風大振。順帝聞之，賜以金襴法衣。時龍翔虛席，累召不赴，遂避會稽

山。中至正十五年二月二日索筆書偈云：「七十二年虛空打撅，末後一句不說不說。」遂奄然而逝。

二一二、元義烏雲黃山寶林寺沙門釋紹大傳

釋紹大，字桐江，姓吳氏，世居嚴之桐江，因以為號。父善，母李氏。紹神觀孤潔，不樂塵壒，一觸世氛，唯恐涴之。乃入里中鳳山寺為沙彌，稍長祝髮升壇納滿分戒。私自忖曰：「化龍之魚，肯伏蹄涔耶？」即日杖策而出。上雙徑山謁大辯陵，授以達摩單傳心印，相與詰難者久之，復自忖曰：「如來大法，天地所不能覆載，其止如斯而已乎？」遽辭去。歷三吳之墟，宿留建業，經匡廬，泝大江之西，還止湖湘漢沔間。名藍所在必往參焉，諸尊宿亦多以深入遠到期之。已而歎曰：「吾今而後，知法之無異味也。」乃歸見陵，陵使給侍左右。益加奮勵，脇不沾席者數載，朝叩夕咨，所以悟疑辨惑者無一髮遺憾，遂得自在無畏法。陵喜傳授有人，每形之於言。時東嶼海以天目真派唱道淨慈，為法擇人，如沙中淘金鮮有慊其意者，獨於紹別見推許。邀主藏室，居久之又自忖曰：「心法既明，而世出世智不可不竟。」手繙貝葉，寒暑俱忘。每夜敷席於地，映佛前長明鐙，讀一大藏教，凡六千二百二十九卷，往復三過，皆通其旨趣。紹猶以為未達，乃

取儒家及老氏諸子之書，擇其菁華而擩嚌之。自是內外之學粹然無滓。元至順壬申，廣教都總管府新立，未久，采諸輿論，命出世巖之烏龍山景德禪寺，興廢補壞，善譽流衍。至正辛巳，行宣政院遷主金華山智者廣福禪寺。寺當孔道，且近郡城，持節往來多朝中華貴，及文學之士，恒入山問道，故持法者頗難其人。自紹莅此，無貴無賤，靡不嚮風悅服，四方學子翕然坌集，至無所容，一時法會號為極盛。戊戌秋，院中復徇群請，移住義烏雲黃山寶林禪寺。堅不欲行，使者三返，然後承命。明年己亥八月朔，覺體不自適，至七日日將沒，鳴鼓集衆，告以永訣。即斂目危坐，或請書偈，擲筆歎曰：「縱書到彌勒下生，寧復離此耶？」儵然而化。服沙門衣五十八春秋，享年七十有四。越五日獲舍利羅如紺珠，齒牙貫珠不壞。弟子永明戒茂建塔藏焉。紹廣額高眉，正容悟物，使人妄意自消。生平以弘法為務，敲喝兼施，未嘗少懈。有求文者，操筆立書，貫穿經論，而歸之第一義諦。間游泳性情，發為詩詞，和沖簡遠，有唐人遺風。至於有所建造，甃石運甓，躬任其勞，以為衆倡。手未嘗握金帛，甁缽外無長物，所服布袍十餘年不易。臨寂，維那發遺篋，欲行唱衣故事，唯紙衾一具而已，大息而去。三會語有錄與金華宋文憲濂相友善，嘗共閱蠅頭小字，雖年耋眼明如月，濂為驚異。又錄

近作詩一卷寄之。故其終也濂為銘其塔，歷序苦行及證悟之由，以昭來者。具芝園續集。

二一三、元徑山興聖萬壽寺沙門釋正源傳

釋正源，字竺遠，姓歐陽氏，世居南康。蓋歐陽文忠之苗裔也。生之夕，母感梵僧入夢，知非凡俗。稍長即歸禪院，魚鐘清徹，心性俱馴。年二十七始受具戒。大辯與虛谷陵以道德名冠東南，源往參之，皆得其法而去。初見陵時，以龍潭滅紙炬語問之，源應之曰：「焦石可破層冰。」曰：「破後奚為？」復應之曰：「探索乃知。」陵詰曰：「所知者何事？」方思屬對，陵遽舉杖擊之，悚然默喻。由是智開識融，外內無礙，雄談慧辯，動靜皆空。叩之者無窮，歸之者有容，近者化而信，遠者慕而宗。又能飾之以文，持之以勤，位尊而不以為榮，德盛而守之以謙，所居道場培修增飾，佛殿僧寮悉臻完備。主徑山時，亂兵所至，遺骼暴露，盡馬閔之，盡為焚瘞。其在靈隱，屢經兵燹，樓閣煨燼，唯居室獨存，若有神相，其建功動物可見如此。元帝聞其賢，錫以佛慧慈照普應禪師之號。五主名藍皆方鎮大臣遣使邀致，蓋法之孚於人者深也。元至正二十一年六月二十六日預告，期至書偈而化。壽七十有二。得法弟子廣化圓伊等分爪髮於道場，舍利叢生

，靈異顯著。越明年，奉遺骨藏徑山，而徵宋文憲濂為之銘云。

二一四、元金華天龍寺沙門釋守貴傳（大道平、千巖長）

釋守貴，字無用，別字水庵，姓甄氏，浦江人也。父力農業，日事耕樵。嘗使貴行饁田間，志頗不樂，乃同里中童子入鄉塾讀書。元至治癸亥，年十八矣，趨邑中康侯山習浮圖法。羣僧各分檀越家，值其齋會，輒持鼓螺應之，貴又弗樂也。泰定乙丑，乃翩然往浙水西，日以問道為事，適千巖長縛禪於龍華山寺，貴往叩之，授以向上一機，冥參默究，時有所契。龍華與天龍院鄰，天龍沙門大道平方務起廢，力挽千巖主之。丁卯春正月，笑隱訢言千巖行業於行宣政院，將俾出世住大禪坊，千巖竟遁逃不見使者，久之夜渡濤江，東走烏傷伏龍山，貴復與之俱。山有廢刹，千巖為一新之，遂命貴領其徒。至正丙戌復還天龍，往參中峰本，斷巖義、梁山寬，反覆叩答，不異千巖。退而太息曰：「千江雖殊，明月則一，吾今後無疑矣！」戊子之夏，退居嘉興，建庵為佚老。庚寅秋七月十日，夢大道來別曰：「吾已棄人間世矣！」貴大驚急，棹舟往視之，大道果告寂。因名所居庵為應夢，黃文獻公為記其事云。自是復住持天龍。其寺素無恒產，募齋民二千家，每臨食輒取一小甌聚之養四衆。大道既建大殿三門兩序，及造佛菩薩阿羅漢

諸像。貴繼其後，殫志畢慮，增設僧室及演法堂。堂上為閣，以安吳越錢氏所造大悲尊像。又購寺側地以為蔬畦，而寺制所有者大小咸備，鐘魚響應，經唄兼舉，隱然如大伽藍。辛丑八月二十日作偈一首，副以高麗淨瓶，寄別江浙行省丞相達識帖穆爾。明日命浴索筆書曰：「一蝸臭殼內外穢惡，撒手便行虛空振鐸，天龍一指今猶昨。」擲筆而化。丞相聞之，大加歎異。弟子善法為造慈濟塔院，於天龍西岡，奉靈骨藏焉。貴平生不蓄長物，寒暑唯一布衣，戒行甚峻。嘗落一齒，其左右櫝藏中生舍利，羅五色燁然，日見增長。世壽七十有二，僧臘五十又四。貴與宋文憲濂同鄉里，濂與千巖交最密，故於貴之行業知之甚悉，因銘其塔。其詞曰：「伏龍之山，懸巖千尺，誰陟其巔，奮身一擲？軀命既絕，萬緣頓息，絕後復生，真體軒兀。如摩尼珠，其光五色，照耀東南，不落名迹。天龍一指，斯為獨得，無用之用，動而常寂。化為樓閣，莊嚴淨域，茍以為是，涉乎相執。以空為楮，以無為筆，焯德示後，用垂千億。」

二一五、元錢塘妙果寺沙門釋水盛傳

釋水盛，字竺源，自號無住翁，姓范氏，樂平人也。母徐氏，生盛時祥光照室，及成童，以嬉戲為佛事。年十七依羅山院僧常初，就塾師講習文義。而盛每從靜

坐習禪定，且刺指濡血書金剛經，常呵之曰：「汝不先明文理，顧能深入禪關耶？」威曰：「學佛了明生死，豈若儒者拘守章句乎？」及受度，謁月庭忠於蔣山，而孤舟濟方居首庭以皖山誨蒙山者誨之，威撫几歎曰：「吾已見二老矣！」乃端坐一室，以三百六十骨節，八萬四千豪竅，及河山大地咸攝入一念，始覺變易，繼凝定雙眸與念為一，汗從背出亦不知所楚，後三四日見色聞聲漸撼搖不動，乃自信法決可證。因取所携帙以火焚之，且發願云：「吾生非深入佛海，當入無間獄也。」聞者驚歎。俄過匡廬止東林，聞有僧所見不異雲門，威往叩焉。僧以無誠心讓之，威復自厲曰：「今夕必就蒲茵上死爾。」卽正襟趺坐，加精進力，如臨萬人敵，如操灘上舟，不遑他接。夜半參至極切孤危之際，捐命一躍，不覺如出荊棘，所履之地忽爾平沈，而秋空素月娟娟獨照，返觀自身湛湛澄澄。唯一念之不忘，猶以墜於斷滅，益進弗懈，或靜或動，未嘗間斷，洎歸羅山，方全體頓見，十方世界擧皆現前。參之諸祖，契證如鏡照鏡，坦然明白，自以為開悟。及掌藏鑰東林，偶閱妙喜明心見性非桑門事之辭，又復致疑，不能釋者數日。或謂之曰：「法離脣吻，道絕言詮，子何太滯也？」於是胸中又蕩然如洗，然不敢謂已至也。越五年，重晤濟於蔣山，濟曰：「蒙山嘗言：『栽松道者不具二緣而生

，達摩葬熊耳後隻履西歸。』果神通耶？抑法如是也？」盛云：「此形神俱妙而已。」濟云：「不然，子他日當知之。」復往無為見無能敎，以濟所擧之言質之，無能云：「為汝弗解故也。」盛忽大省。盡脫去玄妙知解，歷觀從前所悟，如通宵一夢，夢時非無，及至覺後絕無所得矣。無能撫其背而祝之曰：「爾後當大弘吾宗也。」盛復辭去。游四明天童，已而歸息浮梁之鳳游山。時海印如方長薦福請分座說法。久之往隱於南巢，巢民柳氏割山地建蘭若，延盛居之。地當五峰之下，舊有龍潭五，及盛至，悉乘風雷徙去。元天曆己巳，起主西湖之妙果寺，弘闡宗旨，震撼四方，學侶雲蒸，有不遠數千里而來者。郡守戍將虛己求道，日不暇給，時軍書旁午，令僧充役，盛請於郡守劉公，特免其科繇。未幾，返南巢故隱而嚮慕者愈衆，宗藩宣讓王累遣使者欲邀致之，以老病固辭。至正丁亥夏四月二十四日，黎明召四衆戒勗之，且云：「世尊有言：『我今背痛，將入涅槃。』吾其時矣！」引紙書偈，端坐而逝。初盛嘗自營葬塔於山下，是夜有光如匹練，交燭通貫，頃之散布峰頂，復合於塔中，彌三夕乃止。巢之居民數十里聚觀駭之。弟子慧月慧觀等奉遺骨瘞焉。壽七十三，臘五十三。盛制行峻絕，有壁立萬仞之意。每垂三關語以示人，多有不契其機者。然其淬礪學徒必使洞明諸佛心宗，行

解相應，以正悟之境自照，久之如透水月華，萬浪千波觸之不散，方不被生死陰魔所惑。此蓋一生實證實悟，故以之誨人真切如此，所著語錄，虞公邵菴既為之序而行之。宋文憲公濂復掊其事而銘其塔。

二一六、元泰安靈巖寺沙門釋普就傳

釋普就，字古巖，姓劉氏，真定人。幼不茹葷，年十有五卽厭俗境，獨慕空門，徑往封龍山禪房禮讚公落髮。親炙道範，博通經律，登壇受具。歷謁林棠、寶積、雲峰禪伯，體妙窮元，南詢之典日益加矣。又於鵲里崇孝清安老宿一叩大事因緣，為汝槌拂之下，發明此事。後依靈巖足菴肅，棲止八載，及肅主萬壽，亦不憚馳驅，遠道追隨。鍛鍊日精，了無窒礙，遂付衣頌，且謂之曰：「質性樸真純有古風，將來足振吾宗。」因還寶積閉關十載，出詣靈巖，便充首座。大德六年，月菴海告退，寺衆卽請繼席。大德丁未受旨護持山門產業，前後一新，總統褒賜，號曰妙嚴宏法大禪師。匡扶七載，退隱靈棲菴，復歸封龍山禪房。再易春秋，皇慶元年仲冬，更還靈棲。時祖庭少林闕席，寺中僧侶不遠千里持疏而來，請接主座，續佛慧命。蓋自達摩西來，密付單傳，青州之下四傳萬松，就為雪庭足菴嫡派，正令全提，付託得人，末後一著，心月孤圓。延祐元年覺達為之銘云。

二一七、元泰安靈巖寺沙門釋智慧傳

釋智慧，字涌泉，姓李氏，袁人也。善緣夙具，年十六禮長清方山足庵肅落髮，受具為大比丘。隨衆習五大部經，告香請益禪宗奧典，雜勘公案，微有省悟。至元二十年，侍安山月泉執持巾瓶，依止三載，參寶峰順。於信心銘「言語道斷非去來今」處豁然穎脱，成一偈曰：「言詞盡淨絶機關，凡聖情忘造者難，木馬穿雲消息斷，依前綠水對青山。」寶峯欣然，以衣頌付之。自是諸方名宿無不參叩，皆蒙許可。始出世於泗水安山。至大元年主鵲里崇孝，數載接踵靈巖，以名山事煩，退居雲臺。至順元年復主肥城空杏五處名藍，皆著勤労。壽七十餘，僧臘五十五。至順二年嵩山法王覺亮為之壽塔銘云。

二一八、元泉州開元寺沙門釋如照傳（道符、廣漩）

釋如照，字元明，一號寂室，出晉江蔡氏。初從袓膊院道符出家。符業白良苦照化之，更嘗世難不一變志。元至元二十年祝髮受具。再踰年，而合刹議定開元袓膊並為一家，延妙恩開山，照實左右之。已而辭去，負笈游方，咨訪甚力，天慧內發，深有所悟，嘗典客雪峰，刺血書法華經。及歸故業，復血書華嚴、楞嚴，恩益禮之。及恩遷化，契祖繼席，命之知藏。未幾出主安溪泰山巖，不數月，歸

者如市，百廢具興。大德延祐八年，祖命還山，已有付屬意。及祖寂，宣政命照補其處。照不宿怨，無親疏卑尊，一遇以誠，而延接四方亹亹若不及。其説明白嚴正，大厭服人。佛成道日，上堂曰：「雪満於山，星回於天，一見便見，更待六年。瞿曇瞿曇，無端引得衆生起顛倒，東土望西天。」又曰：「雪窖生埋幸可憐，六年曾不動機緘，眼皮爆綻三更後，明破星兒卽不堪。」道譽上聞，錫佛果弘覺之號。至順二年四月十七日無疾遠化。年七十有四，臘四十有九。闍維藏靈骨於故塔。弟子廣漩，字空海，晉江蘇氏子。性不肉食，幼而聰慧，初從照受楞嚴，匝月悉能誦，照奇之，度為僧。益致力禪奧，心光炯炯，達旦不寐。爾後雖宿衲無能當其辯者。嘗游方，以試真珠華頌見知雪峰，甫之龍華，尋知藏鑰。所為頌多警策語，其詠鼠有云：「尋光來佛後，竊食犯僧殘。」後還寺遷首座。一夕濡筆大書曰：「百年大夢今方醒。」遂隱几而化。其弟子大圭著紫雲開士傳者別有傳。

二一九、元鄞縣大明禪院沙門釋海印傳

釋海印，泰安人。居鄞縣大明禪院，幼有異徵，常夢梵僧指示經中奧旨，一見瞭然。年長進具，偶事游訪，便悟真如。一日呼弟子曰：「吾幻身非久住世。」書

偈畢，端坐而化。三日其貌如生，院上紫霧光明貫天際。邑人見之，稱為真佛。

二二〇、元餘杭鳳凰山聖果寺沙門釋珠明傳

釋珠明，杭人也。幼投聖果出家。嘗問石屋，參狗子無佛性話，後每入室，石屋曰：「汝不如狗子。」珠纔擬問，石屋搖手曰：「須似狗子去。」珠體究有年，一日至厨下，見狗子盆中食，頓省不如狗子話。卽以手招狗笑語曰：「得似爾又何如？」遂作偈曰：「擺尾垂頭咳嗖聲，餘多餿飯飽喉嚨，從今識得家無客，一任人來不管門。」以所得謁石屋，再相詰難，機鋒銛利。後歸聖果，涵養自適，意無他願，惟以補路栽松是為活計。有留三偈以記所願：「人作千年計，吾為一路松，半生心在此，老大小橋封。」「自愧人緣少，相交盡凍冰，客來學得避，答話恐無能。」「與廢隨他去，難為自在心，山靈知我意，勿使有枯根。」一日對徒衆云：「汝等隨侍，總不知我心事。」徒云：「師有心事，何不指示？」珠曰：「與汝說得，豈是我心事？」卽微笑而寂。

二二一、元餘杭吳山聖水寺沙門釋明本傳（惟則）

釋明本，字幻住，晚號中峰，姓孫氏，錢塘人。幼好梵唄，長乃出家。初依吳山聖水，聞高峰原妙居天目山師子巖，立死關以待參學，明本往叩之。原妙欣許，

知為大器。久之，明本誦金剛經恍有開解者；謂識量依通，雖於義趣通解，終非悟也。已而雜染。時原妙閉關獨居，誓不接納，獨見本，授以話頭。由是給侍死關，晝服力役，夜事禪定。十年而學成，豁然超脫，宗旨別傳，九流諸子罔不淹貫，激揚提唱，機鋒翕靂，圓轉不窮。時稱大辯焉。元貞間，高峰將遷化，以大覺禪寺相屬，辭之，登皖山，游廬阜，至金陵，結庵廬州弁山及平江鴈蕩。已而還山，領師子院，宰相大臣以五山主席交聘，俱力辭，因日避走南北間。朝廷聞其名，特賜金襴伽梨，進號佛慈圓照廣慧禪師。元統二年，並詔明本所著廣錄三十卷，收入佛藏，揭傒斯為之序。至治三年八月，安坐而逝。壽六十一，臘三十七。文宗敕詞，臣製碑，謚曰智覺，塔曰法雲。明本身履長大，倍於時人，所遺麻履二，尚藏寺中。寂時，荼毘於天目，虞集銘其塔，趙孟頫書其淨土詩。初松雪極致敬禮，馮海粟意殊不然，及示梅花詩六十首，明本和之，復成百詠及九言一首，馮由是歎服加禮焉。今有爪髮舍利塔在聖水寺。弟子惟則，字天如，廬陵人。髫年出家，初參海印，後得法中峰，有語錄四卷。

二二二、元兗州布金山大雲寺沙門釋行全傳（德友）

釋行全，姓房氏，清河人也。生有宿慧，既長受具戒於州之廣教院。歷游講肆，

通曉律義，創刻宗門碧巖經律文字。往來奉高山中，結茅晏坐於天勝寨上，默究玄理。兗州節度左副元帥張進遂興葺布金山之大雲寺，請主席焉。全至扇厥清風，法化大行，落髮弟子二十有五人。中有德友者，兗州雙村王氏子也。元時盜起，避地泰山，聞全駐錫天勝，卽往炷香。旣蒙示，及去師不遠因於師子峰下抱節育道，或三日一湌，五日一飯。若此者三稔，忽聞鵶鳴而悟入，曰：「從今後更疑著天下老和尚鼻孔也。」全以德友機緣契證，載其道資，付託有人。晚歲辭退，復還鄉井，時稱其來如著衫，去如脫屣云。

新續高僧傳四集卷第十八

衡陽喻謙昧庵氏編輯

習禪篇第三之八（正傳十一人、附見五人）

二二三、明杭州靈隱寺沙門釋可光傳

釋可光，字慧眼，不知何許人。久棲靈隱，嘗述達摩西來意，留二十字，意如織錦迴文，往復讀之成四十韻，以接中下之機。文曰：「終始圓明淨，智身寂照忘，空理緣清性，離真極妙常。始圓明淨智，身寂照忘空，理緣清性離，真極妙常終。圓明淨智身，寂照忘空理，緣清性離真，極妙常終始。明淨智身寂，照忘空理緣，清性離真極，妙常終始圓。淨智身寂照，忘空理緣清，性離真極妙，常終始圓明。智身寂照忘，空理緣清性，離真極妙常，終始圓明淨。身寂照忘空，理緣清性離，真極妙常終，始圓明淨智。寂照忘空理，緣清性離真，極妙常終始，圓明淨智身。照忘空理緣，清性離真極，妙常終始圓，明淨智身寂。忘空理緣清，性離真極妙，常終始圓明，淨智身寂照。空理圓清性，離真極妙常，終始圓明淨，智身寂照忘。理緣清性離，真極妙常終，始圓明淨智，身寂照忘空。緣清性離真，極妙常終始，圓明淨智身，寂照忘空理。清性離真極，妙常終始圓，明淨

智身寂，照忘空理緣。性離真極妙，常終始圓明，淨智身寂照，忘空理緣清。性真極妙常，終始圓明淨，智身寂照忘，空理緣清性。離極妙常終，始圓明淨智，身寂照忘空，理緣清性離。真妙常終始，圓明淨智身，寂照忘空理，緣清性離真。妙常終始圓，明淨智身寂，照忘空理緣，清性離真極。常終始圓明，淨智身寂照，忘空理緣清，性離真極妙。」



二二四、明金陵鍾山寺沙門釋班的答傳

釋班的答者，亦作版的達，中印度迦維羅衛國人。姓剎帝利氏，原名薩曷梭室里，此云具生吉祥。幼性恬靜，長乃出家於迦濕彌羅國蘇囉薩寺。初習通教，明經律論，辯析精詳，雖老師宿德多遜謝不及。然以言論非究竟法，乃篤修禪定，不

出山者十數年。嘗慕東方有五臺清涼山，為文殊應見之所，當往瞻禮。遂發足從信度河，歷突厥、屈支、高昌諸國，東行數萬里。所涉國土其王及臣庶多請受戒法。越四寒暑始達甘肅。當元至正時，帝后王公頗崇佛旨，仰其高躅不憚重譯而來，遣人迎至京師，居吉祥法雲寺，一時衲子翕然從化，而智光亦得投禮受業焉。元主間詢以事，或對或否，禮接雖隆，而機語不契。因往清涼，遂爾初志。明室龍興，奄有區夏杖錫來朝，太祖嘉其遠至，召見奉天門。奏對稱旨，錫以善世禪師之號，特頒銀章，使總天下釋教，命於鍾山𡨴庵居之。復諭禮部，有願從受戒法者勿禁。車駕每幸鍾山，必過其室，諮論道要，往往移晷，時賜詩篇勞問甚。至丙辰秋具啓願遊名山，弘敷法旨。遂遊寶陀羅伽山，登天目師子巖，溯彭蠡躋匡廬，渡長淮禮四祖五祖塔，而還謁太祖於華蓋殿。天語溫接寵賚彌厚，每舉其懿德碩行，宣諭僧衆使效法焉。於時從受法者八萬餘人，施金幣不可數計，悉以散布，囊無寸儲。一日召弟子智光孤麻囉室里等曰：「五臺清涼是吾初願，今因緣已畢，無他念矣。可將此梵書一帙與吾遺骸分至彼處，以足吾志。汝其善護吾法，勿少懈怠。」以辛酉夏五月二十四日示寂。事聞賜祭，闍維獲五色舍利無算，塔於聚寶門外，並建廟宇。車駕臨視，賜名西天寺，表所自來也。後數十年

，至宣德乙卯，大學士楊榮始為之銘，文詞斐然，具見別集。

二二五、明宜興龍池寺沙門釋永寧傳

釋永寧，字一源，別號幻虛子，姓朱氏，淮東通州人。世為宦族，母隴西李氏。寧生而黠慧，舅氏吉安郡守愛之，欲以為嗣。年六歲入鄉校，始習經籍，卽能暗記了明大意，然非所樂。聞人誦佛號，心嚮往之，注耳以聽。九歲有離俗之思，請於二親，初弗之許，後見其志堅，乃使依模上人於利和廣慧寺。利和州之望刹，宋有淮海肇禪師說法度人，聲聞當世。前一夕，寺衆夢迎禪師，旦而寧至，寺衆異之，謂肇禪師乘願再來者也。年十二，游揚之雍熙寺，會主僧來峰泰編禪林類聚成，寧覽之笑曰：「此古人糟粕，檢點何為？」河南王童童奇其幼而器之，屬僧錄司給牒薙度為沙彌，尋受具足戒。自是厥後，蓬累出游浙河東西，見諸宿老，下語無所契。中峰海方柄法蘇之萬壽，留之經年，乃入穹窿山謁克翁紹。紹察其志不凡，俾掌藏室，時年已十九。既而欲歸鄉省覲，至毗陵，約明極昶於焦子山精脩禪定。稍涉睡昏，則戴沙運甓懸版坐空。如是者五年，明極曰：「藏主見解且至，宜往參人。」遂至淮西大湖山求印可於無用。無用門庭嚴峻，方入戶，厲聲叱之，合爪立於門外，久之乃許入見。詰其居處，知在通州，便問：「淮

海近日虛盈若何？」寧曰：「沃日滔天，不存涓滴。」無用未之許。退就禪室，徹夜不寐。一日聞無用擧雲門一念不起語，聲未絕而有省。急趨入堂，無用便欣然知其領悟，令造偈拈趙州，寧立就曰：「趙州狗子無佛性，萬家森羅齊乞命，無底藍兒盛死蛇，多添少減無餘賸。」無用嗒然一笑。復擧證道偈問之曰：「閃飛電來，全身不顧，擬議之間，聖凡無路。」寧曰：「火迸星飛有何擬議？覿面當機不是不是。」無用喝曰：「東瓜山前呑匾擔，捉將清風剝去皮。」寧不覺汗下曰：「今日方知用處。」無用閉着口。自是侍左右者三年，因以斷厓義所贊己像親署一書授寧曰：「汝緣在浙，逢龍卽住，逢池便居。」寧遂還浙。時虛谷陵、元叟端、瀨翁慶、幻住本、天如則各據名山，遞展化機。寧往叩擊，皆相脗合，而幻住尤譽之弗置。元祐庚申，延至廣德，縛茅於大洞中，洞左有實相寺，馬祖弟子澄公道場也。寧為重新之。同時有無一全遯迹於石溪，石溪與大洞相望，人稱廣德二甘露門云。至治癸亥宜興之龍池，請寧建立禪居，寧以名符懸記，欣然赴之。作室百堵，命曰禹門興化庵。先是山顛有龍池，其深叵測，龍出每大水，居民苦之。寧乃呪黿，受三歸依戒，不復為害。久之復厭凡近，思涉幽邃，乃窮絕巘構室以居，至壁立如削處，斵木為棧，鉤環連鎖，棲版空中，足不越戶限

者二年。學侶聞風遐邇奔赴，帝師大寶法王稔其道行，降號曰弘教普濟禪師。泰定乙丑，州西九里有地曰青山，僧副延寧主之，為創寺一區，以九里名之。至順庚午出世李山禪寺，瓣香酬恩，歸之無用。俄有詔集桑門千七百人，閱毗盧大藏經，一七日寧升座敷正法，天降甘露。壬申退歸龍池，時元叟主雙徑月，江印主雲峰，皆虛首座，招之並辭不赴。元統甲戌，浙西江東道廣教總管具疏請主常之天寧萬壽，州守戍將敦勸尤力，左右亦謂大法火冷灰寒，不可自安暇逸，乃蹶然起赴。而寺嘗被災，方議經營，至則為新，釋迦佛殿造菩薩天神諸像，雄冠諸剎。踰八年，有司以聞，詔錫本覺妙明真淨之號。至正壬午，江南行宣政院命主大華藏寺，寧擧龍門膺代之。明年復命補天童景德，堅以疾辭，退歸龍池。宜興銅官山舊有北嶽菩提院，燬於火，會邑士人潘敬之重構焉。寧以九里寺助建法堂丈室之屬。戊子有旨趣入覲說法於龍光殿，賜金襴法衣，紐以玉環，加號曰佛心了悟大禪師，帝師亦有絳袍毳帽之贈。無何奉旨函香至五臺山，曼殊大士為見祥光應之。明年陛辭南還，道過維揚，鎮南王波羅普化率妃嬪迎之入宮，稟受大戒，賜以白金盂及僧伽黎衣，遣司馬護還龍池。庚子出領善卷寺，故廢壞，寧為修葺塗塈丹雘，且甓其寶坊。明年募善士萬人為萬善會，及瘞兵後枯骨無萬數。壬寅

退歸龍池。癸卯大旱，詢鄉民之請，結界誦咒，作法將終，大雨如瀉，歲乃有秋。衆愈知敬，堅留不捨，强住麻蕻慈慧，未幾成大叢林。有明洪武初元復歸龍池，將不復出。明年己酉夏六月示微疾，屬弟子宗珣裁紙為衣，曰：「吾將逝矣！」自興化庵移龕至絕巘所。居一日，昧爽起沐浴更紙衣，索筆書偈曰：「七十八年守拙，明明一場敗闕，泥牛海底翻身，六月炎炎飛雪。」擲筆而化。黑白戀慕執紼之人盈萬。荼毗有五色光，舍利無算。弟子志舜志思等分餘骨，就龍池、太平、齊山、紫雲、麻蕻五處建塔藏焉。壽七十八，臘六十五。寧氣貌雄偉，身長七尺有餘，吐音鴻亮，其接物也不以貴賤異心，所至無不傾向。右丞相呆兒只左丞相別不花，趙文敏孟頫，尤所賓禮者也。所為文偈了不經意，引紙行墨，空義自彰。有四會語行世。寂後七年，弟子仁性親撰行業記，徵宋文憲濂銘其塔云。

二二六、明處州福林禪院沙門釋智度傳

釋智度，字白雲，姓吳氏，麗水人也。父德大，母葉氏，具有善願。度生而靈穎，迥異凡近。年十五灑然有出塵之趣，欲就浮屠學，父母方珍愛，峻辭拒之。因不火食者累日，若將滅性；父母知不可奪，使歸禪智寺，禮空中假薙髮受具戒，習禪定於楞伽庵。每趺坐達旦，如是者數年，已而歎曰：「六合之大如此，積然

滯一室可乎？」遂出游七閩，徧歷諸山，無有契其意者。復還郡之白雲山，因澄禪師道場遺址，築福林院為憩息之所。日取楞嚴、圓覺二經鈔疏，讀之既熟，不假師授，章旨自通。久居此山，遂以為號。已而復歎曰：「拘泥文字，如油入麪，了無出期。德山所謂窮諸玄義，若一毫置於大虛者，信不誣也。」乃去之，出游浙河之西，見靈石芝於淨慈。未幾又上天目山，參斷崖義，譚鋒銛利，莫之敢攖。時無見睹說法天台華頂峰，大振圓悟之道。更踰濤江，叩之曰：「西來密意何如？」無見曰：「待娑羅峰點頭，乃與汝言。」度擬答，無見遽喝，度曰：「娑羅峰頂，白浪滔天，花開芒種後，葉落立秋前。」無見領之。服勤數載，乃翩然辭還，無見囑之曰：「昔南嶽十五歲出家，受大鑒記莂，後得馬祖授之以心法。鍼芥相投，豈在多言？勿掉三寸舌誑人，須真正見解著於行履，方為報佛深恩。」度佩服之。弗敢忘。然既有所證入，儼然如白雲在天，卷舒無礙。又走長沙，見無方普，入雲居，見小隱大，當機問答，無異華頂。元至正甲申，縣令長徇緇素之請，迎還福林，與毒種曇成山欽互相策勵，如恐失之。甲午，復隱楞迦庵。壬寅，王府參軍胡公深安復請至福林。甲辰，御史中丞章公溢招致龍泉之普慈，徒侶景從，雲輸川委，至八千餘指，而檀施日集，食用無缺。乙巳移茅山。

丙午遷武峰。元季亂擾，復隱岑樓。明室龍興，首崇正教。洪武己酉，始建法會於蔣山，有詔起天下名僧敷宣大法，而度與焉。初猶力辭，戍將疆起之，度曰：「心境雙忘，隨緣去住，復何拘礙？」遂行，將至而會散，乃還杭。杭人奉居虎跑，歷夏及秋，便趨華頂。明年春二月示微疾，浩然有歸志，四衆堅留之，度曰：「落葉歸根，吾所願也。」遂旋福林。五日忽沐浴易衣，索筆書偈曰：「無世可辭，有衆可別；大虛空中，何必釘撅？」擲筆而逝，時洪武庚戌三月一日也。壽六十七，臘五十二。闍維之夕，送者千餘人，火餘得五色舍利，及齒牙數珠。弟子仁喆瘞骨院西，善女子唐淨德為建塔其上。度靜謐寡言，機用莫測，臨衆無切督之威嚴厲之色，唯以實相示人。所至，人皆欽慕，如見古德，或持香華供養，或繪像事之，不可數計。蓋信心為一切功德之母，茍能信，奚道之不造，法之不明。自圓悟八傳至於無見，究其所得所證，何莫不由於此？度自幼齡即能信道，決可脫離死生，一息不少怠，所以卒能徹究心源，縱橫自在。平昔教人，隨機開導，無懈容，無蔓辭，有問則言，否則終日澄坐而已。金華宋濂為之銘曰：「華頂之峰，有道所居，隨時演法，大音鏗如。當機一喝，見者驚愕，言出霆奔，無蟄不作。振錫而歸，我亦何心，舉首睇之，白雲在岑。乘運而游，或出或處，

落葉歸根，古今一軌。塵緣既盡，脩然而化，擲筆坐蛻，如人赴家。世相有滅，其性常在，誰謂師亡？青山不改。」

二二七、明杭州淨慈寺沙門釋智及傳（廣智）

釋智及，字以中。別號西麓，自題所居曰愚菴。姓顧氏，吳人也。謁廣智於龍翔，微露文彩，廣智大驚。有聚上人者呵之曰：「子才俊爽，若此不思負荷大法，甘作詩騷奴僕乎？無盡鐙偈所謂黃葉飄飄者，何謂也？」智及噤不能答。即歸海雲，胸中如礙巨石，目不交睫者踰月。忽見秋葉吹墜於庭，豁然有省。雖喜不自勝，不取證明眼，恐涉偏執，乃走見徑山。山勘之，智及應機不滯，遂命執侍。久之，乃掌藏室。元至正壬午，行院欽其道譽，推主昌國隆教，轉普慈。未幾，行省左丞相達識公延主淨慈，復請遷徑山。一日達識帖睦爾翩然來游，直趨方丈，便問：「淨名丈室容三萬二千獅子座，淨慈丈室容多少？」智及云：「一塵不立。」丞相云：「與麼覿體相違？」智及揭簾云：「請丞相鑑。」乃笑謝曰：「作家宗師不勞再勘。」明洪武癸丑，詔有道碩僧十餘人集天界寺，褎然居首，以病不能一對，賜還穹窿山，即海雲所在也。戊午八月忽示疾，至九月四日索筆書偈而逝。荼毗火燄化成五色，有氣襲人如沈香。遺骨紺澤，類青琉璃色，設利羅

交輟於其上。其徒奉以藏海雲山陰，又分爪髮歸徑山瘞焉。

二二八、明四明寶陀寺沙門釋慧照傳

釋慧照，字大千，姓麻氏，永嘉人也。父均，母黃氏，家有積慶，照生寶之，勝摩尼珠。童年聰俊，雅慕超凡，聞人誦習經偈，便合爪諦采。年十五往依沙門了定於縣之瑞光院。了定者，族從兄也。長老良公，知為法器，卽剃落為弟子。明年稟持犯於處之天甯，蟬蛻萬緣，誓究大乘不思議事，首謁晦機熙於杭之淨慈，未契圓證。一日閱真淨語，至「頭陀石擲筆峰」處，默識懸解，流汗浹背。時東嶼海以石林鞏正派提倡於蘇之薦嚴，杖錫從之。反覆勘辯，靈機響應，遂留執侍。照以為心法既通，不閱脩多羅藏無以闡揚正教，聳天人之聽，乃主藏室於郡之萬壽。及東嶼遷淨慈，邀照分坐，表儀四衆。元大歷戊辰，始主樂清之明慶。嘗集諸僧伽而誨之曰：「佛法欲得現前，莫存知解，縛禪看教，未免皆為障礙。何如一物不立而起居自在乎？所以德山之棒，臨濟之喝，亦有甚不得已爾。」聞者說懌。至正乙未遷四明之寶院，先是寺以搆訟廢，照謂訟與在乎辨難太迫，一處之以寬慈，絶弗與較。且曰：「我佛得無諍三昧，所以超出群品，我為佛子，可不遵其敎？」衆服其化。未幾，行宣政院署照住阿育王山，由是雲侶景附，不遠

千里。照亦善誘孳孳，不遺餘力。因垂三關語以驗學者，其一曰：「猛虎伺殺為性，何以不食其子？」其二曰：「虛空無向背，何緣有南北東西？」其三曰：「飲乳等四海水，積骨如毗富羅山，何者是汝最初父母語？」皆峻切，惜未有契其機者。居九年，退於妙喜泉上，築室曰夢庵，因自號為夢世叟。掩關獨處，凝塵滿席，澹然無慮。明洪武癸丑十月朔，詔門弟子曰：「吾將西歸。」越七日，沐浴更衣，索紙書偈，恬然化滅。壽八十五，歷夏七十。經三日荼毗，牙齒數珠不壞，餘成舍利，羅五色爛然。是年十二月九日，葬靈骨於夢庵之後。有語錄若干卷。宋文憲濂為之碑，文詞甚清朗，載在私集，曰護法錄。

二二九、明溫州雁蕩山羅漢寺沙門釋正智傳（大觀）

釋正智，字臥雲，姓陳氏，福寧人也。初出家時，受剃度於泰順之南峯寺，後得法於大觀慧實，傳月亭中興台教之學。蓋佛法自梁以前，無宗教之別，大通中達摩西來，始崇教外別傳之旨；而智者大師獨宏止觀於天台，學者宗之，斯台教之名立焉。永嘉佛法肇於無相大師，實因止觀發明大事，印證曹溪，號一宿覺，是則宗教旨歸，初無有異也。厥後青原南嶽宗風大鬯，永嘉之學新盡不傳，而天台亦漸微弱，不復演揚止觀，專以講義為台教矣！蓋千餘年，然後得月亭大師振中

興之烈」，正智則月亭之正傳也。智嗣大觀慧，慧嗣晦谷珂。初大觀雖習教典，而實研精止觀，常立庵天台絕頂，覃思冥契。又崇別教之旨，徧歷諸方叢席，斟酌印可，始歸嗣晦谷。有從來心印本無文之囑。既登祖位，乃思出大鑪錘，合宗教為一，於是著宗教不二之說。略云：「宗者悟佛之心，教者明佛之理。」復訂法系正派以世其傳，就雁山能仁寺宣揚法要。一時龍象雲集，然入室者為正智一人而已。正智姿儀魁壘，外示冲和，崇重毘尼，律身峻絕。雖宏解經義，而託根止觀，行解雙圓。既得法於大觀，了悟宗乘，屢登法席。李尚書誌，曹學士學佺、張大令文光，俱延之講堂，躬親聽受。最後講楞嚴於永嘉之宏濟寺，時大參石公萬程備兵東甌，欽師道範，懷香謁之，因即講次，從容問難，殊未了悟，馳書請益，因命筆答之曰：「覿面相逢，猶遭鈍置，若更商確筆端，當令師子脫頤。」後聞木魚聲，又以相叩，智舉「敲空有響擊木無聲」語復之，乃贊歎而去。智以雁蕩古剎湮沒殆盡，而羅漢寺有應真飛蹟，且密邇能仁望大觀作道場處，鑪煙可接，乃重營蘭若，遊客衲子棲息得所，而道風馥郁，被於遐邇矣！講觀之餘，雅好登臨搜奇剔異，樵牧所不到悉能及。晚歲道譽益隆，諸方參學緇素禮謁，每食踰千指。更營雁湖絕巘以居，天光雲影置身漢表，每一憑眺心跡俱清。歲乙酉，

脅藩建邸臨海，仰其風範，致書勞問。內史顧公超因奏請郎雁湖建立禪院，復肅啓禮請再四，智不報。明年大兵尋至，追討逋伏，而雁蕩悉罹兵燹，人始服其先見云。丁亥九月示微疾，至二十九日謂門人曰：「吾歸矣！」沐浴更衣，然後順化。世壽七十有四，僧臘四十有九。三日荼毗，得舍利皆五色。以癸巳八月十九日塔於羅漢寺側，與大觀塔合。方大觀欲合宗教為一也，門戶競爭，教以宗為掠虛，宗以教為摭實。其實宗為口頭之宗，教亦紙上之教，使果悟佛之心，明佛之理，則原自無分，又何從擬合？故開口亂道，蛇入竹筒，論不自大觀起也，惟大觀欲融而一之耳？惜乎！大觀滅而智亦西歸，永嘉之焰誰續哉？李象坤匑庵為作塔銘，寄慨深遠。有以夫銘曰：「千潭一月千月一攝，閉門造車出門合轍，彼宗與教胡為中裂，峩峩觀公建大鑪爇，砂屑並融不假摶揑，或鼎或彝任其鑄出。臥公親承宏揚煜爍，法座屢登弘辯罄折，國王敬禮宰臣欽懾，講觀不二頓漸豈別？蓉峯巍峩雁湖澄澈，與虛為鄰孤操嶄絕，昔棲其巔今瘞其嵲，無縫塔中寂光不滅。」

二三〇、明五臺山靈鷲菴沙門釋寶金傳

釋寶金，字璧峯，姓石氏，永壽人也。父通甫，宅心從厚，人號長者。母張氏，嗜善弗怠，有沙門授觀音像曰：「謹事之，生智慧兒。」未幾兒生，白光貫屋。

幼多疾，因歸釋氏，依雲寂溫剃落受具，後窮性相學，言辭落落若貫珠，聞者動容。已而歎曰：「三藏玄言，皆標月指，如來心法果如是乎？」遂棄所學，更習禪觀。謁如海真於縉雲，海問曰：「萬法歸一，一歸何處？」所答不契，遂疑之三年。一日擷蔬於圃，忽凝坐，久之海問曰：「子定耶？」金曰：「定動不關。」海曰：「定動不關是何景象？」金示之以筐，海非之；金撲筐於地，拱而立，海又非之；金低頭不語，海把其臂曰：「速道！速道！」金翻手觸海仆地，海起徐曰：「未在此塵勞暫息耳，必使心路絕，祖關透，然後大法可明。」爾後工夫益切，遁峨嵋山下，柏葉為食，脇不至席者三年。一念不生，前後際斷，照體獨立，物我相如，自是入定，或累日乃起。一日聞伐木聲忽悟，汗下如雨，乃曰：「妙喜謂大悟十八，豈欺我哉？」後歸白之海，海方可之無用云：「坐下出三虎一彪，爾其彪耶。爾緣在北，當詣朔方，必弘吾道。」金乃北遊至五臺，棲靈鷲菴，檀信爭湊。會歲儉恐其饑，所施益多，金慮饑民乏食，勸施者分粟賑之。元至正間歲旱，帝詔祈雨，金入城，大雨千里。帝贈千金不受，益敬禮之，賜號寂照圓明大師。金每聞己過，必稽首感懷，嘗曰：「生我者父母，教我者師友。生而無聞幾如牛馬，生而有聞可至聖賢。父母生其身，師友能成其德也；世有喜佞

而惡諫者，下愚人也。」有明肇興，崇尚佛旨。洪武戊申金應詔入都，奏對奉天殿，道揚法典，簡在帝心，命居天界。日接龍顏，譬曉法義，賜以紫衣金鉢，及御製詩。有玄關悟盡成正覺之語。一日示疾，著衣危坐唱別，弟子智信請留一語，金曰：「三藏法寶尚為故紙，吾言何為？」怡然而逝。荼毗得舍利五色燦爛，齒舌舍珠皆不壞，門人收之建塔文岫山普光寺。嘗製華嚴字母、佛事梵音、清雅四十二奏，盛行於世。

二三一、明五臺山壽安禪林沙門釋具生傳

釋具生者，本名具生吉祥，中天竺迦維衞國人，行二字略也。剎地利種。三藏五明無不徹究，自謂言語非究竟法，乃入雪山習定十有二年，得奢摩他，求證於迦羅室利尊者，尊者可之。元末明初浮海東來求禮五頂，所經信度高昌諸域，國王而下莫不敬畏，緇白承風遠道相從。四越寒暑始達甘肅。有明洪武二年乃底臺山，卓錫壽安禪林，恒山之民翕然向化。七年帝嘉其行，詔住蔣山，開化石城，法侶雲蒸。雖狠戾之夫，仰其慈相善心油然而生；四方檀施填門塞路，祥視之漠然，悉擧所有以濟饑寒。八年春，帝賜以詩，有「笑談般若生紅蓮」之句。十四年，有足疾不良於行，敕御醫療之。乃附奏欲歸五臺，莫解其意。一日又白衆曰：「

今將為五臺之行，有能從我者乎？」弟子中有一人願從，因舉病足示之曰：「汝無此一足，安能從我？」至午命沐，跏趺而坐，弟子請最後垂訓，乃舉念珠示之弟子曰：「教我念佛耶！」因擲珠於地，長呼而化。荼毗煙焰所及，皆薰成舍利，綴於松枝若貫珠然。門人建塔於西林菴。所著有示衆法語三卷，並譯七枝戒本傳於世。蒲菴釋見心復為之碑銘。

二三二、明杭州天目山沙門釋印原傳（智曤）

釋印原，字古先，姓藤氏，日本國人也。世居相州，為國貴族。生有異徵，垂髫時輒刻木為佛陀像，持以印空父奇之曰：「是兒於菩提有緣，宜使之離俗，學究竟法。」甫八歲，歸桃溪悟公執童子役。年十三，即鬀髮受具足戒。自時厥後，徧歷諸師戶庭，無所證入。乃慨然曰：「中夏為佛法淵藪，盍往求之？」於是浮海南游，飄然西渡。初至天台，參無見覩於華頂峰。覩語之曰：「爾緣不在斯，中峯本以高峰上足，說法杭之天目山，鑪大正赤，往來學徒無不受其鍛鍊，此真汝導師也。」原遂往謁中峰，一見遽命給侍左右。屢呈見解，中峰呵之曰：「根塵不斷，如纏縛何？」原退而悲泣，飲食皆廢。中峰憐其誠懇，乃謂之曰：「人惟此身，包羅萬象，迷則生死，悟則涅槃，生死之迷固是未易驅斥，涅槃之悟猶

是入眼金塵。當知般若如大火，聚近之則焦首爛額，唯存不退轉一念，生與同生，死與同死，自然與道相符。若當未悟之際，千釋迦萬慈氏，傾四海大水入汝耳根，總是虛妄塵勞，皆非究竟。」原聞之，不覺通身汗下，無晝無夜，未嘗暫捨。積之又久，一夕忽有所省，見前境界一白無際。急趨丈室，告中峰曰：「原已撞入銀山鐵壁去也。」中峰曰：「既入銀山鐵壁，來此何為？」由是觸機生悟，超然領解，十二時中觸物，圓融無纖毫滯礙。未幾辭去，往謁虛谷靈古林茂東嶼海月江印。此四公者，道譽隆隆，各據高座，展化一方，見其證悟親切，機鋒穎利，莫不以叢林師子兒稱之。會清拙澄將入日本建立法幢，原送至四明，澄曰：「子能同歸以輔我乎？」原曰：「雲水之蹤，無住無心，何不可之有？」即攝衣升舟。其後澄之行化遐邇，皆原之力也。已而出世甲州慧林，辦香酬恩，卒歸之中峰，黑白來依，猶萬水赴壑。古山源議革城州等持教寺為禪物論，非原無以厭伏衆心，竟迎原主之。俄住州之真如，又遷萬壽，又遷相之淨智，及謝去更行化於奥州。原之族兄藤君新建普應寺，延原為開闢住持，方起而應之。關東連帥源公建長壽院於相州，復請開山兼主圓覺，原又赴之。未幾遷建長。其說法度人孜孜弗懈，無異慧林時。後退歸長壽，有終焉之志。歲在甲寅春正月忽示疾，至二

十三日夜參半，召門人曰：「吾今日逝矣，爾等恪守常訓，使法輪弗替可也。」黎明賓朋候問起居，應接如平昔。及午呼侍者曰：「時至矣，可持觚翰來。」及至，復曰：「吾塔已成，唯未書額爾。」乃手書心印二字，入室端坐，泊然入滅。世壽八十，僧臘六十。又八弟子奉全身瘞焉。初原以流通大法，建立梵宮為事，若丹州之勝願，津州之保壽，江州之普門，信州之盛興，房州之天寧，皆蔚然成大蘭若。而建長之西復創廣德庵，命其徒守之。故先後所度比丘一千餘人，平生端嚴若神，雖燕坐之時儼若臨衆，目光炯炯射人，見者若未易親炙，及聆其誨語溫若陽春，莫不心悅誠服。有求法語偈頌者，濡毫之間，洋洋數百言，曾不經意，皆契合真如。猶不自以為是，取語錄並外集投於火中曰：「吾祖不立文字，但傳心印，留此糟粕何為？」門人欲為畫像，且索贊語，原乃自作一圓相，題其上曰：「妙相圓明，如如不動，觸處相逢，是何面孔？」其方便為人皆類此。同時有智曜者，亦日本國人，勢州源氏，宇多天王九世孫。其母禱於大士，夢吞金色光而孕。生時祥光盈室。九歲出家，依平鹽教院，授之書，一覽輒能記誦。稍長繪死屍九變之相，獨坐觀想，知色身不異空華，慨然有求道之志。年十八為大僧，禮慈觀律師受具足戒。尋學顯密二教，垂三年，恐執滯名相，建修期道場，以

求玄應。滿百日，夢遊中國疏山石頭二剎，一龐眉僧持達摩像授之曰：「爾善事之。」既寤，拊髀歎曰：「洞明吾本心者，其唯禪觀乎？」遂更名疏石，字夢窗，謁無隱範於建仁寺。繼至相州巨福山，山之名剎曰建長，緇錫之所萃止，時一山寧主之。一山見曤，甚相器重，令為侍者，朝夕便於咨決。俄游奧州，聞有講天台止觀者，往聽之曰：「斯亦何礙實相乎？」自是融攝諸部，昭揭一乘之旨。雖辯才無礙，然終以心地未明，倀倀然若無所歸。洊修懺摩法，期至七日，感神人見空中，益加振拔。時一山自建長遷主圓覺寺，曤復蓬累而往。備陳求法之故至於泣涕，一山曰：「我宗無語言，亦無一法與人。」曤曰：「願慈悲方便開示。」一山曰：「本來廓然清淨，雖慈悲方便亦無。」如是者三返，曤疑悶不自聊，結跏澄坐，視夜如晝，目絕不交睫。久之，往萬壽禪寺見佛國高峰，日扣請如前，高峰曰：「一山云何？」曤述其問答語甚悉。高峰厲聲曰：「汝何不云和上漏逗不少？」曤於言下有省。辭歸舊隱常牧山，唯分陰是競，誓不見道不止。嘉元三年夏五月，一夕坐久，偶作倚壁，勢身忽仆去，豁然大悟。平生礙膺之物冰解雪融，心眼爛然如月，佛祖玄機一時爛破。乃作偈自慶，有「等閒擊碎虛室骨」之句。亟見高峰求印，高峰喜曰：「西來密意汝今已得之，善自護持。」以書

卷付之。退接甲州龍山庵，高峰招住上野州之長樂寺，力辭不赴。卓庵濃州古溪都元帥平公之母覺海夫人，慕曤道行，欲一見之。竟遁入五臺山縛吸江庵，已而潛入海嶼，夫人遣使跡之，使出世雲巖寺。曤復辭，構泊船庵於臥龍山，退耕庵於總州，有終焉之意。正中二年，國主後醍醐天王命宮使起曤領南禪禪寺，入見王，賜坐，因自陳志在煙霞，出非所願，王曰：「吾心非有他欲，朝夕向道耳。」不得已應命。王時幸臨之，相與談論，或竟日乃去。將及期王遜位，曤亦引退。道經勢州，會新建善應寺，成延之開山。未幾棄去，抵相州，樞府郡公迫主淨智寺。尋歸錦屏山營瑞泉蘭若。元德元年，圓覺四衆必欲致，曤為勉強一出。又復棄去。二年羽州守藤道蘊初創慧林寺，延曤涖之。元宏元年達官貴人有以見長請者，曤復辭。二年瑞光寺又求為第一代主。三年，王既復辟，召曤入見，以介子都督親王之邸，更為靈龜山臨川禪院，命曤為之長，賜以國師之號。建武元年秋，王妃薨，王留曤宮中十餘日，罷政而講法，因請宣說大戒，執弟子之禮彌謹。及還強之再入南禪，王親率羣臣至山，見羣僧入定，靜不聞聲，次第行食，秩然有序，王甚嘉之。曤每登席提唱，音聲閎朗，詞意警策；王益喜，賜田若干畝，以飯僧。先是近臣有毀斥禪宗者，王以問曤，曤曰：「自性三寶，何必強生

分別？」王以為然。至是益知禪學為貴，謗言無自而入。已而退處兜率內院，而建仁禪寺又欲起之，曜笑而不答。歷應二年，攝州守革西芳教寺為禪，僉謂非曜無以厭衆望。遂振錫而往，舉揚達摩氏之道，聽者改容。為建無縫閣，以水晶寶塔安置舍利萬顆。其中他若奇勝之地，多冠以亭榭，以憩四方游士，規制燦然可觀。嘗夢王作沙門，相乘寶車往靈龜山。已而即世征夷大將軍源公造天龍資聖禪寺，以助冥福，聘曜住持，遂與前夢協。阿州守源公新立補陀院，曜亦徇其意，為之說法，卽還天龍。康永元年春，太倉天王親往受戒，願為弟子。三年建八幡菩薩靈廟於寺側。貞和元年王復帥群臣來聽法，敷宣之際，有二星降於庭，光如白日，賜以金襴紫衣。二年春，令弟子志元補其處，退歸雲居庵，冬復召之入宮，加以正覺之號。觀應元年春，兩宮國母請曜於仙洞受五戒。二年春，曜謂左右曰：「天龍宮室，幸皆就緒，唯僧堂猶闕，當力為之。」及堂成，可容七百人。延議重曜名德，復强入天龍，為行百丈清規，聲振朝野，王復加以心宗普濟之號。且遺之手書，略曰：「道振三朝，名飛四海，主天龍席，再轉法輪，乘佛祖權，數摧魔壘，人以為榮。」曜年已高，又復引退兜率內院。九月朔召門弟子曰：「吾世壽七十又七，僧臘亦六十矣，旦夕將西歸，凡有所疑可商討焉。」於是集座

下者如雲，曜隨機開示，皆充然有得而退。越七日示疾，兩宮游臨問起居，曜為陳攝心正因，精神不少衰，作偈別大將軍源公，復書辭世頌一首。至晦日鳴鼓集衆，儵然而逝。塔於內院之後。所度弟子萬有五千餘人。其嗣法者：天龍則志元妙葩，建長則慈永，南禪則通徹周澤。曜儀觀高朗，慧學淵深，舉揚正教如密雲廣布，甘雨頻澍。凡具生性者，隨其根器小大皆獲成就，上自國王宰臣，下至士庶，莫不頂禮敬信，如見七佛出世，香華供養，唯恐或後。夫佛法之流於日本者，台衡秘密為最盛，禪宗雖僅有之，將寥寥中絕矣。千光院榮西禪師以黃龍九世孫握佛祖正印，唱最上一乘，飈馳霆鍧，逢者膽落，達摩氏之道藉以中興。其示寂之時，且曰：「吾滅後五十年，禪宗當大興。」今印原承天目之正傳，見道分明，契悟精深，則其懸記之言，已有可徵。而智曜又以高峰之胤上纂無學元公，以繼佛鑑範之傳，禪學勃興，若合符節，斯亦驗矣。然而自天目泝而上之至楊岐十有二世，楊岐黃龍則同宗慈明者也。其道固同矣，道同則凡嗣其學者先後奮發，殆有不言而喻者乎。明金華宋濂既為印原銘其塔，又於明洪武八年秋七月，因日本使臣之請，奉勅撰智曜碑文。俱見鑾坡別集。

二三三、明虎邱雲巖寺沙門釋文琇傳（無盡慧、滅宗起）

釋文琇，字南石，姓李氏，崑山人，出家邑之紹隆庵，參法要於行中仁。居虎邱，得言外旨，有續傳燈錄四會語行世。慧無盡者，不知何許人。洪武間為虎邱藏主。文琇稱其戒簡冰清，禪誦勤勇，刺血書大乘經，攻苦行澹，備行三寶中事孜孜弗懈，學教觀於古庭，聽楞嚴於融室，又從行中究別傳之旨。及示身火聚灰燼，出舍利如栗，其行德之顯驗如此。又僧起字滅宗，初住天台華頂山，來主虎邱，專力宗門，不省俗事。臨終盡出平生文字火之。

衡陽喻謙昧庵氏編輯

習禪篇第三之九（正傳十二人、附見十三人）

二三四、明金陵靈谷寺沙門釋道謙傳（居頂、淨戒）

釋道謙，字巽中，一號牧庵，南昌人。生質明敏，幼離塵溷，學通內外，妙徹真如。元季住杭之報國寺。明初詔至京師，溯公方主天界，分座演法。尋授左闡敎，住靈谷。洪武二十九年十一月示微疾，端坐而逝。又居頂字元極，黃巖人。幼學出世法，聰慧過人，得西印之正傳，性相雙融，行解兼至。初住四明翠山，次遷婺之雙林，所至振興。洪武間選赴京師，召對稱旨，授僧錄，住靈谷說法傳經，其道大行。成祖亦屢加恩賚。永樂間無疾而化。又淨戒定巖者，亦字幻居，吳興人。年十一出家，後至金陵，值覺源曇住天界，命居維那，脅不暖席。一日曇舉桶箍語問之，擬議未即荅，曇厲聲曰：「早遲八刻了也。」言下大悟。復游東南，名流加敬。洪武丙子，授左覺義，兼住雞鳴。永樂初，敕居靈谷，遷右闡敎。永樂戊戌六月二日亭午，起坐索筆，書偈而逝。火後有頂骨牙齒數珠不壞，事聞遣官致祭。宣德四年，追謚惠濟禪師。

二三五、明金陵靈谷寺沙門釋能義傳

釋能義，字無言，四明人。本世家子，素志清苦，不事華麗，旁無長物，以一缽自隨。居鍾山閒房，非行誼高潔者不與之接，日惟禪定為事，暇則與學侶演說經藏要義。成祖雅重之，召對無虛月，每入大內，即命講說楞嚴大義。居靈谷，授僧錄。以奉詔北來，卒於慶壽僧舍。

二三六、明金陵靈谷寺沙門釋三峯傳

釋三峯，字於密，亦號漢月，梁溪蘇氏子也。年十五出家，越十年受具戒於靈谷古心。時古心參禪說戒，遶座數百人，見峯來，大喜曰：「此子乃法中王，豈但我座前子乎？」居一年辭去。古心親送之曰：「靈谷有靈，汝當再至。」峯回顧者三，乃往三峰。後參天童，為首座。年四十受天童衣拂法，弟子遍江淛。自此靈谷宗派皆承三峯矣。

二三七、明燕京潭柘山龍泉寺沙門釋德始傳

釋德始，字無初，日本國信州神氏子。幼性端靜，見羣兒嬉戲輒引去，遇僧過門則色喜。父母知其志，遣從近寺一公祝髮。稍長詣天寧，探索羣籍，荏苒三冬，悉通大意。已而歎曰：「文字之學，不能洞了人之性源。」遂捨所學，附海舶抵

中土，謁靈隱慧禪師，深悟單傳之旨。及東歸，國人景仰，尊為禪祖。聞古幽州山川之勝，結侶來游，因憇慶壽。時獨庵衍治寺事，與德有舊，延致丈室，與激揚臨濟宗旨，識者稱之。衍欲以寺事付德，德殊謙讓，未遑乃禮峨嵋。時獻王咨問法要，禮遇勤厚，始出世無為，道望彌崇。明永樂初，獨庵進階，大子少師邀之論道。六年春，應董平坡之請居，再歲即謝事。十年壬辰，將闢靜室為佚老計，而帝眷方隆，詔畀龍泉寺事。德既欽承明旨，早夜孜孜，以繕修為務，凡棟宇蠹敝者易之，階陀頹壞治之，丹堊剝落者新之，比舊有加焉。先是獻王致鎌金百鎰，為造西方三聖像，金彩莊嚴，曲盡其妙。德平昔尤喜邮貧賑乏，薄於奉己，厚於待人，以故四坐道場囊無餘蓄，褚衾瓦鉢，蕭然自怡。臨終端坐而逝。荼毘時，獲舍利百餘顆，晶熒圓潔，觀者歎異。

二三八、明五臺山顯通寺沙門釋迦也失傳

釋迦也失者，天竺迦維衛國人，世尊之族也。道行非凡，神通難測，仰曼殊之蹤，來遊清涼。明永樂十二年至顯通寺。冬十一月，明帝遣太監侯顯詔至京師。入大內，免拜賜坐，於大善殿奏對稱旨，勅主能仁方丈，制書慰勞，賜予甚厚。明年頒賜金印寶誥，號曰妙覺圓通慧慈普應輔國顯教灌頂弘善西天佛子大國師。無

何辭還五臺，一定七日乃起。至於宣廟，尤加欽崇，禮逾常格。後於宣德六年辭歸西域。

二三九、明衡山南嶽寺沙門釋開緣傳（寶珠、圓昂）

釋開緣，字無盡，順天人。明嘉靖間，與僧寶珠同遊南嶽，初棲明月峯。又得花藥僧元章山莊於水參峰之麓，居四十餘年，草衣木食，悟佛心印。年七十坐化。弟子圓昂，字遯庵，衡陽人。祝髮花藥寺，參南嶽無盡，遂嚴戒律，習教明宗，妙通玄悟。曾在南嶽建雲龍寺。以萬曆壬辰入寂，葬小松山。武陵龍德孚銘其塔，曰：「南嶽胡來，西天胡去，丕振宗風，洪沾法雨。五葉有傳，一葦可渡，無生無滅，何去何住？勗哉後人，永修禪土。」

二四〇、明泉州開元寺沙門釋道超傳（秋鑑、祖淵、月溪、絶塵、無際、澤忠）

釋道超，字雲外，姓李氏，安平人也。生有夙根，幼懷高志。當辭親入山日，家人為具牲醴餞別，超蹙然曰：「既欲出塵，當除腥穢，如此俗習尚不能遠，何論他耶？」或為譬解，强之竟不食。禮開元秋鑑為師。年二十入京師，依大功德寺祖淵，職藏三載，心迹皎然。後游東浦，參無際、月溪二老，授以無字公案。染疾還山，狀甚沈瘵，禱於觀世音，夜夢白衣授赤丸使吞之，驚寤而嘻。是日果有

老人負囊至，療之而愈。一日看黃蘗語錄，殊有會心，憾無明眼提撕，莫由省覺。復又自念：如來六年苦行方得成道；迺思辟穀唯欽水樂饑，一意參窮，歷十八日，而身心輕瑩，如有悟入。時太守熊公以開元日壞，命超掌院事，竄匿山谷，求之再四，始為一出。及熊卒，乃復辭去，參絕塵於秀林。塵問佛祖關要，超即事酬答辯若瀉流，塵印可之。猶自以為未也，乃謁澤忠於棲真，機緣符契，方得無疑。自爾歸來，息影山阿，獨處兀坐，千日為期。明天順壬午，開元缺席，推選未當，久懸不決。聞於郡丞孔公，孔命使持簡請超涖止。超益深遯，至成化甲午翻然歸院，為衆說戒。已而度夏天立巖中，忽焉示疾。臨終書偈曰：「天地之數，五十有五，邈焉中立，超佛越祖。本無生滅，何用指注？擊碎虛空，何處不遇？要行便行，著甚分付。」擲筆坐化。時成化十一年五月十八日也。荼毗窆靈骨舊塔。有雲外語錄一卷。

二四一、明五臺山普濟寺沙門釋淨澄傳

釋淨澄，字孤月，姓張氏，宛平人也。始生時，有二僧踵門而至，厥父喜告以舉子，且請名焉。僧曰：「此兒非常，可名清正。」無何父母相繼謝，零丁孤寂，因有絕塵志。偶至雙城路，逢老僧相與問訊，為道所願，求之落髮。及詳詰來緣

，具明夙因，知此所遭者乃初立名僧也。嗟歎久之，於是就金河寺剃度。初習經業，未愜心性，示以念佛法門，則拳拳服膺，奉持不爽。未幾其師竟寂，更參知識，得五臺壽寧寺僧清善，為易其名曰淨澄。隨之詣臺，執業甚勤，自覺工候未純，卽走古華嚴，日夜磨鍊，幾及一載。一日凝滯頓開，如去重負，乃還燕京求證於廣恩月溪。陳其所悟，溪詰數語，汗下不能對，溪曰：「汝得信念爾。」令參狗子無佛性語，疑情頓發，數日忽有省。久之溪可其悟，卽付以卷拂。南游渡黃河，舟沒，所有俱失，手觸浮木攀之不沈，隨波漂流，遇救得出。自此勘破生死，發願拯溺，苦海茫茫欲登覺岸，何異此境？於是入蜀川飛雪山獨居三年，深心究參。嘗於造飯中得定，既覺來時，飯生白醭。一日方坐，聞聲曰：「祖順踏破脚了。」三日後人到，印對前言無差，在百里之外蓋靜極徹聽也。澄好數坐，地上寒濕傷足，不良於行，荷至後山安養，久之漸差。又一日數坐木牀，正爾湛寂，忽聞爆竹聲，豁然心空，自是方得一切時中洞然明妙。乃辭衆詣圓覺法鑑處，陳其所悟，覺曰：「子向後更當何如？」澄曰：「隨分。」覺曰：「若然，則饑湌渴飲去也。」澄曰：「終不作如是見解。」覺頷之。後參廣福雲谷，谷見其一向孤迥，乃問：「如何是無字意？」澄曰：「風行草偃水到渠成。」又問：「

大地陸沈，虛空粉碎，向何處安身立命？」澄曰：「雲消山嶽露，日出海天清。」谷肯之，遂付衣鉢。明天順初元，言返清涼，道聲遠震，代王請詣內掖問道，感白光襲室之異。為捨資建剎五臺山華嚴谷，額曰普濟，事之唯謹。後坐化斯寺。著有清涼錄，及山居詩，為世傳誦。詩云：「寰中獨許五臺高，無位真人伴寂寥，一任諸方風浩浩，常空兩眼視雲霄。甘貧林下思悠悠，竹榻橫眼枕石頭，格外生涯隨分足，都緣胸次為無求。自住丹崖綠水旁，了無榮辱與閒忙，老僧不會還源旨，一任山青葉又黃。」

二四二、明衡山南臺寺沙門釋無礙傳

釋無礙者，信陽人也。而遺其姓字。一衲百結如栗穗。明宏治初來衡嶽，坐天柱峰下獅子巖，日啖苦菜，不穀食者三十年。堅苦動衆，為建寺居之。明劉陽有無礙山房記，略云：「南臺者，荒址也。因無礙而再闢，乃今開閣依崖壁，穹林幽舍，為南山一勝矣。」南軒晦庵二先生，嘗倡和雪中，其詩曰：「相望幾蘭若，勝處是南臺。」斯南臺之勝，宋乾道間見之矣。無礙持一鉢至天柱峰下獅子巖，巖中僅容木榻，無礙坐木榻，啖野菜不穀食者七年。邑中人苦之，乃謀所以居之者。宏治間大崖李世卿遊衡山記所稱：「有僧巖居食生菜，見人嘿嘿者卽無礙也。

野雲孤鶴，飄飄然無與於斯世者，似其人也。昔臥山房，千崖冰雪，雪芝挂崖石，乃無礙赤脚踏懸崖取之饟余，余為賦雪芝以答之。倏三十年，冰雪如昨也。玆與諸君對牀上方，乃於斯人至激，余衷彼其所求何堅苦刻勵也。其徒明通，欲傳無礙堅苦之行，謂余三度寒臘於玆山房，當有留於山房者，玆漫識之。」

二四三、明雲南歸化寺沙門釋善堅傳（鐵封）

釋善堅，字古庭，姓丁氏，滇城南廓人也。誕生之夜，紅光盈室，異香彌戶，鄰里驚歎。甫及齔齡，便乞出家。年當就傅，入五華寺禮慈宗為師，命名善賢。初習禪觀，坐持不輟，慈甚異之，勉誦聖號。年十六走金陵謁無際，示萬法歸一語。參究精誠，兀兀達旦，脅不至席。一日看圓覺經，至「身心俱幻」處，砉然自釋。因太息曰：「離此身心，誰當其幻？」年十九復禮柏巖，更名善堅。逾年受具足於古杭戒壇。明正統十年，始造金臺，乃恍然曰：「目前境界，非我所留，死去生來，安可息也。」遂爾心地豁明。尋復參無際，證明大事，一見喜曰：「吾法自子大行於世。」賜號古庭，付之法服，為臨濟二十三世。且命之曰：「先師慧命，勿令斷絕。」堅聆其言，如怖驚雷，兩手掩耳，頫首而退。後住錫皖桐浮渡山華嚴寺，大興法會，道望日崇。已而返滇建歸化寺，滇南禪風由此復振。

嘗移母柩就葬，拈香遙咒，冀得超登，俄而祥雲彌空，冉冉西向，久之方息，見者驚愕，歎為誠感。以明弘治六年癸丑七月二十日集衆說偈，瞑然而逝。年八十餘，臘七十。立塔寺南，滇人敬禮至今不衰。明季謚曰栴檀尊者，今更名法幢寺。所著有語錄、名山雲水諸集。鐵封慧固者，昆明石氏子。稺年出家，壯歲受具。曉夜精勤，戒行冰潔，恆持金剛經，久而不怠，因之發明。晚參古庭，遂得印證。時有異人，兼善幻術，試之累驗，欲以授鐵，鐵婉卻之。謂：「佛法真諦，不生不滅，身心俱幻，何有於術？」年七十餘，述偈坐化。

二四四、明金陵大報恩寺沙門釋永寧傳

釋永寧，字西林，姓郭氏，六合人也。幼出家禮報恩無瑕玉為師。生性耿介，獨自持重，言動不妄，衆所推服。年二十即持金剛經，至老不輟。明武宗駕幸南都，駐蹕斯寺，大宗伯慮寺僧無可承旨者，遴選皆不稱。先是寧與東林惠遠，素稱莫逆，兩人狀貌魁偉。喬白巖為大司馬，久與寧善，宗伯大喜，即以遠為僧錄右覺義，以寧為報恩寺提點。及駕臨寺，登殿禮佛，百官朝罷，諭作誦經佛事，命呈疏草，宗伯議須翰林，寧曰：「佛疏別有體制，須僧當行可耳。」因舉遠具疏草，呈武宗覽之，喜曰：「朕家有此僧耶？」宗伯即以僧錄印付遠。寧隨侍游覽

，應對稱旨，自建道場至起蹕，陪譙七日，竟無一失。宗伯由是益重之。嘉靖十年，衆舉為住持，綜理寺事二十年，遷僧錄右覺義。又五年，轉左覺義。先是江南佛法未大行，寧居僧秩，切以法門為憂。每謂僧侶見輕於士林者，以其無學故取辱名教，玷汚法門耳。乃請雲谷法師住三藏殿，教諸習禪者，始知有禪宗。數年雲谷去隱棲霞，適守愚師南來，寧復延致，選僧衆數十人，日開講席，親領聽受，從此始知向佛法。掌僧錄印二十五年，諸山奉法惟謹。嘉靖四十四年正月十六日示寂，先數日持僧錄印謁禮部大宗伯，請以老辭。大宗伯慰留不允，寧歸印封其印。明日示疾，竟不藥，但誦金剛經不絕，十五夜舉衆圍繞號佛，遂悠然而化。壽八十有三，臘七十有奇。弟子奉葬於智安寺，憨山釋德清再傳徒子也。嘗撫清囑衆曰：「我身後，寺事無大小，聽此兒主張。」人服其知人。

二四五、明雲南雞足山聖峰寺沙門釋德住傳（與徹、祖復）

釋德住，字寶山，姓張氏，劍川人也。童行超然，不為俗染。明嘉靖癸亥入雞足山受度。初居聖峯究心宗學，忽一笠飄然，行脚中州。至伏告山，主僧北人，格於語音，閉門不納。山因立一足，亭亭門外，寂然一定，經七晝夜，立處不偏不倚，不移尺寸。寺僧嘗布灰驗其左右，衆始歎異，後額其處曰雲南鐵足羅漢云。

及還滇，隱幻住庵，值聖峰災，與妙峰分道叩募，復恢舊基，重搆新宇。年至耄耋始化。與徹者，字大空，洱海人。依定堂祝髮，誓習立禪，終日不坐，終夜不寢。後往孤鳥寺，參天竺，復掩關蕩山，學楞嚴於印光。一定三日，光訊曰：「得法喜乎？」曰：「如是如是。」翹一足示之，而無欹斜，光首肯之。既而入獅子山，一日報衆違別，香煙起處聞空中梵聲，漸向西去。又祖復字野山，姓朱氏。其先出自晉藩，遠承國蔭。復雖生於華胤，而厭棄俗榮。明萬曆初遊匡廬茅山，周覽名勝，尋祝髮。至滇會楚雄歲旱，復為祈雨，甘霖立霈，士民德之，乃建紫頂禪林。未幾入永昌臺山，更剏金光梵宇，赴京請藏，以鎮此山。嘗爇香指上焚禱佛前，十之八九平生不設臥具，翹然達旦，故人號為立禪足。不踏戶者數年，及聞明社傾覆，清兵入關，遂絕粒但飲清水，僅爲三七，說偈而化。遺言貯身香桶，有桶箍三裂，吾當再來之識。後其箍二裂，寺僧竟封其塔。

新續高僧傳四集卷第二十

衡陽喻謙昧庵氏編輯

習禪篇第三之十（正傳十人、附見三人）

二四六、明攝山棲霞寺沙門釋法會傳

釋法會，字雲谷，姓懷氏，嘉善胥山人也。幼有逸志，頗厭塵囂，投邑大雲寺出家，初習瑜珈。會每歎曰：「欲了生死，乃碌碌衣食邪？」年十九決志操方，乃登壇受具。聞天台小止觀法門，專精修習。時法舟濟禪師，續徑山之道，掩觀於郡之天寧，會往參扣，呈其所修。舟曰：「止觀之要，不依身心氣息，內外脫然。子之所修，流於下乘，豈西來意耶？學道必以悟心為主。」會悲仰請益，舟授以念佛，審實話頭，直令重下疑情。會依所教，日夜參究，寢食俱廢。一日就食，食盡亦不自知，碗忽墮地，猛然有省，恍如夢覺。復請益，舟乃印可。閱宗鏡錄大悟唯心之旨，從此一切經教及諸祖公案，了然如覩故物。於是韜晦叢林，陸沈賤役。偶讀鐔津集，見明教大師護法深心，初禮觀世音尊，日夜稱名十萬聲；會願效其行，遂載觀世音像，徹宵不寐，禮拜經行，終身不懈。時江南佛法，禪道絕然無聞，會初至金陵，寓天界毘盧閣下行道，見者稱異。魏王聞之，乃請於

西園叢桂庵供養，會住此入定三日夜。居無何，西林永寧請住報恩寺之三藏殿。會危坐一龕，絕無將迎，足不越閫者三年，人無知者。偶有權貴人遊至寺，見會端坐，以為無禮，謾辱之。會拽杖之攝山棲霞。棲霞者，本梁時開山，武帝鑿千佛嶺，累朝賜供贍田地，但道場荒廢，殿堂為虎狼所穴。會愛其幽深，遂誅茅於千佛嶺下，塊然獨處，影不出山。時有盜侵之，竊去所有，夜行至天明，未能離庵左右。人獲之送至，會食以飲食，盡其所有持去。由是聞者感化。太宰五臺陸公初仕祠部主政，訪古道場偶遊棲霞，見會氣宇不凡，雅重之，信宿山中。欲重興其寺，以會為住持，會堅辭，舉嵩山善以應命。善盡復寺故業，建禪堂，開講席，江南叢林實肇於此會之力也。道場既開，往來者衆，會乃移居於山之最深處，曰天開巖，弔影如初。一時士大夫聞風造謁，會目無貴賤，不問道俗，入室必擲蒲團於地，令其端坐，反觀本來，甚至終日竟夜無一語。臨別必叮嚀曰：「無空過。」日再見必問別後用心難易，若何非深造有得，則茫無以應。蓋慈念愈切，繩糾益嚴，雖無門庭設施，見者望崖不寒而慄。了凡袁公未第時，參謁山中，相對默默，坐三日夜，但示以唯心立命之旨。奉教唯謹，事詳省身錄。丙寅冬憨禪道絕響，乃集五十三人結坐禪期於天界，力拔憨山入衆同參，指示向上一路。

會垂老悲心益切，雖最小沙彌一以慈眼視之，遇之以禮，凡動靜威儀，無不耳提面命，循循善誘，見者人人以為親己。尋常示人特揭唯心淨土法門，居恆安重寡言，定力攝持，孤山清修四十餘年，終身禮誦未嘗一夕輟。居鄉三載，所蒙化者以千萬計。一夜四鄉之人見庵中火發，及明趨視，會已寂然矣。時萬曆三年乙亥正月五日也。壽七十有五，臘五十。荼毗葬於寺右。憨山感其發跡入道因緣，親蒙開示，禮塔於棲真，因募建塔亭，述其見聞而為之傳，推為中興禪道之祖。惜機語失錄，無以發揚秘妙云。

二四七、明燕京吉祥院沙門釋明信傳

釋明信，字無極，姓宋氏，沙河人也。垂髫毿毿，卽捨塵凡，禮順德天寧深為師。稍長以生死為憂。年十三卽請本師以行脚事，往牛山入大火聚，精勤刻苦，日夜煆煉者二十餘年。塵勞雖覺蹔謝，然未有所悟入。因覲歸順德，至西山上棧坪迥絕人跡，潛居六載。一食朝昏，諸念頓息。頃之卽參諸方，北走京師，登壇受具。復隱銀山之中峰，避影三載，日以橡栗為食，專注禪觀。時忽心境皆空，根塵頓脫，豁然開悟，自覺當體無依。時翠峰據臨濟正宗令開法都門，因求印證，機緣契合。尋卽謝去，隱於京西金山吉祥院，以長養為懷，堅持孤硬，澹然若無

。所寓衲衣轂食二十餘年，內府太監張暹南聞而謁之，捐金重新梵宇，諸方學者日益景從。居無何，念家山寥落，有歸與之歎。杖策西遊祖塔，以謝度脫。未幾尋歸吉祥，滅影人世，而水雲四來，道風益振。一日無恙，召衆說偈，危坐而逝。明萬曆二年二月七日也。壽六十有三，臘三十有奇。弟子奉荼毗，禮收靈骨葬於西嶺之隱寂石洞。憨山為之碑記。

二四八、明新城壽昌寺沙門釋慧經傳

釋慧經，字無明，姓裴氏，崇仁人也。初生時，母產難，祖父誦金剛經遂得娩，因名經。經生而聰穎，儀形蒼古，若逸鶴凌空。天性澹然，無他嗜好。九歲入鄉校便問：「浩然之氣何如？」塾師異之。年十七棄帖括，慨然有向道之志。及冠偶入居士舍，見案頭金剛經，閱之輒終卷，欣然若獲故物。即與居士言其意，居士奇之。由是不茹葷酒，決志出世，父母亦聽之，蘊空中禪師說法於廩山，往依之，執侍三載，凡聞所敎，不違如愚。獨於金剛經四句偈，頗疑之。他日偶見傳大士頌云：「若論四句偈，應當不離身。」不覺灑然，因述偈，有「遍界放光明」之句，以是知為夙習般若重發也。時年二十有四。又嘗閱大藏，至宗眼品始知有敎外別傳之旨，至於五宗差別，竊疑之，迷悶數月，若無聞見，時以為癡，久之有

省。由是切志參究，遂辭廩山，欲隱遁，乃訪峩峰，見其林壑幽邃，誅茅以居，不明大事誓不空返。居三歲，人無知者。因閱傳鐙，見「僧問興善如何是道？善曰：『大好山。』」經罔措，疑情頓發，日夜提撕，至忘寢食。一日因移石，堅不可擧，極力推之，豁然大悟。卽述偈曰：「欲參無上菩提道，急急疏通大好山，知道始知山不好，翻身跳出祖師關。」因呈廩山，山亦知為法器。經軀體孱弱，若不勝衣，及住山，極力砥礪，躬自耕作，鑿石墾田，不憚勤苦。每聞空山叩叫，若物憑之，乃夜獨山行。居不閉戶，誦讀如恒。年二十有七猶未薙髮，人或勸之曰：「待具僧相乃爾。」至是始染剃受具。自是以往，影不出山者二十有四年。邑之寶方，乃宋寶禪師故刹也，請經重興，始應命。先之廩山掃師塔，而後往。有「倏然三十載，忘卻來時道」之句。時年五十有一，萬曆戊戌歲也。既住寶方，益增精進，凡作務必以身先，形枯骨立不厭其勞。不數年，百堵維新，四方衲子聞風而至。然久住山中，未得行脚，終隘見聞，乃荷錫遠遊。過南海訪雲棲，復之中原，入少林禮初祖塔，問西來單傳之旨。尋往京都謁達觀，深器重之。入五臺參端峰，峰門庭孤峻，一見而契。乃請益數則，乞其指示。若臨濟道佛法無多子，玄沙謂靈雲未徹，趙州云臺山為汝看破之類，遂相印許。峰返詰之，

經答以頌，語詳別錄。最後趙州頌云：「暗藏春色，明露秋光，有眼莫鑑，縱智難量，到家不上長安路，一任風花雪月揚。」峰為首肯，觀經語忌十成，機貴回互，知洞上宗由此必振。而經亦倦遊矣，乃返錫寶山，開堂說法，以博山來為首座，師資雅合，激揚宗旨，遐邇嚮風，來者益衆。戊申邑之壽昌為西竺禪師所創，久頹，衆請經居之。舊傳有讖，經與竺同鄉同姓，以經為竺再來云。經住壽昌不攀外援，隨緣任用。數年之間，所費萬計，道場莊嚴，煥然鉅麗，叢林所宜，纖悉畢具。雖千指圍繞，而隨機善誘，各得其宜。每遇病僧，親調藥餌，不擇淨穢，必盡心力而為之。胸次浩然，耳目若無睹聞。年已七旬，猶溷跡勞侶，耕鑿不息。嘗先出後歸，以身作則，故三刹歲入可供三百衆，四十餘年曾無一息自安。雖臨廣衆，未嘗以師道自居。至於應酬，偈誦法語川流雲湧，誠所謂般若光明如摩尼圓照，無思而應。益王欽其道德，深加褒美，嘗歎曰：「去聖時遥，幸遺此老。」其見重若此。以萬曆戊午正月十七日示寂。壽七十有一，臘四十餘。先是丁巳臘月七日，自田中歸，語大衆曰：「吾自此不復砌石矣！」衆愕然。除夕上堂云：「今年只有此時在，試問諸人知也無？」至戊午正月三日示微恙，遂不食，云：「老僧非病，會當行矣！」大衆環侍驩若平生。七日以偈示博山，次第

寫寶方壽昌遺規，幷遺書遠近道俗，自作擧火偈，至期乃索筆大書今日分明指示，擲筆端坐而逝。荼毘火光五色，心燄如蓮花，其細辧如竹葉，頂骨諸牙不壞，餘者其白如玉，重如金，文成五色。憨山為之塔銘，稱其昭然生死實踐，可知洵不虛矣！

二四九、明青陽九華山沙門釋性蓮傳

釋性蓮，字無垢，姓王氏，僊源人。生而不凡，幼時嬉戲效作佛事。有明中葉政教龐雜，象法浸微，外道羣聚宣揚其說，蓮每往觀聽，輒謂衆曰：「此夢語也。其如生死何？」年二十二，遂散家財棄妻子，之金陵攝山棲霞寺從素庵節雜染受具，依棲講席，習諸經論義。置卷歎曰：「吾為生死大事出家，此豈能了大事乎？」復棄去。得故鄉之牛頭山，誅茆以休，刀耕火種，專以己躬事下念。久之未有所入，又棄去。至清河謁法堂，授以念佛三昧，乃深信入。尋參遍融於都下，一見器之，因留入室。久之妙峯開法於蘆芽，蓮特往見，多所陶冶。復歸故鄉之大山，四方緇白聞風而至，歎曰：「吾輩出家，當盡歷名山遍參知識，豈拘墟近見，障此生平乎？」乃復棄去，多方行脚，備嘗辛苦，如是者七年。偶冬日涉河，冰裂作聲，墮水寒徹，忽然有省，生平之疑泮然自釋。卽卓錫於池陽之杉山，

十方衲子日益麕集，遂開梵剎以接待為事，至者無他技，但精潔粥飯茶湯，了無禪道佛法，觀者諦信不疑。九華道場迎為叢林主，蓮治已，精苦忘身為衆，凡化惡性必委曲周旋，俟其大信而後已。行之廿年，遠近傾心，凡有所須，應時如響。足跡所至，一食一宿之地皆為道場。若池陽之杉山，九華之金剛峰，觀音山之金堂，大山之草庵，蓮嶺之靜室，金陵之花山，餘若秦頭峯、婆娑墈、岑峰洞、白沙山、吉祥諸天，隨地各建蘭若數十所，以修隱靜者居之，咸以其徒主其業。丙申仲春應衆請來皖山，不數月，百廢具舉，三祖道場爍然復盛，遐邇風動，乃復歸九華。越明年，皖山四衆固請重蒞，蓮首肯曰：「去即去矣，尚須三日。」明日偶過九龍，訪一庵主，四顧欣然，乃謂衆曰：「吾至此山，大事畢矣！」衆不喻其意。二日示微疾，竟終此。塔於蘭若之右。時萬曆丁酉九月三日也。年五十有四，臘二十有五。其弟子查汝定持其行實，乞憨山為之銘云。

二五〇、明會稽華嚴寺沙門釋志若傳

釋志若，字耶溪，姓姚氏，山陰人也。母晏氏，嘗禱於白衣觀音，祈生佳兒，夢跣足頭陀謂之曰：「吾與汝作獅子兒。」覺而舉。若性機穎，幼喜念佛，合掌趺坐，貌如老僧。父早喪，母孀居，七歲母病，日夜悲泣，母臨終囑曰：「汝宿僧

也，無負本願。」言訖而逝。若以遺命尋禮會稽華嚴賢出家，年十七始薙染。居常切念生死，卽之牛頭山，矢念參究。未幾，從荊山法師聽法華經於天台，卽隱山中憤求向上，單棲六載，偶觸境有省。年二十六聞雪浪恩開法於南都，乃瓢笠而往。先從棲霞素菴受具，遂依雪浪座下執業，十有二載，研窮諸經論，深造玄奧。明萬曆己丑，攜李瓶慧華庵，沈司馬岳水部延若居之。庚寅，陸太宰五臺、管僉憲東溟、劉柱史子威，請講楞嚴於吳門。壬辰講法華於杭之靈隱。明年講楞伽於淨慈。壬寅棲息武林飛來峯，北有永福寺故址，廢入民間，潘太常賸建佛閣，禪堂既成，以若居之。三吳兩浙皆宗若教化，隨在列刹開演諸經論者三十餘處，坐禪五十餘期，稱一代師匠云。寂於萬曆丁巳某月九日。壽六十有四，臘四十有七。先一日示微疾，手書遺愍山，囑弟子曰：「我留最後供，必為獻之。」明日索浴，自起更衣，端坐而逝。生平清節自守，應世嚼然，三衣之外無長物，臨化脫然無罣礙。蓋乘夙慧般若根深人未易察也。愍山為擷其芳菲，以詔後來。

二五一、明廬山雲中寺沙門釋法忠傳

釋法忠，字敬堂，姓曹氏，歙人也。母程氏，生而穎異，幼好端坐，不隨兒戲。稍長頗厭塵苦，不治家人生產。年十九遊錢塘靈隱寺，遇雲水僧大機，卽求出家

為染剃。執侍三載，未幾登壇受具。卽依講肆，久之多所參承，然未自信。遂行腳至少林，依大千潤禪師扣單傳之旨。已而走長安，謁徧融月心指示心要。尋歸五臺，時憨山妙峰同居北臺龍門，忠訪之，於冰雪中一見，心相印契，留居期年。萬曆壬午，妙峰之蘆芽，與忠同往，遂開叢林，諸所創立忠有力焉。居三載，棄去，入伏牛火場，調煉三業。南還登匡廬，愛其幽勝，誅茅於講經臺。居三載，復還五老峰，匿彩四年。一日登仰天坪，乃匡山絕頂，喜其高勝，遂居之。零丁數椽，漸緝屋宇，久之衲子漸集。忠手植松十餘萬，本冀成叢林。忠恒坦夷無緣飾，御衆不立規矩，凡細務必以身先，至老不倦。隨緣自守，一衲之外無長物，粒米莖菜必與共之，視衆如一，平等行慈，無論智愚浸久默化而不自知，故來者如歸。凡所言論，慨切痛至，無不心領神會。寂於萬曆庚申秋七月二十一日。先示微疾，臨化端坐謂其徒曰：「吾見紅日當空，金蓮遍地，吾其行矣！」言訖默然。壽八十，臘六十。荼毗收靈骨塔於桃花峰下，憨山為之銘。

二五二、明燕京大慈壽寺沙門釋覺淳傳

釋覺淳，字古風，姓宋氏，新城人也。父欽，母張氏。生性恬澹，不茹葷酒。兒時好趺坐，頗厭嬉逐。及長不治生產，卽善觀空，修離欲行。天然穎悟，每集諸

善男子作般若圓覺法會，淳為之長。年二十七棄家遠遊，如京師登堂受白衣戒。寶藏成師開法於王城，淳往參謁，有所感契。即從披剃，執弟子業，居最下版。雖執爨負薪，未嘗不以身先，堅苦三載始受具足。從守心無礙聽華嚴、圓覺、楞嚴諸經，於四大分離妄身何處之語，有所領契。自爾隨處建立華嚴、圓覺道場，歲無虛日。王城感化，若迦維改觀，洋洋中外，如此者十餘年。明嘉靖辛酉，司禮監黃錦錦衣焦重修普安寺，迎淳居之，幾二十載。淳唯據丈室，不事干請，延一江大千止庵諸法師弘天台賢首兩宗。隆慶壬申，宮中始崇佛道，就普安建吉祥道場，淳主壇筵，精誠感格，恩渥頒隆，齋饋盡從中出。神宗初元，兩宮聖母為社稷祈福，凡建齋堂多就淳所。嘗賜千佛錦袈裟。萬曆丙子建大慈壽寺，成即遷淳為住持，命度沙彌一人為弟子，及敕校續入大藏，淳首領之。凡所弘闡，無不稱旨，居常接納四衆，但舉圓覺「知幻即離不作方便，離幻即覺亦無漸次」之偈，及楞嚴如幻三昧，或拈提古人向上公案以警發之。暇則行住坐臥，每咄咄作私語，見聞即之改容，舉莫識其為密行者，生平所行不離當處，而大播宗風，竟莫究其涯涘。一夕召諸弟子告以微疾，端坐三日，煕然集衆念佛，隨聲寂然而逝，時萬曆九年辛巳四月十有七日也。壽七十有一，臘四十有奇。得度弟子十五人。

本在為欽依僧錄善世，領大慈壽住持，奉葬於寺後。聖母悼之，賜金建塔，而憨山為之銘焉。

二五三、明臨安東天目昭明寺沙門釋如空傳（曉本、性沖）

釋如空，字無趣，姓施氏，秀水人。幼性端凝，長企清潔，自號靜齋，留心內典，博覽經論，志慕禪學。同友法舟參訪八年，乃至東山謁野翁曉本，授以一歸何處話，夜聞雞鳴有省。復叩決之，曉本印可。如空始落髮受戒，便付衣法。偈曰：「非法非非法，非性非非性，非心非非心，付汝心法竟。」曉本浙人，初習教觀，後登東峰，於念佛是誰體究有得，恍然於西來大意，乃歎曰：「有水皆含月，無山不帶雲。」禪者宗之。如空得法後，即住敬長。萬曆庚辰八月六日辭世，有偈：「生來死去空華，死去生來一夢。皮囊付與丙丁，白骨斷橋隨衆，呵呵，明月清風吟弄。」壽九十歲。弟子性沖，字無幻，為編語錄行世，後住徑山，亦自有語錄。

二五四、明金臺龍華寺沙門釋廣禎傳

釋廣禎，字瑞菴，姓孫氏，金臺人也。生性奇譎，不齒羣兒，見者異之，心喜念佛，時喃喃作諷經語。龍華榮菴茂居僧錄左闡教，有重行，偶過從孫氏，禎甫七

歲，見而奇之，因乞為沙彌，遂命與上足璽為弟子。少長卽喜以聲音為佛事，調練三業，精修六時。年三十登壇受具。大通法師敎化昌隆，禎事之多聞法要。隆慶改元，大宗伯擧為龍華住持，禎大開法社，延禪講宗，師集四方學侶披閱大藏，闡少室天台兩宗。後來諸方師匠中興曹洞，若大千潤者多發跡於斯。妙峯登微，時以大藏因緣謁禎，禎為引重公卿間，道風大著。妙峯為法門推崇，亦藉資馬。神宗登極，尤尚法化，海內名藍知識多出其門。丁丑春，妙峯與憨山隱居清涼，禎傾心慕之，遊五頂，搜訪於冰雪中。居無何，杖錫南遊，禮普陀入天台，隱於通玄峯頂。鳥棲鷇食，於馬三載，專精一行三昧，有所發悟。尋謝去，回策東吳，禮長干舍利，泝長江，陟九華，登匡廬，馴黃龍白鹿，揖五老而望香爐，遶文殊經臺三匝，滌除玄覽，以休過黃梅求印證焉。復遊天目武當，抵南嶽求悟法華三昧處，回入伏牛練磨衆中，居三月乃歸。萬曆九年辛巳春，妙峰與憨山建大會於清涼，禎與雙林平無遮允齊入法社。壬午春，會罷復與憨山結隱太行，冬初始還故居。甲申奉慈聖命，同妙峰飯僧秦晉伊洛諸名山。因出關走蘆芽，渡河登華嶽，覽長安，閱雁塔，留影尋草堂羅什翻經處，結夏圭峰，望太白太乙，略崤函而東，再入伏牛訪嵩少，參鼻祖單傳哭潤公，扣白馬以歸。居頃之復奉慈旨賫

大藏，往天台廬嶽，復之清涼還報，禎喟然歎曰：「一介微僧，數叨慈命，撫心顧德，愧何以當？」乃引疾獨居，屏絕人跡。居常自足，無意於世。生平後己先人，不以物為事，戒珠心月，秋露空寒，貌古神清，長松孤鶴，皚然可親，凜然可敬。達觀嘗稱之曰：「吾門之龍華，猶如秦鏡真能照人肝膽。」其賞鑒如此。禎抱疾期年，一日召諸弟子曰：「吾賴為佛子，愧無補法門，但耿耿此心，不敢辜負佛恩耳，生謂我不足，死當我有餘，爾其勉之，予行矣！」言訖而逝。時萬曆十有七年五月二十三日也。壽六十有二，臘三十有奇。葬於京西北海之隆禧寺左，憨山為之銘。

二五五、明會城斗光寺沙門釋洪上傳（不語僧）

釋洪上，字梵庵，姓趙氏，普安人也。家世儒素，洪生之夕，其母夢白鶴飛翔集於屋瓦，寤而娩子，以為祥也。未幾失怙，孑然孤幼，殷殷奉母。長歷世變，遠避入滇，漸達騰越，依毘盧寺大藏祝髮，時明天啟六年也。欲窮我空之理，離生死之苦，闡心勤求，食寢俱廢。因讀楞嚴有省，虔禮觀音，一夕定中見金身菩薩，千眼所視，千手所指，森然叢集。方驚愕間，菩薩乃分一手眼授之，出定獨覺異香滿室，自是心地清涼，精進倍蓰。復參妙峰野愚，指示理諦，皆得證明。尋遊

甸鍾靈，見山巒環拱，林壑幽秀，乃刈草為庵。獨處數載，始回黔，改宅為寺，名曰慈雲，以飯游侶。及再至滇，會城薦紳延主斗光，大弘法席。己亥春遷錫易隆，即示微疾，留偈示衆，偈曰：「十方三世總無明，會徹無明無不明，隨緣應物無他事，只在當人善用心。」寂年六十三，荼毘骨瑩白有光。又不語僧者，不知何許人，亦無由得其名字姓系。常居盤山峰頂石巖中，灰頭土面，危坐如枯人。有謁者略不一顧，或叩之再三，終不語，因以不語名之。憨山德清游盤山時，入巖禮請，屹不為動，問之不語，清知非常人，相與對坐，直視默然，寂寂無聲。久之僧從定起，煑茶唯取一甌自飲，清亦取一甌自酌而飲；飲後斂茶具枯坐如故，清亦端坐。又久之起炊飯，飯熟取一盌一匙自食，清亦取具同食；食後復坐如故，清亦如之。夜中僧出巖外經行，清亦隨之，足音或東西相應。明日清知飲時飲，食時食，僧同飲啜如故，入夜經行亦復如是。忽焉七日，終未一語，然已契其懇至，相喻言外。居久之，僧起問清曰：「仁者何來？」清曰：「南方來。」曰：「來此何為？」曰：「訪隱者。」僧曰：「隱者面目不過爾爾。」清曰：「入門早已勘破，欲得一語以窺其究竟。」僧乃笑曰：「余住此三十年，今日始遇一道侶，願小留。」清亦安之，不復言去。清一夜經行，忽然頂門一聲轟如乍雷，

山河大地身心世界豁然頓空，其境非尋常目前可喻。約五寸香許，漸覺有身心，漸覺脚下實地，漸見山河大地，一切境相還復如故，身心輕快不可言喻，舉足如風，迅歸巖中。僧乃問曰：「今夜經行何其久耶？」清舉所得境相相告，僧曰：「此色陰境耳，非是本有。我住此三十餘年，非陰雨風雪，夜夜經行，此境但不著，則不被他昧卻本有。」清深肯其說，即禮謝就坐。同居月餘，妙峰登遣使尋至巖中，始與辭而去，歸以語其所知，猶自歎曰：「此路邊境界，蓋不語僧猶不語也。」今無可傳已。

新續高僧傳四集卷第二十一

衡陽喻謙昧庵氏編輯

習禪篇第三之十一（正傳九人、附見三人）

二五六、明徑山化城寺沙門釋法鎧傳

釋法鎧，字忍之，亦號濬居，姓趙氏，江陰人也。世稱巨族，母夢僧趺坐於堂上而生鎧。故幼性穎悟，知有夙慧。長習舉子業，才名奕奕，乃塵視世榮志性命之學，父母方為聘室，鎧愀然不樂。父卒，乃杖策孤遊，登太和山遇羽士授長生之術，過武昌遇講良知學者，皆掉頭棄去。一日入僧舍，見金剛經，讀至「如來說諸心皆為非心」忽有省。乃曰：「是吾所歸也。」還過浮山坐三曲洞，瀝血寫孝經。癸巳遊皖城，達觀禪師過江上，鎧往參，再謁乃見，求度未許。達登馬祖庵，鎧偕阮自華至。達夜夢披白鎧人侍其側，及見鎧著白衣懇求剃度，達許之因命今名。薙髮受具時，年三十有三。未幾入天目誅茅於分經臺，弔影藏修，單提向上，蔬食不糝，敝衣露肘，每降妄心，燃香爇臂如是者三載，大有開發。石帆岳公入山見鎧，蓬首垢面，腰鎌采薪，因太息曰：「真道人也。」久之下天目，復過宣城，掩關於西樂，乃習荷重負肩試經行，以苦筋骨調昏睡，其道益進。後出

關行脚至匡廬，每過叢林坐廊下忽焉達旦。辛丑至都門，省達於慈壽，初入室便問生死大事，願師指示，達卽痛棒，如是者再。一日又問：「永嘉云了得業障本來空，只如師子尊者二祖肇公等是了得也未？」聲未絕，達連捧之，鎧猛省，但點首而已。自是見地隱密。壬寅秋，南還入浮山會聖巖，乃宋遠錄公與歐陽六一因碁說法處，久為俗業，皖城澹宇阮公謀復之，請鎧以居，重新遠公塔，瀝血書梵網經，日課金剛般若為母壽。戊申應太史觀我吳公請住持浮山大華嚴寺，居常以本分為念，四方衲子至者唯示直捷處，乃集諸祖入道緣梓之。初達刻大藏以雙徑寂照為刻場，後靈龕亦歸之，鎧欲滿其願遂往。庚戌至山，見霧濕濃濃，宜求爽，塏下有化城故址，為宋佛日宣禪師道場，太史具區馮公議修復為藏版處。鎧簡得手札示左方伯本如吳公，為按址畫界奪諸豪，右仍為佛地。又贖臨安太平寺田百畝以資供贍，於是藏事有歸。甲寅吳公開府於蜀，鎧以刻藏因緣往議之，遂登峩嵋禮普賢。乙卯春，同直指若谷徐公出蜀，是年秋還徑山，頗疲於津梁。辛酉秋七月遍辭諸檀越，過白門以藏事託本如吳公，冬十月歸雙徑，一日倚杖立堂下顧謂衆曰：「羚羊挂角不出十二。」衆罔測，至晚爇香禮佛，沐浴更衣，趺坐默然，至旦忽脫去。天啓辛酉十二月十三日也。壽六十有一，臘二十有八。弟子

元亮具狀走匡山，乞憨山為之塔銘。

二五七、明四明天童寺沙門釋圓悟傳

釋圓悟，字覺初，亦號密雲，姓蔣氏，宜興人也。父曦母潘氏，家世田作。悟生而淵穆，不逐塵戲，八歲便知佛號，稍長樵耕給養，歸則獨處，頗切世相無常之想。既冠誦經憬然默記，嘗負薪入市，釋肩橫陳積柴面前，側立竟日若不見人。壯歲置妻孥，從龍池山禹門寺幻有傳祝髮，數載勤勞多所未徹。一日過銅官山頂，秋爽天高豁馬開朗，凝膺渙釋。時傳已入都北來覲之，二禩而歸禮天台，探禹穴。海門周公汝登唱道東南，以宗傳證聖學，與悟深相契。結祭酒陶公望齡、司空王公舜鼎交參扣擊，悟之道法徧於東海自茲始也。傳歸龍池且老，以衣付悟，由是六坐道場，龍池、通玄、金粟、黃檗、育王、天童，臨濟之傳稱中興焉。初之金粟也，夢旂亭下有大井可飲千人，一丈者指曰：「是師住處。」蓋金粟故千人井。悟居六年，食指盈萬，果符斯兆。天童古剎，歲久荒蕪，悟為完飾，高詹觸雲，連閣四周，金田香界隨地湧出。又壤接海宇，輪舶交至，南詔北貊，重譯炷香，近古以來所未有也。崇禎癸巳，天步方艱，物多疵癘，國戚田弘遇奉御香祈福普陀，隨齎紫衣賜悟。又以南都大報恩寺屬悟住持，以老病辭。逾年寂於天

台通玄，還塔天童南山下。清室龍興，嗣法弟子道忞，於順治乙亥應召入京，奏悟道行，天語咨嗟，有生不同時之歎。又進曾鯨所繪遺像呈入御覽，復命供奉王國材臨摹二幀，世祖雅善丹青，親為著墨，賜藏天童，諭所編語錄採入大藏，其眷慕如是。康熙四十四年，賜謚曰慧定禪師。

二五八、明雲南竹林寺沙門釋密行傳

釋密行，字寂忍，姓谷氏，宜良人也。父思節，母時氏，均有善念。寂行年十四，即捨入竹子山竹林寺，從順語剃度，隨侍三年，漸通經論。乃辭往雲臺拜讀楞嚴。年十九忽感念無常，欲離生死，有僧自雞足來，為道最上乘禪，聆之心喜，懇乞開示，因導以趙州狗子語，歷究五載，了無着處。後遇濟凡謂之曰：「參禪到無可奈何處，方是得力處。如戰士失卻寶刀，赤手徒搏，奮鬥直前，奪取敵人手中器械方能殺出去也。」即於言下有省。往參破山，一日砌下偶見蜈蚣以石擊斷，破山見兩截齊動，因問曰：「他性命在那頭？」密行曰：「一舉兩得。」破山曰：「否！否！」即呈偈曰：「這個蜈蚣大煞奇，戰場不怕斷頭皮，攔腰一擊重開眼，正是當場施毒時。」山肯之，乃付以源流，嗣曹溪正派。且書偈曰：「蚊子嘪嘪上鐵牛，無容下嘴處難酬，紛紛一夏歸山後，遇虎逢龍且出頭。」後駐

錫衡州南雲寺，更弘法於雲南會城、妙音、慈雲諸剎。寂年五十八。有語錄數卷。

二五九、明荊南普仰寺沙門釋正誨傳（了凡岦）

釋正誨，字無跡，初祝髮時名永燈，姓劉氏，當陽人也。母李氏，幼從外祖之宜都，十歲捨入石寶山。有塾師館於寺，與衆課讀多解文義，以未了梵呪為憾。年十六西遊憩聖水寺，見習瑜伽者喟然歎曰：「法固如是耶？」去之，復歸石寶讀書益力。年二十見僧持緇門警訓者，誦之泣下，作偈曰：「善財與我原同性，不證菩提誓不休。」遂詣荊南訪天柱於普仰寺，柱器之，為更名正誨。留居三年，遍閱大藏。柱寂乃遊伏牛，尋其遺跡因之兩都，重登講席。慈聖太后聞其清譽，賜以千金修葺玉泉，復請三藏存之寺中。初當陽舊有度門寺，荒廢已久，人多不知。誨在普仰時，天柱曾口授北宗五十六字，云在度門秀國師碑後，誨自都歸便訪度門。去玉泉七里見古寺破落，有石黝然。曰大通秀國師之碑，在榛莽中，撫之悽然，集工修治，因於塔前興復度門寺。曰：「吾將老此，為北宗之裔。」自是養晦此中，專志淨土。崇禎元年正月先期告逝，端坐說偈曰：「人間去住是尋常，處處名山古道場，一念不生三世佛，誰能直下可承當？」有僧問曰：「究竟若何？」誨以手撫案曰：「究竟到

彼岸。」遂寂。塔於楞伽峰麓，秀國師之傍。尋陵王憲使維章為之記。誨所著有識略莊子注，及詩文諸稿。弟子了凡當陽靳氏子。總角時依報恩寺廣通出家。長習經論，策杖南詢，遇誨機教相叩，言中見諦，付與大法，更名乘旹，遂續北宗正派。著有楞嚴講錄傳世。

二六〇、明雲南水目山寶華寺沙門釋洪如傳

釋洪如，字無住，姓鄧氏，定遠人也。志行孤潔，頗契幽遯。家居自課，恆持金剛經。嘗入白雲崖，折茶枝插地咒曰：「吾道有成則榮，無成則萎。」後乃日見秀發，漸至合抱。洪如曉夕窮研，亦有心得，乃禮大千受染，復參徹庸命居福城飯衆。一夕忽聞鐘聲，倏爾灑落了明大事，卽成偈曰：「通身是遍界是，處處逢何曾避？」後侍庸走金陵請藏，歷叩諸方，更謁天童六雪。及還滇敕寶華寺於水目山，弘施法化，宗風凜然，道價之盛，冠絕一時。寂年七十三，臘四十。塔於水目山。所著有蒼山集、空明集、苦海慈航集，及宗門語錄、南鐙續燄諸編。

二六一、明湖州上柏山報恩禪院沙門釋天隱傳

釋天隱，荊溪閔氏子。早歲失怙，奉母居貧不能力學，種圃以養。年二十始自檢束蔬食盟心，然未識三寶歸向，唯對神立誓，若邪念忽起，則默誦小人閒居為不

善章，頓然念息。一日聽講楞嚴：一切衆生皆由不知常住真心性淨明體，用諸妄想，此想不真故有輪轉。因自警惕，欲圖解脫。適幻有禪宿來自清涼山唐凝庵，太常吳安節通政延居龍池山，道風遠暨，乃往歸之。雖處塵寰無心世味，母知其志堅，遂允出家。萬歷戊戌初從芟染，看趙州無字話，無有入處。更參未生前本來面目，工候急切，晝三夜三及百餘日。偶展楞嚴，見佛咄阿難云：『此非汝心！』於是如善財入彌勒樓閣，頓空豁境界，疑情放下。明年春隨幻有入城，至顯親禪堂，問：「永嘉大師道忽然如托空時如何？」幻有一喝，復顧隱曰：「我代爾修行去！」隱禮拜，便會得賓主照用之句。復入石城天界寺謁松雲，貌古臘高，精勤定課，寒暑不移，親炙久之獲益良多。又訪文齋於能仁寺，敏而能文，出語新奇，令人心暢。辛丑遠山掩關兩載，終日蒲團，正在忘絕境界之際，忽聞驢鳴，恍然而悟，頓釋前疑。有偈曰：「忽聞驢子叫，驚起當人笑，萬別與千差，非聲非色鬧。」自是見解圓通，了無滯礙。偶聞風拂松梢，雨打窗紙，口占云：「風聲與水聲，不必論疏親，一耳聞為快，何曾有二音？」甲辰四月八日解關，趨覲幻有於燕都普照。時已殘冬，命呈所見，偈曰：「人說北地寒，我道南方暖，寒暖不知人，窮人知寒暖。」異日復徵云：「祇如四料簡，汝如何會？」隱以四法

界荅之，幻有首肯。時古輝老宿博通三藏，講經於白塔寺，因思古德云：「通宗不通教，開口便胡道，通教不通宗，如蛇入竹筒；宗教兩俱通，如日處虛空；宗教俱不通，如犬吠茅叢。」於是更歷教海，會慈聖太后建無遮大會於臺山，靜淵主法席，隱亦與焉。更與妙峰居塔院數月，每當請益，忻羨真誠苦行，建樹德業，浩然無窮。後回京復與密雲南游浙中，謁幻也於天童，高風逸韵，世所罕及。丁未還龍池。明年命隱秉拂，隱辭之。癸丑命理院事，復辭，因假嶺南靜室掩關。幻有以偈寄之云：「老衲於今不坐關，既無住也幸無閒，何曾進又何曾出？只在尋常天地間。」及聞幻有寂，破關匍匐歸詣龕前。已而曳杖入關，居久之為凝庵居士强之始出，遂歸龍池。庚申欲徧歷諸方，偶得山南幽處，名磬山荊溪極深谷也。誅茆為庵，自冬洎春，大雪綿綿，積五十餘日，人跡罕到，徘徊四顧，唯饑禽野獸而已。儲盡糧空，煙爨欲絕，因卓杖語侍曰：「若老僧數盡卽埋此山，他日自然成就伽藍地也。」後果藉檀信經營十二載，竟成叢席。崇禎七年秋八月移主湖州上柏山報恩禪院，示衆云：「老僧多病，不能提持佛法，賴土木瓦石為諸人轉大法輪，發諸人大機大用，切不可當面錯過，若錯過，只知事從眼前過，不覺老從頭上來。」蓋隱年已六十矣！當掩關嶺南時，顧九疇大史問：「如何是

奪人不奪境？」曰：「白雲封我圓光戶，恰似無人坐室中。」「如何是奪境不奪人？」曰：「風送白雲歸洞去，祇留一箇野僧閒。」「如何是人境兩俱奪？」曰：「了知四大原非我，白雲聚散本無蹤。」「如何是人境俱不奪？」曰：「幾度白雲來伴我，就裏和衣帶月眠。」得法弟子通問箬庵，入室呈頌云：「千玄萬妙隔重重，個裏無私總不容，一種沒絃琴上曲，寒崖吹落五更風。」隱曰：「玄妙即不問，如何是不隔底句？」通問擬議，隱便棒之，復示頌曰：「千波萬浪隔重重，識得源頭處處通，根境脫然全體用，拈來物物始從容。」

二六二、明寧鄉大溈山同慶寺沙門釋如學傳（圓上座）

釋如學，字無為，晚號五峰，姓任氏，臨潼人。降生之辰，白光滿室，與佛生同日，故蓮胎含素，鶴骨出塵，有自來也。年二十恃怙弃失，薙髮五臺，從天齊師觀修淨業。晝夕思維向上，以了生死，斯心未安，決志行訪。始謁熊耳無言，即往圓戒於澄律師，依止律堂，勤披藏卷。復徧游金剛臺、虎跑、伏牛、終南，行力艱深，境界疊更，自得解釋。歷抵黃檗匡廬雲門徑山，還至龍池參密雲悟，深契法旨。及從入天台通玄，親承煆煉，屢臨血棒，機不放過。久之入室請辭，悟握拂云：「喚作拂子則觸，不喚作拂子則背；不得拈起，不得放下；不得下語，

不得無語；不得錯舉；若不錯舉卽分付汝。」學卽躍起云：「不要！不要！」悟云：「猶是亂叫亂跳，更試舉看！」乃轉身云：「學今去也。」悟卽付之，承受記別去。後省悟於金粟。崇禎辛未來主大溈同慶，斬石誅茅，僅蔽風雪，從侶朋興，宗緒丕振。癸酉出山，將行化於五臺，至金陵為余集生中丞請說法祇陀林，吼聲弘亮，四衆驚服，東南望為大法幢。無何自期厭世，是秋七月二十二日示寂。先以手書入山屬法於養拙，明使主溈山。示衆偈云：「痛舉鉗鎚為阿誰？可憐漆桶自狐疑，為伊結下來生債，五夜霜花開玉墀。」依法闍維，塔於大溈，羊城陶汝鼐為之銘。先是崇禎戊辰有圓上座者，騎犢披榛把茆晏坐，覩枯杏復芽之異。明年大宗伯李公騰芳來訪白牛，尋源黃木，與圓公一宿樹下而去，屬同遊者陶子汝鼐作記，胡子慤選造庵。得前令周公瑞豹所請，復官田三十餘畝供香積，咸欽聚石之風，頗憶畫灰之語。俄而學至，纔舉南宗，遽還中印。時有金銅瑞像，宮繡幢幡齎自行僧出於大內，諸方聞者莫不謂大溈之山興復有日也。

二六三、明漳州南山報劬禪院沙門釋亘信傳

釋亘信，字行彌，姓蔡氏，浯人也。父惟和，母李氏，夢大星入懷及誕，亘小字福星。年十二聞梅山止安九族生天語，欣然慕之。欲報劬勞，白於母母不聽，後

病熱極危，許捨出家卽愈。年十七從止安薙髮。嘗見雪山書壽昌塔銘，知有宗門事，尋居漳之長泰石獅巖。偶值中秋，止安到巖，方設餅煑茶，忽舉「德山棒、臨濟喝、雲門餅、趙州茶，是同是別？」竟日思惟：欲云同，機用各別；若云別，道豈有二？終未能決。一日負米登山，忽忘身世，成一偈曰：「行住原非我，棒喝不是他，一箇雲門餅，好下趙州茶。」方知古人眞參實悟語不我欺，乃發足游參。首造鼓山，叩博山無異，令看父母未生前語，頓起疑情。值獅林師出，因詢林曰：「適來所問是何意旨？」林曰：「一塊石，一塊磚，兩相撞。」乃從結茅於芙蓉山。居頃之，復回鼓山受具，時年二十四。八月解制，乃還溫陵，掩關於葵山牛眠室，晝夜提撕，二七不眠，亦不依倚。後聞密雲悟開堂於黃蘗，以書乞示，卽取來書轉語作復云：「但見橫尸遍野，卽便知恩有地。」亘已爽然若失。已而復掩關於南安圭峰報親寺之東庵，曾憶僧傳悟以「薰風自南來」語勘驗學者，思之未得。值六月掃地關中，汗下沾衣，忽爾清風徐來，舉體慶快，乃拍掌曰：「好箇出身處時人不知，時人一知汗透滿衣。」適金粟費隱繼席黃蘗，乃馳書陳其所見，答云：「未見有本分語，而通本分消息。」遂啓關直詣黃蘗，問費曰：「昔臨濟會下兩堂首座相見，同時下一喝。僧問臨濟還有賓主也無？」濟云：

『賓主歷然。』祇如兩堂首座末下一喝時，還有賓主也無？」賁云：「兩眼對兩眼」禮之而退。賁問：「如何是汝本分句？」亘曰：「今日晴。」賁云：「我不問晴。」再道昨日雨，賁云：「汝自己親切上何不道一句？」亘舉拳，賁云：「離卻此手別道一句？」亘曰：「鼻孔大頭垂。」賁肯之，亘擬再進語，賁連棒揮出。立於侍寮，如卓地露柱，生平所得所悟前後際斷。及結冬，賁先垂語，舉「古人云：『欲識佛性義，當觀時節因緣，時節若至，如迷忽悟，如忘忽憶。』試向此處作一偈看？」亘呈偈曰：「數載覓心不見心，承師棒下且翻身，一生伎倆從斯喪，贏得條條一個人。」自是機緣峻峭，當仁不讓。乙亥臘月八日始付拂子，時年三十二。崇禎九年，溫陵檀越請住南安大羅山棲隱禪院。戊寅春往金粟省賁，復回黃檗助隱元建興大殿。壬午冬，賁遣專使齎源流祖衣付之。舉示衆云：「此是小僧生平直不藏曲，須知當敗闕處正是得力處，湊泊不上處正是立地處。」久立其自敘艱辛如此。有語錄三卷。

二六四、明夾山沙門釋本豫傳（方來）

釋本豫，字林臯，一號晦夫，姓陳氏，崑山人。年十九脫白，誦金剛經有省。得法於磬山修，棲黃山指象處三年，偶偕普門觀瀑布，普云：「此泉在心內在心外

？」豫云：「內外且置，試道此泉從何處來？」普云：「原來此中人也。」兩人從此心契。豫後踞夾山法席，其道大顯，嘗取唐宋尊宿語錄各加品評，為宗門誡範。歲在丙戌，豫計日期至，說偈委衣順化。方來字曉宗，沁水人。佐普門開闢黃山，頗著勤勞。後嗣其法，繼主慈光。來梵行精嚴，初依伏牛山得鍊囈語法，與普門契合。普門素精等韵啖口，唯來獨得其秘。丙戌秋一日告衆將別，無疾化去。

新續高僧傳四集卷第二十二

衡陽喻謙昧庵氏編輯

習禪篇第三之十二（正傳十二人、附見九人）

二六五、清峨湄毘盧院沙門釋克誠傳（貫之、性藏、實如）

釋克誠，南涪人。順治時明經也。年四十棄家為僧，居峩眉山毘盧院，與伏虎寺貫之相親善。居山三十年，一瓶一缽，他無長物。貫之，犍為人。少出家，從三濟得法，講經於伏虎寺，重築堂廡，廓廣寺基。臨終偈云：「年經七十六，自愧無長處，私誓深如海，道心高似佛。生生任我行，世世人天路，萬物常圍繞，那些隨分足。」性藏字紫芝，渝城人。年十五祝髮，主白水寺三十年，九開禪祇，有語錄數卷。康熙癸丑撫軍延至江左，乙卯寂於揚州上方寺。其別衆偈云：「年光五十七，世緣今已畢，東海石頭枯，大峩如鐵壁。」實如，峩眉人。居伏虎寺，貫之四傳弟子也。受法於可聞。著有雜集若干卷。

二六六、清寧鄉大溈密印寺沙門釋正明傳（慧山海）

釋正明，字養拙，姓常氏，蒲版人。生秉異姿，澹懷世網。年踰志學，獨懷幽趣。初夏日沒仰見青天，忽焉歎曰：「世界許闊，如何拘此壞我善？」因誓心捨去

。年二十落髮於南海普陀，參學金粟黃檗，不事文學，唯以苦行，磨礪性靈。一日見僧讀萬峰錄語，以萬法歸一怳然大悟。後嗣法五峯，每當入室如破桶底，如滅燭光，種種密印，皆悟後事。嘗云：「迷因悟有，悟以迷生，迷悟兩忘，聖凡路絕。」又曰：「入得三界，混於常流，識得箇事，無處停留。」又曰：「有耳不聞，有口不說，歷代祖師，亡鋒結舌。」五峯偕之西來，付以溈山，結茅為廬，執粟以食，揮塵論道，宗風漸開，四方之士，雲集響應。主溈十餘載，嘗與百人俱，頓成叢林，每藉草參禪，就鑊說法。靈祐之統，賴以不墜。順治己丑春，知世緣將盡，留僧伽黎屬門人慧山，翛然入化，塔於溈山前阜。慧山海既承其積力抗彼前修，而隨衆作務不礙悲流，故楗椎之筵嘗圍四衆，毘尼所攝歲授千徒，蜈蛾不災其界，魔軍自摧於境，以是因緣，重修勝境。順治乙未，紺殿琳宮妙相嵯峩矣。

二六七、清四明天童寺沙門釋通賢傳

釋通賢，字浮石，姓趙氏，當湖人也。生有奇稟，性厭葷腥。稍長志學，便懷出世，年十九潛越南海禮紹宗薙染。因歸省父母，以獨子苦留，稍自蓄髮貌為慰解。後投武原普淨菴乘白重相剃度，受沙彌戒於雲棲蓮，圓具於海寧湛然澄，隨侍

嘉禾東塔。聞同堂舉七賢女尸陀林話有省。歸葬二親，復參證於雲門，及聞金粟密道風崇峻，決志歸依。明崇禎辛未，密遷天童，隨入侍寮。未幾思出掩關武原，請辭，密語之曰：「汝三年關後，可隨處開堂，厚自保重去！」經二載，密過嘉禾，破關執侍。一日集衆，以拂子屬賢曰：「付汝為衆去！」自是當湖青蓮請賢開法。甲申冬主席邂邨報昌。順治戊子遷海門廣慧。甲午牧雲謝事，天童延賢主持。丁酉遷嘉禾棲真。己亥遷宜興善權。庚子住虞山福城。退老西山支公之白馬磵。丁未七月二十五日入滅，世壽七十有五。塔於徑山之鵬摶峰下。著有語錄行世。

二六八、清四明天童寺沙門釋通容傳

釋通容，字費隱，姓何氏，福清人。幼孤，叔父送之鎮東衞，依慧山出家，年已十四矣！初參壽昌經有省。後參博山來顯聖澄，俱以法器目之。依澄最久，常命代座說法。自謂吾斯未信痛念大事因緣，不覺流涕。閱密雲禪師語錄，傾心嚮慕，往謁於越之吼山。寓次橫機不讓，密唯痛棒頭腦幾裂，一時知見猛然頓釋。自是隨侍通玄黃檗益入閫奧，受屬後隨住黃檗，旋之金粟，未幾又遷天童清理南山塔院，恢復東谷，贖還侵田三百餘畝，方容之初入院也。徧謁祖塔，扶杖過東谷

，見塔宇刊落，影堂淪墟，荒碑殘碣偃臥階戺間，皆先師銘詞，香積田數紀載詳盡，文旨斐然。嘗有居民擬操巨斧擊仆宋周益公碑銘，不中反中其首，因病創死，容盡然傷之。未幾得孫觀察子秀、張大將軍杰、吳參戎岱為之計匡復，闢荊榛摧井竈，草薙而禽獮之，並按碑問諸侵蝕法產者。於是太白之陰，寶藏之林，與璿之英，七十二祖之靈無復卷。婁之垢藏，甌窶之曼聲至今，論繼述功於容稱最。後主徑山，投老石門之福嚴。清順治辛丑二月十九日示寂，逾數載始化，獲舍利無算，分供諸方。著有語錄二十卷。弟子徹綱從石劍常分得舍利子一，大如菽，歸蜀昭覺，起窣堵波於圓悟之左，破山之右，今猶鼎峙云。

二六九、清四明天童寺沙門釋道忞傳

釋道忞，字木陳，號夢隱，潮陽林氏子也。薙染於匡廬開先若昧明，受戒具於憨山。清順治時賜號弘覺禪師，更寺名曰弘法，錫以勅印，賚予甚盛。勅曰：「朕惟佛會拈華妙心傳於迦葉，禪行面壁宗旨付於神光，六葉既敷千華競秀，蔭法雲於真際火宅晨涼，耀慧日於康衢重昏夜曉。以至眴目揚眉擎拳舉指，皆合宗門之妙諦，得教外之靈機，誠非他學可知，亦豈意生所度。眷言道行冀覿高蹤，實悟真如必先玄覺，咨爾禪僧道忞嗣法天童，傳宗臨濟，克證無生之旨機自玄明，允

通向上之關悟稱真諦。嘗稽載籍祈會性真，間覽玄文深嘉妙義、故時於聽政之暇、詢爾以法道之微。乃名言之不緣，克隨機而得解玄關幽鍵，感即能通遙源，濬波酌之不竭，傳一鐙於種智，了萬法於真空，廣量出於凡心，元明踰於宿學，引之於有高謝四流，推之於無俯弘六度，信乎凡之可以證聖，惟覺足以悟迷。非同測海窺天，固已登堂入室，堪主法門之席，允稱禪衆之尊，是用封爾為弘覺禪師，錫之勅印。於戲慈周萬有大身徧於十方，利濟四生本覺超乎三世，俾擧代咸登仁壽之域，在隨方而啓般若之門。其益懋爾勤修，庶弘開夫正梵，式承嘉命丕闡宗風。欽哉！」以康熙甲寅六月示寂，壽七十又九。荼毘頂骨五采，齒無損痕。塔於平陽黃龍峰下。所著有紀年專譜、語錄、詩文集、及北遊錄。

二七〇、清錢塘淨慈寺沙門釋正嵒傳（方孝）

釋正嵒，字豁堂，亦號隨山，姓郭氏，仁和人。夙秉異姿，不近葷膩。長無俗緣，息絕塵念，落髮稟戒，三德同具，絜己親師。積功劬學，博通世典，綜貫三乘，匯衆派以同流，悟大化之無盡，力崇正法，見推耆宿。參三峰於淨慈，略呈所見，三峰曰：「依識解為超生死根，猶北適南轅，我無此。」逐日長進之禪，自是頂伽脫盡，睛翳消除，自甘澹泊，智刊情亡。一生蕭散，不接權貴，蘆花泛月

，響震魚龍，屐齒登山，春歸奚錦。追廢宗之詿誤，致法席之零丁，運屬明夷，咎來元妄，從容就逮。振錫圜門，勸化無方，感悟羈囚，道幽益顯。化火宅之凶燄，來徒役之皈依，鬼神呵護，頓見吉祥天龍迴翔，永圍法座。紳衿崇仰，檀越追蹤，頻來問訊之書更滿入山之屨。噐迺睹白雲以高臥，侶浮鷗而賦詩，一任蘧廬之化，永矢物外之情。方擇地以終休意，泊然而委順，以康熙庚戌七月二十日示寂。壽七十四，臘五十五。所著語錄拈頌、啓疏、詩偈、雜著若干卷。得法弟子十有五人。建塔於慧日峰左，名曰宏濟。越明年其徒戒青為之行狀，乞馮溥銘焉，文詞華麗，見於寺志。方孝，字舜瞿，姓王氏，江都人也。投白雲院雪石雉染，受具於天寧永禮。參谿堂得悟，遂受記莂。康熙十一年繼席淨慈，住寺三十年，建堂築室，以拾趿而升，一望山半無闕焉。寂於康熙三十九年九月二十六日。壽七十六，臘五十四。毛奇齡為之塔，誌並見寺志。

二七一、清孤嶼江心寺沙門釋本瑩傳

釋本瑩，字大雲，姓王氏，重慶人。幼清警絕俗，年十九依蓮城鎮國師剃度，已受具戒於德山嵩。踰年往參破山，隨命給侍。值山遷化，門徒散處，瑩慕江南之勝，乃出三峽，度瀟湘，歷金陵，溯錢塘，所至叢林耆宿靡不參請。康熙初，海

宇載寧，佛法復興，宏覺國師提唱平陽。庚戌春，瑩走謁之，一見契合，執役五載，遂授衣拂。已而聞雁山奇秀，欲住誅茅，偶因失道迴憇江心，顧瞻釋迦古像，恍若再來。私謂此地為真歇了祖道場，荒蕪五百餘載，儻再立刹竿，吾願畢矣！寺有住持曰元奇，一見契若水乳，走懇當道，請主院事。時變亂初平，物力維艱，堂廡傾圮，從事修飾，所費實繇。但把茅覆頂，道以人傳，徒事鋪張亦為物礙，乃塗泥編竹，斗室蕭然；敗衲破罌吟咏自得，客至清談竟日，夜則焚香趺坐而已。癸巳冬返杭之東園。東園者，瑩舊隱處也。居園三年，忽告衆曰：「我西歸矣！」衆驚問故，瑩莞爾曰：「緣盡則行，何常之有？」說偈而逝。偈曰：「五十一年惺惺寂寂，日面月面山青水碧。」乙丑正月二十六日也。年五十有一，臘三十有二，荼毘收舍利無算。弟子元日迎靈骨塔於永嘉蓮花峰下。周天錫為之銘文具山志。

二七二、清瑞安仙巖寺沙門釋超志傳

釋超志，字天目，姓李氏，青浦人也。父文所，母許氏，夙懷道念，秉性祥柔。及生超志，異香滿室，鄰里慶之。方在髫年，夜夢祖墓，幻成棲閣，離離輝映，有老人指曰：「中紫金上座者，爾祖也。」自此知有仙佛境想。又夏夜乘涼露坐

，忽見天裂，中如浮舟，霞光燦爛閃爍奪目，驚為異瑞。明崇禎甲申，天下改革，海內多故。喟然曰：「吾無濟世才，青紫非吾願。」乃別其親，飄然作水雲游。戊子從亮融剃度，冬於棲真林野受具足戒，時年二十三。己丑參羅漢自閑，一見相契，充為侍司。庚寅執巾瓶，隨至崇明慈濟寺，尋登堂集衆，付以大法，嗣住天台崇法寺。甲午夏訪雁蕩玉甑名勝，遂抵永嘉禮無相師塔，謁密印法幢，過仙巖，徘徊林麓若不能去。久之挂笠漁潭天王寺，萬兵憲代尚讀其語錄，稱歎不已，因贈以詩。詩云：「花香鳥語小窗南，灌頂醍醐我自酣，長怪東南兩天目，精靈幻出老瞿曇。」遂與尚總鎮好仁、潭瑞令希閔、李中丞光春合詞請住仙巖。時荒垣壞壁，草沒人脛，僅左屋數椽，乃提榔栗一枝入山選勝。戊戌浴佛日，有以腥酒亂清規者，超志誠之弗聽，突有虎從叢薄中躍出，衆始驚潰。志以禪律兼化，烏藤白拂，玉律金科，隨機接引，而道風四邕，靈應響臻。三十年來佛廬禪肆，複閣紆寮，輝生林壑，晨鐘暮鼓，軌則清嚴，與東南諸名藍相伯仲矣！寺後傴巖嵌石，狀若龍虎森列，乃鑿壁剜山，入地數級，甃砌其下，以為靜室。寂後其弟子奉靈骨藏焉，王錫琯為之銘。

二七三、清四明天童寺沙門釋本晝傳

釋本晝，字天嶽，別號寒泉子，姓蕭氏，蘄春人。幼性聰慧，年方四周，聽塾師誦書隨聲咿唔，曰：「我亦能誦。」試之果然，因令從讀，日數百言，穎異邁儔。稍長隨父避寇匡盧，恍若舊遊，白父出家，就大林慧剃染。銳志苦學，偶爾嬰疾，乃禮誦習禪，以資靜攝，因閱鐙錄「藏身處滅蹤迹，沒蹤迹處莫藏身」，懷疑不已。一日曉起，宿鳥飛鳴有省。時往參雪嶠信於開先，問：「某也墜地二十年，未知墜地事？」機語契合，從茲服膺。後依山翁忞於布木臺。會天童密雲示寂，相隨過四明，迺於龕前受具足戒。明年忞繼席，晝嘗於侍立，次問：「大慧謂：『參禪貴得命根斷。』若命根未斷時如何？」忞喝曰：「汝識何為命根？」乃豁然而悟。後再參信於雲門，書雲門大樹授之。又參箬菴問於夾山，玉林琇於大雄，皆器重之。忞住台州廣潤時，招晝至，忞卽升座告衆，授以衣拂。後結茅於黃石嵒三年，移牧石菴，首開法於龍門，遷海會，歷杭之佛日清流，越之平陽，嘗再至焉，為日最久。康熙丙子延居天童，年已七十六矣！聖祖南巡，賜宸翰石硯諸物，至山晝對使賦詩，恭謝盛典。癸未冬營壽藏於東谷。乙酉春搆歸來菴退休，命弟子偉載乘主院事。是冬書偈云：「辭世向誰辭？西方太遠哉，不如遺蛻葬山阿，日聽長松響天籟。」伏枕數日，吉祥而逝。壽八十五，臘七十三。有六

會語錄，及牧石吟詩卷，直木堂晚雲樓諸集。

二七四、清荊南東山天齊禪院沙門釋明智傳（實妙）

釋明智，字息為，姓李氏，江陵人。父曰明恒，母齊氏，方在孕時，夢一簪冠道人假屋修鍊，期以游南嶽復來，及智將生之夕，其母復夢道人頂笠負囊入室，知有夙因。生而三月，母病絕乳，智雖在襁褓，而有殊性，不乳他人，食以米汁。年十一寄學觀音寺，秋時患痢三月，病幾不起，家人始許捨身，乃從剃度，師命禮大士，號昕夕無間。久之夢白衣神賜淨水一盞，飲之頓覺身心清涼，醒而告師，因勉以精進，勿自放逸。康熙十二年癸丑，三藩告變，吳三桂屯兵衡陽，建號稱帝騷亂湖湘，王師南下會於荊漢，兩壁相望但隔一江。智年才舞勺，與師困守，刀林鎗雨無所恐怖。二十年滇南平息，民氣方蘇法會漸啓，始從天皇寺蓮月受具足戒。每欲參游，以師衰老見阻。未幾枕石自常德過寺，與語而善，開示參悟法門，侍至更深，但以仔細磋磨為切實工夫。二十八年，大博厂夫來寺度冬，朝夕請益，與厂閱密祖錄，至「三峰所論一淨瓶內貯毒蛇、蜈蚣、蠍子三種，試拈出善者來」，厂命下語，不契。正逼問間，智忽猛省，當胸一掌跳出，厂隨擊一篦，智曰：「也非善的。」晚復開示看青州布衫，坐香三日如身在空中，瀰漫無路

，正恐怖間，被厂一篦擊來，渾身醒豁，卽作禮致謝。由是機悟敏捷，應答無爽。一日聞童子誦經，至「無眼耳鼻舌身意」處，恍如脫桶。因說偈曰：「學道參禪須要急，磨穿鐵硯始稱奇，明明歷歷非他物，識得方知性不疑。」遂懷香謁天鐘，大扣大鳴，應聲如響，卽承印可。四十二年沙市檀越請居東山，因思此地旣非法席，絕少叢林，且屬通衢往來遊侶無從棲止，乃事叩化一盞之食，聚集千家竟得贍足，南北衲子始以東山為憩息之所。是冬天鐘示疾，以法付之。四十六年冬，至公安華嚴寺參軼山，留堂習坐五日，夜半如重病加身，百骸俱散，但見黑雲覆蓋如處暗室；俄而天開一綫，四面漸朗，皓月當空，置身太虛，不覺世界身心合成一片。喜不自禁，自呈所悟，山曰：「此乃工用邊事，正好着力。」自此方信禪有深淺，機有大小。更於康熙己丑跪誦法華、華嚴、楞嚴諸經，一字一扣，十餘年間魚聲遠應，香雲彩結，人天感動，施信景從。復建大悲閣，重葺寮廡，鑄鐘刻像，莊嚴備飾。每歲結制，放戒齋供不絕。著有語錄三卷。弟子實妙字語微。生而穎異，初依極樂寺明郢，後參智，盡得東山之法。智寂，裒其遺語乞陳進士文燦為之序。實妙繼席東山，多循舊規，禪風不墜，機薪旣盡，應火斯傳，又得徒悅賢亦能嗣響。

二七五、清雲南水目山寶華寺沙門釋普行傳（學蘊）

釋普行，字非相，姓孫氏，景東長摩人也。父尚志，母章氏，夜夢老僧投寄，寤而誕生，知為再來。五歲而孤，隨母往田，遙望水目山脊，白雲垂覆，綠樹參天，因指問此何處？母告之曰：「佛寺也。」若觸所感，即請偕往，其母難之，然聆其語意已符夙兆。年十五母沒，乃投雞足從德周削髮，戒德日進。後謁無住，示以參究，即有悟入。年五十五始受具無住，繼席寶華。既弘戒法，復闡宗乘，道聲所施，緇白皈依，宰官敬護。其最著者降毒龍於洱海，導幽魄於楪榆，感通所及，非常情可測。康熙庚午秋，預知期至，拈香沐浴，竟自入龕，一偈寂然。壽八十七，臘七十三。學蘊知空者，亦參無住，而受法於開峰密行者也。蘊本洱海王氏子。年十四入寂光寺剃度，初從大力野愚徹庸，及西蜀了凡諸宿，參究雖並承其教，而於萬法歸一之旨，四五年間疑情不釋。後聽亮如講法華諸經，參不是心話，又十餘年，苦無入處。建玉霖軒閉關習靜，禮萬佛名經，至三卷南無二字，忽心身脫落，內外圓明，如一輪皎月，即說偈曰：「虛空是佛身，我本世間人，我性與空合，非佛亦非人。」隨參無住，即首肯之，欲付以法，俄而辭去。明桂藩之至滇也，命晉王李定國平楚雄永昌叛軍，凱旋時學蘊遇於道中，因止晉

王至雞山，請免山中徭役，晉王允之。復隨至昆明表貢山果，明帝嘉之，賜勅寂光，為護國興明之寺。鼎革後入九臺，把茅三載，而大方廣法席，巍然起於萬山密箐中。開峰老人神契百城之外，忽命僧持卷至山，蘊欣受之，由是開法領衆常數百人。忽一日屬諸門人曰：「三日後我當滅度，天降微雨即其時也。」至期果雨，衆集有侍僧問曰：「和尚向來說禪說教，呵佛呵祖，正恁麼時作麼生？」蘊震威一喝，捋須於口，繞殿三匝，復座翹一足而寂。壽七十七，僧行六十五。著有語錄及草堂集。

二七六、清富民九峯山西華寺沙門釋慧宗傳（心安、道瑞）

釋慧宗，字靈藥，姓趙氏，澧人也。幼孤依叔撫立，年十八禮龍潭智弘祝髮，聞密雲開法金粟，乃從之圓具，授以萬法歸一語，參之期月，服膺拳拳。既而密遷天童，慧居小北河，鋤園種蔬，每於青煙數點，綠菜一畦，舉鍤芸芸，別有會心。一日扶鋤矗立，殭然定去，寮侶尋至，喚曰：「如此作麼生？」慧舉鋤喝曰：「非汝境界。」即說偈呈密云：「我生真面目，處處不曾藏，塞滿虛空界，隨緣自主張。」密曰：「所主張者何？」慧曰：「棒下無生忍，當仁不讓師。」密連棒之，退而有省。偶值修築衆多疾病，慧主藥寮，凡經治無不立愈，遂號靈藥。

一日密拈梅一枝與慧，慧擲之曰：「莫惑人。」密喝之，因作偈曰：「東南嶺下一枝梅，葉落枝枯切莫推，九九逢春寒豔發，也應令汝摘花魁。」慧禮謝之。已而負笈遠遊，徧跡名勝。及返滇主席五華，復開石屏之天寧，寧州之海鏡，且重修靈照。康熙壬寅更瓶富民九峯山之西華寺，法席逾盛，道聲益弘。至庚戌四月二十八日示寂。先三日上堂垂語云：「人世無常，終當有盡，吾道從虛，體寂為真。」又別衆偈云：「東倒西歪世人難猜，了無一法何必安排？」語方竟，侍僧報曰：「侍者心安已坐化矣！」慧曰：「何太忙？」擲杖而逝。得年六十六，臘四十。塔於九峯之陽。有語錄數卷。又知止道瑞者，廣安王氏子。亦參密雲而有悟者也。年十六時，依邑中奉聖寺惟遠得度。嘗赴講席，聞楞嚴七處徵心之旨，頓起疑情，發志參方，數禮名德，謁語風於徑山，叩密雲於天童，時密年已七十矣！龍象威儀，棒喝如雨。一日於衆中出，問曰：「如何是木人看花鳥？」密云：「但自無心於萬物，何妨萬物常圍遶？」因之有省。退而遊普陀諸勝，復歸奉聖掩關三年。時聞象崖演法五龍，乃出而往叩，象曰：「聞道汝南方去來？」道瑞曰：「江山雖有別，古鏡甚分明。」象曰：「帶得何物來？」道瑞展兩手相示，象諾之。後付法源，有一鐙分點百千鐙之囑。遂於諸方開導，弘布宗乘。順治

癸巳至滇居曲靖東山報恩寺，禪聲懋（茂）𥁕，道骨凜然。後於迤東及會城，重興古刹十餘所。至康熙壬戌六月十日，乃舉拂說偈曰：「臨末稍頭一句子，十方諸佛口難宣，老僧露箇真消息，凡聖從茲識本源。」語畢擲拂泊然而化。舁歸交水龍華寺荼毘，陰雲四合，雨似傾盆，俄而八表開霽，送者數千人，悅澤而歸。塔於寺右，其上火光夜明，旬日方息。

新續高僧傳四集卷第二十三

衡陽喻謙昧庵氏編輯

習禪篇第三之十三（正傳十四人、附見六人）

二七、清燕京柏林寺沙門釋超方傳

釋超方，字獨超，姓沈氏，武進人。母徐氏，懷素履絜，義訓惟謹，故超方生而岐嶷，舉止端詳，居恆趺坐，不異老僧。年二十從大蓮克開芟染，圓具華山見月。後入資福參靈機，憤志大事，胸次了然，猶以未盡閫奧，繼往徑山，坐枯木禪三年。時天笠在鎮江竹林，以書招之。笠有大名，慎許可，獨見超方，如合水乳，便受付屬，為臨濟三十三世。出主金壇東禪、武陵南澗、臨安東天目、山陰寶壽。康熙三十八年，詔住京都柏林，逾年辭歸，賜金經衣缽。世宗方在藩邸分府城東，企其清妙，嘗與往還，譚論法要，甚相契合。歸後六年，以康熙庚寅嘉平月八日示寂。壽六十八，臘四十八。憲廟聞之，不勝嗟悼。明年辛卯遣官建塔，且鐫銘焉。篆額書丹，皆出宸翰，文具山志。靈骨藏於山陰寶壽山。超方高顙深目，虎視鶴行，平居寡言笑，鉗錘森嚴，不以辭色假人，諸方老宿見者莫不悚慄。歷數大刹，四方衲子雲蒸輻輳。所著語錄一卷，憲廟為之序。其略曰：「原夫道

昉鷲山法，開鹿野伽林，書貝義學於是敷條，師座拈花禪宗為之發穎。然而自周及漢，大乘僅顯夫新頭，由魏迄梁，妙諦未傳於震旦，自海州遙泊嵩室，弘開揭淨體之光明，示無心之元寂。於是智鐙續耀，朗月連輝，法信六傳至臨濟，而門庭益廣，派流千別，惟滹沱之瓶缽堪珍，自唐以來於今轉盛。獨超方禪師者，幼鍾福慧，長涉文華，厭世網之沈迷，慷慨別父，緣夙因之深厚。勇決尋師，珠毓難生，席設何嘗著脇牆遮？慧可雪來都至埋腰，恒因苦以悟空，遂離塵而證道。高提祖印，明湖之草木增榮，遠振宗風，赤縣之人天引領共迎。桑宿來主柏林，暮鼓朝鐘，數百衆之軍持翕集，擎拳豎拂，三千界之道信爭來。變定水於迷津，回岐途為覺路，積成公案錄自支那，現教外之圓通，脫人間之撰迷，精求弁簡，顧屬制文。余忝列藩維，沃叨宸眷，拱薇垣以北陌，適蘭若為南鄰，數以詩禮之餘，問來與菩提之勝，會恒河比貌，警語頻承。吾岫聞經梵音罕譜，潛符冥冥，頗量測以靡涯，崇委殷殷，欲遷言而不得，憒箇中之賓主，贅門外之言詮，玉帶鎮山，何妨一笑，金棲在望，佇喻三禪。」又著淨土格言一卷，並行於世。

二七八、清雲南水目山寶華寺沙門釋通荷傳

釋通荷，字擔當，原名普荷。自題櫪庵草云：「前名普荷，從戒師無住遵戒而不

嗣法；今名通荷，從先師雲門嗣法而遵正眼。」荷本諸生，姓唐名泰，字大來，雲南晉寧人。以明經謁選不赴，避遊吳越，環觀山水，寄心空寂。故歸滇禮無住祝髮，復參雲門湛然，多所啓悟，竟授傳衣。復往來雞足、點蒼、水目、寶臺間，隨地吟賞，發諸禪悅，視斤斤自喜者，殊不為意。康熙癸丑冬示疾，趺坐書偈曰：「天也破地也破，認著擔當便錯過，舌頭已斷誰敢坐。」以示二衆，寂然順化。壽八十有一。所著有翛園櫛庵草二集，及拈花頌百韻。

二七九、清永豐禪院沙門釋本實傳（洪中、海航）

釋本實，字性空，姓戴氏，尋甸人也。生而岐嶷，穎異過人。幼孤依母撫育，少習詩書，志軼塵儕。及長禮古林薙髮，誓持法華，跪誦十載，乃從和雅受具。嘗閱楞嚴而疑之，因參鐘靈梵公，示以萬法歸一語，力究數載，一夕夢為虎呑，覺而五內清涼，殊勝曩日。偶以習定問梵，梵曰：「性本至空，何定可習？」言下有省。因以為字乃作偈曰：「絶心絶境絶情識，絶到無時更有誰？雙手拓開波底月，大光明藏本如如。」後掩關刺血書華嚴二部。時定北王艾公企其高德，延主永豐，名公巨子嚮往日衆。常趺坐山石，林麓幽勝，自酣禪悅，忽有巨蛇蟠踞石上，實至熟視之曰：「汝踞吾石，吾坐汝身。」遂就蛇坐之，蛇頫首委蛇，徐徐循

去。傍僧問曰：「具何神通，蛇不敢縛？」實曰：「若有神通，早被他縛卻矣！」因注目直視，問傍僧曰：「會麼？」僧不能答，實曰：「神通也不識。」僧禮而退。康熙壬子冬忽謂衆曰：「吾明日去矣！」書偈默然而逝。壽六十九，臘五十。塔於永豐之陽。又洪中字惟敬，黔普安趙氏子。避亂遊滇入騰越，依大藏祝髮，亦嚴持法華，生死為念。居數載忽行腳至鐘靈，誅茅構庵，晨夕提究。一日聞磬聲大悟，乃曰：「始知今日通身是佛，不假修持。」漸感檀施，成大法場。康熙戊申夏微疾，召衆付授，端坐而化。闍維有異香。海航濟舟者，曲靖孔氏子。幼惡葷羶，二十得度，戒行高潔，宗律兼弘。住覺照庵，遐邇欽之。康熙十五年丙辰八月四日，集衆示偈云：「虛空非大，我身非小，要知面目，明月皎皎。」

二八〇、清燕京西城雲居寺沙門釋僧廣傳

釋僧廣，字圓通，姓高氏，雄人也。父性果，母孟氏，夜夢一鐙入懷，覺而有孕，故生有夙根，不類凡童。雖在髫年，頗慕清淨，常以家居俗累不如修行超出塵濁為言，母聞之知不可奪，欲乞卜者推定，卜者曰：「此子之命，出家極當。」年十八父母相繼沒亡，因辭親里，至白溝河觀音庵，乞義天祝髮。義尚苦行，時勤作務，廣每求參生死以決疑情。會溟波禪師就庵結制，廣便昕夕密究未生已前

本來面目。復充行者隨赴京師，命往愍忠寺受具戒，時年二十五。始習坐，三日纔定，身心俱空，便見旁列羅漢，中坐古佛，四炷香時，所見境界消滅。心正結疑，忽聞溟波語曰：「凡所有相皆是虛妄。」廣頓豁朗，自是精修無一妄念。康熙辛亥，溟波住西域，廣更進七，纔至三日，如息重負，身心俱快，徹底灑脫。四日五更，胸中豁然，便呈頌曰：「三世諸佛坐底牢，一條鼻孔透九霄，從今看破本來面，普天匝地任逍遙。」溟波見其經行坐禪與前逈異，及落堂便問：「如何是最初句？」廣喝之，又問：「如何是末後句？」廣又喝之，及問如何是函蓋乾坤？如何是截斷衆流？廣連喝之，溟波迎擊一棒，廣云：「棒打石人頭，樸樸論實事。」溟波笑曰：「而今始得一人矣！」自是機鋒迅疾，當仁不讓。嘗臥病八晝夜，不進飲食，如在夢中，忽從平地起昇須彌山、四天王至忉利天，又昇夜摩、兜率、他化、自在，從六欲諸天乃至梵衆、梵輔、大梵天，以及四空天，方覺時聞人言曰：「廣維那八日不食矣！湯水在茲，曷飲諸？」廣仰視曰：「學道之人，禪悅為食。」復沈沈睡去，夢至十八獄中，見重重善惡果報，因白獄中人云：「汝等何不念佛？」衆乃齊聲一舉，忽一吏藍袍烏巾近前云：「長老有病，我能除之。」乃以手入腹中取出脂膏一片，忽覺大痛，一呼而醒。時早課方畢，

同來問訊，自是胸次清爽，方知前境俱是夢幻。癸丑溟波命住中江，廣辭之，即上五臺，觀山勢如兜羅綿，倏忽有光，橫飛如弓影，剎那而沒。循至河南，登少林，過首山，執爨厨下，或遺火燒破道袍，殊無所覺，已而辭去，結夏香巖。曉聞報鐘，口占一偈，有云：「驚醒夢中人，宵夜渡關津。」禪者知其有悟。乙卯歸省，溟波充首坐三年。壬戌出住慈懸，十有一載。壬申溟波示寂，繼席西域。廣賦性剛直，誨人不倦，接物有方。夏演毗尼，冬則結制。發機者固多沾，戒者亦復不尠。春秋行頭陀，事利生三十餘載，不立文字，孤硬直截，罔容湊泊。著有語錄二卷。

二八一、清漢陽棲賢寺沙門釋行敔傳

釋行敔，字獨冠，姓楊氏，雲夢人也。生有靜性，不樂塵囂。年十三從縣中空如落紺。一夕夢大士持刀剖解為之換骨，至齒牙間，負痛而覺。爾後唯耽禪寂，杜絕外緣。偶檢天奇語錄，讀之有得。荷笠南游，首謁密雲於大白山中，以「不著佛求不著法求不著僧求，大事不明當何所求」為問，密雲軒然一棒，還叩所求。因自惟曰：「可教直下承當，乃懇懇懃懃看斯一棒。」三秋靡間，殊鮮真際，忽動他山之想，遂過雲門，雖得輕安，終未洞明。再上天童，復見密雲，追隨數載

，偕上天台，方冀通玄，發明此事。未幾雲寂，放聲大哭，以為從此失望，無復了時。會金粟費隱聞喪而至，隱固得天童髓者，敬嘗造請，乞其指示，即指其掌，竟爾豁然，日臻閫奧。隱後歷超果福嚴而至徑山，敬皆荷橐相從。有清順治癸巳隱以信拂授之，傳臨濟法焉。乙未主席吳興靈山。丁酉漢陽棲賢更隆禮聘，敬念鄉關久別，雲樹依依，欣然就道，至則弘鑪大冶，躍金同範。俄而興陽使符來迎，慨祖席荒頹，黽勉效命，而破屋殘僧，蒼涼滿目。適嚴公玉環提督豫章假道漢上，晤於棲賢，宛如夙好，敬以興復事從容言之，提督竟爾檀施，由是殿宇摩雲，樓閣礙日。片言之契，萬金無悋，信有自也。未幾雲杜之纂峰，沔陽之廣長，鄂渚之巖頭，相繼以請，敬為居纂匝月，止廣長期，而巖頭則往來至焉。荊門玉泉澧浦夾山且郤而不應，乃詣衡山一展祖塔。敬主棲賢二十餘年，六坐道場，津梁不倦。康熙壬子八月晦日示疾，書偈有「釣竿砍盡重裁竹，不脫荷衣歸去來」之語。壽六十，僧夏四十五。塔於興陽東麓，門人如水鑑佛頂皆唱道諸方。

二八二、清枝江玉安山六合寺沙門釋行洪傳

釋行洪，字雲錫，姓尹氏，公安人也。生有瑞徵，兒時珍重過於掌珠，性獨悱憨，見宰家畜號泣趨避，人疑其怯。八載失怙，隨母作苦。明季兵燹四起，母子離

散，為寇所獲。乙酉隨至當陽，潛身遁去，隱匿佛寺，得師穎秀，遂從剃落。未幾棲於熊口精舍，更肄經說。庚寅冬，詣普護禪林，聽遍雲講授法華，復從受戒，數年盡得其傳，便躋講座。嘗於壽聖法雲敷演弘旨，辯如湧泉，其從如水。偶憇枝江曇華寺，夜聞鐘聲有省，說偈曰：「何人一擊定更鐘，破我疑團千萬重，徹底掀翻都罄盡，從今永不落頑空。」已而設講於公安慧慶松滋龍華，舟車碌碌頗不暇給，忽自忖曰：「既為佛子，當究佛乘，何得高坐自恣，徒逞雄辯耶？」庚子冬散衆雲遊，謁常熟新塔浮石，訊問之餘，機緣相契，授以書記，隨侍九載，夙夜罔懈。偕至吳江遜村報恩寺，一日入室，浮云：「馬祖一喝，因甚百丈耳聾三日？」曰：「不許夜行剛把火，投明始到走盤珠。」浮云：「是何意旨？」曰：「杲日當空新宇宙，山河大地一時明。」又問：「世尊不說，迦葉不聞，是何境界？」曰：「春色滿園關不住，一枝紅杏出牆來。」浮曰：「老僧所問，汝還聞否？」曰：「若將耳聽終難會，眼裏聞聲便是奇。」浮為首肯，授以衣拂。丙午浮寂，尋歸楚，省穎秀於荊州雲華。丁未延主千華山毘盧寺。癸丑受荊城祇園請，無何三藩告變。甲寅冬避於玉安山，有長者熊玉亭剏建六合叢林，三縣僉然合詞禮聘。丁巳大貝勒遣官持諭，衛護備至，貝勒嘗讀洪卷子有「不可眼裏無

筋」之語而疑之，後遇於常德舉以相難，洪笑謝曰：「難逃聖鑒。」遂相視莫逆。丁卯春遊南嶽，道出新店，龍周兩居士留之度夏，乃開築竺雲精舍。戊辰夏龍灣人士請居三鵶。庚午六月轉草市西來寺，尋還三鵶。康熙三十年辛未正月三日示疾，留偈而別。壬申十月迎骨歸塔枝江六合寺旁。洪七坐道場，有語錄十卷。

二八三、清公安觀音寺沙門釋超乘傳

釋超乘，字天鐘，姓繆氏，南陽人也。父曰以政，明崇禎庚辰進士，母冉氏，信心佛果，檀施無惓，夢遊香巖寺，有老僧乞屋，許之方驚而誕乘。清順治丁亥隨宦來楚，甲午失怙，以蔭入國學。丁酉選定海縣蒞任一載，因海寇猖獗失地而歸，迴翔燕都鬱抑無聊，時上西山一縱心目，因與叢社知識辯析儒佛，頗窮玄理，已有離世之感，以母老子幼復還鄉里。終苦塵囂，更攜二僕遊南嶽，過紫荊峰，至大隱龍山慈雲謁杲日。杲曰：「君子樂游山耶水耶？」乘曰：「二途俱不涉。」杲云：「截斷兩頭，向父母未生前道將一句！」乘乃嘿然，數日即哀懇薙髮，隨衆習勤，朝夕無倦，杲以法門柱石期之。迺詔參學遠方，於是徑至湘潭，泛舟江漢。庚戌謁蔣山介庵，一日晚參大雨，介曰：「好雨滴滴不落在別處，且道落在何處？」乘曰：「一點也瞞學人不得。」因呈偈曰：「自歎從前錯用心，東飄

西逐作遊人，今朝勘破間家具，雲散長空月色清。」介肯之。已而入浙，至南澗謁天竺，竺見便問：「是聖是凡？」乘擧拳示之，竺云：「是何面目？」乘云：「一鼻兩眼。」乃留度夏。遂歷覽靈隱、顯聖、雲門、天台諸勝，至平陽天箬留居一載，微示付屬之意，乘乃辭之。入都還踐五臺汾陽少林風穴，習靜於石門，見諸方付授淆濫，不再言禪，前所留稿投之一炬，但持念誦為自了計。康熙二十三年，聞杲寂，回山奠之。踰年至荊州龍山，遙望松枝兩處雲巒秀聳，心馬嚮之。丙辰秋渡江覓憩居之地，過西來寺禮雲錫，會雲與衆論楞嚴，每以言挑之不露一詞。一夕雲擧楞嚴「見見之時，見非是見；見猶離見，見不能及。」有僧擧問：「古德擧拳，云還見麼？」乘不覺答云：「頭上安頭。」雲曰：「似則似是則未是。」乘云：「疑則再參。」復頌曰：「春至園林花自開，幾人識得解拈來，堪笑瞿曇藏不住，機前繞弄嘴頭乖。」雲首肯之，付以偈云：「四七二三歷代傳，重興臨濟遍山川，老僧付汝全擔荷，大闡洪宗鼻祖禪。」又囑云：「識汝天鐘圓音最洪，透徹三界刹海盡融，龍象聞聲雲集。聖凡逐響皈崇，亦任興揚祖道處處流通。」丁卯春同遊南嶽，過天龍山，拓基開作叢林，曰竺雲精舍。庚午夏主報恩寺。壬申辭歸雙林靜室，時雲錫已寂。甲戌乘為雲編刻語錄入藏。以康熙四

十三年正月六日示寂，塔於沙市寶塔觀音寺，著有語錄三卷。

二八四、清虎邱雲巖寺沙門釋弘儲傳（本琇）

釋弘儲，字繼起，亦號退翁，姓李氏，通人也。母高氏，夢梵僧授金環而生，小字金。四歲撫於祖母孫氏，終日兀坐，私語語不可解。剃染後行腳參方，得法於三峯藏，博通內外，心地光明，提正法印，十坐道場，息影靈巖，有終焉之志。吳人以虎邱虛席强起應之，升坐說法，四衆圍繞。有虎邱語錄一卷，錢公謙益為之序，具文集。居半載謝去，後寂於堯峰，康熙壬子九月二十七日也。荼毘龕頂生光，漸變五色，光中有聲大如雷，頓成妙景，若琉璃世界。弟子南潛撰化琉璃記。本琇，字節巖，西蜀人。天性機敏，幼達宗理，契天童法，九遷大剎，道播江淛。著有全會法錄。康熙癸未住虎邱，聖祖臨幸，垂詢道要，深邀獎許，御製詩賜之。

二八五、清昆明勝因寺沙門釋德潤傳

釋德潤，字香谷，姓俞氏，新添人也。以明萬曆己未正月二十一日生。生時有僧到門口，唱偈云：「元正三七眉橫鼻直，日月同明川流不息。」其父問之，不答而去，因記之以占其異。稍長習文藝頗不後人，獨喜近僧侶譚內典，嘗與寶華上

人相契。後其父官滇隨之任所，每歎世路崎嶇，超然名利。丁酉抵騰越入雲峯山，從心安剃度，精勤罔懈。後謁阿山示以無蹤跡三字，研窮晨夕，因行頭陀行。建刹接衆，聚食千指，常坐門外誦咒祈求香供，依蒲連翩而集，衆賴以贍。經行四十餘日，夜聞鐘聲，靜中一驚，汗流浹背，覺無蹤跡三字悠悠窅窅，渾然無間，身心俱空矣。庚子歲荒，斗米數金，加以大疫，潤惻然憫之。更募賑饑，率徙掩骼，不可億計。郡縣欽崇，為額其寺曰普濟，由是道風遠暨。復叩諸方，親承妙諦。後謁半生老人於昆明五華寺，機緣有契，授以拂偈。庚子春初，率衆為破老人拈香祝壽，亦正月二十一日，與己生辰月日相同，忽悟前僧遺偈日月同明者，信有因也。壬子冬，崔方伯之英延主常樂，歲久荒廢，張公國忠、何公拱極感潤精誠，施拾鉅資，重修殿宇，新建廊廡。壬戌冬主昆明勝因。癸亥九月鎮安將軍馬公遣使相迓，謂常樂重經修飾，大功告成畢乃願力，率衆歸來當所欣許，卽翩然還止。然潤已先期走東，謝諸檀樾，及遠近二衆，故復院一日卽示疾遄化，口吐白氣，悠然而逝。壽六十五。

二八六、清蜀北給孤寺沙門釋本裏傳（懶石、福慧）

釋本裏，字半生，姓張氏，閬人也。幼而孱弱，長復多病，父母許度為僧，其病

尋瘥。年十二捨入給孤寺，一夕聞人言：「今日已過再無今日。」不覺悲感交集，悟世無常。年十九從應時法師受具，聽講般若心經，至「無眼耳鼻舌身意」處，疑不能明。夜分入室，請問其旨，應曰：「既無眼耳鼻舌身意，還有口麼？要汝自信自悟始得。」由是舉步忘形，胸中如結。會明季喪亂，寇諜蜀境，避入秦中，因至徽州訪素尋玄，偶聞漢中丈雪門庭孤峻，歲在己丑逕往參之。夜行護法堂前，撞倒磬架，碎磬作聲，疑情廓然。乃呈偈曰：「驀直行將去，虛空撞腳跟，磬破原是鐵，冤家聚頭生。」丈肯之，因授杖拂，付以偈曰：「龜毛拂有騰龍勢，兔角杖支南斗雲，山水悉歸布袋裏，昆明池上日方昕。」康熙甲辰復自蜀入滇。庚戌重修青門，大弘佛法。四月九日示疾，乃集衆曰：「我有一偈當問汝等。生亦何苦？寂亦何樂？苦樂兩忘是甚活潑。」衆無語，裏一喝，垂手而逝。荼毘得堅固子，為人分供，頂骨復見五彩，塔於筇竹之巔。裏凡九坐道場，五剎結制，壽五十九，僧臘四十。懶石聆禪者，姓張氏，蜀人。亦得法於丈雪者也。母趙氏，夜夢呑月覺而生子。幼歲剃染，受戒於象崖，復參破山，後於丈雪道旨契合，遂授記莂。康熙初至滇，主商山斗光寺，闡法數年，復歸蜀授法自覺云。福慧野竹者，亦蜀之長壽人。得法磚鏡，本天童正派。康熙初至滇，闕法於昆明嵩

山寺，衆數千指，士庶皈依恐後，諸方宗仰，極一時法會之盛。

二八七、清燕京海會寺沙門釋超古傳

釋超古，字溟波，姓郭氏，武清人也。父曰文選，曾披緇於邑中天仙廟，家人以繼嗣故，迫令還俗，娶王氏，先子七，超古最幼。時文選患病，昏迷見冥王，責以為僧不終，減算一紀，左右曰：「子可代父。」遂檢籍惟幼子有宿根，宜令出家可代汝，文選唯唯始甦。對親戚具說其事，咸相嗟異，而王氏不從，謂此兒才三歲，未免予懷不忍捨也。俄而文選復昏去，王氏不得已虔禱許之，故超古七歲即捨入天仙廟，禮智庵得度。廟僧雜居，無異俗人，超古頗厭惡之。年十八痛念生死莫可咨決，乃發願跪誦華嚴，足不踰閫者三載。年二十有五，偶與同侶抱璞參訪要妙，勉以遊方，因於北京愍忠寺圓具。時大博結制天津如來庵，水雲環集，超古往從之。刻苦參研，嘗問本來面目如何？博舉拳示之，超古曰：「舍此還有否？」博即以拳擊之，從茲疑情頓發。隨至楊村報成寺，上堂云：「堂中有一病漢，當出一身白汗。」超古聞之，工夫彌切，頓忘人我相，目不交睫者四晝夜，因託屨有省。往白博，博問：「如何是你本來面目？」超古云：「六六三十六。」博云：「不是，更道！」超古云：「九九八十一。」博擊一掌，云：「此是

九九八十一，還是六六三十六？」超古一喝便出，自是當機不讓。復侍博三載，得大休息，始蒙印可。遂於燕都西山雲居寺靜修十年。清多羅惠王與李德雲居士請開法於海會，後更開建西域寺。著有語錄數卷。

二八八、清怡山棲雲寺沙門釋超定傳

釋超定，字體真，姓林氏，南安人。其母娠時，常依外家，外祖晚見一僧求借宿，俄失所在，而內室舉子呱呱有聲，家人駭異，知有自來。繈褓而孤，育於鄭氏。年十六翁媼並逝，悲幻質之無常，歎深恩之罔極，伶俜哀慕，屢叩空門。時本寂尊宿方住龍潯，旋駕雲棲，道望甚高，定乃直造丈室，一言開導，即便皈依薙染服勤，志期證悟。及承寂命繼主青黎禪室，慧風廣扇，雲水奔趨，因以物色高賢，虛懷諸益，而龍象駢臻，精廬窄隘。乃於附郭平山大興禪剎，四事益給，至者如歸。雖接待綦鯀，而研經彌切，刺血書華嚴大部，至現相品發明心地。又聞客僧舉「天地同根萬物一體」語，從此豁然，前後際斷。會雪峰亘從黃檗解夏，直造平山加意勘驗，舉古德法語往復推尋，皆箭鋒的的，函蓋相承，亘深為助喜。及雪峯居漳之南山，始受屬主西平禪院。明季流寇蠭起，中原鼎沸，乃策杖孤征，隨緣放曠，碣至劍浦，栖託法雲，主僧匯谷一睹光儀，如瞻相好，因請駐錫

，施以鉗鎚，正擊旁敲，一期方便，衆多省發。檀護四衆復請開堂，曇花瑞現，大地春迴，毒鼓聲轟，群魔膽裂。於是玄風彌播，道譽光昭。永安之西華大科大田及廣湖諸刹，企慕殷勤，咸垂慈顧主其法席。逮及晚年，沙中耆舊請住棲雲，乃攜節翩翩來作怡山主人。毳衲瞻風，苾蒭倒屣，莫不飫以法喜，慰所懷來。以殿宇荒涼，僅蔽風雨，乃發誠懇，撙節餘資從事建築，十載之間，寶坊輪奐，百具鼎新。而報緣已盡，示疾遷化。跡其生平，入道精猛，見地超卓，慈忱弘願，實罕其儔。弟子奉其全龕塔於怡山。壽七十有九，為臨濟三十三世。自撰行述，信為實錄，如幻更摭懿美作為碑記，勒石山左，昭示來者。

二八九、清青林龍安寺沙門釋超況傳

釋超況，字重眉，姓蔡氏，同安用里人也。夙根神穎，髫齡就塾，雖抱儒經已具佛性。因投龍池巖，禮惟雲為師，勤習淨行，弗憚寒暑。年二十一始從披剃，掩關三載，拜誦華嚴致誠百萬。又閱藏教中有云：「能三日不食七日不食者俱力行之。」但日夜思諦，終非究竟。有禪客自金粟至，具道費隱棒喝接人最直捷法門，況聞之喜曰：「吾固疑有是，可效春蠶作繭徒自縛乎？」即破關而出。日夕咨參，未有入處。適雪峰亘從羅山至龍池，與之盤桓，一日問曰：「如何是第一義

？」況擬議，峰便掌云：「這鈍置阿師。」況云：「請師道。」峰纔啓脣，況遽以手掩之，峰乃笑云：「向汝道了也。」況亦爽然有省，然胸臆猶滯。偶過戲場，於人叢中見其擧首向上，鼻孔一一俱見脣上，覺礙滯之胸，渙爾解釋。遂作偈曰：「二十年來被孰瞞，剛纔放下便平安，早知鼻孔在脣上，總不者中覓易難。」乃詣黃檗隱元處，隨衆參請，不露鋒鋩。明年出嶺，叩金粟費隱，亦默契之。時值嚴冬，潛穎衆中，自居樵汲，手足凍皴，亦不暇恤。嘗有偈曰：「牯牛無貫四方周，放去收來得自由，蹄角雖然未顯露，分明觸處便昂頭。」時年二十八始受具。明年春還閩，途中作偈，有「今朝踏破芒鞋底，赤腳迢迢入閩山」之句。歸則仍就龍池鍵關三稔。後值雪峯出主芙蓉，一日問：「薰風自南來，殿閣生微涼。汝作麼生？」況但云：「仲夏酷煩，幸自珍重。」雪峯默許之。未幾受峯付屬，卽旋泉南居清溪貴湖龍安寺，為唐清豁禪師退隱舊址，編茅為屋，脩然自得。雪峯至泉昭慶，況充首座，立僧秉拂，發揮宗乘旨趣，亹亹傾動。四來繼席南山，千指圍繞，三冬學足啓廸尤多。閩司馬子奇請住隆壽，兵燹之餘，寺宇凋殘，而近寺兵衆雜處，尤難調攝。況躬率行道，接以等慈，莫不傾服，叢席改觀。歷十數載，忽爾辭退，請還舊山，留之不得。無何世局變更，郡城內外幾頻危殆

，人始知其先見云。以康熙十四年乙卯三月二十六日示寂。壽六十有六，臘三十有四。塔於青林之麓。釋超弘為之誌銘，稱其知鑒瑩朗，而器量含弘人莫窺其涯際，時以為知言。

二九〇、清漳州馴虎巖沙門釋超頂傳

釋超頂，字逸然，姓謝氏，晉江人也。幼而清慧，知慕佛法。垂髫時有清質禪德住泉中小庵，頂從之遊，昕夕隨其梵修。崇禎甲申始落髮於馴虎巖。年二十尋棲仙亭，辛勤力作，暇則禮誦，訖無虛晷。經數歲，歎曰：「出家為生死，豈宜繫此？」時雪峰亘住南山報劬，卷被從之，一見相契，潛鞭默練，靡間朝昏。一夕誦次嗒然若失，前後際斷，自覺愉快，入陳所見，亘頷之。自是酬對，無爽玄旨，亘嘗與客譚，問：「無須鎖子誰人開得？」客茫然，因傳令堂衆下語，或云：「不費纖毫力。」或云：「開也。」頂則曰：「用開作麼？」亘深喜其語，因謂客曰：「非超頂不能為此語。」訊之果然，乃益加策勵，期臻閫奧。亘主泉之昭慶延福，福之雪峯慶城，頂皆隨侍左右，助揚法化，精勤不懈。屢欲屬累，每遜謝不逮。順治己亥秋，亘居慶城將滅度，遺命付頂衣拂。時隱仙遊東山巖，耕鋤自給，茹草飲泉，怡然樂之。馴虎衍如老宿，頂師祖也。以亂後零落命為住持，

頂率先勞役，行古德規範，三載之間，頹綱漸振。丙午秋與南山怡石偕往雪峰，為亘師築塔，勞頓灰土，感疾數日，遽爾奄化。時康熙五年也。頂神穎通慧，梵行精白，獨處巖谷，堅苦枯澹，而道望蔚然。弟子明經如修以丁未年冬，奉遺骸窆於東山後岡。釋超弘作銘云。

衡陽喻謙昧庵氏編輯

習禪篇第三之十四（正傳十人、附見十一人）

二九一、清杭州理安寺沙門釋行昱傳

釋行昱，字曉庵，號曰無隱，姓葉氏，龍游人。寄跡吳門，三歲失怙，母程氏訓養成立。自幼純篤，情殷報母，力持蔬食，偶見殺生閉目馳去。一日讀六祖壇經知有宗門事，遂參密雲於金粟。及冠將昏遯入磬山求天隱剃度，開示諄切，而親屬追尋，忍淚別去。遠走天台，至蓮花峰禮肇心老宿芟染，即圓具於天童。聞通問開法南澗，投誠參考，每入室痛棒厲喝不假詞色，身心自覺純一。嘗因激發立五大誓，以大事未明不出山，不語，不臥，不加衣，不看書。自夏徂秋，力行不倦。一夕月下獨坐，忽內外洞徹皎如冰盤，向所疑處澄淨無滓。遂出山省母，又勸還俗，復潛渡江參石奇於昭陽。未幾以母老復返吳門持缽奉養，母終，更上南澗研究古今差別得大自在，尋付衣拂。無何通問遷竹林分座說法，萬指鏗鏘，屢以南澗院事屬付，苦辭不已。己丑夏將命攝方丈，昱即宵遁，涉桐廬訪陳尊宿遺蹟，過疎山謁影堂，因回瀏陽叩爾瞻於石霜。旋應武功山靈溪之請，遂開法焉。甲午夏領衆東還，繼席南澗，提綱挈要，規令森然。通喜得人，致書金少保，稱曉菴首座侍衲二十年，悟境不異高峯斷崖，而德業深厚，其推許如此。明年通寂

，窣堵告成，拂衣竟去。復入瀏陽，結茅山中作投老計。江楚衲侶聞風趨附，不踰年遂成叢席，苒苒廿載，影不出山。唯不忘所自，梓其師手輯續燈集，旹鏤版畀之入藏。康熙乙丑夏四月二十九日，奄忽坐化。壽七十有九，臘五十。所著有三會錄，黃曇拈頌若干卷，皆編刻盛行於世。

二九二、清四川雙桂福國院沙門釋印水傳

釋印水，字雲橋，姓趙氏，化城人。夙稟靈根，生而穎異，幼罹災患，特然自立。成童薙髮，應緣尋師而性峻不群，然每見遊僧輒起敬心。甲申之變，中原鼎沸，寇盜蠭生，被驅入營，逐流漂泊一十三載。戊子隨營之楚，寓姊歸山，受具於常樂律主，時年二十三矣！辛卯返蜀，謁破山明於開中鳳城，問訊之餘，舉拳擊掌頓發疑情。甲午坐夏七日，寢食俱廢，偶承瓦盞墮地有聲，觸碎疑團，身心愉快，欲求印證，而峽道未通，思明至切。辛丑秋川亂初平，疾趨雙桂。一日入室，明問：「行不出戶，坐不當堂。」水云：「明月堂前掛，松竹引清風。」明曰：「未是。」水再擬議，卽驀然一棒，水一喝而退。他日為水更號雲橋，書偈於扇賜之云：「欲向高梁未得來，而今夢明醒難開，急將一句活頭語，痛為吾賢莫亂猜。」是冬拔充教授。甲辰春，重示偈云：「曾聞古德輔叢林，逆順機緣無二心，自此任教肝膽碎，終身相繼意深深。」命監院事，未幾卽付法卷。丙午明寂

，為校刻語錄全稿三十一卷。己酉春繼主雙桂，設千日禪期請於官吏，給寺四界印照，蠲免雜征，刊石立碑垂之來世。乙卯夏書退院語一篇，卜居香水庵，削牘啟諸同門承茲仔肩，卒鮮應者。癸亥為臺諫黃公所請，復理院事，衲子如歸。時雙桂舊棟悉為蟻蛀，風雨搖撼，其勢甚危，乃鳩工庀材，次第興革，四載落成，而水亦老矣！以康熙三十二年癸酉五月十七日示寂。壽六十八，臘四十六。塔於雙桂山左，有語錄十卷雜詩三卷。

二九三、清杭州理安寺沙門釋行悅傳（行洸）

釋行悅，字梅谷，亦號呆翁，晚稱蒲衣尊者，姓曹氏，婁東人。年十八披剃於普陀海岸禪林，受具後擔簦詣硿峒參瑞白，知向上事。復參天童密？問：「掣電之機，還許湊泊也無？」密方詰難，即拂袖云：「鷂子過新羅。」密連棒趁出，悅當時會得賓主句。年二十二再參報恩，已而入夾山參南澗箬菴。問：「隔江招手便乃橫趨上座，還具者箇眼否？」悅云：「不入虎穴，焉得虎子？」南澗卓杖云：「能有幾人知？」悅云：「果然作家。」南澗便喝，悅即禮拜。明年隨侍金山，即承付屬。後居廬嶽，忽焉數載，時在茂年居多暇日，乃簡古公案數十百則，皆為頌之。丁酉繼席南澗。乙巳主粵東龍樹院。丁未主蔣山天華。辛亥秋復入粵

住大隱禪院。癸丑至南安居西華山龍光寺。己未赴江寧蔣山金陵寺請。壬戌擬之臺山，先入京師憩錫城西。甲子秋客城東彌勒庵，臘月朔夜索水沐浴，焚香禮佛，辭眾端坐，垂誡懇至，眾皆感泣。請末後句，乃說偈曰：「使符多謝遠相迎，撩起袈裟請共行，一曲浩歌歸去樂，從來老將不談兵。」三日荼毘，舍利瑩瑩，靈骨片片作金玉聲。塔於南澗北蓮花峰。壽六十六，臘四十八。悅凡七坐道場，五會說法，一語一機，有照有用，學者宗之。弟子數十人。所著正宗語錄、列祖提綱增集、禪宗雜毒海、歷代帝王宏敎錄，各若干卷。又三會語錄夢冰東皋拈莊放鉢北遊諸集，皆梓行於世。行洸，字濟水，上虞顧氏子。亦嗣箬庵法，宗敎兼通，在僧中最為傑出。主理安三年，寂於康熙乙亥。著有正法錄諸書。

二九四、清湘陰神鼎山沙門釋行澤傳（懋功、修木、玄劍）

釋行澤，字雲外，姓汪氏，婺源人。父南棲居士，曠達不群，有高世志。母氏王誕澤之夕，夢麟舞於庭，覺而告居士，居士曰：「吾所夢亦然。」因名應麟。八歲入鄉塾，授以千字文語，便問：「天是何物造成？到何處止？」塾師曰：「爾且讀，將自知。」澤曰：「不識得何用讀？」居士聞之曰：「兒殆道學者流，非功名中人也。」年十一失恃，又八載亡怙，貧苦艱辛，嚮勞心病，嘔血幾昏，禱

佛求救，若有神詔，歸心三寶病當自愈，覺而自誓，其病漸瘳。遍遊僧舍，從讀佛經，決志出家。癸酉投黃山雲谷院無易守師脫白。易久參雲棲，受念佛三昧，命澤依行日念佛三萬句，誦華嚴一卷，禮佛百拜。如是一年，而神觀精明，志氣軒朗。甲戌冬，受具戒於姑蘇茂林，遂過雲棲禮蓮池塔，山中耆舊留居二載，忽聞唱僧名，僧應阿彌陀佛有省。遂上天童叩密老人，時有啓廸，而土音難曉。後舉薰風自南來話占頌曰：「薰風自南來，殿閣生微涼，今朝寒冷甚，向火恰相當。」密笑而誡之曰：「須勤學老僧，不孤負汝也。」無何病困，為同侶僧不易邀往杭州，及赴陽山召，不易復彊之偕行。陽山者，即通授。澤初見山，問：「萬峰頭上目視雲霄作麼生？」山一笑目之，即呈偈云：「聞說陽山選佛場，一條拄杖絶商量，誰知別有真消息？笑裏藏刀人未防。」自是與山日愜，再踰年，山主磬山，澤隨侍。一日舉鐵牛過牕櫺話，澤下語數十轉，皆不契。山曰：「只是桶底未全脫。」澤憤而再參，沈坐終日，忽風揭門簾撲落作聲，將從前知解窠臼一齊打落，透到通身無念無依處，不勝快活。入方丈，密啓其意，山手書法語，並衣拂付之，且云：「子將來有超越之見，但世故未諳，早出恐鮮福耳。」澤曰：「願終身巖谷。」乃入匡山，借居五乳峯破庵，囊鉢蕭然，日采野蔬和米作瓔珞粥

食之。偶攜籃澗邊，尋摘苦菜，失足跌下，驚起山禽飛叫一聲，坦然休歇，如雲開日朗。因作頌曰：「鐘殘漏盡一聲鷄，脫盡從前悟裏迷，大用縱橫施巨闕，汪汪洗土不成泥。」旋還雷光庵。澤隱匡廬八載，嚴操切究，光穎漸露，大江南北頗傳其機緣語句，咸思親炙。而禪者負米往來苦於崎嶇，澤憫之，且將為法求人。戊子春，舟遡潯陽而上至大江之北，止於蘄之大泉山。蘄黃本大醫故里，數百年來不聞正法，禪德過寓亦罕，澤始至創，法席聚衆，棒喝轟犇。州守聞而怪之，過候澤，澤質直不克盡賓主禮，州守怒。己丑春假他事持兵馬來，竟火大泉山寺，澤對火說法，曳杖下山，棲於蘄北菩提寺。庚寅春過黃梅，掃醫祖塔於雙峰，至馮茂返道經紫雲寺。寺本千歲寶掌遺址，代有高人，聞澤至山，衆遮迎以休夏，諾之。山最高處其路僻絕，去人煙甚遠，澤甚安之，幽居數載，學侶千指，語句布流，諸方贊賞。如盧山木陳寶華朝宗與玉林國師，皆歲時款密，屢通書問。辛卯赴高山寺說戒。壬辰歲旱，蘄黃尤甚，禪衆數百皇皇待食，乃欲散衆下山移人就粟。會湖南道素敦請，遂之神鼎，蓋宋洪諲所開山也。癸巳溈山慧山修禮相迎，澤許之，以神鼎初興，未卽往也。甲午季冬朔日示疾，自書屬累千餘言。三日作偈曰：「是非海內展全機，多少時師盡皺眉，此日一言無可付，江南江北

大家知。」又云：「神鼎龕無人封，自作偈自封之，三十年前平貼地，三十年後大神奇。」驅衆出戶，端坐而逝。澤悟門既正重自刻厲，掃除枝葉直透末後牢關。有語錄拈頌若干卷。玄劍英禪師者，亦湘人也。康熙戊辰，還湘造神鼎訪一揆，時龍牙法席久虛，一揆强英住之。開法三載，不欲久居，乃拽杖歸神鼎。三十三年長沙易啓，卒迎主福嵩寺，蓋易子新建，以報劬勞者也。英有三玄頌云：「第一玄：聖凡罔措擬何宣？髑髏有眼猶能視，枯木龍吟識未乾。第二玄：石女停機尚未然，拈起龜毛斷貫索，千七百則一齊穿。第三玄：法界都盧在目前，野色更無山隔斷，天光直與水相連。」英所著語錄頌偈，易子請授梓而為之序。又修木林禪師者，亦曾主神鼎。嘗問僧云：「盡大地是火坑，得何三昧不被燒卻？」僧云：「正是放身命處。」林便喝。又舉埋牛話，僧問：「牛已埋了，此後何所牧？」林云：「一個閒人天地間。」著有語錄頌古數卷，惜多殘佚。懋功昺禪師者，得法於南嶽山田寺松濤照，傳曹洞三十二世。康熙壬戌主江西袁州南泉慈化寺，示衆舉「圓悟勤云：『參到無參始徹頭。』當言參到無參未徹頭，以向上更有事在。」戊辰移住曹山禪寺。庚午還潭州主席華林，其退院別衆云：「慈化六載，曹山兩秋，幾度欲歸今始得，煙波江上意悠悠。」蓋昺本湘人也。辛未至山田

省松，後以院讓操雪，著有語錄。

二九五、清杭州理安寺沙門釋行珍傳（斯瑞）

釋行珍，號天竺，姓陳氏，上海人。少聰穎多能，嘗從人貿遷舟行，遇盜投之水中，為漁者所救得甦，因求出世脫離塵擾。禮無海學雜染，時年十八。參箬庵於南澗，示以未生前話，長跽請益，箬庵拊掌者三，珍纔起立，即喝出，愕焉失措，疑不去心。年二十圓具於瑞光，侍古南，掃塔天童因阻兵不能歸，寄跡顯聖，坐不語禪，念大事未明憤鬱致疾。一夕氣絕，衆僧諷經，有一僧撫其胸曰：「速往西方去！」珍忽甦，瞿然顧視曰：「此身是何所在？」衆皆驚悚。病愈還澗，箬庵隨命侍香，夾山於趙州勘臺山婆子話下，頓徹古今公案源委，呈偈機緣載在語錄。箬庵印以偈云：「吹毛不犯當頭令，出窟金猊果俊哉！」又稱於衆曰：「珍雖年少，悟處確實，法門令器。」珍聞之痛自鞭策，箬庵命掌書記，始垂記莂。復詰高峰六問，珍一一著語，箬庵解頤自題其像授之。已而結茅畫眉泉。及箬庵寂，奔喪建塔，更棲蘄州大潛。戊戌冬出主菩提寺，三載遷德章。丁未夏應洸禪之請，繼席南澗。宏覺禪師為法派尊宿，每以古德應庵相擬，而念湖州道場為最初祖庭，宜興之龍池為天童磬山兩宗所自，出郵書勸駕，皆以為非珍不克勝任。

珍既至，重飭舊規，徹夜禪堂，策勵勇猛，宗風一振。善權、龍池、伊蒲甲寅之難，樂安禪師塔燬於火，珍從灰燼中負靈骨歸迄難定，復造窣堵，擬於舊制。無何鑾輅南巡駐蹕夾山，珍雍容晉接，庭柏奏對，天顏大悅，寵賚有加。將寂之日，法雨泉巖石崩裂，林竹枯瘁。生平九坐道場，說法十二會，開堂三十七年，前後四住理安，道風孤邁，學子非謀道真切痛念生死者不敢登其堂，所至隨機接引，辯才無礙。自奉甚薄，一衲補綴終身。至若南澗，則殿宇寮舍煥然一新。得法弟子三十人，南北稱大宗師者强半出其門。壽七十一，臘五十三。祥符令遂安毛際可為撰塔銘。又斯瑞者，雲間瞿氏子，亦嗣法箬庵，繼席理安，傳臨濟三十二世。有語錄行世。

二九六、清長沙嶽麓萬壽寺沙門釋智檀傳（操雪鈞）

釋智檀，字香木，晚號胏山，姓馮氏，漢中人。本儒家子，生有殊姿，方九齡即有志棄家學道。頂有黑子，大如芡高於粒，有相者曰：「此子松頂一珠必高僧也。」檀聞之益自決。時寇盜充斥，父母繼亡，避兵深山，從熱病中感觀世音，見相膜拜而愈。年二十，往明珠院禮無量薙髮。聞兩僧對語，欲了生死必須參學，乃矢志行腳，至終南讀楞嚴有感。入長安徧投講席，所至或代座演論，群相推許

，已而歎曰：「行腳事止於是耶？」因遊湖廣與人論圓覺，至「普眼章根根塵塵，周徧法界，無壞無雜」處，忽聞孩提擊鐘聲，不覺失笑曰：「原來又複雜。」其語竟下座，覺通體舒泰，不可言喻，自是不復事義學。抵九江參竺庵成，復謁龍池微，皆有機緣。及造佛日，叩具德禮，結制靜坐三日，舉頭見桂樹，豁然如井中躍出，從前所見皆冰釋矣！更隨普明照問學三載。順治甲午年三十五，始過寶壽參白巖位中符，遂受印可。尋至湖湘覓隱深山。值長沙嶽麓寺久廢，為虎狼所居，人莫敢近。檀杖錫深入，就樹結茅，唯一行者自隨，夜則經行林麓間，虎皆馴伏，不踰月，禪侶聞風漸至。歲大旱，檀為誦佛禱雨，所至甘霖立沛，鄉人感之。方謀建寺，而張少師秉節鎮湖湘獨皆倡建大雄殿，督撫鉅公佈金建法堂，丈室門廡庖湢無不備矣！竟成叢席。中丞三韓周公召南來撫湘，未至長沙先夢僧於沅芷署中求見，後至山寺宛如舊識，遂議建藏經閣。後與召南譚論，有「心靜自涼」一語，不合，欲羅致其罪不得，或勸檀避之，檀曰：「禍患之來亦時節因緣，山僧得力處正在於處禍患處，禍患即所以了生死也。」械繫至獄，笞辱隨之。檀在獄中每得食必施囚徒之饑者，有逋贖鍰代募金償之，常勸念佛以消夙業。久之得釋，乃誅茅天岳雲騰寺。未幾遊南嶽，住馬祖傳法院。康熙庚子春，中夜

月朗二虎怒號，若山崩石裂，直至草廬，檀策杖坐門前厲聲喝之曰：「爾業根未斷。」一虎俯伏，久之鐘鳴，二虎一躍而去。檀戒侍者慎勿言，恐謂我惑衆。後往山谷者多見虎，虎不傷人，人皆知虎為檀所馴。辛丑道出衡陽訪郡守張公，聞城外殺傷二虎。檀太息曰：「莫是我護山虎也。」惋惜不已。次日回寺，有虎于說法堂前大吼數聲，檀聞之喜曰：「吾護山虎固無恙也。」然虎若善解人意，每於寺衆聚集新建柱梁，吼聲相應，不約而然，屢驗無爽。嘗有句云：「玲瓏茅屋無關設，虎鹿終朝伴作鄰。」即其事也。及檀寂，虎亦去。著有便麓居蒻蔓篇、滇游集、嶽麓衡書埋雲草，及文集語錄若干卷。又操雪鍔禪師者，得法於衡嶽雙峰松濤照，傳曹洞卅二世者也。康熙壬申秋九月，為懋法延居長沙華林寺。嘗因雨晚參，滂沛淫霖不歇，滴碎髑髏骨節，鐙籠鼻孔浸爛，露柱眼裏流血，拈杖云：「唯此木尊者，雨打不濕，風吹不折。」卓一卓曰：「向者裏劈開，紅日寸土皆金，緊繫睛光，天人歡悅，芒鞋踏幽徑之清香，柱杖撥煙嵐之秀色。須是純鋼打就，方纔道得土山焦而無熱性，海枯而無竭，門庭戶口見煙見角而不別。」壬午季冬松濤示寂，鍔上供有云：「昔年侍巾瓶於六處，春秋不計，強將蝗背謬繼芳繩，深恩似海粉骨難酬。」知其得力於棒喝者深也。著有語錄拈頌若干卷。

二九七、清衡陽萬壽寺沙門釋行泰傳

釋行泰，字杏堂。初出家依止南嶽優曇林，得法於衡陽萬壽寺若劍司，亦傳曹洞三十二世者也。康熙己未春，萬壽老人命居潭州谷山寶林禪寺。且應長沙諸孝廉之請，二月八日入院上堂示衆，以三玄三要復指西來意云：「但道澗上櫻桃少婦面，徑邊樓樹夜叉頭，與先谷山是同是別？」衆憚其鋒，莫敢究詰。泰禪機超妙，而文義斐然，有破院歌，初住谷山作也。其詞曰：「破落僧，破落院，破破落落真風見，生涯只在嶺頭雲，活計從來山一片。聽猿啼，聞虎嘯，正是山家真個妙，半邊砂罐煑清泉，野客同湌歡共笑。松逸清，范湖渺，人情淡若秋雲皎，舜蹠雞鳴總一心，英雄幾識春光老。楊岐屋，懶殘巖，今古無人得共排，惟有杏堂風味別，松根盤石獨安懷。也無煩，也無惱，萬事拈來都靠倒，狼煙消盡任遨遊，子房韵入青霄嶂。丹已成，火已到，跨鶴凌雲無影向，我自生來性逸舒，一間破屋幽情放。」因此復得檀助重葺寶寧。後圭峰以木鐸於嶽麓說戒，請泰羯磨，主僧阿諾延之上堂，謂：「以水合水，以鏡照鏡，猶是兒孫邊事，更有向上一着，且道如何是向上？」以杖一卓曰：「一堂風冷澹，千古意分明。」壬申冬開法長沙興化，上續弁山雪為五世，次紹雲巖瑩為四傳。著有語錄頌偈八卷。

二九八、清成都昭覺寺沙門釋通醉傳（溪聲圓、佛寃綱）

釋通醉，字丈雪，姓李氏，內江人。生性沖澹，意氣灑然。幼時母攜入寺，見金像巍煥，慨焉興感。顧謂母曰：「他日我亦如此。」父母知非凡物，禮古宇山清然落髮。嘗讀法華經，乃至舉一手或復小低頭皆以成佛道因，默忖曰：「成佛若是其易耶？」乃上峩湄欲得證悟，聞金粟密雲門庭孤峻，卓有古風，復舉僧問雲門：「如何是佛？」門云：「乾矢橛。」聆之如石礙胸，直入西山參鑑隨，而隨不重機鋒轉語，一味平實，因圓戒法。癸酉冬仍歸古宇，掩關山阿，讀諸家語錄，鎮日如癡。會靈筏來自江南，言破山明荷金粟衣鉢，入蜀負笈從之，謁明於萬峰。入室叩請，明曰：「老僧不參禪，祇愛伸腳眠。」正疑悶間，一夜方下榻，到著鞵不上，以手納之，忽然猛省，遂呈所見。與明遊白兔亭觀瀑布，以丈雪字之書偈曰：「晝斷蒼崖倒碧岑，紛紛珠玉為誰傾，擬將鉢袋橫欄住，只恐蟠龍丈雪冰。」迺入記室。丙子秋造天童見密，夜聞版鳴聲震山谷，忽大徹悟。更回萬峰見而印可。復受之偈曰：「現身惡世可深藏，莫逐周胡嚴李張，只待兔冰蛇吐火，始拈柏子祝吾香。」由是力振頹綱，於烽煙浩莽中，往來秦蜀。康熙癸卯還集昭覺，兵燹之後，荒涼滿目，而故址依然，意圖恢復，作詩目見，詩曰：「廿

年偶爾見華陽，屢跋荒榛覆古梁，小徑淡分煙影石，幽巖初醒月華香。驚人野鳥間歌嘯，科首殘黎牧大荒，極目天涯無點翳，懃抛汗雨灑危疆。」至乙巳殿宇落成，果符蛇火之語。復有詩云：「俄乘願海到蠶叢，瓦爍翻成釋梵宮，祇為聚沙作佛塔，常伸隻手撮虛空。長帚掃地山河動，短杖支雲日月紅，工成正擬垂簾臥，何期外有扣門翁。」當康熙甲辰時，秉鈞者以湯若望聖眷方隆，煽其左道有沙汰之變。聞玉林國師密楮達部欲保全大雄報恩，通辭遺書責之云：「既應一國之寵，當此魔强法弱之時，正宜挺身利濟寧謐諸山，馬得重己刹而輕他寺乎？」其嚴正類是。晚歲休息於佚老關。癸酉七月，沐浴趺坐，作真歸告示寂。有語錄十卷，里中行一卷，青松詩集一卷，雜著文二卷。壽八十四，臘七十八。荼毘得舍利無數。塔於寺西。得法弟子：佛寃綱、溪聲圓。其最著者圓，於兵火流離之際，鶉衣垢面，意欲建寺不果，遂作破衲歌以自警，歌曰：「看這破衲箇，破得大絡索，斤兩剛七斤，多少人不覺。泥豬癩狗要且嫌，跛鼈盲龜被伊縛，雨也打不濕，風也吹不着。披自壓沙浩刼前，綻則千補與百綴，無貴賤與人拈弄，有剪尺與人裁度。從來不曬晾東擲西抛，一向不洗浣汗污氣濁。東土衲子禮三拜寒溫入髓，西天尊者立微笑擺他不脱。分明蓋覆赤肉團，無位真人盡包裹，山野一生多快活，

全憑此領破衲個。」後徙武平寂於壬寅冬，塔昭覺佛果之左。徹綱，內江李氏子。卅齡削染，世味邈然，巾瓶廿載，兩下吳越謁堯峰費圓具。及辭去費，以偈送之云：「佛是冤家汝自知，威風凜凜孰能窺，因思昔日韶陽老，白棒拈來要打伊。」後侍醉歸靜明，擊破頂額血流踣地，半晌方蘇，卽呈偈云：「生死關頭俱截斷，絲毫那許著情塵，一回擊著頭顱裂，雪擁紅罏未是冰。」醉笑云：「未是未是。」頌之復呈偈云：「碧潭深處龍難隱，峻嶺高松鶴自鳴，撥動天關珠苑轉，日用如何不現成。」醉深肯之，卽付拂子，命主昭覺。上堂：「通方上士鑒在機先，靈機密運情量超然，星回漢地月落楚天。所以目前消息非口耳之所傳，看他從上諸聖千種喻萬般言，用盡機輪徒枉然，若要深深海底立，直須打破上頭關。且道用何打破？挨落須彌如輥芥，鞠來不礙剎那間。」後回里重闢古宇山。

二九九、清杭州理安寺沙門釋超格傳（超徹）

釋超格，字夢庵，姓丁氏，蕪湖人。生性穎異，九歲能吟詠，長攻帖括，有聲庠序間，然非其志也，獨好內典喜趺坐。初謁梅生，聞萬法歸一語有省。欲出家，以親在不果。年二十八，始投金陵清涼寺劍門落髮，秉戒於寶華山見月。歷諸名勝，偶登廬山五老峰，豁然悟徹，有「踏破虛空作兩邊」之語。時天笠主禹門，

往參次便言：「破夏遠來，請師一接。」笠云：「未入門時喫棒了也。」遂作禮云：「謝師指示。」笠一擊云：「知恩者少。」格遂一喝，拂袖便出。笠門風孤峻，學者憚之，格橫機不讓，一衆側目。甫三月，遂受屬。笠示有微笑爭看第一枝之偈。後笠往南澗夾山東禪，格充首座，四方來者服其機用之敏，咸親依之。推之開化，歷主嘉善東禪，與慈雲及武林南澗清波，最後主京都柏林，類能以道示人，所化殊廣。戊子春，感微疾，然參請酬應如常，時雖中夜，危坐猶屹然不動。六月二日忽索浴更衣，衆知不可留，因求偈。格瞪目叱之，請不已乃曰：「南來北往也尋常，竿木隨身作戲場，今日風前舒一笑，滿輪明月湛清光。」說畢瞑目，時康熙戊子六月二日也。壽七十，臘四十有二。得法弟子十人，迦陵音調梅鼎皆別有傳。格應世以誠，稱性說法，眼藏甚高，而辨論精當。著有五會錄，寶倫集，諸方莫不推重。塔於靈巖左麓。雍正九年明鼎主柏林時，始乞和碩莊親王為之銘，立石山陲，餘芬未沫。超徹，字越鑑，紹興全氏子。亦得法天笠，繼格主理安。康熙四十八年，杭城大饑，沿門託鉢，辛勤劬瘁，竟寂於萬安橋側，時年五十。時迦陵音主柏林，以其事達於朝，世宗為發帑重建寺宇，崇樓傑閣妙相莊嚴，與溪山相輝映，皆呈態騁奇於几席之下。是豈山川清淑之氣，盤礴鬱積之

既久而後洩其菁英與！蓋超徹之苦行精誠有以致之也。及遣來造寺者，僧名越宗，置田者，僧名成鑑，與越鑑之字合，噫異矣。著有語錄二卷。

三〇〇、清杭州雲林寺沙門釋原志傳（慧輅、智廣）

釋原志，字碩揆，姓孫氏，鹽城人也。七歲聞塾師講大學致知格物義，乃曰：「此曾子教人誠意方法。不明則疑，疑則誠意，去疑得明，非誠意不能。」塾師大驚。順治丁亥，其父玉庭為人所害，卒手刃父仇，告祭於墓。庚寅至通州佛陀寺祝髮，師事元璽。未幾投靈隱，得戒於具公。嘗參萬法歸一無夢無想語七日，聞具答傍僧問威音王刼前如何是學人自己？有初三十一中秋賞月之言，豁然有省。因呈偈曰：「夜來消息枕中傳，報道火燒水底天，喪盡毒龍哮石虎，爪牙突在萬人前。」具深肯之。己亥命居座首，倡明三峰之學，勘辨方來，電激雷奔，當者震慄。康熙壬寅，具手書付屬，謂：「首提三峰，為滹沱正宗別開生面，楊岐正脈斯得人矣！」是歲主揚州上方，癸卯移泰興慶雲。所至香花傾城，萬指環繞，一時興墜起廢不假思議，過山水為妙聲，化竹樹為寶網，東南法席莫與比盛。丁未具寂，為造塔徑山。壬子遷三峰，以重興為己任。至則責負如山，催征似火，牆不歲苫，庫無宿積，乃不數月遐邇嚮風，贏糧輸輓。寺衆既贍，更以其羨為與

造資，雖規模草剏，而氣象一新。己未赴鎮江五州之請。庚申居揚州善慶。辛酉更主靈隱，院宇嚴飾，革其頹壞。丁卯和碩康親王奉衣鉢請志説戒，徒衆累千，撫軍聽法焚香塞路。具公五千衲子下揚州，志足方之，是時志年已六十矣！己巳聖祖南巡，二月既望幸靈隱，御書雲林二字賜之，因易寺額，更錫金百鎰。志以為法門慶幸，未敢自炫也。居靈隱十二年始辭去，緇素攀留，而三峰之衆已迎之境上。癸卯再主三峰，蓋其去此已十四年，昔所修葺今已圮壞，乃告於介衆，背負析杵，夏雨冬霜，剝膚灌頂，皆所不避。於是舊者新之，闕者補之，卒底於成。以康熙丁丑七月十五日示寂。臨終偈曰：「昨欲行時月不圓，今遲一日月嬋娟，從今要見三峰面，劈破乾坤作兩邊。」壽七十，臘四十九。塔靈隱。有八會語錄，雜著尺牘詩偈若干卷，皆梓行。詩曰借巢集，自吐胸臆，論者謂在寒山楨堂間。慧輅，字諦暉，金田沈氏子也。六歲而孤，家毀於役，母沒出家。遊學至靈隱，禮具德於直指堂下，見題額憬然曰：「彼以直指，我以直會。」忽聞戶外鳥鳴聲，頓覺大千一時俱直。具德弟子五千人，惟輅年最少，而機鋒奮迅，超越流輩，真定特立，常住不遷，卒嗣其法。歷主興福、妙濟、師林、天竺、龍井諸寺，終於靈隱。初聖祖南巡，錫額雲林，翠華重臨，復賜輅御書禪門法紀四字，及黃

金佛像白金等物。而輅三身八勝六時一真，露地白牛，無得無捨。嘗造竺西草堂，行梅花下，花千餘樹如曉霞映雪，香動心魂，輅來去自若，未一仰視。年九十後不酬不對，枯坐終日，了無言動。雍正三年三月二十日示寂。壽九十有九，臘七十有四。欽以佛法，塔於飛來峰頂。輅秀眉大耳，儀觀偉然。所至學侶雲集。弟子智廣，乞雲門張橐為之銘。廣字敏巖，秀水馬氏子。主雲林六載，修葺頹壞，奏免山稅，為叢林倚重。有訥庵語錄。

新續高僧傳四集卷第二十五

衡陽喻謙昧庵氏編輯

習禪篇第三之十五（正傳十三人、附見九人）

三〇一、清杭州理安寺沙門釋性音傳

釋性音，字迦陵，別號吹餘，姓李氏，瀋陽人。母許氏，夢日輪墮懷感而生。音面如圓月，童時就學初受章句，於性命之說即能詰問。及長不樂世緣，長懷高行，禁於父兄不伸厥志。年二十四始投高陽毘盧真一求薙髮，尋受具戒。真一示以本來面目話，默參有省。辭一南遊，時濟洞尊宿法席相望，音皆謁叩，多未能契。及見夢菴於理安，便入記室，安每有垂問，橫機不讓，竟授衣拂。已而辭去，道經六安，愛雪峯山水之勝，頗欲棲止。康熙丁亥夢菴主柏林，寓書招之，入京分座，臨衆勘驗，真切簡要莫不推服。戊子夏夢庵寂，諸山耆舊請音繼席，乃遯之西山。緇素復以大千佛寺敦逼出世，據座提唱，廣衆翹仰，為法為人，勦知刊見，於是方來英俊奔趨恐後，座前環繞三千餘指。禪風斯暢，殷勤六載，得益如林。未幾攜錫補處柏林，纔及三稔，而杭之理安虛席以待，又往應之。方欲避酬答總山阿江右，許方伯兆麟以廬山歸宗請為棲息之地，忻然赴之，未逾年而有京都

大覺之命。雍正元春忽謝院事，飄然而南，一瓢一笠，山棲水宿，居無定止，四方徵書交至，卻之弗顧。四年秋復還歸宗，獨居靜室涼風。九月偶示微疾，舉疏山造塔事，遂段作頌，有「此處埋老僧，不得羊腸鳥道。」自庚辛之語，為後來遷塔燕都西山大覺先兆。以雍正四年九月二十九日示寂。禮親王彙其事蹟奏聞，勅贈圓通妙智大覺禪師。著有十會語錄二十卷，語要指要各一卷，外集宗鑑法林七十二卷，是名正句八卷，宗統一絲十二卷，雜毒海八卷。

三〇二、清潤州金山江天寺沙門釋實徹傳（際雲）

釋實徹，字大曉，姓黃氏，崇明人也，參學諸方，自以為了此大事，因往臨安徑山，忽染大病，覺前所得胥歸無用。病愈復荷擔出行，重參知識，無有能發疑情者，乃入鐘山石洞，誓不復出，獨處崖中屢有悟處。適游侶相訪，歎其精進，謂古人悟後必當見人，力勸之出，乃往鐘山親炙香林月潭。一日灑掃舉篲應機問答契合，付以南磵源流。嘗入終南住石洞二年，一夕立洞外，天無星月，雲霧晦冥，忽見電光一爍，豁然開悟。後主金山席，復移常州天寧。乾隆二十二年，重幸江南賜紫。是歲四月卒，年七十三。弟子際雲序其語錄刊之。際雲，字天濤，嘉定王氏子。母唐氏，善病，娠雲乃瘥。剃染後參扣宗匠發明宗乘，雲以邇來禪學

尠求真際，不惜腕力提命周至，遇知見纏縛者必廣引佛祖言教斷之，不至釋然不止。乾隆三十五年臘後十日示寂。建塔於丹徒七里甸南。

三〇三、清杭州理安寺沙門釋明鼎傳

釋明鼎，字調梅，號粟庵，晚歲自稱恬退翁，姓馮氏，黃梅人。幼讀書輒嗜禪味，企慕空門，父憐而成其志。髫齡入匡源，禮石白落髮，年二十秉戒於萬杉大楚。深究本分，徧參宗匠，若金粟碧，若包山柯，皆有啓廸。復走淛之理安，參夢菴格，格問黃鶴樓公案，未及答，遽棒之曰：「打破黃鶴樓。」當下大悟，於時客塵觀盡妙氣來宅。康熙丙戌遂承記莂。明年夢菴方主京師柏林，專使持書至，隨之入燕。無何夢菴入滅，鼎載柩南還，卜葬於吳之石林廬塔五載。壬辰婁江士庶請主永寧。明年入京師集雲堂，較刻宗鑑法林錄，憲廟在藩邸時，自拈佛祖公案相諮詢，機緣深契，留內久之。夏禮臺山，同登白塔峰頂，跏趺而坐，時方陰霾，雲漏日光，斜射殿頂，鼎舉頭一見，身世頓空，自此證到宗旨徹通。甲午主磬山席，殫精七年，多所造就。庚子移居理安，歉歲辛劬支持八載，世宗卽位，宣取來京住柏林寺，嘗召見便殿問答，皆稱旨，賜紫衣、如意轉輪藏等物，且諭之曰：「天然如意常轉法輪。」寵遇之隆，歎為希有。癸丑柏林告退，脩然南邁還

守石林，若將終焉。乙卯刊修大藏，奉詔來京，命董厥事，校讎稽攷，不辭勞勩。乾隆三年，藏經告成，莊親王為奏請卓錫萬壽，並掌僧錄。辛未閏五月示疾，命坐告衆說偈曰：「海上橫撐沒底船，神頭鬼面已多年，而今掀轉娘生鼻，一任諸方取次傳。」安趺而化，時乾隆十六年七月朔日也。壽七十二，臘五十四，塔於磬山，著有四會語錄十四卷，及詩偈別錄。得法弟子二十餘人，實瑄述其行狀，莊親王為撰塔銘。

三〇四、清燕京西山普覺寺沙門釋元日傳

釋元日，字青巖，姓丁氏，鹽城人。幼從永寧寺嚴深忍得度，年十九受具於金陵寶華定庵基。己卯參虎邱節巖琇，琇曰：「幷卻咽喉道一句。」日曰：「學人沒氣力。」復詰問，擬議間卽棒出，日因有省。庚辰叩天童天岳晝，以一念不生是如何？晝曰：「何處得此消息？」日喝，晝棒之。癸未春游天台，養道臥雲庵，飛怪石折腳鐺邊，悟心境一如之旨，然終不自肯。乙酉夏復參靈隱諦暉輅，亦有啓發。壬辰冬，參松江雲峰新傳瀾，師資深契，洞徹法源，遂以衣鉢付之。康熙五十四年，始出主山陽之東林。五十八年己亥冬復唱道於天長毘尼。雍正十二年，召見賜紫及寶盂玉如意，命至天童。乾隆元年建報恩道場，命日監理，遂開

法於西山普覺寺，單提向上，以本色鉗鎚為事。一時僧侶雲集，禪規律範，事理彰然。而和碩怡親王寧郡王信嚮誠篤，執禮甚恭，日處盈恒虛，在豐崇儉，深得古尊宿應緣之道。年六十餘。著有語錄數卷。

三〇五、清杭州雲林寺沙門釋德元傳（德琳）

釋德元，字在瞻，號耐亭，姓丁氏，吳興人。生而端靜，風采不凡。總角即禮龐山妙智寺西嵐禪宿為驅烏，入塾肄藝做書屬句恆度越餘子，一時名流為之刮目。年二十受具於覺海寺，歸而嚴淨毘尼，暇則游神典籍，杜門宴寂，即有叩戶者樞不為轉也。既而憬悟文字非究竟法，大事不可不明，乃杖笠出遊。參巨濤於雲林，一見器之，留侍巾瓶，妙密鉗椎，精求累載，將有所得，及聞萬法歸一語，恍然契悟，遂獲印可。乾隆庚午出主華亭，船子道場學徒輻湊，檀護歸崇，乃於隨機化物之餘，復營土木鼎新殿宇，西林舊面忽焉改觀。唱導三載，幾欲化成，會巨濤浸倦寄聲呼助，遄返鷲峰，過雁流雲曾無繫戀。乾隆十八年，繼主法席，純廟南巡翩然戾止，德元仰承天問，答語雍容，上協皇情，寵錫紫衣及香金，諸方榮之。無何維摩善病欲息勞肩，因謝院事，唯以泉聲林影時助吟詠，以永禪悅。雖有詩稿語錄，多未付梓。寂於乾隆庚辰九月十五日，塔天聖院左蓮峰下。德琳

，字玉山，吳江人，亦受法於巨濤。乾隆二十八年，雲林虛席，為浙撫熊學鵬所延引，入室據座，大唱道聲，力挽頹綱。三十年車駕重臨，太后鑾輿亦復隨至，累承渥賞。時琳兼主法喜寺，香金石佛，亦得分賜。已而辭退，掩關習靜，沈沈閟室，寂寂蒲團，若將終焉。三十七年夏，為兩衆要請更住雲林，上堂云：「絲綸收拾未多時，今日無端一竿持，應向煙波深處裏，金鱗衝出莫來遲。」有玉山語錄。壽六十餘，塔於雲林山麓。

三〇六、清四川雙桂福國院沙門釋真旻傳

釋真旻，字透月，姓蕭氏，湘鄉人。生質孱弱，幼多病苦，十齡就傳略通大義，家貧廢學，然見僧心喜。年十八始有出家之念。乙巳隨兄貿遷入蜀，無意經營，及聞父喪，感世無常，歸真益切。丁未侍母至寶藏，歸依幻師，命名依寓。戊申乃從剃落。一日請益，幻言：「問者是誰？」獨自默誦：分明是我，又道是誰？沈吟久之，頗有入處。時幻初建寶藏，以為坐靜，親依者十餘輩，皆猛勇精進，行持禮拜。中夜方息，因自策勵，大法未明身不貼席。嘗靜中忽然渾身不見，惟覺一空境界，頃之便失，疑礙益甚，舉白幻，幻曰：「此乃塵勞歇息返本還源，將近好處勿喜勿懼！」由是工力益加，無敢怠逸，念茲在茲，渾忘人我。每逢出

汲，往往逾井，遇人問故始覺轉步。偶聽曉鐘警醒，倉卒起身，頭撞殿柱，覺眉際上火星迸裂，方悟得問者是誰，胸臆暢達。復看一歸何處，及本來面目，皆釋然無疑。及再勘證，幻復示曰：「本分一著，大抵如斯，還有向上之關。」因擧「僧問趙州曰：『蠢動含靈，狗子何無佛性？』答以有業識故。其僧卽於此悟去。且道所悟安在？」旻不能對，仍前憤究。壬子仲秋，行持中夜出至丹墀，見天河竟端無限慶快，始信天地同根，萬物一體不我欺也。古德為人無不切直，乃自生紆曲耳。黎明白幻，幻為之助喜。是冬進具，聞示苦行法，欣然欲效之。及然香略無所苦，因自翦燭然頂，初若冰清，頃之忍痛，惟覺無頭。有老僧誚之曰：「可惜然錯了所在，然著心就好了。」旻疑其言必有由來。後讀經知藥王焚身，世尊因地捨頭目髓腦欲成菩提，方憶前覺無頭亦捨頭，故自信發心苟誠，雖小苦行必有勝益，方知老僧語亦廓達空之類也。甲寅春幻寂，後充職西堂。戊午建方丈幷西廊，旻有力焉。庚申編橋雲語錄，成欲附嘉禾南藏，旻任其事，道過石南銀杏，土人方議重修銀杏，羈遲久之。九月舟至漢陽，就歸元度冬。辛酉春下江浙，至嘉禾楞嚴詢附藏之事，見經版多蠹，意不謂然，遂下杭至靈隱。壬戌春謁天臺，更觀華頂勝跡，遊寧紹諸名刹，遂至大梅，梅以三問，乞下轉語，一一契

合，贈以訾物卻之而去。浮海禮普陀，復至楞嚴，橋雲語錄印出，分送江浙名藍。十月還蜀達銀杏，四衆具啓延主丈席。乙丑修造殿宇，又為紳衿召赴寶藏。丙子復應銀杏。戊寅主雙桂訂修藏經，兼葺殿閣，早作宵息，不忘寧處。廿餘年中四處法位，所有語錄雜偈都二十卷。弟子了深為之編刻，今有傳本。

三〇七、清杭州理安寺沙門釋明義傳（實勝）

釋明義，字佛日，號煦園，姓陳氏，洪都人。幼禮繩金塔寺普照堂毓明為師，年十九依翠巖鞭雷受戒，承示機要，參究兩載殊無所得。聞江浙宗風甚盛，棹舟南下，徧訪知識。始抵餘杭，值越鑑唱道之初，命充紀錄。一日上堂，僧問：「元沙不肯靈雲意旨如何？」鑑曰：「君子千里同風。」義聞之，如貧得寶，竊歎發明古人用處如揭日也。相依數月，竟書南澗流源并衣拂授之。無何毓與鑑相繼謝去，義念正法陵遲，典型凋喪不有，振起後學何從？鑽仰弘法之志自是而堅。遊五臺，抵燕山，遭際憲廟培隆祖道，愛月居士訪尋高詣以備顧問，柏林調梅以義名入告，留止歲餘，出主江右雲居五載。及調梅移錫萬壽，招之入京，舉為座元。時修檀柘山志幾成，而理安之啓，至義居祖席，兢兢十載謹守舊規，不敢失墜。而性復嚴潔，有黃龍真淨之風，人或望崖而退。乾隆辛未春，翠華臨幸，應對

稱旨，賜額曰樹最勝幢，御書心經塔，及采帛數種。是歲饑，寺衆匱食，憂以成疾。乾隆十七年壬申八月十七日示寂。壽七十，臘五十一。塔於蓮花峯之陽。著有語錄八卷，外集八卷，並見刊本。又實勝字法南，號竹菴，益陽鄧氏子。幼入鄉塾，善病，禮同縣華嚴悟宗薙染，侍學六載，苦無所入，并力農田。年二十四詣德山半瞿受具。明年參石塘吼天，示萬法歸一語，猛力精究。復走江浙，再上湘南，叩衡嶽祝聖曉堂，已而詣吉安龍鬚山陶谷。庚子三月至博山。四月至杭，遊淨慈、靈隱，至理安為退翁所賞，凡遇勞苦身任不辭。壬寅隨至京比還受記莂，未幾開法東安瑞徵。庚戌修建堂殿像飾鐘鼓，靡不具新。癸丑召見，天機契合命主理安。甲寅受虞山普仁之請。乙卯入京命住慧福。乾隆元年詔主竹林七年。壬戌移主磬山。丁卯復歸益陽，趨拜親墓，叩悟宗，相違三十年俱不相識，唯挽手泣下而已。以乾隆十七年壬申二月十七日示寂，偈云：「南北支離三十年，七花八裂得人嫌，今朝自唱還鄉曲，珍重時人莫浪傳。」壽六十三，臘三十九。塔於退翁之右。

三〇八、清烏程陽山梵音院沙門釋通授傳

釋通授，字印中，號松際，姓嚴氏，烏程人。年十二喪母，稍長閱盂蘭盆經，因

慨曰：「先慈雖無重業，奈泉路茫茫，何痛念者？」久之後見雲棲一筆句詞，瞿然曰：「吾志決矣！」是夜卽投道場山慧如慈脫白。慈修苦行久，一方敬信，然所訓誨授頗不合。偶徘徊巖石間，有老僧至自天臺，藉草而坐，與授語，大器之，謂曰：「子英年高志，幸勿向醋甕中淹殺。」授承激發，遂起參尋之志，望庵作禮，遙謝慈公而去。至武塘謁一關主，主令看誰字。一日途中正疑此事，忽聞牧童相調曰：「騎牛去覓牛。」授聆之，覺有入處。因念行腳終歲，塵征徒形勞痛，嘗聞弁山有黃龍洞，徐探得之，日坐其中。久之跡漸露，遠近競觀，棄去之武林，受具於龍門秀峰。峰令見抱璞，乃往叩之，璞曰：「汝但休得一分心，便是學得一分佛法。」授云：「古人道莫執忘形與死心，此個難醫病轉深，又作麼生？」璞曰：「休去！」授返烏程，擬尋靜室，夜夢至一山，茂林修竹，青嶂四圍，有人招之曰：「陽山也可居，盍居諸？」明日以問人，有居士曰：「此去五十餘里有陽山，然虎狼出沒之地耳。」授曰：「盍往觀之？」居士欣肰與之偕行。及登山四顧宛如夢境，喜曰：「吾得活埋地矣！」就樹趺坐，值雨雪連綿，經旬斷火，鄉人以為此僧凍餒死矣！雪霽攜餱往視，見授怡然枯坐，大奇之，相與捨貲具材構庵以居。後得法於神鼎雲外。除夕上堂云：「年窮，月窮，日窮，時窮

，山窮，水窮，寺僧窮；窮堂頭說窮、法窮、學者解義窮，直得事窮，理窮，旨亦窮。一窮窮到無窮處，萬象回春瑞氣濃。所以道窮則變變則通，明明再向枝頭看，新歲梅花舊歲同。」著有語錄若干卷。

三〇九、清成都昭覺寺沙門釋了元傳（際定）

釋了元，字道魁，姓童氏，黃陂人。齔齡失恃，幼不耐學，略習技勇，氣豪志毅，情似傲物，然性愛僧道，喜覽名山。乾隆丙寅，至漢皋十方庵禮明禪師薙染。聞成都昭覺宗風遠振，徑上川西就昭覺守仁稟具足戒。一日入室問：「丹霞掩耳高沙彌拂袖，意旨如何？」仁曰：「非汝境界，且向父母未生前速道一句？」元方佇思，仁一喝，忽爾如夢驚覺，拂袖便出。明年癸酉正月上，元乃受付屬。仁名際定，應城陳氏子。年三十六始出塵濁，便勤參叩，嘗謁馬祖寺翠庵，晝夜提撕，終無入處。偶因入林采薪，有樹橫臥草中絆之而仆，倏馬豁悟身世皆空，遂說偈曰：「仆地忽然忘所曉，從今再不尋他討，一交跌落一肩柴，萬象森羅都笑倒。」已而辭回丹景山掩關，持誦法華三年。己未至昭覺參瀞修，機緣契合，俄而繼席。乾隆戊寅仁寂，了元盡禮闍維入塔，復檢瀞修語錄稿，逐一編輯成卷袟，刊入嘉興楞嚴藏室，並收集破山明以下六代祖師語錄，隨舟載至高旻寺入正

源錄部。後遊吳越諸名勝，登天童禮密祖，過育王覲舍利，謁補陀覩潮音真相。壬辰春返昭覺，遂接席。嘗作警策偈示衆云：「欲明出世法，信力為根本，本不從他得，腳跟須把穩。習氣盡蠲除，靈光孤迥迥，頂門開正眼，方見吾無隱。一喝分賓主，離名無等等，堪歎夢中人，不悟無生忍。參禪志不堅，徒捉波中影，工夫未現前，念念成魔境。着空守寂靈，可悲復可憫，自昧本來心，云何得解脫？依舊入輪迴，遠離諸大覺，孤負丈夫身，借衣逃生活。痛策諸禪侶，莫隨風擺撥，發奮自忘疲，精修無漏學。話頭得力時，萬境難搖奪，撲落大虛空，原來是這個。」其頌明星悟道云：「六年空抱死疑團，此夜方知徹骨寒，驀地舉眸開口笑，從今返覆誑人天。見見之時見非是見，見猶離見見不能及。葉落青山染翠容，丹霞映水露金風，九霄雲盡孤峰麗，萬壑蒼蒼一點紅。」又頌庭前柏樹子云：「認得中時卻未中，承虛接響意朦朧，不因柏子庭前樹，爭解金雞覩面風。」福康安之督川也，陛辭時高宗面諭之曰：「四川昭覺僧了元者，善知識也，汝善護持之。」蓋潛德幽光聲聞于天。及福至川宿新都，明日晨發私念了元聖眷如此果有道否？欲試之。陽命騶從導自山門，而陰乘便輿入於寺東門，比至則僧衆集於東門，鵠立以竢，福心訝之。初欲自諱，及見了元問訊不覺折服，相與攜手入寺

，訂交而去，後往來無間云。

三一〇、清杭州理安寺沙門釋實月傳（實道）

釋實月，字智朗，號漁陸，姓李氏，白門人。年十九投江寧觀音慧開誦習三年，受具於六安大悲院曇瑞。明年謁天目晦日、磬山若水。後依雲峰素蓮習天台賢首諸經論。久而厭其枝蔓，乃飛錫至理安見佛日，以從上諸訛公案徵詰，投機許之入室。丙寅付以偈，有「十八磵邊一句子，於今分付在江南」之語。且云：「稱宗師者，須具自他眼方可為人，若但明自己不明他人，與學者酬酢終不能揀魔辨異，子宜勉之。」月唯唯。是歲遁跡臨江辦利，有暱彩埋光之意。竹村茅居士請居定香古剎，至則百廢具舉，座下食指已盈二千，而香積乏粒，出則分衛四衢，入則宣揚三藏，亦略無倦色。癸酉奉命住理安，正綱飭紀，大振石磬之音，四方參叩殆無虛日。激揚本分兼講阿含、方等、般若、華嚴、法華、唯識諸經，所依皆一時英俊。乾隆丁丑以還訖於乙卯，三次幸臨，奉對無爽，宸衷載懌，錫予有加，御書識安心竟四字予之，其額猶存。月平生一衲之外無餘物，有贈衣者輒以予人。幼時未嘗習文學，晚忽貫通諸子百家，武林詞客皆樂與之遊。將示寂，告衆偈曰：「金剛王寶劍一斷一切斷，山雲與水漚誰斷誰至斷。」時乾隆三十六年八

月十日也。壽六十一，臘四十二，塔於蓮花峰之陽。有語錄四卷，及禪宗必要、南磵吟草、示衆偈諸卷。實道，字正宗，號無隱，岳陽人。七歲薙染，年十八參雪鑑遂秉戒。後聞理安迦陵音道風藉甚，相隨十有一載。嘗以臨濟家舍途中公案詰之，疑情頓發，偶於香版下豁然開悟。懷香入室，為衆秉拂，授以大法。莊親王嚮其道範，令主京都大千佛寺，衲子歸之。復振錫廬山歸宗，已而繼席理安，以癸酉十月二十日示寂。亦塔於蓮花峰。壽六十三，臘四十五。

三一一、清西蜀廣行寺沙門釋自光傳

釋自光，字際月，常寧人也。幼性恬淡，志在山水，超然塵表。年十八就縣中七佛庵得度，時康熙己未歲也。受具後參遊至蜀，初憩容城，復依昭覺滑。滑示以「晴空雲跡水曲風痕，無中覓有虛裏尋空，總括萬象為唯一之密機，了性之玄猷。」光聞聲卽悟，獲授心印。於是勵行祖道，警發末學，仰厥風徽莫不悅懌。及年登大耋，精倦神疲，退隱彭縣廣行寺，更錫化成院。寂於乾隆四十五年，庚子壽百有二歲。先夕夜半晏坐丈室，召諸弟子問曰：「今月何在？」曰：「在天心。」又曰：「古月何在？」衆莫能對，光莞爾命筆偈曰：「宇宙原無壞，幻質本非堅，夜沈星畔月，依舊照山川。」擲管垂目而寂。弟子道魁為銘其塔，塔在化

成院北。

三一二、清揚州高旻寺沙門釋際聖傳（天慧徹、了貞）

釋際聖，字了凡，姓薛氏，海寧人也。父覺原，母曰慈蔭老人，後就養於寺，修念佛三昧坐化者。際聖初生不啼，五歲始能言。年十二讀戰國策云：「生王之頭，不若死士之壟也。」卽有觸發。年二十四讀蘭峰語錄，念生死事怦怦心動，不覺流涕掩卷，悽然惘惘，出門至耀巖山，倘佯半載始投中巖慧雍染，復受具於圓妙，乃事參求。雍正五年謁怡然於杭州大雄山崇福寺，入禪堂時天慧居首座，令參「萬法歸一一歸何處？」經數月無入處，泫然久之。一日方擧前話，胸中若有物脫落，了無一念可得，天慧曰：「參禪須參活句？」問如何是活句？曰：「瞻之在前，忽焉在後。」殊未達，徘徊庭間，聞彈指聲忽有省，左顧右盼無非自家受用處，擧呈天慧，乃詰之曰：「既知萬法歸一，畢竟一歸何處？」又不能對，天慧曰：「汝今得處與萌芽相似，須更加精進。」乃兀坐枯寂，七晝夜忘寢食，聞人擧「肇法師會萬法為自己」語，忽有會。天慧問曰：「喚作竹篦則觸，不喚作竹篦則背，不觸不背當作何觀感？」際聖曰：「谿聲盡是廣長舌，山色無非清淨身。」天慧曰：「未也，更道！」乃曰：「摩醯首羅三隻眼。」天慧曰：「孰是

正眼？」際聖一喝，天慧曰：「見處雖是生死岸頭，猶未了得。」其警策如是。明年居崇福依迅機，得疾甚劇，趺坐頃力不能支，平日所得處俱不相應，疾愈益自勵。度夏江甯香林寺，一日見金剛解云：「得之於心，應之於手。」歡悅無量，出隨衆工作，上瓦於檐，相次遞擧，忽爾忘失，從前三際俱斷，瓦猶在手，不知所以。衆訶之，際聖曰：「非爾境界。」自此一切不疑，語人曰：「雖古佛現身說法，不復參叩矣！」十一年憲廟念大法陵遲，禪林凋喪，思所振之，詔訪玉林正派。天慧應召入京，進見詢向上事，應機無滯，憲廟殊未深許。掩關拈華寺，重加策發，久之忽大徹，進對契旨，賜紫衣。歸江東住磬山聖月寺，乃招際聖入院，警語重提，勘發尤殷。嘗於辯論時，目際聖曰：「汝向中間說！」際聖曰：「說卽不中。」天慧曰：「顢頇佛性，儱侗真如。」然由此服膺愈深，精進更勇。旋住揚州福緣寺，禮佛次擧頭，見露拄遂大徹，了知情與無情悉皆成佛。及還磬山，天慧屢擧古德淆譌公案試之，一一透脫無滯。天慧旣主高旻，乃命分座說法。已而去之天目，復之天台華頂。乾隆十年，天慧將示寂，疾甚，遣使齎衣鉢遺書，敦促繼席高旻，道問傍流遐邇慕德。自是歷主鎮江嘉山、真州壽寧、常州開利，而終歸於高旻。每結制衲子雲集，開悟者歲得三五人。二十年江東大饑

，諸山緇侶多赴高旻，食指數千，恒虞不給，親出叩募，劬勞備至。明年春大疫，寺僧多病，徧候寒熱，視食與藥，夜以繼晝。夏五月朔患心疾，以席傳弟子了貞，病七日安坐而逝。以乾隆二十一年五月七日寂，後十二年建塔於鎮江九華山麓。了貞，字昭月，余氏沛人也。幼多疾，父母捨於銅山曹都依潔生薙染，嘗誦法華至「止止不須說，我法妙難思」掩卷長思，頓發參方之願。年二十投皇藏峪弘濟律師受具，依止學律，孜孜三載。偶聞講金剛經舉古頌曰：「本來無名字，權立號金剛。」頓明深旨。尋來揚州棲息高旻，際聖命參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年餘無入處。一夕放香，次偶舉話頭，身心忽空，直至天曉，諦觀內外了無一物。舉呈際聖，際聖曰：「懸崖撒手，自肯承當，絕後再甦，欺君不得。」言下灑然。當結制時，晝夜苦參，脅不霑席，及解制了凡升座舉云：「一鐙光現百千鐙。」忽如善財入彌勒樓閣，身心世界融成一片，貞隨述偈曰：「一鐙化作百千鐙，彌勒樓閣幾萬層，雀噪鴉鳴干甚事，昂頭天際自青青。」際聖肯之，為記別，時年二十八矣！明年竟紹厥席，高旻自天慧來，鉗錘猛厲，為諸方冠，學子非忘身為法者往往望風裹足。一傳至了凡，揚鐙續燄，日新不已。及貞以少年英特駕諸耆宿，上咸憂高旻宗風將不振。乃貞純提向上不少假借，每結制入堂開示，淋漓

激切，聞者淚下。或自陳所得，證辯津津，輒一言斬截，使人沮喪愧恨重加策發，終獲契證者不尠。故三十年來，海內叢林知有生死大事者，必以高旻為歸。總督高公夙與貞契，三十六年剏修浮圖，高有助焉。已而欲以洲田五千畝施寺，貞辭曰：「幸有薄田可共饘鬻，不願益之以滋累人。」問其故，貞曰：「利者爭之府也。往時諸寺院以洲田致訟者，累數十年禍不得息，可無懲乎？且高烏能久居此耶？」其後受田者果訐訟反覆，人以是服其明。寺南故有漕渠五百丈，後改渠北行，舊渠為漁捕所集。貞過而憫之，請於官截渠為放生池，植柳檜培隄構梵宮，其上以僧守之。丹陽萬壽、杭州崇福延貞主席，或一至焉，規模聿新輒復捨去，而歸老於高旻。以乾隆五十年十月七日示寂，手書偈云：「四十九年無一字，我今縱說也徒然，離相離名離自性，輸他古廟舊臺邊。」年五十七，僧臘三十七。

三一三、清天台國清寺沙門釋道宗傳（妙祥瑞、淨鑒、文定靜）

釋道宗，字耀冶，姓胥氏，寶應人也。幼失怙恃，惸惸無告，復多疢疾，瘋憂以痒。聞村庵梵唄圓音，遥觸心性俱清，遂思軼俗。年十九依寶蓮庵恒鑑薙染。泥室三載，爇香兩臂，持誦法華昕夕無間。已而出侍高旻寶林，隨入天台誅茅華頂。乾隆四十九年，繼席國清十有三稔，退居吳江橫塘之東，諸方禪子叩關不已。

乃寂建陽山，重數講筵，四衆景仰，樂道不倦。嘉慶十三年春中歸自天台，偶示微疴，語其徒曰：「吾於甲子日子時去矣！」因書偈曰：「三喚三應郤似渠，是文殊今非文殊，從今省識本來面，始覺塵埃半點無。」有語錄數卷。同時有妙祥瑞者，臨海金氏子。亦參寶林有悟，首衆國清三載。乾隆四十七年春三月示疾，返妙峰庵，長坐不臥，與衆含笑作別，端坐而化。有語錄一卷，附刊寶林集後。宗弟子通靜，字文定，別號葦渡，寧海韓氏子。少依治平寺染削，年二十始進具。遂造維揚高旻，謁寶林有所證入。後參宗授玄旨，為入室真子，遂付衣拂。主席國清三載退隱四明，掩關十年再住國清。閱歲十六，門庭殿宇煥然改觀。道光五年秋示疾，冬十一月朔，集衆訓勉，乃示偈曰：「來無所來，去無所去，東土不留，西方不住，只在此山中雲深不知處。」安坐而逝。又淨鑒號月舟，年二十受具，參訪名山，勤行禪觀，精持密語，世緣所入隨取隨捨。時值國清中興，百度待理，劬勞尤甚。道光十九年九月朔示疾，預自諏吉曰：「吾於四日寅時入龕，已時入壙。」至期香沐肅衣，端坐說偈而化。年七十有九。時無用禪師以偈讚之，猶能首肯，而氣息微矣。

新續高僧傳四集卷第二十六

衡陽喻謙昧庵氏編輯

習禪篇第三之十六（正傳八人、附見十二人）

三一四、清什邡羅漢寺沙門釋達澈傳（月容）

釋達澈，字禮汀，出潘氏丹徒人也。幼孱弱善病驚風，父母憂之，寄投小九華山海師為徒。每歲隨親至廟，見山水幽勝，留連不捨，因繫念空門，顧以養親責在不得遂志。乾隆丁亥父母相繼謝世，欲見超昇比方古德。己丑泝舟入蜀，躡峨湄達嘉陽，登凌雲逾東山，憑臨丘壑，遠眺岷源，頓忘身世。辛卯夏乃禮東山淨碧薙髮，接入凌雲。丁酉受具於新都寶光月容，初事參求，開示諄切，令看未生前本來面目。經冬歷夏，疑情勃發，誓究高深，乃回凌雲獨棲靜室，杜門三載足不履閫，歷盡魔苦始放光明。嘗自念云：「假使熱鐵頂上旋，終不退此菩提心，從前心識痛自勦絕，放身捨命不起毫末覺察。」如是坐才一時，萬籟俱清，槁木死灰了無知觸。爇香寸餘，窗外風動樹搖瓦落有聲，鏘然一驚而蘇，渾身灑脫，恍如五里霧中，鐙光燦燦，一切景物從新發生，迥非舊況。前日疑障如推門落臼，不待擬議略無隔閡。慶幸無已，始信佛祖言教真心，決志久苦不退，以悟為期

者為不虛也。秋初晉省謁月容於什邡羅漢寺，便訊所得，因云：「何不將汝平素行持道將一句？」然言外契合已超然塵表，三日月容付以衣鉢。邑令任侯寶光善度，及薦紳衲子敦勸不已，容復集衆詞旨悲切，愴然有感。敬謹承命，黽勉經紀十有餘載，督課功程應持苦心足為後規，別詳碑記。嘉慶七年壬戌七月朔日，自言將入涅槃，弟子聞之有悲哀者，澈曰：「止！止！曷聽吾偈？」因唱偈曰：「大道無去來，皆因妄分別，因此分別心，與道相懸隔。萬法由一心，一心是一切，一動一切動，一靜一切滅。諸學二乘者，執定生滅說，如然鐙謂生，如吹鐙謂滅，鐙自本非動，由汝心妄決。若人欲了此，唯一是妙訣，了卻生滅心，自然生死絕。欲識佛性義，熟誦吾斯偈。」又謂：「一念悟卽佛，一念迷卽衆生。卽今急切不能開悟者，皆因無明結習煩惱暗蔽，以致觸事室塞，須當掃除是非人我一切不善之心，奮發猛勇精進不怠，久之又久，自能斷卻。切莫因循自誤，未得謂得，未證謂證，後顧茫然，悔之晚矣。好自修持，慎勿放逸。明日為我六泉母難之日，有一段特地公案「難得饒舌。」衆莫之測，次日衆方相邀齊詣丈室為澈祝壽，則已跏趺化矣！澈以己巳七月三日生，以壬戌七月三日滅。生滅一日殆所謂無去來與。

三一五、清雲南水目山寶華寺沙門釋祖真傳（續果）

釋祖真，字容光，系出尹氏。其母夢白蓮入口寤而生。五歲隨母入圓通寺，見佛像森嚴，問何因而得？母告以為僧修行可成正覺，真卽請曰：「兒願作僧成佛。」母甚異之。年十九入水目山落髮，徧參廣印禪師、懸岩頭陀、金山長老、淮峰和尚，得其法要歸居水目。會歲大旱，真築九龍臺禱雨，誦咒方始甘霖立霈，田禾萎者復起，枯者復榮，民賴以生。道光丙午春忽告其徒曰：「吾將歸矣！」如期坐化。塔於水目。續果者，鶴慶北山丁氏子。五歲出家祝髮興福寺，乘戒俱圓。咸豐丙辰歲示寂，年已九十三矣！先夕謂其徒曰：「大難將至，吾寺為賊踞，且為賊毀矣，宜先避之。」寂未踰月，杜文秀聟大理，滇西俱郡縣鶴慶亦為所佔。

三一六、清潤州金山江天寺沙門釋大定傳

釋大定，字密源，姓鄧氏，黃陂人也。父學浩，母蔡氏，雷雨中見寶塔湧見其前，感而有身，故生有自來。幼而素食，有志遺塵，及嚴慈見背，詣隨州仁聖寺，禮本分剃度。同參大千知為道器，時善誘之。定為沙彌卽精進猛勇，脇不沾席。咸豐五年，定年三十二，從襄陽淨信寺映川圓具。遭逢寇亂，三為賊虜，皆因緣得脫。避兵年餘，居徙無常，入蜀至寶光寺參妙香，不契，乃徧歷終南五臺、九

華、普陀，維揚之高旻、毘陵之天寧，皆定問道處。最後至金山見觀心慧，令參念佛是誰有省。定本名大頂，觀問名時，聆音未悉誤為大定，乃曰：「一定多少時？」對曰：「不墮諸數。」觀笑曰：「可謂大定矣！」自是始更名大定。久之命為領袖。同治甲戌觀示寂，時定已還鄂居歸元寺，迎之還山。初不言住持事，既至丈室，首座惟請繼席，堅辭不允，惟偕衆僧環跪不起，定不得已許之。然性枯淡，居二年即退，仍禪誦不倦，雖老不假給侍，躬自縫浣，或略失威儀即跪佛前痛自責勵，學者為之感泣。室中惟一禪床，常坐一日如彈指頃，尚言恐有走漏愧古人多矣！其真詣如此。光緒癸卯年已八十，衆請開期弘法，登壇乞戒者五百餘人，極一時法會之盛。丙午七月偶患疾，延醫視之，定笑曰：「我本無病，奚用藥為？」猶兀坐自若。高居士者本五戒弟子，辭之他往，定曰：「勿去！恐汝回時不及見。」或以為戲言，，至八月三日有請益者，初不之答，哀懇再三，乃厲聲曰：「汝真欲參禪祇須到底毋懈，若中道而退前功盡棄。」言詞痛切，聞者墮淚。明日五鼓呼侍者扶起，端坐至日午，頭稍低側，或呼曰：「老宿平時脊梁如鐵，今何乃爾？」定聞即舉頭，泊然而寂。明光緒三十二年八月日也。壽八十三，臘五十有五，坐五十二夏。荼毘火滅，遠見其面目如常，儼然入定，近視則

新盡無餘。獲舍利無數。塔於五峯山之陽。生平敎人真參實悟，不貴口頭利滑，偶拈古人論說皆得其要。嘗遊普陀，與一座主論二六時中安身立命之處，喟然歎曰：「真妄相待，縱饒證真亦是對待邊事，豈究竟耶？」聞者感服。弟子慈本狀其行事，乞釋敬安為之銘。

三一七、清金陵天寧寺沙門釋不二傳（焦山長老）

釋不二者，不詳所出，或曰鄂渚人，天寧西堂僧也。出家後得戒於歸元寺，參金山天寧發明心地，職居班首，提獎後進不遺餘力，多所成就。咸豐間年逾七十，獨處靜室專習禪定，兼究大乘。一日閱經，見樓上司香往來頻數，招而問之曰：「碌碌者何為也？」曰：「今日大寒，略事灑掃，將迎新春。」不二聞之，若有所思，忽笑謂之曰：「明年大寒，我將去矣！爾為我記之。」司香應諾，因書其語於樓上壁間，久亦忘之。踰年大寒節至，司香者登樓，見壁上字隱隱可辨，遂憶前事，逕造西堂，見不二方檢華嚴，曰：「師自看經，今日大寒節矣！」不二曰：「幸去歲有約，非爾來幾忘之。」乃沐浴更衣曰：「幸為我白衆，吾不待矣！」及衆至已趺坐而寂。火化得舍利如菽。又焦山長老者，歸元真一之師也。嘗遊終南，荏苒十載，言旋江南，道出漢水，偶示微恙，止於夏口，遣召真一曰：

「吾命在旦夕，末後大事煩汝結束。」舁至歸元，即從脫化，返葬焦山。

三一八、清安陸西來寺沙門釋秀野傳（裕如、純備）

釋秀野，未知何許人。初出家時受具於天童，後參百丈得衣拂於智老，為奇然正派，蓋傳臨濟者也。躡屩名藍，熠燿佛鐙，上至王公下逮士庶，逖聽道聲罔不崇仰。江庵淨土皆譚玄之地，普門廣濟亦說法之場，主安陸西來二十餘年，提闡上乘，入室者多。嘗東遊江浙大小百餘城。每啓講筵，環而聽者水赴雲從，堂除充塞幾不能容。年登七十，安禪而化。門人最正錄遺語十卷，武昌太守劉餘霖為之序。又裕如禪師道履孤危，戒香馥郁，傳德山衣缽，棲公安報本寺數十年。壽近古稀，無疾而化。天鐘有偈讚之曰：「霜葉飄飄萬木枯，哲人云逝至堪吁，含生智眼方昏濁，業海誰携出險途。」又黃牛峽孚濟寺純備德者，得法於天圓，亦傳臨濟，煅煉向上。著有語錄，博達道隆為之序。

三一九、清九華山百歲宮沙門釋寶悟傳（寶初、寶月、寶印）

釋寶悟者，嘉興人。出家百歲宮，具足後精進毘尼、嚴行頭陀行，兼修定慧。參金山天寧高旻崇福諸宗師，皆獲印可。咸豐時推居金山首座，演唱要妙，被所薰發者不可勝計。同治十年退處宜興銅官山，專事禪觀，不涉外緣。生平耿介自持，

不蓄徒子，有歸依者婉辭謝之。至於遠來請益，則循循善誨，至老不倦。光緒初元大定主金山，迎悟至寺振播宗風，衲子聞而至室不能容。時年逾七十，不倦津梁，每對衆說必爇香為度。一日講筵方罷，向衆禮退，偃息片刻，卽驚坐化，時光緒元年二月六日也。留偈甚多，舉其略云：「春華錦繡翠玲瓏，雪嶺高撐映碧空，靈山一別重相晤，歸來猶住九華峯。一點靈丹萬物通，六根應用去無蹤，八面玲瓏空皎潔，覺來何處不相逢？密密無蹤切要親，識神停處冷冰冰，孤明徹隱無分曉，纔有纖毫卽是塵。清風明月徧恒沙，七寶山河共一家，照見五蘊皆空相，分明却是鏡中花。青山疊翠只數重，綠竹黃花鳥語風，眼前盡是西來意，點頭自肯道無窮。淨覺精嚴最上乘，何須探索苦追尋？徧滿虛空真實際，個裏無私徹底清。殿閣清幽古樹深，巧鳥常啼雪裏春，頓入玄機談妙趣，寰宇長留清勝因。洞裏宗風古寺家，煙雲老鶴散天花，般若光中談秘密，相邀同喫趙州茶。」時江南有寶初、寶月、寶印與悟齊名，皆以向上接人，為一時宗匠，號為四寶。同時楚北有四明，曰朗明、永明、月明、妙明，皆弘演化道，輝映南北。咸同間佛法衰而復振，賴此數子。

三二〇、清荊州如來庵沙門釋朗明傳（月明、永明、妙明）

釋朗明者，沔陽人。早歲離俗超然塵表，具戒於歸元寺真一，既窮律論，更求奧旨。參金山天童甯常，亦歷年所，值粵寇蜂起竊據金陵，乃孑身南旋。沔陽有廣長社舊為叢林，時漸廢弛，朗明還里毅然興之，遊侶復至。後居荊州如來庵，與戒凡輩激揚向上，勤修罔懈。光緒初年踰八十，集衆諷佛，合掌而化。朗律身甚嚴，言行不苟，道俗敬憚。月明永明亦倡道於沔，與朗明同門。又偕至荊州宏宣法化，後皆歸寂沔陽。妙明亦沔陽人，少習舉子業，妻以縊死，乃感無常，懺悔求度，受戒於荊州水月林，亦至金山發明心性，以文學贍優，名人達士多相往還，結社論禪，聲譽遠播。然不樂見官長，常州觀察三謁三拒，觀察怫然直斥其名，妙殊不為意，時人以是高之。晚歲還鄉居廣長社方丈，復棲荊州如來庵，更受龍山之請。光緒中與衆言別，安禪而化。藏於龍山。人稱楚北四明與江南四寶，皆禪中之錚錚者。

三二一、清衡陽岐山仁瑞寺沙門釋無來傳（懶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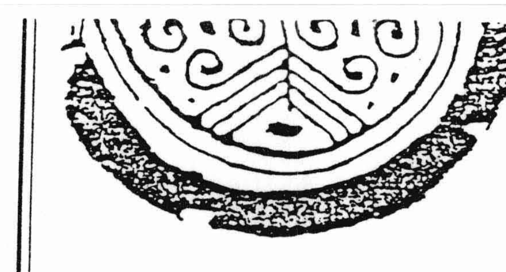
釋無來，字恒志，姓譚氏，衡山人也。父安祥，母陳氏。來性純孝，得父母歡，雖在童年而好善之心過於成人，往往誘勸鄉里小兒毋作惡劇。及居喪哀毀斷食，以家貧耕牧自給，力作逾衆，祁寒溽暑無少怠，而不索值，與則受之，忘則置之

。人或侮辱，處之怡然，詎之亦印信，若不知世間有人我愛憎事。見人一德一善，稱道不衰；聞訾人過，或走或不語如犯尊長。然從不矢口道人惡，鄰里有鬥者，見其至輒釋然曰：「休！休！毋使譚善人知。」每於中途為人負物，負至則行，不取一錢，人咸異之。又嘗為僧寺傭耕種三載，晝事田作，夜則禮佛達旦。身無長物，惟一衣一裳，浣時蹲樹下，俟以晞。一日裁舊被布為袴，僧疑其竊，遍以語人，其徒知者不平勸之他往，來曰：「止！汝不合言師之過。吾作衣時未及白，致師疑而得謗人之名，皆吾過也。」語畢泣下，其僧及衆人聞之皆感歎，里人至今傳其事。時法空成中興衡陽羅漢寺，衲子多歸之，來往見，成驚為再來人，親為剃染，從培元寺無漏律師受具。聞彬州法雲耀本分接人，往請益秘不說，因長跪痛哭，言詞哀懇，耀憫之謂曰：「無上妙道非積劫勤苦不能得，汝且澄神寂照，收其放心，再為爾說。」來聞如獲至寶，日夕研究，目不交睫者數年，忽於定中聞破竹聲有省。歎曰：「覓心尚不可得，寧有收放心乎？」久之與其弟恒忍徧參江浙名宿，皆蒙印可。旋於海上病瘧甚厲，日夕寒熱飲食不進，猶禪誦自若。有南嶽僧同病呻吟不已，來憐之，自四明負之歸，沿途乞食。每行運衣具置前店，復還負病僧，如此者日往返數十次，行不過十餘里，年餘始抵衡。來亦病劇

、養病祝聖寺，專業禪定，坐數日如彈指頃。適惟一自懷安圓明寺歸，頗得文靜老人心法，見來躭味禪悅，恐未能宏法利生，因謂之曰：「佛法廣大如太虛，洪納若巨海，須博識多聞徹濬法源，豈枯坐能了？昔有比丘自過去迦葉佛時入定，至梁普通時出定尚未了證，況子也耶？」始留心宗教，福嚴自成，演教外別傳之旨。一日誘之論義，奉衣鉢示曰：「此是大庾嶺頭提不起的？」來曰：「既提不起，如何在汝手中？」成曰：「若不在我手中，又烏知提不起來？」於言下大悟，自是機鋒神捷，如迅雷掣電不可觸犯。然韜晦不炫，前後掩關羅漢寺六載。室置一龕依之行道，欲睡以首觸柱因失明，而慧光灼灼不疲津梁。衡陽紫雲、衡山萬壽，並立禪關延來主講，多所策發。距紫雲三十里有岐山，壁立萬仞，俯瞰湘衡，上有仁瑞寺，為清初懶放禪師開闢。放固明末進士，不屈為僧，與定南王孔有德有舊王高其節，檄於此建招提終其隱，寺田千餘畝，土豪覬覦之。咸豐間粵寇起，託充軍餉遂占其業，寺以頹廢，紫雲定禪師傷之，葺茆守其基。有默庵法師闡化經此，喜其幽夐，人迹罕至，迎來居之。學者裹糧相從，不一年清風遠灑，雲奔水赴，乃伐木開林，依巖結宇，鑿石而飲，耕雲而飯。來說法其中，靈山一會儼然未散，惟法幢復樹，波旬震懾，流言四散，來屹立不動，一以慈心向之

。山故多虎，樵牧寡近，自是遠伏，鄉人相率入山，伐木聲丁丁不絕，院僧憂之，約衆互巡。一日獲斧樹者數人，將要山鄰諭之，來悉縱歸，僧衆皆曰：「村野非慈心能化，不禁寧保異日之不至乎？」已復有數十人大肆採樵，縛巡山僧於樹，負薪以行，突一虎咆哮而出，響應山谷，衆驚仆若死，乃不敢復至。鄉人語曰：「岐山寺虎巡山，岐山僧常閉關。」山富蘭蕙，有僧采之，來見呵曰：「汝為釋子，不以戒定薰心，而以草木供玩好，從我何為轉眼，異世能無懼乎？」聞者泣下。嘗剝棗紅顆滿地，百餘人無私啖一枚者，其嚴肅如此。一日沙彌以大蛇搏樹上雛鳥，衆隨來往觀，揮以長竿，蛇怒目而視，來急止其竿叱曰：「汝由嗔受惡形猶不知悔，而以强凌弱，抑知更有强於汝，能弱汝者乎？」蛇即下，來為說法，蛇引頸似聽法狀，久之乃去。衆驚問故，來曰：「吾聞至人無心入禽鳥，不亂其群，近虎狼能馴其威。吾無他，彼時不見有蛇，不見有鳥，亦不見吾不見之處。」湘陰易太史堂俊贈之詩云：「聽講蛇無毒，巡山虎有威。」蓋紀實也。時法侶雲從，日食千指，而資生艱難，或饘鬻不繼，乃分衛乞食。僕僕風雪中，常顛蹶足破血流，猶裹扶前導，自忘其疲，卒能隨機誘勸，皆獲法喜，所至香花盈路，衆賴以贍。同治甲戌穆宗哀，詔至衡，來哭之痛，或問之曰：「世外人非有

君臣之誼，何傷感如是？」來曰：「洪逆倡亂十餘年，生民塗炭，自大行皇帝登極，化紅巾為赤子，吾輩得優游林下。一旦天崩地坼，山川草木莫不雨血，況有情者乎？」是時已有順寂意，以殿宇未成為念。厥後嘗徧求繼者，且告衆曰：「三衆火宅早求出離，勿使此生空無所得。吾不惜他日死於道路，但恨般若智燈無人續焰，吾身如秋葉，枯藤不久住也。」衆大驚曰：「師豈不垂憐衆生而獨得解脫耶？」來曰：「吾視菩提涅般如夢幻豈厭生死？諸佛聖人為調伏衆生示現滅度法皆如是。吾當乘願再來，汝且無留戀！」光緒元年正月乃謂首座鐙曰：「暫以大法累師，吾有前因在朗州，當往了之。」衆堅留不可，臨行遍禮佛像，若永訣者。八月由長沙抵朗，禮者盈門，頃之病痢，醫來不嘗藥，曰：「衆生病吾亦病，衆生無病吾無病。」語畢吉祥而逝。時元年乙亥九月十六日也。壽六十有三，臘二十有七，寂後七日入龕，顏色不變，異香滿室。有一初受優婆夷戒者，疑曰：「既得道胡病死？」偶步庭際，見來現金色身於空中，俄頃而隱，乃大慟詣龕前懺禮。朗人神之欲留龕，衆以遺命當歸不許，乃奉龕歸衡陽，經過寺院，前一夕皆夢來至。還山之日，林壑昏昧，猿鳥悲鳴。弟子得心法者二十餘人，得度皈戒者又數十人。合詞同念為起塔於岐山懶放塔下。葬後十有七年，釋敬安述其狀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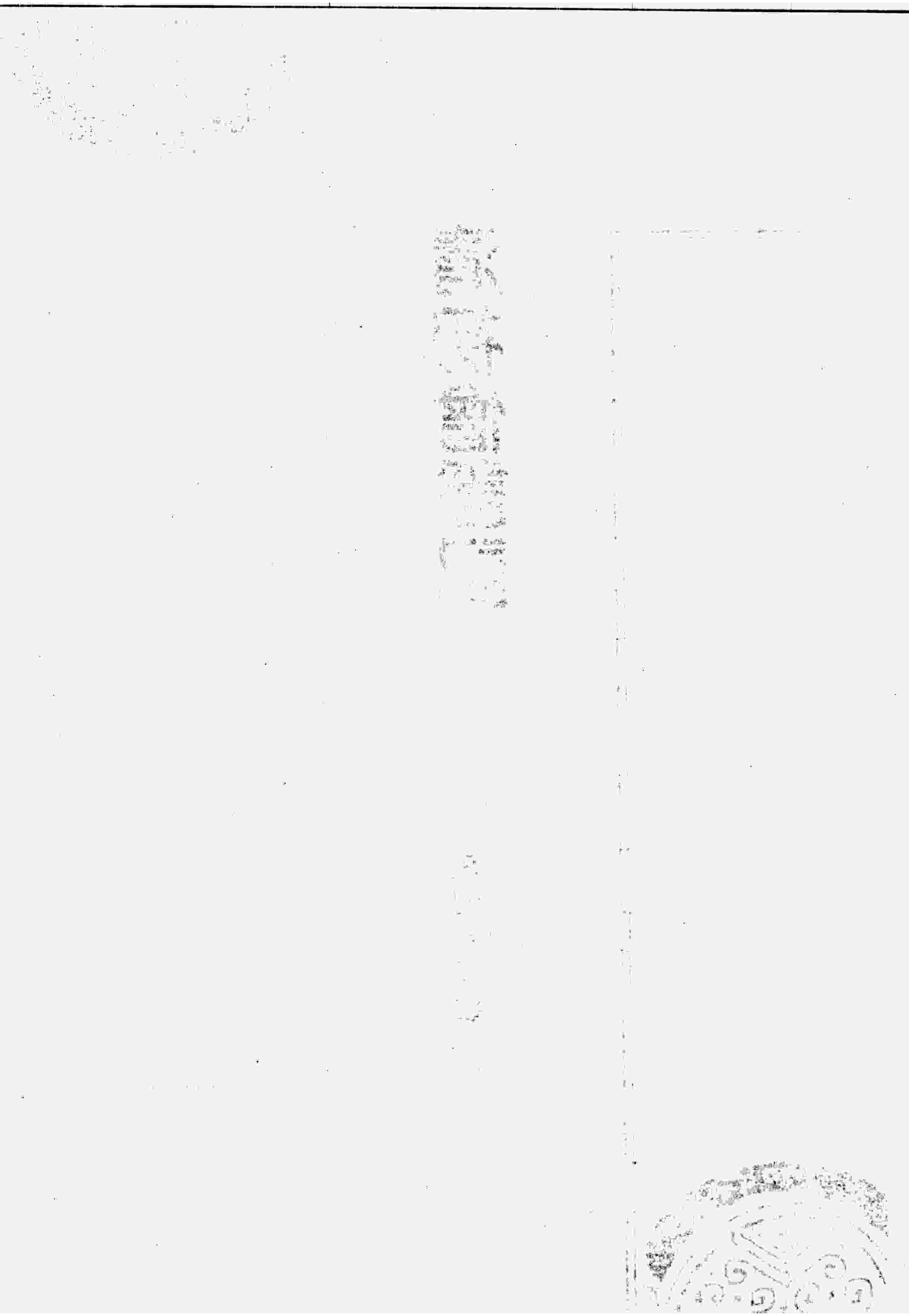




清初僧諍記

民國・陳垣 撰





清初僧諍記

陳垣

小引

潛研堂金石跋尾八，楊岐山禪師廣公碑跋云：「廣公者，乘廣也。古人稱僧曰某公，皆以名下一字，故支道林曰林公，佛圖澄曰澄公。宋元人稱僧，或名字兼舉，若洪覺範、妙高峯之類，亦取名下一字，今世知之者尠矣。」清詩別裁集輯於乾隆中，其卷卅二僧人小傳，屬筆多誤，如戒顯字晦山，誤悔堂，南潛字月函，誤月巖，正嵓誤止嵓，又誤爲徐繼恩，皆開卷前三名也。然徐繼恩止嵓之誤，漁洋詩話已然。又清初僧派，密雲、天隱下，爲通、行、超、明四號，而乾嘉以來總集，僧詩一類，每將通字行字列超、明字後，祖孫父子倒置。可見宗門掌故，注意者尠，錢先生之言，非無因而發也。不佞少讀儒書，不嫺內典，年來老境侵尋，讀書不能久視，閒閱僧家語錄，以消永晝，覺其中遺聞佚事，頗足補史乘之闕，時復默而識之。去歲撰明季滇黔佛教考

，本有法門紛爭一篇，以限於滇黔，未能論及東南各省，茲特擴爲此篇，以竟其說。南雷文定後集三，周子佩墓誌，謂：「子佩留心二氏，好與其徒往來，是時天童、三峯兩家，紛拏不解，青原、南岳，又爭其派數之多寡，子佩以調人爲之騎郵，不辭勞攘。」茲篇所記，即天童、三峯紛拏之餘波，青原、南岳鬭諍之往史也。凡十章，三卷，卷首冠派系年表，卷末以遺民僧之被諍者附焉。每諍必有一二士大夫點綴其間，酒後茶前，足資談助。以云知宗門掌故，則吾豈敢！一九四一年一月新會陳垣識於北平勵耘書屋。

附錄一　禪宗五家宗派表

大鑒能—南嶽讓—馬祖一—百丈海—黃檗運—臨濟玄
　　　　　　　　　　　　　　　└溈山祐—仰山寂
　　　└青原思—石頭遷—藥山儼—雲巖晟—洞山价—曹山寂
　　　　　　　　　　　　　　　　　　　　　　└雲居膺
　　　　　　　　　　└天皇悟—龍潭信—德山鑑—雪峯存—雲門偃
　　　　　　　　　　　　　　　　　　　　　　　　　└玄沙備—羅漢琛—法眼益

南嶽下出臨濟、溈仰二支，青原下出曹洞、雲門、法眼三支，若將天皇改隸馬祖，則南嶽下

出臨濟、潙仰、雲門、法眼四支，青原下出曹洞一支，是爲爭點之一。

附錄二　清初濟宗世系表（以本文所及者爲限）

笑巖德寶—幻有正傳—密雲圓悟—漢月法藏—一默弘成—豁堂正嵓

　　　　　　　　　　　　　　　　　　　　澹予弘垣—仁菴濟義

　　　　　　　　　　　　　　　　　　　　具德弘禮—巨渤恆—雪悟　思

　　　　　　　　　　　　　　　　　　　　　　　　　晦山戒顯

　　　　　　　　　　　　　　　　　　　　　　　　　三目智淵

　　　　　　　　　　　　　　　　　　　　　　　　　碩揆　志

　　　　　　　　　　　　　　　　　　　　剖石弘璧

　　　　　　　　　　　　　　　　　　　　繼起弘儲—大庾行韜

　　　　　　　　　　　　　　　　　　　　　　　　　曇應文杲

　　　　　　　　　　　　　　　　　　　　　　　　　僧鑒曉青

　　　　　　　　　　　　　　　　　　　　　　　　　檗菴正志

　　　　　　　　　　　　　　　　　　　　　　　　　月函南潛

　　　　　　　　　　　　　　　　　　　　　　　　　卑牧式謙—宙亭紀蔭

　　　　　　　　　　　　　　　　　　　　　　　　　輪菴超揆

　　　　　　　　　　　　　　　　　　　　潭吉弘忍

　　　　　　　　　　　　　　破山海明—丈雪通醉

　　　　　　　　　　　　　　費隱通容—隱元行琦

　　　　　　　　　　　　　　　　　　　孤雲行鑑

僧名上應稱號，然或稱寺，如密雲稱天童，漢月稱三峰，費隱稱福嚴，玉林稱報恩，繼起稱靈巖之類，今此表概稱號。

天隱圓修—箬庵通問—天笠行珍—桂芳 林

雪嶠圓信

木陳道忞—天岳本晝—獨冠行敬—水鑑慧海

旅菴本月

山曉本晳

犀照本徹

雪竇眞樸

蛤菴本圓

石奇通雲—法幢行幟

道嚴行恂

牧雲通門—古雲 傑—雪鑑 意

林野通奇—道莽 靜—霽崙超永

玉林通琇—白松行豐

茆溪行森

骨巖行峰

松際通授—雲外行澤

附錄三　淸初洞宗世系表

- 小山宗書
  - 幻休常潤
    - 慈舟方念 — 湛然圓澄
      - 麥浪明懷
      - 石雨明方
        - 遠門淨柱
        - 位中淨符
      - 三宜明盂
        - 俍亭淨挺
        - 西遯淨超
        - 蔗菴淨範
      - 爾密明復 — 唯岑淨嶾
      - 瑞白明雪
        - 百愚淨斯
          - 寒松智操
          - 拙菴智朴
        - 伴我淨侶
    - 無言正道 — 心悅慧喜
      - 涵宇海寬
      - 別山性在
  - 蘊空常忠 — 無明慧經
    - 無異元來
      - 嵩乳道密 — 南庵大依
      - 宗寶道獨
        - 天然函昰 — 澹歸今釋
        - 祖心函可
      - 雪磵道奉
    - 晦臺元鏡 — 覺浪道盛 — 竺庵大成 — 楚雲興源

┌闃然元謐
永覺元賢─爲霖道霈

┌石潮大寧
無可大智
嘯峰大然
同岑大燈

五燈嚴統小山下僅列幻休一支，而列無明慧經、無異元來於卷十六未詳法嗣，晦臺、闃然、永覺三支遂無從列統，亦爭點之一。

附錄四　明清間僧諍年表

天啓四年甲子　密雲悟手書源流付漢月藏

天啓五年乙丑　漢月藏住鄧尉著五宗原

崇禎八年乙亥　漢月藏卒年六十三

崇禎十五年壬午　密雲悟卒年七十七　繼起儲重刻天童七書

崇禎十七年甲申　首次天童塔銘諍

永曆元年丁亥
順治四年　雪嶠信卒年七十七

永曆二 順治五年戊子　覺浪盛因事入獄

永曆五 順治八年辛卯　木陳忞繼起儲質獄東甌

永曆七 順治十年癸巳　靈巖樹波集成　木陳集同人詩文名新蒲綠

永曆八 順治十一年甲午　五燈嚴統成　雲外澤卒年四十八

永曆九 順治十二年乙未　箬庵問卒年五十二　蕅益旭卒年五十七

永曆十三 順治十六年己亥　二月玉林琇應清帝召至京　二次天童塔銘諍　九月木陳忞應清帝召至京
覺浪盛卒年六十八

永曆十五 順治十八年辛丑　費隱容卒年六十九　繼起儲繼住金粟　徐昌治撰辛丑紀事　漢月藏年譜成
木陳出北遊集

康熙元年壬寅　密雲彌布扁諍　晦山顯撰天王寺碑

康熙三年甲辰　徐昭法撰繼起六十壽序

康熙四年乙巳　黃梨洲撰漢月塔銘　百愚斯卒年五十六　三宜盂卒年六十七

康熙六年丁未　雪嶠塔諍　位中符出法門鋤宄　十月具德禮卒年六十八

康熙七年戊申　晦山天王碑諍

康熙九年庚戌　木陳撰寶奎說及從周錄序

康熙十年辛亥　牧雲門卒年七十三　無可智卒年六十一

康熙十一年壬子　繼起儲卒年六十八　位中符出祖燈大統

康熙十二年癸丑　九月寒松操離善權

康熙十三年甲寅　木陳忞卒年七十九　九月善權燬

康熙十四年乙卯　八月玉林琇卒年六十二

康熙十五年丙辰　檗菴志卒年七十八

康熙十九年庚申　澹歸今釋卒年六十七

康熙廿三年甲子　俍亭挺卒年七十　晦山天王碑立石

康熙廿六年丁卯　天笠珍與雪悟思法諍

康熙廿七年戊辰　毀牧雲五論板

康熙廿八年己巳　月函潛撰洞宗世次疑問

康熙卅一年壬申　蔗菴範卒年七十三

康熙卅二年癸酉　五燈全書成　拙菴朴與靈嵓永第二書

康熙卅七年戊寅　徐釚序離六堂集

康熙卅八年己卯　徐嘉炎序拙菴語錄

康熙四一年壬午　潘耒致粵東當事書　石濂汕卒

卷一　濟洞之諍

一　五燈嚴統諍

五燈嚴統廿五卷，費隱容撰，前二十卷悉本五燈會元，僅將天皇悟以後各代，及雲門、法眼二宗，會元所標爲青原下幾世者，改爲南嶽下幾世；又將卷六末未詳法嗣，移置卷十六後，而著無明慧經、無異元來等於其中，卽謂之嚴統。如此著書，亦太易矣，顧與重刻會元一次何異，而乃以「嚴統」二字，排斥他宗，凡例中訑訑之聲，尤距人千里，諍烏得而不起乎！夫天皇、天王之諍，本起於北宋，釋氏疑年錄五曾論之。蓋北宋末，五宗惟臨濟、雲門特盛，好事者乃造爲雲門亦出南嶽之說，欲以息諍，而不知諍因此而愈熾也。石門文字禪廿三僧寶傳序，謂「自嘉祐至政和之初，雲門、臨濟兩宗之裔，卓然冠映諸方」；林間錄最早載丘玄素僞碑，亦謂「今妄以雲門、臨濟競者，可發一笑」；元豐三年孫覺序玄沙備廣錄，謂「近世言禪尤盛，而雲門、臨濟獨傳」；宋徽宗序續燈錄亦謂「雲門、臨濟二定，獨盛於天下」。據此，可見北宋雲門之盛。息諍者欲引雲門歸南嶽，會皇王二字，傳寫偶誤，遂謂有兩天皇，天皇屬青原，天王屬南嶽，而雲門

自隨天王屬南嶽矣。釋氏疑年錄所謂「其意不在天王，而在雲門之改屬也」。

俍亭語錄十三，有祁季超居士來書，謂：「天王之誤，實始於張商英，林間錄出大觀元年，誤引玄素碑文，以道悟嗣馬祖。後十七年爲宣和六年，僧寶傳成，請侯延慶作序，謂慶曰：『達磨之後，析爲二宗，其一爲石頭、曹洞、雲門、法眼宗之。』是林間錄之謬，覺範已自悔其非，潛行改正，不宜與商英同條共罰也。」俍亭答之曰：「尊見極是。弟非敢苛求覺範，但張無盡無忌憚小人，本不足責，其視雲門、臨濟，一如元祐、熙寧，亦欲分門裂戶。覺範誤信，遂爾墮其術中，一盲衆盲，爲可憐憫。大川濟作五燈會元，祖述傳燈，無別爲天王道悟者。後一二百年元至正間翻刻，誤引林間錄作小注，皆自覺範開之。故曰商英不足責，責在覺範，雖侯延慶辨之於卒，罪何補哉！」

季超祁駿佳，俍亭淨挺，即徐繼恩，皆三宜盂弟子，其說實先得我心。然謂元至正間翻刻五燈會元，始引林間錄作注，則吾見宋寶祐本會元，已有此注，不始於元也。蓋南宋以後，雲門漸衰，曹洞起而代之，葉夢得在紹興中著避暑錄話，其卷上言：「近歲談禪，唯雲門、臨濟二氏，及洞山道楷出，爲雲門、臨濟而不至者，皆翻然捨而從之，故今爲洞山者幾十之三。」又紹定二年呂瀟序天童淨語錄云：「五家宗派中，曹洞則機關不露，臨濟則棒喝分明，雖作用弗同，實殊途一致。」又元大德四年陳晟序雲外岫語錄云：「禪有五派，今行於四方者，曰臨濟，曰曹洞，

然學禪者多宗臨濟，而曹洞爲孤宗。」據此，知宋末元初，與臨濟並稱者爲曹洞，非雲門，與北宋時異。故濟雲之諍，遂移爲濟洞之諍也。

至明兩宗並微，晚而復振，撰燈錄者紛起。嚴統之病，在過信林間錄及僞謬不堪之佛祖通載。丘碑之僞，辨者已衆，通載之謬，言者尚希，嚴統以通載爲曾頒入藏之書，篤信而不加別擇，遂有此失。然當時之諍，不盡在天皇之改屬，而在列無明慧經於未詳法嗣，及謂湛然圓澄來源無據，大傷洞上之心。洞上顯學，莫覺浪盛、三宜盂若，盛爲無明之孫，盂爲湛然之子，因此二家遂爲原告，費隱爲被告，而掀起禪宗史上所謂甲乙兩宗大鬨矣。甲乙者，順治十一二年甲午、乙未也。於時奔走作調人者，有箬庵問、繼起儲；加入戰團者，有遠門柱、百愚斯；旁觀者，居士則有黃梨洲，緇流則有蕅益旭。柱著摘欺說，斯著闢謬說，今從略。

宗統編年順治十一年條，載箬庵問與繼起儲書云：「自鼻祖西來，六傳至大鑑，宗雖列五，派實兩枝，藥山得悟於馬祖，而仍嗣石頭，太陽寄託於浮山，而伐付投子，兩枝何嘗非一派也。宗教分河飲水，尙謂泥於文字語言，豈同爲的骨兒孫，幾欲操戈對壘，寧不爲識者痛哭嗤笑乎！徑山嚴統，有當嚴不嚴之弊，遂開不當嚴而嚴之釁，天皇、天王，其說已久，闕疑成信，著書立言之愼，固應如是。會元以南岳、青原，俱稱大鑑第一世，足見古人之公。壽昌、雲門，不忝爲曹洞中興之祖，有統系，無統系，而洞宗的旨，敢不尊崇。東苑隱德深潛，得棲霞而大闡，車溪

一段公案，去世不遠，見聞當有公評，是是非非，法門關係，寧免紛爭。獨至藉力有司，世諦流布，此實下策，不得不為洞上諸公扼腕。棲霞、顯聖，久係相知，徑山復同法嫡血，自無坐視之理。昨至吳門，審知專遣座元，往還兩間，周旋微密，在今之世，寧復有秉為法無私之公，如吾老侄禪師者乎！敬為前佛後佛，額手稱慶。」

徑山指費隱，壽昌指無明，雲門指湛然，東苑指晦臺元鏡，霞棲指覺浪，顯聖指三宜。吾嘗謂稱僧應稱其名號，不稱其所住院，蓋寺院所同也，名號所獨也。車溪公案，見嚴統凡例，亦攻擊洞上石雨方者。繼起儲復費隱書云：「儲頻見諸方聚訟盈庭，紛紜溢路，未嘗不寢食徬徨，撫髀浩歎。蓋法門至今，譬之尪羸久病之夫，若更投以攻擊之劑，則元氣頓盡，亡可立待，焉能冀其浸昌浸隆乎！此二十年痛心疾首，欲使天下咸歸無競之風，盡坐柔和之室，吾祖之道，久而愈光，雖赴湯蹈刃，亦所不辭。。承紳士殷勤致懇，謂兩家所信諒者，惟儲一人，故不自揣，越俎而治，得邀佛祖之靈，俾法門不致瓦裂，則彼此幸甚。」結果卒將嚴統燬版，諍始寢。事後繼起與姜伯璜書，言：「兩宗角立，老僧與南澗和尚不惜性命以成彼此之好，何心哉？彼時即對天界浪兄、愚菴三兄曰：雲門、法眼歸青原，無減於南岳，歸南岳，何損於青原，吾輩爭之，盡成戲論。」當時濟上往來書翰，悉以俗諦相稱，如姪禪師、孫禪師之類，與洞上人相稱則不然，以洞上世系有爭論，兩宗輩數不易比擬也。故此書兄覺浪、兄三宜，而箬菴與繼起書，則稱老姪，亦

宗門掌故之有趣者。

或疑濟上顯學，當時尙有木陳，何以箬菴、繼起出頭，木陳不與？不知此事木陳本在被告嫌疑中，無調人資格。因木陳曾撰禪燈世譜，列有兩天皇，誤與嚴統等，雲外澤語錄十四，有妄刻續燈諸錄說曰：「慨自禪燈世譜行，而諸方所刻，將十餘處，各各自譽爲正傳，果孰是而孰非乎？夫古人創叢林，立規矩，其志豈爲欲己名之高掛傳燈以爲榮乎！爲串習機鋒語句求後昆之宗尙乎！謀寺院，鬧門庭，祈子孫，如閭巷庸俗之所爲乎！今乃昧其性，而區區竊法門之名，以濟其私，不知何所圖而爲此也。或曰私刻固未必行，近有結交權貴，上章乞聖勑刊定者，是可行乎否耶？曰至道之在人心，自有公是公非，如佛祖統紀、續高僧傳，豈非聖勑頒行，而非之者何限！世史是非，天子尙不能操其柄，況道脈乎！」雲外，天隱修孫，亦木陳之姪禪師也，其言可謂直矣，然木陳不以爲誘己也。

南雷文案四有答汪魏美問濟洞兩宗爭端書云：「五家宗派，出自南嶽者二，出自青原者三，今潙仰、雲門、法眼三宗俱絕，存者惟臨濟、曹洞耳。近濟宗依五燈會元附註，謂有兩天皇道悟：石頭所傳之天皇，不再傳而絕；其出爲雲門、法眼之天皇，則馬祖所傳者。於是南嶽得四宗，青原僅一宗，以此而分優劣，至兩家聚訟不已。弟常謂昔之學佛者，自立門戶者也，今之學佛者，倚傍門戶者也；自立門戶者，如子孫不藉先人之業，赤手可以起家，倚傍門戶者，如奴僕占風

望氣，必較量主者之炎涼。雲門、法眼，其宗既絕，猶過去之高門巨族也，吹已冷之燄，爲掃室布席之光，則郭崇韜哭子儀之墓，又何怪乎！故兩家是非，不必爲之辯。」魏美汪渢，常與三宜往還，國變後不入城市者也。

靈峰宗論五之二，復錢牧齋書云：「濟雲鬭諍，不啻小兒戲，閱儒釋宗傳竊議，可付一笑矣。」宗論五之三，儒釋宗傳竊議云：「禪宗自楚石琦大師後，未聞其人也，庶幾紫柏老人乎！壽昌無明師，亦不愧古人風格。今之爭師資授受者，譬諸世主，身苟無道，天子不若匹夫，桀紂是也，今雖之有師承，顚覆如來教戒者，何以異此。苟得其道，匹夫竟開大統，漢高明太是也，今之雖乏師承，能自契合佛祖心印者，亦奚不然。」靈峰蕅益，卽居士鍾始聲，崇禎間曾輯闢邪集，攻天主教，後爲僧，名智旭。其持論若此，故所擧紫柏、無明，皆嚴統所指爲未詳法嗣者。而雄視當時之密雲圓悟，反不在蕅益議中，蕅益可謂豪傑之士矣。

順治十二年，蕅益及箬庵卒，十六年原告覺浪卒，十八年被告費隱亦卒，嚴統之諍，已成陳迹。惟費隱卒後，繼起繼住金粟，竟因嚴統舊案，爲居士鹽官徐昌治所翻，致有賠修衣塔之事，亦法苑珍聞也。無依道人錄卷下，辛丑年紀事云：「繼和尚之住金粟也，殉一人之見，不謀于衆，不聞于鹽，奔走當事，爲壓服諸護法計。且繼公曾受托，許藏老人嚴統板八百餘塊，及擕板至靈巖，悉送杭州銷毁，未免老人介意。但此嚴統內，前四卷，末五卷，皆昌治捐資刻成，以此推

敲，進院遲至六月十五，方對張侗老招認刻還我板。因於十三十四日，挪金搆一新做塔樣，小而精巧，此時何涸，止可力盪。復捐工費作料，匠人、刻字人、寫字人，一齊入山，造成費隱容禪師舍利衣鉢之塔，明尊舊住持也。」無依道人即徐昌治，崇禎間輯聖朝破邪集，攻天主教，與鍾居士闢邪集相呼應，固費隱信徒也。侗老張侗初鼐，曾著甲乙倭變錄，結埼亭集外編有跋。此事可為嚴統一諍之尾聲。不意康熙七年，復有晦山天王碑之諍。

二　晦山天王牌諍

天王碑者，荊州城南天王寺之碑也。寺建於楚僧水鑑慧海，而碑撰於吳僧晦山戒顯。俍亭語錄十三，與青原和尚書，述此事甚詳，曰：「僧自楚中攜一小刻，是楚僧水鑑於荊州城中一土地祠，僞立天王道悟名色，惑亂鄉愚，如小說家誤杜拾遺為杜十姨，伍子胥為伍髭鬚故事。詢其所由，水鑑蓋費和尚孫也。就孔氏故居，穿地得鐵，謂有『天王』二字，其土地祠，即天王土地也。天王道悟，唐史記載，並無其人，丘符二碑，都緣僞造，五百年影響狐疑，當燒嚴統時，昭然揭出。在鼓山老和尚、浪杖人、與先愚庵老人，及嘯峯兄、竺庵兄、百愚兄、遠門兄、惟岑兄、伴我兄，及法門昆季，請方正人，語特詳盡，即濟宗名宿，從未有言嚴統為是者。當時如南澗、靈巖諸老，曲為調停，早有廢置此書之論矣。天王名號，在在有之，四天王今時叢林設立庭廡，固不獨荊州一處。地中出鐵，誠有『天王』二字，亦何預法門事，乃欲借此描摹，謂是渚宮道

悟，可謂癡人說夢矣。蓋嚴統燒燬，在甲午、乙未間，水鑑以戊戌還楚，住鐵佛寺。又三年，從天王土地祠種種揑怪，不過爲他福嚴畫蛇添足，法門正人，已有起而辨之者。顧中間刻一碑記，讀其詞旨，殊似不倫，前後且不足論。即誣道原𠫤宿，謂是謠書，只此一語，何其敢於非聖耶！夫道原𠫤宿非他人，韶國師之子，法眼之孫，於天皇爲九世，於石頭爲十世。當時歷代親承，師師傳授，從何處得有差訛。苟使龍潭信不得法於天皇，則雪峰老漢，必不曰自從先德山、石頭以來，傳此秘密，雲門、法眼兩派，必不絲絲傳述，自云系出青原。且傳燈出自景德，楊文公大年，更加刪訂，大年宋代名臣，非張商英可比。心燈出于元末，通載纂自近人，並皆依據僞碑，支離附會。前焚燒嚴統時，辯書盈尺，亦既詳且至矣。從來議論之是非，决於其人之邪正。楊大年，正人也，張無盡，敗類也，不信大年，乃信無盡，已是沒鼻孔漢；況丘符兩碑，全然無據，此事三十年前，余集生中丞、黃元公司理，一時喝破，海內宗匠，耳所共聞。荆州去丈室不遠，豈能聽其顚倒耶！」

書無年月，而稱愚庵盂爲先老人，愚庵卒於康熙四年。書與青原和尙，青原即無可智，卒於康熙十年。又云「此事三十年前，余集生、黃元公已喝破」，集生余道裕，元公黃端伯。雪峰語錄末，附余集生辨龍潭不嗣馬祖書，崇禎十二年刋版，越三十年爲康熙七年，則此書當作於康熙七八年間也。書中所擧洞上人名，皆見世系表，鼓山老和尙爲元賢，浪杖人爲覺浪盛。嘯峰大然

，竺庵大成，與無可皆覺浪嗣。百愚淨斯，伴我淨侶，瑞白雪嗣。遠門淨柱，石雨方嗣。惟岑淨嶾，函密澓嗣。書中何以不舉撰碑人名號？爲賢者諱也。何賢乎晦山？晦山與無可、俍亭，皆以遺民逃禪，本同氣類，故爲之諱也。晦山婁東人，婁東耆舊傳：「王瀚，字元達，國變爲僧，號晦山，名戒顯，字願雲。庚寅夏入廬山，遂主席江右。」瀚雖入空門，悲憤激烈，曾檄討從賊諸臣云：「春夜宴梨園，不思凝碧池頭之泣；端陽觀競渡，誰弔汨羅江上之魂。」讀者俱爲扼腕。陸桴亭詩鈔五：「晦山願雲和尙，予舊同學也，國變棄儒爲僧，駐錫雲居，便道歸里，過予齋劇談，賦此以贈：一別廿年久，歸逢非偶然，頭顱悲各異，肝膽喜同憐。刦火未應熄，浮生寧苟全！何時上廬岳，携手白雲巔。」陳確菴詩鈔五，望雲居：「我友願雲，以名諸生丁國變，削髮爲僧，隱於雲居，思之而不得見，乃作是詩：一峰天上是雲居，慧遠於今此結廬，他日故人來入社，不知沽酒意何如。」讀此，可略知晦山之爲人矣。

晦山薙染於華山，而得法於漢月弟子具德禮，戒律精嚴，化行江楚，名甚著，故水鑑借以爲重。碑撰於康熙元年，水鑑刋版傳布。洞上位中符卽撰法門鋤宄以諍之，時在康熙六年，對水鑑固大肆譏彈，對晦山亦未嘗爲諱。曰：「惟善人能受盡言，吾於晦公，豈敢以不善人待，故盡言之也。」今法門鋤宄末，有石潮寧書後，對晦山尤加責備。其言曰：「年來濟洞兩家，幸安和好，實法門福。不謂今又突有水鑑者，於荆州城南御路口，買孔蔚然文學宅基，搆菴而居，平白盤

空，額名古天王寺，誑惑愚癡，亂眞害是。夫荆州城南，固有天王土地堂，居民凡於事神具鄉貫，則莫不曰『城南天王土地堂祠下』云云。若天王寺，則從未聞也。而有之者，但曰城東天皇寺，稱荆南首刹，重興爲道悟禪師，乃龍潭信餽餅得法之地，湖廣全省誌第七十四卷載之甚詳。今草市大殿巋然，巷名事實，種種可稽，固不與鑿空假揑之城南天王；可同日語。嗟嗟！水鑑搆菴供佛，何必借名古蹟，始爲得計，即借名，亦須考郡乘寺觀類中有無，有然後借之，今借之於脫空無根，豈不仍成虛揑，水鑑之愚，一何至是！晦山居然一知識，不以眞語實語誠諦語取信方來，乃於舉事孟浪之水鑑，反從而文其過，飾其非，是豈所謂見道之知識哉！吾聞晦山亦法門正人，於圓戒羯磨時，嘗有『寧斷吾舌，毋毀法門，如違此誓，甘墮苦坑』之語，刻之梨棗，意在息諍。乃今遽作此文，以非爲是，指空言有，於所立之誓，逈爾相違，將爲可以蒙惑戒子，聾瞽方來。噫，晦公晦公！請以自所製立誓息諍文，向清夜無人處，洗心淨慮，細讀一過，問之自己，以爲何如。康熙七年秋初，金陵天界法弟大寧謹書。」大寧亦覺浪嗣，與無可同門。

鋤宄又附有禪通劍叟呈諍晦山書曰：「正法眼藏之布在方策也，莫不載靑原出石頭，石頭出天皇悟，悟出龍潭信。信家世于荆州天皇寺巷，是以楚産，習知楚事，今其故里與子孫具存，何所容旁參異議。矧前賢刋有正謁、熄邪、據實諸書，行世既久；近在本朝，甲午、乙未間，經朝野巨儒，大公至論，力爲抵正。台翁爲法門砥柱，豈不習聞之熟，了然于費公之詭譎乎？一聞有

妄人水鑑者，將土地堂建爲天王，僭稱祖刹，以僞亂眞，以烏有先生，簒空王之嫡派。台翁宜何如持公秉直，嚴訶斥以正之？胡乃爲文勘石，佐助妄人狂髣！春秋責備賢者，恐適以寬妄人之過也。聞在癸卯，天然湘大師與台翁邂逅生生林，語之故而告之悔。乃復走荆訪其故老，考其遺踪，拜其祖塋，驗其銘狀，果與傳燈正宗所誌者，的切著明。歸舟遽取原稿于江漢焚撤之，因咬齒自誓曰：『顯實爲水鑑所賣，敢昭告于青原、石頭、天皇、龍潭諸大祖師，我若不廢此藁，斷此葛藤，禍如白水。』台翁言猶在耳，江漢之間，一時傳頌，莫不心服子路改過之勇。今妄人以尼告發，而太守公差鎖拏，暴其過惡于道路，百醜傳播，賄乃脫逃。所恨太守不知法門大事，不能一奮鏽斧，直碎其碑，以掩日月之蝕。或者曰：非台翁自碎之，不足以了白水之誓，故留之以有待也。倘蒙俯鑑愚忱，轉託知交，以廢石改額之權，仍屬之太守；或台翁自命一介之使，直自爲之，則台翁芳名，不惟遠播千古，而是老死深山，亦可無憾也。戊申八月抄，禪通弟空正和南奏記，時年七十五。」

晦山復劍叟書云：「承諭天王碑文，原非弟本意，弟與洞上諸知識，多水乳交好，豈肯存生滅心，懷人我見，作此不中心行。壬寅，偶閱藏漢上，因水鑑兄勤懇求文，孟浪屬筆，然亦實未到荆州時作也。是秋因護國請，遂親履其地，一到新創天王，心疑非天王遺址，何故諸家記載，皆云城西，而此在城南？急欲索回原藁，水鑑已往儀眞矣。豈意水鑑多事，刋版傳送。且弟署款

，不過曰水鑑海兄而已，乃自更沙翁大禪師，妄自標榜，誇張過分，豈不取笑識者耶！幸近日水鑑兄傳得刻本到山，拙作止刊木板，未曾上石，其現勒石天王者，乃一榷關使李護法文也。合府官僚及勒石名字，皆載碑尾，現册可證。辱老法翁見教，自媿一時妄作，以涉爭端，道聽塗說，實非信史。弟在青原拈香，何嘗不曰三宗鼻祖；且親到天皇，其城西城南，豈肯妄爲曲說。雖水鑑兄與復古寺，亦屬好事，然欲以城南而混城西，顯則不敢復附會矣。拙作幸未刻石，不必慮其傳遠，前文偶爾孟浪，自知懺悔，倘有校正理論等事，老法翁自爲主張，顯斷不怙過也。己酉七月初六日，靈隱法教弟戒顯再拜謹復。」

據劍叟書，則晦山於撰碑之明年，即覺爲水鑑所賣，誓將此稿稍廢。據晦山書，則此稿僅刋木流布，未曾上石，上石者，另一李姓之文。然吾嘗見水鑑六會語錄，卷十有天王寺碑文，乃水鑑自撰；又有一荆州天王禪寺中興碑記，注「康熙元年撰文，二十三年立石」，結銜稱「前住南康雲居、現住黃梅四祖、晦山戒顯撰文」；又一碑，注「康熙三年撰文立石，二十三年入志」，結銜稱「賜進士出身、奉敕提督湖廣荆州等處地方抽分，兼管河道、工部屯田清吏司主事鄭日奎撰文」，而未見晦山書中所謂榷關使李姓撰文。又卷二有天王寺立二碑、兼碑文入荆州志，上堂云：「今寺鼎興，重樹豐碑，鄭工部、顯雲居爲文，胡驛憲修入郡乘。」今檢康熙荆州府志卷三十八藝文，祇有鄭日奎撰記，無戒顯及李姓撰記。志修於康熙二十四年，有「原任江西管理通省

驛傳鹽法道、按察司參議、江陵胡在恪序」，所謂胡驛憲也。然何以鄭日奎之文，撰於康熙三年，同年卽立石，而晦山之文，撰於康熙元年，至二十三年乃立石耶？是可疑也。蓋晦山於撰文之明年，親履其地，卽發見水鑑之謬，急欲索回原稿。又數年而法門鋤宄等諍書出，水鑑不得不掩旗息鼓，以避其鋒。越十餘年而劍叟九十，恐其人已卒。晦山卒年歲數無考，然與陸桴亭、陳確菴、吳梅村皆同學，梅村家藏稿一，贈願雲師詩，序云：「願雲二十而與予遊，甲申聞變，常相約入山，予牽帥不果，而師已悟道，受法於雲門具和尚。今夏從靈隱來，云將遠遊廬嶽，貽書別予，以兩人年踰不惑，衰老漸至，學道一著，不可不勉。予感其言，因作此詩贈之，並識予媿也。」卷十三喜願雲師從廬山歸詩序又云：「願師住雲居十年而歸，贈予五十初度詩，其落句曰：『半百定將前諾踐，敢期對坐聽松聲』，蓋責予前約。會時方喪亂，衰病無家，高堂垂白，不能隨師以去也。」卷五一具德和尚塔銘又云：「偉業稱同學於晦山者四十年矣。」銘撰於康熙七年戊申，時梅村年六十。而靈隱寺誌七，載徐增撰晦山詩文集序，云：「和尚與吳祭酒生同邑，去相若，又同學，才名不相下。」晦山既與梅村年相若，則康熙二十三年，晦山亦七十五六。梅村康熙十年卒，年六三，桴亭康熙十一年卒，年六二，確菴康熙十四年卒，年六三。晦山詩文集吾未見，吾所見晦山之文，止於康熙十一年靈隱寺誌序。吾恐康熙廿三，晦山已卒，水鑑乃敢用其名立石，而荊州又多一僞天王寺碑也。

廣陽雜記四，言：「冰鑑和上，爲費隱和上之孫，而獨冠敬和上之法嗣也。冰鑑嘗參天童密老人，天童曰：『荊州有天王道場，女能重興之，不勝如親近老僧耶！』天王卽道悟道場，廢久矣，惟存一鐵塊，基皆爲人所占，和上遂于此發願尋訪，久而後得，竭力恢復，今已輪焉奐焉，儼然一祖庭矣。天王、天皇，音既相同，其人又皆名道悟，皆在荊州，亦一奇也。由此濟洞二宗，各以其所見，互相是非，浴血而戰，兵連禍結，至今未已，俟予少暇，爲彼攷之，自有定案矣。」故雜記五又有天王天皇考，所引不出嚴統解惑編範圍，僅考出丘玄素確有其人，見歐公所錄貞元神女廟詩而已。然黃梨洲答汪魏美書，早已考出。雖有其人，不能證其碑不僞；卽有其碑，亦不能證其碑必眞。晦山可謂實有其人矣，且果曾爲天王寺撰碑矣，然今水鑑語錄所附之晦山碑，何嘗非僞耶！非然，何不與鄭日奎碑同時立石，而必遲至二十餘年後耶？執柯伐柯，其則不遠，辨丘碑眞僞者，可以此爲鑑矣。雜記冰字蓋誤。玩其詞句，繼莊似嘗與水鑑遊也。

三　五燈全書諍

五燈全書百廿卷，編輯者霽崙超永，林野奇孫，道忞靜嗣，見本書百；校閱者輪菴超揆，漢月藏孫，繼起儲嗣，見本書八六，皆臨濟密雲悟三傳也。書成於康熙卅二年癸酉，時永住京師聖感寺，揆住玉泉山華嚴寺，曾進呈御覽，頒內府梨板刊行，冠以御製序，蓋半官書也。書合五燈會元及五燈會元纘續，而增其所未備，南嶽、靑原下，各迄於三十七世，集五燈之大成，爲宗門

之寶窟，與嚴統之疏陋偏激，不可同年語矣。

顧天皇、天王，仍信有二人，不據景德傳燈，而據襲謬沿訛之佛祖通載，可云未達一間。至洞宗世次，悉據洞上人著述，本無可議，而竟以此嬰一部分洞上人之怒，肆其鬩諍，則甚矣載筆之難也。盤山拙菴智朴，瑞白雪孫，百愚斯嗣也，聞永著五燈全書，洞宗疊出五代，天皇仍據嚴統，特著存誠錄初刻二刻以諍之；電光錄又有與霽崙永五書，皆諍此二事。今錄其第二書如下：

「事本于眞，理貴乎正，友朋有切磨之益，前有書不見答，茲再持問。公知洞宗五代疊出乎？曾見大覺希辯自撰之塔記乎？曾檢勝果佛祖傳法偈之碑文乎？一載辯參覺有省，覺指禮楷一段因緣，親口自述，公孫師資，顏色相接，豈比後人揣摩僞造之詞也；一直載芙蓉楷、鹿門覺、青州辯云云。即此二碑所載，便可斬盡孤疑，何必牽引葛藤，搬弄是非邪！聖感去二碑不遠，舉足便至，公若不知，何謂窮搜極討邪？若果不知，妄自屬筆，是謂孟浪；若知而不取，是謂眇目盲心人矣。居敕建之寶坊，受皇恩之榮寵，作此譌謬之僞書，欺人誑世，清夜思之，能無愧乎？永公永公，何所圖而云然乎？不過紊亂別人之統系，張大自家之譜牒。如此心行，恐龍天不祐，憲律不容，于宗鏡堂中，無處著脚，三塗苦趣，置身有地哉！雖然，我更為公謀之，急據二碑釐正洞宗世次，求哀懺悔，猶不失為正人。若堅執續略、纘續等書，謬辯不從，此眞妄人也已矣。勿

足道，勿足道，癸酉九月二十日。」

五代疊出云者，洞宗世次，芙蓉楷下，有有丹霞淳、長蘆了、天童珏、雪竇鑑、天童淨等五代，而後至鹿門覺、青州辯者。有無丹霞淳等五代，而以鹿門覺直接芙蓉楷者。主有者謂無者刪削五代，主無者謂有者疊出五代，各是其是，爲洞宗內部一大諍。青州辯塔記晚出，眞僞無定論；勝果寺傳法偈，立於明正統十一年，亦未盡足據。五燈續略，遠門柱撰，五燈續續，涵宇寬撰，皆主有五代者也。

蔗菴範語錄三十，有攷定宗本說，其略曰：「先老人住雲門時，範問及湛祖拈大覺香，謂傳洞山二十六代，董玄宰撰少林無言塔銘，謂傳曹洞二十六代，續略則云三十二世，何也？老人曰：前人不謬，所謬者後人。以大覺、無言俱出潤祖之門，故敍洞上源流，世代井然。老僧欲正之，而此書傳久，若動則費手矣，姑存疑以待賢者。據鹿門塔銘曰：『鹿門自覺禪師，從芙蓉楷公落髮，親依久之契悟，出世住大乘，徽宗崇寧間，詔住淨因，府和遷鹿門，遂終焉。』又青州辯自敍：『政和間參鹿門自覺，記莂後，覺使見芙蓉，道經鄧州，得謁丹霞淳，宣和間出住青州，次補華嚴。』此實據也。而後之續傳燈者，祇收丹霞至天童淨一派，而不及鹿門、青州者，或世同地異，集其所聞見，其遐陬絕域，或聞而未見，不敢擅收，非埒彼此。今丹霞淳五代疊出，爲續略所誤，蓋遠門不知丹霞與鹿門實同門昆季，而芙蓉嗣曰淨因自覺，即鹿門覺，非天童淨下別

有一鹿門覺也。今白巖考歷祖出處，世數年代，眞確無疑，且有鹿門塔銘、青州自敍可證，吾宗人應尊行以傳後，否則終古不明矣。」

先老人者三宜盂，白巖卽位中符，與遠門柱同嗣石雨方，而二人持論不同，三宜則是符而非柱。符後著祖燈大統，宗統編年於宋宣和元年載丹霞淳寂，謂祖燈大統刪五代爲誤；於南宋乾道九年載天童淨寂，引月函潛洞宗世次疑問。月函則疑刪五代爲合也，今錄其說如後：

「洞宗有祖燈大統之刻，見聞其書者多非之，非之不一端，其著者沒浮山之代續，刪濟宗之兩祖，南潛亦非之而不疑者也；其據青州塔記，削去芙蓉楷下丹霞淳五世，南潛則甚疑而不敢斷決其非。考湛然澄語錄，嗣法門人明懷編：『萬曆甲寅，師開法雲門廣孝寺，拈香云：供養北京大覺堂上，嗣曹洞正宗第二十六代清涼大和尚。』乙卯開法徑山，拈香辭同；而宗門或問原序，題『會稽雲門顯聖寺住持、嗣曹洞正宗第二十七代、沙門圓澄撰』。涅槃會疏諸書自序，皆世次炳然。今之非祖燈大統者，以雲門澄稱曹洞三十二傳，世數合丹霞五人；然考之語錄，則實稱其本師爲二十六代。自序則稱二十七代。使雲門拈香是，則大統之削五人不可非也；使雲門拈香非，則今天下曹洞宗派不知當誰準也。時己巳中秋後五日。」

月函本遺民逃禪，見後樹泉集章。祖燈大統之刻，木陳曾著寶鐸醒迷論四篇攻之，載百城集廿一。月函所見之湛然澄語錄，稱本師爲二十六代，似也；然吾所見湛然語錄，有稱本師爲三十

一代者。故同一語錄也，甲編者與乙編者異；同一編也，元刻與翻刻又異；同一刻也，初印與後印又異，蓋編者、刻者、印者隨時有所改易也。至謂刪削五代者，爲欲與濟宗老宿爭坐位，則誣詞耳。竊嘗考之，洞宗自宋南渡後，盛行河北，惜其時江淮河漢，縱橫萬里，悉爲戰區，古刹名藍，多罹兵燹，歷數百年，未遭殘破者，僅燕京一城耳。金史八載金世宗言：「燕人自古忠直者鮮，遼兵至則從遼，宋人至則從宋，本朝至則從本朝，其俗詭隨，有自來矣。雖屢經遷變，而未嘗殘破者，凡以此也」然區區一城，能保存幾許！中國分裂，南北隔閡，道人竄身荒谷，聲聞罕通，譜牒源流，遂生淆亂，此時爲之也。欲使不生異議，應選舉天下同派博學宗徒，開大會決定之，不然，彼一是非，此一是非，終無定論也。今智朴乃以此諍超永，不亦異乎！使永而刪削五代，不又爲反對刪削者所諍乎！則永固左右爲難者也。

其與永第四書，則又重提天王之案，若有甚不得已者，此鬭諍所以終不能息也。曰「二月下旬，遺僧持書併存誠錄去，獲公款待，歸述所言，殊非雅論。謂悉據洞宗著述譜五代，非臆擬也；謂天皇天王據佛祖通載，非嚴統也。試問永公，洞宗著述，除淨柱僞說之前，更有何說？僞說足據，青州自撰之塔記反不足據乎？僞說足據，續略以前諸家金石之文獻反不足據乎？請公下一轉語。再問永公，佛祖通載載龍潭崇信果誰屬邪？本朝順治十年，通容嚴統出，始翻亂藏典，據會元小注收龍潭爲天王之嗣，援雲門、法眼爲馬祖之所出，以致諸山公詰，有司公討，卒至醜態

百出，難于爲言。今公集五燈全書，不能救正其非，且從而效之，陰懼罪案久定，人所共知，故游易其詞，曰據通載，然通載所載果如是乎？余埋頭盤山，二十餘年，未敢輕易論法門事，恐辱宗風，迫不得已，四次寄書與公，苦口勸誡，卽欲殺欲割，亦不敢辭，無他，惟冀報佛恩祖恩于萬一耳。存誠錄二刻成寄覽。甲戌五月十五日。」

與超永書外，復有上張相國素存書云：「近有妄人，突出僞書，誣君罔聖，靡所不至。某視法如泰嶽，視身如游塵，恐辱至道，不惜微軀。作存誠錄初刻成，進呈覽觀，今以二刻奉上，我大護法不忘宿因，俯垂明鑒，法門幸甚。」素存張玉書。又有與王侍郎阮亭書云：「某辱知遇于先生，幾二十年，不爲不久，先生知某戇直，不爲不深，書札往復最夥，不爲不信。而先生謂某豈好辯之人哉？然事有不獲已者，卽斧鉞當前，固弗暇避耳！或謂出家應忍辱，不應辯諍，此戶外之見，皮膚之語也。昔吾佛世尊，有折攝二門，降伏外道，制諸魔王，非一槩慈悲，以聽其戾亂橫詖也。今超永根嚴統之僞書，引近日之謠言，種種繆亂，某若隱忍而不敢言，此誠法門之罪人也。前存誠錄初刻成呈覽，今以二刻奉上。先生靈山囑累，當代鴻儒，維持世道，不無公論。」蠶尾集八，答拙菴禪師書云：「侍者至自山中，詢知道味甚適。大刻存誠二錄，具知衞道苦心。向所以不奉報者，以天界浪杖人與費隱一段公案，流傳諸方，至今以爲口實，似不必又煩筆舌。且張無盡行事汗人齒頰，其言何足爲有無哉！寃親平等，豈況鬪諍，唯吾師裁之。」拙菴來書

急，漁洋答覆緩，拙菴來書熱，漁洋答書冷。漁洋所養，超於拙菴矣。

惟徐華隱嘉炎撰拙菴語錄序，頗爲拙菴張目，然亦限於丘玄素僞碑一節，至洞宗世次，局外人不能贊一詞也。序有云：「余于禪宗，雅不能爲楊大年、張無垢之入室，顧常留心攷證之學，于方外典籍，時復博稽而詳核之。獨怪近者兩宗之爭，爲張無盡所傳丘玄素僞碑事，無盡之品，視無垢不啻薰蕕，觀其陰陽于惇、卞之間，已非君子，彼所援附，豈足爲信，乃欲借以獨張南嶽之軍，爲識已陋矣。拙菴爭之急，辨之疾，固有所不得已」云。無垢張九成。序作於康熙卅八年己卯，華隱己未鴻博也。然鴻博參加五燈全書之諍者，尚有潘次耕耒，則別有作用者也。

石濂大汕，住廣州長壽寺，自稱覺浪盛嗣，不知其是否也。著書名證僞錄、不敢不言、源流就正等，攻全書兼攻嚴統，攻丘碑兼攻疊出五代。潘耒乃作天王碑考反駁之，見遂初堂別集四，耒非祖全書，實惡大汕耳。然天王碑考，皆陳說，無發明。遂初堂別集又有致粵東當事書、與梁藥亭書、答鼓山爲霖書，皆攻大汕。爲霖道霈，永覺元賢嗣，主有丹霞五代者，曾爲書闢位中符，同是洞宗，而主張與位中、大汕、智朴對立者也。

耒致粵東當事書謂：「大汕明知皇上爲聖感寺僧靄崙作五燈全書序，而故將靄崙極力詆毀，故將御製序所褒之書極力貶剝，兼有『不顧皇上道德文章之大』，及『累我君王，瞞請當今御製序文』等語，隱然謂皇上不當製序，則皆狂悖之甚者。又擅改洞宗世系，刪去五代，則有滅絕祖

宗之罪，故不得不辭而闢之。」夫僧人滅絕祖宗，與居士何涉，而耒乃熱心至此。

其與梁藥亭書，則因梁爲大汕作序，請梁將序撤回。書謂：「嚴統毀板，乃浙中當事一時剖判之事，而以爲奉旨嚴禁，是矯旨也；五燈全書業經御覽賜序，而痛加非毀，是訕上也；削洞宗丹霞淳等五代，是刪削祖宗也；素稱三十四世，而忽稱二十九世，是紊亂世次也。此皆有傷世教，有礙法門之大者。弟念同鄉之誼，不得已作書數千言規之，冀其少知悔悟。」又謂：「此在江浙，必不能行，不知何以得行於貴鄉，三十餘年，而無人檢點也」云云。此則侮辱粵人之甚，吾見大汕離六堂集，序者十五人，梁藥亭、屈翁山外，江浙人爲多，中有徐電發釚，亦己未鴻博，與潘耒同邑，而盛稱大汕，豈亦念同鄉之誼耶？何毀譽之懸殊也。

續檇李詩繫三九，選大汕詩，引沈歸愚曰：「石濂主廣東某禪院，能詩通畫理，安南國王師禮之。以貨幣結往來賓客，分三等，翰林某，以所贈平等，作詩文詈之，石濂亦以詩文交詈，翰林忿入都，適臬司某往任廣東，屬其猝擒治，緩則有救之者，臬如其言，刑僇遞歸，旋殞。君子識石濂之不檢，而歎翰林之褊窄也。」臬司許嗣興，此康熙四十一年事。大汕本諍五燈全書，而反爲潘耒所諍，以致於死，固夢想不及也。然大汕與翁山交惡後，曾欲首其軍中草，陷之死地，見國粹學報第七十八期選錄潘耒救狂書，果爾，則潘亦效汕所爲耳。漁洋南海集下，有詠長壽寺英石贈石公詩，而分甘餘話四極詆之，殆受潘之影響。道古堂集外詩，遊長壽庵傷石濂大師云：

「離六堂深坐具空，低徊前事笑交訌，紛紛志乘無公道，締造緣何削此翁。」注：「省府縣志皆不言師建寺。」深惜之也。余季豫先生言援鶉堂筆記四六論潘向汕索跡事頗詳，可參證。

卷二　天童派之諍

一　天童塔銘諍

天童塔銘之諍凡二次：

其一爲費隱對木陳。費隱語錄十一與侍御心韋徐居士書略云：「先師塔銘一事，關係匪輕。去歲孟冬，嗣法弟昆會合上公書，並王孝廉行狀，祈大手筆垂留一碣。迨四月望後，接尊製塔銘讀之，文質兼到，不勝欣服。但末後嗣法弟昆之名，未承紀載，某於此殊有隱慮焉。方今木陳以代付爲事，欺昧諸方，嗣法十一人，倘不列名，則凡受代付者，俱得混濫此中，天下後世受其欺昧者當何如也。且原敍止及木陳，尚未及衆請之意，與王孝廉所紀之詳，在某雖不敢以己意疑人，而在木陳豈必無忽略公事，自作主宰之事，果爾，則不惟蒙蔽某等弟昆，抑且蒙蔽門下矣。先師晚年駐錫甬東，道播天下，惟門下與有力，末後光明，還藉筆頭點出，是天童法價冠世，實賴大護法始終之。前公書稿具在，恐浮沉未達，特重錄一通，上呈記室，以證其有無，並求詳定原文，以垂世世。」

書發於甲申之夏，所諍者二節，一爲嗣法人名不列舉，二爲未及衆請。此乃撰文常例，固可由主者自行塡入，無庸諍也。然費隱對木陳不信任之情，昭然如揭矣。徐心韋者，鄞人徐之垣，天啓五年進士，累官江南提學御史，蘄州失守，以學臣衣婦人衣而遁，聞者哂之。全謝山續甬上耆舊傳於心韋頗有微詞。然心韋國變後削髮爲僧，居碧溪大音菴，菴有在澗樓，髣髴錢氏絳雲樓結構，自題曰：「早已覺來渾是夢，譬如死去未曾埋」，士論深諒之矣。

同時費隱又有與廣文客卿張居士書云：「天童先師過後，法門被木陳大壞，妄代先師付法，訛僞相傳，不勝錯謬。此如朝臣不奉王命，私鬻官爵，罪例相等，諒我居士智鑑高明，早已了辨，不須山埜再悉數也。但先師塔上之銘，舊多嗣法諸弟昆等，同具公書，敦請四明徐心韋翁大手筆。玆見來稿，不列的傳法嗣十一人名，但云某某若干人，則吾十一人盡同夫己氏，而凡受代付者皆可冒昧承當，其關係法門豈淺鮮者。且原文敍述，但謂據黃介子行狀，及木陳忞傳云云，傳語多有未妥，姑不具論；卽如介子行狀中，原只混稱法嗣，不及詳明，狀爲求文之贄，名實亦嫌無據，然其時尙未有代付一事也。況碑垂千古不朽，苟置法嗣於若存若亡之間，流弊不大可寒心耶！惟居士現身四明文治，力易挽回，煩道駕撥冗，與山埜法嗣隱元同往一謁心翁，痛切轉道此情。尤望據王大含所紀，歷然開載，天童一枝燈，庶不致爲後人混濫，先師常寂光中，亦應佩明德於無涯，豈惟山埜諸弟昆等永藉荷擔之力已也。」

客卿餘姚張廷賓，天啓四年舉人，鄞縣教諭。癸甲之間，國事大壞，而江南溺于承平，尚謂收復可望。客卿獨憮然謂：「數十年來，人心喪失，其禍遂流于國家。今朝埜諸人，急須痛自克省，先復其本心，然後共圖國事，不然，恐神州陸沉，事在旦夕。」因作復人心說，榜明倫堂。鮚埼亭詩集八，姚江三哀詩所云：「恢復人心第一檄，傳者竊笑聞者嘻，豈知天地遽崩裂，竟坐此故成陵夷，乃信岩疆在方寸，不恃高城與深池。」卽詠其事也。國變後入雪竇山中祝髮，石奇雲語錄四，有受張孝廉客卿爲僧法語曰：「相逢莫道休官少，林下今朝又一人。」遂爲石奇掌書記，名行恂，字道嚴，號退安，晚居妙高峰，學者稱妙峰老人。杲堂文鈔一有妙峰集序，稱爲道嚴尊者。木陳代付一事，諸方非難，至比爲父亡代父生子，見布水臺集卅二復次牧馮居士札，則木陳當日之不理於人口可知。此天童塔銘第一次之諍也。

其二則爲木陳對繼起。密雲之寂，在崇禎十五年，徐撰塔銘，在崇禎十七年，文載天童寺志七。至順治十六年，木陳又請錢謙益爲之，今附密雲語錄後。嘗取與有學集校，字句偶有不同，大體無異，惟法嗣十二人，集亦未列擧，此爲常例，語錄則已一一敍入矣。又請銘一節，集單作忞公，語錄則作忞公、門公，門公者牧雲門，木陳不敢自專，引牧雲以爲重，蓋所以塞同門之口，知前此費隱之諍爲有效也。然前諍甫已，後諍隨來。天下多文人，何必謙益！天童在甬，徐以甬紳久爲天童護法，請徐固有因也；錢自乙酉後，名譽掃地，何所慕而求之？且錢選列朝詩丁集

十二譚元春傳，謂：「天喪斯文，竟陵之詩，與西國之教，三峰之禪，並爲孽於世。」其與黃梨洲書，附今南雷文定後，亦謂：「三峰之禪，西人之教，楚人之詩，並是世間大妖，三妖不除，斯世必有陸沉之禍。」牧雲嬾齋後集六摧魔論，亦謂：「漢公跋扈，士庶咸惡而薄之，太史錢牧翁特甚。」然則漢月爲謙益所痛嫉，木陳固稔聞之，請痛嫉漢月之人爲天童作塔銘，其於漢月利乎不利乎？漢月之徒之不能不有所顧慮，猶費隱也。

然試觀木陳之辯則何如？布水臺集廿二復西遯超道人書云：「先師塔上之銘，久空麟筆，創懷非一日矣。去秋所以重請虞山者，不過借託文言，以光昭先老人之徽烈耳。西遯固信山翁決不幸虞山舞弄筆舌，而雌黃天下也。況三峰爲先師行二之子，則於山僧爲同氣連枝，手右而妝其左，葉滋而掊其根，在他人或恬然爲之，辱在西遯見諒之山僧，斷不出此矣。或虞山信筆直書，不留餘地，而猶子中如玄墓，如靈隱，即猶孫中如豁堂，如仁菴輩，走一使持片楮焉而問山僧，豈可不手勒八行，專人請改，矧靈嵒之與山僧，尤稱當世籍咸者乎！見不出此，乃規爲布置，斡旋虞山，又動勞足下之管城君，是謂無識，且昧山僧。夫以明白之山僧，往往見疑於世，獨一西遯諦信之，可慶也，亦可弔也。改易之銘，即如命定刋。雙白遠來多媟嫚，乞爲山僧修飾，弗備。」

西遯即祁季超，梨洲先生嘗曰：「祁氏藏書，自季超學佛，一切視爲土苴，多半爲雲門沙彌

持去賣錢。」見鮚埼亭詩集六注。玄墓剖石璧，靈隱具德禮，谿堂正喦，仁菴濟義，皆漢月法畜。雙白王廷璧，靈巖護法。布水臺集同時又有復靈巖儲姪禪師書云：「先老人塔銘，去秋始託虞山屬筆，七襄之報，諾以今夏浴佛為期。中間詞鋒，有礙漢兄和尚，則山僧都未省覽。老姪既陰得其事狀，何不移牘山僧，俾為刪改，乃假手張靜翁斡旋錢牧老，抑復何也？雖老姪出乎機；入乎機，妙有化裁，但用之以待老阮籍，則所謂附同氣荷同心之語，又似信不由中矣。老姪自是天生妙慧，山僧深媿賦性顓愚，然則患難欲其相成，德業欲其相劭，無乃太孤老姪之心耶！老姪言滿天下，道播江湖，先老人可謂有子有孫，是則借光多矣。區區十八年來，松柏既實之枯骨寒原，遠煩玉步，或有媟嫚，得不深山僧之罪，而消老人之福哉！乞泯此念，荷感尤多。改定銘詞，謹依雙白頒宣口諭，即如命施行矣。」

季超、繼起去書何詞，不可得見。然繼起託人斡旋謙益，則有學集十有詩證之，序云：「己亥夏五，十有九日，靈岩夫山和尚，偕魚山相國、靜涵司農枉訪邨居，雙白居士、確菴上座諸清衆俱集，即事奉呈四首。」其第四首云：「妙蓮花界自圓成，法海何因起墨兵，少分觀天知眼闊，多生持地學心平。蟭螟地曠當街叫，蠻觸人饒晝角爭，放箸與君同噴飯，須彌盧頂一螢明。」

夫山即繼起，魚山熊開元，靜涵張有譽，確菴僧鑒青，皆繼起弟子。丁闇公明事雜詠所謂「大丞相與大司農，左右靈巖侍退翁」，此亦木陳妬忌繼起之一因也。木陳兩書，嬉笑怒罵，兼而

有之，不可嚮邇。計其時奉召入京之訊已到天童，木陳正擬爲僧人之錢謙益，藉新勢力以排除舊勢力，其得意可想也。此天童塔銘第二次之諍也。

鮚埼亭詩集一，言：「牧齋本與茶村相契，及國初，竟陵譚侍講主試江寧，致敬于茶村，如燕太子所以事荊卿者。茶村叩之，則長跪流涕曰：『欲先生爲吾家報仇也。』茶村嘿然。是日餞別侍講詩，有云：『海內于今極可憐，江南遍唱李龜年』，指牧齋也。而是後操戈于初、有學集者，實由之始矣。」茶村杜濬，有變雅堂集。譚侍講篆，順治十五年進士。竟陵之詩，既有茶村爲之報復，三峰之禪，豈可遂無抵抗。無獨有偶，於是梨洲之三峰塔銘出焉。以梨洲敵謙益，在當時似稍弱，在後人視之，則謙益豈梨洲比，不能不歎繼起之巨眼也。碑載南雷文案六，其略曰：

「萬曆以前，宗風衰息，雲門、溈仰、法眼皆絕，曹洞之存，密室傳帕，臨濟亦若存若沒，什百爲偶，甲乙相授，類多墮窳之徒。紫栢、憨山別樹法幢，過而唾之，亦遂受未詳法嗣之抹殺，此不附之害也。其後胡喝亂棒，聲焰隆盛，鼓動海岳，開先從而厭之，既飲荊溪，而野祭無祀之鬼，開先亦遂爲唐子逋人，此附而不附之害也。三峰禪師從而救之，宗旨雖明，箭瘢若粟，師弟之訟，至今信者半，不信者半，此附之之害也。密雲悟公以臨濟第十三世，開法金粟，師徘徊而就之。雲大喜，上堂告衆曰：『漢公悟處眞實，出世先我，所以屈身來此者，爲臨濟源流耳。

老僧從來不易安第一座，今杲漢公。』當是時，雲雖有憾于師，心服其英偉辨博，非及門所及，姑且牢籠之。而及門者多惡其張皇，譏搆鬨作，於是有闢妄七書，天下視其師弟子之間若水火焉。今之議新會者，謂其從聘君無所得，獨坐十餘年，恍然覺如馬之有勒，其不宗聘君明甚。儒釋同例，則師之齟齬于師門，又何害耶！師卒後廿九年，羲見儲公于靈巖，出師之年譜、道行錄讀之，謂羲曰：『天童師翁塔銘，前有作者，自子發之，改撰于錢宗伯；吾師之塔銘，董宗伯所撰，亦未備，子可引前例爲一通乎！』羲曰：敢乎哉！昔柳子厚爲大鑒碑，劉夢得繼之，遂書第二。無已，則有斯例在，乃掇其大者言之。」

置紫柏、憨山於未詳法嗣，擯開先雪嶠信於龍池派外，謂五燈嚴統也。師弟之訟，箭瘢若粟，英偉辨博，非及門所及，惡其張皇，譏搆鬨作，明天童、三峰之諍，由同學釀成之也。碑撰於康熙四年，謙益已先一年卒，碑固明言與錢撰天童塔銘對立也。南雷續文案一又有輪菴語錄序，云「余上靈巖，退翁集徐昭法、周子潔、文孫符、鄒文江、王雙白于天山堂，縱談者七晝夜。余詩『誰知此日軍持下，盡是前朝黨錮人』，記其事也。退翁遂屬余作三峰第二碑，此後語錄無不有寄余書札，余或見或不及見，而退翁惓惓之意，不可忘也。」繼起與梨洲之交情若此，與謙益則有異矣。謙益曾序繼起語錄，未卒前數月又曾撰壽量頌壽繼起，然其卒也，繼起輓之曰：「笑看東澗寫新銜」，則其文果足重耶！

二　密雲彌布扁諍

海鹽金粟寺，當山有碑亭，亭有扁，額曰「密雲彌布」，崇禎間費隱住金粟時，檀越蔡子穀聯璧所書也。後亭爲費隱弟子孤雲鑑拆廢，此扁遂懸丈室樓前。順治末，費隱師弟，相繼淪亡，繼起補住金粟，改建祖堂，乃將此扁卸下，另書「親聞室」三字，鈐滹沱大宗三峰眞子之印，裱舊扁上，而懸置侍寮焉。此諍之所由起也。密雲者，天童悟號，金粟者，密雲舊道場，然扁非密雲手書，詞非密雲自擬，子穀偶爾拈毫，費隱歎爲巧合，本山門恆有之事，無不許侵犯之條。孤雲既可拆亭，繼起何不可糊扁，然木陳則視此爲攻擊繼起之最佳題目矣。於是反正有錄，杜逆有說，聲討有書，其書名復靈巖儲姪禪師書，當未寄達時，已傳播諸方，並欲付梓，經人勸阻，卒刻入布水臺集第廿二卷。熊魚山爲本師緩頰，木陳竟予以一掌，緇素大譁，眞前此所希聞也。其書略曰：

「山僧向來於猶子之中，視吾姪爲最厚，以至忘名分，夷高下，甚欲舉爾住持天童，愛爾施設，文言豁達，將來德業聞望，殊有可觀也。下謂爾於先師包藏禍心，筆舌譸張，雌黃無忌，山僧是疎爾薄爾，不爾聞問者七年。去歲聞爾遷金粟，往來僧俗，謂爾弁髦先人，欺侮尊宿，稱師翁則曰天童大師，祠三峰、覺範則曰振祖之堂，北堂有先人廟貌，弗躬弗親，旬香月燈，潦草塞白而已。山僧以爲金粟道場，乃先師發蹟之鄉，在他宗之人承而襲之，不與食德報恩之思，且非

人類；矧爾孫子，梟獍為心，始終一德。嗟嗟，『密雲彌布』之扁，何刺爾瞳，亦自書『親聞室』三字，糊之又糊，抑可喪心悖理，欺祖逆天，若此之甚哉！昔人謂黃檗勝亦奇衲子，但晚年謬耳，今爾晚年則一味窮欲極奢，抑人揚己。慢山突兀，高踰須彌，貪壑汪洋，深淪滄海。出入務同卿宰，則丹塗香柏之舟，招搖而過市焉；受用擬埒王侯，則釆買定窰之盌，羅列而陳餐焉，服御遊從，動求精妙。罔思歲比荒忒，室十空九，今我身衣口食，非由諸天報德，要皆信脂檀膏，減割妻孥，施我而營福者也。久欲向爾深規切諫，慮爾驕矜傲兀，不能盡厥所懷，今因爾侮慢先師之故，始得乘間有言。所冀改往修來，化凶為吉，否則福消報盡，厥戾非輕，恐不止頓足扼腕之追矣。」

書作於康熙元年，時木陳年六十七，繼起亦五十八矣。所以為繼起罪者，糊抹「密雲彌布」扁外，一為奢侈，一為兀傲。尚有關涉靈巖樹泉集一段，將於次章述之。曩讀結埼亭集退翁和尚第二碑，知繼起為浮屠中之遺民，能以忠孝作佛事，足比宋之大慧杲，不知其為木陳深惡至此也。然木陳此書傳播後，繼起未聞致辯，僅有門下周居士靜香名荃者，致書木陳，為之調護，附布水臺集來書中，可略識此諍之顛末。書謂：「孿白居士於七日過南崗，歷言和尚待法姪法孫之寬大仁厚，而獻植繼堂頭尤深篤。自知孤負老人處甚多，聞督責之語，跼蹐無地，惶媿欲死，其來非泛常，可默會也。荃叨為法嗣，何敢向人一句，今法戰已勝，小杖渠已全受，義無再加大杖之

理。學人傳語，云有致靈嵒一書，欲付梓工，荃清夜思維，似可商略。伏乞以稿見擲，令荃與看，使人感服，尤勝刊刻。倘以荃言爲不然，亦祈過吳門面呈一切，商萬妥而行可也。總在先師翁一脈，曲全之，幸甚幸甚。」

木陳復書，略謂：「金粟一席，乃先人起家之地，頃以主失其道，門徑荒蕪，殊可惻愴，因過武原，擬商諸檀，擇一代司俎豆之人。始覩靈嵒所作所爲，日以陵毀先老人爲事，他不具論，即『密雲彌布』一編，糊抹至三，況其小者，此山僧聲罪致討，扶綱維常，義不容已。來諭述王雙老代渠修飾，謂自知孤負山僧處甚多，山僧自念道凉德儉，何能于尾大不掉之人，有所獻植。獨是先師爲祖，繼起爲孫，以孫蔑祖，爲不可長此厲階耳。靈嵒身爲人天知識，非狂非惑，公然陵毀祖翁，必聞山僧督責之語，而後跼蹐無地，惶媿欲死者，豈不零仃洋裏更歎零仃，惶恐灘頭重說惶恐乎！極知尊意爲先師一脈，開曲全之路，然其告文自白，素非先師一脈，奈何奈何！與繼公書，臘底既封緘，俟新春寄託轉致，幸專人來，附上靈嵒爲感。」

此復周靜香第一書也。尚有第二書，述飽魚山受辱事。魚山爲繼起入室弟子，以剛直聞天下。前此天童塔銘之諍，魚山曾斡旋謙益，此諍發生，魚山亦在調人之列。顧措詞切直，觸怒木陳，木陳直提：「汝既爲靈巖嫡子，便須認得我家宗派，汝非吳江令，我亦非吳江編氓。」遂當機一掌，斯時魚山啼笑不得，一座紛沄，不歡而散。天啓間，魚山曾任吳江令，故木陳云然。隆武

時，魚山曾授東閣大學士，木陳故作不知也。吾草明季滇黔佛教考，曾於法門紛爭篇，述丈雪庭折木陳，木陳不敢與校，同是法姪法孫，昔何其怯，今何其兇？昔爲順治十三年，在東甌庭決大杖之後，今爲康熙二年，在萬善衣紫榮歸之後也。魚山雖遺老，而木陳以新貴驕之，欺魚山君子耳。使遇丈雪，還奉巨拳，木陳又將何如乎！今將周靜香第二書錄後：

「獅鴛行急，未及述荃是夜同雙白至檗菴舟中一段話。檗公楚人，帶性負氣，其平日文章施設，全從氣骨上發揮，虛衷劑物，以通彼我之意，本非其能。然任事既剛，認過亦勇，昨代靈嵒下山之時，原爲本師禮足而來，豈嘗有宰官在意。任心之過，以至傷於坦率。如爾汝之呼，重房輕扁之論，同來者皆爲縮頸搯指，而彼尚不覺悟，其不留心於醻問可知矣。老人愛人以德，不忍姑息，養其過誤，翻手一掌，當機剪截。熊父母此時似冷水澆背，陡然一驚，然後知老和尚一片婆心，無非慈愛子孫至意，不忍以門外疏親相待也。舟邊語次，皆是銘感之詞，但云：老和尚如是慈悲，非惟寸中知之，本師亦知之，今日原爲本師而來，既承提誨，即可云榮及本師。老和尚從此可以釋然，如杜逆、反正諸刻，似宜寢閣，議論俱可歇息矣。荃今日不避杖叱，敢復進言。荃等婚宦後學道之人，修持未熟，每於不及檢點處，露出本來習氣。況檗公生平以骨氣自負，固不免偶錯，要其初來代師禮足之誠，蒙誨後受過不辭之勇，皆足仰祈慈炤，鑒諒于語言事迹之外。若云必反正，必杜逆，則老人一掌示其意矣，而又多乎哉！萬祈弘宥，寢此諸刻。不日容同雙

白居士再叩函丈代判何如？」

檗菴魚山僧號，婚宦後學道之人，修持未熟，每露出本來習氣，此梨洲所以誓不入其局也。豈獨梨洲，清初三大儒，顧、王二先生，皆不喜佛。薑齋詩話三，言：「方密之閣學，逃禪潔己，受覺浪記莂，主青原，屢招余，將有所授，誦人各有心之詩以答之。意乃愈迫，書示吉水劉安士詩，以寓從臾之至，余終不能從也。」南雷文定八黃澤望壙誌，則言：「余於釋氏之教，疑而信，信而疑，乃為澤望反覆之，終於不可同而止。而澤望則穿剝三藏，出觀今之所謂宗師，發露其敗闕，亦遂牛毛繭絲。」澤望，梨洲弟宗會也。魚山既入其壺，薄言往愬，逢彼之怒，讀柏舟之什，能毋與受侮不少之感乎？然木陳復周靜香第二書，則已放過魚山矣。書云：

「來翰述南岡艸堂山僧與檗菴一掌，居士規諭檗菴之故。蓋山僧原以祖宗一脈待檗菴，若檗菴果以吳江知縣自待，則是門外人，又何必干預吾家事？抑山僧縱年邁，敢云非沙門釋子！然則掌檀越且不可，況掌吳江知縣？唯檗菴自任為靈嵒法子，則靈嵒亦是我家子姪，山僧尚可以家法繩之，況檗菴哉！聞檗菴因居士之言，即幡然悔悟，還是讀了兩行書，到底知文識墨，不敢自越倫常。雖然，檗菴唐突老僧，不過措大家一時腐氣，尚屬無心之失。不審靈嵒，又何心行，種種毀侮師翁，落之于筆，見之于書，以至糊抹先師名號，使凡在先師門下者，莫不聞之疾首，見而痛心。非但山僧毅然有說，即古南亦正言對使，璧還趙珍，豈非事關彝倫，義難緘默，所謂以吾

從大夫之後，不敢不告者乎！唯高明其鑒裁之。」

木陳自言年邁，然是年魚山亦六十五，少木陳三歲耳，老而逃禪，仍不免受辱，黎洲贈魚山詩：「盡飜謔草支那述，危擧僧條同室讐，脫得朝中朋黨累，法門依舊有戈矛。」卽指此。夫爲道而受棒喝，常也，爲事而被掌，前此所未聞，此士大夫非常之辱也。然木陳對魚山已放過，對繼起仍不肯放過。周靜香所求，在寢反正、杜逆諸刻，今木陳復書，舍此不提，而金粟反正錄、杜逆說，仍刻入布水臺集，則始終視繼起爲大敵也，其必引古南爲重者，亦懼力弱焉爾。古南卽牧雲，有五論闢漢月、繼起，見後章。

三 靈巖樹泉集評

樹泉集者，蓋取樹植法源之義，繼起順治辛卯、壬辰語錄也。結埼亭集退翁和尙第二碑，言「丙戌以後，東南之士，濡首沒頂於焦原，相尋無已，而吳中爲最衝。退翁皆相結納，從之者如市，辛卯竟被連染，惜文獻脫落，弗能詳」云。然吾從諸僧錄中，細爲鉤稽，尙可識其大略。辛卯者，順治八年。舟山之役，甬士殉難者無算，木陳、繼起，均曾開法天台，故同遭白簡。事發之始，木陳曾致書繼起，言：「前數日亦風聞此矣，其詳不可得知也，天城來，始審中間委曲，彼婦之口，可以出走，今昔其有同然哉。但山僧自念法道波靡，誰揭狂瀾而東之，惟老姪與山僧共有此心。然山僧老矣，無能爲也已，老姪春秋富强，正可行道利生。故今不必問其事之眞假，

禍之重輕，縱有彌天過患，山僧自出頭承當。千祈老婬穩處釣舟，一切坐斷，即山僧起倒，亦不煩挂念。」

書載布水臺集二八，曾經點竄與否不可知，因布水臺集之刻，在與繼起鬪諍之後也。集中又有復覺浪和尚書，言：「專使去後，即與靈嵒繼姪赴鞫東甌，庭決大杖歸，聽臬司研審，想別無重辟可加也。所不去心者，吾師未出姑孰，竊以爲憂。昨常禪至自石頭，聞已飛錫天界，寧第爲吾師喜，喜羣彙雲從，將有在田之見耳。但道與世喪，人心正危，猶然天地閉而未開之象，尚冀吾師斂翮集㚇，相時變動，杞人之憂，出自眞誠，知不我誕也。」

順治五年戊子，覺浪曾以論道書中有「我太祖皇帝」等字，爲忌者所告，繫獄一年，後以其書作於崇禎，獄始解。覺浪門下，遺老亦衆，嘯峰倪嘉慶、無可方以智，其最著者也，以故木陳復爲覺浪危。然即此可見世變之來，宗門不能獨免，雖已毀衣出世，仍刻刻與衆生同休慼也。牧雲嬾齋別集六，有與木陳書，亦作於此際，曰：「古人弘法罹難，何代無之，如石門、棲賢、覺範，皆英偉奇傑之人，自經世患，而光明愈赫赫難掩，苟不經憂患，又誰見其英偉奇傑也。」言雖如此，然大難當前，非養之有素者，鮮不張皇失措，此臨難毋苟免之所以垂爲大戒也。退翁第二碑，言：「辛卯之難，寺中星散，歸安故諸生董說，獨負書策杖入山，以是尤爲時所重。其後居堯峰，名南潛」云。

徐昭法居易堂集二，與堯峰月涵和尚書曰：「杞人之天既墜，然豈無斷鰲足而柱之、煉五色石而補之者。鄙意百凡宜以靜鎮之，卽此天而終墜矣，尤宜以靜鎮之，何也？動固無益也，況人定自能勝天乎！近者頗聞山頭不無紛紜，我心悵然。及雙老札來，云一衆星散，我心益悵然。及聞道兄獨襆被書卷，振策登山，不覺以手加額曰：賴有此耳。宋紹興中，金亮南侵，兵焚采石，長江無一舟敢行北岸者，獨張魏公以一小舟徑進，一軍見之，以爲從天而降，遂以退敵。今以合衆下山之時，而道兄奮然獨往，何以異此！古德云：『出家乃大丈夫事，非將相之所能爲』，今日若無道兄一人，不幾疑此語爲欺我耶！亦不幾令天下後世謂法門無人耶！心折之至，不覺開懷饒舌，惟心亮之。近來聞見，頗多不愜鄙望處，獨賴道兄一人爲狂瀾一砥耳！並望敬致老和尚，爲萬世觀瞻，不佞弟不勝手額望之。」

謝山之言，蓋本諸此。月涵卽月函，南潛號。衎石齋記事藁七，亦有南潛傳記其事，耆獻類徵隱逸傳十一、雪橋詩話續集一均誤爲錢大昕撰。讀徐昭法書，可見當時風聲之緊急，事態之嚴重。然大庾韜之溺死，卽爲赴此難而來。桐菴文稿、棗林雜俎和集，皆有庾傳，言其溺斃，而未言其赴難。樹泉集有偈哭之，紀蔭宙亭詩集十一，亦有詩哀之，云：「弘法乃嬰難，東嘉貿獄行，不啻如剝膚，趨吳夢難成。百程烟水渺，一葉布帆輕，風波忽反覆，昏黑隔柴荆。馮夷見恨晚，河伯笑相迎，浩氣橫滄海，松風澹玉笙。狗師患難忘，重道形骸傾，崢嶸山嶽立，爲世作楷程

。」注：「靈巖翁弘法嬰難，質獄永嘉，師聞自台趨覲，舟至平望，怪風覆舟，師溺水中，屹立不傾。」大庾本名趙庾，崇禎十六年進士，國變後爲僧，受靈巖記莂，名行韜。此赴難之最顯者，不獨南潛也。

嬰難之經過略明，則可進言靈巖樹泉集，集有靈巖學人昭柄序，昭柄卽徐昭法也。序曰：「事之從歡喜讚歎中出者，其事不立；道之從安樂愉快中得者，其道不明。故子輿氏曰：『然後知生於憂患，而死於安樂也。』生者道在之謂也，非偷視息、全軀命之謂也。苟道從吾而明，前吾之聖，相得益章，後吾之聖，示之周行，則九死猶生也，千百世猶生也。而欲安常處順，飽食煖衣以希之，吾知其沒世而無遇也。靈巖儲和尚，印宗之所稱『肉身菩薩』，寶誌之所稱『傳佛心印』者也，海內緇素，翕然宗之。而辛卯、壬辰之交，誤罹世網，幾蹈不測，賢士大夫無論知與不知，皆殫竭心力，欲脫師此厄，如手足之捍頭目。而師怡然受之，身入湯火，無所辭避，今其言具在，可覆按也。其佛法非不學者所窺，而讀其書問、詩偈，可見其衞道之嚴，任道之重。其與諸方往還，言及續慧命，寄道統，則義形于色，勤勤懇懇，若恐吾當世而墜地者。至于吉凶禍福，則曰此定業也，曰委然順受也，非所謂不以其道得之不去者乎！曰使眞宗不墜，雖此身碎爲微塵，猶爲幸甚，非所謂朝聞道，夕死可矣者乎！曰果自反無愧，卽有意外風波，自然久而論定，非所謂禮義不愆，何恤人之言者乎！曰道人家得力，全在不如意處，曰鑊湯鑪炭，褒裳就之，

非所謂無入不自得，而見危致命者乎！嗟乎，何其深有合于聖人之道也！夫日月光華，炤臨無際，而一經風雨薄蝕，若愈增其晶瑩皎潔者。古之人有行之者矣，大慧弘法嬰難，竄謫梅楊，嶺海瘴癘，非人所居，而緇衲奔湊，法席愈盛。識者謂其所說之法，函蓋天地，囊括宗乘，無他，憂患成之也。師不其然乎！」

居易堂集十，又有書先文靖公墨刻後、贈靈巖老和尚一文，曰：「嗟乎，此先文靖公自初筮仕以及畢節，十八年中，見危致命，之死不渝之手澤也。乙酉之禍，先文靖從容止水，枋痛悼罔極，即倩臨摹善手，勒之貞珉，嚮榻百本，非其人不示也。癸巳秋，靈巖大和尚以樹泉集屬序於余，見其往還昕夕，率多遺民故老。而所爲流連風景，擧目山河者，又多殷麥周禾之悲焉，此實唐宋以來諸大善知識中所絕無者也。余故特出篋中藏本，裁潢成帙，致之座下，乞師即以忠孝之旨，衍說大法，庶使毫端碧血，直爲人天光明幢乎！」徐昭法父名汧，國變後投水死，明史二六七有傳，魯王監國時謚文靖。讀此，可略知樹泉集之內容，然孰知木陳之諍，即由是起也。前章言木陳聲討繼起書，有關涉樹泉集一段，今錄如後：

「最可恨者，本一南通小販，專賣李四囂虛。如山僧居廣潤時，爾應臨海天寧鄰封打齋，諸山常套，爾則載之語錄曰：『廣潤某和尚請師上堂。』嗣後山僧與爾同遭事議，名挂按君白簡，爾時祇託天城傳一口信上山僧，旋即門封戶閉，杳不知其所之矣。山僧裁答爾後，自分臨難不可

苟免，徑詣臬司投到，遲爾三月始來。至明年質獄東甌，爾則不勝怨天尤人。及乎杖決憲庭，爾之徒屬，益怨山僧剛愎自用，輕出累爾，卽爾亦謂『此行不是法叔老和尚，小姪不願有生』。何事畢之後，遂有如許誇張之書，見之樹泉集哉！豈非爾生平之言，類皆妝點出來，以欺世盜名者乎？昔也按君參奏，劾爲妖言彌勒下生，今則以彌勒後身自命矣，然則當日何不一款招承，必高叫憲天，以求哀赦，其故何也？昔也台邑圖形，杭都畫影，露布長書，會打纔起賊禿，今則以天台古佛自居矣，然則當日何不臨凡降世，化導衆生，必通途畏過黃嵒，偏僻遠遶家子，又復何也？則是爾欲欺世，而世不爾欺，爾欲盜名，而名不爾盜，究竟一文偷不得，至今空作不良人，非爾之謂與？他若千籠百絡，結勢要權，謀徑山，攫金粟，正晝攫金之態，蚖蛇戀窟之羞，魔梵修羅之大慢過慢增上慢，火山血塗之苦因惡緣極障緣，皆爾一身占盡矣。」

木陳之諍，如村婦罵街，殊失善知識體統。黃梨洲至平陽，木陳弟子曾出百城集，請爲刪訂，梨洲序之曰：「世無文章久矣，釋氏爲尤甚。釋氏以不立文字爲教，人亦不以文章家法度律之，故今日釋氏之文，大約蝃蝀在東，莫之敢指。嗟乎！無言則已，既已有言，則未有不雅馴者。山翁之文，亦不免於堆垜妝點，然稱情而出，當其意之所之，既不顧人之所是所非，並不顧己之所是所非，喜笑怒罵，皆文心之汎濫，如是，則於文章家之法度，有不期合而合者，奚有於習染之戔戔乎！」今百城集無此序，而仍用布水臺集之錢謙益序，吾在南雷文定後集發見之。木陳謂

樹泉集之言，類皆妝點出來，梨洲謂山翁之文，亦不免於堆垛妝點，抑何針鋒相對也。然樹泉集順治十年已刋布矣，木陳何嘿爾而息，至康熙二年，始與密雲扁事並案乎？蓋木陳始與繼起競遺老勢力，不勝，繼以新朝勢力競繼起之遺老勢力，亦不勝，乃憤而出此，噫異矣！居易堂集二有與靈巖曇應和尚書，言：「風波之世，鬩諍之交，誓不欲以此身一涉其間，故今不特欲口絕譏評，亦並欲口無讚歎。恐一有讚歎，則又爲不讚歎者生嗔，如何如何？此語並可一呈老人，使一開笑口，且以見不肖之所存也。」曇應名文杲，孫愼行猶子，亦繼起嗣。昭法標榜繼起太過，遂爲不喜繼起者生嗔，標榜亦須有限度乎！然閱一年繼起六十，昭法爲壽序，又讚歎如故，序見居易堂集七。其言曰：

「余不敏，獲侍吾師十有七年矣，俯仰十七年中，法門之多難，世網之高張，人事之日窮，天心之未悔，於吾師一身之所遭逢，而一切可賦可愕，可歎可涕，已不啻吹波而煽燄矣。吾師或談笑而麾之，或不見不聞而置之，弘法嬰難，命如懸絲，荷擔大道者固然，而吾師今日所爲固極難耳。不爲毘邪之杜口，則衆伎不息；不爲子輿之好辯，則大道不明。且異乎吾者之爲異，其異小；同乎吾者之爲異，其異大。以事爲濤訾，其害淺；以道爲謠諑，其害深。而吾師皆任之而皆受之，故曰吾師今日所爲極難也。甲辰春，二月八日，爲吾師六十壽誕之辰，名公鉅卿，操辭稱祝，歡喜讚歎，而余獨質言其詘者阨者，以爲吾師壽，自以爲知吾師獨深也。」名爲言詘者阨者

，而其實仍爲讚歎。同時吳梅村壽繼起詩，有「不羨紫衣誇妙相，惟憑白石徧諸方」之句，亦隱指木陳，此諍所以終不息也。

四　牧雲五論諍

牧雲五論，皆攻擊繼起師弟之詞。作於康熙初元，刻於康熙十年牧雲卒後，則未知果爲牧雲撰乎，抑假牧雲之名以行乎？密雲悟之下，二牧並稱，而木陳自赴召後，聲勢赫奕，識者鄙之；牧雲則始終烟水一舠，深自韜晦，門庭壁立，見者望崖。援鶉堂筆記四九言：「牧雲居嘉興梅里一村寺，沐塵盛輿從謁之，閉門不見，曰：『我方出世，子入世，奚相見爲！』」是二牧晚年本冰炭也。然木陳攻擊繼起師弟，仍恆引牧雲之言爲重，自審新朝勢力，不足懾遺老之心，不能不借遺老所信仰者以爲聲援，此五論所由刻也。康熙二十七年五月，緇素公集虞山，毀五論雜詩板，吾求之久而後獲。五論者：一叛師，二讐祖，三惡狡，四惘愚，五攝魔，凡七千餘言，並雜詩十餘首，刻嬾齋後集後，卽爲嬾齋後集之第六卷。

其叛師論曰：「天童老人謝世二十餘年矣，與福洞祖又先之二十載，時日益遠，漢公之事何言哉？惟是靈巖爲三峯子，作天童孫，不能蓋父之愆，重興蔑祖之訕。近作年譜，揚詡其師，陰抑洞祖，若不有當年及門一事。尊卑倒置，敎育推開，龔斷爲心，滅倫欺世，是可忍乎？余雖衰廢，忝在父行，重感人心之傾危，少疏往日之情事，託之歌詠，且感且歎。其間祇述漢公之悖，

若寬假於靈巖者，何也？靈巖之悖，漢公開之也。綿駒處於高唐，而齊右善謳，無意移俗，而漸染若是。況漢公生平所爲，著於筆墨，見之行事，朝夕教誨其子，式穀似之，則無父無君無師之心，乃靈巖之素習也。伏聞世祖皇帝日應萬幾，留神內典，覽三峯抗天童老人之書，雷霆赫然，斥爲跋扈之夫。以此知佛祖之徒，雖處世外，而師尊弟卑，罔違名教，孰謂三峰蔑倫害理，遂寬斧鉞之誅乎！」

漢月年譜作於順治十八年，木陳北遊集亦刻於是年，密雲崇禎十五年卒，今云謝世二十餘年，又引北遊集述順治斥三峰語，以是知此論作於康熙初元也。興福洞祖者，洞聞法乘，見五燈全書百廿，牧雲剃度師，亦漢月所嘗受業者也。論名叛師，論末忽謂無君爲靈巖素習，危言聳聽，與牧雲平日之言不類。繼起號稱以忠孝作佛事，烏得謂之無君，但不與木陳等同其君耳！

其讐祖論曰：「靈巖既扁其師初受法處曰『親聞』，則是幸其師面聞是法於天童老人也，古者有舍全軀而乞半偈，其重法固如是也。若是者宜何如酬天童之恩，而不負天童之以大任授而師，及而孫也。若之何毋而師之悖，踵而師，詆而祖也。則所謂『親聞』者，又將何以自解焉？噫！人道之不修，倫理之不講，而儼然踞佛祖位，稱人天眼，即世俗可愚，而自揣其中爲何如哉！夫子曰：『汝安則爲之。』夫如是，則非天童見絕於靈巖，而靈巖自不爲人類久矣。夫何責哉！」親聞室者，繼起自書懸於金粟侍寮之扁，亦順治十八年事，已見前章。吾謂牧雲五論，實爲长

陳聲援，至是又多一證。

其惡狡論曰：「曩昔漢公曾事洞祖矣，山中之人，稔知其心術，則其嗣天童也，猶之乎事洞祖也。始而親之，尋卽背之，始而尊之，尋卽叛之，曾不少變其習，何哉？漢公畏人磨礪，洞祖於法乃奪其意見，遇事則懲其狼戾，宜其背也；漢公喜人稱揚，天童乃直判之爲知解宗徒，宜其叛也。由是觀之，漢公豈欲有其師，尊其教，踐其實者歟，特恐名譽之求而弗得也。故其背洞祖則棄如遺矣；叛天童乃陽附而陰排，猶有不能舍之情。何也？洞祖者，本色住山人也，無機智，襟懷坦蕩，不汲汲於榮名利養，漢公以爲如是而已矣，不足依也。天童老人者，有過之也，衆星羅天，明者獨月，熠火雖舉，太陽莫倫，意今臨濟之道，舍天童奚適哉，則非附天童，而我之名不揚，非借天童，而我之法不行。故雖不欲有其師，然不得不師，雖憾天童，而卒不能舍天童也。靈巖蓋是則是傚者也。雖然，如是而止，漢公未大爲狡也，惟其意更謂今之海內，但知有天童，則天童誠愈己也。又嘗卑我爲知解宗徒矣，奈之何哉？於是復張其說，而駕天童之上，曰：『我法勝於天童。』或詬之曰：『子之法苟勝，何反屈於人？』則以『紙上源流未得』爲解。嗚呼，豈海內之尊天童，在一紙源流耶！此一妄也，亦一狡也。」其說與北遊集毀三峰之詞無異，吾故疑有人假牧雲之名以行也。

其惘愚論曰：「潙山云：道人之心，質直無僞。夫漢公之誘師毀師，行詐法門，誠不可以訓

世，今已再世矣，其風固不可長。或曰：靈巖亦好大喜名者也，其家風信然。余曰：名者實之賓，古聖賢之名，皆有可稱之實，實者本也。今靈巖阿其師，習其僞，喪其本，初不知取名之道。彼所取者不過奢靡受用，嚴飭門庭，倚仗聲勢，博目前愚子贊歎之名而已，豈正人君子有德有行，百世不朽之眞名哉！」

夫謂繼起好大喜名，似也，然謂繼起所博爲目前愚子贊歎之名，則當時歡喜贊歎繼起者，莫徐昭法若。昭法爲愚子，則必「國破從新朝北闕，官高依舊老東林」始爲智子也。康熙十一年繼起卒，時五論已刋布，昭法仍不避愚子之名，爲哀詞贊歎如故。曰：「昔昌黎、廬陵爲吾儒堅赤幟，而濂洛以下諸儒復揚其波，詆訾佛道，幾同楊墨，歷千百年，固儒曲說，牢不可破，而荷擔佛道者，未能一辭而闢之。何也？垂世立教，實以道而不以言，在躬行而不在鬬諍也，苟無其道，言之何益，苟非躬行，諍之愈損。惟吾師一以忠孝作佛事，使天下後世洞然明白，不特知佛道無礙於忠孝，且以知忠孝實自佛性中出，則吾師之於佛道爲何如。故于其逝也，無論知與不知，皆爲流涕，憑龕一哭，聲若崩城，嗚呼，可以見人心矣！或曰：吾師之以忠孝作佛事，可得聞乎？滄桑以來，二十八年，心之精微，口不能言，每臨是諱，必素服焚香，北面揮涕，二十八年如一日。身爲法王，年垂七十，而明發之懷，孜孜靡已，有非賢士大夫之所能者，吾師之忠于國、孝于家者如此。而又推其忠孝之心，以翼芘生全天下之忠臣孝子，不容悉數。卽嘗爲不肖枋排大

難、禦大患者，謬以枋能無毀先人之志，孝也，必使枋能無失故國之身，忠也。」詞見居易堂集十九，惜牧雲已先一年卒，不見昭法贊歎之詞，然木陳則猶及見之，未識生嗔奚若耳！

五論最末為攝魔論，曰：「夫言謗師毀師，憎師嫉師，法中大魔，乃華嚴經中普賢菩薩語耳，不責為兇徒，不責為逆子，直謂之魔，何哉？以魔有大力故也。漢公不然，自闢書出，垂頭喪氣，凡至道侶家，見有闢書，卽收去。見天童會裏人，卽匿迹避影，風聲鶴唳，疑皆晉兵。以是觀之，漢公又非有膽氣，強有力者，似未可謂之魔，但撓亂正法，謂之魔亦可。」

是魔非魔，吾人不辨，惟謂漢月見有闢書卽收去，似非事實。吾嘗見繼起重刻天童七書三書序，言：「弘儲於崇禎癸酉在萬峯侍者寮見此錄，歎曰：『大人哉用處乃爾爾！』丙子、丁丑，見此錄廣布鄉邑，逮壬午以後，問之來學，禪林中流行漸少。空山無事，閒行至香乳寮，復見此錄，慮其日久湮沒，隨命刷印房重梓流行。弘儲生平逆順因緣，一切消歸向上，卽先三峰和尚前後復言，慮不知者謂事屬於爭，槩不行世，玆刻蓋以昧昧然傳天童者，唯恐是書之不行，道豈有是非勝負乎哉！」據此，則繼起師弟見闢書，不特未嘗收去，且嘗重刻流行，攝魔論所言，豈非出於裝點乎？故吾始終疑五論非牧雲所撰也。

王士禛居易錄二七，言：「予嘗讀三峯藏禪師語錄及五宗原，以為末法中龍象。其提智證傳，闡發臨濟汾陽之旨，欲遠嗣法於寂音，亦天童之諍子也。而牧翁列朝詩，謂三峯之禪，為孽於

世，詆諆如此，豈別有謂耶？」此猶門外之言，若覺浪盛則固當時巨子，無所偏倚。覺浪語錄十一，有靈巖夫山儲像贊曰：「濟下已仆之宗，決不可無天童，又不可無三峰，更不可無夫翁，問誰爲靈巖知己，莫不是棲霞老僊。」可以結束兩家之諍矣。

丁閭公明事雜詠云：「三峯漢月古禪堂，鐘板飄零塔院荒，是道是魔吾不解，山門竟有蔡忠襄。」注：「蔡忠襄懋德，爲漢月入室弟子，在太原圍城語人曰：『吾學道多年，已勘了生死，今日正致命時也。』雍正揀魔辨異錄，爲漢月作，並令天下撤其鐘板。又稱漢月爲魔藏，潭吉忍爲魔忍。」據南雷文定後集四，張仁菴墓誌：「仁菴名岐然，字秀初，叢林稱仁菴禪師。天童、三峯有宗旨之訟，三關七關，三峯壓於師弟之分，幾如鄭緩。潭吉忍在安隱，作五宗救，以申三峯之屈，大桀多出仁菴，三峰之道，賴以不墜。」鄭緩，見莊子列禦寇篇，受壓迫人也。梨洲八哀詩：「曾入南都防亂揭，旋參安隱救宗書」卽詠其事也。仁菴國變後爲僧，名濟義，雍正而知五宗救出於仁菴也，必將斥之爲魔義矣。門多忠義，亦易爲不喜者生嗔，尙何言哉，尙何言哉！

宗統編年康熙二十七年條，載：「鶴林牧雲門和尙寂已久，時刻其嬾齋後集，末附五論雜詩，皆毀詆三峰、靈巖之語。鶴林法孫雪鑑、秀峰兩和尙，皆云論詩之刻，爲人所誤，親賫板至虞山興福，集閭邑士紳耆舊，禮佛懺悔，劈板焚之。鐵牛居士錢湘靈，七十九老孝廉，札報許青嶼侍御曰：是役也，非爲三峰奮螳臂，正是爲古南拔鶴箭耳。祥符蔭曰：佛祖住世，各相讚歎稱揚

，以引衆生信向，增長福慧。未聞有毀訾雌黃，退人善根者，書之以示立言者不可不愼，毋逞一時之娼忌，而爲正人公論所不容也。」祥符紀蔭，繼起法孫，錢湘靈，檗菴法子，其祖三峯、繼起固宜，然不若覺浪盛中道而立之言爲可信也。

卷三　新舊勢力之諍

一　雲門雪嶠塔諍

丁闇公明事雜詠又云：「天童法嗣滿人寰，萬善巾瓶奉御顏，獨有獅翁不傳拂，心香雙瓣壯河山。」注：「天童悟弟子，多開堂說法，道忞亦其一，順治間召至京，住萬善殿。雪嶠名圓信，與天童悟同得法於幻翁，獨不傳法，惟授金陵殉難之黃端伯，與浙東死事之徐啓睿，時稱雙瓣香。」鮚埼亭詩集一，有雪嶠和尚雙瓣香行。雪嶠之開堂徑山也，從之者三千人，顧未有付法，相傳最後得江西黃端伯，即付之。及徐啓睿至，請曰：「某或亦端伯之亞也。」雪嶠相對而笑，亦付之。後二公皆殉國，說者嘆雪嶠之冰鑑也。而木陳撰禪燈世譜，於龍池派下，獨削去雪嶠，今續藏影印本世譜有雪嶠者，後復增入也。北遊集三，載：「上見禪燈世譜曰：『此書老和尚集得極好，但幻有傳和尚下，因甚不載雪大師？』師曰：『本有名字在磬山前，因雪師自謂上嗣雲門，始刊去其名。』」據雪嶠自述，則：「當初在山陰看雲門語錄，得他的力，豈可忘却，所以

一齊拈香供養，諸方便道徑山遙嗣雲門，其實不然」云。然何以後來世譜又增入雪嶠，則以順治之推崇也。

北遊集六，有越州雲門寺與修疏引云：「今上好善忘勢，居然古帝之風，而嗜道求賢，不問芻蕘之賤。爰自己亥仲冬以來，徵車四出，博訪禪門耆宿，而余亦忝辱天書下逮，馳驛上京。蒙上恩遇，待以不臣，每當叩擊玄關，未嘗不虛己潔誠，勞謙選問。尤復緬懷先德，企慕前修，然獨於雪嶠老人之高風逸韻，日理於口，殊切景仰之思。及余辭闕還山，尚以道影購求是託，則今上之於老人，豈非夙緣有在者邪！夫越州雲門寺，海東望刹也，雪嶠老人實發迹於斯，開悟於斯，闡法於斯，歸眞窣窆於斯。喆人遂往，曾幾何時，今僅數椽屋矣，復爲風雨之所摧剝。吾聞君子愛其所親，敬其所尊，凡爲臣若子，于君父之所重，疑莫不皆然。昔者曾皙嗜羊棗，曾子不忍食羊棗，羊棗一微物，以吾親嗜好在斯焉，且不忍食之；矧今上之嗜好老人如此！而越諸賢士大夫同爲臣子，顧于君父所重之人之室廬，忍聽其覆敗，不一出手匡扶之，豈理也哉！余還山過越，適道際上人以與修雲門之疏言來告，故余不序次雲門之往蹟何如，而獨播宣上意者，蓋欲越諸賢士大夫知宸衷攸尚，將廣推愛敬之思，當有以仰體君父云爾。」

此木陳第一次以其新君父之嗜好告越人也。新君父旣嗜好雪嶠，則禪燈世譜不得不仰體新君父之意，增入雪嶠。北遊集卷首又載有御札云：「錫杖還山，時縈遠念，玆覽音問，式慰朕思，

來仵言旋，裁書附往。竝有欲語者，朕每念法門，輒景先哲，知雪嶠大師藏塔，卓立雲門，後學諸方，應共瞻仰。比聞山界雖分，基址漸圮，恐年深人遠，陵毀塡虞。今特捐五百金，重爲修治，雖未必足窣波之費，然經朕一爲整葺，人必改觀起敬，自不敢復行侵侮矣。禪師重念儀型，何懷崇飾，當勉爲經理，承朕敬禮尊宿之義，以副夙心，故玆特屬禪師其悉之。」此札並載康熙紹興志五十六雪嶠傳。雪嶠卒於順治四年，塔雲門右隴，距木陳入京之歲，不過十一二年，塔址久至傾圮，竊嘗疑之，初不知木陳藉此以與具德諍也。

具德弘禮，亦漢月弟子，久住靈隱，與繼起齊名，康熙六年卒。宗統編年論之曰：「鄧山、靈巖、靈隱，海內稱佛、法、僧三寶，靈隱門庭甲天下，學衆滿數萬指，不減南宋佛海時，具大方便，有大慧、圓悟不及施之手眼，至沉幾駿發，則又度越於古雲門。眞欬唾迴天，揚眉倒日，故能擔荷如來，稱後勁諍子也。」晦山爲具德行狀，稱：「師受江北請，轍環一轉，萬人擠擁。時適盛夏，揮汗成雨，至洗浴水一時呷盡，宋元以來，法門罕見。」故師有偈曰：「五千衲子下揚州，百億瓊花笑點頭，七尺烏藤行活計，憑何面目得風流。」此偈流布海內，其盛若此。木陳好諍，對繼起頻加攻擊，既如前卷，而對具德則未嘗以一矢加遺，抑又何也？偶閱續甬上耆舊詩七二，有錢布衣豹過育王寺一絕云：「雨過松堂靜，秋來玉几深，如何淸淨域，猶未泯爭心。」注：「具德欲與育王，木陳阻之。」是木陳與具德，未嘗無諍也。謝山生康熙末，已云文獻脫落

，今去謝山之世，又二百年，舊聞散失益甚。近閱百城集七，發見有復機石胡封翁書，始知前者御札，實木陳攻擊具德師弟之利器。書作於康熙六年，未知在具德卒前乎，抑在其後乎。具德蓋以是年十月卒也。書云：

「頃者廣孝改册一事，知諸檀極力調護，殊費深心。但山僧區區安全微念，尚荷默成，乃先帝保護雲門一片苦心，三目獨不見原，何也，請得以降詔始末，爲諸檀諦之。山僧以曩刼因緣，得談禪對御，日奉天顏，竊見先帝景仰雪嶠大師道德，每每頌說不休。及山僧得請還山，上留旅菴、山曉二子在京開法，不時召見，因詢大師藏塔，知在雲門，殿址爲廣孝具德侵毁，藎然痛傷。二子曰：『今其徒智淵，復耽耽虎視，恐雲門一抔土，非大師所得有也。』上曰：『其如藏塔何？』數日後，上從南苑歸，謂二子曰：『昨師兄輩所言雲門事，朕連夜臥不安席，思所以保護雲門之策，莫若裁書一通，捐金五百兩，委託老和尚，爲朕崇飾一番，則可保無虞矣。』二子曰：『皇上誠欲保全雲門，不如詔降有司，恐彼强横，老和尚不在意中也。』上曰：『若是，則彼自取誅滅，非關朕事。』於乎！皇天后土，實聞先帝言矣。故詔書有『陵毁堪虞』，及『不敢復行侵侮』之旨。山僧受詔之後，以上旣賓天，重違宋公荔裳及鄉老先生之意，仍讓竹園爲廣孝出路，則山僧所以曲全廣孝，亦旣至矣。今三目復賄弓書，舞欺詔册，計圖併吞，不惟目無三尺，豈目有先帝哉！然山僧復不審皇皇先帝，遂爲三目屈辱如此。若夫當事持論，自有天日鑑臨，山

僧安敢置喙，第蒙惠教，故敢以先帝保全雲門隱衷，瘝思泣血，上聞諸檀而已。」

三目智淵，具德法嗣，繼具德住持廣孝者也。雲門與廣孝，昔合而今分，故有山界之爭。然雪嶠塔在雲門，與木陳何涉？據禪燈世譜，木陳旣排除雪嶠，對雪嶠自不推崇，今何以忽爲雪嶠藏塔泣血？書中「先帝」二字凡六見，彷彿武侯出師，曰「皇天后土，實聞先帝之言」，夫帝旣賓天，則此言亦惟皇天后土聞之，孰證其眞僞哉！曰「皇皇先帝，遂爲三目屈辱如此」，此則極從慂激動之能事。危哉三目，憑何抵抗此炙手可熱之新勢力耶！故此一諍也，在木陳可謂躊躇滿志矣。

北遊集五，有「由京國抵吳越，水程四千有奇，官舟所過，瞻敬皈依者傾市井」一首：「遠涉河關河道，驚聞聳百城，聚觀如堵立，稽首若潮砰。由上尊崇意，發渠向慕情，乃知君子德，風動小夫傾。」後嘉興藏本已刪去。又百城集九，有復華山見月和尚札，順治十七年官舟中作，云：「遙望華山片月，風露娟娟，不禁神思駿躍，第恨無因飛渡長江，一睹記光華耳。去秋九月，謬承寵召入京，皇上求道方切，再四慰留，今春大壽，遂不能敬致封祝，殊爲歉然。然每于上前揄揚道範，少申企慕之懷。茲者夏五之望，得旨還山，水涸途遙，遷延抵邗，僅一衣帶水，復以天使陪從，王程有限，促席晤譚，又不獲願，緣慳何如。謹遣侍僧代問與居外，上所賜二十五條，比量衣裁凡三頂，分一奉高座，乞說戒禮佛時披之，幸邀福德，爲上增益遐齡也。所有不腆

，敬呈別幅，臨楮可仭繾綣之至。」

見月雲南人，明季滇黔佛教考曾詳爲介紹。順治十七年，卽永曆十四年，時西南猶奉中國正朔，木陳乃以此矜見月，何其陋耶！局易錄二四有康熙卅三年紀事一則，言：金粟木陳忞公，順治末應詔入京，賜號弘覺國師，南還至淮上，與諸當道酬酢，氣燄烜赫，從者如雲，爲諸方口實。嘗一至金陵，其弟子某供張輒數百金，至稱貸以應。康熙乙巳，予謁華山見月律師，師蹙額語予云：「渠胸中面上，只有國師大和尚五字。」頃棲霞楚雲禪師亦云：「今高僧名衲，所至招搖衒鬻，以要觀聽，有司關防，甚如巨猾。」謂忞也。

乙巳康熙四年，漁洋追紀前事也。玉林賜號國師，木陳賜號弘覺禪師，非國師，人以國師呼之耳。始吾見居易錄，知見月不滿木陳，而不知其有分賵賜衣之事，今觀百城集，則見月之蹙額，其有由乎，以見月視木陳，猶糞土耳！楚雲名輿源，覺浪盛法孫，竺菴成法嗣。木陳煊赫一時，而所流傳於緇素口碑者若此，世榮烏足尙哉？況爲學道之人也。

百城集三十，又有見聞一則，記一僧人受騙，如小說故事，有意影射具德。其言曰：「武林屬某寺，有僧某，住持多年。一日忽有男子，所將侍從及諸行裝，皆甚都麗，踵門而告僧曰：『某從京師來，我某旂王爺新修一寺，欲得南方善知識，于中弘揚法化，久嚮吾師大名，業經奏通朝庭，特命某來敦請。』所陳金幣，亦甚厚腆，僧某信爲實然，擇日登程矣。其男子復語僧曰：

『我王爺居宗室之長，諸王殿下，皆其子姪昆季，師至京日，咸來造謁，亦宜備諸方物珍玩，以餽遺之，使其延譽朝堂，皇上必然召見，師道豈不大光哉。』僧某由是罄竭衣資不足，稱貸而益，亦近千餘金，然後登舟啓行，舟中器具服用，儼爾王侯陳設，僧某喜不自持。及抵維揚，忽有十數道人跪拜河干，請僧受齋。其男子故爲罵言曰：『我王爺顒望大和尚尅日至京，汝輩何人，敢來遲我程期。』麾斥不允，諸道人哀懇不已，其男子始語僧曰：『觀此諸人，果眞信敬三寶者，某停舟半日，用全吾師慈悲攝受之心，亦弟子方便事也。』令隨行一衆，齊登岸赴齋。至則齋筵肆設，極其隆備，一果一蔬，皆諸道人從容跪獻。迨將日晡，則漸次入內，久而不出，使人窺瞰，乃一祠宇，虛無人焉。亟率衆歸舟，則前舟已失，不知所在，僧某方頓足長吁：『我被渠欺賺矣。』」

僧人奉召入內廷，賜號賜紫，事所恆有，順治十一年，別山在奉召入萬善殿，賜號靜善禪師，見五燈全書六四，康熙十一年，桂芳林奉召入萬善殿，賜詩賜扁，見五燈全書百，二公何嘗有所誇炫。況京中貴人，新修寺院，延僧住持，更屬習見，某僧被騙，亦何足異。木陳之記此事，蓋欲顯己被召之榮，而某僧被騙之可哂耳。然究有其事與否，某僧究係何人，謂住杭多年，有大名，得維揚道人敬仰，甚似暗指具德，果爾，則其心理之齷齪，尤可鄙矣。

二　平陽御書樓諍

平陽寺在會稽化鹿山，舊爲平陽觀，崇禎間山陰祁虎子彪佳購爲別業，藏書其中，虎子殉國難，別業頓毀，木陳應召南還，構御書樓其上，復恢大其基，爲平陽寺，西河合集序十六，有募修平陽寺大殿疏序。當木陳之應召也，士大夫多非之，何非爾？以其未應召前，深於故國之思，與忠義士大夫等，薦嚴有疏，春葵有風，不勝原廟之悲，極寫煤山之痛，然曾未幾時，走馬應新朝之聘矣。先是玉林亦奉召，一再堅辭，使者至於三啓奏，不許，官差催迫，寸步不離，如影隨形，擬於押解。不得已就道，至津仍稱病，有旨許問道畢即放還，乃入京。此據超琦撰玉林年譜，恐有飾詞，據木陳北遊集載：「上述大覺應詔始末因緣，且言：當日在山，即堅臥不起，到天津卻欲餓死不來，如人家請客相似，客到門不肯入，教東家體面何在，朕是直人，便草箇札子，數他一上。故論佛法，朕當拜他，若朕去歲教他一番，報恩和尚又當拜朕。」似此，則玉林當日情景，實有李中孚，傅青主之風，木陳對之，當有愧色。還山而後，木陳著北遊集，誇耀恩遇，復於天童寺建奎煥閣，平陽寺建奎煥樓，與玉林正相反，據續指月錄十九玉林傳，言：「上賜大覺普濟禪師金印，師雖受歸，並未一經展視。」行峰撰玉林年譜，亦言：「師自赴召還山後，對御論道之言，未嘗形諸口吻。至欽賜紫衣金印等，不獨從未一用，即最親法嗣，亦未嘗得覩，逮涅槃後，繳敕印歸庫，衆始獲見。」故鹽官范驥有頌云：「風流處也不風流，底事人間敢唱酬，說法屢回天子詔，還山不起御書樓。」贊歎者如斯，宜爲不贊歎者生嗔，此御書樓之諍所由起也

「少陵野老吞聲哭，春日潛行曲江曲，江頭宮殿鎖千門，細柳新蒲爲誰綠。」此老杜哀江頭句也。順治十年癸巳，繼起出樹泉集，木陳亦集同人詩文，題曰新蒲綠，頗傳誦於世。婁東十子詩選有王揆讀山翁大師新蒲綠，依韻柬寄一首云：「江頭父老話興亡，蒲柳春光又十霜，徒有子規愁望帝，更無鸚鵡憶明皇。唐陵麥飯悲寒食，漢臘桑門祝上方，指示傍人盡流涕，講堂鐘鼓暮雲黃。」及其應召也，甬士咸以新蒲綠嘲之。續甬上耆舊詩六五，張即園立中，有浮屠道忞北上一首云：「北地惡風塵，如何上道頻，非關追六祖，不亦笑三人。饒弄豐干舌，難藏羅什身，新蒲依舊綠，莫忘舊時因。」卷九一董巽子道權，聞客談天童近事，亦戲作二絕，其一云：「文字傳燈記北遊，鋤山擬築御書樓，從今不哭新蒲綠，一任煤山花鳥愁。」南雷文約二，巽子墓誌，謂：「嗣法木陳者持刀欲殺巽子，逃而免。」然其弟子中不以應召爲然者，亦大有人在，續甬上詩五十，錢聖月光繡，入太白山贈西照、雪樵兩師詩，注云：「時兩師隨弘覺老人應召，歸自都下，非其志也。」又，出山寄劒安、可立諸開士詩，有云：「揭來暫憩巢許世，此去仍堅黃綺心，寄語二三同學侶，月明有夢擬招尋。」又，挽簑雲大師詩：「棄官已盡西山操，出世還同雪屋顚。」注：「雪屋珂禪師，宋鼎旣遷，卽謝寺事。」又：「一瓢未必皆周粟，百拜何曾到冷泉。」注：「斷江恩禪師，有『伯顏丞相拜床下，不肯爲渠來冷泉』之句。」山蕎雜錄載：「元兵下

江南，金山賢默菴被伯顏脅置幕中，時中竺珂公雪屋已謝寺事，默菴言之伯顏，請公陞住靈隱，默菴親持疏扣門，公抽關問誰，曰，『和尚故人某也。』公落關云：『我不識公』」

光繡，錢忠介肅樂從弟；西照，龍泉郭忠烈維經子，濟宗世譜作犀照；可立，休寧金文穀聲子；雪樵名眞璞，五燈全書云是漳州徐孝廉，剏編次北遊集者，四人皆木陳弟子。蘘雲周齊會，則石奇弟子也。續甬上詩九，高玄若斗樞，有「晤天童西照禪師，言詞激昂，問其姓名，堅不肯答，既而知爲郭公雲門子也。」感賦一首：「間關離虎穴，香界一枝安，圓面恆相對，丹心耿未寒。乾坤藏姓氏，海岳判衣冠，更嘆空門裏，腥臊也易干。」又有與可立談時事二首，其一云：「壯心遭晦託禪關，把臂深談淚雨潸，騁望中原堪運掌，飛魂萬里繞燕山。」統觀以上諸詩及注，可見木陳門下之不以應召爲然也。寒香道人戴苍翁，亦受法木陳，續甬上詩四八，載其寶巖梅花絕句，有云：「休恨人攀折，其如隱不深，若於危嶂植，何處野蹤尋。既矢冰霜節，應堅丘壑情，若移東閣去，斯負北山盟。」全謝山跋，謂：「此蓋爲木陳而作，以其應召入都也。」師有慚德於弟矣。苍翁又有禪頌云：「風落殘紅點翠蘋，白雲深鎖洞中春，不教一片隨流水，何處漁郎來問津。」亦與梅花絕句意同，皆歎修行之不可不密也。

同時粵僧弘贊，有與昻溪書，見木人剩稿二云：「空王風化，與法兄同歸；獦獠家鄉，與法兄同出。頃聞法兄修行不密，被人天子見知，此又因緣不偶，視弟才如枯櫟，跡類閒雲，相去天

壞矣。」昂溪即玉林弟子茆溪森，木人不以茆溪應召爲然，自不以木陳應召爲然，蓋當時道俗，識大體者尙衆。惟木陳耄而好諍，自東甄庭決大杖後，亟欲藉新勢力排除舊勢力，不惜輕車一出，遂至聲名掃地，全謝山生數十年後，猶痛惜之。鮚埼亭詩集八有太白山中弔二公子詩，二公子，即西照、可立也。其中一首云：「密公高弟子，少亦不碌碌，所以茲山中，接踵來耆宿。記得甲申年，曾賦新蒲綠，一朝荷徵書，夜猨厭空谷。欲稱大雄師，新著朝天錄，痛絕諸葛兒，隨車遭迫促。白圭險被汚，素絲危見辱，高厚所照臨，誓難負幽獨。幸得脫身還，有淚已萬斛，終身西向戒，豈以長齋黷。空門亦易腥，殆哉此孤躅，方歎中司言，前知良以卓。」中司謂高玄若贈西照詩「更歎空門裏，腥塵也易干」也。

木陳在故國派中，既遭唾棄，在新朝派中，又有玉林與之相競，乃欲中傷玉林，而玉林不與諍也。順治出示玉林眞容，頭戴青帽，此小節也，木陳以爲「從上佛祖，無此體制」，後超琦撰玉林年譜，雖辯之，然玉林當時不一辯也。黔僧燕居，與山暉有奪徒之事，見明季滇黔佛教考，而木陳與玉林亦有之，又不聖玉林一諍也。西河合集序十四，有蛤菴語錄序，塔誌銘一又有蛤菴塔誌銘，略曰：「蛤菴詣天目參報恩（玉林），留枯木堂凡十年，報恩欲付師，而故有待也。會報恩赴召，携師入京，每于御前問答，輒當聖意。既平陽（木陳）相繼赴召，師隨報恩歸，平陽欲留師不得。還山即覓師于湘湖之濱，出帝所賜金襴袈裟并白拂，手書列代源流于玉軸付師，師

乃留平陽。報恩曰：『吾芻象十年，而衣屨在禁門，豈不足示天下觀哉！』」玉林之言如是而止，與山暉之連篇累牘，痛詈燕居者懸殊矣。蓋玉林性陰鷙，能忍辱負重，力行而不多言，邢、尹同時，尹非邢敵也。會有「還山不起御書樓」之頌，愈相形見絀，不得不起而掊擊玉林，百城集二十於是有寶奎說，其言曰：

「百丈大師建叢林，立清規，爲天下緇流萬世師表，其清規九章，首先祝釐。故住持日用之法，開堂必祝聖焉，朔望必祝聖焉，景命日必祝聖焉，萬壽千秋節必祝聖焉，凡所以惓惓屬意於國王者，豈佛若祖尚有寵榮在念，貪冒居心與！誠以我法孤行世間，前有三武之災，後有道君之厄，時而易僧爲德士，時而改寺爲神霄。卽近而廣督上沙汰之章，輔臣下酌裁之議，一時僧衆惶駭，還家無路，塡溝壑而死道途者，蓋不知幾千焉。於乎！使無佛心天子，則我法危亡若朝露矣。況叨九重延想，萬里馳誠，聖敬隆崇，奎章煥發，有不竭酬恩報德之懷者，是謂有目無心，又焉知佛祖嘿扶敎法之至意哉！今之訣高僧者曰：忘榮謝寵，還山不建御書樓。噫嘻！使果榮忘寵謝乎？則山且不出，何有于還；御且不瞻，何有于書。故我先師密老人有言：貞觀嚮道，欲瞻風彩，上表遜謝，往還三四，引頸就刃，神色自若，吾敬道信大師。茅茨石室，累煩聖主，且請前行，我從別道，澡身淨髮，結跏趺逝，吾敬汾陽無業。休心息念，斷絕攀緣，賜紫及號，力陳昔誓，收付有司，恬然受刑，吾敬芙容道楷。此則忘榮謝寵之高僧也。若夫欲前且却，進退趑

超，既食其恩，還遺其德，則是陽爲忘榮謝寵，而實陰行其沽名弔譽之術矣。所以大覺懷璉，宋世高僧也，不沒英廟手書；今之稱高僧者，未能企璉萬一，奈何欲陵駕而軼其上哉！或曰：國淸百錄非隋煬之御書乎？未聞天臺智者有建樓之舉。況由唐溯漢，中間佞佛君王，與高僧往還章疏，不啻汗牛充棟，曷乎不樓？曰：此樓之所以不必也。在今法門衰替，曠典難逢，參之運會，酌諸時宜，權衡佛祖屬累祝釐之深衷，故凡大君之錫予，表而奉之，可懾魔外之心，可堅黎庶之信，故必樓而後可。其或視同故紙，棄將若遺，自非洛邑頑民，皆名大不敬，而無天者也，奚其可，抑又奚其可哉！」

說作於康熙九年，危言聳聽，不減攻具德師弟之書，然其罪名，不過曰沽名弔譽而已。夫以不建御書樓爲沽名弔譽，則不啻承認建御書樓爲喪名失譽。而猶曰「可懾魔外之心，可堅黎庶之信」，何也？黎庶云云，晝錦堂記所謂「庸夫愚婦」耳，非愛國有識之民衆也。號稱人天知識，僅取信於「庸夫愚婦」而已耶，無惑乎以「官舟所過，瞻敬皈依傾市井」，爲躊躇滿志也。以寶奎說之未足，同時復撰從周錄，則所以革洛邑頑民之心，而消其細柳新蒲之感者也。從周錄余未見，百城集十三有從周錄序曰：

「魯論曰：『周監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從周。』孔子之先，本殷人也，於殷周之際，獨無間言，何哉？蓋踐周之土，食周之毛，不敢以商之支庶，自外周之臣民，而有越志也。伯夷唯

不甘從周，故義不食周粟，餓死首陽山之下。乃司馬子長著伯夷傳，不知何據，述其作詞寫怨之詞。夫牧埜師陳，前徒戈倒，殷之土宇，已入周之版章矣，西山之薇，非周之薇乎？采薇而食，苟延旦夕，與食周粟也奚辨？吾是以知此詩非伯夷之詩也。然武王伐紂，雖曰勘亂，猶是殷之侯伯，乃一旦擧變伐大商之師，以芟夷其宗廟，此大蘇所以有武王非聖人之論也。向使殷之喪師，同於明之亡國，武王之王，同於世祖之興，則伯夷將彈冠入周，安事首陽清餓哉！乃世固有非宗臣，非國士，往往託首陽以自高，則已昧乎周清從違之義矣。復有圓顱方服之輩，尤而效之，祈博譽名，不亦大惑也與！夫薙染爲僧，當師佛說，善逝不云乎：『三界若空華，四生如幻夢』，以三界四生，悉皆業力所現，如夢中有境，覺後全無，故曰若人識得心，大地無寸土。爲佛之徒，不達唯心法界，而逐夢裏清明，則正眼已失，何以開盤人天。且佛制，比丘不得爲君父報讎，正以此念纔興，則怨害相尋，無有窮已，三聚淨戒，豈不一時俱破。況承願示生，奠安海宇，光顯吾宗之佛心天子，奈何不懷德畏威，而貳爾心。此則非魔卽魔所使，蓋假我衣裳，陰以破壞我法者，吾滋懼矣。故反覆論辨，直揭從周之義，卽世流不敢問，將以曉吾徒，使泯其越志云爾。」

寶奎說專諍玉林，從周錄則諍玉林兼諍繼起；寶奎說專諍僧人，從周錄則諍僧人兼諍國士。曲解從周之義，排斥伯夷之詩，以殷爲明，以周爲清，而謂伯夷將彈冠入周也。昔錢謙益爲瞿稼軒撰浩氣吟序，全謝山譏其顏甲千重，然則木陳之爲從周錄序也，不且顏甲萬重乎！章太炎到漢

昌言三有曰：「託於無執着，故守節之志傾；託於無我慢，故羞惡之心沮，王維所以降犖山也。或曰：「儒不有揚雄邪？曰黃門郎，下隸也，給事中，顯要也，新莽，諸夏也，犖山，胡虜也，雄尙當議，而況於維。」學道者應知所惕矣。雍正五年十二月硃批李衞奏摺，謂：「木陳係宗門罪人，伊之法派，何足爲貴。」嗚呼！以木陳之從周，而終膺「宗門罪人」之諡，知古昔之枉作小人者多也。此事並見吳振棫養吉齋餘錄四。

三　善權常住諍

善權寺在宜興西南五十里善權山，齊建元中以祝英臺故宅建，唐會昌中廢，大中中復建。寺有雷書，有偃柏，境奇勝，宋名廣教禪院。嘉定間撫幹陳宗道，施貲入寺，買田常住，歿後立檀越木主於寺側，每年忌日一祭，是爲陳祠。明改院爲善權寺，清初百愚斯爲住持，頗有增拓。百愚洞上人也，康熙四年寂，卽塔寺後，嘗見百愚語錄，有陳其年序，略曰：

「吾見今之執拂而踞上座者矣，其上者剽竊古德傳燈，單文隻字，支離揜撦，嚼蠟捕風，飄揚揚然詡於人曰：我臨濟嫡傳也。是與王謝家不慧子弟，專以門閥上人者何異。甚或牽綴權勢，憑藉貫游，攫人之田廬而魚肉之，猶曰我爲祖塔司糞除也，五宗嚴支派也。識與不識，無不從而嘔噦之，聞禪師之風，亦庶幾自媿矣。余涉秋行國山道中，憩善權寺門松巷，屈指曩昔，則禪師旣寂，卽寒松亦席不暇暖他徙。問其寺，則已爲豪有力者主之矣；問寺中一二病僧，暨當日老道

人，皆鳥獸竄矣。驚颷所及，林無靜柯，俛仰之間，能無慨然於中乎！因至師塔下汲澗水一盂而飲之，風霜刻轢，泉香而石瘦，則猶能想見之爲人。」末署荆溪法弟子陳維崧拜撰。

寒松智操，百愚弟子，有詩名，顧茂倫有孝曾選其詩爲方外英華，方坦菴拱乾亦曾選其詩爲拈來草行世。康熙十年，繼席善權，十二年九月，拂衣而去，此序蓋作於寒松去後，序中所謂豪有力者，卽大覺國師玉林琇也。先是龍池幻有傳剃度師樂安塔亦在善權，玉林以保護祖塔爲名，欲據善權而有之，排除洞上勢力，此諍之所由起也。序中所云「爲祖塔司糞除，五宗嚴支派」，卽指此。寒松語錄五有再住善權寺一則云：

「師因有僧倚勢謀吞常住，上堂，僧占僧居，於今罕見，不是貪嗔出世，安能徧界縱橫。所以從周錄云：旣得浙西之隴，又望荆谿之蜀焉。眞如秦人之蠶食六國地，不盡不休也。今日看來，果然其事。任他誑求當道，約束有司，說是說非，分門分戶，休言人不測，自是己難瞞。須識衲僧行處，如火銷冰，獅子遊行，不求伴侶，何必假豪貴之威權，壞法門之綱紀。大衆，善權若與之，縱彼貪心逾熾，不與之，增他嗔念益多。畢竟如何，但將冷眼觀螃蟹，看彼橫行到幾時。」時癸丑九月十九日也。

寒松語錄十一，又有指迷普說，凡二千三百餘言。略曰：「莫習狐假虎威之輩，盜名欺世之，苞苴投刺，廣結豪貴，食美食以適其口，占大廈以快其居。奪人之寺，曰我祖寺也，奪人之

居，曰我祖居也，我宜繼之尸之，凌之轢之。殊不思自齊迄今，朝凡數易，代凡幾更，祖則祖於何人之祖，繼則繼於何人之後？況此并吞爲事，世之人亦未見之，安忍同爲圓頂方袍，盡行驅占，一時僧道，告訴無門。更可笑者，假借修樂菴塔，以爲入門之計，豈非謬之大謬者乎！然樂菴明季人也，生居顯親，去世顯親，非善權之僧也，其友吉菴讓塔，得入善權之由也。何得欺心欺世，無所不至。謀占天目，而天目緇素有揭；盜葬虞山，而虞山遠近有檄；彊僧龍池，而龍池護法出書以責之，平陽和尚刻從周錄以罪之。今又并吞善權，山僧上堂鳴鼓而攻之，道房出王林吞謀善權說以誅之，是不約而同者也。至於十載不拈香，貳心待帝王，不認剃度之敏然，勒行九拜之朝儀，此數事更有公論，正是戒律不必持，定慧不必習，道德不必修，嗜慾不必去，豈特起叢林之害，眞法門萬世之害也。諸兄弟倘或遲疑，更聽一偈：王林却繼綠林風，慣占叢林伐己功，天目虞山爲別業，善權地藏作行宮，長言六義何曾義，自謂孤忠却不忠，冒寵欺君人不識，法門也有此奸雄。」

玉林本以新朝勢力欺人，而寒松反責其貳心待帝主，冒寵欺君，與從周錄同一聲口，何也？此正玉林與木陳不同之點，所以稱爲半新潮派也。天目緇素之揭，虞山之檄，龍池之書，道房之說，今皆不易得見，指迷普說幸附寒松語錄以傳。然吾所見寒松語錄，玉林玉字均闕點作王林，又時有挖空字句，猶想見國師當時氣勢。惟樂安既爲龍池剃度師，木陳亦龍池派下，與玉林同祖

，寒松乃引木陳爲同調，以攻玉林，誰謂其爭派系耶，爭個人勢力耳！兩雄並立，木陳故無奈玉林何。然自指迷逃說刊行，國師威嚴，業已掃地，吾人正不必問其孰是孰非也。

玉林既得善權，令其徒白松豐主席，豐乃以得善權之故智，復施於陳祠，先欲改爲方丈，陳氏不允，康熙十三年九月十八日，爲陳氏忌日公祭，耆長咸集，揖拜未已，寺中拳棍猝發，陳衆披靡而遁，豐遂焚其主，撤其宇，陳氏不能忍，復率衆蠭擁而至，舉火爇寺，可憐一炬，豐焚死。巡撫馬祐聞於朝，陳氏罹大獄，族長陳榜伏辜，衆始得釋。吾嘗以此事詢之荆溪宗人，至今猶有餘痛。

超琦撰玉林年譜，乃謂此事與三藩之叛有關。蓋凡一新勢力發生，舊勢力爲之推倒，必思乘時報復，此自然之理也。玉林年譜康熙十三年條，載：「冬十月，善權寺遭燬。師返浙時，善權院事，一付豐公主持。寺中天人師殿，號曰無塵，邑有陳邵二姓，恃族衆，向稱豪橫，據無塵殿之後軒爲祠宇，歲烹割以祭，時豐公不許以血食汙殿。是年三藩叛亂，乘機盜刦者充斥，宜興與新安、寧國悉屬江南，信地相距無幾，時徽、歙與寧國界限浙地，淳安，昌化、於潛咸爲叛寇所殘破。於是陳氏等聚族歃血，冀圖非分，遂白日火善權寺，以阻祠爲名，搶擄庫司方丈，發掘祖塔，縱火燬寺，殺僧衆幾十餘人。豐公遂領衆上殿，稱揚藥師如來。凶勢愈熾，豐公知不可免，曰：『我不能保護祖塔，有負師託。』遂展尼師壇，斂坐殉難。師聞信，即致書與藩臺云：『殺生不如

放生，當依梵網行之』；再手書并衣與龍池法姪天笠珍公，令瞻視樂安祖塔。時徽、寧諸處叛寇，王師至，已皆鼠竄。當事臺憲捕陳氏，惟爲首一二正典，餘皆罔究，實師以慈忍力活之」云。

吾不謂年譜之說，盡爲誣詞，且可見宗教與政治之關係。陳寅恪先生序明季滇黔佛教考，謂「宗教與政治，雖不同物，然終不能無所關涉」，此亦其一例也。善權燬後，明年八月，玉林遂寂，玉林之寂，實緣於此。續指月錄玉林傳言：「龍池傳祖剃度師樂和尚塔，在宜興善權，傾毀日久，師命豐首座督修，士人搆禍燬寺，豐罹回祿。師聞，盡屏參侍，不食粒米，自荷衣單出山，渡江而北，至孫居士家，改號無住，命士作偈，迨隱京海，至清江浦慈雲庵，示微疾而逝。」孫居士即孫孝則宗彝，續指月錄曾經其論定，其言當可信據。玉林蓋避叛軍，倉皇北遁，改號匿於其家，危懼以至於死也。新勢力之不可恃如此。四安樂行品以不得親近國王大臣，爲說法者誡，豈不然哉，豈不然哉！

陳其年迦陵文集三，寒松禪師指迷錄序云：「西方之教，其精微吾不得而知也，其觕者大抵均物我，齊得喪，視世間一切資生之具，凡可忻可羨之屬，一毫不以動其中。其徒之賢愚，吾又不得而知也，其人能薄滋味，惡衣服，忘身窒形，抑性克欲，在彼稱之曰賢。觀於今，乃有大異乎吾所聞者。吾荆溪奇秀甲江左，巖壑之巉削，則張公、善權爲最，而善權尤以寺名。始吾游國山烟寺之間，石之色蒼然，泉之味然冷，松柏之離立者落落然。窺其水旱之洞，悄然窈然，酌茗

於三生之堂，捫雷書所鑱刻處，若怒犀駭兕之不受縛，而思壞牆屋以自絕也。日下舂，一宿於道院始去。及吾再至善權，而山林晦冥，鳥獸悲嗥，求一二零甎敗甋於荒榛灌莽間不可得，蓋寺之墟也久矣。噫，甚矣哉！則誰爲之也，此固鄉之所謂人天帝釋者也，此固挾才角力，思攫福地而有之者也。吾常憫夫欺凌攘奪之習，思逃於西方寂滅之鄉以自適，顧其所爲若是，吾又安歸也夫。寒松和尚懼世之誹謗佛教者，以是人爲口實也，不得已有指迷一編，冀存其教於永久焉。雖然，從來廢興成敗之數，莫不有物焉以相之，是役也，庸詎非盛名不可久盜，而天爲暴其跡於天下乎？抑釋名而跖行，固山靈所不樂與居也，則一炬也，安知非山光水色助之餤，而自爲湔洗乎？則是人也，卽不謂之迷也亦宜。」

始吾未見寒松錄，不知序中所云是人者何人，繼而知爲玉林，則又瑟然驚，嗒然若喪也。嗚呼，所謂新朝國師者，固如是乎！以若所爲，誠足以退人善根，阻人向上者也。木陳若是，玉林又若是，安歸之歎，吾與其年有同感焉。夫二人者，性格似絕不同，然藉新勢力以欺壓同儕，則並無二致。所以彼此謗書皆盈束，非至死而諍不息也。

懋勤殿檔有乾隆八年閏四月諭旨一道，略云：「昔我皇考雍正十一年八月內，以玉琳、茚溪法嗣不昌，命超盛、超善、超鼎三人嗣茚溪後，十三年閏四月，續以超海、超源、超廣、超成四人嗣焉。乃超善者，忽於今年潛至京師，船揷黃旗，書寫『奉旨進京』字樣。事發，查得超鼎等往

來字跡，有謂『法道淩夷』，有謂『天語稀聞』，又謂『道不同不相與謀，當此之時只宜退不宜進』，種種怨望之言，難以枚舉。甚至超海畏罪自經，羞辱法門已極，伊等有何性急，不過俗情塵狀，以帝王外護爲榮，如此汚濁心行，可惜皇考當年一番眉毛拖地。夫必以帝王宰官之隆重，爲佛法之興，是何佛法耶！當日玉琳、茚溪在皇祖時，僧行峯紀錄內廷語言，以爲世榮，皇考深惡其人，斥出玉琳派下，此已行之成例也。今超善、超鼎、超海等，詐稱詔旨，大妄語成，怨恚觖望，貪嗔並發，甚至破佛戒律，自戕其身。每將皇考時承恩之處，誇耀於人，漏洩祭中言語。學爲詩文，以結納士大夫，顯悖皇考當日聖訓。茲三人者在佛法爲宗門之敗種，在世法則爲梗化之頑民，皇考在今日，亦必重治其罪。爲此特曉示天下宗徒，並令超善、超鼎、超海斥出茚溪派下，不得敘入『超』字輩內。在京在外諸紫衣僧，須以三人爲戒。特諭。」趙孟所貴，趙孟能賤，誠哉！超善、超鼎、超盛者，雍正十一年御選當今法會，沙門羽士六人中之三人也。法嗣不昌，帝爲立嗣，其結果如此，帝力果足續佛慧命乎，續佛慧命果賴於帝力乎？則前此所諍皆幻也。

記餘

或曰：右十章所諍，不論爲濟、洞，爲天童、三峰，皆爲門戶勢力諍也。夫天童、三峰之諍，初不爲門戶勢力，然則清初僧諍，亦有爲宗旨學說者乎？曰有。宗統編年康熙廿六年條，曾大

書夾山與天寧法諍矣。曰：「夾山天笠珍住南磵時，有一居士從南磵往靈隱參碩揆志，問女子出定公案，志答之，而珍別其語，傳至維揚，天寧雪悟思晚參舉而評之，珍聞而上堂批摘思，思因出正辯錄，珍出杜邪說。祥符蔭曰：碩揆之答出定語，雖未必言中有響；天笠之別，豈能句下無私；雪悟之舉，亦非黨親不黨理者，正辯、杜邪之出，均之過矣。法門以無諍為宗，行道當先忘我見，雖曰為法，實未忘情，不能不為之扼腕也。」蔭為繼起孫，思為具德孫，志為具德子，皆所謂三峰派也。珍為箬菴問子，天隱修孫，天隱亦素反對漢月者，見天隱語錄十三，答三峰漢月藏公書。則珍、思之諍，雖為學說，仍門戶之見也。

有不為門戶勢力諍者，翁山文外九，書嘉與三進士傳後，言：「熊魚山國變為僧，嘗過孝陵不拜，有問先生故名臣也，何以見高皇帝不拜，豈非無禮於君乎？魚山曰：佛之道，君父拜之，于君父不拜。」此一事也，嚴修能元照記之尤詳，蕙櫋雜記言：「熊公開元，國變為僧，一日攜侶遊鍾山，有楚僧石谿者獨不往。及熊歸，石谿問曰：若輩今日至孝陵，如何行禮？熊愕然，漫應曰：吾何須行禮。石谿大怒，叱罵不已。明日熊謁石谿謝過，谿又罵曰：汝不須向我拜，還向孝陵磕幾個懺悔去。」此道義之諍也。石谿名髡殘，武陵劉氏子，住金陵牛首寺，以畫名。亭林詩集二，恭詣孝陵後，同楚二沙門詩：「落日照金陵，出郊且相羊，客有五六人，鼓枻歌滄浪，盤中設瓜果，几案羅酒漿。上坐老沙門，舊日名省郎，曾折帝廷檻，幾死丹陛旁，南走侍密勿，

一身再奔亡。復有一少年者，沈毅尤非常，不肯道姓名，世莫知行藏。其餘數君子，鬚眉各軒昂，爲我操南音，未言神已傷。」省郎下注熊君開元，少者下注釋名旵殘，蓋卽石谿也。此遺民僧之諍遺民僧也。

有以遺民僧諍遺民者，續甬上詩六二，深柳堂長朱鈘詩云：「三月十九月，與友人談及澹歸貽梅村詩有感，和其原韻，五十年來屈指思，眼前白髮昔嬰兒，乾坤顚倒忘初位，日月沈埋異昔時。十郡喪心甘置酒，一僧冷眼獨吟詩，與君重洒新亭淚，話到傷懷欲碎卮。」注：「吳梅村於三月十九日，集十郡名士，置酒於鴛湖，席半有僧緘詩投入，啓視，一坐失色，訪之知爲澹歸所作。澹公原名堡，金姓，字道隱，庚辰進士，永曆後爲僧。」原詩云：「十郡名賢請自思，座中若箇是男兒，鼎湖難挽龍髯日，鴛水爭持牛耳時。哭盡多靑徒有淚，歌殘凝碧竟無詩，故陵麥飯誰澆奠，贏得空堂酒滿卮。」是亦道義之諍也。然續甬上詩六三，全北空吾麒亦有和韻，而未指爲道隱作，北空，謝山大父也。詩云：「閩中吳於國難日集十郡名士合擧大社，有頭陀以詩嘲之，步其原韻：湘江千載翠華思，今日衣冠愧女兒，寒食祭烟原有節，杜鵑啼血更何時。黃冠未死遺民種，白社慚收嫁婦詩，一十五朝勤養士，何當消盡一春卮。」雖未明指澹歸，然旣曰頭陀，則其爲遺民僧必矣。此遺民僧之諍遺民也。

又有以遺民而諍遺民僧者，如黃梨洲兄弟之諍遺民僧，其諍爲更有意義，述僧諍已，應並及

之。鮚埼亭集十一，梨洲神道碑云：「公多碑版之文，其於國難諸公，表章尤力。至遺老之以軍持自晦者，久之或嗣法上堂，公曰：是不甘爲異姓之臣，反甘爲異姓之子也。故其所許者，祇吾鄉周囊雲一人」云。囊雲周齊曾，見御書樓章。鮚埼亭集外編二五周囊雲集序，言：「囊雲逃禪而不肯上堂嗣法，高檗菴所以序之詳矣。當時如林閣學增志，方閣學以智，熊給事開元，皆逃禪之最有盛名者，然不能不爲君子所譏，囊雲夐乎上矣。」檗菴高宇泰，原序見四明叢書四集。林增志，崇禎元年進士，僧名行幟，號法幢，石奇雲嗣。

竊嘗疑之，嗣法上堂，僧伽本色，遺民逃禪，梨洲何惡其嗣法上堂，則御書樓章曾言之矣。曰：「百丈大師建叢林，立清規，首先祝釐。故開堂必祝聖焉，朔望必祝聖焉，萬壽千秋必祝聖焉。」夫遺民逃禪，爲不甘臣異姓也，今開堂必祝聖，所祝何聖，甲申以後，猶可云祝弘光、隆武、永曆也；永曆而後，所祝何聖！聖而可祝，何異木陳之從周，髠髮染衣胡爲乎！此梨洲所痛心，而不便明言者也。當宋室全盛及南渡，君相皆崇尚三寶，其時尊宿，多奉敕開堂，故有祝頌之詞，帝王之道，祖師之法，交相隆重，理固然也；今非其時，而依然撾鼓白椎，拈香祝聖，不幾爲木陳輩所竊笑耶！梨洲斥爲七怪之首，有以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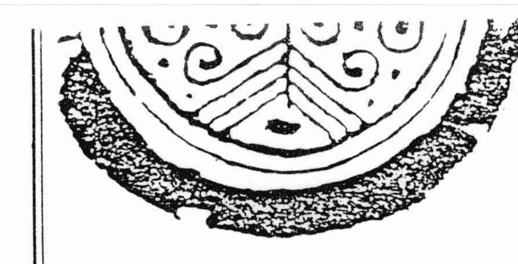
尤有甚者，結交貴游，出入公庭，如澹歸晚節之所爲，則不如即反初服之爲愈矣。續甬上詩三九，載黃晦木閱澹歸語錄詩序云：「澹歸名今釋，故給諫金道隱也，從亡西南，其大節多可觀

。行朝嫉之，以杖戍遣，遂祝髮爲僧，竟忘所自，但成一領衆募緣俗漢而已。閱其徧行堂集，尤爲濫惡不堪。使道隱逃禪，而不受源流，不開堂營建，豈非千秋義士。卽以若所爲，而無此語錄，作彼供狀，傳之後日，或疑是雪菴之徒，朦朧影響，令人可思。今則一誤再誤，使前此之苦節，雲飛煙燼，不足觀也已。天下之因好名而自敗其名者，皆澹歸之語錄乎！鍼神補綴苦辛勤，無縫天衣穩稱身，感慨流連懷故國，趨炎附勢媚時人。詩文撮合爛朝報，凡例差排新搢紳，畢竟西山採薇曲，武成未可一齊陳。」雪菴，建文從亡僧。結埼亭集十四，載天多老人楊秉紘言：「近聞澹歸晚節稍委蛇，諸公可爲我審之，如其果也，則其人可絕，如不然，莫妄言。」邵廷采西南紀事七，亦言：「堡爲僧後，嘗作聖政詩及平南王年譜，以山人稱頌功德，士林訾之。」今所傳徧行堂續集二，有某太守，某總戎，某中丞壽序十餘篇，卷十一有上某將軍，某撫軍，某方伯，某臬司尺牘數十篇，覩其標題，已令人嘔噦。結埼亭詩集十，肇慶訪故宮云：「辛苦何來笑澹翁，徧行堂集玷宗風，丹霞精舍成年譜，又在平南珠履中。」注：「丹霞精舍在南雄，予嘗謂澹歸在五虎中，本非端士，不待爲平南作年譜而始一敗塗地也」云云。則晦木之諍澹歸，又有以也。然則遺民逃禪者，必如何而後可？曰：宙亭詩集十九初夏詩注，言：「東塔僧某，刻一印，取東坡句，名其堂曰病不開堂。」堂且不開，何有歌頌功德之事，若是，庶可免棃洲兄弟之諍也夫。或謂棃洲晚節，亦頗頹唐，爲晦木所不滿，此則遺民之諍遺民，非本篇範圍所及矣。

徵引書目略

五燈嚴統　五燈會元續略　五燈全書　佛祖通載　法門鋤宄
續指月錄　宗統編年　禪燈世譜　濟宗世譜　漢月藏年譜
行峰撰玉林年譜　超琦撰玉林年譜　湛然澄語錄　天隱修語錄　覺浪盛語錄
費隱容語錄　石奇雲語錄　百愚斯語錄　庶菴範語錄　俍亭挺語錄
雲外澤語錄　寒松操語錄　水鑑六會語錄　拙菴電光錄　木人剩稿
靈峰宗論　布水臺集　北遊集　百城集　嬾齋別集後集
靈巖樹泉集　徧行堂續集　離六堂集　宙亭詩集　亭林詩集
南雷文案文定文約　南雷詩曆　蘧齋詩話　桴亭詩鈔
確菴詩鈔　居易堂集　杲堂文鈔　牧齋有學集　列朝詩集
翁山文外　梅村家藏稿　迦陵文集　漁洋南海集　蠶尾集
西河合集　遂初堂別集　結埼亭詩文集　道古堂集　林間錄
石門文字禪　避暑錄話　山菴雜錄　衎石齋記事藁　婁東十子詩選
續甬上耆舊詩　續檇李詩繫　丁傳靖明事雜詠　無依道人錄　廣陽雜記

居易錄
分甘餘話
援鶉堂筆記
蕙櫋雜記
養吉齋餘錄
婁東耆舊傳
西南紀事
康熙荊州府志
康熙紹興府志
天童寺志
靈隱寺誌
雍正硃批奏摺
懋勤殿檔



虛雲和尚年譜

民國・岑學呂 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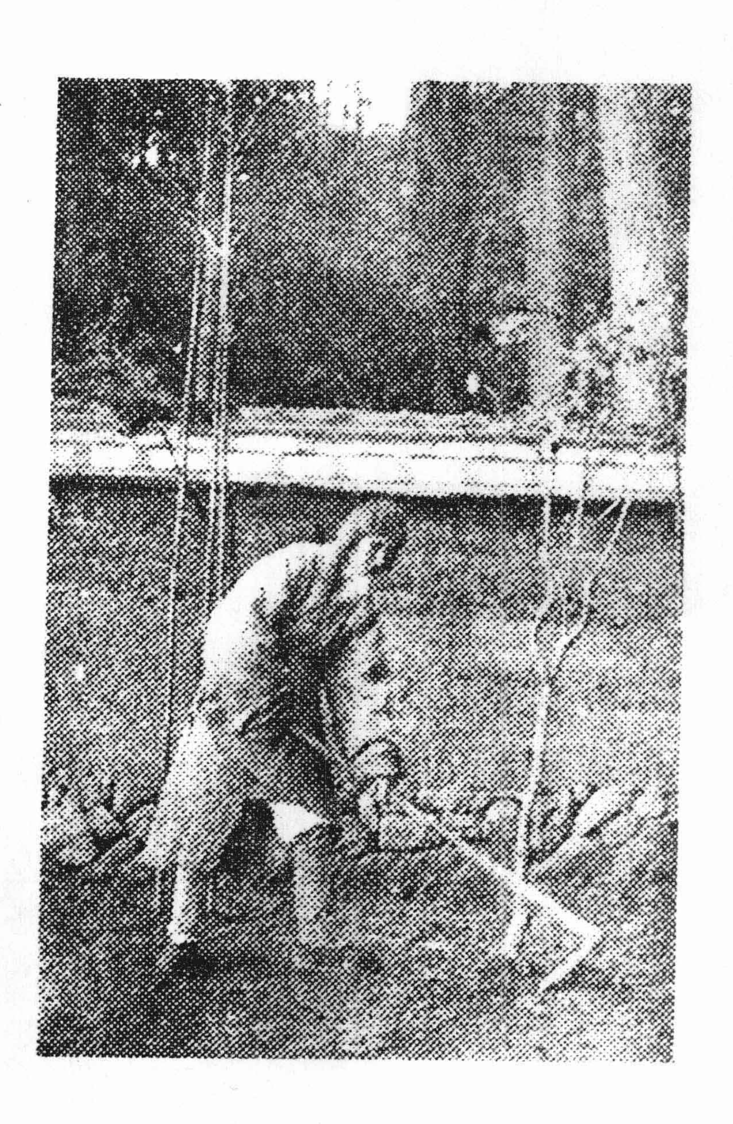
虛雲老和尚遺照（油畫）高十九寸闊十三寸半

雲公上人法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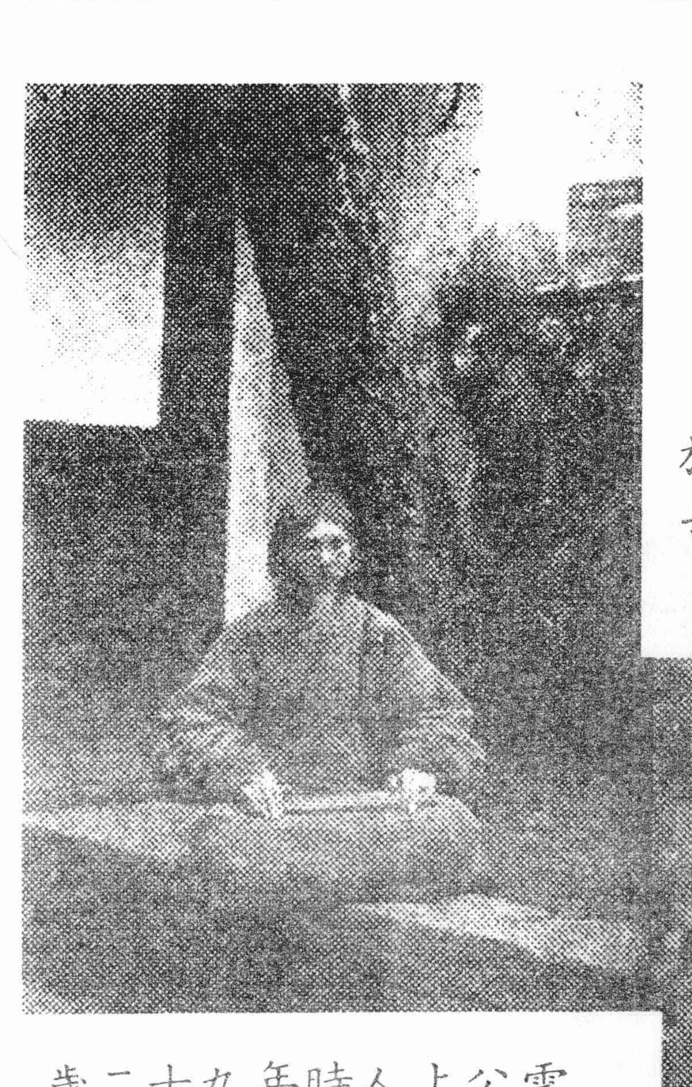


憨ゝ呆ゝ老凍膿
顛ゝ倒ゝ可憐生
走徧天涯尋知己
未識若個是知音
挑雪填井無休歇
龜毛作柱興叢林
耗費施主錢和米
空勞一生徒苦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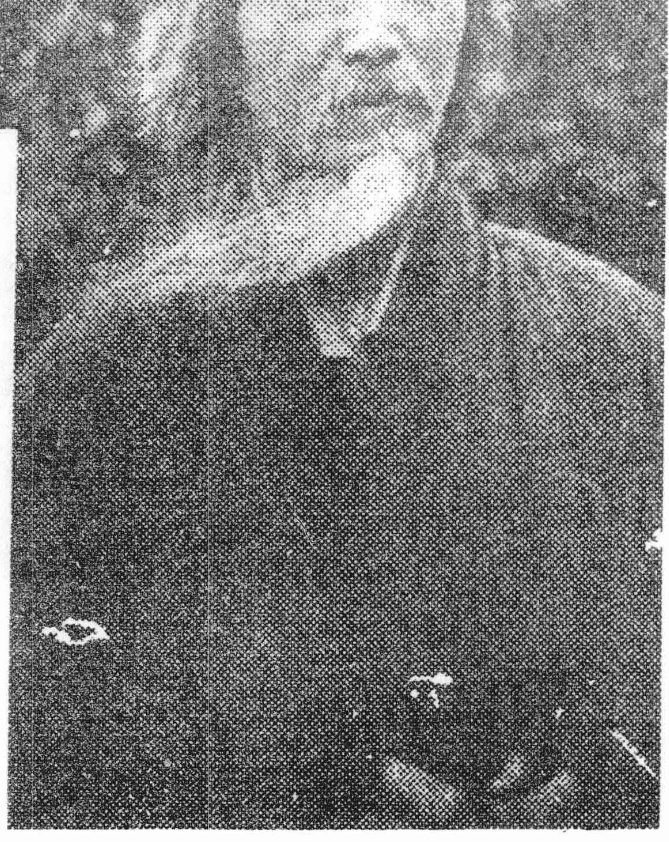
幻游比丘
虛雲自題



雲公上人時年九十歲於鼓山丈室後園種樹



雲公上人時年九十三歲攝於鼓山湧泉寺聖箭堂前千年古樹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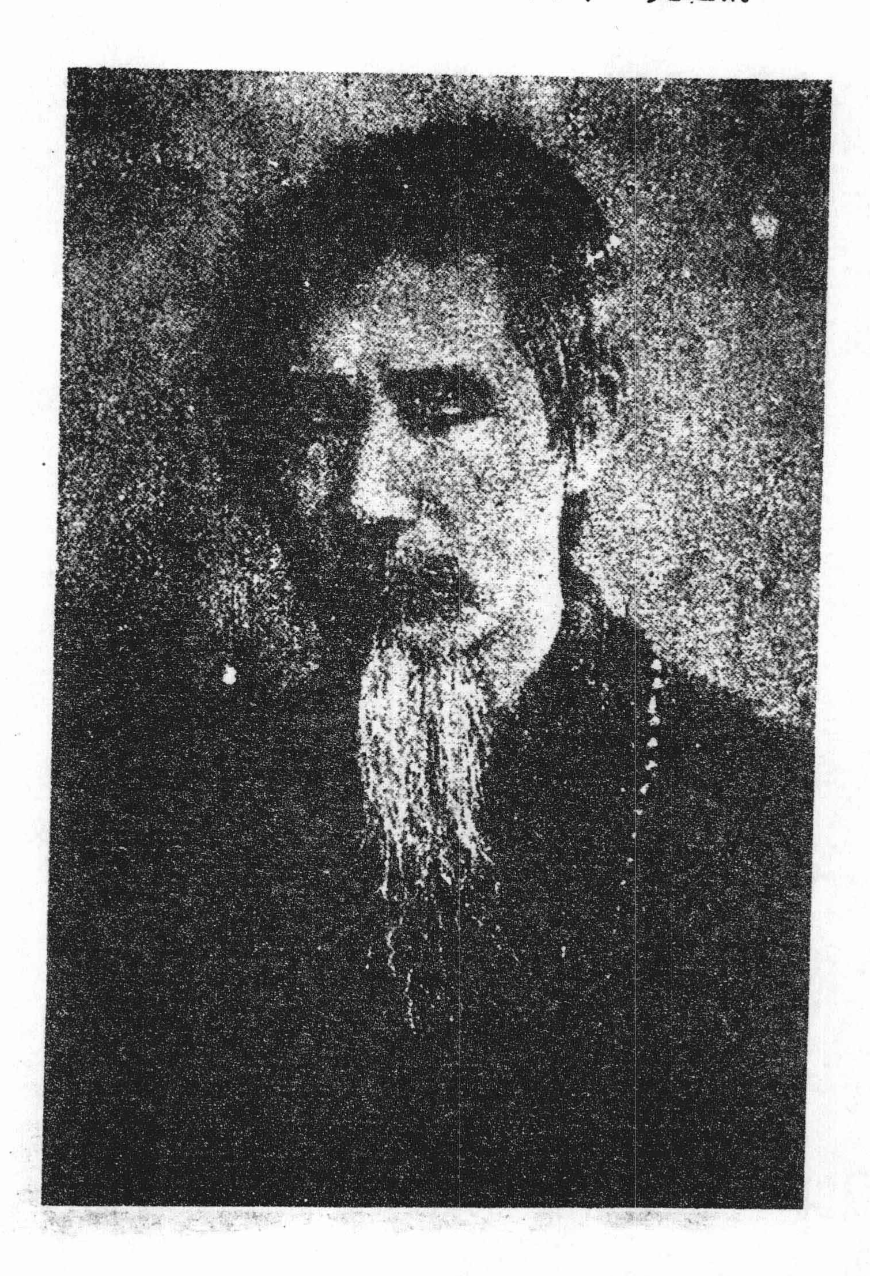


雲公上人時年九十二歲影於鼓山

雲公上人道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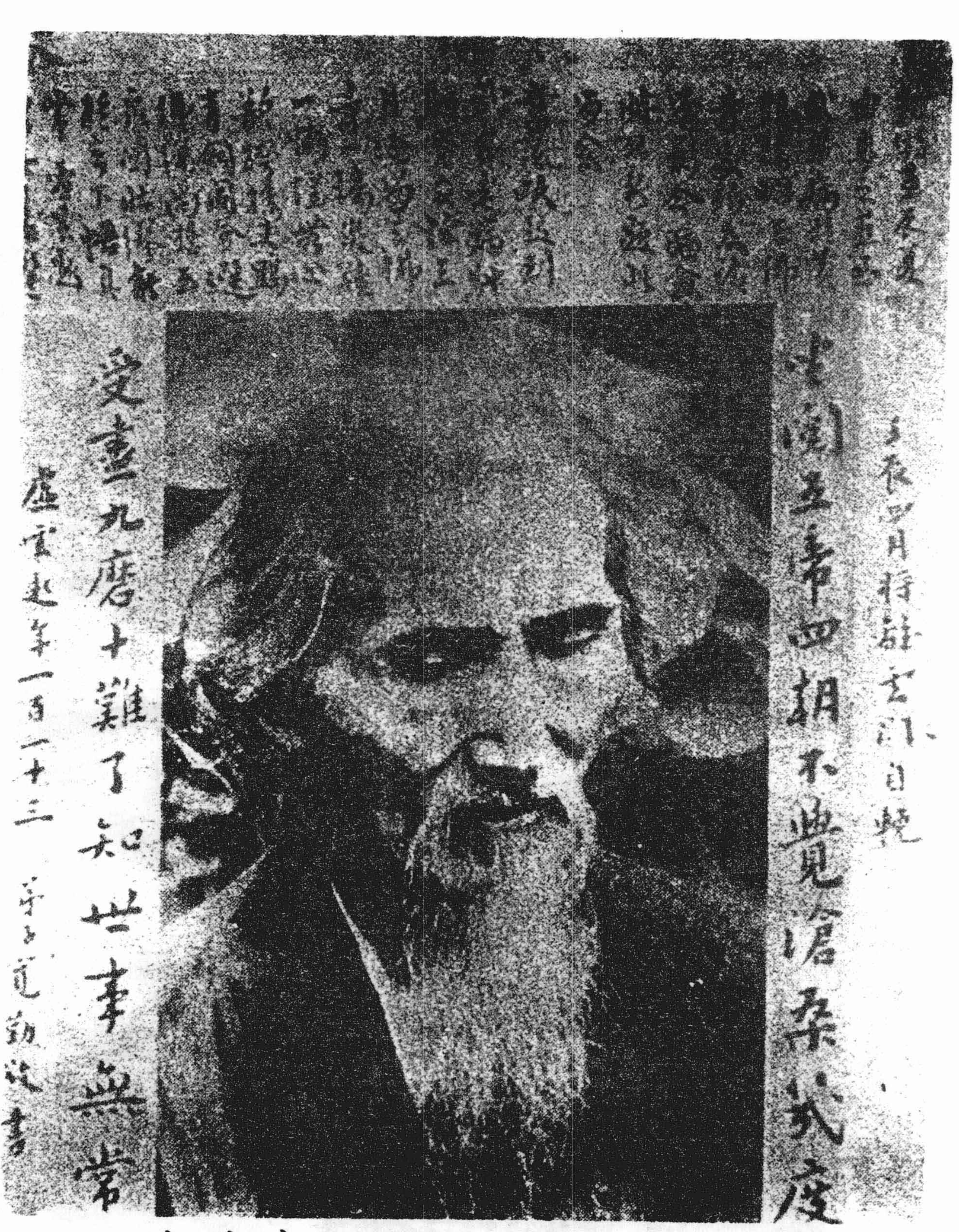
時年一百十五歲

清道光二十年庚子七月三十日寅時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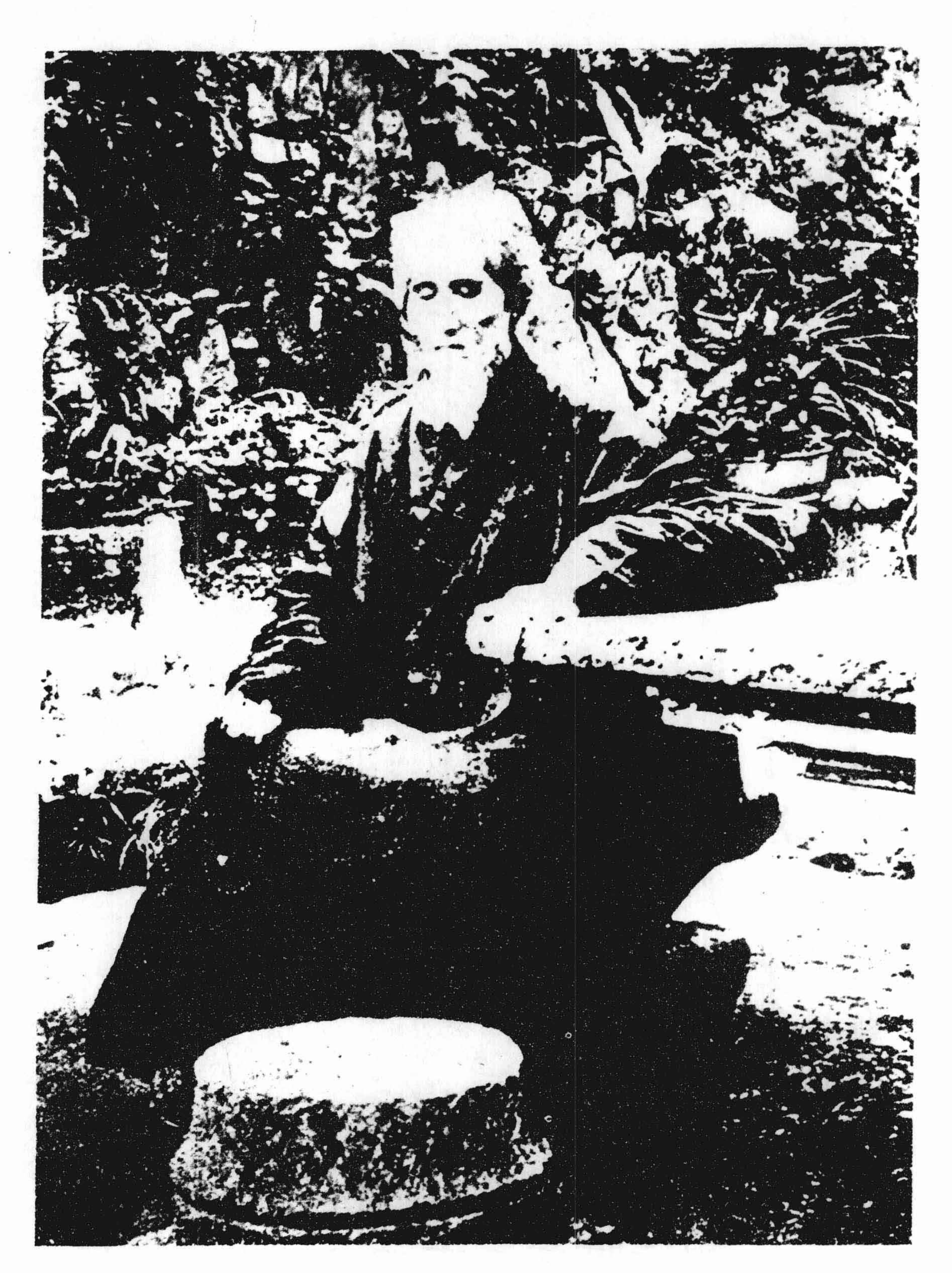


相法人上公雲



雲公上人一百一十三歲時法相

雲公上人近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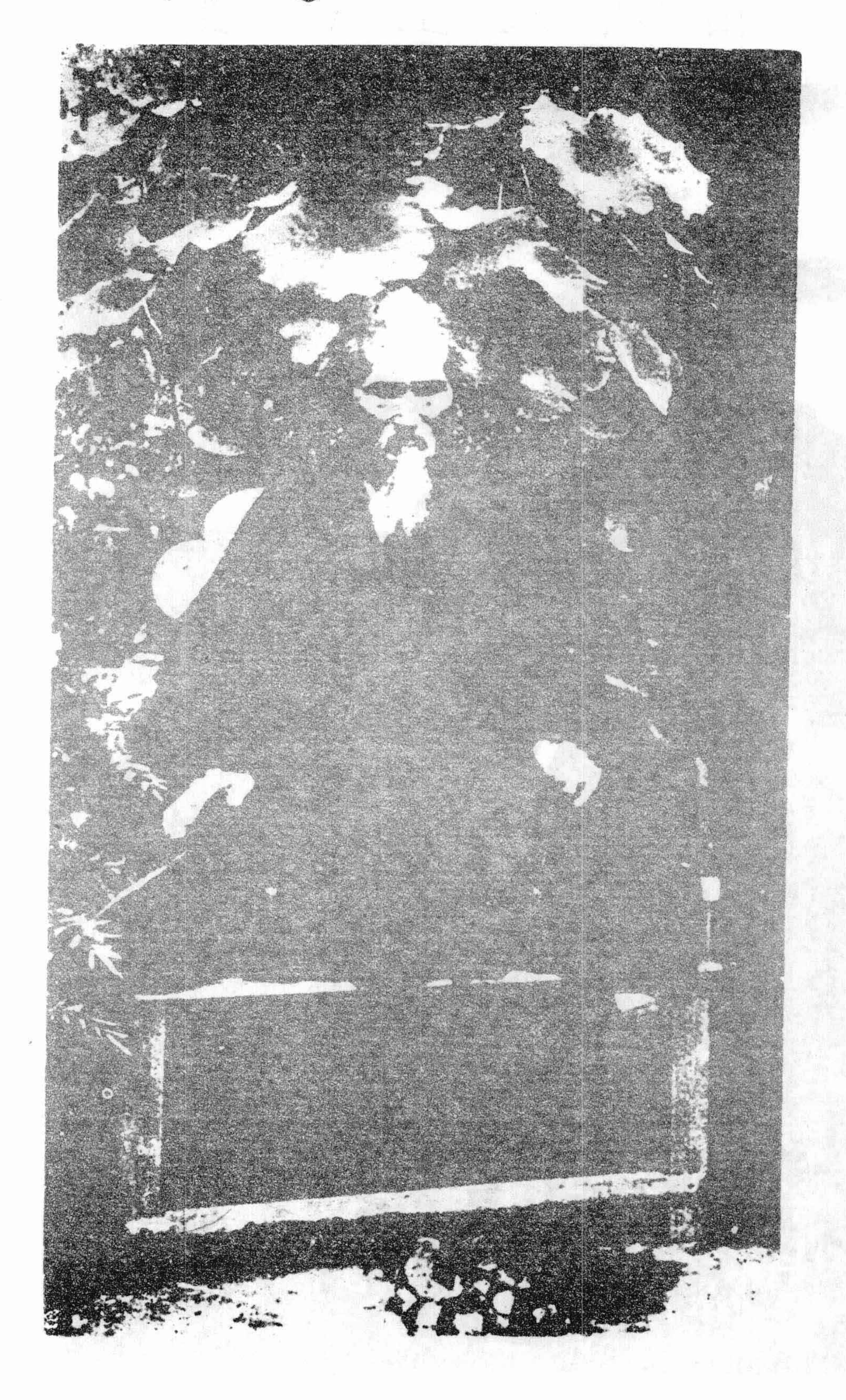


辛卯春攝於雲門寺

雲公上人法相



雲公上人近照



雲公上人法相



雲公上人法相畫像



雲公上人法相



這個癡漢有甚來由
末法無端為何出頭
嗟茲聖脈一髮危秋
拋却己事專為人憂
向孤峯頂直鈎釣鯉
入大海底撥火煮漚
不獲知音徒自傷悲
笑破虛空罵不唧嚁
噫闍渠為何不放下
蒼生苦盡那時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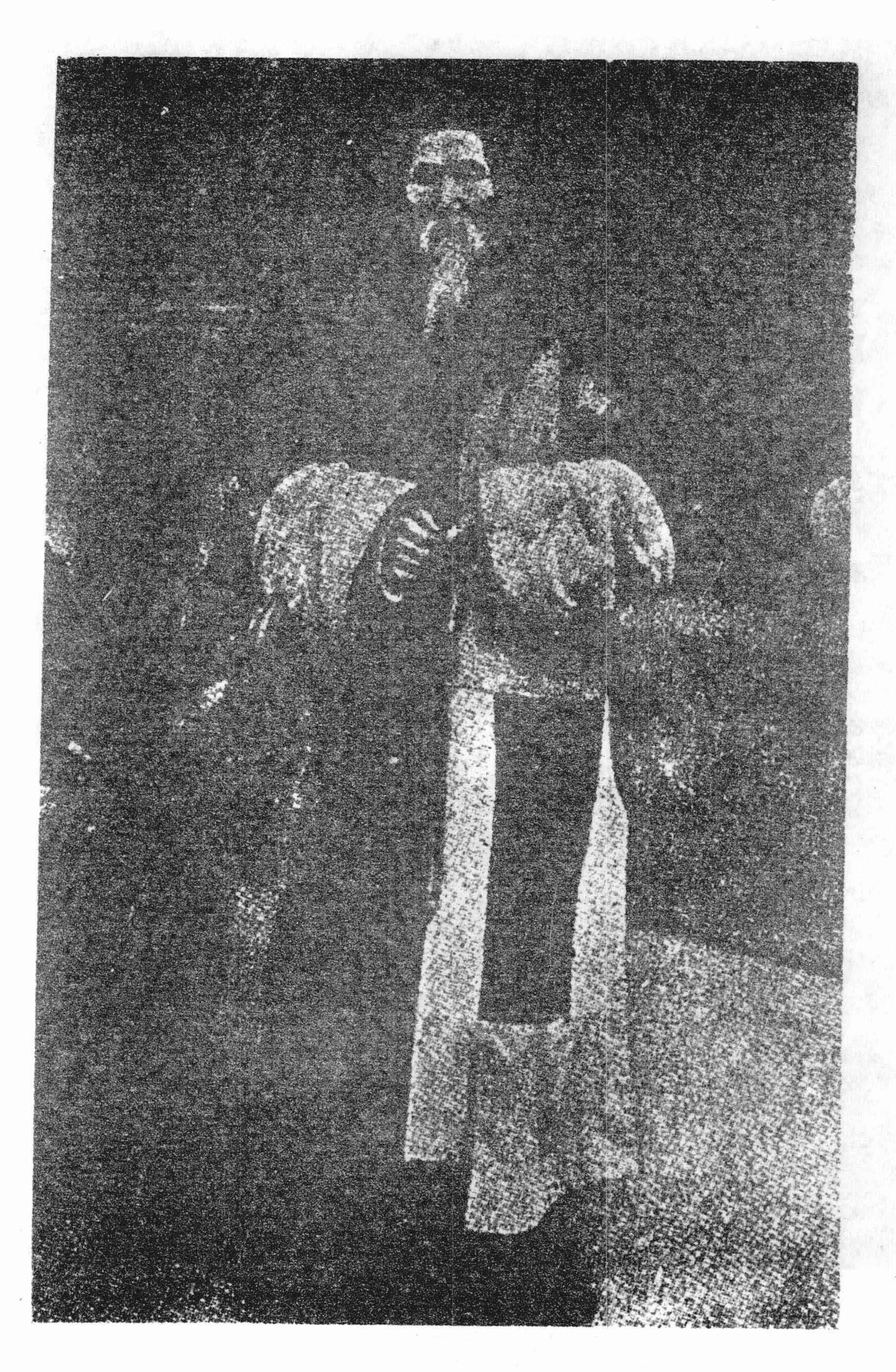
幻遊比丘虛雲自題

弟子寬慕薰沐敬書

雲公上人法相



雲　公　上　人　法　相



雲公上人法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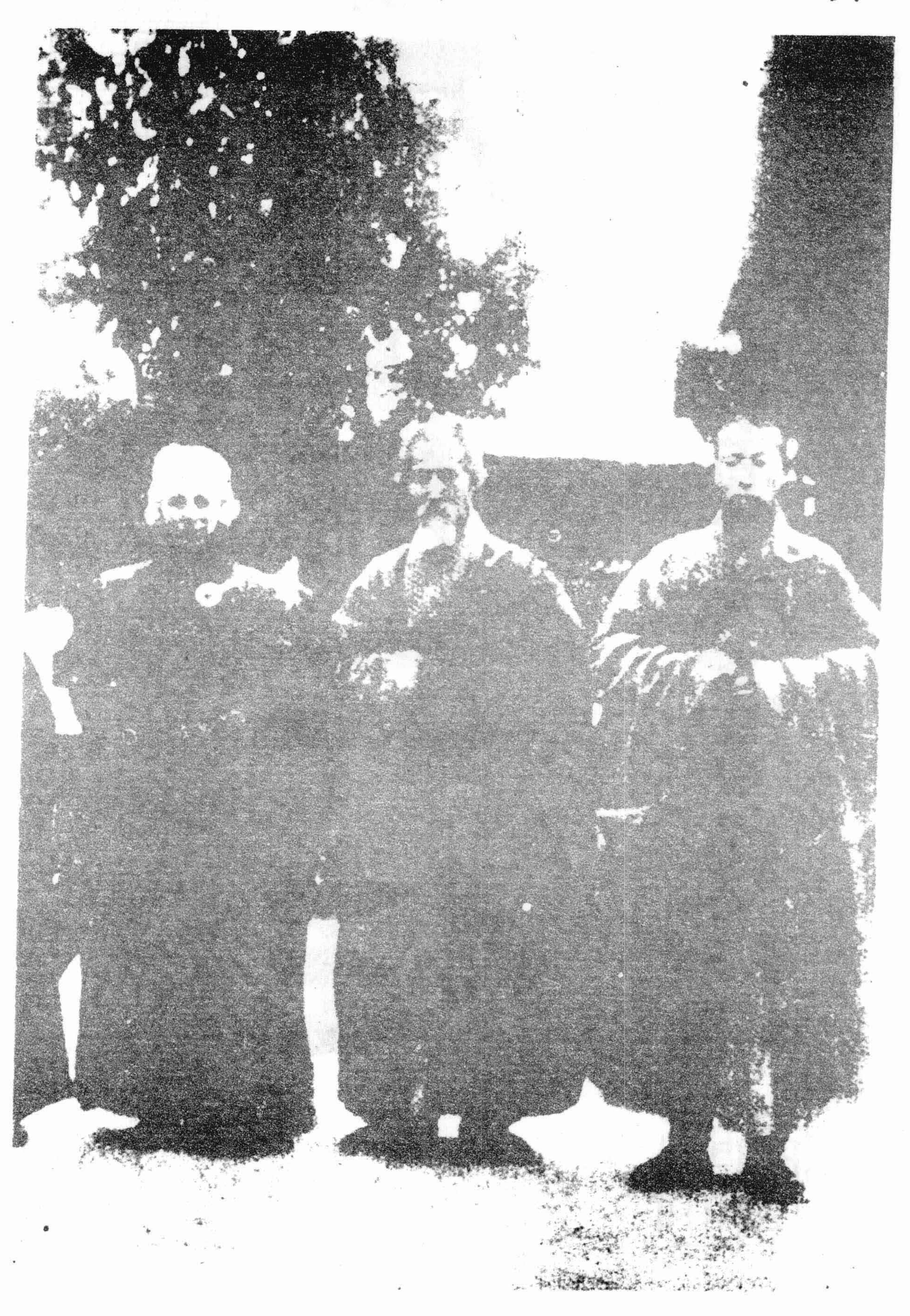
時年一百二十歲



雲公上人與來果禪師合影


湧泉寺

雲公上人與美國弟子詹寧士合照





己亥夏虛雲題

時年百廿

寛賢老居士慧鑒：年譜一冊今日始得寓目閔河多
阻感嘆奚如憶壬辰歲春雲门事変時 雲 重傷重
病目不見耳不聞奄々一息九死餘生偃臥床褥弟子
証圓等侍奉病榻夙夜詢问予生平事蹟蓋恐
雲 有意外及禍患之重来也 雲 神情不甯語音乖澀
隨說隨錄不成片段予亦未曾過目祇証圓等將稿寄
交 居士考訂承港中善信過愛遽尔印行且再版

矣時閱四年 雲 始得見其中不無誤記之處今令侍

者畧為簽出請

居士於刊刻三版時更正之雲目瞶耳聾不能細閱百病

日增待盡而已人生如夢一切皆幻空中飛鳥有何踪跡可

尋况学道人耶留此数行又有何益若居士以為

佛法不離世法隨順可爾此候

法樂

虛雲

丙申八月十二日

雲居茅蓬用箋

江西永修雲居山真如寺虛雲和尚傳

雁蕩白衣弟子朱鏡宙敬撰

佛曆二九八六年。己亥九月十二日。（陽曆十月十三日）雲居山真如寺虛雲和尚。以寂滅聞。人天眼滅。舉世震悼。關山難越。道路異辭。逾年。弟子朱鏡宙始折衷羣言。執筆為師傳。於戲傷哉。師名古巖。又名演徹。初字德清。湖南湘鄉蕭氏子。梁武之裔也。父玉堂。母顏夫人。中年無出。禱于觀音大士。同夢長髯跨虎頂觀音者。躍登榻上。嗣誕一肉團。母驚絕。有賣藥翁剖得之。鞠於庶母王。生而茹素。不樂世典。見佛像梵書則喜。年十七。遁南嶽欲為僧。失路不果。父憂之。為娶田譚二女。咸不染。一日。乘間偕弟富國。自泉州玉堂公任所亡鼓山。禮常開和尚薙染。明年。受具妙蓮和尚。自是巖棲谷飲。飢則採松毛野菜為食。如是數載。大事未明。乃謁華頂融鏡和尚求扶。鏡見師髡髮覆肩。衣不蔽體。問所從習。具以告。鏡曰。凡若所為。迹近外道。無怪功夫難成片段。我教汝。願則留。不則任去。師載拜。命看拖死屍是誰。揚眴之間。時有省發。遂令遊方。兼習教觀。於寧杭舟中。時暑。人衆男女雜陳。夜半覺有人撫其下體。驚視之。一鄰女方解衣相就。急起趺坐。得免於敗。自念生不見母。於光緒八年七月初一日。自普陀法華寺

起香。三步一拜。至五臺止。翌年十二月初二日。由鐵卸渡河。日暮風高。四野無人。乃蜷伏道旁一草舍下。夜雪甚。如是四日。飢寒交侵。漸入迷悶。及霽。忽來一丐。出師積雪中。餉以粥。問丐姓氏。答言文吉。從五臺來。回長安去。問五臺寺中有往還否。曰。人皆識我。丐復指釜中水問師是什麽。無對。明年正月。抵黃沙嶺。腹痛如割。痢日夜數十下。荒山敗廟。自分無生望。及夜。忽於西牆燈影下見文吉。大喜。急呼之。文曰。你爲何還在這裏。旋出藥飲師。並代濯穢衣。閱日病除。語曰。汝體弱。前路且遙。朝禮輒可。胡拜爲。師曰。罔極之恩。未報萬一。非至聖地。誓不退也。文曰。孝心難得。汝拜。袱吾負。何如。師稱謝。至大谷離相寺。寺僧遇無狀。文辭曰。五臺已邇。汝之行李。後有人負。我先回。嗣於汾州道上。遇湘籍武官。爲載至顯通寺。師至。詢文吉。無有知者。某僧合掌曰。殆菩薩化身耳。叩謝而去。時光緒十年五月下旬也。屈指蓋三年矣。

尋與普照月霞諸師。結茅九華。適揚州高旻寺。以禪七要。師至荻港覓渡。榜人索制錢六。無以應。緣江行。失足墮水。浮沈一日夜。漁者得之采石磯。昇至寶積寺。比蘇。七孔血不止。仍扶病往。月朗請代職。未允。以爲慢。責香板示衆。亦不辯。及寶積寺僧至。舉前事。衆始歎服。自是禪堂內職。概令免值。諸緣頓息。工夫落堂。一夕晚香。忽見大地如同白晝。內外洞澈。隔垣見物。了了無礙。江干人物。悉如眼前。師知是境。悉不取。迨入七。開靜。熱水偶濺及手。茶杯墮地。

撲落一聲。疑根頓斷。乃述偈云。杯子撲落地。響聲明瀝瀝。虛空粉碎也。狂心當下息。又曰。燙着手。打碎杯。家破人亡語難開。春到花香處處秀。山河大地是如來。嗣於寧波育王寺。先後拜舍利四藏。並然指報親。及期。病不能與衆咸勸阻。師以泣請。監院宗亮感其誠。扶詣殿上。一心念佛。至法界藏身阿彌陀佛。不覺全身毛管一時齊張。然畢竟能自起禮謝。見者咸歎希有。光緒二十六年。師飛錫北京龍泉寺。肅親王善耆太福晉執弟子禮。近支王公咸來參叩。七月。八國聯軍陷北京。師隨蹕西行。隱於終南山。歲暮天寒。萬山積雪。跏趺獨坐。煮芋待熟。鄰舍復成。詣師賀歲。但見蓬門虛掩。虎迹斑斑。以磬出靜。問食未。師曰。煮芋在釜。度已可食。發視之。堅冰如石。厚及寸許。蓋已旬餘矣。自是僧俗爭來瞻禮。乃易名虛雲。宵遁而去。度金沙江。禮雞足山。衆聞石門鐘磬聲。訝曰。其有聖僧至乎。過大理。提督張松林林福興。請駐崇福寺。師曰。吾向不住城市。雞山迦葉道場。能爲謀片地。徐圖興復。固所願也。遂以缽盂庵居師。庵之右有巨石當門。形家以爲不祥。命工百餘不能舉。師禱伽藍。率十數衆左之。世號雲移石。一日。道出永昌和木樹。遇湘潭籍禪修和尚。持畚修路。數十年如一日。師欲默覘其異。與同寢處。如是坐。如是食。如是持畚。如是移土。旬餘不交一語。一夕。偶於月下趺坐。修躡至其後。喝曰。在此做什麼。師徐應曰。看月。修曰。月在何處。曰。大好霞光。修曰。徒多魚目真難

辨。休認霓虹是彩霞。師曰。光含萬象無今古。不屬陰陽絕障遮。大笑而別。過騰衝。止湖南會館。行裝甫卸。有披蘇數輩。叩請誦經。師以不赴經筵對。館首進曰。此吳太史曾孫也。太史自稱前身是和尚。臨終遺言。將有高僧過境。爲其超度。今師至。莫非宿緣。諾之。師以興復雞足。非邊郡民力所許。乃往南洋募化。比抵占城。聞國內強提寺產耗。遂歸滬上。與寄禪晉京力爭。事聞於朝。嚴諭始止。光緒三十二年七月二十日清廷諭云。雲南雞足山鉢盂峯迎祥寺。加贈名護國祝聖禪寺。欽賜龍藏鑾駕全副。欽命方丈御賜紫衣鉢具。欽賜玉印錫杖如意。封賜住持虛雲佛慈宏法大師之號。奉旨回山傳戒。護國佑民。內務府大臣傳知虛雲謹領各件回山永鎮山門。著爲佛教地方官民一體虔奉。加意保護。毋得輕褻。此諭。明年正月。奉藏經及妙蓮和尚靈骨入塔畢。道出暹京。講經龍泉寺。忽一定九日。暹邏爭傳。自國王大臣以下。咸來執禮。一日偶感手足麻木。繼及全身。口戾目眣。醫工所不能治。禱於華陀。得木櫛夜明沙服之。口目復初。再禱。得赤小豆。乃瘳。先是。師病占城。妙蓮和尚誡曰。南甸炎溼。久定戕身。至是固驗。宣統元年冬。師回雞山。奉經入藏。明年開講楞嚴。庭前古栗。咸湧優曇。夏得湘中清節尼書。及妙淨尼遺偈。哀感動人。師有句云。久矣渾忘塵世事。莫將餘習到雲邊。清節。即夫人譚氏。妙淨。則庶母王也。辛亥之際。人心浮動。各省時有逐僧毀寺之舉。雲南協統

李根源。率兵入山。駐悉檀寺。揚言將逮師。衆勸之避。師曰。如係宿業。焉用避爲。獨懷刺謁李。
門者懼禍不敢通。師逕入。見李方與前雲南布政司趙藩殿上坐。趙爲師舊識。尊上坐。李獨
抗聲曰。佛教有何用處。師曰。聖人設教。淺之化善去惡。大則濟世利民。自古政以齊民。教以
化民。佛教教人治心。心爲物本。本正。物咸以寧。而天下太平矣。李曰。要這泥塑木雕作甚麼。
師曰。相以表法。示敬畏耳。人如無所敬畏。將無惡不作。無作不惡。是亂階也。昔者。尼山塑聖。
與今歐美之有銅像。其義一也。李曰。其奈今日和尚多行不義何。師曰。和尚乃通稱。原有聖
凡之判。若見一二不肖。而概其餘。是猶以一二不肖秀才。而非孔子也。烏乎可。即今先生軍
紀嚴明。其亦能保一一皆如先生者乎。李大悅。秉燭深談。竟忘夜永。執弟子禮而去。民國肇
造。聲教未敷。西藏負隅。未肯易幟。中央命滇軍殷叔桓討之。師次賓川。師聞。急往謁殷。曰。藏
地崎嶇。民悍善戰。釁端若開。禍無寧日。藏俗奉佛。盍遣一佛教徒往說之。殷以師請。曰。某漢
人也。麗川有四保法王者。宿負重望。藏人敬戴。苟得一言。當可不戰而定。乃遣使偕師往晤
保。初有難色。師曰。趙爾豐之禍。殷鑒不遠。公寧惜三寸舌而置千萬人不顧耶。保悟。往要而
還。民國七年。雲南督軍唐繼堯。迎師赴昆明。道出楚雄。遇匪。搜得唐書。毆之。師請見其渠楊
天福吳學顯。問汝何人。曰。雞山和尚虛雲也。問。進省何事。曰。爲人民消災祈福。曰。唐繼堯是

壞人。汝與往來也是壞人。師曰。此亦難說。往好處說。人人都好。往壞處說。箇箇是壞。問此語怎解。曰。假使君等與唐。都爲國爲民。乃至所屬亦如是。豈不箇箇是好。從壞處說。你說唐壞。唐說你壞。老百姓左袒是盜。右袒是匪。寧不箇箇都壞。楊吳聞之。大笑。問。汝意云何。師曰。請招安。吳曰。難道要我們投降。曰。不然。乃招國家之賢士。以安地方耳。吳曰。向何處辦。曰。向唐。吳曰。唐吾仇。是可忍。孰不可忍。師曰。唐是一省主。舍此末由。君等順命之後。他日當亦如是。自古戰爭。勝負難說。君之與唐。各有實力。若定名正分。唐究勝一籌。我非向君等遊說。惟以道經此間。彼此有緣。爲國息爭。爲民安堵。方外人不惜饒舌耳。楊吳大爲感動。以六事請轉陳。頻年戰禍。於焉平息。昆明西山華亭寺古剎也。售于西人。行署券矣。師言於唐。始寢。後掘土得石。上鐫雲棲。遂易今名。一日。師於密林中。拾金銀幣二十餘萬。或勸之留。師曰。拾遺已非。況私之乎。悉獻以充賑。滇省連年苦旱。喉疫大作。繼堯請禱雨。建壇三日。大沛甘霖。請祈雪。時已春暮。人以爲難。師敬恭禮懺。雪下盈尺。疫止。無何。繼堯罷去。羣帥畜悍。互繫途人。以實部曲。秋禾既粒。民不敢收。師與部帥約。凡有僧前導。士勿阻。四鄉聞風爭附。食盡而糠。人咸感涕。去之日。香花夾道。間續數十里。感人之深如是。十八年春。師自滬假道閩中。省主席楊樹莊。請留錫鼓山。師曰。吾祖庭也。烏敢辭。鼓山歷史綿遠。高僧輩出。洎乎輓近。傳燈匪人。

漓風斯扇。凡百執司。輸金可得。首座知客。咸以百數。悉依祖制罷之。一夕。趺坐。忽見六祖諭曰。時至矣應速回。越月。一夕三夢如前。而粵北綏靖主任李漢魂等聘書至。民國二十三年秋。師如南華。冬。一虎詣壇前乞戒。師說偈曰。虎識歸依佛。正性無兩樣。人心與畜心同一光明。藏藏僧榮增堪布活佛。率十餘衆歸依座下。三十一年秋。復無盡庵。明年春正月。國民政府林主席。請師於重慶陪都建法會。軍事委員會委員長蔣公。問唯物唯心及神與基督之理。以書答之。冬。南華海會塔成。師自留一穴。署曰。虛雲遺蛻。又明年。南華工竣。爲重興曹溪南華寺記落之。旋偕福果。訪靈樹道場。於乳源草莽中得雲門祖師肉身。不覺淒然淚下。循李濟深等請。又向雲門作佛事矣。三十七年冬。美國詹寧士女士遠來參禮。爲起禪七。賜名寬弘。又明年二月二十四日。正放戒中。忽來壯漢百餘荷槍圍守。禁衆出入。上自瓦蓋。下及磚石。窮索兩日夜。無所獲。乃禁師別室。絕其飲食便利。至三月初一日。又來十數。迫師出藏鏹。答言無。於是更番拷問。金木齊下。至肉糜骨折。始已。明日復來。毆愈厲。師踣臥血泊中。羣以爲死矣。侍者侯其去。抱坐榻上。嗣作吉祥臥。閱日。微聞呻吟聲。旋語侍者。夢遊兜率內院。江西海會寺志喜。天台山融鏡。岐山恆誌。百歲宮寶悟。寶華山聖心。讀體。金山觀心。及紫柏尊者。咸在座。見師至。指東序第三空位坐。與維那阿難尊者爲鄰。彌勒菩薩。宣說唯心識定

未竟語曰。汝回去。師曰。弟子業重。不願回去。菩薩曰。汝願未了。必須回去。因示偈云。識智何分。波水一箇。莫昧瓶盤金無厚薄。性量三三。麻繩蝸角。疑成弓影。病惟去惑。凡身夢宅。幻無所著。知幻卽離。離幻卽覺。大覺圓明。鏡鑑森羅。空花凡聖。善惡安樂。悲願度生。夢境斯作。劫業當頭。警惕普覺。苦海慈航。毋生退卻。蓮開泥水。端坐佛陀。以下還有多句。記不清。尙有開示。今亦不說。侍者筆記之。事方外聞。北平使至。圍解。是役也。釋妙雲等被毆死。悟雲體智折骨斷肱。被拘二十餘衆。失蹤如干人。世稱雲門事變云。初。師語居正李漢魂盡去。諸李曰。奚適。曰。海之東。於是李漢魂適美。居正適臺灣。李問師如何。則喟然曰。百萬僧衆。徬徨無措。吾寧忍獨善耶。然則師爲衆生受苦。固已早具殉教之決心矣。觀其自題造像云。這個癡漢。有甚來由。末法無端。謬欲出頭。嗟茲聖脈。一髮危秋。己事不顧。耑爲人憂。向孤峯頂。直鉤釣鯉。入大海底。撥火煎漚。不獲知音。徒自傷悲。笑破虛空。罵不喞嚠。噫。問渠爲何不放下。蒼生苦盡。那時休。斯正所謂地獄不空。誓不成佛。衆生度盡。方證菩提。菩薩悲願。類如是。明年春。師傷小癒。隨使北行。有句云。坐閱五帝四朝。不覺滄桑幾度。受盡九磨十難。了知世事無常。閱日。抵武昌。創發。止三佛寺。秋。留偈北上。條陳三事。一。不許再拆寺院。毀像焚經。二。不許強迫僧尼還俗。三。寺產歸公後。按僧配給自耕。冬。主持上海世界和平法會。遐邇聞風來歸者四

萬餘衆。明年正月。於玉佛寺起禪七。開示念佛是誰法門。將歷祖不傳之祕。和盤托出。使學人得箇下手處。省卻草鞋錢不少。四月。出席北平中國佛教協會。有言梵網經四分律。百丈清規等應廢止。僧尼婚嫁。飲酒食肉。應自由。大領衣是漢人俗服。再穿是保守封建制度。師力斥其妄。並作答客問。有亡六國者。六國也。非秦也。族秦者。秦也。非天下也。滅佛法者。僧徒也。非異教也。議遂寢。夏師駐匡山閒雲居眞如寺。毀於日寇。僅餘牛棚。秋七月。入山居之。四方來附者。又數百人。分部從事。或工或農。各盡所能。三年。頓復舊觀。衆請傳戒。以環境故。乃開自誓受戒方便法門。其說大小乘戒相云。菩薩十重四十八輕爲大乘。比丘二百五十。比丘尼三百四十八。沙彌沙彌尼十戒爲小乘。然受者如能發上品心。卽得受上品戒。上品戒體。與大乘三聚戒體相當。如隨持一戒。禁惡不起。卽攝律儀。用智觀察。卽攝善法。無非將護。卽攝衆生。故小乘亦通大乘。謂內祕菩薩行。外現聲聞相是也。然聲聞戒本爲制身不犯。菩薩戒則爲制心不起。故於結犯。大小互異。十誦律等結犯不約心論。須動身口。方成犯戒。此是正小乘戒。四分律結犯則約心論。若以後念還追前事。卽成犯戒。此是通大乘戒。菩薩戒最重約心結犯。微縱妄心。卽爲犯戒。此是正大乘。故大乘初念卽犯。四分次念乃犯。十誦等要動身口方犯。此等分齊。不可不知。他如著衣持缽止持等法。皆有極扼要之開示。然後分

別遺歸。令各自誓受之。咸痛哭揮淚而去。師以化緣已盡。住世無益。遂示疾入寂。距生清道光二十年七月二十九日。世壽十紀。爲僧百祀。荼毗。獲舍利千餘。瑩徹希有。封爲國寶。或曰。已入科學實驗室矣。侍者於餘燼中檢獲如干。始傳於世。師身長七尺。壯頎深目。垂視不眴。貌古而靜。色暇而溫。不言而教。而人順其化。不令而行。而世歸其仁。與人相接。如坐春風。布衲苴蹻。和光同俗。踏步徐行。人莫能隨。涉水越山。夜不然燭。間嘗攀五嶽之巔。躋太白之險。北極崆峒。西窮康藏。鷲峯雪嶺。履險如夷。五印百城。朝方殆徧。窮其所至。半爲前賢所未經。人以爲難。師若無事焉。若夫杖錫所指。迭著靈異。或奇葩以獻瑞。或異類而投歸。或風雨以築隄。或靈泉而應禱。凡此之類。事不勝書。具在方策。未遑詳也。著有楞嚴玄義。法華略疏。圓覺玄義。心經解。遺教經註釋等。咸未見。初願重興光孝。亦未果。當俟再來已。

朱鏡宙曰。昔子厚有言。爲大丈夫者。在家則張仁義禮樂。輔天子以扶世導俗。出家則運慈悲定慧。佐如來以闡教利生。若師者。可謂兼之矣。使其遇明時。尊爲國師。用示世範。則其扶世導俗。闡教利生。夫豈寧有涯涘。不幸遭逢喪亂。差跌而終。論世之士。能勿恫乎。記年不從世運。重師志也。序本夏正。大佛事也。身可辱也。志不可奪也。

虛雲和尚年譜序

虛雲和尚年譜之編輯。凡分三期。一期成於癸巳。二期成於丁酉。三期編於師己亥示寂之後。自茲篇編竣。年譜全部暫告完成。

壬辰春雲門事變後。 師於重傷重病中。目不能視。耳患重聽。語音艱澀。神志昏沈。諸弟子慮有變也。伺 師稍清醒時。環請述生平事蹟。備編年譜。匆遽集多手分錄草稿。拆開舊經書一本。錄於紙背。復裝訂成冊。密交 學呂 編輯。以港中乏書參考。乃四出搜集。其中整編文字。多由諸方叢林展轉錄出。至於法語及事蹟。亦多由 師之弟子於曩日親聞者。分別寄來。惟年譜中之重要事實。及向所蘊而未彰者。皆爲 師之口述。故仍稱自述年譜也。

一二期所編年譜。已印行者。共有三版。癸巳春法彙及年譜初稿成。同人請速付印。是爲第一版。不數月。書冊流通告罄。又於是歲秋間。照原書重印。爲第二版。未幾發覺書中有錯誤處。乃將印成書冊呈 師鑒定。以關山阻隔。文字滋疑。書信屢付浮沈。不得已乃將年譜拆開。分寄上海友人。親帶至江西雲居。始達 師覽。經 師令侍者略爲簽出正誤。於丙申歲八月。專人帶來。已閱四年矣。因此將後來所得資料。增訂編入。於丁酉七月付印。是爲第二

次增訂之第三版。

越二年己亥冬。　師於示寂之前一月。將近年蒐得之佚稿及弟子錄存之法語等交來。諭中有惜別及勉勵語。鄭重囑付。重編法彙全集謂「歷代祖師惟期與人共明此事。原無意於語言文字之間。然而曲爲今時。聊爾門頭。遂不惜造出許多羅索。不過欲以此一點一滴。與四衆共嘗此味而已。今重編全集。記載務須眞樸。勿涉浮誇。至於文字繁蕪。段落失次。可予以删改」等語。因玆讐勘。略有點竄。稟承遺言。非敢僭越。故於文章潤色。妙義風翻。渲染在所不無。而妄言實所不敢。今雖結集成帙。惟散佚孔多。補闕拾遺。俟之異日。在昔承平之世。採訪不厭其周。歲月不嫌其遠。從容著述。藏之名山。其或時際亂離。苟任曠持。深虞散佚。天人眼目。易墜重淵。使望影歸心。見形折節者。獲一滴法乳而不可得矣。學呂仰承　師命。隨順同緣。不知自量。率爾操觚。甘受蠡製濫造之愆。實爲廣泛流通之計。區區微意。諒荷鑒原。伏冀

諸山大德。四海名公。不吝　教言。匡予不逮。析疑正誤。傳此法音。遙望九種慈雲。徧垂甘露。定荷六方贊歎。普潤羣生。是爲序。

佛曆二千九百八十八年辛丑中秋岑學呂寬賢恭序

虛雲和尚自述年譜

鼓山門下弟子順德岑學呂寬賢編輯

予俗姓蕭。系出蘭陵。梁武帝之後。世居湖南湘鄉。父玉堂。母顏氏。清道光初年。父宦游閩。戊戌己亥間。佐治永春州幕。父母年逾四十。憂無後。母赴城外觀音寺祈子。見寺宇殘破及東關橋樑失修。發願興建。父母同夢一長鬚著青袍者。頂觀音跨虎而來。躍臥榻上。驚起互告。遂有娠。翌年父移佐泉州府幕。

道光二十年庚子一歲 一八四〇年

七月二十九日寅時。予誕生於泉州府署。初墮地。爲一肉團。母大駭慟。以今後無復舉子望。遂氣壅死。翌日有賣藥翁來。爲破之。得男。由庶母王氏撫育。

〔是年大事〕

鴉片戰爭起。清道光一十九年。(西曆一千八百三十九年)粵督林則徐禁鴉片。焚英商藏煙。英國進兵廣東。

道光二十一年辛丑二歲

道光二十二年壬寅三歲

道光二十三年癸卯四歲

〔**是年大事**〕江甯條約成。開五口岸通商。割香港給英國。

道光二十四年甲辰五歲

道光二十五年乙巳六歲

道光二十六年丙午七歲

道光二十七年丁未八歲

以上四年在泉州。

道光二十八年戊申九歲

道光二十九年己酉十歲

以上六年在漳州福寧。

道光三十年庚戌十一歲一八五〇年

父復回泉州。祖母周氏年老。以予兼祧繼叔。爲定二室。一田氏。一譚氏。二家皆湘籍宦於閩者世交也。　冬月祖母周氏去世。父丁憂守制。

〔**是年大事**〕洪秀全起義於金田。

咸豐元年辛亥十二歲

二月。予父以事往臺灣。攜予行。初乘小洋船。由廈門出發。於茫茫大海中。現一物大如山。高出海面數丈。全船人均合掌念觀世音菩薩。船行半小時。始見魚尾形。其長不知若干里也。

咸豐二年壬子十三歲

予隨父送祖母生母靈柩回湘鄉安葬。請僧人至家作佛事。得見三寶法物。生歡喜心。家中藏有佛經。初看香山傳。觀音菩薩成道事。熏染於心。八月。隨叔父蒲堂進香南嶽。遍游諸剎。若有夙緣。不欲回家。以畏叔嚴。不敢言。

〔是年大事〕　洪秀全陷永安。稱太平天國天王。

咸豐三年癸丑十四歲

父窺予有出塵志。欲因勢利導。留於家中。請一位先天大道王先生。教在家修行法。令看各種道書及教內外氣功。心弗善也。然又不敢言。　冬。父服闋。付予屬叔父管教。自往福建。佐廈門關事。

〔是年大事〕　洪秀全定都南京。　曾國藩募湘軍。

咸豐四年甲寅十五歲

咸豐五年乙卯十六歲

父在廈門關二年。又回泉州。

咸豐六年丙辰十七歲

予在家讀道書三年。認爲非極則事。如坐針氈。乃佯博叔父歡。助理家政。以懈其防。一日乘叔父外出。予念離家時至。乃打包向南嶽去。歧路多。半途被截回。將予及從弟富國送至泉州。未久。父將田譚二氏接回。舉行婚禮。將予禁錮。與二氏同居而無染。予爲二氏說佛法。亦能領悟。見從弟富國有超俗志。亦時與說法。閨中堂外。胥成淨侶。

咸豐七年丁巳十八歲

〔**是年大事**〕英法聯軍攻陷廣東。

咸豐八年戊午十九歲

予決志離俗。從弟富國同此志。暗探福州鼓山路程。作皮袋歌一章。**見法彙詩偈篇** 留別田譚二氏。與富國同逃至福州鼓山湧泉寺。禮常開老人爲披剃。

〔**是年大事**〕英法聯軍陷大沽。 天津條約成。

咸豐九年己未二十歲

予依鼓山妙蓮和尚圓受具戒。名古巖。又名演徹。字德清。時父在泉州。派人四出尋訪。富國於圓具後行脚參方去後不知踪跡。予隱山後巖洞。禮萬佛懺。不敢露面。時遇虎狼。亦不畏懼。

咸豐十年庚申二十一歲 一八六〇年

居山洞中禮懺。

〔**是年大事**〕 英法聯軍陷北京。帝幸熱河。 訂北京條約。 九國通商。

咸豐十一年辛酉二十二歲

仍居山洞禮懺。

同治元年壬戌二十三歲

予在山洞禮懺已滿三年。一日鼓山職事來告。謂泉州蕭老太爺已告老還鄉。汝可不必匿避。妙老和尚稱汝恆心苦行。但修慧還須修福。汝可回山任職。爲衆作務。予遂回山門。任職事。

〔**是年大事**〕 常勝軍擊敗太平軍於上海。 越南割南部支那與法國。

同治二年癸亥二十四歲

予任職鼓山。

同治三年甲子二十五歲

仍任職鼓山。冬十二月。聞父在湘鄉原籍病故。從此不探問家事。斷絕音書。

（**是年大事**）洪秀全服毒死。太平天國亡。

同治四年乙丑二十六歲

仍任職鼓山。

同治五年丙寅二十七歲

有鄉人來言。謂予父歿後。庶母王氏。領二媳出家爲尼。王氏法名妙淨。田氏法名眞潔。譚氏法名淸節。詳見下宣統二年

予任職鼓山。已滿四年。所當職務。自水頭。園頭。行堂。典座。皆苦行事。中間曾派職事。弗爲也。即寺中常住。時有單䞋。亦不領受。每日僅粥一盂。而體力強健。時山中有古月禪師。爲衆中苦行第一。時與深談。旣而自思。任職多年。修持不無少礙。又思昔日玄奘法師。欲求經西竺。於十年前。先習方言。日行百里。復試絕粒。先由一日起以至若干日。以

防沙漠荒磧。絕水草也。古德苦行。有如此者。我何人斯。敢弗效法。乃辭去職事。盡散衣物。僅一衲。一褲。一履。一簑衣。一蒲團。復向後山中作巖洞生活。

同治六年丁卯二十八歲

同治七年戊辰二十九歲

同治八年己巳三十歲

以上三年住山洞。　此三年中。居則巖穴。食則松毛。及青草葉。渴則飲澗水。日久褲履俱敝。僅一衲蔽體。頭上束金剛圈。鬚髮長盈尺。雙目烱然。人望見之以爲魅怖而走。予亦不與人言談。

初一二年。時見勝境。不以爲異。一心觀照及念佛。處深山大澤中。虎狼不侵。蛇蟲不損。不受人憐。不食人間煙火。幕天席地。萬物皆備於我。心中歡悅。自以爲四禪天人也。夫世人之患。爲口體耳。古人有所謂以一鉢輕萬鍾者。我今並一鉢而無之。無礙自在。因之胸次灑然。體力日強。耳目聰明。步履如飛。自問亦不自知其所以然。後一年。乃隨心所欲。隨意所之。有山可住。有草可食。行行重行行。不覺又一年矣。

同治九年庚午三十一歲一八七〇年

一日行至溫州某山棲息巖中。一禪人訪至。頂禮問曰。「久聞高行。特求開示。」被伊一問。深感慚惶。乃曰。「智識愚昧。少所參學。望上座慈悲指示。」曰。「你如是行徑。有多少年。」乃告以經過。曰。「我亦少有參學。不能與汝說。你可到天台華頂龍泉庵請問融鏡老法師。他是天台第一有道德者。必能饒益汝也。」予直上華頂。至茅庵外。見一僧。問老法師在否。答。「補衣的是。」卽近前頂禮。法師全不顧視。曰。「學人特來親近老法師。望祈垂慈。」師顧視良久。曰。「你是僧耶。道耶。俗耶。」答曰。「僧。」問。「受戒否。」答。「已受具。」問。「你這樣試有多久。」予略述經過。問。「誰教你如此做。」答。「因見古人每多苦行成道。故此想學。」問。「你知道古人持身。還知道古人持心否。觀你作爲。近於外道。皆非正路。枉了十年功夫。巖棲谷飮。壽命萬年。亦不過如楞嚴十種仙之一。去道尙遠。卽進一步。證到初果。亦不過自了漢耳。若菩薩發心。上求下化。自度度人。出世間不離世間法。你勉強絕粒。連褲子都不穿。未免顯奇立異。又何怪功夫不能成片呢。」予被老人痛處一錐。直透到底。復頂禮求開示。師曰。「我教你。若聽。在這裏住。不聽。任去。」曰。「特來親近。焉敢不聽。」師卽贈以衫褲衣履。令剃髮沐浴。作務去。并教看「拖死屍是誰」的話。予從此試粥試飯。及學天臺教觀。勤勞作務。得

師嘉許。

同治十年辛未三十二歲

在龍泉庵侍融鏡法師時有啓發。法師年已八十餘。精嚴戒律。宗教並通。令予多參講座。以利遊方。

同治十一年壬申三十三歲

奉老法師命往國清寺參學「禪制」至方廣寺習『法華』

同治十二年癸酉三十四歲

同治十三年甲戌三十五歲

以上二年。在國清寺習經教。時往茅庵伴鏡老人

光緒元年乙亥三十六歲

至高明寺聽敏曦法師講『法華經』畢。辭別鏡老法師。不無依戀。談數夕。珍重而別。下山經雪竇到岳林寺。聽『阿彌陀經』畢。渡海朝普陀山。在後寺度歲。住普陀時。遍參各寺剎。是年十月潮來一大魚。在千步沙上。不能去。長數十丈。眼大如盆。漁人取肉。破出兩支小木船。有髮及釵釧等物。以魚脊骨作柱墩。其大骨可作梁楺。

又大潮時於潮陽洞來一龍。鱗甲作金光色。四足全身皆現。惟不見首。其尾似魚尾。久之乃去。

光緒二年丙子三十七歲

由普陀回寧波至阿育王寺。寄火食三元一月。拜舍利二藏。以報父母劬勞之恩。至天童寺。聽講「楞嚴宗通。」

光緒三年丁丑三十八歲

自寧波至杭州。朝三天竺。及各處聖境。於半山禮天朗和尚。及長松西堂。在西天目過冬。當予自寧波至杭途中。時際三伏。船小人多。無奈與青年婦女臥鋪相連。夜深熟睡。有撫摩予體者。驚醒。見鄰女卸衣相就。予不敢聲。急起趺坐持呪。女亦不敢動。斯時倘失覺照。敗矣。勉諸修行人。不可不慎也。

光緒四年戊寅三十九歲

至天寧寺。禮清光和尚。在寺過冬。

光緒五年己卯四十歲

至焦山禮大水和尚。時彭玉麐宮保督水師駐此。曾邀予數次談論佛法。及修行途徑。

深生敬信。

（是年大事）日本併琉球

光緒六年庚辰四十一歲一八八〇年

至金山寺親近觀心和尙。新林大定等和尙。禪坐過冬。

光緒七年辛巳四十二歲

至揚州高旻寺。禮朗輝和尙。是年在高旻過冬。禪功尤進。

光緒八年壬午四十三歲

予割愛辭親。出家二十餘年矣。道業未成。隨風飄蕩。心生慚愧。欲報劬勞。擬再東朝南海。北禮五臺。住普陀數月。靜中稍見勝境。發心朝臺。於七月初一日由普陀法華庵起香。三步一拜。以直拜至五臺爲止。時附香者。有徧眞。秋凝。山遐。覺乘等四禪人。渡海後。每日行路不多。中間曾停湖州。及至蘇州常州。四人漸皆退去。予仍向前拜。至南京禮牛頭融祖塔。渡江。止浦口獅子山寺。過年。

（是年大事）法據安南東京灣。

光緒九年癸未四十四歲

由獅子山起香。從蘇北入河南省。經鳳陽亳州。昊陵。嵩山。少林寺。至洛陽白馬寺。曉行夜宿。風雨晦明。如是行。如是拜。一心念菩薩聖號。苦樂飢飽。不縈念矣。臘月至黃河鐵卸渡。(又名鐵謝)過光武陵。初一住店。初二渡河。泊岸天已晚。不敢行。四無人煙。於路旁有一擺小攤之茅棚。亦無人居。歇足此間。趺坐而坐。夜寒甚。大雪漫漫。次早舉目一望。化爲琉璃世界。雪深盈尺。無路可行。過往無人。更不知去向。先則枯坐念佛。飽受飢寒。因草棚並無遮攔。蜷伏一角。既而雪愈大。寒愈甚。腹愈飢。僅存一息。而正念不忘。一日。兩日。三日。如是雪。如是寒。如是飢。漸入迷態。初六午後。雪止。微見日影。然已病莫能興矣。初七日來一丐者。見予臥雪中。致問。予亦不能言。知是凍傷。將雪撥開。以圍棚草烤火。煑黃米粥。令食。得煖氣復生。問「何來。」曰「南海。」問「何去。」曰「朝五臺。」我問丐者貴姓名。曰「姓文名吉。」問「往何處。」曰「來自五臺回長安去。」問「既是五臺寺中。有來往否。」丐曰「人皆識我。」問「此往五臺。路經何處。」曰「由孟縣。懷慶。黃沙嶺。新州。太谷。太原省。代州。峨口。卽到山。若先到祕魔巖。此處有南方僧名清一者。行持甚好。」予問「由此到山多少程。」丐曰「二千零。」及至天晴。丐煑黃米粥。取雪代水。丐指釜中問「南海有這個麼。」予曰「無。」丐曰「吃甚麼。」曰。

「吃水。」釜中雪溶後。丐指釜中水曰。「是甚麼。」予無語。丐曰。「你拜名山何求。」予曰。「生不見母以報親恩。」丐問。「你背負行李路遠天寒。何時能達。勸你不必拜香了。」予曰。「誓願早定。不問年月遠近也。」丐曰。「你願難得。現今天氣好轉。雪尚未化。無路可尋。你向我來的足跡行去罷。此去二十里有小金山。再二十里孟縣。有寺可住。」遂揖別。因雪深不能拜。顧禮足跡。抵小金山掛單。翌日起香過孟縣。由孟縣至懷慶（沁陽）途中將到洪福寺。有一老者名德林。見予在路拜香。近前將香檔接着。曰。「請上座進寺。」喚徒將行李搬入寺。殷勤招待。茶飯後。問「上座由何處拜起。」略述為報親恩由普陀拜起至此。已兩年矣。談次知予出家鼓山。老者不覺下淚曰。「我有同參三人。一衡陽。一福州。三人相伴朝山同住林下三十年。後各分手回家消息斷絕。今聞上座湘音。又是鼓山佛子。恍如見我同參。不覺動念。我今年八十五矣。本寺原甚豐富。近歲稍歉。此場大雪。明年必豐收。上座可留住這裏。」至誠懇切。勉留在寺過年。

光緒十年甲申四十五歲

正月初二日由洪福寺起拜香。抵懷慶府。復回寺寄宿。初三日告別德林老人。大哭不

捨。珍重後期而別。是日到府。城內小南海。不許掛單及留宿。卽出城外宿路邊。是夜腹痛極劇。初四早仍拜行。晚發冷病。初五起痢疾。每日仍勉強拜。至十三日抵黃沙嶺。山頂祇一破廟。無遮蔽。至此已不能行。歇下。不進飲食。日夜瀉數十次。起動無力。廟在山頂。無過往行人。瞑目待斃而已。無悔念也。十五深夜見西邊牆下有人燃火。疑爲匪類。細看久之。見是文吉。心中大喜。呼文先生。彼執火來照曰。「大師父你怎麼還在這裏。」予將經過向伊說。文卽坐身邊安慰我。拿水一杯給我喝。是夕得見文吉身心清淨。十六日。文吉將予之污穢衣服換洗。並給一杯藥與予喝。十七病退。食黃米粥二碗。大汗內外輕快。十八病愈。予謝文吉曰。「兩次危險。都蒙先生救濟。感恩不盡。」文曰。「此小事。」問文「從何處來。」曰。「長安。」問「何去。」曰。「回五臺。」予曰。「可惜我在病。又是拜行。不能追隨先生。」文曰。「看你從去臘到今。拜路不多。那年能到。你身體又不好。決難進行。不必定拜。朝禮亦是一樣。」予曰。「先生美意可感。但我出世不見母親。母爲生我而死。父僅得我一子。我竟背父而逃。父因我而辭官而促壽。昊天罔極。耿耿數十年矣。特此發願朝山。求菩薩加被。願我父母脫苦。早生淨土。任他百難當前。非到聖境。死亦不敢退願也。」文曰。「你誠孝心堅固。也算難得。我今回山。亦無

甚急事。我願代你負行李。伴送行程。你但前拜。輕累許多。心不二念。」予曰。「若能如此。先生功德無量。倘我拜到五臺。願以此功德一半回向父母。早證菩提。一半奉送先生。以酬救助之德。如何。」文曰。「不敢當。你是孝思。我是順便。不必表謝。」文吉在此照應四日。病已大退。

十九日扶病起香。從茲荷物作食。都由文負擔。予妄想頓息。外無物累。內無妄念。病亦日愈。體亦日強。辰旦至暮。可拜行四十五里。亦不覺苦。至二月底到太谷縣離相寺。住持參學林下。見知客禮畢。顧文吉問予曰。「這位是你甚人。」告以故。知客厲聲曰。「出門行脚。不達時務。這幾年北地飢荒。朝甚麼山。甚麼大老官要人服侍。欲想享福。何必出門。你見何處寺門。有俗人掛單。」當下聽其呵責。不敢回聲。予認錯告辭。知客曰。「豈有此理。由你自便。誰叫你來。」予聽話頭不對。即轉過話說。「這位文先生。請到客店住。我在此打擾一單何如。」知客曰。「可爾。」文曰。「此去五臺不遠。我先回去。你慢慢來。你的行李。不久有人代你送上山的。」予苦留不得。取銀酬伊。不受。辭去。後知客改顏悅色。和氣送單。到灶房熱坑上茶。親做麵。陪吃。奇其舉動。又顧左右無人。問曰。「此間常住多少衆。」曰。「我在外江多年。回來住持。連年歲荒。僅留得我一個。糧

亦止此。適才舉動。是遊戲耳。幸勿見怪。」予十分難過。啼笑皆非。勉吃麵半碗。即行告辭。彼留住亦無心答應也。遂到街上旅店找文吉無着。時四月十八。夜月正明。予欲追文吉。星夜向太原府拜香前進。心急起火。次日腦熱。鼻流血不止。二十日到黃土溝白雲寺。（此寺爲孚上座道場）知客見予口流鮮血。不准掛單。勉強過一夜。二十一早進太原城。至極樂寺。飽受責罵。不掛單。二十二早出城禮拜。北門外遇一靑年僧名文賢。見予近前招呼。接過拜櫈行李。請進寺內。愛敬如親。領到方丈陪茶飯。談次予問「大和尚似廿餘歲。又係外省人。何以在此住持。」曰。「我父親在此做官多年。後在平陽府任上。被奸臣所害。母亦氣殞。我含淚出家。此間官紳舊有往還。故邀至此。早想擺脫。今瞻上座道風。心甚傾服。請在這裏長住親近。」予告以發願拜香緣由。住持甚敬信。堅留十日乃放行。送衣物旅費。予概弗受。臨別代攜拜櫈相送十餘里。灑淚而別。時五月初一日也。予向忻州前進。一日早。在途中拜香。後面來一馬車。緩行不越前。予覺避之。車中官人下車。問「大師在路拜甚麼。」告以故。官人亦湘人也。談甚暢洽。彼曰。「若此。我現住峨口白雲寺。你朝臺必經之地。你之行李。我代你先送到。」予感謝之。上車逕去。仍是每日拜香。別無延誤。五月中到白雲寺。代送行李者。即該營營官也。見

予歡迎至營部。優待。休息三日。告辭。送路費禮物不受。彼另派兵將行李銀物逕送顯通寺。予起香到圭峯山祕魔巖獅子窩龍洞等處。山水奇蹤。說之不盡。予以拜香故。未能領略也。五月底至顯通寺。兵弁已將行李送來。下山去矣。

到顯通寺住下。先到附近各剎進香。徧問文吉其人。無有知者。後與一老僧說及情由。老僧合掌曰「文殊菩薩化身也。」予卽頂禮謝。二十二日起香。兩日拜至東臺。月朗星輝。進石室上香。在室內朝夕禮誦禪坐七日。下臺拜那羅延窟。裏糧已盡。六月初一日回顯通寺。初二起香。上華嚴嶺。過夜。初三拜北臺。在中臺過夜。初四拜西臺。過夜。初五回顯通寺。初七拜南臺。在南臺打七。十五下臺回顯通寺。參加六月大佛會。至是爲超生父母拜香三年願畢。

此三年中。除爲疾病所困。風雪所阻。不能拜香外。一心正念。禮拜途中。歷盡艱難。心生歡喜。每每藉境驗心。愈辛苦處。愈覺心安。因此纔悟古人所謂消得一分習氣。便得一分光明。忍得十分煩惱。便證少分菩提。

又於中途所歷諸名勝。自普陀而江浙。而中州。而黃河。而太行。勝地名山。說之不盡。古今遊記。言之甚詳。然不及身歷其境者之爲快。若五臺爲清涼聖境。文殊放光。千丈寒

巖。萬年積雪。石橋橫鎖。樓閣懸空。則非他處所及。予以拜香期內。不及觀賞。還願已畢。稍爲涉足。不欲靈山笑也。

大會圓滿。上大螺頂。拜智慧燈。第一夜無所見。二夜見北臺頂一團火。飛往中臺落下。少頃分爲十餘團。大小不一。第二夜又見中臺空中三團火。飛上飛下。北臺現四五處火團。亦大小不同。

七月初十日。拜謝文殊菩薩下山。由華嚴嶺向北行。至大營渾源南境。朝北嶽恆山。至虎風口。直上。有「朔方第一山」石坊。詣廟。雲級插天。穹碑森立。進香下山。至平陽府（臨汾）朝南北仙窟。城南有堯廟。甚壯麗。南至蒲州（晉西南）虞村。禮漢壽亭侯廟。渡黃河。越潼關。入陝西境。至華陰。登太華山。禮西嶽華山廟。所經攀鎖上千尺幢。百尺峽。及老君犂溝。名勝甚多。留八日。慕夷齊之聖。遊首陽山。至陝境西南香山觀音寺。觀莊王墳。入甘肅境。經涇川平涼等。至崆峒山。歲云暮矣。回香山過年。

光緒十一年乙酉四十六歲

春。離香山。西出大慶關。入陝境。經耀州三原。至咸陽。觀召伯甘棠樹。至長安。城垣雄偉。古跡甚多。城外東北慈恩寺內。大雁塔。浮屠七級。有唐代以下題名碑。大秦景教碑。府

學宮前爲碑林。有七百餘種。城東爲灞橋。環有七十二孔。橋亭折柳。有陽關三疊處。至華嚴寺禮杜順和尚塔。清涼國師塔。至牛頭寺與國寺禮玄奘法師塔。到終南山東五臺。響鼓坡。寶藏寺。白水浪。此處有兩聖僧隱此。到嘉五臺銀洞子五祖窰。至南五臺。晤覺朗。冶開。法忍。體安。法性。諸上人。在此結茅庵。留予同住。法忍住老虎窩。冶開居捨龍椿。法性住湘子洞。予與覺朗體安同住大茅蓬。

三月初一日早殿後。忽見羣星亂飛。天帚星現。久之始沒。不知何兆也。

〔是年大事〕去年中法戰事起。本年和約割安南屬法。

光緒十二年丙戌四十七歲

〔是年大事〕英併緬甸。設臺灣省。

以上兩年。餘在南五臺茅蓬。與諸師同參究。甚有饒益。

二月下山至翠微山。禮皇裕寺。青華山。後安山淨業寺。禮宣祖塔。至草堂寺。禮鳩摩羅什法師道場。遊太白山。高一百八里。六月不溶雪。至二板寺。大板寺。上大龍池頂。水分

光緒十三年丁亥四十八歲

四流。經子午鎮。至漢中府（即南鄭）漢高祖拜將台。包城。諸葛廟。張飛萬年燈諸名

勝。經龍洞背。天雄關。小峨嵋。劍門關。缽盂寺。白馬關。龐統墳。以達四川梓潼縣文昌廟。途中經七曲山。九曲水。劍門關削壁中截。兩崖相嵌如劍。誠所謂一夫當關。萬夫莫開之概。上有姜維城。即伯約駐兵處。棧道難行。如上青天。古人不虛語也。至廣漢之南新都縣。在寶光寺過年。本年入川。踽踽獨行。三衣一缽。都無繫累。徜徉山水。境亦澄心。

光緒十四年戊子四十九歲

正月由寶光寺起程入成都省會。禮昭覺寺文殊院。草堂寺。青羊宮。經華陽雙流南下眉山縣。洪雅縣。至峨嵋山下。由伏虎寺九老洞。（趙公明修行處）上至峨嵋金頂進香。畢。夜看佛光。萬盞明燈。如天星繁聚。其中勝境。說之不盡。於寶光寺參應真上人。住十日。循萬年寺。禮毗盧殿。下山至雅州。經滎經縣入瀘定。過此即川邊境矣。（後改西康省）五月渡瀘。雅安中有大渡河。用鐵索駕瀘定橋長達三十餘丈。人經其上。搖曳動蕩。有戒心焉。向西行經打箭爐裏塘。（即理化）巴塘。（即巴安）北至察木多。（即昌都）西至碩督經阿蘭多。以及拉里。（即加黎）其間地廣人稀。漢藏番蒙夷及猺獞等等種族。語言複雜。能通漢語者百之一二耳。裏塘有貢噶神山。爲喇嘛聖地。巴塘多險峻高山。察木多多河流。各種族多奉喇嘛教。由拉里南行至江達。（即太昭）

過此卽爲西藏境界矣。

入西藏境。過烏蘇江。越拉薩河。卽爲西藏首都拉薩。全藏政教之中樞。西北達布拉山。有高十三層之達布拉宮。殿宇莊嚴。金碧耀目。爲達賴活佛坐床之所。有喇嘛僧二萬人。附近有葛爾丹。別蚌。色拉。三大寺。亦各數千人。予以言語難通。祇於各寺進香。及一禮活佛而已。又西行經貢噶。江孜。至日喀則。（卽扎什倫布）其西有扎什倫布寺。建築宏麗。廣及數里。爲後藏政教領袖班禪活佛坐床之所。有喇嘛僧四五千人。

由川入藏。行及一年。日出而行。日入而息。登山涉水。每數日不遇一人。鳥獸異於中原。風俗堪稱殊異。僧伽不守戒律。多食牛羊。道服劃分紅黃。各立門戶。憶及祇園會時。不知涕之何從也。以歲暮回拉薩過年。

光緒十五年己丑五十歲

予不欲留藏。開春南行。經拉噶。亞東。（卽茅屯）爲由藏往印第一門戶。經不丹國。越重山峻嶺。不知其名。或稱葱嶺。或稱雪山。（卽喜馬拉雅山）有詩云。「何物橫天際。晴空入望中。這般銀世界。無異玉玲瓏」之句。至楊甫城朝佛古跡。至孟加拉大埠。渡錫蘭。朝聖地後。卽附航至緬甸。朝大金塔。至摩羅緬吉帝利。此處有一巨石至奇。稱是

目連尊者安置朝禮甚衆。

七月起程回國。由臘戍過漢龍關。卽雲南境。而免寧龍陵景東蒙化。趙州下關。至大理。觀洱海銀濤。聲聞數里。歎爲奇觀。回國初願。爲朝雞足山。禮迦葉尊者。(入定待彌勒下生)渡洱海。向東北行。經挖色。百担。平沙。山角。安邦大王廟。至靈山一會坊。卽雞足山麓也。半山有鳴歌坪。相傳尊者入山。八國王送至此。不忍去。在山修行。成護法神云。(卽大王廟)直上至迦葉殿。殿中奉尊者像。傳阿難尊者來朝。石門自開。至聖境懸巖。石壁生成一道石門。名華首門。迦葉在內入定。宛若城門。高數十丈。廣十餘丈。雙門關閉。門縫顯然。是日遊客及導引之土人頗多。予進香禮拜時。忽聞大鐘三聲。土人均歡呼禮拜。稱有異人至。則聞鐘鼓魚磬聲。我等曾聞一二次鼓磬聲。未聞大鐘聲也。今師傅禮拜聞大鐘聲。其有道乎。予謝弗敢。時己丑年七月三十日也。

再上山頂。名天柱峯。此爲全山最高處。從山下至此。約三十里。有銅殿一所。楞嚴塔一座。據山志載。全山有三百六十庵。七十二大寺。今則全山不足十寺。僧伽與俗人無殊。子孫相承。各據產業。非本山子孫。不准在山中住。並不留單。予念往昔法會之盛。今日人事之衰。歎息不已。思欲有爲。而不知機緣之何在也。

下山由梁王山。九峯山。至雲南縣。經水目山。靈鷲山。紫溪山。至楚雄府。在西門外高鼎寺住。初到未幾。聞蘭香滿室。執事僧向予致賀。上座至。仙蘭放香。異數也。府志載。山有仙蘭。不見其形。遇真人而放香焉。今日蘭香滿山。上座德感。招待殷勤。堅留久住。予以回湘急。却之。一宿即行。經昆明府。曲靖府。以達貴州省之平彝。循道東行。經貴陽鎮遠入湘西之麻陽芷江。經寶慶府。達衡陽。禮恆誌和尚於岐山。留旬日北行。至湖北武昌。禮志摩和尚於寶通寺。學「大悲懺」法畢。赴九江入廬山。禮志善和尚於海會寺。參加念佛會。過安徽境。遊黃山後。朝九華山。禮地藏王菩薩塔。百歲宮。禮寶悟和尚。此老戒行精嚴。定力第一。渡江至寶華山。禮聖性和尚。留住過年。

此兩年間。身行萬里。除渡海須航外。餘皆步行。水驛山程。霜風雪雨。磧砂峻嶺。島嶼椰椰。境風日變。心月孤懸。體力增強。步履輕捷。不特不覺行旅之苦。反思昔日放逸之非。古人謂讀萬卷書。須行萬里路。良有以也。

光緒十六年庚寅五十一歲 一八九〇年

到宜興。禮仁智和尚。時修顯親寺。是密祖出家處，在此過夏。到句容禮法忍和尚。助其修赤山。住此過冬。

光緒十七年辛卯五十二歲

在金陵伴松巖上人助修淨成寺。時與楊仁山居士往來。參論因明論。般若燈論。住淨成寺過冬。

光緒十八年壬辰五十三歲

約普照。月霞。印蓮諸師同上九華山。修翠峯茅蓬。同住。由普照師主講「華嚴經。」弘五教儀。賢首一宗。歇墜已久。各處聞講教儀。多來赴會。江下賢教。從斯再暢。

光緒十九年癸巳五十四歲

仍在翠峯研究經教。是夏諦閑法師來此同度夏。後自往金山過冬。

〔**是年大事**〕 英法成立協約。劃暹羅南掌地。許暹羅獨立。

光緒二十年甲午五十五歲

仍在翠峯茅蓬研究經教。

〔**是年大事**〕 中日戰役起。

光緒二十一年乙未五十六歲

揚州高旻寺住持月朗到九華。稱今年高旻有朱施主法事。連舊日四七。共打十二個

七。赤山法老人已回寺。仰諸位護持常住。都請回山。將居期。衆推予先下山至大通荻港後。又沿江行。遇水漲。欲渡。舟子索錢六枚。予不名一錢。舟人逕鼓棹去。又行。忽失足墮水浮沈一晝夜。流至采石磯附近。漁者網得之。喚寶積寺僧認之。僧固赤山同住者。驚曰「此德清師也。」舁至寺救甦。時六月二十八日也。然口鼻大小便諸孔流血。居數日。逕赴高旻。知事僧見容瘁。問「有病否。」曰「無。」乃謁月朗和尚。詢山中事後。即請代職。予不允。又不言墮水事。祇求在堂中打七。高旻家風嚴峻。如請職事拒不就者。視爲慢衆。於是表堂。打香板。予順受不語。而病益加劇。血流不止。且小便滴精。以死爲待。在禪堂中晝夜精勤。澄清一念。不知身是何物。經二十餘日。衆病頓愈。旋采石磯住持德岸送衣物來供。見容光煥發。大欣慰。乃舉予墮水事告衆。皆欽歎。禪堂內職不令予輪值。得便修行。從此萬念頓息。工夫「落堂」。晝夜如一。行動如飛。一夕。夜放晚香時。開目一看。忽見大光明如同白晝。內外洞澈。隔垣見香燈師小解。又見西單師在圊中。遠及河中行船。兩岸樹木種種色色。悉皆了見。是時纔鳴三板耳。翌日。詢問香燈及西單。果然。予知是境。不以爲異。至臘月八七第三晚。六枝香開靜時。護七例冲開水。濺予手上。茶杯墮地。一聲破碎。頓斷疑根。慶快平生。如從夢醒。自念出家漂泊數十年。

於黃河茅棚。被個俗漢一問。不知水是甚麼。若果當時踏翻鍋灶。看文吉有何言語。此次若不墮水大病。若不遇順攝逆攝。知識教化。幾乎錯過一生。那有今朝。因述偈曰。

杯子撲落地　響聲明瀝瀝
虛空粉碎也　狂心當下息

又偈

燙着手　打碎杯　家破人亡語難開
春到花香處處秀　山河大地是如來

〔是年大事〕馬關條約成。割臺灣遼東半島給日本。俄德法勸日本歸還遼東半島。

光緒二十二年丙申五十七歲

夏至鎭江金山寺過戒期。大定老和尙留住過冬。

光緒二十三年丁酉五十八歲

由金山往朝狼山。禮大勢至菩薩回。被道明和尙請到揚州。助理重寧寺。四月通智法師在焦山講『楞嚴經』。聽衆千人。命予講偏座。講經畢。別衆下山。

予以生而無母。未見慈容。僅於在家時覩真儀耳。每思之。輒覺心痛。夙願往阿育王寺。禮舍利。燃指供佛。超度慈親。遂往寧波時幻人法師及寄禪和尚（八指頭陀）等維護天童海岸和尚修育王山志。俱邀予助。予以有願而來也。悉婉謝之。拜舍利。每日從三板起。至晚間開大靜。除殿堂外。不用蒲團。展大具每日定三千拜。忽一夜在禪坐中。似夢非夢。見空中金龍一條。飛落舍利殿前天池內。長數丈。金光晃耀。予騎上龍脊。即騰空至一處。山水秀麗。花木清幽。樓閣宮殿。莊嚴奇妙。見母在樓閣上瞻眺。予即大叫母親。請你騎上龍來到西方去。龍即下降。夢即驚醒。覺得身心清爽。境界憭然。平生夢母。祇此一次。

從此每有人覩舍利。皆參加。衆說非一。予觀多次。初見大如綠豆。紫黑色。至十月半兩藏拜完。再看。大亦如前。已變爲赤珠有光。再拜。急於求驗。遍身瘦痛。看舍利大逾黃豆。色黃白各半。至此確信舍利之因根境而示現也。急於求驗。增加禮拜。至十一月初。大病頓發。全不能拜。病近沈重。進如意寮。服藥罔效。臥不能坐。此時承顯親首座宗亮監院。與盧姑娘等。多方施救。費財費力。終不見效。衆皆以爲世緣盡矣。予亦聽之。第以燃指不成。心生焦慮。

至十六日有八人入寮視予。皆爲燃指來者。以爲予病尙不重而求伴也。予聞之。知明日爲燃指期。堅請參加首座等皆不贊許。恐危險。予不覺淚如泉湧。曰「生死誰能免者。我欲報母恩發願燃指。倘因病中止。生亦何益。願以死爲休矣。」宗亮監院時年祇二十一歲 聞之亦流淚。曰「你不要煩惱。我助你成就。明日齋歸我請。我先爲你布置。」予合掌謝之。

十七早。宗亮請他師弟宗信幫燃。數人輪流扶上大殿禮佛。經種種儀節禮誦。及大衆念懺悔文。予一心念佛。超度慈母。初尙覺痛苦。繼而心漸清定。終而智覺朗然。念至「法界藏身阿彌陀佛。」予全身八萬四千毛孔。一齊豎起。指已燃畢。予自起立禮佛。不用人扶。此時不知自己之有病也。於是步行酬謝大衆。回寮。咸歎希有。卽日遷出如意寮。翌日入鹽水泡一天。亦未流血。不數日膚肉完復。漸漸恢復禮拜。留住阿育王寺過年。

〔附註〕 寺原名阿育王。後改爲廣利。在寧波鄞縣南鄉四十里鄮山。昔佛滅度百年後。中天竺阿育王治國。將佛舍利八萬四千。藏之寶塔。役使鬼神。分置地中。東震旦國有十九處。次第出現。如五臺育王是也。五臺閟於大塔中不易見。育王於晉武

帝太康三年。慧達禮拜請求。乃從地湧出。遂建寺藏於石塔中。塔門常鎖。有欲觀舍利者先通知塔主。殿中禮佛。跪殿外階沿。凡欲覩者依次而跪。塔主請塔出。塔高一尺四寸。周圍亦祇尺餘。塔之中級內空中懸一寶心鐘。有一針。舍利附於針端。觀者大小多少動定不一。平常有見一粒或三四粒者。青黃赤白各異。有見蓮花及佛像者爲勝緣。明萬歷間。吏部尚書陸光祖與親友來參。初如小豆。次如大豆。次如棗。次大如瓜。更大如車輪。光明朗耀。心目清涼。時舍利殿壞。陸重修之。莊嚴至今。如來大慈。留此法身真體。使後世衆生生正信心也。

光緒二十四年戊戌五十九歲

〔是年大事〕　德租膠州灣。　朝鮮王稱大漢皇帝。

春初在阿育王寺。因寧波七塔寺鑄大鐘。歸依老和尚本來和尚。請默庵法師講『法華經』來阿育王寺。請予附講。遂往寧波七塔寺。經畢。往宜興銅棺山結茅蓬過年。

〔是年大事〕　戊戌政變。　俄租旅順大連。　英租威海衞。

光緒二十五年己亥六十歲

結森寶林。二上人。邀赴丹陽重修仙台觀。在此過夏。七月至句容。赤山法忍和尚付茅

蓬。過冬。

〔是年大事〕　法租廣州灣。　英租九龍半島。

光緒二十六年庚子六十一歲 一九〇〇年

予在江浙已住十年。又思遠遊。其目的擬再朝五臺後入終南修隱。遂離赤山。先到鎮江揚州。朝雲臺山入山東朝東嶽泰山東趨牢山。訪那羅延窟（即憨山老人海印寺）旋到曲阜禮孔廟。孔陵。

於西行道中夜宿一破廟。空無一物。祇有一朽棺。其蓋仰。知無人。即於蓋上宿。夜半。棺中大動數次。忽有聲曰「我要出來。」問之「你是人是鬼。」曰「是人。」問「是甚麼人。」曰「是討飯的。」予乃笑起讓其出。狀醜如鬼。問予是何人。曰「和尚。」其人怒謂予壓其頭上。幾用武。予謂我坐棺蓋上。你動都不能動。還講打。其人氣餒。自往小解後。還臥棺內。天將曙。予亦行矣。

時義和團在山東各縣。已有亂兆。一日於途中遇一洋兵。以槍相向問「怕死否。」予曰「倘該死汝手。任便。」洋兵見予神色不動。曰「好的你去。」予遂趕赴五臺行香畢。欲赴終南。以亂事日甚。仍退回北京。游西域寺。禮石藏經。於潭柘山訪異行僧。至戒

臺寺禮豐飛缽禪師塔。紅螺山參加念佛道場。遊大鐘寺。觀姚廣孝所鑄八萬七千觔銅鐘。高一丈五尺。紐高七尺。徑一丈四尺。外鑄「華嚴經」一部。內「法華經」一部。以「金剛經」鎖邊。其紐「楞嚴咒」。爲永樂帝薦聖母鑄也。回城南龍泉寺住。

五月團亂日熾。以「扶清滅洋」爲號召。殺日本使館書記及德國公使。皇太后陰縱之。至本月十七日。竟下詔與各國宣戰。京中大亂。六月天津失守。七月聯軍陷北京。時王公大臣有住龍泉寺者。與予相熟。乃勸予偕伊等隨扈蹕西行。在兵荒馬亂中。已無所謂「馬隨春仗識天驕」矣。日夜趕程。艱苦萬狀。行至阜平縣。始聞甘藩岑春煊以勤王兵至。帝后大喜。乃護駕出長城。入山西雁門關。其地有雲門寺。一老僧已一百二十四歲。帝賜黃綾。及建坊。又西行至平陽。遍地饑荒。人民以芋葉薯葉進。帝后食而甘之。至西安。帝住撫院。時饑民遍地。有食死屍者。諭禁之。四城設八施飯廠。大小村鎮亦然。巡撫岑春煊請予至臥龍寺建息災法會。佛事畢。東霞老和尚留住臥龍寺。予以駕駐西安。囂煩日甚。潛去。十月上終南山結茅。覓得嘉五臺後獅子巖地幽僻。爲杜外擾計。改號「虛雲」自此始。山乏水。飲積雪。充饑恃自種野菜。是時山中有本昌師住破石山。妙蓮師住關帝廟。道明師住五華洞。妙圓師住老茅蓬。脩圓師青山師住後山。青

山湘人也。山衆多尊之。與予住較近。多有來往。次年八月。復成月霞了塵三師至庵。一見詫曰。「幾年不知你消息。誰知你睡在這裏。」予笑曰。「這裏且置。如何是那裏。」衆行禮。吃芋畢。送住破石山。月師曰。「赤山法老人厭煩。現在漢陽歸元寺講『法華』欲來北地。特屬先來尋地。」約予同行。予方習靜。却之。及打七畢。化城引月。復戒等到翠微山相地回。月師云甚當意。予謂「此地北向白虎太白。後無靠山。似非善地」彼等不聽。遂招後果。

冬至青山老人。囑赴長安市物。事畢適大雪。上山至新茅蓬。下石壁懸崖間。墮雪窟中。大號。近棚一全上人來救。予出。衣內外皆溼。且將入夜。念明日雪當封山沒徑。乘夜撥雪歸。詣青師處。見予狼狽。嗤爲不濟事。笑領之。乃返棚度歲。

(**是年大事**) 義和團起。聯軍攻陷津京。

光緒二十七年辛丑六十二歲

春夏予仍居茅蓬。赤山法老人抵陝。結庵翠微山。來六十餘人。半住皇裕寺。(即唐太宗避暑處。)半住新庵及興善寺。時蘇軍門在北地開水田。將鴨伯灘地百頃。送翠微山作僧糧。土人謂世代居此。要將田易地。僧不肯。興訟。敗於理。法老人大受氣。次年老

人南返。盡將器物歸之體安。月霞。餘衆四散。每念此事之艱。稍一恃強。終招禍害。此次南僧到北地。受影響不少。而山川形氣。亦不無關係也。

歲行盡矣。萬山積雪。嚴寒徹骨。予獨居茅蓬中。身心清淨。一日煑芋釜中。跏趺待熟。不覺定去。

〔是年大事〕 辛丑和約成。 賠款四萬五千萬兩。 十月聯軍退出京師。 十一月太后挈帝回鑾北京。

光緒二十八年壬寅六十三歲

去歲暮。入定不知時日。山中鄰棚復成師等。訝予久不至。來茅蓬賀年。見棚外虎跡徧滿。無人足跡。入視。見予在定中。乃以磬開靜。問曰。「已食否。」曰。「未。芋在釜度已熟矣。」發視之。已霉高寸許。堅冰如石。復成訝曰。「你一定已半月矣。」相與烹雪煑芋飽餐而去。復師去後。不數日。遠近僧俗咸來視予。厭於酬答。乃宵遁。一肩行李。又向萬里無寸草處去。

先至太白山。居巖洞中。不數日。戒塵師踵跡至。相約遠游。其目的地為峨嵋。乃出寶鴨口。至紫柏山。過妙臺子。游張良廟。過招化縣。觀張飛柏。行至成都。住寺小憩。遂由嘉定

抵峨嵋山登金頂。觀佛光。與雞足山佛光無異。夜看萬盞明燈。與五臺拜智慧燈相同。至錫瓦殿。禮眞應老和尙。年七十餘矣。爲全山領袖。宗門知識也。歡留數日。下山循洗象池。大峨寺。長老坪。毗盧殿。峨嵋縣。峽江縣。抵銀村。過流沙河。適水漲。從早至午候船到。衆皆上船。予讓戒塵先登。以行李遞上。余正欲過船。索忽斷。流復急。余以右手攀船弦。船小人多。稍側卽覆。予不動。從流而下。浸在水中。至暮。船泊岸。衆牽予上。衣褌及兩足。皆被小石割破矣。天寒下雨。行抵曬經關。旅店不宿僧人。街外有一廟。一僧住守。求宿再三不許。令宿門外戲臺底。地溼衣溼。以錢向僧買禾草。伊拖來兩把溼稈。亦燒不着。只得忍受。與戒師坐至天明。買得幾個苦蕎粑食之。忍着痛。仍前進。過火燃山。達建昌寧遠府。至會理州。入雲南省界。過永北縣。朝觀音菩薩聖蹟。渡金沙江。朝雞足山。樹下宿。復聞石門內魚磬聲。翌日。上金頂。各處進香畢。又復起念。佛祖道場。衰敗至此。全滇僧規墮落至此。發願在山結一庵。以接待朝山者。又爲地方子孫寺廟所禁。思之雪涕。乃下山抵昆明府。得護法居士岑寬慈。留住福興寺。予閉關。戒塵爲護。是年在關中度歲。

光緒二十九年癸卯六十四歲

予在關中。迎祥寺一僧人至。稱寺有放生雄雞重數斤。極兇惡好鬥。羣雞皆被傷冠羽。予卽爲說皈戒。且教令念佛。未久不復鬥。獨棲樹上不傷蟲。不與不食。久之聞鐘磬卽隨衆上殿。課畢仍棲樹上。教以念佛。卽作佛佛佛聲音。後二年。一日晚課畢。站立舉首。張翅三扇。作念佛狀。立化。數日不變。龕以葬之。予爲之銘曰。

好鬥成性此雞雄。傷冠拔羽血流紅。知畏奉戒狂心歇。素食孤棲不害蟲。兩目瞻仰黃金相。念佛喔喔何從容。旋繞三匝奄然化。衆生與佛將毋同。

光緒三十年甲辰六十五歲

春。諸護法曁皈化寺和尚契敏。懇請出關。到寺講『圓覺經』。『四十二章經』。皈依者三千餘人。秋。夢佛上人請到筇竹寺講『楞嚴經』。卽在該寺刊『楞嚴經』及「寒山詩」。板存寺。請傳戒。法事畢。大理提督張軍門松林。李軍門福興。率衆官紳。迎至大理府住三塔崇聖寺。請講『法華經』。皈依者又數千人。李提督福興欲留住崇聖寺。予曰「吾不住城市。早有願在雞山掛單而山上子孫不許。今諸位護法能爲圖一片地。願開單接衆。以挽救滇中僧衆。恢復迦葉道場。此衲所願也」。衆稱善。乃令賓川縣知縣辦理。於山中覓得一破院。名鉢盂庵。居之。雖住無房屋。餐無宿糧。然十方四衆

來者皆禮接之。

鉢盂庵自嘉慶後已無人住。因大門外右方有一巨石白虎不祥。擬在此地鑿一放生池僱工斫之不碎。即去土察之。無根石高九尺四寸。寬七尺六寸。頂平可跏趺坐。招包工移左二十八丈來工人百餘。拼力三天。無法動不顧而去。予禱之伽藍。諷佛呪。率十餘僧人移之左哄動衆觀。驚爲神助。好事者題爲「雲移石」。士大夫題詠甚多。予亦有詩紀之曰。

嵯峨怪石挺奇踪。苔蘚猶存太古封。天未補完留待我。雲看變化欲從龍。移山敢笑愚公拙。聽法疑曾虎阜逢。自此八風吹不動。凌霄長伴兩三松。鉢盂峯擁梵王宮。金色頭陀舊有踪。訪道敢辭來萬里。入山今已度千重。年深嶺石痕留蘚。月朗池魚影戲松。俯瞰九州塵外物。天風吹送數聲鐘。

重修寺宇接待十方事既展開。急於募化。乃留戒塵師料理內務。予獨往騰衝。由下關至永昌過和木樹。此地數百里犅犖難行。官民從來未曾修理。聞土人言有一外省僧人自發心苦行修路。不募捐。任來往者助火食。數十年來不曾退變。此路得該僧修理。十九通行。蒲漂人甚德之。欲修孔雀明王寺居之。他不願。祗顧修路。予聞而異之。循道

前進。將暮。遇於途。見其荷鋤擔畚將歸也。上前問訊。彼瞠目不語。予亦不顧。隨伊到寺。見其放下鋤具。上蒲團坐。予參禮。他亦不視不語。予亦向伊對坐。次早。伊作飯。予爲燒火。飯熟。亦不招呼。予取缽盛食。食畢。伊荷鋤。予負箕。共同搬石挖泥鋪沙。共同起止。如是十餘日。未造一語。彼此安之。

一夕。明月如晝。予在寺外大石上趺坐。夜涯未歸。伊輕步至予後背。大喝曰。「在此做甚麼。」予徽啓目緩聲應曰。「看月。」伊曰。「月在何處。」予曰。「大好霞光。」伊曰。「徒多魚目真難辨。休認虹霓是彩霞。」予曰。「光含萬象無今古。不屬陰陽絕障遮。」伊執予手大笑曰。「深夜請回休息。」次日。歡然敘話。自言是「湘潭人。名禪修。少出家。二十四歲在金山禪堂得個休歇處。後朝山到藏。由緬回國。見此路崎嶇。人馬可憐。因感持地菩薩往行。獨修此路在此數十年。現八十三歲矣。不曾遇知己。今幸有緣。始一傾吐。」予亦告以出家因緣。次日早飯後。予告辭。彼此大笑而別。

往騰衝募化。住湖南會館。行單未卸。有穿孝服者數人來叩禮云。「請和尚念經。」予曰。「我非應赴經僧。」孝子曰。「爲你們和尚念。」予曰。「此地聽說無和尚。」會館首事人爲之釋曰。「大師要去念經事甚巧合。今日來者。爲吳太史之曾孫。太史生平。

修持甚謹。數十年間。皆稱吳老太爺爲善人今壽八十餘矣。兒孫數十人。膺孝廉科者數人。秀士更多。日前去世時。自言是和尚。遺囑以僧衣殮。不許哭泣。不許殺牲。不許請師巫誦經。並謂將有高僧來爲之超度。盤膝坐脫。經日面目如生。今日師來。得非法緣。」予許之。到其家誦經。放施食七日。闔邑官紳士庶咸來隨喜。願歸依者又千餘人。官紳擬留予住騰衝。予曰。「我爲修雞足山來此募化。不能住也。」衆皆歡喜踴躍樂捐鉅款。於是回山備糧。建造房屋。立定規約。坐香講經。重振律儀。傳受戒法。是年四衆求戒者七百餘人。至是山中諸寺。亦漸改革。着僧衣。喫素菜。且上殿掛單矣。

〔附記〕 一。陳太守蘭卿。原籍浙江紹興。生長昆明。歸依昆明西山巖棲和尚。志心念佛。常持『金剛經。』工畫蘭草螃蟹。人爭寶之。其早年回籍應試時。初到杭州。宛如故里。忽憶前生係西湖瑪瑙寺僧。嘗對友預言寺中景況。及舊住寮房內之陳設。乃至庭院中花木等。歷歷如繪。羣疑其誕。夥之到寺。果如所云。又言其妻前生爲瑪瑙寺旁木魚舖掌櫃婦。曾供養袈裟一領。致結今緣。人聞益信而異之。其生平福報甚厚。子孫數十人。雖信佛念佛而無再披緇之意。光緒三十年。余住昆明福興寺。常相往來。屢警之弗省也。經云。『富貴學道難。』惜哉。

二。騰衝東門外萬佛寺有老僧。一生念佛。誦『金剛經』行至篤。吳太史祖父常供養之。其媳將娩。忽見老僧入室。太史即生。異而趨視。僧果寂矣。

三。昆明燃燈寺僧妙湛。志心念佛。能背誦『華嚴經』一衲之外無餘物。專弘淨土。道風廣播。時雲貴總督岑毓英王文韶。極敬信之。請至官衙供養。嗣王入京。官大學士。一日書房宴坐間。忽見湛來。俄報妾生子矣。即電昆明探詢。知僧同時入滅。

四。唐蓂賡嘗語余。其前身爲招通府關帝廟僧。念佛誦經。苦行自持。乃祖深信佛經。嘗供養諸僧。當蓂賡生時。該寺住持適至。渠常欲出家。終不果云。

附語曰。自佛教東來。各宗踵興。法法皆可了生死。永嘉云「了則業障本來空。未了還須償宿債。」了與未了。行者一揆。殊途同歸。何容措論。此數僧者。行持真實。著人耳目。皆爲予所親聞。要亦暫時岐路耳。附此以告一切行人。應自警策。

〔**是年大事**〕 日俄開戰。中國宣言局外中立。

光緒三十一年乙巳六十六歲

春。石鐘寺寶林老和尚。請在該寺傳戒。求戒者八百餘人。法事畢。戒塵在缽盂庵閉關。余往南洋宏化。至南甸太平寺。講『阿彌陀經』畢。歸依者數百人。畢。循千崖。越過

野人山。到新街。瓦城。因在野人山染瘴毒。至此發作。重病。在路邊棚廠。晝夜發燒。扶病到柳洞觀音寺。有一中國僧人。名定如者。予向伊行禮。不顧。乃在殿下趺座。至晚伊鳴磬上殿。予幫敲鐘鼓。懺悔文畢。唱殺殺殺三拜。翌早上殿。誦畢。三拜。亦一樣唱。予異之。故不去。早午晚葱蒜牛奶雜食。予不食。亦不言。飲水而已。伊窺知之。令飯粥不下葱蒜。予乃得食。至第七日。伊請予吃茶。詢其拜殺之故。曰「殺鬼子。伊原籍寶慶。父在滇任武官死。遂出家。在普陀接法。從竹禪和尚學畫。前十餘年由港到星洲。船中備受洋人虐待。極難堪。終身恨之。現在此間鬻畫。人多珍之。故齋糧弗缺。十年來僧人過此。裝模作樣。脾氣古怪。難得你圓融無礙。故敢對你實說。」予勸以怨親平等。氣仍未消也。予病漸好。告辭。堅留。予告以募緣之故。乃由伊送路費糧食。買車票發電至仰光。囑高萬邦居士接車。殷勤而別。

到仰光。高居士全家及龍華寺監院性源等到接。寓高家。備極優待。曰「妙老和尚常念師苦行。幾十年未知消息。今聞師來。甚喜。近有訊來。欲回唐山修寧德龜山云。」連日陪遊大金塔。參觀各聖境畢。告辭。恐老人急於回國也。高居士送上船。並電檳榔嶼極樂寺接船。船到埠。因船中有病疫死者。懸旗「打限。」即要船上人在遠處山上受

檢驗也。千餘人上山。上無遮蓋。一任日曬夜雨。每日發米一小碗。蘿蔔二。自煑食。醫生來每日看二次。七日人去一半。十日人都去盡。獨留予一人。心焦急。病日加重。益形悽苦。漸不能進食。至十八日。醫來令移一淨屋。無人居。心喜之。有一老人巡視。問之。爲泉州人。伊嘆曰。「此房是病人將死者。乃令住之。以爲剖腹之備。」予說明往極樂寺。老人動念曰。「我取藥與你喫。」煎來神粬茶一碗。喫了兩天。略好。老人告予曰。「醫生來。聽我在外面咳聲。你卽起。振作精神。拿藥與你。你不要喫。」醫生來。果如言。但以藥開水。迫令食。無奈強食之。醫去。老人來問藥事。予曰。「已喫矣。」老人驚曰。「難活了。明天卽來生剖。我給點藥你喫。望佛祖祐你。」次早老人來看。我坐地上。睜眼不見人。老人抱予起。滿地是血。老人又拿藥來。喫下。急爲予換衣。洗淨地。嘆曰。「別人喫了。昨天的藥水。不等斷氣。就開刀了。你不該死。佛有靈也。九點鐘。醫生來。我作咳聲。你裝神氣些。」時至。醫來。見我指一指。笑笑而去。問老人。曰。「他笑你不該死耳。」予告以高居士送我些錢。請你幫忙送點錢給醫生。放我出去。卽取四十元給老人。二十元以謝照顧之意。老人曰。「我不要你的錢。今天醫生是紅毛人。不可以說。明日是吉伶人。可以講。」是晚。老人來說。「已與番人講好。送二十四元。明天可以放行。」聽之心安。謝

老人。次早醫來看畢。喚船過海。老人扶予上船。僱小車送到廣福宮。客堂見形容怪狀。坐二句鐘。無人過問。不禁悲感交集。喜不死於異域人之手。而悲知客僧之不知職責也。最後一老者出。即覺空首座。予稱弟子某甲頂禮拜下。已不能起。老者扶起坐。曰「高居士已來電二十多日。不知消息。老和尚與大衆都急。你怎麽弄成這樣。」此時老少聚滿一堂。百般現成。一室生春矣。噫。未幾。妙老和尚趕至。曰「天天望你消息。怕你遭險。我欲回閩修龜山。聽說你來。故在此候。」予曰。「弟子罪過。」敍述一番經歷。老人及大衆驚喜。合掌念佛。同回極樂寺。老人令服藥。予曰「既已到家。妄念頓歇。將息數日便好了。」後老人見予每靜坐數日。誡曰「南洋天氣炎熱。與內地不同。久坐恐戕色身。」予不覺也。老人曰。「你在此講一部『法華經』結結緣。我即回國。你俟經畢。勿先回滇。來鼓山一轉。我有事與汝說也。」送老人上船後。開講。歸依者數百人。馬六甲埠諸護法。請到青雲亭講『藥師經』。旋到吉隆坡。葉佛佑黃雲帆居士等。請至靈山寺講『楞伽經』。在各埠講經畢。前後歸依者萬餘人。

冬。滇省全體僧衆來電。謂政府提寺產寄禪（即八指頭陀）等有電來約。請速回。共圖挽救云。以歲暮在即。留吉隆坡過年。

（是年大事）清廷明令廢科舉。

光緒三十二年丙午六十七歲

春。回國。船經臺灣。參觀靈泉寺。至日本參觀各地佛寺。是時中日兩國正暗中磨擦。對中國僧人每多注意。更禁日僧來華。予欲聯合中日佛徒事。以此緩進。

三月。回國。抵滬。與佛教會代表寄禪師等同進京請願。抵京住賢良寺。僧錄司法安。龍泉寺道興。觀音寺覺光諸師。親自招待。肅親王善耆。請予為其太福晉說戒法。以及庚子隨鑾時各王公大臣舊友。多來相視。策劃上奏諸事。得各護法幫助甚多。諸事順利。奏上。奉上諭。

光緒三十二年　月　日

上諭。前因籌辦捐款。疊頒諭旨。不准巧立名目。苛擾貧民。近聞各省辦理學堂工廠。諸多苛擾。甚至捐及方外。殊屬不成事體。着各該督撫飭令地方官。凡有大小寺院。及一切僧眾產業。一律由地方官保護。不准刁紳蠹役。藉端滋擾。至地方要政。亦不得勒捐廟產。以端政體。欽此。

此諭頒後。各省提寺產之風。遂告平息。

予留京師。商諸護法。以自清朝開國以來。於雲南地方未有頒發龍藏。似應奏請頒藏經全部。法惠遐陬。旋由肅親王發起。總管內務府大臣奏曰。

爲請旨事。據僧錄司掌印僧人法安稟明。雲南省大理府賓川縣雞足山鉢盂峯迎祥寺住持僧人虛雲呈稱。本寺係爲名山古刹道場。缺少藏經。願欲請頒龍藏一份。永遠供奉。查此山寺。即迦葉尊者勝會。其寺實屬古刹。請頒龍藏。爲崇佛法經民政部尚書肅。柏林寺住持澄海。龍興寺住持道興等。加結前來。謹據情奏請。如蒙諭允。

應由臣衙門傳知僧錄司。轉飭辦理。爲此謹奏。請旨

光緒三十二年六月六日。准奏。硃批奉旨依議欽此。

光緒三十二年七月二十日奉

上諭。雲南雞足山鉢盂峯迎祥寺加贈名護國祝聖禪寺。欽賜龍藏。鑾駕全副。

欽命方丈。御賜紫衣鉢具。欽賜玉印。錫杖如意。

封賜住持虛雲。佛慈洪法大師之號。奉旨回山傳戒。護國佑民。內務府大臣傳知虛雲。謹領各件回山。永鎮山門。善爲布教。地方官民。一體虔奉。加意保護。毋得輕褻。此諭。

光緒三十二年七月　日給

請藏諸事業已辦竣。二十日接鼓山妙老來書曰。「藏經起行。先到廈門。由南洋運滇。經暫留廈。汝速回鼓山一晤。」

此次奉經南回。在京中各護法出力甚多。然由京至滬。由滬至廈。得養真宮轉道和尚。佛頂山文質和尚。助力不少也。予以歲逼。在北京過年。

光緒三十三年丁未六十八歲

春正月。運經出京。先至滬。及廈門。全仗文質轉道兩師布置。方抵廈。忽接鼓山來電。請妙蓮老和尚於正月在龜山圓寂。是時廈門諸山長老僧衆到鼓山參加老人荼毗禮。靈塔移鼓山下院。籌備後事。予即兼程赴鼓山。建塔傳冥戒等事。日夜忙碌。至四月十日進塔。當塔工竣後。半月滂沱大雨。衆憂之。初八菩薩戒畢。天啓晴。初九大晴。是日官紳士庶來山者絡繹於道。初十入塔時。天坪祭齋百桌。大衆誦經。上供畢。念變食真言時。忽一陣旋風。將諸祭品旋於空中。靈龕頂一道霞光。直貫塔頂。衆皆贊歎。禮畢。回寺又大雨滂沱矣。其靈骨以一半入塔。一半運南洋極樂寺供養。

當奉迎藏經與妙老人骨灰南行至檳榔嶼時。觀音亭及大衆迎者數千人。當誦經畢。

念變食真言時。又忽起旋風。將萬花吹散。靈龕頂涌白光。直透二里外之塔頂。此二事予親手所作。耳所聞。目所見者也。佛云『密行難思議』論老人平生修持事。予所未知。亦未主行於禪淨。惟以修建寺院接衆結緣爲務。末後因緣。有斯奇特。予自從披剃後。流蕩四方。久未侍奉。且數十年不通音訊。有負師恩。然最後因緣。爲其料理龕塔。分光舍利。憶其屢囑諸事。又似有前知者。難以愚測。略敘事實。俟證將來。

乘船到丹那觀音亭請講『心經』後。轉船赴暹羅。船中無素食。終日趺坐。有一英人。過予座前。屢目予多次。問曰「和尚去那裏的。」知通華語。答曰「往雲南。」伊即邀予至客房坐。出糕餅牛奶。予不食。問「你是雲南何處」答曰。「雞足山迎祥寺。」曰。「此寺規矩甚好。」問「先生曾至此何幹。」曰「做過騰衝昆明領事官到處參觀過寺院。」英領事問予「到外國何事。」告以「請藏經回滇。因路費缺乏。先到檳榔嶼化緣。」問「你有公文否。」出公文證據及緣簿示之。領事即於簿上寫三千元。亦奇緣也。請余食素餐炒飯。同船到暹羅上岸分手。

予住龍泉寺。講『地藏經』。期內英領事到寺相看。付三千元現款而去。他去後。予以回滇建藏經殿。需款甚鉅。非數萬金不可。而此行所獲無多。於講『地藏經』畢。數日

後即續講『普門品』。聽者數百衆。

一日趺坐。定去。忘記講經。一定九日。哄動暹京。自國王大臣。以至男女善信。咸來羅拜。出定後。講經畢。國王請至宮中誦經。百般供養。肅誠歸依。官紳士庶歸依者數千人。此次定後。足生痳痺。始只行動有礙。後則全身如枯木。不能執箸。食要人餵。護法聘中西醫診治。針灸服藥。俱無效。甚至口不能言。目不能見。羣醫束手。惟身心泠然。並無痛苦。一切事皆放下。獨有一事放不下。因有匯票縫在衣領。無人知者。口不能言。手不能寫。萬一化身時。一火燒去。則藏經不能到。雞山殿閣不能修建。這筆因果如何能負。思深淚下。默祈迦葉尊者加被。時有昔日終南同住之妙圓師。見予下淚。口微動。即近湊耳傾聽。囑其取荼禱迦葉。服下。心內清涼。即入夢。見一老僧如迦葉狀。坐予身邊。以右手摩我頭曰。「比丘衣鉢。誡勿離身。汝不須憂。以衣鉢作枕。就好了。」聽畢。即取衣鉢作枕。回頭已不見尊者。通身汗下。當下悅樂不能說。予稍能言。令妙師到華陀前求方藥。只木櫛、夜明砂二味。服後目能視。口能言。再求一方。只赤小豆一味。以豆煑粥充飲食。不准吃雜物。吃二天。頭略能動。再求仍是赤小豆。從此以豆爲食。大小便通。穢如黑漆。漸漸知痛癢。能起能行。先後二十餘日矣。謝大衆勞心費力。妙圓師日夜護持。尤可

感也。禮謝華陀願以後建伽藍殿。必設師位。屢卜筶杯。皆如意。病愈續講『起信論』。將畢。檳榔嶼極樂寺派善欽寶月二師來接。蒙暹羅宮內及諸王大臣。護法居士男女善信。都來送行贈資。得款甚鉅。以予誦經事。暹王送洞裏地三百頃。予送與極樂寺交善慶和尚。在此設樹膠廠。予與欽月二師同在廠過年。

(是年大事) 改奉天吉林黑龍江爲行省。

光緒三十四年戊申六十九歲

春。予在洞裏膠廠。偕善慶和尚到雪蘭峨觀音閣。此道場係慶老自建者。旋至怡保大小霹靂各處參觀。後轉往極樂寺。講『起信論』『行願品』。所經各埠信心歸依者甚衆。都在忙鬧酬應中過日。在極樂寺講經畢。即閉方便關。暫停講及不會客。在寺過年。

(是年大事) 十月二十一日帝崩。廟號德宗。 二十二日慈禧太后崩。

宣統元年己酉七十歲

予由檳榔嶼運經起行。抵仰光。高萬邦居士到接。留住高家月餘。親自送至瓦城高居士在仰光請一尊玉臥佛。擬送祝聖寺供養。船到新街。住觀音亭。僱馱馬到雞足山。以

物件太多。分處三百餘馱。獨有玉佛太重。馬不能任。僱不出人。暫奉於觀音亭。至後數年。乃請回山。高居士留此四十餘天。親自料理。施財施力。誠爲難得。人馬同行。幾及千衆。經騰衝。下關各鎮。多承地方迎接。在路上數十日。人馬平安。獨由下關進大理時。忽雷電交作。洱海波騰。雲氣變幻。作奇景而無雨。至寺門。行迎經大典。安妥。乃大雨滂沱。次日仍大放晴。咸謂洱海老龍。來迎藏經也。是時雲貴總督李經羲。奉諭派員到大理。率官紳接旨。迎藏。目覩斯事。同讚佛法無邊。在大理休息十天。由下關趙州抵賓川縣。直到祝聖寺。一路平安。無滴雨溼經籍。上奉經入藏。正值臘月三十日香會。萬衆歡騰。得未曾有。請經事至此。告一段落。

〔附記〕 當經騰衝寓萬壽寺時。正與提督張松林坐談。忽一黃牛奔至座前。跪下。雙目流淚。隨後牛主楊勝昌及多人至。楊以殺牛爲業者。予向牛曰「汝欲逃生。須歸依三寶」。牛點首。爲其說三歸依。令牛起立。馴如人。以金酬牛主。不受。感斯異事。且誓改業。請歸依。並長齋。張軍門感之。召爲商店傭。

宣統二年庚戌七十一歲 一九一〇年

自從前年奉上諭禁止提取寺產後。及藏經到山。全省僧伽。暫得安居。滇督李帥派員

來山慰問。並令其家眷來寺歸依。及贈禮物函謝之。請戒塵師出關。勸誡諸山同遵戒律。提倡教育青年。革除陋習。雞山道風爲之一振。與賓川縣長商釋被禁僧於獄。及赦輕罪囚徒。

夏間。由鼓山轉來湘中家信。彈指五十年。成詩三首。有「祇此一生清白業。更無餘事記心田。」「久矣渾忘塵世事。莫將餘習到雲邊。」後陳中翰榮昌爲作妙淨尼留偈記。刊之石。

〔附錄〕 尼妙淨留偈記

比丘尼妙淨者。俗姓王氏。雲公之庶母也。雲公法名古巖。字德清。號虛雲。湘鄉人。俗姓蕭。梁武之後也。父玉堂。佐治福建泉州府幕。母顏夫人。年踰四十無子。禱觀音大士得孕。父母夢一長鬚青袍人。頭頂觀音。身騎猛虎。跳入床上。母驚醒。異香薰室。既生雲公。落地乃一肉球。母大失望。氣壅而絕。越日有賣藥翁來。剖肉球得男。即雲公也。庶母撫育之。雲公性不喜茹葷。稍長就傅。不嗜儒書。性好佛經。父滋不悅。嚴責之。年十七。以兼祧故。父爲娶二媳。一田氏。一譚氏。雲公不欲也。遁於閩海鼓山。禮妙蓮長老爲師。同治三年甲子歲。父去世。庶母遂領二媳入佛門爲尼。田氏舊患咯血。披

剃四臘即病歿。譚氏尚存。爲湘鄉觀音山尼。法名清節。嘗寄書雲公。稱己酉臘八庶母西歸。嘗彌留時。跏趺留偈而逝。其偈曰。

人生養子有何益。翼硬展翅便冲飛。懷胎命若懸絲險。既生得安謝神祇。乳哺不倦尿屎苦。如獅捧球不暫離。待得稚雛成鵬去。慈親衰老猶靠誰。兄薄弟寒父亡故。棄我婆媳竟何依。癡情難解鞠育念。益想益悲令人啼。欲作鬼母尋子去。舉目雲山萬重圍。汝能志辦生死事。不見龐蘊把道違。俗情法愛何殊義。山禽尚曉棲落暉。雖獲同願奉佛寺。日洗寒山冷翠微。兒既早爲空王子。世尊昔曾度阿姨。恨茲娑婆盡煩惱。休心今向極樂歸。

又一偈云

每因恩愛戀紅塵。貪迷忘失本來人。八十餘年皆幻夢。萬事成空無一人。今朝解脫生前累。換取蓮邦淨妙身。有緣念佛歸西去。莫於苦海甘沈淪。

雲公得書悲喜交集。悲者悲撫育之恩未報。喜者喜庶母出家四十餘年。命終心不顛倒。留偈而逝。即生西之兆也。

民國十一年歲次壬戌夏　陳榮昌敬撰並書

〔附錄〕清節尼來書

拜違　尊顏。時深繫念。奈雲山阻隔。音問難通。疎慢之愆。職是之故。遙維　德公大和尚。動定綏和。法體康健。曷勝遠祝。憶君遁別家山。已五十餘年。寤寐之間。刻難忘懷。未審道履何處。仙鄉何所。未獲衛侍左右。實深歉仄。今春正月。側聞高隱閩海。優遊自得。聞之不禁悲喜交集。然究未知的實下落。真令懸戀難測。因念上離父母養育之恩。下棄吾等結髮之情。清夜思惟。其心安忍。況今兄薄弟寒。父母年邁。吾等命乖。未能與宗繼嗣。家中無倚靠之人。宗嗣無接續之丁。每憶念及。未嘗不涔涔淚下也。儒以五常為道。昔湘仙尚度文公及妻。且我佛以親怨平等。調達耶輸。盡先度之。想吾等與君豈非緣乎。既不動鄉關之念。還須思劬勞之恩。吾等無奈之何。今將家事。略述大概。自駕別後。　慈父令人四探無着。慟念於懷。常感有病。告老回家養病一年餘。至甲子年(同治三年)十二月初四日巳時逝世。喪事辦妥後。姨母(即庶母王氏)領我並田氏小姐。同入佛門。姨母法名妙淨。田氏鵝英法名真潔。我名清節。家事概交叔嬸料理。多作善舉公益。餘不煩敘。鵝英吐紅。披緇四臘。撒手西歸。乙亥年。伯父在溫州病故。我大哥現牧西甯府。榮國(從弟)偕鵝英三弟赴東洋。華國繼

續君嗣。至富國從君去後。未見信音。古謂大善無後。君雖僧伽再世。然頓絕二祠香烟。雖是菩薩度盡衆生。未免使愚迷謗無孝義。吾本於孝義有虧。常慕君之靈根深厚。志昂誓堅。若蓮花之不染污泥。又何必遠離鄉井。頓忘根本。吾之所以痛苦呈書者。特爲此也。去冬（宣統元年）己酉歲十二月初八辰時。姨母王氏（即比丘尼妙淨）告辭西歸。在彌留時。跏趺說偈。（偈見留偈記碑中）偈畢。斂視寂逝。異香數日。端坐巍巍。儼然如生。嗟乎。世雖夢幻。木人也感涕矣。今寄數語。使知家中事務。信到之日。速請束裝就道。萬勿遲延。並將富國一同回家。不枉清節傾渴翹冀竭盡愚忱。是吾所深幸也。況茲聖教凋凌。楚夏風俗。君豈不知。伏祈我師如迦葉尊者。放紫金光。同作法侶。滿腔蓄淚。盡形一望也。鄙語千言。難盡意義。在不言中。匪朝匪夕。盼禱無涯矣。肅此敬叩慈安。伏乞丙鑒。不宣。

君亦鴻雁別故鄉　冲霄獨自向南翔　可憐同巢哀哀侶　萬里秋風續恨長

望斷天邊月　淚泉瀉滿睛　我棲湘江上　竹痕已成斑

君必成大道　慧業日當新　昔時火宅侶　原是法城親

觀音山尼弟子清節頂禮百拜哽咽泣書　時（宣統二年）庚戌二月十九日

優曇鉢華記

妙法蓮華經云。如是妙法。諸佛如來。時乃說之。如優曇華時一現耳。此云靈瑞三千年一現。現則金輪王出。如來於三乘調熟之後。方說妙法。聲聞弟子。皆蒙授記。此華表當來果位。故言靈瑞。今聞法者之先兆也。滇西雞足山。爲大迦葉守衣入定之所。山周數百里。諸大菩薩靈迹顯化。所在多有。唐宋元明淸初諸大德高僧。小澄。慈濟。源空。見月。宗嶼。大錯。擔當。一時龍象。固常勝矣。歷世劫亂。寺毁於兵。咸同以後。滇之佛法衰極。至道場地半化灰燼。寺之存者亦無好住持。名雖出家。不聞三學。且全失僧伽儀表。叢林敗壞。頗難盡述。淸末虛公德淸禪師來禮初祖。彼時全山無一留單之處。師嘆初祖道場宗風淪墜。律教無聞。乃發願振興十方叢林。爲全山模範。爰就鉢盂峯下。舊鉢盂庵遺址。闢山啓土。肇建護國祝聖禪寺。數年而成。僧規以整。是年入京請藏。蒙賜紫衣。敕題匾額。奉旨回山。是年師升座爲大衆講『楞嚴經』庭前古栗。忽湧優曇鉢華數十朵。大如盆。形若芙蕖。色似黃金。含裏香蕊。中虛體潔。數月不萎。見者稱異。雞山多不聞佛法。今忽得聞。亦如優曇一時現耳。其靈瑞不可思議。明憨山大師未出家時。有植庭蕉。抽金蓮花一朵。三月不萎。後果爲人天師表。及還

粵中。與六祖道場。立法會於法性寺。庭除又湧金蓮一朵。往往法道之興。必有瑞應。爲之先兆。古德高僧。光昭日月。道被寰中。不一而足。六祖未出。菩提早種於戒壇。羅什未至。連理遽生於殿閣。如斯瑞應。教典有徵。虛公講經。古栗開優曇花。傳戒雲棲。枯梅又開蓮蕚。名同憨山。而兩處瑞應。亦與相同。今之德清。安知非昔之德清耶。其本迹惟智者知之。而卜吾滇佛法之將盛於元明以前也。今祝聖住持聖空和尚。徵文於余。因作頌曰。

諸佛出世甚難值　聞聽佛法尤難得　譬喻優曇勝妙華　過三千年乃一出
鳳鳥不至河無圖　聖人興嘆吾已夫　五濁衆生業力強　無佛威德誰能除
承佛咐囑諸聖賢　應化劫劫與塵塵　虛空有盡願無盡　自覺覺他覺行圓
故有菩薩弘法者　必現瑞應照其先　憨山兩見金蓮花　光昭日月被寰宇
虛老來滇與古寺　兩見優曇生古樹　乘願再來菩薩行　功圓萬行弘六度
雞山初祖之道場　禪風寥落衰已極　末運世逢續祖燈　艱苦惟憑悲願力
雲棲正待至人來　雞足更將千聖出

庚戌秋九月菩薩戒弟子張璞弘西謹述并書

〔附記〕　余住雞足山祝聖寺。有侍者崇法。人極誠實。民國元年。李協統根源。率兵入雞足山。毀寺逐僧。全山僧衆命且不測。獨見崇法聰明可喜。命導之各處巡看。絜絜詢山上事。崇法力白衆寃。李信其言。全山乃獲安。衆德之。崇法披剃於鎮南州南山寺。有田數十畝。沒於官。李詢知。飭縣官還其田。且命其爲南山寺住持。崇法弗願。堅留侍予。時予爲佛教會事至省奔走。崇法負病隨行。途中疾劇。竟不起。歷三日。面容如生。余痛悼之。荼毗歸其骨於筇竹寺普同塔。忽忽數年。幾忘之矣。民六年。由緬甸運玉佛回雞足山。途經金牛台時。有悍匪盤踞於此。四出擄掠。匪首張結巴。殺人無厭。人皆不敢行。余此行。騾馬數十。馱銀票數十萬。至此進退維谷。無已。冒險至鎮。寓店中。行李騾馬。悉陳之門外。余乃靜坐一榻。姑俟之。忽見崇法進門。儼如生時。搭衣展大具禮拜。語余曰。「和尚勿慮。弟子一路隨侍左右。今晚匪不回矣。」余知其鬼也。遽起掌之曰。「汝死鬼。還來騙我。」霍然而醒。鬼亦隨逝。是夜果安謐。免於劫難。獨憐崇法。冥冥中猶依戀不捨。一掌之下。或頓醒乎。

〔按〕　崇法澄淨二侍者。年相若。並是英靈衲子。侍予之誠。死而不逾。崇法之力疾侍予。爲教務奔走致死。尤足爲後賢風範。因附錄於此。

〔是年大事〕 日本滅朝鮮。

宣統三年辛亥七十二歲

春。傳戒期後。結禪七四十九日。提倡坐香。結夏安居。一切法式。至九月。武漢革命。傳至滇中。地方大亂。賓川縣城被圍。幾肇大禍。予調解之。又統兵官李根源因誤會。派兵圍雞足山。予爲解釋。引兵去。且歸依三寶。

〔編者按〕 師口述年譜中。只此寥寥數語。編者曾閱滇南紀事。記載甚詳。可見師之德量也。別記如左。

公於滇中弘法度生外。有數事弭巨患於無形者。略舉如次。（一）宣統末年。賓川縣知縣張某長沙人。精悍喜事。賓川多盜。張窮治之。殺戮甚衆。而燄益張。且結黨會。士紳爲保家計。時掛名會籍求免。張亦窮治之。雞山僧不法者。亦繫捕數十人。獨於公加以敬禮。辛亥革命事起。賓川先響應。羣攻縣署。張堅守。無外援。度必死。公下山詣縣。圍者見公來。曰「此張某惡極矣。公誘之出。殺之。以平衆忿。」公唯唯。及見羣衆中魁首。語如前。公曰「殺張某不難。但邊地謠傳。大事未定。汝等圍城戕官。倘有一枝救兵來。汝等虀粉矣。」魁曰。「奈何。」公曰「吾聞大理距此僅二日程。前四

川布政使王公銜命至彼。汝等往訴其罪。則張死於法。而汝等亦無罪。」魁韙之。頗兵署外。公入署見張佩槍將出應敵。見公握手曰。「吾赴義將以遺骸累公為我於雞足山覆一坏土足矣。」公曰。「毋然。此間士紳以張靜軒得人望請來。」靜軒至。議竟。羣衆果退。靜軒詣大理晤王公。以兵至。圍遂解。張去。縣滇已獨立。蔡鍔任滇都督。張子某為外交司長。鍔同學也。事後。張以緘告公謝曰。「公非獨救吾生。且造福賓川。不然。殺父之仇。吾子能不報哉。」此一事也。尤要者。（二）民國成立。西藏王公活佛。恃險遠。不肯易幟。中央命滇出兵二師討之。以殷叔桓為總司令。前鋒已達賓川。公以邊釁一啓。禍無寧日。乃偕前鋒同至大理。晤殷。公曰。「藏人素信佛法。盍遣一明佛理者往說之。不勞兵也。」殷以為然。乃請公為宣慰法師。公曰。「某漢人也。往恐無功。此去麗川喇嘛東保者。臘高有德。藏人敬信。曾授四寶法王。彼往事必有成。」殷乃備文派員陪公謁東保。保始以衰老辭。公曰。「趙爾豐用兵之禍。藏人至今寒心。公寧惜三寸舌。而殘數千萬人生命財產乎。」保起立謝曰。「我去。我去。」保受命。以老僧法悟副之。入藏。要約而還。滇遂罷兵。民國成統一之局。頻歲康藏間互相齟齬。苦戰不休。經此溝通。三十年相安無事。（三）公迎藏經回滇。恭敬布

化。地方官吏士民。日益欽仰。販夫婦孺莫不知有虛雲老和尚者。辛亥革命。清帝遜位。各省逐僧毀寺風動一時。時滇省掌新軍兵柄者爲協統李根源。惡諸方僧徒不守戒律。將親督隊伍赴諸山逐僧拆寺。又忖公以一窮和尚。何以得民心如此其盛。必有怪事。指名捕之。禍將不測。諸寺僧皆逃竄。即公寺內僧百餘人。亦皆惶懼。有勸公避者。公曰「諸君欲去則去耳。如屬業報。避何益。以身殉佛耳」衆遂不去。數日後。李協統根源果率兵入山。駐軍悉檀寺。毀金頂雞足大王銅像及佛殿諸天殿。公以事急矣。乃獨自下山。詣軍門。出名刺請謁。守兵及閽者識公。告以速逃。禍將及。抵死不爲通。公不顧。逕入。見李根源與前四川布政使趙藩同坐殿內。公前致禮。李不顧。趙與公有舊。勞之。問公從來。公陳述惟謹。時李怒形於色。厲聲問曰「佛教何用。有何益。」公曰「聖人設教。總以濟世利民。語其初基。則爲善去惡。……從古政教並行。政以齊民。教以化民。……佛教教人治心。心爲萬物之本。本得其正。萬物得以寧。而天下太平。」李色稍霽。又問曰「要這泥塑木雕作麼。空費錢財。」公曰「佛言法相。相以表法。不以相表。於法不張。令人起敬畏之心耳。人心若無敬畏。將無惡不作。無作不惡。禍亂以成。即以世俗言。尼山塑聖。丁蘭刻木。中國各宗族祠堂。以及東

西各國之銅像等。亦不過令人心有所歸。及起其敬信之忱。功效不可思議。語其極則。若見諸相非相。卽見如來。」李略現悅容。呼左右具茶點來。李又曰「奚如和尙勿能作好事。反作許多怪事。成爲國家廢物。」公曰。「和尙是通稱。有聖凡之別。不能見一二不肖僧。而棄全僧。豈因一二不肖秀才。而罵孔子。卽今先生統領兵弁。雖軍紀嚴明。其亦一一皆如先生之聰明正直乎。海不棄魚蝦。所以爲大。佛法以性爲海。無所不容。僧秉佛化。護持三寶。潛移默化。其用彌彰。非全廢物也。」李色喜。與公再談。俄而笑逐顏開。俄而俯首致敬。於是留公晚齋。秉燭深談。由因果分明。說到業網交織。由業果因緣。說到世界相續。衆生相續。言愈暢而理愈深。李時以溫語接公。時以容貌禮公。卒乃喟然太息曰。「佛法廣大如此。吾已殺僧毀寺。業重矣。奈何。」公曰。「此一時風氣使然。非公之過。願以後極力保護。則功德莫大矣」。李公大悅。翌日。卽移住祝聖寺。隨公雜衆僧中。蔬食數日。是時山中忽大現金光。自山頂至山麓。草木皆作黃金色。相傳山中有三種光。一佛光。二銀光。三金光。佛光連年皆有。銀光與金光則自開山以來。僅數現耳。李益感動。執弟子禮。請公爲雞山總住持。乃引兵去。是役也。非公至道苦行。豈易轉其念於剎那間哉。無何。滬上佛教會以新定章

制。略與諸方抵觸。公北行至滬。與寄禪。冶開。諸公斡旋。於南京晤孫中山先生。商改訂會章。事畢。復與寄禪同往北京晤袁世凱。寄禪坐脫於法源寺。公爲料理。及護櫬南歸。回滇後晤蔡鍔。組織滇黔佛教會支部。又辦佛學院。施醫布教。種種事業。皆李爲之周旋贊助。後此四十年中。李根源爲法門外護。用力至多。說教談禪。時有妙諦。今居然一老居士矣。

歲冬。上海佛教大同會與佛教會有所爭辯。電至滇。促予往。至滬晤普常。太虛。仁山。諦閑諸師。協商妥善。在靜安寺設立佛教總會。予與寄禪和尚同到北京。住法源寺。寄公忽病。坐脫。予爲料理喪事。扶柩至滬。在靜安寺開佛教總會成立大會及寄公追悼會畢。予領滇黔兩省分會公文及滇藏支會公文。準備回滇。李公印泉（根源）廣書介紹函。與蔡松坡諸公。共爲護法。

中華民國元年壬子七十三歲

（是年大事） 八月十九日。（十月十日）吳軍首義於武昌。 十一月下南京。

予回滇後。即開辦佛教分會事。在文昌宮（永歷帝廟）開成立大會。請了塵在貴州設分會。西藏活佛喇嘛。遠道來者甚衆。擬舉辦佛教學校。佈道團。及醫院等慈善事業。

是年在滇藏佛教會中有一小異事。有鄉人送一「八哥鳥」來放生。已能言。初尚食肉。歸依後教他念佛。即不喫葷。甚馴善。自知出入。日常念佛及觀音菩薩聖號不少間。一日忽被鷹搏去。飛在空中只聞佛聲。雖以異類盡此報身。生死之際不捨念佛。何以人而不如鳥乎。是年在昆明過冬。

〔附記〕一、余在雲南昆明辦佛教會時。錫峨全縣。於正月初二夜十二時。發生劇烈地震。城舍房屋。一時倒塌。死人甚多。官方與佛教會協同救護。余亦隨去。持工具至各處掘土挖屍。經五日。共出屍體大小八百餘具。內有夫婦同宿之雙屍八十四對。極奇者有夫婦二人。壓瓦礫土中。歷數日而毫未損傷。得以救活。亦異也。

二、侍者澄淨。四川桐川人。清宣統二年。來祝聖寺求戒。根性慧利。參學兼進。民三年春戒期。請當引讚。時沙彌頭真淨。請上堂設齋。借常住銀四十八元。受戒後回去。竟置之度外。索之亦弗應。忽一日來函云。「祝聖寺某師來取款。已償付。」並附來收據。蓋有常住之章。澄淨見之。心疑。細察圖章。果係僞造。誑騙常住。憤欲追究。予勸止之。越年。時疫大作。山下村人。死者過半。全寺染病者殆遍。並死數人。澄淨亦病寂。遍身染汗。予取新藍布袷褲一套。命為其沐浴更衣。荼毗歸塔。民五年。祝聖寺春戒期。

真淨忽來。予亦不究已往。且請當入引禮。是日淨比丘壇畢。予回室未久。照客來報云「入引禮師忽暴死。」予趨視見其臥地。口吐白沫。衆爲之念佛。俄頃忽大呼曰。「快拿錢來還常住。」予曰。「真淨何事。」曰。「澄淨引讚師向我索錢。」問「幾人。」曰「一老師傅着破衲。」（據詳敘其狀是上客堂某師）問「何以爲憑。」曰「引讚師身着新藍布衣褲。」予乃勸澄淨曰「你放下來各人因果各人當」真淨旋稍清醒。至是瘋癲失常病莫能與。一日爲其表堂曰。「某病因果不明。澄淨好心討帳反累常住不安。今當衆發露了結一重公案。」當時真淨忽病愈起單而去。澄淨歿後。猶耿耿爲公因果分明。亦可嘉歎矣。

〔是年大事〕 一月一日孫中山在南京就任臨時大總統。 二月宣統宣告退位。清亡。 參議院旋舉袁世凱爲臨時大總統。 四川都督尹昌衡擬帶兵入藏。

民國二年癸丑七十四歲

滇藏佛教分會。創始事繁。凡會中處理寺產及新辦事業。須與官廳接洽。而民政長羅容軒。動多阻礙。遂扞格難行。蔡督松坡。時爲和解。然未能圓滿也。活佛及會衆公議。請

予進京。值熊公希齡任內閣總理。多爲助力。乃調羅容軒入京。以任可澄爲巡按使。予回滇任對佛教事務。盡力維持。

〔是年大事〕　十月正式選舉袁世凱黎元洪爲正副總統。

民國三年甲寅七十五歲

滇督蔡松坡赴京。唐蓂賡（繼堯）代。予擬回雞山休養。乃將會務交代清楚。即回雞山。料理重修與雲寺。及下洋蘿荃寺。計畫工程事畢。鶴慶諸山長老請赴龍華山講經。正修和尙請往麗江金山寺講經。朝雪山太子洞。到維西中甸阿敦子各地遊覽。又到藏邊參觀喇嘛十三大寺。回寺過年。

〔附記〕　是年予正在龍華山講經時。大理府所屬四縣發生地震。以大理爲最劇。屋舍城垣悉倒塌無餘。惟寺宇寶塔未倒。仍矗立如故。地動時震開巨隙。中噴火燄。蔓延燃燒。人爭逃命。每遇足下地裂。身即陷墮。甫欲出時。地又復合。有截斷腰肢者。有僅露一頭於地面者。儼如生陷火燄地獄。慘不忍睹。城中住民數千戶。多及於難。存活寥寥。時有二家金箔舖。一趙姓曰萬昌號。一楊姓曰湛然號。火至其居自息。其處亦未地震。二家人口各數十。竟安然無事。人咸知此二姓者。數代相承。皆持齋念

佛。樂善好施者云。

〔是年大事〕 七月歐州大戰起。 日本攻下膠州青島。

民國四年乙卯七十六歲

春戒期畢。有鄧川縣紳士丁姓者。清孝廉也。只一女年十八歲。未出閣。一日忽然不省人事。全家倉惶。及醒。變作男子聲指其父大罵曰。「你丁某。恃勢誣我爲匪。至喪我命。我大理西川人。名董占彪。你還記得否。今在閻王前告准。報八年之仇。」說畢。持刀逐丁某。丁駭。潛匿他處。不敢歸家。鬼每日必來。來則女變形態。家中擾攘。鄉里聚觀苦之。時雞足山派素琴素值二僧往鄧川辦事。過丁家。羣聚看鬼兇狀。僧曰。「勸你不要這樣。令地方不安。」鬼曰。「你出家人不要多事。」僧曰。「本不與我相干。但我師父常言。怨家宜解不宜結。愈結愈深。何時得了。」鬼思有頃曰。「你師是誰。」僧曰。「祝聖寺虛雲和尚。」鬼曰。「我亦聞名。但未見過。他肯與我受戒嗎。」僧曰。「大慈大悲。渡一切苦。如何不肯。」僧又勸他令丁姓出錢超度。鬼曰。「他傷天害命。我不要他錢。」僧曰。「令地方送你些錢。地方亦安。」鬼又作恨聲曰。「此仇不報。我恨難平。怨怨相報。又何了止。待我去問過大王。你明日在此等我。」鬼去。女子起立。含羞而入。次早鬼

先來。僧後至。責僧失信。告以因公。鬼曰。「我問過大王。說祝聖寺好個道場准我去。但要你親自送去。於是地方紳士十餘人偕二僧至寺。晚上談說是事。次日設壇爲之念經說戒。從此安靜。鄧川人士結會時到寺禮懺。

〔是年大事〕 一月日本提出二十一條件。逼我國承認。 十二月袁世凱備行帝制。令改明年爲洪憲元年。

民國五年丙辰七十七歲

高萬邦居士所送玉佛。已閱數年。予擬迎回。乃再往南洋。聞夷方多信佛教者。乃親到掌達蠻綿窩散臘散諸夷地觀風。再到仰光拜大金塔。訪高居士。在龍華寺講經畢。附船往星加坡。船到新街。洋官示曰「吾友中國大總統立帝制。捉拿匪類。諸凡僑民。過此驗明。乃得放行。」將數百乘客。押到捕房。訊後只剩我等六僧。說是革命黨。盡皆扣留。反縛拳打。曬太陽。不准動。動即打。不與飲食。不准大小解。從早六時至晚八時。乃有歸依弟子洪盛祥董老闆等。聞知到捕房保釋。每人五千元。蓋手印釋出。後接往盛祥商號。留住過年。並助料理運玉佛事。

〔是年大事〕 六月袁世凱逝世。黎元洪繼任總統。

民國六年丁巳七十八歲

春。由觀音亭起運玉佛。僱八人舁之。訂明送到雞山。酬費若干。所經山嶺崎嶇。凡數十日。有前人未經者。某日。行至野人山。舁者疑玉佛中有金珠鈔票。乃置佛地上。言力不勝舉。要加價數倍。慰勉之。更聲勢洶洶。似將不利者。予度不可理喻。瞥見道旁有一巨石。重約數百斤。怡然語舁夫曰。「此石與玉佛孰重。」衆曰。「二三倍之。」予兩手舉石離地尺許。羣咋舌。乃婉謝曰。「老和尚活佛也。」不敢言。舁佛至山。厚賞之。予自念力不及此。似有神助。後至騰衝保山各寺講經。

〔是年大事〕 六月張勳康有爲擁廢帝復辟失敗。馮國璋代理大總統。 九月孫中山在廣東被舉爲大元帥。南北對立。

民國七年戊午七十九歲

唐督繼堯派員備書聘。令賓川縣知事同入山迎請再三。不得已允赴昆明。是時道途多艱。縣以乘輿及派兵護送。却之。挈徒修圓同行。一笠一蒲一鏟一籐架步行而往。至楚雄途中遇匪。搜出唐致予之函。威嚇拷打。予曰。「不必打。請見你們總司令。」即拿見其首領楊天福。吳學顯。喝曰。「你是甚麼人。」曰。「雞足山和尚。」問。「何名。」曰。

「虛雲」問。「進省做什麼。」曰。「做佛事。」曰。「做佛事爲甚麼。」曰。「爲人民祈消災難。」曰。「唐繼堯是個匪。你爲何去幫忙他。他是個壞人。你與他來往。亦是壞人。」予曰。「你說壞人亦是難說。」曰。「何以難說。」予曰。「往好處說。人人都是好人。往壞處說。個個皆是壞人。」問曰。「怎麼說。」曰。「假使你與唐兩位。都是爲國爲民。爲福國福民。乃至你們部下。個個都如此。豈不是個個都是好人。從壞處說。你說唐是壞。他說你是壞。各有成見。如同水火。兵連禍結。害盡人民。豈不是個個都壞人。老百姓從左是盜。從右是匪。何等可憐。」伊等聽罷皆笑。吳曰。「依你說不錯。但是怎麼好。」予曰。「依我說。你們不要打。請你們招安。」吳曰。「難道叫我投降嗎。」曰。「不是這樣說。我說招安者。因爲你們都是賢才。是招國家之賢士。以安地方也。只要你們莫存私見。安民救國。豈不是好。」吳曰。「向何處辦理。」曰。「向唐辦理。」吳曰。「向唐就不幹。他殺了我許多人。關禁我許多人。現正要向他報復。還要降他。豈有此理。」予曰。「先生勿誤會。我說向唐辦理者。因爲他現在是中央委的官吏。事權在手。將來你也是中央官吏。他殺了你許多人。我這回去做佛事。就是超度兵士亡魂。至若關起來的人。我這回要請他大赦的。你的人不能在例外。況且你如不聽我勸。古今戰爭。勝敗難

說。你與唐各有各的力量。究實你比他爲難。他有人有財有補充。有中央力量。似比你強。我今日不是向你招安路過此地。都算有緣。爲國息爭。爲民安樂。方外人不惜饒舌也。」楊吳等大感動。反爲託我做代表。予曰。「代表不敢當。請你們提出條件。我有機會。當向唐說。」楊吳等審議再三。提出六條。

（一）在招安前先放回我們的人　（二）不得把我們兵解散

（三）不得將我們職權取消　（四）我們隊伍歸我們管

（五）過去兩家戰爭事不得追究　（六）招安後彼此兵丁不得有兩樣待遇

予曰。「似此條件。想不成問題。俟與唐商後。當有公事給你們。及派員接洽的。」吳曰。「煩勞老師父。事若辦好。我們感謝。」予曰。「不言謝。我是順便經過的。」楊吳卽予以優待。是夕亦談些別事。甚歡。欲留住。予以事忙。翌早辭行。陪早餐畢。送路費食物及備輿馬。派人護送。却之。只受路上食品。出營盤半里。忽見數人跪在地上叩頭如擣。視之。卽昨日毆打予之兵弁也。連呼請菩薩恕我。予慰勞之。幷勸其諸惡莫作。衆善奉行。皆感涕而去。

予到昆明。唐派員招待。住圓通寺呪龍臺。晚請見。唐曰。「與法師別幾年。我祖母。家父。

室人舍弟相繼謝世。心已難安。更加土匪遍地。民不聊生。將士傷亡。孤魂猶餒。因此想做三件事。（一）作一場大佛事。求佛加被。消災免難。超薦亡靈。（二）將圓通寺建一大叢林。弘揚佛法。（三）辦一完善之大學。以教育青年。第三件。我自有人辦。至第一二件。老法師外。無人能任也。」予曰。「公發弘願。斯世希有。是菩薩發心。衲知識淺薄。無此能力建叢林事。海內大德多人。但圓通寺非叢林地。住不過百衆耳。請再考慮。至做佛事。日期不多。可代效勞。」唐曰。「師言圓通寺地方不合叢林。甚高見。往後再說。做佛事如何辦法。」予曰。「心佛一體。感應道交。公辦此事。爲國爲民。幽明普利。衲愚見。於佛事之先。請公定三事。（一）道場起經之日。全市禁屠。（二）大赦牢獄。（三）賑濟難民。」唐曰。「一三事可照辦。至第二件。係中央司法主權。某不能自主也。」予曰。「國家多事。中央已不能顧及。祗與司李商之。便能做到。以迓天休。」唐首肯。予又曰。「衲再有報告。（將路上遇楊天福吳學顯經過事詳說。）並謂藉此大赦。將他們的人放出。亦易於感化也。」唐聽說。當下大喜。即斟酌辦理大赦及招安事。已歲暮矣。適歐陽竟無與呂秋逸居士到滇。爲支那法學苑籌經費。同住圓通寺。請伊講『攝大乘論』在昆明渡歲。

（是年大事）九月歐戰結束（後稱爲第一次世界大戰）　十月徐世昌就任大總統。

民國八年己未八十歲

春。在昆明忠烈祠啓建水陸道場法會開始。卽大赦及禁屠。於會期中。唐派員與楊吳商招安事。委二人爲大隊長。從茲地方安靖。二人始終不變。最異者。法會開始。全堂各壇蠟燭盡開燈花。如蓮花狀。霞彩奪目。隨緣善信。咸來聚觀。四十九日。法會圓滿。送聖時。空中現出幢幡寶蓋。飄漾雲中。全城目覩。羅拜於地。事畢。唐又請至其公館念經薦親。現瑞應。大生信心。合府歸依。在昆明過冬。

（是年大事）孫中山改中華革命黨。爲中國國民黨。

民國九年庚申八十一歲 一九二〇年

春。唐督仍請建水陸道場。畢。繼續講經。昆明西山華亭寺。古剎也。其地風景至佳。寺僧不能住持。日益荒廢。近且欲售與西人作俱樂部。地方政府批准矣。予惜之。言於唐。請其保存名勝。唐納予言。暗與王九齡張拙仙諸公議定。設齋敬邀。袖出紅帖。請住華亭寺而重興之。三請受帖。唐於冬暮離任赴港。

〔編者按〕 師在滇先中興雞足山西竺寺迎祥寺。後奉勅住持護國祝聖禪寺。後建昆明勝因寺碧雞山靖園雲棲禪寺松隱寺等。

〔附註〕 是年秋滇軍將領顧品珍等謀倒唐繼堯奪滇政。唐尚有勁旅二十餘團。擬備戰。以敬信師故夜深屏侍從詣寺請師決大計。師曰「公得滇民心。未盡得將士心。倘事兵戈。恐成兩敗。而他種勢力將及滇矣。不如因勢利導去虛名而存實力。以俟異日之緣。」唐以爲然。即稱假讓位於顧品珍以臘月三十日夜往安南轉香港。此事師於所述年譜。不載其詳。編者於前十年侍坐時。師曾談及。附記於此。

是年張拙仙居士以雌雄二鵝。送至昆明雲棲寺放生。請說歸依。於時二鵝均俯首靜聽。至說戒畢。舉首似喜狀。自此起常隨人上殿。人念誦。鵝即視聽。人繞佛。鵝隨繞佛。久而不異。人皆喜之。經三年。一日。雌鵝於大殿門前旋行三轉。舉首望佛。蛻去。毛形不萎。盛以木龕。葬之。其雄鵝鳴聲不止。意如戀慕。越數日不浴不食。亦於殿前站立觀佛。張翅一扇化去。仍以小棺殮之。二鵝共造一塚。張爲文記之。

雲棲雙鵝往生記

一切衆生皆有佛性。皆堪作佛。只以迷背本性。起惑造業。受生於善惡道中。三界輪

迴。無有盡時。吾輩幸生人道。與一切異類衆生。原屬平等。固不可以形軀各異。而藐視者也。如鵝口不食葷。行有行列。又不二配。蓮池大師稱為道人。亦異常鳥焉。予素有右軍癖。畜白鵝。而苦無地。乃送往雲棲寺為長生鵝。寺有放生雞。多為鼪鼯竊食。得鵝夜驚。鼠竊漸少。寺門外放生池成。予見雙鵝日戲清水。暮守三門。以為得其所矣。今夏至寺不見鵝。乃問雲公。老人言居士放生。功德不可思議也。上月每早晚課時。常見雙鵝卓立殿門。引頸觀佛。目不暫瞬。聞僧念佛。則振翅高鳴。似歡喜意。一日。其雌長鳴數聲而瞑。寺衆取而瘞之寺外。雄者數日不食。亦不入池戲水。鳴聲哀怨。隨處尋覓。狀甚悲苦。仍日至殿。如前觀佛。維那師覩其悴而不懌。乃鳴磬告曰。「爾失伴甚苦。既知觀佛。當念阿彌陀佛。求生極樂。不要戀此苦惱之身。大衆助爾念南無阿彌陀佛。爾其存想心聽。」每一擊磬。一聲佛號。約數十聲。曲頸作拜佛式。遂起旋繞三匝。振翅一拍。斂翼委足。奄然而逝。此鵝以何因緣。脫幻軀於刹那。了生死於一念。不愧道人之名。此豈可以凡禽視之耶。是則報得人身。得聞佛乘。并信知有淨土法門。數年念佛。光陰虛度。到臨命終。能保其心不顛倒。意不貪戀。一念功成。往生西方者。尚不易得。況此鵝無鸚鵡能言之舌。不知其平日心能念佛與否。雌鵝之逝。

衆不覺其異。雄鵝聞念佛數十聲。遂旋繞三匝。拍翅安足而絕。可知其到寺三年。早暮聞經聲佛號。必已啓發其靈覺。故一月餘。引頸觀佛。以一心切想觀像成就。佛力加被。乃有此解脫。予愧不如此鳥。不敢默然。爰書於石以勸來者。偈云。

衆生悉有如來藏　云何異類各殊形　起惑造業迷本性　故有無邊諸衆生
佛知心佛衆生一　無二別故以普渡　法界衆生預爲盟　乘此願輪成正覺
直教凡聖一道行　阿彌陀佛大願船　蜎飛蝡動俱來乘　予聞阿東鶃鵝鳥
闡發信深願彌精　予放雙鵝無別意　不忍視鵝遭割烹　送之長養雲棲寺
朝夕得聞梵唄聲　雄雌兩兩升佛殿　亦聞佛號也聽經　引領瞻仰世尊相
目不暫瞬輸丹誠　一朝雌鵝倏然逝　雄者絕食常哀鳴　淒涼宛轉尋不得
別偶豈復浮青萍　衝兩望雲徒延悼　強振弱羽入丹庭　更聞善師教念佛
西方極樂是歸程　曲頸禮佛繞三匝　拍翅委足目遂瞑　剎那解脫凡鳥軀
一念頓超何其靈　想已化生安養土　具諸相好與通明　親受彌陀及海衆
現在分證無量光壽　將來究竟圓證無量光壽之洪名

佛曆二千九百五十年歲在庚申冬至後三日宏西居士張璞撰書

〔是年大事〕　七月直皖戰爭起。皖敗。

民國十年辛酉八十二歲

春。顧品珍督滇。二月起天雨不息。城內可行舟。每日在城樓放大炮轟天。欲去陰霾。無效至七月後。又旱數月至冬月。河內揚塵。水旱情形。向為滇省所未見也。秋間熱毒蒸騰。喉疫大作。死人數千。時予初住華亭寺（後改雲棲寺）與具行上人同住。遭此凶歲。諸事暫緩進行。一日早同進城。午後回山。中途樹下憩涼。拾一包裹。開視內有金玉釧金釵環錶等物。及滇幣八千元。法國幣萬餘元。視畢。復裹之。俟人來。日將暮。以離寺尚遠。將物帶走。俟明日再來。登報尋失主。將到山下。渡海時。忽見一女子跳下海。急趨救之。且浮沈矣。即跳下海救之。女不肯。力牽之上岸。女尋死。強伴之至寺。已入夜矣。令她換衣。與之食不食。慰勸久之。自言姓朱。長沙人。生長雲南。年十八歲。父在城內福春街開藥行。只生我一人。因孫師長到家求婚。自稱未娶者。父母信之。過門後。知有元配。悉受騙。奈何而已。元室兇惡。屢遭毒打。翁姑屢調解不開。父母又畏孫師長勢。至今求生不得。求死不能。因此帶了多少資財逃出。欲往雞足山投虛雲和尚出家。以不識道途。走了兩天。在途驚有追人。又把包裹丟失。今則非死不可。予詢其失物相符。乃慰藉

之。且令法師說以歸佛大意。翌日通知朱孫兩家翁姑夫嫡。父母親戚。兩家來數十人。在寺議論解釋。予又爲之說法。其夫及大婦跪在佛前立誓懺悔前非。相抱而哭。來者皆動容。在寺住三日。男女老少數十人。發心歸依受戒而去。

民國十一年壬戌八十三歲

是年。起重建華亭寺。（雲棲）昆明湖西岸。有碧雞山。因阿育王第二太子至此。見碧鳳一羣。乃居此修煉成道。號碧雞神。以是名山。諸峯如屏。曰華亭寺。元時有玄峯禪師得法於西天目中峯本國師座下。來此開山。名圓覺。後人以山爲名。遂改名華亭。前年幾售與外人。予言於唐督。乃贖回。請予住持。動工重建。於土中掘出古碑。有「雲棲」二字題識。年代已湮滅矣。後將此石嵌於海會塔上。

陳太史筱甫將自己花園送與農林學校。取回勝因寺地址。改作雲棲寺下院。建殿堂寮房。又修太華寺。松隱寺。在山下新建招提寺。改村名爲招提村。在後山採木料於深林中。檢一遺包袱。內有金銀幣等值二十餘萬元。送與政府爲賑濟用。衆議謂常住困難。應留常住。予謂佛制。僧人不得拾遺財。今拾之已屬犯戒。歸於常住。更爲非義。諸公樂捐己財。以種福田則可。僧人無糧募化則可。拾遺歸常住。衲不敢也。衆稱善。遂撥爲

賑款。

滇省連年災旱。人民病苦。喉疫大作。死亡無數。自將領至士民。無不思唐公舊德。羣議定。迎唐回任。唐遂回滇督任。詣寺。請予禱雨。設壇三日。雨大降。（時不雨已五月）而喉疫不止。唐曰。「聞雪能止喉病。今暮春矣。何得雪。」予曰。「我為設壇。公竭誠求之。」唐齋戒。予禮誦。越日。雪下盈尺。喉疫頓止。羣頌佛法不可思議云。

〔是年大事〕 四月奉直兩軍開戰。奉軍敗。東三省獨立。世稱為奉直第一次戰爭。

六月徐世昌去職。黎元洪復任總統。

民國十二年癸亥八十四歲

是年修七衆海會塔竣工。當啓土建築時。去土丈餘深。發現一棺。上書嘉靖四年潘陽李太夫人。取出化身。面目如生。火中燒出蓮花形。送入女居士塔。寺之右側。有古墳多處。方向不佳。海會既成。普請入塔。中有一墳。有碑記。道光年間比丘道明。自幼足廢。因是父母送之出家。具足後。發心拜『大悲懺』。持觀音聖號。一夕。夢觀音菩薩。令其入浴。水已具。洗畢。不見菩薩。而兩足舒適。早起。即能下床步行如常人。從此智慧日開。因此終身持聖號云云。視其棺上。有蟻蝕。作八方小塔。七層。足見該僧之修持也。

又挖出罐骨作黃金色。骨厚寸許。以秤衡其頭骨。七斤半。年代不詳。

〔附記〕雲南昆明湖西。觀音山寺。逢年之六月十九日菩薩成道聖誕。香會興盛。朝禮者踵相接也。民國十二年。有香客陳小甫者。偕眷屬一行十三人赴會。經大觀樓搭輪船。衆皆登船。陳之幼孫年甫六歲。獨叫鬧不肯登。若有所懼。陳夫人牽之亦堅拒不從。陳以愛孫故。無奈全家下船登岸。於哭鬧間。船已開出。行約半里。忽見船底向上。倒翻水中。全船人皆溺死。陳歸家問孫何故不登船。孫曰。「吾見船邊有一巨人矗立。青面獠牙。手執鋼叉。形貌兇惡。以此不敢登。」全家遂免於難。陳篤信佛法。昆明勝因寺基地。爲其所捨。外護甚力云。

民國十三年甲子八十五歲

〔**是年大事**〕六月黎元洪被迫去職。曹錕被選爲大總統。

是年在修理全山祖塔及七佛塔。共十六座。修全寺佛像五百羅漢。勝因寺大殿。鑄大銅佛三尊。修西方殿。塑三聖像等事。　春戒期畢。具行禪人自化。予爲文記之。

具行禪人行業自化記

師名曰辯。字具行。會理籍。幼失怙恃。依曾氏姓。繼以女配。生二子。家貧苦。余至雞山。

伊全家八人在寺工作。宣統元年己酉歲。運藏經回山。傳戒。師年二十。領全家八人乞求出家。師是年二十一歲。不識字耳極聾。貌醜。日種菜苦行。夜禮拜。念觀世音菩薩。習坐間則學課誦。不要人教。自極精勤。民國四年乙卯歲。告假出外參學。至民國九年。余住昆明雲棲寺。師回助任種菜職。能上殿課誦。暇則縫剪及造竹器。不辭勞苦。日種菜園。餘菜則送人結緣。不蓄餘物。口無多語。及在下院勝因寺種菜。見其密行難得。是年戒期。請爲尊證。比丘戒畢。卽告假往下院。至三月二十九日。午參後。往勝因寺大殿後曬坪內。自取禾稈數把。披袈裟跏趺坐。左手執引磬。右手敲木魚。面向西念佛。自放火。寺中數十人無見聞知者。牆外人見內放大火光。進看。不見師。至殿後。見趺坐火灰上不動。衣物如故。惟木魚磬柄成灰。下人來報。余因初八菩薩戒。不能下山。以書請財政廳長王竹村。水利局長張拙仙。暫代料理。張王見斯奇異。卽向唐督說。唐率全家觀看。巍然不動。近至身前。取引磬。忽爾全身倒下。成一堆骨灰。感衆大生信心。唐提倡由政府爲辦追悼三日。瞻禮者數萬人。唐將引磬作序。永存省圖書館保管。

追悼具行禪人自化身生西記詩二首

枯腸欲斷只呼天　痛惜禪人殞少年　數載名山參謁徧　歸來念佛荷鋤邊
助與梵刹同艱苦　密行功圓上品蓮　燃背藥王真供養　孔悲顏歿倘悽然
活到于今心更寒　惟師超逸不相干　人當末劫多緣累　君至臨終一火完
世念難忘蔬菜熟　西歸且向夕陽邊　傷心老淚揮無盡　一磬留音示妙緣

附題具行大師行業自化記

弘西居士

師名日辯。字具行。鹽源人。幼贅曾氏。寄賓川。光緒三十三年到雞足山祝聖寺做工。宣統三年受雲公老和尚教念阿彌陀佛。及觀世音菩薩。求生淨土法門。師遂屏息諸緣。一心繫念。旋出家受具足戒。其妻及弟嫂與其岳母子二姪一。全家八口。同日落髮。甚勝因緣也。師旋參四大名山。各叢林執事見師誠篤。欲留住。皆不許。民國九年間。雲公重興華亭山雲棲寺。復回滇。適寺殘廢。隨雲公精修苦行。公言。汝尚欲往視爾眷屬否。師曰。吾不顧他矣。公又問。爾將何為。師云。極勞瘁事。人不能任者吾任之。公令住勝因寺下院。凡築牆蓋房種樹植菜挑石挖土灑掃炊爨工無一刻之暇。念佛亦無一刻之閒也。夜開靜。禮金剛藥師淨土諸經。一字一拜。黎明鳴大鐘。上殿課誦以為常。未曾寢息。初出家不識字。耳患重聽。受戒後求諸師口授。字句以心記。

不二年。六時禮誦皆熟。諸經悉能背誦。朝山回。心更開朗。偶自縫衣。或代同參縫補。下一針皆是一句佛號隨之。往歲修海會塔。師自擔石砌牆。嘗語公言。塔成當常守。不意竟符此讖。首先入塔。本年戒期。請師爲尊證。上堂戒徒請開示。師曰。吾半路出家。一字不識。但知一句阿彌陀佛耳。於自化前。將所有衣被用物售出。持資赴觀音堂設齋供衆。衆疑不存一物。恐有去意。問師何往。但笑不語。戒期圓滿之次日。當夏曆三月二十九日午參後。密往殿後自焚下院。諸師不知。日暮尋師不見。寮房關鎖。尋至後園。見烟起。始得師焚身處。時師身趺坐於乾禾稈上。手執引磬木魚。寺外人民見內放光。競進寺內觀看。謂是何光。覓師不得。至後園見師端坐火灰上。巍然不動。異香遠聞。王竹村居士往覲。形狀如生。見此奇異。即白唐帥。率全家參觀。木魚經架僧鞋皆已成灰。惟一引磬墜地。叩之。其音清徹。較前尤響。始聞師有焚身之行。必早備柴龕等事。及趨視之。則就地趺坐。取禾稈數綑。遂畢其事。善哉。解脫安祥。獨留一磬。其音鏗然。其念佛往生淨土之瑞相也。其得念佛三昧。必早見佛。預知時至者。故得大喜大捨。圓滿檀波羅蜜。具三心而速超上品之行也。以十三年精進密行。一心不亂。臨捨身時。從容不迫。一絲不掛。其已破我執。證人空之大阿羅漢歟。抑證無

生法忍之法身大士歟。此不可思議之境。非凡眼之所能窺。惜下院當時無人得見得聞師臨去時香光妙音諸瑞相也。時丁未法。示現難忍能忍之苦行。學諸佛捨身命頭目腦髓。經塵沙劫一毫不吝。亦如藥王菩薩燃臂供佛。師之本際難以世情測量也。化身之夕。雲公如感風寒。周身發熱。僧值靜明晚課。着師所縫衣。忽大熱。是夜聞師耗。咸感其異。次日省長唐公及王竹村董雨蒼張拙仙同來觀看。莫不歡喜感歎。發菩提心。擬以佛誕勝會日。卽代具師作佛事紀念十二日送入海會塔。從知末法聖賢。隨時示現。皆和光混俗。不可以貌取人也。滇中佛法其將大興乎。吾翹首以祝具師功德。雲公與法。皆不可思議也。師世壽四十九。僧臘十四年。頌曰。

觀身不淨誰堪戀　一火焚如意地清　趺坐向西歸淨土　蓮池浴體證無生
心垢已除持佛佛　耳根重聽自聞聞　可憐世上癡聾輩　空自循聲陷苦輪
一字不知無礙道　至誠禮誦始通神　大師禮誦得深悟　可謂三藏大明人
鋤頭一下一聲佛　衣上一針佛一聲　念念念時無所念　西方淨土自然成
大師本迹難推測　已證人空破我執　身外萬緣捨無餘　獨留引磬音清徹
外捨衣衾結衆緣　內捨身心供諸佛　是真精進法供養　圓滿第一波羅蜜

艷稱文葦焚身事　燄發虛空五色煙　惜不聞師乾草地　聲聲響處佛聲連
師應憐我後歸遲　送想西方落日垂　瞬到秋成蔬菜熟　有緣來食大師遺
佛曆二千九百五十五年冬至日　宏西居士撰書刻石

〔附錄〕　重建碧雞山華亭峯靖國雲棲禪寺碑記　張璞

昆明城西三十里。有碧雞山。華亭峯。古寺曰華亭。左枕太華之峯。右帶碧雞之岫。前俯昆池。航船往來如遊大圓鏡中。東望虹山。一峯獨秀。蜿蜒入城。五華瑞雲。排空若蓋。萬木蕭森。雙塔掩映。其秀拔殆難名狀。靈宮梵宇之所寄也固宜。元延祐庚申。有元峯玄通和尚。縛茆棲止。至癸亥春。募緣檀越。遂成巨剎。繼主者。有道珪。大義。奇峯。相成。雪窗。月潭。普照諸師。爲明高僧。清初如性空。普解。照環。乾嘉中惟實地。瑞光。妙相。覺貫。本初諸師。精修苦行。自以衣鉢之資。擧置湖濱村落莊田數百畝。以維常住，湖光山色。一時龍象固常盛矣。咸同以降。滇中佛法漸衰。末運兵火之餘。新學潮流甚激。清淨禪林。咸化劫灰。十方香積。闌提侵盜。常住子孫。不聞三學。習染惡俗。殿宇傾頹。鐘魚絕響。刁佃流棍。盤據山莊。林木寺田。盡變民業。嗚呼。佛門如此。寧勿大慟。山名華亭。始自鄯闡古國。侯高氏建樓臺華頂。雲鶴翔空。取華表鶴歸之意。故名華

亭。滇志名寺以此。蓋沿習稱。舊碑玄祖開山。首建大光明殿。中有毘盧佛像。左右列十二圓覺。題額爲圓覺。明天順中相成師主此寺。鎮帥沐公都監黎爲之城塹。代奏敕賜大圓覺寺。額今尙存。民國九年。虛雲禪師應聯帥唐公之聘。由雞足祝聖寺。飛錫來茲。易名靖國雲棲禪寺。師修殿啓土丈餘。忽得殘碑。只餘首行。雲棲寺住持隆章見性。仁山。重修常住碑記十數字。細察末行年月。惟年上一字爲貞字。餘皆模糊。或係元貞。爲元成宗年號。或在蒙段。卽有寺。惜志無可攷。今改茲名。無心合古。豈宿緣使之然歟。昔中峯國師結廬姑蘇幻住厂。趙文敏公書其扁曰棲雲。後毀。中峯之孫。作新室於故址。復取舊名。宋文憲公爲作棲雲寺記。以不忘國師之如幻三昧爲報本也。蓮池大師重修杭之雲棲禪院記云。是山常有五色瑞雲。時人號爲雲棲塢。吳越錢王爲伏虎禪師建寺。後變爲道觀。改名棲真。蓮池重興。號古雲棲寺。爲復古也。師名此雲棲。蓋欲引導緇素。遠紹中峯如幻之禪。而近以揚蓮池淨土之教也。且暗與古合。事故有適然者。雲南固以常現彩雲。得名華亭。常元峯未來之前。常現雲瑞。及元峯修寺迎佛時。又現祥雲如寶蓋。至正元中書省平章事卜顏隨喜洪護。又感雲瑞。茲之命名。亦可記之。報本也。復古也。師乘戒俱急。說法契機。遇請法者。皆以

深信因果。念阿彌陀佛。諄諄告語。師固與中峯深妙禪心。蓮池廣大悲願者同。安知此之雲棲。當來不與杭之雲棲。蘇之棲雲齊名乎。師初到寺。見山形甚佳。而殿門方向建設不當。祖脈靠山不正。三門外右方依窪空缺。北風所劫。護山則右高而左卑。形家謂白虎旺青龍弱者。門前正支平崗。本開拓而以爲諸祖塔墓。豐碑林立。頗不雅觀。亦失大體。本寺倏興倏廢。法道所凋零之大因也。故培修山形以改向。認靠山爲本。先遷祖塔於寺東。移天王殿向前。佛殿法堂僧寮陸續更動。門外鑿放生池。池外安七佛寶塔。略仿天童之則。左右前後山脈回互。風氣始完。此師入山初步辦法也。師來此窮僻之區。當法道未盛之時。逐日親督工作。慘澹經營。用度浩繁。初出借貸。艱苦備嘗。勞怨不辭。三年以來。收贖已失山場林木。各村莊田百 餘畝。而魔風大作。謠諑繁興。不過少數斷善根者。以侵吞常住。盜僧祇物慣技。且假開辦教育實業。諸掛名新政。而益肆攘奪。纏訟經年。迄無了結。憨山大師中興曹溪道場。一肩擔荷。諸務就緒。而魔子偏與爲難。經兩年纏訟。及心迹大白。而師緣盡矣。遂復遊南嶽匡廬。師處此又似之。末法固有障難如此者。不一而足。佛法外護。必付之國王宰官長者。蓋不假大勢力人。行難忍佛事。欲佛化之普及不易也。須達布金。徒懷古迹。洛陽

創寺。夢感聖君。東林蓮宗遠祖。集賢百廿三人。假剌史桓伊之營助。天台智者聖師。建寺三十六所。賴陳隋諸帝之布施。宗風洋溢。南北歷代名山大剎。棋布星羅。無非大心檀越之所建立。明初天界覺原禪師主蔣山。太祖以已隸軍籍之田而歸之寺。爲保護本山林。竟封劍授師曰。敢有盜伐者斬。此可見護法之大者。師初禮迦葉。發願啓雞足山十方叢林。爲滇省倡。不數年成護國祝聖禪寺。費卅餘萬金。光緒年間。入都請藏經。欽賜龍藏。奉旨還山。今重修靖國雲棲禪寺。必須巨款。亦可不數年而滿願。聯帥唐公。固護國靖國。屢建殊勳。福被蒼生者。師適應唐公之聘。兩叢林之名。又不約而合。師之功成與否。吾可以唐公之功成而卜之。師與唐公亦如智者聖師云。吾與晉王宿有深緣耳。工成而囑璞爲記。璞不敢辭。略記師行業以表般若之勝因。啓衆生之正信也。師捨世榮。弱冠出家。長途步禮。入清涼而禮文殊。燃指報恩。拜育王而感舍利。結茅陰嶺。埋雪窖中者數年。參叩高旻。泝大江流者積日。日惟一食。歲止一衣。最初志願。固已超然利養名聞之外矣。終南悟道之後。其餘力以莊嚴塔廟。欲度衆生。爲還善遠惡之歸。收贖已失香火之供。以期不錯因果。無極愚迷於泥犁耳。或者不知。而委爲人天有漏之因。烏乎可哉。烏乎可哉。不避猥瑣。摛詞以記。

民國十三年甲子之歲　雲棲寺兩序大衆立石

〔是年大事〕　一月國民黨宣言以黨治國。五月黃埔軍校開學。十月江浙戰爭及奉直第二次戰爭起。十一月曹錕退職。段祺瑞任臨時執政。孫中山入京。

民國十四年乙丑八十六歲

春。戒後。在寺講經。經畢。於禪堂起長七。

寺地山場範圍甚廣。叢林過密。計當須去若干。喚村中人來。指定區域種類。令與共採。各得其半。村人大喜。是年滇省政府改委員制。唐退隱。時留山中。

〔是年大事〕　三月孫中山逝世於北京。七月國民政府在廣州成立。

民國十五年丙寅八十七歲

近年滇中多事。兵住民房已不相安。秋收稻熟。民不敢收。畏兵也。予往軍部商。得其允許。如有僧人領導農民收穀者。兵不許阻。因是數千鄉人。共來寺住。始則同食乾飯。繼則粥。粥盡則同食糠。飲水。鄉民見僧伽同甘苦如是。爲之下淚。及軍事略定。農民乃得返居。此後共同維護寺廟。皆出至誠。

予住持雲棲後。逢年皆傳戒講經坐香。今歲戒期中殿前枯梅開白蓮數十朵。於前後菜園所有青菜盡放青蓮花。每花中心如一立佛像。事屬稀有。張拙仙撰雲棲菜梅記瑞。鐫於石。

雲棲菜梅記瑞

雲棲禪寺。丙寅暮春。時值戒期。十方緇素雲集。大德阿闍黎正登千花臺。代佛宣揚菩薩心地戒本。殿前老梅枯枝。忽生白蓮花數十朵。大如盂。微妙香潔。鬚如張寶蓋。衆驚其異。更看園中青菜甲湧青蓮蕚。現立佛。前後園菜數遍。一花一如來。疑親覩盧舍那本身方坐蓮花臺。周帀千華上。復現千釋迦。一切大衆。如親到蓮花藏海。供養承事。噫。此殊特瑞應。得未曾有。雲棲法道。可卜重興。當來一切聖凡。宏揚淨業。徑登九品蓮臺者。亦當如今日所現之佛耳。我聞高僧說法。天雨寶花。孝子諷經。枯蘭復茂。其靈感瑞應。不一而足。然亦似優曇花。數千年一現爾。雲公和尚。闡教滇中。重興古剎。教令衆生遠惡遷善。教令衆生受佛法齋。教令衆生伐煩惱薪。教令衆生種菩提芽。教令衆生持妙蓮經。教令衆生行普賢願。教令衆生證涅槃果。以此廣大菩提心。恆順衆生。故上感十方諸佛菩薩。時時護念。證明行願。速即成就。並感釋梵諸

天。互相傳報。贊歎希有。乃遣主林神示現瑞相。我見如是。乃爲之記。已今當來。普願法界衆生。同證普現色身三昧。乃至心同佛心。悟佛知見。入水月道場。行空花佛事而已。淨業學人宏西。欲重宣此義。敬禮十方三寶。而說偈言。

我聞妙蓮華中王　一華復具一切華　大千世界微塵蓮　重重主伴爲眷屬
又以一華攝一切　多華餘花成伴義　故知青菜即蓮花　枯梅何非蓮眷屬
隨機出現淨妙花　施戒爲種安忍土　精進初生菩提芽　定枝慧蕊爲繁榮
方便願力勤培護　以大悲水潤其根　如是乃爲無漏花　無憂不成智慧果
雲公誦戒霈法雨　增長衆生道樹芽　一切如來與菩薩　十方雲集來證明
護法諸天歎希有　知主林神來現瑞　枯梅已老半心空　空心湧出妙蓮花
花如寶臺鬚如蓋　似現西方寶蓮座　園中青菜苦心中　徧心又湧青蓮臺
花中更有立化佛　宛爾接引阿彌陀　一花中有一如來　一一晶瑩如青玉
我聞供養花爲最　況以蓮花供諸佛　供花來報感生聖　況復神棲淨土蓮
蓮花出泥不染塵　表佛出世無染故　僧伽蓮社常種蓮　以修淨行無垢故
願諸見聞隨喜者　同發無上菩提心　心如蓮花不着水　亦如春生枯木枝

心花開敷如此蓮　乃知心同諸佛心　普願法界諸衆生　同種自心九品蓮

又詩一首

華亭千歲劫如灰　雲瑞重逢五色開　苦菜徧呈青玉佛　枯梅欣湧白蓮臺

法筵優缽諸天雨　道樹菩提自性栽　正聽闍黎宣戒本　一花復現一如來

佛曆二千九百五十五年立冬日　宏西撰并書

〔是年大事〕 七月蔣中正就任國民革命軍總司令。統兵北伐。九月佔武昌。十一月佔九江。十二月國民政府北遷武漢。

民國十六年丁卯八十八歲

是年仍在寺傳戒。講經。坐禪。及加建各殿宇房舍未竟之工。又建幽冥大鐘樓。

〔是年大事〕 四月國民政府建都南京。六月張作霖在北京稱大元帥。十二月國民政府與蘇聯絕交。

民國十七年戊辰八十九歲

爲募聖像款。與王九齡（竟禪）居士同行。至香港。時陳真如（銘樞）主粵政。派員接至廣州。住頤養院。同遊白雲山能仁寺。陳擬請予住曹溪南華。却之。至廈門。轉福州。

回鼓山講經畢。赴阿育王寺。拜舍利。再朝普陀。文質和尚陪至滬。住香山庵龍光寺。秋末。鼓山達公和尚圓寂。派人到滬商事。以歲逼除在滬過年。

〔**是年大事**〕　六月張作霖返奉天中途被炸死。十二月東三省易幟。國民政府統一中國。

民國十八年己巳九十歲

正月由滬回鼓山。海軍部長兼閩主席楊幼京（樹莊）前主席方聲濤。率官紳留予住持鼓山。予以薙染初地。緬懷祖德。義不可辭也。遂就任。

〔附記〕　一。予於就任後。忽憶得一事。同治年間。鼓山監院某。向住福州關帝廟。與僧妙來最相契。時在鼓山充飯頭。某年六月間。將回關帝廟。以住房鑰匙託妙來代管。數日後。妙來夜夢監院來告曰「予虧累常住款物。請將予房中物變賣代爲塡還」言訖。悽然而去。次日下午。大衆於寺前見監院歸來。黃袍僧鞋。儼然如往日。無異。其寮房原在佛殿東側。今見其進寺後。逕向殿西而入。久不出。衆異趨視。見牛欄中生一小牛。黃色可愛。小牛見妙來。忽躍奔其前。啣其衣襟。直引向監院寮。衆咸疑異。遂差人往關帝廟探視。則監院果於是日亡矣。乃確知其變牛再來償債者。人向

之呼「當家」則似解語。俯首作愧慼狀。可不愼歟。

二光緒年間。寶華山副寺某死後。寺中牝馬生子。甫出胎。卽跑進副寺生前寮房。踊身上牀。向牆壁撞嚙不已。衆異發壁。見洞內藏有銀八兩。乃知馬是副寺後身。稱其名則點首以應。迨長大自知勤苦。爲衆馬首領。常率衆馬赴句容南京等處各棧房馱運糧物。所經道路。自然熟習。不須人照管。人皆稱爲「馬副寺」云。

民國十九年庚午九十一歲 一九三〇年

在鼓山一年後。諸事整理。略爲就緒。春戒期。請文質和尚爲羯磨。正月爲衆講『梵網經』。方丈丹墀舊有鳳尾鐵樹二株。古德相傳一爲閩王手植。一爲聖箭祖師手植。皆唐代物。千年矣。此種植物最難長。最耐久。每年長一二葉耳。今二樹各尋丈。向未開花。相傳千年始花也。於戒期中二樹忽滿開。遠近來觀。絡繹於道。文質和尚且爲小文記之。

圖文如下

庚午春。値虛雲兄主持石鼓。傳授戒法。余以隨喜之餘。航海赴閩。參預盛典。既至。則鐵樹開花。繁盛無比。花大如盆。鬚瓣若鳳尾。咸以優曇相慶。詢諸耆舊。皆唐代物也。

其一爲閩王手植。一爲聖國師手植。迄今千餘載。敷此妙華。實爲希有。爰邀虛兄攝影留徵。用誌湧泉瑞應焉。

文質謹識

予亦贅以偈云

優曇缽羅非凡品　隨佛示應現金花　世間彩鳳稱祥瑞　現則吉祥喜可嘉

茲山丈室兩鐵樹　人言此卉向無葩　定是主林神擁護　故將仁壽放流霞

秋。九月回滇。與文質和尚同行。將雲棲寺交與定安和尚。請文質和尚在雲棲傳戒。各官紳及鄉村人民堅留。婉謝至情。乃先別文老。回閩起程之日。數十里鄉村。設桌餞行。香花夾道。惟有慚感耳。

民國二十年辛未九十二歲

（是年大事）十一月中國關稅自主。

是年仍在鼓山重理山中事務。傳戒講經。辦戒律學院。建平楚庵。西林庵。雲臥庵等院宇。

民國二十一年壬申九十三歲

（是年大事）九月十八日日軍突佔瀋陽奪東三省。

是年春鼓山戒期。忽來一老者。鬚髮皓雪。容貌清奇。直入方丈室。跪予前求戒。問其姓名。曰姓楊。閩南台橋人。有一新戒名妙宗。亦南台人。未曾見過此老者。至菩薩戒畢。給牒後不見踪跡。迨妙宗回南台。至龍王庵見坐像。儼然同戒老人也。且戒牒在神像手中。南台哄動。咸稱龍王求戒云。又同期有廣東老居士張孝廉玉濤來寺受具戒。年已六十六矣。予請其整理鼓山經藏等事。戒期畢。重請慈舟老法師在法堂講四分戒本。佛學院請心道印順兩法師爲教授。

〔**是年大事**〕一月日軍佔錦州。上海方面日軍攻閘北。國軍抵抗。是爲「一二八之役。」三月溥儀在長春就滿洲國執政職。

民國二十二年癸酉九十四歲

春戒。請應慈法師講『梵網經』。一月日軍佔領山海關。人心思動。十九路軍在閩舉事。全省寺廟停止留單。獨鼓山仍留海單。雲水僧人湧集至千五六百。衆齋糧事極困。幸尚維持一粥一飯。

六月。放生園落成。鄭琴樵居士送鵝一羣來。中有雄鵝特異。權之十六斤餘。聞木魚聲則張翅引吭。抱入佛堂。則鎮日視佛。經月立化於佛前。不仆。鄭居士異之。請以僧例付

荼毗。七日舉火。無異味。因築一萬牲坑葬之。又於是年修築放生園成。此地爲異牛祠故址。陳太傅寶琛記其事曰。

虛雲方丈建放生園成。予曰。此異牛祠故址也。憶左文襄公（宗棠）督閩時。有奔牛入署。跪堂下不起。召寺僧奇量。令善畜之。越十八年。督師至閩。遣沈道應奎往視之。已斃矣。追述其歸依後異跡。寺僧就其瘞處立異牛祠焉。今又將五十年。此鼓山放生一故實也。予所親見者。故及之。

癸酉夏閏五月聽水居士陳寶琛記　時年八十有六

復榜一聯曰

誦蓮池大師文與世同修淨土懺
感湘陰相國事鼓山曾見異牛祠

〔附註〕　福州鼓山湧泉寺。海內名剎也。歷史悠遠。殿宇千重。爲閩邦第一名勝。以其歷史遠。而僧習漓。以其風景優。而雅俗混。降及近代。益成爲賴佛圖生者所歸。香客衆多。又成爲稗販如來之利藪。受戒後爲名字比丘。捐金若干。即尊爲首座。坐享尊榮。次者爲知客。亦可多潤䞋錢。遂至列名首座者百餘人。而知客僧亦八九十人

矣。此中外叢林所無者。公悲憫之。莫如何也。會政府主席林森。海軍總司令楊樹莊。閩主席方聲濤等回里。思整頓鼓山。非師莫屬。前後函電往復多次。始應之。迺於民國十八年己巳某月重回鼓山。除重砌古石渠。營葺院宇諸事外。所注意者二事。

一。鼓山經板最多。爲海內外所無者。如蘇東坡爲金山寺所寫『楞伽經』無一懈筆。每字必帶筆一二圈。爲東坡一生傑作。北宋槧藏之金山寺。鼓山得初搨本。募精工鑄棗梨。與金山本不辨。其餘明代所槧各經。亦至豐富。積於經坊敗架若干歲矣。時粵東有老居士名張壽波者。從公薙染。公即以整理經板事屬之。三年乃編補就緒。著有鼓山經藏目錄記。及整理經過。千百部精妙經板。賴以保存。又刊星燈集。鼓山宗譜歷代祖像等。

（附觀本法師事略）師俗姓張。名壽波。號玉濤。廣東香山縣人。家富有。中式光緒十七年辛卯鄉試第七名舉人。年纔二十四耳。少年科第。籍甚聲華。講求維新。東渡日本。爲橫濱大同學校校長多年。壯歲知有出世事。深研佛典。即以其豐裕家產。改爲功德林。民國九年。遣其獨子依微軍老和尚薙度。未幾卒。師以母老。不欲遠離。至民國十九年庚午。太夫人棄養。師遂出家。赴鼓山依雲公受具。法名明

一。號觀本。年六十六矣。請曰。「弟子己事未明。不能放下。乞開示。」雲公曰。「我平時教人放下。但是教你不要放下。且要挑起來。你本是富貴中人。已捨棄了。有一獨子。早令出家。死了。家財盡捨作佛事了。你今日又捨身出家了。已經一切放下了。還有甚麼放不下的。你要挑起來。乃能擔荷如來大事啊。」師泣涕受教。雲公遂以整編鼓山宗圖及經板事屬之。鼓山晚代祖師傳記。多爲舊藏本所無。而新續藏所有。赴滬上。晤岑學呂。訪新續藏。岑轉語葉恭綽。葉曰。「續藏千卷。十餘箱。纔寄到兩月。尚未啓。如雲公需此。舉以贈之。」師得此。乃爲鼓山增補各祖師傳記。迨雲公赴南華。師爲首座。助力甚多。至民國三十四年抗戰勝利。雲公囑師回粵。擬接住持六榕。師病不起。至臘月初六日西歸。世壽七十八。僧臘十六。前後男女弟子歸依者萬人。執紼者道爲之塞。荼毗得舍利無數。著述甚富。有香光閣集二十卷待刊。（詳下三十五年附錄師事略）

二。鼓山習氣濃厚。經懺事繁。公住持後。除舊布新。首座百餘人。悉取消之。僅用知客僧八人。前日禪堂只坐三枝香。公增爲十四枝。一切規模。取法金山寺。故諸方老參雲集。禮請金山霞後堂爲首座。兼主持禪堂。請蘇州靈巖慈舟法師主律院。慈法師

深究律宗。宏揚淨土。皆巍然法門龍象也。又創辦佛學社。以造就年青學子。舊日寺中經懺。每於佛殿中建臺。以壯觀瞻。俗樂與梵音雜奏。白衣偕緇衲同嬉。師以佛殿建臺違制。俗樂非古亂聲。悉禁革之。而世俗齋主好外觀者。以爲不鬧熱也。往往去之他。僧中多不樂。師獨喜曰「今而後乃得謂清淨佛土矣」。住持數年。成就僧伽至衆。門風重肅。海內知識。以鼓山與金山高旻鼎立而三。九十老翁。其毅力有如此者。

虛雲大師在鼓山　　月耀

（編者按。此稿係老和尙一九五二年蒞滬時作。因係鼓山事跡。故附編於此。）

福建福州的鼓山。在社會歷史上。是以名勝風景著稱的。而在佛教的地位上。尤其禪宗歷史上因累朝以來。都有大德高僧。是頗負盛名的。尤以唐朝的神晏國師爲最盛。明淸以來。亦不乏人。像永覺元賢爲霖道霈禪師等。都算難得的宗匠。所謂名山多高僧。眞實不錯。

在一九二九年的時代。鼓山完全變了。從十方所有變成子孫。由盛旺變爲衰敗。適閩省秉政者。先後係楊樹莊。方聲濤二氏。（二氏俱虛老歸依弟子）見此情況。大不滿意。乃聯合佛教界中較爲開明的四衆人士。從雲南的雞足山。請到虛公。主持鼓

山。做整理和復興的工作。

鼓山離福州省城。約有三十里。山下到山上。以湧泉寺爲止。約有十里高。都是石級的寬敞大道。當虛老上山時。從山下排列到山上來歡迎的善男信女。莫不以香花迎接。有的還跪倒下拜。足見感化人的力量是多麼深厚啊。

虛老既主鼓山第一步便是寺制的改革。首先。不許任何人在寺內私收徒衆。次則取消小鍋飯菜。改爲一律平等的大鍋食。最後。較爲繁重的。就是把許許多多無所謂的首座當家大都減掉了。只令存在一二個。七八十位知客也取消了。只許存在五個到八個。其他如書記等。無不量才用人。取消空名閑職。就這樣的三件事。引起一部分寺僧的仇恨。他們聯合起來以亂作胡爲的行動。來反抗虛老。破壞寺內秩序。繼而使不法惡僧。陰謀毒害虛老。並且在一個嚴寒的深夜。從堆柴的房子裏。放起火來。燒了部分房屋。像這般事件。虛老並不向政府告狀。但終被閩省當局知道了。派出許多員警上山鎮壓和保護。當即逮捕了嫌疑僧人十餘名。並審問出惡行的原故。慈和的虛老。不僅不願政府加罪他們。反而向政府請釋。更顯出他老人家的偉大。

第二步。是整理道風。鼓山禪的聲望。是一向馳名海內的。但在此時的禪堂。已是有名無實了。堂內一二僧人除看管門戶外。別無事做。也不上殿。更不坐香。虛公眼見及此。那不痛心。因此對於修理禪堂。擴充人數。都是不遺餘力的。由一二個僧衆住到六七十人。恢復舊有十二枝香的參禪制度。逢冬加香打七。而諸方的禪和子。像由天童高旻等處航海去參座親近的。非常衆多。禪風之盛。冠及全國寺中。原有念佛堂。經虛老提倡。亦住有三四十衆。以念佛爲常課。並請慈舟老法師主持之。復鑒於青年僧人很多。爲恐少年廢學。乃有學戒堂之設。後來改爲鼓山佛學院。宗鏡大醒。印順。心道等法師。先後任教。慈老法師主講時。改爲法界學院。這樣。一個鼓山。是具足了整個佛法的體系。它有禪。淨。教。律。豈不是完滿了嗎。但虛老並不以此爲足。還設有延壽堂。專供年老無力者。作修養之所。經常派人照應飲食。日以三枝香佛事爲恆課。還有如意寮。房間清潔。請有專門醫生。施給各種藥材。像這樣的事。在全國各名山大剎。都是少有的。常住僧衆約三百餘人。共同的行持。便是早晚殿堂。雖在炎夏之中。亦未間斷。虛老也不缺席。更難見其私造飲食。每年春初。全寺修懺摩法。共拜萬佛懺。約時半月。春末傳戒一次。夏必講經。講者皆是法門有名的應慈。慈

舟等法師。
第三。是房屋的修建。鼓山房屋原來是很整齊的。虛老銳志復興。故對於整個湧泉寺。莫不加以粉刷。油漆。煥然一新。顯得更莊嚴美麗了。被人放火燒去的房子。亦修復如故。念佛堂。延壽堂。佛學院。都是化了極大的工程改造的。如意寮。是現代化的兩層洋樓。可見虛老重視病人的痛苦了。另外。還值得一提的便是人所不注意的上客堂。原有的上客堂。在一個角落裏。房子又小。空氣又暗。人所不願進去的。虛老是行脚僧的老前輩。知道此中情況。因此。把上客堂修建得名副其實。清淨莊嚴如禪堂一般了。不過範圍比禪堂小一點。迴龍閣。因看管者不慎而毀於火。但不久便修復了。且修造得更堅固美觀。
綜上所述。皆係事實。以虛老道德的高深和人格的偉大。是用不着文字來粉飾和宣傳的。不過。記者到鼓山。是在虛老之後。離鼓山。是在虛老之先。見聞有限。當然不能把虛老在鼓山的一切。完全記述下來。這衹可說是其中的一段。
我在鼓山親近虛老。差不多有兩年的時光。見其對四衆弟子來請益的。不分男女老少。富貴貧賤。無不以平等慈悲的態度。諄諄開導。喜禪者令參禪。念佛者令生淨

士。學教者令成法師。隨機說法。從不自讚毀他。立門戶見。他人凡來禮拜者。莫不以「還禮」相接見。除隨衆於殿堂外。便是專心於禪的修養。經常總是威儀嚴肅。衣履簡樸。房內除一榻。一櫃。一桌外。別無他物。

末後還有一件事須要說明的。就是鐵樹開花。鼓山方丈室內。在聖箭堂前。有二株鐵樹。好多年來都像枯死的樣子。自虛老主鼓山後。忽然長出綠葉。開了白花。形狀如球。因而震動了全山。都一致認爲祥瑞。鐵樹開花是否祥瑞的問題。我不敢隨便判斷。今始記於此。以待考證。

一九五二年十二月廿七日草於上海

民國二十三年甲戌九十五歲

〔是年大事〕 一月日軍攻入山海關。 三月佔熱河進攻華北。

春。又將鼓山佛學院重新整頓。邀請慈舟老法師主持院務。二月某夕。於趺坐中。似夢非夢之際。見六祖大師至。語曰。「時至矣。汝當回去。」翌日。以告弟子觀本。曰「吾世緣其不久乎。昨夢六祖召回去。」觀本聊以語相慰。至四月間。一夕三夢六祖催去。予覺甚異。未幾而粵中禮請靍至。予以六祖道場亦有繼愍山重修之必要。遂有嶺南之

行。

先是李漢魂將軍駐兵粵北。目覩南華寺殘破。已略事修葺經始於民國二十二年九月。竣工於二十三年八月。

〔附錄〕 李漢魂將軍重修南華寺記

釋氏之入震旦。始於漢永平千八百餘年矣。能師振錫。而南宗稱盛。厥後衣鉢不傳。是南華實集佛教之大成。其聲聞宏遠。蓋有由矣。夫因果之說。聖人不諱。釋氏之廣大深微。足以賅納上智。顯示諸象。足以警惕下愚。而中土存亡。亦能戒懼身心。旁輔政教。爲智者闢禪悅之門。愚者導遷善之徑。而其象教越世。開哲學之津涯。尤彰彰也。今大府倡存名勝。嚮之摧陷廓清者。咸命有司謀所以保存之。著爲令。曹溪于南中國爲名叢林。顧自唐龍翔而還。代遠年湮。雖屢完繕。亦就荒圮。漢魂受命綏靖。典軍韶關。治軍之餘。少得瞻仰。憮然興重修之願。爰徵賢達醵貲。逾二萬金。且以廣州籌備會之推責也。不敢引辭。爰命祕書吳種石董其事。鳩工庀材。鬩員設計。因其地以結廬築榭。闢曹溪林營。南華精舍。拓田園五百畝。藝花果千萬株。草萊者芟之。剝食者新之。而斯寺以濯以顯。經始於民國二十二年九月。越歲八月而工竣。更捐廉

奉大藏經。復祖殿爲藏經閣。造儲寶櫥庋法物。以永其傳。且禮請虛雲老和尚來主是寺。於戲宏宗闡法。非漢魂鈍根所敢聞。他日祇園永茂。華寶增繁。嘉樹成林。民生少補。寓勝殘于去殺。期解甲以銷兵。庶不負斯舉歟。謹以厓略志于石。與事捐助。例得另書。

民國二十三年八月

吳川李漢魂記

大埔鄒　魯書

冬。諸護法堅請傳戒。殿宇已傾。房屋破壞。只得蓋搭葵蓬竹屋以住衆。而諸方來客。達數百人。粵韶官紳眷屬多來隨喜歸依甚衆。冬月十七日結壇正殿。入夜說菩薩戒時。虎來歸依。衆懼。予爲其說戒。馴然而去。

〔附記〕　民國二十三年冬。啓建道場。四衆雲集。達官貴人有帶兵弁者。某夜入壇時。江孔殷之子叔穎適立藏經樓上。首先發見曹溪門外有兩道電光。近視之。虎也。嘩然。兵弁正擬發鎗。師驟至。止之。虎伏階下。師爲之說三歸依。囑其隱深山。毋傷人。虎三叩首去。迴視猶戀戀。以後每年必出巡一二次。山豬野獸絕跡。偶聞虎嘯聲。師即出。善慰遣之。此老虎歸依之異聞。師當時說授三歸後。爲說偈曰。

「虎識歸依佛。正性無兩樣。人心與畜心。同一光明藏。」

〔是年大事〕 三月溥儀在長春稱帝僭號大同。旋改康德。

民國二十四年乙亥九十六歲

春。李公漢魂調任東區。與建乏人相助。事益艱虞。戒期後。應香港東華三院請。赴港建水陸道場。壇設東蓮覺苑。事畢。轉鼓山。辭職。請老當家感慧和尚。繼任住持。予即回南華。先培修祖殿。建觀音堂及寮房等工程。冬月。寺後伏虎亭之北。卓錫泉之南。有老柏三株。宋代植也。枯亦數百年矣。冬月忽發新枝。觀本首座爲長歌記之。岑學呂識碑陰。書丹泐石。植於碑林。

〔附錄〕 南華枯木吟幷序　　釋觀本

南華祖庭後九龍泉畔。有參天老樹三株。其一上段已枯折。其二椏杈搖落。不知幾經年月也。鼓山　雲公老人入主祖席。乙亥冬期傳戒。四方來者數百人。自明代憨山清公而後。冷落數百年之祖庭。忽欣欣有朝氣。而物感亦於然起變化。冬月寒枝。忽發嫩葉三株。次第向榮。昔聞玄奘三藏。西域取經。靈巖寺之古松。枝枝西向。及歸。枝忽東迴。門弟子喜曰。教主歸矣。乃西迎之。公果還。遂號曰摩頂松。今此瑞應。得

無類是因爲長歌記之。

君不見寶林山下九龍泉流澤涓涓遍大千。曹溪一滴成漪漣。又不見一花五葉無根樹。普蔭人天春煦嫗。葛藤豈落有無句。何來豫章落葉吟。庾信却抱淮南心。不萌之草藏香象。舊處枯椿何所尋。誰知萬象森羅中。枯椿向上還有事。從來感應成道交。幾微歷歷不思議。昔聞大唐西域記。鉢羅山上灰菩提。涅槃佛節葉凋落。一夕新抽還舊萋。無憂王妃曾剪伐。外道異見還災梨。祠天火燄茁雙樹。香乳灌溉枝還齊。又聞三十三晝度樹。葉黃萎落諸天喜。不久還生如鉢花。果上色香更鮮美。阿含經說聖弟子。離欲歸真亦如此。四禪得果成樂遊。枝葉先零差可擬。吾人莫作繫驢橛。珊瑚枝枝撐着月。誰知碓嘴已生華。臘月蓮花豈不發。靈苗有在當諦觀。祖庭雜作等閒看。枯榮兩樹灼然見。植材記取高安灘。南華老樹半心空。寒枝尺百凌蒼穹。中有三株生意盡。屹然椔杌將毋同。今冬忽作欣欣意。枝柯萌蘖還青葱。如是新條占瑞應。勉哉蘭桂當印證。萬物一體原同根。集枯集菀何曾定。莫作時人見牡丹。惘然譜作如夢令。我今更與蛇添足。覺華遍映塵中鏡。未明道眼出家兒。園樹生耳還信施。老子堂前雙柏枝。得時枯幹還離披。嶽神得戒尊所師。北巖松柏爲東移。儒門孝

弟多祥熙。庭槐紫荊猶有知。古云草木有道存。黃花翠竹皆靈源。會心痛領法界性。體用都歸不二門。我佛嘗說枯樹經。着眼宗門絕後醒。兩般雜糅成一什。解嘲聊作自心銘。憨公沒世四百年。南華晻曖草芊芊。而今佛日濛氾出。又見曹溪大願船。夾溪桃李釀春風。把舵慶值河上公。西來細認摩頂松。葉葉枝枝今已東。誰歟誰歟枯木衆。誰歟誰歟雲中龍。誰歟誰歟起吾宗。梅開一鋪真功德。冷香和月一聲鐘。

〔附記〕 是年夏。廣東韶州洪水為災。夜間水漲。波濤洶湧。平地村舍皆淹沒。馬壩有鄉戶雲姓者。一家十五人。其屋正當滔天洪水中。家有幼童年方四歲。忽脫口稱念觀世音菩薩聖號。家人聞之。亦隨之疾聲大呼觀音菩薩救命。其屋舍不覺浮水面。如行船然。洪流中忽阻於一大樹間。家人皆攀登樹上。而屋立即沈沒矣。水退後。全家詣南華寺敬香禮謝。向余親述其事焉。

民國二十五年丙子九十七歲

春。傳戒。修理各殿宇事。陸續有成。國府主席林公子超。居院長正。蔣公中正等。前後來南華。林居二公助重建大殿。蔣公助重鑿新河。然不煩人力。有助其成者。亦護法之力也。

〔附錄〕　白狐事記　　釋觀本

民國二十五年丙子。南華放春期戒壇。三壇畢。將解界。曹溪駐防軍第十六團團長林國賡來見。攜一檻。中有物。白質黑章。毛甚澤。喙突尾修。蓋狐也。團長曰。「此物來歷頗奇。初於廣州白雲山為獵者所獲。或曰。廣州拆城開馬路。從城垣逸出。被獲。吾友某甲以四十元得之。初擬作補品烹之。以快朵頤。以其目灼灼有光。且解人意。不忍宰。因而置於廣州動物公園中。甲旋以事繫縲絏。非其罪也。顧案久不決。會有為扶鸞者。甲婦欲叩吉凶。及壇。未言而乩動。所示恰中其隱。判是因狐之報。並示南華寺現有高僧主化。宜速將狐送往放生。訟事可解。婦駭。設法贖狐。甲固與林團長善。林適返韶關團部。故託之帶送到寺云。」住持雲公聞而納之。乃為狐說三歸五戒法。縱之後山林麓。每歸就寺求食。僧飼之。自受戒法。即不食肉。喜果餌。修寺工匠。戲以肉塊攙果與食。狐覺哇之。奮前爪踐擦數四。怒目睨匠。若懟其相欺者。遂竄去。數日不返。一日為鄉人所逐。猱升十丈許之樹巔。抱枝長嗥。沙彌白方丈。雲公出而展望。一見老和尚。即趨而下。躍攬衣袂。若馴犬之見主。乃攜之歸。恐受獵者偵伺。為所獲。乃設柙以畜之。間或縱之出。則盤桓寺中。不復棲林薄。一日蔣公忽蒞寺。衞弁十

餘隨行。先不關白。至曹溪門見白狐。弁擬舉槍。蔣制止。狐搖首掉尾導蔣前行。至大殿中。即飛跑至方丈。啣公衣下樓。與蔣會晤。具說因緣。均大笑。狐每見雲公坐。即伏禪榻上。見公閉目坐久時。捋公鬚以為戲。公開目視之。輒謂汝有靈性。勿野也。或出山門外與店家小兒女嬉。某年月日。不知如何竟被車轢至重傷。匍匐不能起。老和尚視之。猶勉強掙扎。以傷示老人。老人知其不治。愍其痛楚。乃開示之曰「這個皮袋無足留戀。汝須放下。懺悔過去宿業。一念之差。墮於異類。復遭惡報。攖此痛苦。此是宿業報滿。願汝一心念佛。速得解脫。」狐似會意。點首者再。呃逆三聲而逝。陳屍二日不變。老人憶百丈為野狐下一轉語。脫野狐身公案。遂備棺依亡僧例。津送葬於南華山後。乃為銘曰。

不落不昧　因果抵對　不快漆桶　虛空粉碎　狗子佛性　有無何礙
古路枯椿　蒼鷹氣概　狐死兔泣　兩皆襤褸　異類中行　當觀自在

〔附錄〕　靈泉應禱　釋惟因

曹溪四天王嶺界內土地。皆屬南華寺。歷朝王臣護法、近寺不許營墳。而大堪輿家亦認為地已結寺。靈氣有主。強瘞骸骨。不利子孫。復壞名勝。勢成兩害。故寺後來龍。

從無卜葬者。年前漘溪村某甲。潛在寺後象山營葬。卓錫泉忽然枯竭。事爲曲江縣長葉震東查悉。勒令移阡。泉涸如故。師以事關全寺飲料。乃臨泉默禱。泉水應念復流。按曹溪通志第四卷李尚書日宣卓錫泉來復記。所記歷朝以來。靈泉應禱。事蹟甚詳。

〔附記〕　大雨築堤

曹溪河流。本距寺前一百四十丈。年久失修。砂石衝積。水改向北。對寺門直射。此反弓格也。二十五年丙子。■■。勘定水線。計挑築新河。填補舊河。全程八百四十餘丈。需用三千工人。所費甚鉅。正擬動工。乃於七月二十夜。雷雨大作。終宵如萬馬奔騰。及曉。水漲堤平。沖開新河。一如所定界線。舊河已爲砂石淤塞。且湧起數尺。反成寺前之一字案。此神改河流之異。

〔是年大事〕　六月兩廣組獨立軍事委員會。　七月陳濟棠下野。還政中央。　十二月軍事委員長蔣中正被張學良劫持。稱爲「西安事變」。

民國二十六年丁丑九十八歲

春戒後。應穗垣居士林請。赴講經。時西藏榮增堪布活佛。與羅格更桑等十餘人。來歸

依。佛山諸僧衆護法等。請赴佛山爲仁壽寺寶塔開光。回南華後。修造各院宇工程。

〔**是年大事**〕 七月七日日軍襲蘆溝橋。我軍退出北平。中日大戰爆發。十二月南京淪陷。國民政府宣言遷都重慶。

民國二十七年戊寅九十九歲

春戒後。仍赴穗垣講經。講畢。赴香港東蓮覺苑建大悲法會。秋後回南華。

〔附記〕 是年夏予至廣州陳培根居士有新宅一幢。渠任職香港德國洋行。舉家住港。宅中僅留司閽一人。乃請余暫居其樓上佛堂。一日日機數十架猝來轟炸。左右樓房數十幢。頓成墟燼。死人無數。予住處門窗悉震碎。全宅幸無恙。而予與閽者亦安然無事。事後報章轟傳有許李二姓者同事至相得。李某死。遺少妻幼子。許爲營葬訖。撫其妻孥如家人十餘年矣。一日忽於路中遇李。歡然邀入酒肆。許陰訝李鬼也。何得至此。李似覺。徐曰「君勿怖。吾妻孥蒙君恩以活。德之久矣。吾頃奉命登記名冊。此間將有巨故。君所居亦被災。而君家人冊中幸無名。特告君速避地而安。」且出資作東道。珍重而別。許見其行如疾風。俄頃即逝。疑且信之。乃舉家他徙。未幾難作。住宅果炸燬。與余居且密邇也。觀乎此。生死之事。固非偶然。而鬼知酬恩。報

應之速。如響應聲。灼然可信矣。

〔是年大事〕五月我軍退出徐州武漢。十月日軍在廣東大鵬灣登陸。我軍退出廣州。十二月汪精衛離渝叛國。

民國二十八年己卯一百歲

春戒。以各省多有兵事。來寺求戒者益衆。予提議當茲抗日戰爭。兵民損傷甚衆。凡爲佛子。應各發心。乃設壇每日禮懺二小時。薦亡息災。全體大衆減省晚食。節積餘糧。獻助國家賑款。均贊助實行。

〔是年大事〕九月一日歐洲大戰爆發。世稱第二次世界大戰。十一月汪精衛與日本訂立日支調整綱要。

民國二十九年庚辰一百有一歲一九四〇年

春戒後。以廣州淪陷。軍民兩政機關。遷治曲江。各地僧人來者日衆。乃重修曲江大鑑寺。爲南華下院。以便往來。又修月華寺。以廣接衆。

〔是年大事〕一月汪與日訂立亡國密約。另設國民政府於南京。

民國三十年辛巳一百有二歲

春戒後。趕速完成各處殿宇工程。已竣工者十之八九矣。將兩年來弟子及善信所贈予私人之果資二十餘萬元交與粵省府以爲賑濟之用。不蓄絲毫。因曲江一帶缺糧。饑民甚衆也。

是年秋。曲江成立廣東省佛教會。推予爲理事長。張子廉居士副之。

〔是年大事〕 十二月太平洋戰爭爆發。 日軍攻陷香港星加坡菲律賓及仰光等處。

民國三十一年壬午一百有三歲

是年春戒。有樹神求戒之異。監院觀本爲文記之。

〔附錄〕 樹神求戒記 釋明一

曹溪南華寺頭山門內引道西。新造放生池邊。有古樟樹。不知其幾何年月也。高參天。圍徑丈。向爲屠沽弛擔之所。每年二月八月祖師誕辰。卽盤據其四周。成酒肉肆。鄉人之來參禮者。亦視作血食之神廟。不復知此爲南宗開山道場也。曩者。憨山清公。於明萬曆庚子。入住曹溪。當時不法僧招集四方亡命。盤據山中。屠沽娼賭。已不可收拾。民國甲戌。李將軍漢魂。迎請鼓山虛雲清公。重興南華。師至。覩

此狠藉葷穢。齋廓清之。準古規葷酒不許入山門之例。嚴申告誡。派方外人以糾繩。請地方官以厲禁。並於樟樹下建土地祠以鎮之。如是數年。羣情始戢。惡風迺革。歲壬午。春期放戒。忽有行者來求授比丘戒。問其姓。張氏子。問其籍。曲江人。問其年。三十四。問其剃度所師。無有也。問其三衣鉢具所備。亦無有也。鑒其誠。乃錫法名曰常辱。未進戒堂前。服役甚勤。每日打掃全寺院道廊廡不少懈。而性緘默。不與衆言笑。既進戒堂。學戒亦事事如律。迨至三壇圓滿。梵網戒畢。斯人忽失所在。而袈裟戒具留之戒堂。人則遍覓不獲。久亦忘之矣。

癸未春戒將居。此僧忽來入夢。索領去年戒牒。責問何往。曰無所往。問何在。曰與土地同居。醒而誌之。乃知爲老樟樹神來求戒也。遂於頭山門樟樹下土地壇設供一堂。將原戒牒焚而歸之。噫。至誠感神。不可思議。有這般奇特。夫毗尼律制。大樹稱鬼神村。不許剪伐。衆生殺業轉業如破竈墮。會盡無生。感不絕於予心。乃爲之頌。頌曰。

是鬼神村　是破竈墮　道無古今　祇是這箇
胎卵溼化　地水風火　弱肉強食　因因果果
放下屠刀　無爾無我　各遂其生　有何不可

大道無朕　　蝘蛉螺贏　　大同不同　　一場懡㦬

夏秋間。修無盡庵以居女尼。大鑑寺初成。南華工未竣。而鼓山又時以事相諮。出世間事與世間事雜沓而至。更有敵人飛機日過南華。斯擾矣。

〔附記〕　自穗城陷。省府遷曲江。軍政人員時來南華。敵偵以為假寺會議也。七月某日果有顯要多人來寺。飛機八架繞寺不去。師知之。飭令各僧歸寮。來客入祖殿內。師獨上大殿拈香趺坐。未久。一機俯衝而下。投一巨彈。中於寺外河邊樹林中。無傷也。機羣又復旋繞。後卒於寺西十里馬壩地方。兩機相撞。機毀人亡。從此敵機不敢來寺。即南北飛亦繞道而行也。

冬十一月。政府主席林公。暨中央各院部長。派屈映光張子廉兩居士到寺。請往重慶建息災法會。於十一月六日啓程。到衡嶽進香。桂林行營李主任濟深。派許國柱居士來接。到桂住月牙山。四衆歸依。到貴州寓黔明寺。廣妙和尚請上堂開示。抵重慶。蒙府院及各寺到站迎接。與主席林公。法會長戴公等商定後。在慈雲華嚴兩寺。分建法會。

民國三十二年癸未一百有四歲

一月。在息災法會修懺儀。至二十六日圓滿。主席林公。暨各長官蔣公戴公何公等。分

設齋招待蔣公詳細問法。條列唯物唯心。及神與基督之理。以書答之。在慈雲寺。華嚴寺上堂開示侍者惟因筆記之。

〔附錄〕　答蔣公問法書

（上略）……佛教者。實今日週旋國際。趨進大同之惟一大教也。目下世界有兩種力……唯神論與唯物論。否認輪迴果報之說。故其影響所及。不可說不可說。基督教之唯神論。雖有爲善者神給與快樂報酬。爲惡者神施以痛苦懲罰之說。然以神之存在。認爲自然。而不知其所以然。故不能令人深信。且貽唯物論者極大口實。此基督教所以不能維繫世界和平之故。實則神卽是物。物卽是心。心亦是神。然神亦非神。物亦非物。心亦非心。佛明三界宇宙本無一法（事物）建立。皆是真心起妄生萬種法。「真心」亦不過因有妄物對待而立之假名。究其實所謂真心亦非是。譬如大海。心是水。萬法（萬事萬物）是波浪。平靜者稱爲水。洶湧者稱波浪。波浪平靜時仍是水。水洶湧時又成波浪。又因有洶湧之波浪。故稱不洶湧者爲平靜之水。假使根本不有洶湧之相。波浪之假名固不能立。平靜之假名亦何由生。立亦不過吾人隨意立之假名。相信魚類或稱水爲空氣。故知物卽是心。有卽是無。色卽是空。妄卽是真。煩惱卽菩提。衆生卽諸佛。一念迷惑時。心成物。無成有。空成色。真成妄。菩提成煩惱。諸佛成

衆生。如水洶湧時卽波浪。若一念覺悟時。物不異心。有不異無。色不異空。妄不異真。煩惱不異菩提。衆生不異諸佛。如波浪不洶湧時。仍是平靜之水。又因迷惑而起物有色妄煩惱。衆生等對待。故立……心無空真菩提。諸佛……等假名。若根本不有迷。則物。色。妄。有。煩惱。衆生……等假名。固不能立。卽心無空真菩提諸佛……等假名。亦何有立。所謂唯心唯物。有神無神。皆是識心分別計度耳。或云「若是佛學亦唯心論耳。」佛學雖說唯心。然與哲學上之唯心論懸殊。哲學上之唯心論於心執有。於物執無。釋迦所謂以攀緣心爲自性。執生死妄想認爲真實者。唯物論者於物執有。於心執無。釋迦所謂顛倒行事。誤物爲己。輪迴是中。自取流轉者。唯神論者。劃分物質實體與神靈實體。爲截然不同之兩個世界。釋迦所謂惑一心於色身之內。認一漚體。目爲全潮者。各執偏見。或因近視。認牛之影像爲牛。或以管窺牛。見牛角者則認牛角爲牛。見牛頭者則認牛頭爲牛。本無不是。弊在不見真牛全體。佛教則溯本窮源。將真實白牛清楚指出。若因指觀牛。未有不見真牛全體者。故欲救唯心唯物論之偏閉。捨佛教莫屬。

佛教所言明心性。或稱常住真心，真如覺性，法身，實相……等皆是真理之別名清淨本然。離諸名相。無有方所。體自覺。體自明。是本有自爾之性德。絕諸能卽今稱主觀主動等所卽客觀被動等對待。本無所謂十方。東、南、西、北、東南、東北、西南、西北、上、

下、卽今稱空間。三世。過去現在未來卽今稱時間 更無所謂大地。人畜木石地獄天堂等等。祇以妄立一念。致起諸有爲法。宇宙間萬事萬物 如『楞嚴經』此經幾無法不備無機不攝，究佛學哲學者均不可不參究 釋尊答富樓那問『覺性淸淨本然。云何忽生山河大地』云。

『性覺必明。妄爲明覺。覺非所明。客觀 因明立所。客觀 所旣妄立。生汝妄能。主觀 無同異中。熾然成異。異彼所異。因異立同。同異分明。因此復立無同無異。如是擾亂。相待生勞。勞久發塵。自相渾濁。由是引起塵勞煩惱。起爲世界。靜成虛空。虛空爲同。世界爲異。彼無同異。眞有無法。』

『覺明空昧。相待成搖。故有風輪。執持世界。因空生搖。堅明立礙。彼金寶者。明覺立堅。故有金輪。保持國土。堅覺寶成。搖明風出。風金相摩。故有火光。爲變化性。寶明生潤。火光上蒸。故有水輪。含十方界。火騰水降。交發立堅。溼爲巨海。乾爲洲潬。以是義故。彼大海中。火光常起。彼洲潬中。江河常注。水勢劣火。結爲高山。是故山石。擊則成燄。融則成水。土勢劣水。抽爲草木。是故林藪。遇燒成土。因絞成水。交忘發生。遞相爲種。以是因緣。世界相續。虛雲之說恐亦不及此說之詳』

『復次富樓那。明妄非他。覺明爲咎。所妄旣立。明理不踰。以是因緣。聽不出聲。見不超色。色香味觸。六妄成就。由是分開見聞覺知。同業相纏。合離成化。見明色發。明見想成。異見成憎。同想成愛。流愛爲種。納想爲胎。交遘發生。吸引同業。故有因緣生羯羅藍遏蒲曇。胞胎中受生之質 等

胎卵溼化。隨其所應。卵爲想生。胎因情有。溼以合感。化以離應。（佛在二千多年前指出）情想合離。更相變易。所有受業。逐其飛沈。以是因緣。衆生相續。」

「富樓那。想愛同結。愛不能離。則諸世間父母子孫。相生不斷。是等則以欲貪爲本。貪愛同滋。貪不能止。則諸世間胎卵溼化。隨力強弱。遞相吞食。是等則以殺貪爲本。以人食羊。羊死爲人。人死爲羊。如是乃至十生之類。死死生生。互來相噉。惡業俱生。窮未來際。是等則以盜貪爲本。汝負我命。我還汝債。以是因緣。經百千劫。常在生死。汝愛我心。我憐汝色。經百千劫。常在纏縛。惟殺盜婬三爲根本。以是因緣。業果相續。」

「富樓那。如是三種顛倒相續。皆是覺明明了知性。因了發相。從妄見生。山河大地諸有爲相。次第遷流。因此虛妄。終而復始。」

真如覺性。既立真妄。於是有不變與隨緣之別。平等不變。離差別相。無聖無凡。非善非惡。真實如常。不變真如也。隨緣生滅。起差別相。有聖有凡。有善有惡。隨緣真如也。就不變真如言。萬法即真如。非心非物。非神也。就隨緣真如言。真如即萬法。即心即物。即神也。唯心論者。錯認識神。就隨緣真如。以爲即是真心。而倡唯心論。唯物論者。囿於邊見。就隨緣真如。即物之見。而倡唯物論。又據唯物而倡無神論。唯神論者。亦囿於邊見。妄生分別。就隨緣真如。即物

與神之見。而倡唯神論。殊不知心卽物。物卽神。心物與神同一理。體有物則有心有神。無心則無神無物。然此「有」非有無之有。乃非有而有之妙有。此「無」非斷絕之無。乃超有無之妙無。此妙「有」妙「無」與下說之，無生之生與有生之無生，其義頗奧，非語言文字可到，故爲禪門要關。唯心論唯物論唯神論者。均未明斯義。互相攻擊。實則皆無不是。亦皆非是。一硏佛學自可渙然冰釋矣。

此學對於宇宙本體之硏究。除前述外。其他對於世界之構造與成壞。人身器官之組織。及其他種種問題。在『楞嚴經』及諸經論。多有詳細論列與說明。且大多與後來哲學科學發見者相合。現未及詳指。其於人生價值。則大菩薩之行願。已非他聖賢可及。經典上在在處處可見之。於此可知佛教之神妙及偉大處。然佛教絕非標奇立異以衒人。亦非故弄玄虛以惑衆。其一言一行。皆從戒定慧三學親履實踐得來。何謂戒定慧。防非止惡曰戒。六根涉境。心不隨緣曰定。心境俱空。照覽無惑曰慧。防止三業之邪非。則心水自澄明。卽由戒生定。心水澄明。則自照萬象。卽由定生慧。儒家亦有「定而後能靜。靜而後能安。安而後能慮。慮而後能得。物有本末。事有終始。」之言。卽哲學家亦莫不沈思竭慮以從事所學者。然儒者及哲學科學者。則以攀緣心。思宇宙萬物。不知宇宙萬物。亦是攀緣心所造成。能慮所慮。俱是攀緣心。欲而探求眞理。等於趺坐椅上。欲自舉其椅。勢不可能。此今哲學者。對於認識

論聚訟紛紜。莫衷一是。終無結論者。因此故也。佛則離言絕慮。以智慧覺照宇宙萬事萬物。如下座舉椅。故任運如如。此佛教括哲學科學宗教三者。一爐共冶。又皆先知先覺者。蓋有由來也。日本以佛為國教。近世之與。其維新諸賢。得力於禪學不少。為衆所週知之事。若非其軍閥迷信武力。與道全乖。以殺戮為功。以侵略為能。安有今日之敗。

或疑佛教為消極為迷信。不足以為國教。此特未明佛教者之言。實則佛法不壞世間相。豈是消極者。佛法步步引人背迷合覺。豈是迷信者。考佛梵名佛陀義譯覺者。自覺覺他覺行圓滿。謂之為佛。菩薩梵名菩提薩埵義譯覺有情。有出家在家二種。乃發大心為衆生求無上道。一面自修。一面化他者。其積極與正信。恐無有出其上。佛教依折攝二義立方便多門。何謂折。折者折伏惡人。昔石勒問戒殺於佛圖澄。澄曰。「子為人王以不妄殺為戒殺義。」蓋在家大權菩薩。為折惡利生故。雖執刀杖乃至斬其首。於戒亦無犯。反生功德。因惡意而殺人。皆知不可。因善意而殺人。固是在家大權菩薩之金剛手眼也。何謂攝。攝者攝受善人。佛菩薩為利益衆生。故不避艱危。有四攝法。一。布施攝。若有衆生樂財則施財。樂法則施法。使生親愛心而受道。二。愛語攝。隨衆生根性而善言慰喻。使生親愛心而受道。三。利行攝。起身口意善行。利益衆生。使生親愛心而受道。四。同事攝。以法眼見衆生根性。隨其所樂而分

形示現。使同其所作霑利益。由是受道。佛菩薩之積極爲何如。

何謂方便。方便者量衆生根器施諸權巧而渡之也。前述之四攝法。亦是方便之門。法華經化城喩品云。「譬喩險惡道。迥絕多毒獸。又復無水草。人所怖畏處。無數千萬衆。欲過此險道。其路甚曠遠。經五百由旬。時有一導師。強識有智慧。明了心決定。在險濟衆難。衆人皆疲倦。而白導師言。我等皆頓乏。於此欲退還。導師作是念。此輩甚可憫。如何欲退還。而失大珍寶。尋時思方便。當設神通力。化作大城廓。汝等入此城。各可隨所樂。諸人既入城。心皆大歡喜。此是化城耳。我見汝疲極。中路欲退還。權化作此城。汝今勤精進。當共至寶所。」……觀此可知釋尊分時設教。權施方便之深意。故最上根者與言禪。上根者與言教。重分析者與言唯識。普通者與言淨土。權設大乘小乘。不論出家在家。務求普化羣機。使一切衆生。咸沾法益也。近人觀佛子之對像跪拜。及淨土之持名念佛。即以其無神論立場。謂爲迷信。不知跪拜與對長上致敬何異。念佛對於修心有莫大之功。且持名念佛。不過方便初機之簡捷法門。更有觀像念佛。觀想念佛。實相念佛等法門。淨土自有無窮妙用者。人自不會耳。豈迷信哉。

或謂。基督教亦脫胎於淨土宗「阿彌陀經。」試觀耶穌身上搭衣。與佛相同。阿彌陀經說

西方極樂世界。耶氏亦說天國極樂淨土往生分九品。耶教李林天神譜。亦言天神分九品。阿彌陀經說不可以少善根福德因緣得生彼國。耶氏亦言你不在人間立功。上帝不許你到天國淨宗二六時念佛名號。求佛接引。耶氏亦以早晚祈禱上帝哀祐。至佛門有灌頂之法。耶氏亦有洗禮之儀。——觀此耶氏教義。與淨土宗趣。大致相同。而耶氏誕生於釋迦後千有餘年。當是曾受佛化。得阿彌陀經之授。歸而根據之另行創教。似無疑義。且耶氏曾晦迹三年。當是赴印度參學。事雖無據。而迹其蛛絲馬跡。似非厚誣云云。其言良非向壁虛構。不過表面上看來。耶氏雖類似淨宗初機之持名念佛。實際則遠遜之。耶教着於他力。明其然而不明其所以然。迹近勉強。持名念佛。則重他力自作相應。如楞嚴經大勢至圓通章云。……『十方如來。憐念衆生。如母憶子。若子逃逝。雖憶何爲。子若憶母。如母憶時。母子歷生。不相違遠。若衆生心。憶佛念佛。現前當來。必得見佛。去佛不遠。不假方便。自得心開。……我本因地。以念佛心入無生忍。今於此界。攝念佛人。歸於淨土。』有因有果。故理事無礙。且耶教說永生。淨宗則云往生淨土。見佛聞法。悟無生忍。永生之生。以滅顯生。有生對待。終有滅時。無生之生。則本自無生。故無有滅。此所以稱爲無量壽（阿彌陀譯名也。）

願行菩薩行求無上道者。非必出家而後可行。在家亦無不可。不過出家所以別國主。離親

屬。捨家庭者。意在脫離情欲之羈絆。捨私情而發展佛力之同情。捨私愛而爲偉大之博愛。以渡一切衆生爲忠。以事一切衆生爲孝。此大同之義也。孫中山先生嘗曰。「佛教乃救世之仁。佛學是哲學之母。宗教是造成民族和維持民族一種最雄大之自然力。人民不可無宗教之思想。研究佛學可補科學之偏」。今公亦以佛教之輸入中國。有裨益於中國之學術思想。故稱佛教爲今日之週旋國際。趨進大同之唯一大教。豈徒言哉。且今日信教自由。不能強人以迷信。祇可令人心悅誠服而生正信。然則捨佛教其誰與歸。（下略）

〔附註〕　惟因書記曾告編者曰。師由重慶回時。各鉅公均贈以名貴古玩寶玉。及字畫等。其數多至五大箱。師於沿途分贈與人。惟因問之。師曰。「徒費保存。徒亂人意」。遂不留一物。沿途歸依者有四千餘人。所收果資。亦一一令惟因登記。撥修建海會塔云。

三月回南華。修七衆海會塔。掘地爲塔基。出古棺四。長一丈六尺。中空無骨殖。幽宮磚每尺八寸餘。多花紋及鳥獸。間有干支字。然無年代可考也。六月設戒律學院。以教青年僧衆。又於寶林門內辦義務小學。收教鄉村貧民子弟。冬月海會塔成。湯瑛爲文記鐫石。

〔附錄〕 南華寺七衆海會塔記

湯瑛

荼毗爲四大葬法之一。西竺古制也。自大教東來。四衆悉依。明代尤盛。逮清而稍替矣。粵中叢林間亦有普同塔之建。然乏闊構。民二十三年。虛雲老和尚卓錫南華。即欲籌建比丘比丘尼沙彌沙彌尼優婆塞優婆夷及式叉摩那尼等七衆海會塔。並建佛殿僧舍。薰修持誦。普利幽冥。時以祖庭傾圮。百廢待興。建設數年。未遑幷舉。至癸未春。得潮洲鄭子嘉居士相助。始克完竣。而此事因緣之奇。昭靈之感。有不可不記者。初居士僑商香港爲巨室。民國三十年冬。香港淪陷。閭閻騷然。人且相食。惶惶然不終日。居士夜夢武士披甲擎杵。示以避逃方所。醒而識之。挈眷急行。沿途危難。皆化險爲夷。若有神助。歷時兼旬。路經南華寺下車歇息。信足遊覽至天王殿後。仰瞻韋馱菩薩像。則赫然夢中所見之武士也。居士駭愕。五體投地。感極而泣。乃詣方丈。謁虛雲老和尚。且白其異。並發心歸依。願捐資造寺。用報菩薩加被之恩。雲公以南華殿宇大致竣工。乃語缺海會塔事。居士聞命踴躍。立捐國幣五萬元。其哲嗣應時。亦銳任勸募。周懷遠居士聞風隨喜。亦助二萬元。張子廉居士助一萬元。同爲之倡。其後善信接踵捐助。斯塔莊嚴。遂爾從地湧出。計始於癸未春。竣工於本年臘月。

共費國幣約百餘萬元。捐款芳名。另勒碑石。烏虖。諦觀鄭居士如上因緣。韋馱菩薩。固屹然未嘗少動也。豈祇韋馱菩薩未少動。卽我佛如來。乃至虛雲老和尙。亦未嘗少動也。經云『隨緣赴感靡不周。而恆處此菩提座。』佛法之不可思議。豈在纏縛凡夫所能測度也。鄭居士以宿世善因。獲茲善果。隨緣清信。又因斯善果而植善因。萬善齊彰。同圓種智。是宜操觚記實。以詔來茲。

〔附記〕 湯瑛於癸巳年春在香港出家。法號融熙。旋赴南洋弘法。己亥寂於吉隆坡。

又予於是冬將移錫雲門寺。乃作重興南華寺記。

〔附錄〕 重興曹溪南華寺記

虛 雲

於一毫端現寶王刹。坐微塵裏轉大法論。盡虛空徧法界。何處不是道場。一累土。一畫沙。何事而非佛事。語其極則。動念卽乖。寧有語言文字可記載耶。然而世有遷流。界有方位。道有隱顯。事有廢興。況夫道在人弘。理因事顯。欲承先而啓後。續慧命以傳燈。又烏可無語言文字以記載耶。曹溪爲六祖大鑑禪師道場。傳東山法脈。弘南頓宗風。一滴曹溪灑遍寰宇。五宗競秀。千載嚮風。若闇若彰。成佛成祖者不知若干

人報本思源。不顯奕世。不纂重哉。是則更不可無語言文字以記載也。雲老矣。耄齡始得來曹溪爲六祖作掃除隸。追懷往事。若有夙緣。十載經營綜理次第。心力交瘁。始具規模。後之僧徒。守此勿失。永保道場。上以微報佛祖之大恩。外亦不辜護法之宏願。是雲所以望諸來者。

中華民國七年歲次戊午。雲在滇南雞足山時。李公根源督辦韶州軍務。修理南華寺。訊至滇。屬雲來主持斯事。雲以雞山因緣未竟。謝却之。民國十七年戊辰。雲與王居士九齡同寓香港。時粵主席陳公銘樞。邀至珠江。亦請雲住持南華。而先有海軍部長楊樹莊。方聲濤等。以閩之鼓山寺。急待整理。派人挾伴雲往。雲以出家鼓山因緣。勿能却也。遂之鼓山。數載辛勞。略有建制。至民國二十三年甲戌四月。粵僧敬禪。之淸。福果等。參禮鼓山。屢言粵中佛法衰落。祖庭傾圮。欲雲赴粵中興之。意未決。一夜連獲三夢六祖。喚來南華。次日向諸人敍述夢緣。感歎希有。不數日粵北綏靖主任。今省府主席李公漢魂。電函邀約住持南華。衆亦以夢境敦勸。雲意動。即擬三事。復李公相商。(一)六祖道場南華寺。永作十方叢林。任僧棲止。(二)宜徵取原有子孫房衆願意交出。不可迫脅。(三)所有出入貨財。清理產業。交涉訴訟等事。

概由施主負責。倘允三事。即來參看。李公復電照行。並派吳淞書種石。暨廣州香港緇素十餘人到鼓山迎迓。雲遂赴粵。詣曹溪禮祖庭。觀察形勢。左右閉隔向背失宜。因謂李公曰。「此事實費躊躇。貧僧力薄。恐不勝任矣。」李公曰。「何謂耶。」雲曰。「此係宇內名勝祖庭。今頹廢若此。非掀翻重建。不足暢祖源而裕後昆。若作成次序如法。亦非歷數年工程。費數十萬金不辦。貧僧安有此力哉。」李公曰。「師勉任之。籌款我當盡力耳。」命繪圖參酌。雲以重念祖庭故。遂許之。時正民國二十三年八月二日。祖師聖誕節也。乃解辭鼓山職務。鞠躬盡瘁。以事祖庭。先相度全山形勢。考天監初。智藥尊者化曹侯開山。建寶林禪寺。其基地似在左邊。卽今南華精舍之下。至唐儀鳳初年。六祖來此。已閱一百七十年。舊寺久廢。山場亦歸陳姓管業。六祖欲恢復舊寺。時陳亞仙之先人墳地。已葬寺之右邊矣。六祖感動四天王定界。亞仙乞留祖墓。保存至今。故當日六祖造寺。其寺牆外爲陳亞仙祖墳。墓右悉爲龍潭。六祖降龍蛻化。欲堙其潭。以建僧舍。工未半而祖入滅。後弟子奉祖肉身。築塔於亞仙祖墳前。初爲木塔。不甚高也。至憲宗元和七年。賜諡大鑑禪師。塔曰元和靈照。稍加修飾。宋太宗太平興國元年。詔新師塔七層。易以磚石。塔曰太平興國之塔。以後歷

代修繕。皆沿其址。（後人觀察浮圖高聳。壓亞仙祖墳。未詳此一段經過事實。）以形勢言。該塔壓寺右臂。伸縮妨礙。以百房子孫至明代而僅存十餘房。讀南華事略。不禁掩卷三歎。萬曆二十八年。庚子秋。憨山清公。始入山重興祖庭。意欲填築龍潭。統一各家方位。糾正山向。閱時八載。工程及半。以魔事去。後雖重來不久示寂。讀夢遊集誓願文。冀後輩重興。滿其素願。迄今又越三百餘年矣。清代康熙年間。雖經平南王尙可喜重修。納形勢家言。填塞龍潭。將全寺殿堂。移置陳亞仙祖墳右。而靈照寶塔又壓住寺之左臂。且也。卓錫泉出自象口。寺後橫山是象牙。乃本寺之主靠山。自憨山挑培以後。歷次修繕者。不審山脈。削去靠山。使飛錫橋水直衝寺後。形成洗背水。此一忌也。龍潭之右小岡。形似象鼻。係寺內之白虎山。挖斷數處。包圍不密。缺乏遮蔽。此二忌也。外往湞溪路之山坳。破缺多處。正當北風。又無叢林掩護。此三忌也。寺之前後靠向不正。舊日頭進山門。卽在現今西邊大樟樹林內。中有深坑。如現今之曹溪門前。墓地坵陵起伏。穢積亂葬。坎坷寓目。幽明不安。此四忌也。雲海樓下之井。名羅漢井。在舊天王殿西邊。井右有一高坡。逶迤達天王殿門口。成爲白虎搥胸格。此五忌也。寺後大山。雖號雙峯。其實太弱。更因寺之坐靠。不依正主。以凹窪爲

背。是以子孫日漸衰弱。雲至曹溪。房分只有五家。其數不上十人。不居寺內。各攜家眷住於村莊耕植牧畜。無殊俗類。其祖殿香燈僧。歸鄉人派管。每逢二八兩月祖誕。所有收入由鄉村管理。宰殺烹飲賭博吸煙。人畜糞穢。觸目掩鼻。視憨山所記當日情形。尤有甚焉。夫以我六祖大鑑禪師。道侔千佛。德被含生。固足以耀後世而垂無窮。獨於其肉身所在道場。區區咫尺之地。輒不及百年而即中落者。雖曰人謀之不臧。要亦未嘗非地形之失利。相其陰陽。觀其流泉。豈虛語哉。雲察勘既竟。商諸李公。先定山場。以圖展布。李公與吳君種石。將寺屬基地。創辦林場。劃出寺外四週。山地五百畝。交寺建築。雲不得不殫心竭力。從事建置。初雲入山時。除祖殿寶塔及蘇程庵一那份稍為完整外。其大殿經樓方丈僧寮均皆摧朽。容衆無所。暫搭杉皮茅蓬二十餘間。作大寮客堂及緇素工人食宿處。乃着手先行培修祖殿。殿內祖坐木龕。以年遠故。被白蟻損壞。乃請出祖師肉身聖像。重新裝修。另照育王塔式。作祖坐龕。龕外塑南嶽。青原。法海。神會。四位侍側。以南嶽青原為祖在日之上首弟子。五宗皆由二派流出。法海則流通祖師法寶。神會在滑臺大振頓宗。若孔門之四哲也。復在祖殿兩廂建東賢殿。西賢殿。塑五宗有功法門諸祖。若孔門之七十二賢也。曹溪為

禪門洙泗。應先正名定位。原先殿左供聖父聖母右供伽藍神。中製靈通侍者酒亭。比憨山公當日戒靈通飲酒時。尤變本加厲焉。又憨公肉身原供靈照塔內。有一四尺餘高之銅鑄觀音大士。供在憨山下位。序次失儀。而丹田肉身原供祖殿東廂。已爲駐兵之所。積穢不堪。雲乃先建報恩堂安奉聖父聖母。於祖龕之左。另製一龕。以奉憨山。右製一龕。以奉丹田。建伽藍殿。以奉伽藍神。儕靈通侍者於內。撤其酒亭。（另爲文祭告。）又於祖殿之西。建觀音堂一所。共十五間。建外衆圊及雜屋九間。內衆圊及浴房七間。移奉靈照塔內之觀音大士。并爲女衆受戒挂搭之所。將方丈內之六祖銅像。供於靈照塔內。（此像原在韶州大鑑寺。因寺燬。乃移奉南華。）祖殿之後。舊名蘇程庵。積穢充滿。清除修建。架以履樓。通連祖殿。暫作方丈。方丈之東。爲一土坡。將土挑培主山。築樓房上下各五間。以作祖堂。供歷代祖師及南華繼席宗匠牌位。方丈之西。卽新建之觀音堂也。內部情形。略爲就緒。雲乃預期十事。次第進行。

（一）更改河流以避凶煞

考曹溪河流。由東天王嶺。繞出寺前。西達虹光橋。以入馬壩。寺門距溪邊約一百四

十餘丈。因年遠失修。沙石壅塞。溪水改向北流。直衝寺前大路邊。向寺門激射。此反弓格也。故必先更改河流。恢復舊道。以避凶煞。民國二十四年乙亥夏。勘定水線。計挑築新河。填補舊河。全程共八百七十餘丈。所費甚巨。正擬動工。乃於七月二十日夜雷雨大作。水漲平堤。沖開新河。舊河已被泥土淤塞。砂石湧起。反形成寺前之一字案。此護法神之力也。雲何功焉。今寺前林木葱鬱。沙環水帶。非復曩時景象矣。

（二）更正山向以成主體

查舊日山門在樟樹西邊。越過深坑乃得出入。不成門面。而現在山門外之大路坪場。坡陀歷亂。野葬縱橫。因此先遷葬亂墳。挑平土石。即以土石築成左右護衛山。高有數丈。以其基地改爲曹溪正門。外闢廣場。栽種樹木。緣陰翳天。白雲覆地。望之儼然一清淨道場。

（三）培山主以免坐空及築高左右護山以成大場局

寺所枕山。形像似象。後人將方丈後之靠山。分段剷去。使寺後落空無主。寺坐象口。其左右係象之下頷。夷成平地。陰陽不分。其右係象鼻。應當高聳。分節起伏。又被人在毗盧井處切斷。（井在今禪堂後西角。）一路挖平。直到頭山門。成大空缺。又無

樹木擁護。遠望孤寺無依。近察鼻節已陷。殊痛恨也。雲於拆平舊殿堂及丹墀時。所有土石。悉歸三處。右高於左。形象鼻也。稍曲而東。形鼻之捲也。中鑿蓮池。象鼻之吸水處也。培高後山。依倚固也。三處皆栽林木。今幽翠矣。

（四）新建殿堂以式莊嚴

民國二十五年丙子。新建大雄寶殿。按舊日殿基在現今之功德堂後。靈照塔壓其左臂。其方向爲坐艮向坤。平藩尙可喜所建也。雲以大殿爲全寺主體。關係重大。乃相度地勢。鳩工備材。移大殿於塔前。卽以靈照塔作殿之靠背。去壓臂之患。獲端拱之安。其方向以坐癸丑向丁未癸丁八度兼丑未線。將與寶林門同一方向。旣協定星。復觀大壯。堂堂正正。燁然巨觀。外像象王之居。中施獅子之座。塑五丈高金身大佛三尊。迦葉阿難二尊者侍側。四週塑五百羅漢。左右文殊普賢二菩薩。座後塑觀音大士。使尋聲而至者。覿面相呈。慕曹溪而來者。飽嘗而去。築殿基時。土中挖出鐵塔一座。高尋丈。爲清代雍正時造。——志書載爲降龍塔。非也。移鐵塔於鼓樓下。金飾而莊嚴之。復將平藩二碑。分嵌於鐘鼓樓內。以備考古。同時挑平今曹溪門地基。及門口之亂坡。砌洩水溝五十餘丈。自象鼻岡下穿過山隈。挖成水洞。注入曹溪門

內水池。池週四十餘丈。中建五香亭。其形如象鼻之捲蓮花也。鱗甲之類。以棲息焉。廿六年丁丑。建曹溪門。（原昔曹溪門在西邊大樟樹下）現稍移東。取坐癸丑向丁未。六度兼癸丁線。與四天王殿同向。舊日天王殿。在今之西歸堂後。今之殿址多爲亂坡。夷平之下。以建四天王殿。其左爲虛懷樓。右爲雲海樓。復建香積廚齋堂庫房等屋宇。建香積廚時。土中挖出千僧大飯鍋一具。元代物也。移置大殿後觀音菩薩座前。以植蓮花。廿七年戊寅。建寶林門。其原址在現今西邊空缺處。坎坷不平。乃挑其土以培高左右沙手。雲海樓下有一古井。名羅漢井。原在深坑內。加高一丈另五寸。使與園地平衡。中闢神道。左右各築蓮池。重建鐘樓。此銅鐘爲宋代物。埋土中。出而懸之。聲聞十里。發人深省也。又建報恩堂。伽藍殿及客堂。廿八年己卯。建鼓樓。祖師殿。供東土初祖以至六祖。及本寺開山智藥尊者七位。又建西歸堂。安僧衆覺靈。建功德堂。奉各護法主位。建雲水堂。接待來往僧衆。廿九年庚辰。建禪堂。依制坐香。建韋馱殿。班首寮。維那寮。以嚴督察。又建如意寮。置備醫藥。以調養病苦。指定售南華茶葉入款。以爲湯藥之費。又鑿通方丈後山。引導卓錫泉水源。砌成水洞。安置總分鐵管。直透香積廚。及各堂寮。三十年辛巳。將大殿之後。靈照塔之前。建法堂一

座。其上爲藏經樓。內藏廿五年由北京請回龍藏全部。大藏遺珍全套。又李伯豪主席送磧砂藏一部。築戒壇時。在土內挖出萬曆年修塔碑。豎立兩花臺壁中。建回向堂安奉國殤忠魂。建迎賢樓。招待來往賓客食宿。建無盡庵。以爲女衆清修。（按無盡藏尼。爲六祖最初護法。其庵址似在卓錫泉右邊。憨山祖師曾經重修傾廢已久。雲以庵與寺太近。故清出離寺東約三里許之柏樹下村莊房。榜曰古無盡庵。移女衆於此修持。至無盡尼之眞身現在曲江灣頭村西華庵。今依其形貌塑像一尊供於庵中。以作女衆修持模範。）三十一年壬午。於左殿左邊建念佛堂。以安修淨土者。掘地時得萬曆年余大成蘇程庵碑。足資考據。豎立於念佛堂照牆內。又建延壽堂安諸老人。平地基時。發現宋淳熙年間所刻六祖眞像及碑銘。移存祖殿照壁廊內。又在鐘樓之後。建碾米房沐浴室。工行寮儲蓄所及東圊。於其地掘出無數人骨。及一丈六尺之杉棺數具。其中火坯之穀類甚多。待考證也。三十二年癸未。建海會塔。於寺東二里許。緣南華舊無普同塔。歷代亡僧。隨山亂葬。日久遂形拋露。莫慰先靈。乃先設荼毗爐。以焚遺蛻。嗣建斯塔。以藏七衆。該塔用鋼筋水泥築成。堅固異常。足納灰塔數百萬具。其上建念佛堂。長年念佛。以利冥陽。於塔左右各建樓房四楹。

以爲看塔念佛人住所。又於塔前圍築圍場。遍栽林木。門外鑿一方池。以植蓮花。又重修卓錫泉。因舊日無池蓄水。飲料不潔。乃鑿池蓄水。中隔砂井。施以藥物。用鐵管引入大寮。又修飛錫橋。以保存古蹟。修伏虎亭。以弭虎患。又因曹溪各村貧苦兒童。無力就學。因設義學教之。此民國三十二年事也。綜上十年。雲重新祖庭。至此始成具體。茲再條析述之。綜覽全局。計自曹溪門至卓錫泉。由南至北。深一百五十一丈。由東邊寺牆至禪堂西壁。廣三十九丈五尺。首進曹溪門上下各一楹。越圍坪。度放生池。中有五香亭一座。次進爲寶林門。樓上下各五楹。歷神道至陛階。至四天王殿五大楹。殿左爲虛懷樓。上下各五楹。殿右爲雲海樓。上下各五楹。均南向。由韋馱殿經花園。上丹墀。大雄寶殿五楹。殿後法堂戒壇。及藏經閣上下各五楹。法堂之後爲靈照塔。塔後爲祖殿。殿後爲方丈。上下各五楹。方丈後繞道依山。至飛錫橋伏虎亭。以達卓錫泉。此中路也。東邊由虛懷樓後。報恩堂樓上下各二楹。鐘樓三層各一楹。伽藍殿上下各五楹。客堂樓上下各五楹。齋堂樓上下各五楹。庫房樓上下各五楹。歷階至回向堂五楹。迴光堂五楹。延壽堂樓上下五楹。進爲念佛堂樓上下各五楹。均西向。至祖堂樓上下五楹。則南向矣。此東路也。西邊至雲海樓後。西歸堂樓上下

各二楹。鼓樓三層各一楹。祖師殿樓上下各五楹。雲水堂樓上下各五楹。西入禪堂五楹。南向。韋馱殿。維那寮共七楹。北向。班首寮如意寮各七楹。東西向。再上爲西圕。計外堂廁所及雜屋共九楹。內堂廁所及沐浴室七楹。進爲返照堂五楹。經祖殿兩傍建東賢殿三楹。西賢殿後達觀音堂共計樓上下各十五楹。此西路也。附於東路者。爲客堂後之待賢樓。上下各五楹。齋堂之後。香積廚五楹。沐浴室七楹。碾米房一楹。工人室三楹。柴草寮五楹。東圕五楹。隸屬寺管者。無盡庵三十八楹。海會塔正座樓上下各三楹。兩旁樓房各四楹。幼幼亭右守望所三楹。總計新建殿堂房宇庵塔約二百四十三楹。其中間隔各部分寮房若干間。亦足以暫容清修勝侶矣。又塑造大殿及兩序大小佛像。共計約六百九十尊。備極莊嚴。

（五）驅逐流棍革除積弊

雲自甲戌八月入山。見聖地道場。變作修羅惡境。祖庭成牧畜之所。大殿爲屠宰之場。方丈作駐兵之營。僧寮化煙霞之窟。菩提路列肉林酒肆。袈裟角現舞扇歌衫。罪穢彌倫。無惡不作。雲始以善言相勸。置若罔聞。稍示權威。則持刃尋逐。瀕於生死者亦屢矣。終仗護法大力。切實嚴禁。督警驅除。與之爭持。歷三四年乃掃除淨盡。復於

寺外大路以南。蓋板屋十餘間。遴選善人販賣茶果。祗許素食。均能奉持。以至於今。得以重興殿宇莊嚴淨域也。

（六）清丈界址以保古蹟

自祖師募化檀越陳亞仙捨地。以四天王嶺爲界。千載以來。已成定案。第因年代久遠。人事變遷。雖志書所載甚詳。而實際反空無所有。僧餘破壁之參。佛久積塵之坐。尺天寸地。指點無從。至民國廿五年丙子九月。請省府令行派員履勘劃界。保存古蹟。繪圖立案。出示曉諭。照圖管業。使界址復明。

（七）增置產業以維常住

查南華寺產志書所載甚多。歷經豪右併吞。奸僧盜賣。雲入山時。僅有租穀二十擔。千分不逮一也。乃着手整頓。擬先清理產業。調驗契據。如無紅契而屬寺產者。不容侵佔。有紅契而原屬寺產者。准以七成贖之。正計劃中。而時局屢變。風波動盪。無從進行。祗有從前北區綏靖處所辦之林場。於民國廿五年由政府批准。交回寺內管業。惟所入無多。不足以贍常住。雲至乃募資漸次收買。至民國廿八年。連贖回及新買之稻田若干畝。每年租穀約數百擔。（另詳香火田產記。）至是常住始有粒食

可靠。然所歷艱苦。不可言喻。（其最苦者厥爲後山紫筍莊寺田三百數十坵。爲黎謝二姓所侵佔。被人從中舞弊。向政府交涉又因時局變遷。迄未清回。望後來者有以收回之。）

（八）嚴守戒律以挽頹風

昔我佛入滅。垂誡後人以戒爲師。嚴規行也。今雖末法。僧伽墮落。粵中尤甚。顧念南華爲宇內祖庭。豈容污合。今茲冷灰再煙。非宏法不能重興。非守戒不能宏法。雲乃遵百丈清規。嚴肅綱紀。一粥一飯。持午因時。一步一趨。悉守儀範。爲真佛子。乃可保叢林於久遠也。（其各種條規。另見同住規約。）

（九）創禪堂安僧衆以續慧命

初祖西來。單傳直指。六祖得法。弘揚五宗。禪波羅蜜也。五燈會元所記諸佛諸祖無不自禪定中來。得大機大用。渡 無算。今我六祖頓教道場。寂寞久矣。雲乃造禪堂。定香數。發警策。下鉗槌。冀其磨練身心。渡己渡人。以續我佛慧命。（課程另見規約）

（十）傳戒法立學校以培育人材

時當末劫。法運垂秋。痛心下淚。何也。佛所囑咐。「波羅提木叉爲汝等大師。」又云。

「戒如明日月。能消長夜暗。」又曰。「此經能住世。佛法得熾盛。若不持此戒。世界皆暗冥。」今茲佛法衰微。三門塗炭。豈非無因。無奈釋子掛名受戒。而不遵崇。外服袈裟。行同凡俗。是波旬徒屬。作獅子身中虱耳。雲爲挽頹風。捐費信施財物。成茲大廈。意欲一一如法。培植人材。常轉法輪。慧命是續。因此建立長期戒壇。逢年傳戒。道不論遠近。人不論多寡。依時而來。傳受戒法。期滿後入學戒堂。重行熏習。以資深造。不受寄名。不容簡略。肅戒律也。雲入山十年矣。仗　佛祖威靈。檀越護法。預期十事。次第完成。聊竟憨公未竟之志。今堂宇可容僧伽五百人。租穀亦差足半年糧食。四事供養具體而微。佛子住持。寧心無慮。敬祈執事。保此道場。雲於此十年間。左支右絀。辛苦撐持。委曲求全。濟變禦侮。其困苦艱難。有不堪殫述者。雲今去矣。付與僧徒復仁住持。書此事實。以勵後昆。其或有超世高人。空宗大士。認此爲空花佛事。水月道場。雲又何辭。雲嘗恭讀壇經。至五祖以袈裟遮圍。爲祖說「金剛經」。至「應無所住而生其心。」祖於言下大悟。卽啓五祖言「何期自性。本自清淨。何期自性。本無生滅。何期自性。本自具足。何期自性。本無動搖。何期自性。能生萬法。」一路說來。如天花亂墜。前四句何期。是攝用歸體。後一句何期。是全體大用。前四句是自渡。後

一句是渡生能生萬法者。一切種智也。我佛以一大事因緣。出現於世。開示悟入佛之知見。廣佛法於無邊。渡衆生於無盡。故釋迦不終老於雪山。六祖不永潛於獵隊。爲傳佛種智耳。雲雖行能無似。然不敢作最後斷佛種性人。因此數十年來。屢興道場。不惜作童子累土畫沙事。亦本於教。亦多術逗機接引。以傳佛種智耳。安敢作有相無相之論哉。「有情來下種。因地果還生。」願一切有情。同圓種智。

〔編者案〕 師自披緇至今。已九十餘年。不住持現成寺院。不受人家豐腆供養。四衆弟子前後得戒渡者萬餘人。乞戒歸依者百十萬人。手與大小梵刹數十。其宏麗者如雲南雲棲。其莊嚴者如粵北南華。均費百數十萬銀元。以現值計。幾千萬矣。師以一衲隨身。一笠。一拂。一鏟。一背架。行脚遍海內外。其建築雲棲寺。來也如是。去也如是。其重興南華時。上山也如是。下山也如是。師於民國二十三年八月涖粵。至三十二年十二月。將南華職務付弟子復仁主持。一笠。一拂。一鏟。一背架。一衲隨身。逕往乳源中興雲門寺。此爲人人所共見者也。

〔附復仁和尚小傳〕·釋復仁。廣東大埔縣人。出家於暹羅甘露寺。具戒於天童。參淨心。果宗。融通。慈舟諸老。禮普陀。五臺。鼓山。住金山高旻。前後八載。有所省發。復依

虛雲老和尚於鼓山。重興南華。師奉虛公命。募化於南洋。化緣甚廣。南華得以竟功。至三十一年始返粵。虛公應政府請。往重慶。命師代理住持。嗣繼法脈。傳大戒。至民國三十七年始辭職。獨居大嶼山茅蓬。篤行精勤。師其有焉。（後任交靈源住持又交本煥）

民國三十二年甲申一百有五歲

〔是年大事〕八月國民政府主席林森逝世。蔣中正就國府主席。

初民國二十九年。予以重建曹溪六祖道場竟。偕粵僧福果往曲江乳源各地。訪尋靈樹道場未獲。比抵雲門山。見荊棘叢中。殘存古寺內肉身一尊。為雲門開宗道場。爾時見祖庭淪落至此。不禁悽然淚下。幸有僧明空一人。於民國二十七年來此。清苦自持。獨倚寒巖。事祖師香火。據其陳述。困苦萬端。倘不重興。行將湮沒。及返南華。一日適李主任濟深。李主席漢魂抵寺。談及雲門事。旋李主席先後出巡乳源。道經雲門。見大覺禪寺之殘破。有如昔日之南華。乃邀同地方名流緇素。請重興祖庭。諸之。遂將南華職務。交弟子復仁住持。由李濟深。李漢魂。鄒洪諸公送至雲門駐錫。重荷中興艱巨。時民國三十二年癸未十二月也。（予知南華將有事。暗中將六祖及憨山真身運至雲門。

徐將法寶亦運至此。）初抵寺。殘屋頹垣。淪於榛莽。惟祖殿尚存。亦岌岌矣。乃居於觀音堂之後一陋室中。計畫重修事宜。冬十月南華建水陸道場。請予回主法事。

〔附記〕民國三十三年甲申冬。南華建水陸道場前一月。山蜂傾巢而來。巨如拇指。先在法堂左右廊各營一巢。狀如大殿燈籠。其組織工緻。如圖案水波紋。萬千重疊。無絲毫出入。且具四色。至爲美觀。後又於曹溪門外大樹上。結一巢。尤巨。蜂不螫人。且嚴紀律。是時四衆咸集。均謂神蜂來朝佛也。及師由雲門來主持道場事。往巡視之。時首座觀本。知客惟因。居士岑學呂林遠凡李執中李纘錚等隨行。師視良久曰「此人頭蜂也。平時棲止於深山石叢中。都市所未易見者。今來此。其將有事乎。」默然逕去。是夕語岑曰「四方蜂動矣。此間將被兵。然無大礙。苟有事。吾當派人迎汝。」道場圓滿。師回雲門。至臘月十二日。日寇陷曲江。十八將入夜。土匪覬覦避兵客富。遂劫南華。匪徒運財物出寺。不及半句鐘。由雲門派來接岑之僧已踵至矣。公於格物前知者又如此。

〔附記〕黑龍怪乞求授幽冥戒

江西南昌徐氏女。深閨待字。清江謝雙湖者。業醫。年五十餘。無子。聞女名。欲娶之。女

聞雙湖奉佛。亦許之。合巹之夕。不能同席。初女年及笄。忽有怪物附身。向女求愛。女堅拒。則緊纏其身。以鼻出水。嬲之。欲死。恣其所爲。自是時來時去。謝初不知也。既歸。女以告謝。亦無如之何。民國三十一年。乃投清江縣清淨庵。常開師爲尼。法名演慧。號道勤。而怪物往來如故。常開師語之曰「吾聞虛雲老和尚主化嶺南。當代一大德也。盍禮之。」遂於三十二年春期。由雙湖伴來南華乞戒。一日過堂繞佛。女忽暈倒於地。久方甦。既得戒。怪乃告女曰。「汝今得戒。吾已無奈何。汝自今以後。惟日隨汝以待隙耳。否則汝當爲吾乞戒也。」女曰「戒須姓名容像。汝來去無蹤。又無姓氏。何從得戒爲。」怪曰。「吾名黑龍江。容像請你爲之。」女曰。「吾不識字。又不能畫。奈何。」怪曰「易耳。汝但執筆可耳。」女如其說。垂首如入睡。然須臾畫成。則龍頭人身。鱗角皆具。由女抱之。跪請雲公老和尚爲說幽冥戒。患始絕。後供南華功德堂。日寇至。始被焚去。

〔附錄〕　廣東省佛教會籌建護國息災法會水陸道場緣起　李纘錚

干戈擾攘。寰宇鼎沸。生靈塗炭。於斯爲極。大好神州。受禍獨長。哀彼元元。衷心如熾。差幸人心厭亂。頑魔之凶燄將息。天道好還。罪魁之厄運已臨。古德有言。順乎天而

應乎人。惟物慾橫流。人類之劫運未了。最後關頭。萬姓之艱鉅倍重。我佛慈悲。體天地好生之德。普度衆生。宏民胞物與之懷。力挽延康。本會同人仰體斯旨。爰發起護國息災法會。虔誠禮懺。懇求普度。仗無量無邊之法力。濟斯世斯民於苦厄。藉觀音之普門。入普賢之願海。調大同之玉燭。轉蓮海之金輪。普利萬邦。咸超九有。寃親平等。弘開水陸道場。福慧駢臻。徧灑佛天甘露。感法身而參應化。施燄口而濟飢虛。演妙諦於法華。轉化域爲淨土。藉以追薦此次湘南粵北以及其他戰役陣亡將士死難同胞。暨一切孤魂等衆。聞法超昇。齊成佛道。乃至泥犁苦趣。餓鬼道中。咸沾利樂。疾疫世而現爲藥草。救療沈疴。飢饉時而化作稻粱。濟諸貧餒。以此因緣。回向法界。七趣六道。同登極樂。四生三有。咸證毗盧。不止普利幽冥。超生善道。更欲功參造化。扶正人心。功德福報。蓋有不可思議者。本會同人既發信願。宜卽施行。恭請虛雲老法師主法。余幄奇公主香。爲忠烈超度。爲生民祝福。定於本年十一月廿六日起。一連舉行法會併道場七日。仗彼大德及諸大護法之威光。當能感格天心。拯生靈於水火。登斯民於袵席。早臻郅治。共享昇平。（下略）

民國三十四年乙酉一百有六歲

春夏間。日寇粵北。各縣淪陷。乳源縣城亦陷。避兵者多來雲門。飯不繼。以粥及木薯粉代之。大衆共同甘苦。最難得者。木匠泥水匠燒磚瓦匠近百人。均願暫不領工資。且加工操作。殿宇之成。有賴於是。夏。軍隊移防。流匪疑爲寇至。襲擊之。軍稍損失甚重。大兵將臨。擬剿四十餘鄉村。男女老少耕牛衣物移入猺山者千人。聯鄉耆老來寺商救。予爲詣軍營解釋。議及三日。還失物。賠償若干。各立約而罷。從此鄉民愛予如慈母。日寇雖陷縣城。而不敢擾雲門。亦鄉民聲勢之助也。

〔附記〕民國三十四年春。師往南華傳戒。雲門寺住有二僧。一名古根。一名傳真。同居一寮房。古根以小病。不赴夜堂念佛。傳真亦懶去。俄而房門開。一巨掌伸入。幾塞戶。有一黑影執傳真擲地。責之曰。「菩薩開道場。成就汝等。汝今懶惰不出坡。不上課。不知慚愧。該打。」擊其臀十數。古根驚醒。見一黑影瞥然而去。衆集視傳真被打處。黑瘀浮腫。醫月餘乃愈。皮肉盡脫。當鬼打傳真之翌晚。有一僧係軍籍出身。善技擊者。攜一鐵棒臥傳真牀上。未幾黑影又至。僧欲起鬥。全身如被縛。不能動。聞聲曰。「你存心不良。既出家爲佛弟子。當去軍人習氣。吾今不打汝。待汝悔。再則受懲矣。」黑影去後。僧飛遁。迨四月後。公自南華回。夜深趺坐間。見一青袍白鬚老翁致

敬曰。「弟子住後山。數百年矣。師往南華。弟子亦適外出。孫輩不肖。擾及清衆。已責誡之。今向師謝罪。」師答以「既形異類。彼此相安。勿多現也。」翁謝去。後不復擾。鄉中耆老。謂後山有老狐云。

〔是年大事〕六月七日美軍以原子彈投廣島。九月八日。日本請求無條件投降。在南京對我簽訂降書。十月。光復臺灣。

民國三十五年丙戌一百有七歲

第二次世界大戰既停。各省市復員工作。南華於是年春仍傳戒講經。秋。政府通令全國寺院諷經。追薦亡者。穗垣官紳士庶。請予主法。於九月十七日在淨慧寺設壇。（卽六榕寺）寺內緋桃。忽然著花。重台璀璨。得未曾有。隨喜者十餘萬人。曾璧山居士繡桃花古佛圖。胡毅生居士繪緋桃瑞應圖。徧徵題詠。（六榕住持。原派觀本。觀本寂後。寬鑑代理。後寬讓明觀繼之）法事畢。師應潮汕官紳之請。到潮州開元寺大弘佛法。歸依受戒者甚衆。

〔附錄〕緋桃瑞應記　胡毅生

中華民國三十五年七月七日。爲抗戰十週年紀念日。國民政府通令全國寺院諷

經。追薦陣亡將士及死難人民。禮也。粵省佛教會同人。推代表赴雲門。迎虛雲老和尚蒞穗主法。省主席羅公卓英。亦派員齎函勸駕。雲公慨然隨順。犯暑首途。爰於九月十七日。在淨慧寺建水陸道場七晝夜。結壇時。緋桃一株。忽然著花。重臺璀璨。得未曾有。曩聞雲公闡法滇中。枯梅重花。駐錫南華。宋柏復活。今又覩此瑞應。誠天人交慶事也。花開浹旬未謝。觀者塞途。而雲公已悄然赴汕。將以南宗甘露。遍灑嶺東。其渡生功德。寧有涯涘耶。雲公有願重興光孝寺。訶林欣榮。當不在遠。天南龍象。其善讚之。余記畢。綴以詩曰。

法會儼未散　緋桃花滿枝　如何黃落後　倏變艷陽時
卉木尚靈感　幽冥從可知　訶林久蕪穢　何日與加持

緋桃瑞應偈　湯瑛

如是我聞。一時佛在。情與無情。事理無礙。爾看緋桃。這般奇特。是伊會也。無言默默。雖非人身。而生中國。復遇大德。詎云命薄。鬱鬱黃花。同具佛性。相對開敷。說法已竟。

是年冬。觀本法師圓寂。

〔附錄〕觀本法師事略　鄭子健

法師俗姓張。名壽波。號玉濤。香山縣南屏鄉張性田公之長子也。清同治七年戊辰。閏四月初三日生於鄉。墮地時。爲包衣所包剖之乃出。家人以爲異。己巳兩歲其伯父星槎公棄養。無子。承祖名以君爲嗣。庚午三歲。以大父益階公久商福州。經營茶葉。乃隨大母趙太夫人之閩。天性聰穎。舉動若成人。大父母甚鍾愛之。甲戌七歲。出就外傅。禮番禺胡箕疇先生爲師。過目能誦。有神童之譽。光緒四年戊寅。益階公歿於福州。師年僅十一。哀毀盡禮。親友稱之。旋隨本生父性田公三叔父鑑田公。扶櫬歸里。越庚辰而大母趙太夫人又逝世。師哀痛靡極。思有以慰先人之志。乃發奮用功。丙戌補弟子員。時師年僅十九耳。丁亥娶同邑南村鄉何梅生公長女爲室。次年生女寶瑛。五歲而夭。庚寅補增生。自是益求進取。辛卯四月。元配何夫人病卒。師賦悼亡。惘惘終日。母太夫人以續絃勸。師以鼓盆之痛。猶未忘懷。於禮不可。是歲秋闈。中本省鄉試第七名舉人。時師年二十有四歲耳。嗣母吳太夫人。孀居以後。衣不帛。食不旨。履不越庭園。自是告廟典禮。始一御榮蔭冠服。其喜可知。壬辰冬。奉慈命娶順德縣江尾鄉李仁卿公次女爲繼室。癸巳冬。本生父性田公棄養。師家居守禮。乃於次年與其族叔仲球同里陳蔚秋陳筱江諸君。創設原生學舍於濠鏡。研習中西

文字。並立戒煙會戒纏足會演講團閱書報社等。翌年又創原生學堂原生書藏。諸
君皆一時俊彥。轉移風氣。收效自宏。丁酉師赴北京。聯名公車上書。戊戌政變同被
謗。嗣母吳太夫人訓之曰。大易。天地閉。賢人隱。汝猶未解耶。汝務近名。不務蓄德。非
先世之志也。宜再求學。以藥汝短。師唯唯。不敢違。遂東渡遊學日本。己亥生子檝澎。
時師就橫濱實習商業。辛丑回國。駐漢經商。癸卯日俄戰事。乃助容翰屏募集紅十
字會捐款。得政府獎章。甲辰以還。先後生女檝臺檝姚。時師已率妻子復東渡留學。
入東京帝國大學選科。專研政治經濟之學。丙午兼任上海廣智書局編輯學報駐
東主任。暨橫檳大同學校地理教席。戊申移居神戶。任同文學校校長。華僑教育。爲
之一振。宣統三年辛亥。漢口商會舉師爲東渡考察商業兼報聘團員。師學識宏富。
所至咸有聲譽。時國事鼎沸。師投紅十字軍。會長沈敦和觀察。將遣之各省募同志。
嗣母吳太夫人復誡之曰。一代廢興。劫運難測。絲棼難理。綱絕難舉。汝宜安分。毋戻
祖宗之遺教也。師自是稟慈訓。絕仕進。專心商業。民國元年壬子。東渡日本。入大坂
工廠。研習化學工業及製帽方法。旋回國。營草帽工廠於上海。嗣以時局變亂。工廠
被毀。損失不貲。結束靡易。師自是感精神痛苦。覺世事無常。慕遺民之風。具禪隱之

志。適甲寅奉粵漢鐵路局委派駐滬辦事。得於玉佛寺見常州天甯寺冶開和尚。遂歸依門下。修淨土法門。法名觀本。乙卯回粵。就澳門奉母率家族創念佛道場。仿遠祖張掄。以蓮社顏其居。丙辰復之滬。與衞桐禪居士參謁冶公於天甯。請開特別戒壇。求授五戒。丁巳被舉爲香山恭都學校校長。整頓校務。不遺餘力。並改組爲鳳山商業中學校。四方來學者。數百人。戊午創設佛聲社於澳門。招集同志星期講學。及提倡素食。己未赴南京寶華山慧居律寺。春期戒壇。禮浩淨老和尚。求授優婆塞菩薩戒。自是辭鳳山校席。修持益專。復至杭州禮常寂光寺微軍老和尚爲師。法名妙導。庚申公子樾溯。發願出家。師許之。亦禮微老爲師。法名妙持。一門信佛。難能可貴。辛酉三月微軍上人圓寂於常寂光。妙持師以蔭覆無人。生死事大。乃離杭返粵。九月亦示寂於廣東清遠縣峽山寺。壬戌七月。嗣母吳太夫人棄養。十一月冶開老人復示寂於天甯。甲子正月。繼室李夫人又病歿於澳門。師迭遭變故。心志迄無罣礙。乙丑就其故居念佛道場。改組無量壽功德林。由澳門政府批准。永爲慈善女修院。請上海靈山寺朝林老和尚掛臨濟鐘板。師遂遊歷南洋羣島。參禮緬甸大金塔。留居曼德禮半載。並於香港堅道設講學念佛社。庚午十一月。本生母容太夫人棄養。

師世緣擺脫。承願出家。乃於辛未四月禮天甯冶公遺像薙度。靈山朝公爲披薙代刀師。是時師春秋已六十有四矣。壬申八月。師赴福州。時不佞侍父居閩。迎師供養。歡敍旬日。乃送師至鼓山。依湧泉寺虛雲大禪德。次年癸酉二月。授三壇大戒。法名明一。虛老道高德峻。海內宗仰。知師道業精進。乃派爲湧泉寺監院。師之堂叔張仲球居士亦歸依冶開老和尚法名觀圓。以師出家賦詩送行。詩云火宅拋離拜湧泉。六旬受戒入僧年。（註。觀本在湧泉寺受三壇大戒時年六十六歲。）原生妙入無生國。功德翻成報德天。（註前清甲午之役。國人知朝政日非。羣起圖強。於時陳君筱江。陳君蔚秋。余與觀本四人。乃創立原生學舍。習英日文字。兼創辦原生學堂書藏。戒纏足會。戒煙會。未幾戊戌政變。受疑解散。觀本遂東渡經營商業。東渡後。更歷世情。特研究佛學。歸依于冶開老和尚。乃歸澳勸兩老母及妻兒弟妹等念佛。功德林其始基於此。）兩代傳燈空似續。再來慧地屬機緣。（註。觀本子法名妙持。於民國九年參微軍老和尚。得悟。於是隨微老入杭州。在常寂光寺薙度。未幾微老示寂。其徒衆無論在家出家。咸欲推妙持主持寺事。妙持以生死事大。乃密約同參妙慧師離杭返粵。在清遠峽山寺上院苦行。遽於民國十年舊曆九月初五未刻。在峽山

寺下院示寂。初六日荼毗時。烟作白色。無絲毫臭味。老宿云。此等現象。非有功德及業障已清者。無此境界。妙持乃在澳門荷蘭園十三號原生學舍對門出世。離胎時。坐蓮而出。想亦一宿根也。）清河譜軼今光大。禪學儒林着手編。（註。余編本族張氏清懷詞譜。頗嫌舊譜門類太略。故倣朱氏家譜例。增爲宗支譜積慶譜詞宇譜雜記譜四門。積慶譜內凡制誥科舉仕官行狀旌節耆壽屬焉。觀本乃光緒辛卯科孝廉固入科舉屬。而觀本出家。則擬入行狀屬。唐相裴休有送子出家之舉。古德云。出家乃大丈夫事。照譜法縱不表揚。亦不能抹煞也。）此外澳門佛聲社陶社諸君子。皆有詩章持贈。一時稱盛焉。癸酉冬。因朝公圓寂。被舉回林。提持住衆。甲戌在林組織佛學院。兼任香港佛學院主講。及五會念佛教授。適虛雲長老應李漢魂將軍暨港粵佛教同人禮聘。來粵主持韶關曹溪南華禪寺。邀師相助爲理。並派充監院。自丁丑抗戰事起。廣州陷敵。省會遷韶。南華寺徒衆日盛。師乃南來香江。與佛教人士。籌募經費。並在沙田普靈洞講經。以普渡女衆爲己任。迨辛巳太平洋戰事發生。香江陷敵。烽火連天。師乃間關內進。遄返南華。復隨虛老駐錫雲門寺。戒持益嚴。所至景仰。男女歸依者先後凡數萬人。師之宏法。誠足令人欽敬矣。乙酉秋抗戰勝利。敵

人投降。廣東省佛教會復員。派專員赴韶迎駕至廣州。中國佛教總會並派師爲指導員。指導本省佛徒。惟以長途跋涉。抵步之後。微感不適。卓錫於十八甫富善西街三巷菩提精舍休養。延至十二月初六日午夜。即囑徒衆預備後事。初七日下午三時一刻。於僧尼居士圍繞念佛聲中。圓寂生西。享壽七十有八歲。荼毗時。骨灰中現舍利子無數。色澤光潤。堅固無比。足徵師之道行高超者也。師之長女檝羣。適南洋兄弟煙草公司總經理簡照南君之次公子程萬。次女檝姚。矢志修行。終身茹素。現居澳門無量壽功德林。綜師生平。蓄道德。能文章。其行事以度人爲宗旨。知有羣衆。而不知有一己。知有佛法。而不知有利祿。著作等身。尤多宏法撰述。殆觀世音菩薩現比丘身歟。不佞與師三世通家。知之最詳。爰述事略。以紀行狀。

中華民國三十六年夏曆丁亥清明節鄭子健敬述

〔附記〕　是年冬月。粵漢綫某次快車自湖北開往廣州。過英德。停車午餐。餐畢。衆皆登車。獨一湖南客。平生茹素。因近站不得素食。乃覓食街內。食畢歸站。車已開動。疾呼無及。方自懊惱。車行至英德大鐵橋中間。橋忽斷塌。火車墜入水中。車上二千餘人。多罹難。唯此茹素者。幸得活命。先是。有由廣州北上列車。亦於英德停車午食。

時臨南華戒期。粵港方面僧俗百餘人。乘車來寺。與肇事之車。先後僅差半小時。事聞。粵港各寺廟居士等。或誤爲北行車。紛紛來信訊問。亦虛驚也。

(**是年大事**) 五月五日國府還都南京。(大事記至此止後不復記)

民國三十六年丁亥一百有八歲

春。仍赴南華傳戒。講經。夏。香港東華三院請作平安法會。赴港。住崇蘭學校。由曾璧山(寬璧)招待。及助理法事。歸依者數千人。旋應寬如寬榮李民欣居士請。赴澳門講經打七。歸依者數千人。馬居士詩傳請赴中山縣石岐建大悲法會。歸依者亦數千人。事畢。回雲門寺。趕速完成各殿宇工程。

(編者按) 南華傳戒時。有朱鏡宙居士係章太炎之婿。傳章唯識學。好禪宗。遠來謁師。朱有與師論禪宗問答之辭。附錄於後。

(附錄) 弟子寬鏡問老和尚座下。修持有心得者究有幾人。師歎息曰。現在連找一個看門人竟不可得。遑言其他。南華至今丈席猶虛。即可概見。寬鏡又問。知幻即離。能所雙忘。正這麼時。是否與六祖告明上座不思善不思惡正與麼時那個是明上座本來面目相契合。師曰。這是六祖勘問之語。知幻即離。尚有所在。不能謂爲能

所俱志也。又問天台宗三觀之義是否與三性之義相合。師言。台宗設三觀以爲用功次第而禪宗無次第語已。出觀源居士撰質疑一書見示。最後論及金剛經。師笑曰。金剛經註釋多至數百種。寬鏡曰。然。但弟子讀經。從未讀註。師曰。不讀註亦好。熟能生巧。祇要科判明白。久讀而能了悟。讀註反易受其左右。寬鏡歸讀質疑竟而後知一切擬議皆是戲論。未證而說。開口便錯。不禁汗下。深自懺悔。憨山大師云。依經解義。三世佛冤。離經一字。卽同魔說。說法之難有如是者。

民國三十七年戊子一百有九歲

春戒後。赴穗垣爲佛教志德醫院開幕。兼說法。旋赴香港沙田慈航淨苑道場講經。應智林監院請。結念佛七。爲衆說三歸五戒。又至東蓮覺苑拜懺。事畢。回雲門。

五月戒塵法師示寂於滇南。孫佛海爲傳記。

〔附錄〕　戒塵法師傳

菩薩戒弟子孫樂佛海謹撰

法師諱戒塵。字滌吾。俗姓邱。漢川人也。年十九出家。與虛雲清公結爲禪侶。剪茅終南。棲心禪悅。嘗遇疾。夢中念往生呪不輟。忽見茅蓬皆作金色光明湛寂。既醒。所苦盡瘳。感此休徵。自知緣在淨土。乃專修念佛。清光緒末。杖錫來滇。止於雞山。掩關三

載。修般舟行。兩足盡腫。堅持不懈。既而赴杭州。入華嚴大學。深入教海。著華嚴一滴。及華嚴五週四分七處九會圖。旋往常熟佛垣寺。掩關三年。篤志淨宗。輯蓮社明訓。淨宗要語等書。復還滇。建淨業蓮社。法師性行篤實。戒律精嚴。熟諳教典。叩無不應。道俗歸依者數萬人。師念天台領衆。未淨六根。刻意正受。懍然於懷。乃於東林掩關三載。述關中寱語一卷。惟羣情靡依。故爾不憚損己。又主蓮社。適筇竹頹廢。俯允住持。苦身率衆。寺宇煥然。而精力瘁矣。某日因赴雲棲講四分律。晨與傾跌。臥疾。侍者調米粥以進。法師曰。日過中矣。吾持律數十年。豈缺犯於末後耶。但爲吾助念足耳。入夜氣息益微。遂脩然示寂。時民國三十七年。五月二十一日也。世壽七十有一。僧臘五十有三。入龕容顏若生。七日荼毗。四衆念佛。聲動山谷。薪盡得舍利百餘粒。奉安於海會塔。遵遺命也。

冬。美國女士詹寧士來求戒。爲舉禪七。歡欣而去。

〔附記〕 民國三十七年戊子冬。有美國女士詹寧士者。慕師禪德。萬里飛航。來華依止。事前已由中美兩外交當局接洽通知。師許之。女士遂專機由美航華。時師適在穗垣。詹晉謁。述修道原因。父爲天主教神父。夫亦信教者。自己亦研究神教二十

年。以其教不了義。徧歷各國。訪求佛義。後往印度閉關四年。有所得。惟疑而未決。今不遠萬里尋師云云。遂挈之南華參六祖。歸依畢。賜法名寬弘。爲舉禪七。四山來瞻禮者甚衆。七始日。師上堂開示曰。「若論個事。本自圓成。在聖不增。在凡不減。如來輪迴六道。道道皆聞。觀音流轉十類。類類如是。既然如是。求個甚麼。覓他何來。祖師有云。纔有是非。紛然失心。未掛船弦。正好吃棒。可憐哪。自家寶藏不開。却來茅房擔草。這都是一念無明。狂心不死。所以捧頭覓頭。對水稱渴。大德們。何苦來。何苦來。既不愛惜草鞋錢。我自不怕弄惡口。（振威一喝）釋迦老子來也」——參。諸方長老亦各有開示法語。師門下弟子有名乞士者。（姓譚法名了義。貴州人。自稱黔東密乘比丘。曾主編南華專刊。佛曆二九七五年美國詹寧士來華參禮老和尚。舉行禪七圓滿留影紀念時。坐於老和尚之左者爲乞士。右坐者卽詹寧士也）曾晤詹女士作如下問答。乞問「大士遠來重洋。多辛勞。爲的甚麼」詹答「爲學佛法」乞問「學佛必須了生脫死。大士生死分上畢竟如何」詹答「本無生死。何用了脫」乞問「既無生死。何必學佛」詹答「本來無佛。學者是佛」乞問「佛具三十二相。足指按地。海印發光。大士能否」詹答「能與不能。皆是戲論」乞問「大

士妙解。言言諦當。雖然如是。說食不飽。畢竟一句。又作麼生。」詹答。「畢竟無句。說亦本無。如不拉雜囉咤。沒得思量的覺性。他就是萬物之母。」乞問。「箇事言之已詳。句句合祖意。惟知之一字。衆禍之門。大士既從解入。敢問離言絕句。如何是本來面目。」詹答。「金剛經云。『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即非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乞曰。「也似是。但命根不斷。概屬知見。希望大士省發。」詹曰。「我看經機會少。前以閉關四年。出關後與人語。人皆謂我說佛法。我言非從經得。似不盡屬知見。」乞曰。「不從經論靜坐中得。闡發夙慧。夙慧亦是知見。」詹問。「佛法重實證。不在知見。究竟如何。」乞曰。「不拘泥經論。不固執性相。頭頭是道。處處真理。勉強說「這個」亦是權。」詹女士復隨雲公赴雲門禮祖。住半月乃去。言回美國與佛教云。初。詹女士以西方美人。究求東方極深奧之佛法。彼雖有所修證。而言語不通。幸其道經香港時。羣推禪居士顏世亮（忍慚）居士伴之赴穗。又隨雲公赴南華。禪七中每次開示及問答等。皆賴顏居士翻譯。識者謂不濫一詞。不缺一義。恰到好處。以雲公說法之精深。顏譯言詮之妙旨。使詹以西方女士。而能領會圓宗。亦勝緣也。

民國三十八年己丑一百一十歲

春戒後。卽回雲門。裝修全堂聖像。大小八十餘尊。鋪金設座。年餘始告竣。殿宇堂寮。至此已成十之九矣。因香港方養秋居士請爲佛堂開光。又於般若精舍講經。留港一月。卽回山。囑岑學呂居士編雲門山志。

〔附記〕 師到雲門。仍以明空比丘爲當家。然事無鉅細。必親自檢點。悉心擘劃。晝夜辛勤。時值抗戰軍興。倭寇深入。烽火漫於全國。財力限於一隅。物質缺乏。人事周章。建設艱難。固有十百倍於南華時代者。師惟持之以定。處之以恆。日就月將。終以蕆事。綜其事蹟如此。

一。更改山向　本寺山向。在偃祖時如何。已不可考。舊寺坐西北向東南。乾山巽向。大殿三門。正對雷公嶺。於風水格局均屬不利。左側背受山沙溪流之衝煞。右前方遭白虎山之威脅。左前方不現青龍嶺。於整個堂局。不相稱合。近數百年來日益式微。雖曰人謀不臧。而建置山向有乖。罔利安衆。乃察山川形勢。精硏風水利害。改正山向。仍坐西北向東南。取辛山乙向。置大殿三門。正對觀音嶺。如此有四利焉。一者。全寺靠正主山。不形偏倚。且避免左側背山氣之衝煞。二者。青龍嶺高於白虎山。免除右前方之威脅。三者。正對觀音嶺。案山佳勝。諸峯羅列。并有大小旗山。形成貴人

拱衛之象。四者。全寺梵宇。稱合整個天然局勢。後座穩靠。前面開展。左右擁護。凶煞盡避。吉向全收。師中興以來。大局雖然混亂。地方未盡安寧。而雲門僧衆安業行道。化險爲夷。十方僧俗。雲來四表。和合安居。唯法是宏。祖道宗風。遂以丕振。中興氣象。如日方昇。此固由師道德所感。而新建梵刹。形格吉利。亦重有關係焉。

二。莊嚴法相　塑裝佛祖菩薩。諸天伽藍等大小相。共八十餘尊。鋪金飾彩。供奉各殿堂內。備極莊嚴。遠近善男女來寺瞻禮者。歡喜讚歎。同種善根。數年來先後請得經律論諸部。幷由妙雲比丘供養日本大正藏經一部。陳寬培何寬智供養磧砂藏。續藏經各一部。葉遐庵供養大藏遺珍一部。均安奉藏經閣。任學人請閱。其他各種法器。悉皆具備。整齊莊嚴。

三。救濟農村　古德云。「山有玉則草木潤。泉有龍則水不竭。住處有三寶則善根增長。」師中興雲門。紹隆佛祖。宏法利生。陰翊國家治化。利益過現幽明。固不可以言說。卽救濟農村。亦事實俱在。師重建道場。大興土木。歷時八年。除少數技術匠人外。其餘工人。爲數常有一二百人。多係失業鄉民。均能得工資。一家數口。賴以存活。昔日委棄深山之木材石料。今山民採售雲門作建築之用。且得價較優。於農村經

濟之事。亦不無少補。雲門附近一帶。村鄉數度遭遇危難。一者。三十三年十二月。某高級司令部運輸官兵由一六圩至乳源途中被流匪劫殺。軍政當局震怒。下令剿辦雲門山區附近數十鄉村。一時村民被拘捕者數十人。牲畜財物悉被抄沒。村民多逃避本寺。賴師三赴縣城。請准當局。悉予寬宥。釋回囚民。發還畜物。男女老幼。咸令回家安居無虞。二者。三十四年二月。倭寇侵及乳源。敵騎所到。虜伕役。掠畜糧。奸婬婦女。蹂躪不堪。然其軍官崇佛。入寺見師。即行禮拜。公告以嚴飭所屬。勿擾人民。幷請給佈告多張。分貼各村。因得保全。不受驚擾。此外凡遇天災人禍。及若干人士一時遭遇危難。得師慈憫。解救而獲安全者。難以盡述。至於施贈藥品。療治病人。更為常事。庚寅秋。師以時艱衆苦。潛願自身代消。因而重病兩月。八月十六日雲門附近各村耆宿士紳及團體代表保長等。恭詣寺中。叩首問安。代申全體村民關懷師病之忱。幷云「我們地方的人。不論男女老幼。聽說老和尚病了。大家都很挂心。希望老和尚的病早好。因為自從老和尚來到雲門以後。地方受惠很多。就是人畜都無瘟疫了。與早年已大不相同。」此足見師道隆化。感格人心。

四。生產建設　師上追百丈芳型。近察社會環境。深知今後佛教。要不被淘汰。僧伽

經濟必須在「勞動生產」之條件下。自給自足。以謀解決。始克有濟。蓋以政治變遷。經濟改革社會發展。在過去僧伽經濟之來源——租息。募化。香火。經懺。皆不可復恃矣。惟「勞動生產」。固我佛祖曾率先躬行。以示方來者也。因此在雲門開辦「大覺農場」。凡在寺共住者。均須墾荒種植。農具種籽。由常住供給。收穫時常住與各人均分之。又倡導於韶關大鑑寺開辦紡織工廠。使佛徒四衆。均於修行辦道之外。向農工方面從事生產。以開闢僧伽經濟之新來源。適應今後政治社會之新環境。昔百丈祖師刱制。「一日不作。一日不食」。又古德稱「諸方說禪浩浩地。爭如我這裏種地博飯吃。」師可謂能繼述也。

〔附錄〕 感應

民國三十三年六月間。正平地基。同時開始建築天王殿。適當今齋堂右邊房地。有古樟樹一株。盤根錯節。據地甚廣。正幹圍約兩尋。高數丈。枝葉蔭及半畝。樹身重力。傾向原有祖殿。此樹保留。則不便新建寺宇。砍倒則於多方面均有損害。蓋樹之西北爲舊祖殿。東北爲僧寮。西南爲舊大殿及三門。只有東南一方無礙。但樹身重力傾向反此。砍伐此樹。歷時半月。愈砍愈傾西北。祖殿大殿等舊屋。愈覺危險。大衆惶

懼。紛獻挽救之策。有云用鐵練向東南拉者。有云從西北用木樁撐者。有云先拆舊屋者。師一笑置之。照原定計畫砍伐不已。毫無疑慮與躊躇。每日收拔前師必親砍若干斧。積日愈向西北傾。祖殿方面愈形危險。某日午齋後。正率僧俗照常在祖殿念觀世音菩薩。方繞佛畢。趺坐東西前三面長凳。忽風聲大作。響震屋瓦。衆知大樹正倒。慮將壓焉。但見師巍然趺坐如恆。遂無有動者。且信師既如此。度亦無妨。俄而巨聲震吼。地動屋搖。塵土漫空。咫尺莫辨。少焉。衆知大樹已倒。未壓祖殿。神色稍定。出外視之。樹正倒在東南方。與平日傾向相反。於各方都無礙。如是共相嗟訝。咸謂老和尚有不可思議之神力焉。當時編者。與黃日光居士等均在場。爲眼見之事實。民國三十四年六月二十七日上午八時。全寺僧衆方在祖殿念佛畢。正回寮次。俄而聲如霹靂。祖殿之椽桷瓦樑。全部傾塌。爐案瓶棹悉遭粉碎。全殿遽成瓦礫場。惟偃祖真身赫然安坐如故。而念佛僧衆亦正出殿回寮。俱無所損。

〔附錄〕 雲門山志序　　岑學呂

今年虛雲老和尚一百一十二歲。春三月。以雲門山志初稿南來。命予編訂。覽志稿。已由釋惟心。釋妙雲。釋澄圓等分類分纂。篇章有序。顧體例則與往日諸山志稍異。

論時會。又何必與往日諸山志強同。故因之爲增刪考訂。次第點定而已。溯雲門自文偃祖師開山。爲五宗之一。距今一千餘年。中間人才之消長。法運之盛衰。道場之興廢。不能不歸於佛說所謂『時節因緣。』偃祖在日。大弘法化。得旨嗣法者七十六人。如白雲子祥。韶州廣悟。英州觀音。黃龍贊。西禪欽。慈雲深等。其後傳宗如南雄地藏。五祖戒。香林信。洞山曉聰。佛日契嵩。天衣懷。雲居舜。居士如劉經信。清獻趙忭等數百人。道風隆盛。甲於諸方。元明以降。法運垂秋。晚近五宗。除臨濟曹洞尚餘香火外。潙仰法眼已不絕如縷矣。豈獨雲門爲然哉。即以雲門道場言。偃祖未至。一荒山也。忽而湧現梵宮。忽而萬指圍繞。忽而古寺殘燈。忽而山鬼叫跳。忽而老儒橫經。忽而巨靈呵護。可謂極變幻之至。而偃祖端坐巍然。以待虛雲和尚之來。和尚以十年心力。重建南華。又以十年心力。中興雲門。今殿閣宏麗。供具莊嚴。修關山場。持守戒律。圍繞者又數千指矣。時至則然。何足怪者。偃祖於寂光中當曰。如是。如是。和尚慮日久復湮。命纂述山志。使後人按籍而知名山之由來。尤重要者。志書中第五篇第二章錄和尚法語「參禪法要。」「坐禪須知。」「用心難易。」諸篇。皆吐出心肝。作人天眼目。誠修禪之圭臬。渡世之金針。竊願當人。澄其慧目。予忝附門牆。未忘知

解。不離文字。聊以解嘲。折衷羣言。據聞述見。亦思取信於將來。庶無愧於面命云爾。

歲次七十八辛卯端陽節

〔附記〕師平生苦行。人皆見之。密行匪易知之。師之年齡。向不告人。杜生疑謗也。予於辛卯編雲門山志序中。約計師爲一百有六歲。志刊成。師再以手定年譜囑編。計其年當爲一百一十二歲矣。附記於此。以正山志序年齡之誤。

編者附識

〔附錄〕重建雲門寺殿宇紀略

雲門寺在清季雖有重修。然規模甚小。殿宇無多。逮及民國。歷時數十年。已日就傾圮。殘屋頽垣。淪於榛莽。野狐山獸。踞爲巢窟。凋殘荒廢。難以罄述。雲公老人。有大願力。展其生平迭興祖庭。丕振宗風之精神。於民國三十二年十二月。由曹溪移錫雲門。決心重興大覺禪寺。復振雲門宗風。如是晝夜辛勤。宏規碩劃。鉅細躬親。仍復因高就遠。審地爲基。配合山川形勢。變理陰陽風水。更改山向。重奠地基。蕩掃榛蕪。大興土木。廣造梵宇。歷時九年。計建殿堂。閣寮。廳。樓。庫。塔。共一百八十餘楹。連放生池及碓房。海會塔。共佔地積約二十餘畝。崇樓傑閣。廣廈層臺。寶相莊嚴。梵剎清淨。加

以大德演化。觀機說法。解黏去縛。直指人心。是故士庶瞻禮。十方雲來。論聖地道場。僅亞於曹溪。而宏宗盛化。實冠於宇內也。至其新建梵宇之部署。結構分中央及四路兩排。中央為大雄寶殿位置。坐西北向東南辛山乙向。大殿前後梵宇各一排。左右梵宇各兩路。茲分別詳述如後。

大雄寶殿據全寺之中央。高約五丈。寬三十六方丈。牆柱均係火磚砌成。前有月臺。月臺下有大丹墀。後有大天井。左右各有長天井。迴廊四面通左右各路梵宇。大殿正中奉釋迦牟尼佛。藥師佛。彌陀佛。後奉西方三聖及文殊普賢兩大菩薩。左右兩序奉十八羅漢及諸天二十四聖。

前排梵宇。分中左右三大棟。中棟即頭山門。天王殿。韋馱殿。奉彌勒菩薩於中央。左右奉四大天王。後奉韋馱菩薩。寶相莊嚴。順德岑學呂題山門聯曰「雲覆大千界。門傳不二宗。」左棟總名曰「旭日樓。」上下兩層大小廳堂亭寮及廂房共十八楹。內靠天王殿左邊地下一楹。設為報恩堂。奉本寺各人宗親父母師長之蓮位。右棟總名曰「明月樓。」上下兩層大小廳堂亭寮及廂房共十六楹。內靠天王殿地下一楹。設為西歸堂。奉「本寺開山。中興繼位。住持諸祖老和尚蓮位。」及「本寺

開山中興前亡後化一切僧行覺靈等蓮位。」在「旭日」「明月」兩樓亭中。晨夕望山光雲影四時變幻無常中宵覩皓月明星一真法界恆在。

後排梵宇分中左右三大棟。中棟爲法堂。戒壇。藏經閣。上下兩層。下層一大楹。法堂戒壇通用。中置獅子座。上奉釋迦玉佛。上層爲藏經閣。計分六楹。上有「雨花臺」三字。左棟爲祖堂。奉雲門開宗始祖文偃禪師真身。及本宗傳承歷代祖師牌位。棟宇分上下二層。共約二十楹。右棟爲方丈。上下兩層。計堂寮廂房約二十間。內奉觀音菩薩一尊。有聯曰「誰云有道有禪。任汝兩寶彌空。總是鬼家活計。這裏無棒無喝。不妨拈草作藥。坐令天下太平。」雲公和尚自書一聯云。「兩手將山河大地。捏扁搓圓。搯碎了偏撒虛空。渾無色相。一棒把千古業魔打死救活。喚醒來放入微塵。共作道場。」

左邊一路。梵宇分三大棟。一曰客堂。中爲廳。兩旁寮房四楹。客堂上第一層樓中爲廳。兩旁寮房四楹。第二層爲鐘樓。懸大鐘一口。鐘聲聞十數里。足以發人深省。二曰伽藍殿。中奉給孤長者。兩旁有寮房四楹。伽藍殿樓上。大小廳寮共五楹。三曰雲水堂。樓上樓下廳寮十餘楹。

左邊二路梵宇分三大棟。一曰香積廚。內建大小灶五口。石水缸一個。凡食用之水。以鐵管接入鍋缸。棟房五楹住典座飯頭。廚龕上供監齋菩薩。二曰齋堂。額字搨蘇東坡舊書。聯云。「粥去飯來莫把光陰遮面目。鐘鳴板響常將生死掛心頭。」三曰庫房。樓上樓下及連同齋堂樓上。大小廳寮共十餘楹。

右邊一路梵宇分三大棟。一曰功德堂。奉本寺護法檀那生蓮之位。及長生祿位。連同第一層樓。共廳寮十楹。暫作上客堂之用。第二層樓為鼓樓。安置大鼓一面。與鐘樓相對稱。二曰祖師殿。奉達摩初祖及百丈禪師道宣律師。連同樓上大小堂寮共十楹。三曰禪堂。樓上樓下大小廳十二楹。番禺湯瑛題禪堂聯云。「照顧話頭。不管他長慶捲簾。香嚴擊竹。遠離妄想。許會得禾山打鼓。雪峯輥球。」右邊一路上通方丈拱門。懸有古聯曰。「入此門。不許你七顛八倒。到這裏。莫管他五蘊六通。」

右邊二路梵宇分為三棟。一曰工人寮。平屋三楹。二曰如意寮。平屋三楹。三曰圊所。平屋三楹。

碾米房兩棟。樓上樓下大小五楹。利用水力碾米。除碾常住糧米外。并可供附近村民應用。

山門外鑿有放生池。寬逾一畝。深達一丈。水滿魚游。清波蕩漾。金池柳色。桂殿香風。遊人至此。已入清涼境界矣。

海會塔建於寺西二里許。上下兩層。約十餘楹。繞以短垣。植以異卉。七衆遺蛻。於焉是歸。晝夜佛聲。幽明普利。

〔附錄〕雲門大覺寺碑記

岑學呂

雲門山大覺寺。初爲光泰禪院。繼昇證真禪寺。後改今名。建自後唐莊宗同光元年癸未。距今千餘年矣。中間法運之盛衰。人才之消長。道場之興廢。若有數存焉。此佛說所謂時節因緣也。自文偃禪師以青原嫡裔。啓悟於睦州。印證於雪峯。受知於靈樹。困風霜者十七年。涉南北者數千里外。得廣王俞允。由靈樹移雲門。五載經營。十方雲集。大弘法化。登堂入室者。不可勝數。坐道場者三十餘年。得旨嗣法者七十六衆。如白雲子祥。韶州廣悟。英州觀音。黃龍贊。西禪欽。慈雲深等。其後傳宗。如南雄地藏。五祖戒。香林信。洞山曉聰。佛日契嵩。天衣懷。雲居舜。居士如劉經。信清獻。趙忭等數百人。道風隆盛。甲於諸方。故雲門列爲五宗之一。遞是元明以降。法運垂秋。世衰道微。不絕如縷。即以傳宗而言。自第二世香林遠。三世智門祚。四世雪竇顯。五世天

衣懷。六世慧林本。七世長蘆信。八世慧林懷。九世靈隱光。十世中竺妙。十一世光孝深。爾後卽無聞焉。獅絃其絕響矣。本寺為雲門宗之源頭。偃祖開山。創建梵宇。歷代修繕。有記載可考者。為宋代乾德建中。明代成化萬曆。清代康熙嘉慶道光咸豐。皆小有修葺。後則樵夫牧豎。盤踞法堂。腐儒授徒。喧嘩祖殿。佛龕香火。在若有若無中。再後則荒煙蔓草。遊者迷蹤。幾不復知有雲門寺矣。豈劫運哉。然而大地眾生。無一人而無佛性。虛空法界。無一塵而非道場。機緣會合。感應道交。則彈指樓臺。剎那顯現。十方緇素。聽法雲來。此佛法之常恆。而偃祖於常寂光中。所以有待也。虛雲禪師於民國二十三年甲戌。應請來粵。住持南華。竭十年之心力而中興之。重建全寺。為百粵諸剎冠。禪侶圍繞。常數千指。符憨山懸記之願。竟憨山未竟之功。三十二年癸未。偕福果等漫遊曲江乳源等地。訪靈樹道場故址。不可得。比抵雲門。於荊棘叢中。見殘垣古寺。惟偃祖肉身兀坐其中。瞻禮之際。悽然淚下。徧尋寺內。僅有遊僧明空一人。蜷伏寒灰敗絮中。以奉事香火不忍去。益增感動。回南華後。適兩粵當道聯袂至。請師重興雲門。於是年十二月。由李鄒諸公親自護送。由南華移錫。師為重振宗風。必須大加改革。仍留明空任監院。師宏規碩畫。晝夜辛勤。事無鉅細。靡不躬親。蕩

掃榛蕪。大興土木。更改山向。重奠地基。將舊時殿堂房宇。一律拆平。參酌鼓山及南華圖案融合設置。歷時九年。計建成殿堂閣寮廳樓庫塔共一百八十餘楹。運放生池海會塔共占地二十餘畝。崇樓傑閣。寶殿莊嚴。四事略具。十方雲來圍繞者又逾千指矣。師於觀機說法。隨分鉗槌之餘。又開闢農場。從事生產。以裕常住。在此十年時間。值日寇侵略。道途梗塞。檀施稀微。兼之風鶴聲中。人心動盪。困苦艱難。有不能盡述者矣。論規模廣大。南華十倍於雲門。顧事勢艱虞。雲門又十倍於南華也。而師終以弘願毅力成之。

師考雲門正宗。自宋末溫州光孝己菴深淨爲止。後已失傳。即本寺住持。亦續斷無定。從古籍碑志中稽考。亦不過數人。年代先後。無可考定。師爲延續法脈計。自光孝深淨後。續五十六字。曰。深演妙明耀乾坤。湛寂虛懷海印容。清淨覺圓懸智鏡。慧鑑精真道德融。慈悲喜捨昌普化。宏開拈花續傳燈。繼振雲門關一旨。惠澤蒼生法雨隆。度僧衆妙雲等四十餘人。繼承雲門法嗣。期之後昆。傳燈無盡。迨辛卯春。業風飈發。雲門浩劫。擾攘逾月。師於重傷重病之後。爲其弟子接往北京。師至是始離開雲門。前後已十年矣。師旋赴江西雲居山。重興膺祖道場。將雲門事。付其徒佛源住持。佛

源湘籍。性沈毅。能任事。克紹箕業。以師之心爲心。重建祖殿。完成海會塔未竟之功。使雲門於動盪中復歸安定。連任至今。三災過後。佛日重光。雲門法運。其復興歟。嗚呼。法運盛衰。人才消長。道場興廢。皆世諦而已。千年以前。雲門一荒山也。自偃祖開山以至今日。忽而湧現梵宮。忽而萬指圍繞。忽而古寺殘燈。忽而山鬼叫跳。忽而老儒橫經。忽而樵歌牧笛。忽而巨靈呵護。忽而殿閣重新。又忽然而業風鼓盪。又忽然而林木清幽。亦可謂極變幻之至矣。而偃祖端坐巍然。促千百年爲一日。延一日爲千年。祇見佛國魔宮。亂起亂滅。是變非變。從何說起。金剛經曰。若見諸相非相。即見如來。名曰大覺禪寺。

〔附記〕雲門寺產紀事

張劍芬 寬慧

是民國三十八年的九月。當時我在廣州。從報紙上看到雲門大覺寺寺產的訟事。寺方派妙雲法師來省勾當住錫六榕寺。我當即專去拜訪。一談之下。才知道這一寺產糾紛問題。幾乎是一個難以解開的死結。其經過情形如下。

乳源雲門大覺寺。是文偃祖師的道場。荒廢日久。無人管理。寺產一向多被當地豪民侵佔。三十一年始由僧人明空住持。但他是一個一字不識的人。該縣縣立中學

校長毛潤峯知其可欺。恰值政府舉辦田地丈量機會。哄騙僧人代辦公文。暗地將大部分肥沃寺田蒙報校產。結果該寺寺產的重要部分便都於無形中變成了學產。等到明空發覺。業已悔之無及。雲公老人是三十二年冬季才到雲門的。爲了此事。層請各級政府澈底查究歸還寺廟。前後經過七年。可說費盡了最大的氣力。黨國名流如鄒海濱葉遐庵屈文六諸大德。都爲此事向有關方面函電交馳。積案幾至盈尺。中間經過粵省府好幾任主席。都感愛莫能助。因問題的癥結在於已經成了定案。便不容易翻轉過來。而省府下面的主辦機關。原屬於教育廳。照例教廳只是站在維護教育產業的立場。誰肯過問此中的曲折。民政廳不過例行會簽。純以教廳的意見爲意見。上面儘管接連交辦。下面絕對堅持不變。此一根深柢固的結核。如果不能摧陷廓清。一切的努力自然都成爲白費。湊巧我那時擔任的公職。正是執行寺廟監督主管部司的司官。基於一念的護法之誠。想從人事上盡一點可能的力量。去打開此一僵局。於是一面請妙雲法師補文到部。一面請示李部長伯豪。因爲雲公當日離開南華去中興雲門。原係出自李公的啓請。他對此中經過。知道得非常清楚。在理李公當時正任粵省主席。此案應該早已得到平反。無如中國

的政治妙就妙在這些地方。在科員政治堅牢的把持之下。長官也往往莫可如何。不久抗戰勝利。省府改組。李公出國。繼任者誰還有心及此。此時李公聽我報告本案情形。便反而詰問我的辦法。末了拍拍我的肩膀。很感慨的說「好吧。一切交付着你去辦。我是做了前半段。這後半段要待你去完成了。」我於是等到部文發出後。天天都為此跑去省府交涉。那時粵省府主席是薛伯陵先生。原是我以前的老長官。秘書長李欽甫和民政廳長王光海也一向相識。憑着這張三寸不爛之舌。上上下下。耐心地進行着說服的工作。從省府到民教兩廳。由廳長而主管科長以至主辦人。交涉的次數簡直記不清了。民廳對於此案原是不置可否。而教廳方面尤其是主辦此案的人。則成見非常頑固。經過了若干次的舌戰。無間早夜的奔波。總算得到初步的結果。這案由省府決定移轉歸民廳主辦。這樣一來。全案便有了轉機。旋由省府令行曲江區行政督察專員公署。派員實地勘查具報。我仍不放心。特地告假趕去曲江。會見了該區行政督察專員龔楚君。將此案的內情。及李部長的意旨。和他懇談。並請其特別維護。隨又隱藏着自己的身分和專署派遣的陳視察。由曲江一同步行到雲門。雲公老人還不知道這其間所經過的許多曲折。經我一

一稟告。並指點和協助陳視察着手進行勘查在大覺寺共住了三天。侵佔的情形總算是大白了。據陳視察的表示已經是沒有任何問題了。那知在我們由雲門回曲江的中途經過乳源縣城時。姓毛的那傢伙聯合了當地一干痞棍。截住了陳視察茶點招待。實行包圍。我因隱藏身分關係。只好避開經過他們一番唧唧噥噥之後也不知注進了一些甚麼樣的毒素而在由乳源回到曲江的路上。陳視察的口風竟完全變卦了。我心裏當然明白這是怎樣一回事。於是不動聲色又再回到專署。會見龔專員。當時開了一個類似三人小組的會。即包括龔專員陳視察和我這時陳視察已完全一面倒向對方。經過我正義的指斥。和剴切的辯論。所好龔專員對事理尚屬明白。結果還是我所持的論點佔了勝利。於是根據我主張的理由及所查得的實情報省。我又極力催促省府。迅速指令專署調集寺校雙方所有土地權狀對勘。這時校方知道東窗事快要發了。趕緊推托說是土地權狀及各項證據均已疎散到很遠的鄉下。不便取呈。禁不起省府一再嚴令督責。終於調集了來。一經對勘。圖窮七現。原來校方所侵佔寺產部分的土地權狀。每張都有很明顯的塗改痕跡。案情至此。已經是真僞顯然。邪正立判。而雲門大覺寺所受六七年的寃苦。

可以說己經撥開雲霧而見到青天了。（下略）

〔編者案〕師自述年譜至己丑冬止。是年一百一十歲。師於雲門竟未竟之工程。守必守之戒律。時僧衆及千指。鋤田博飯。皆依師不去。

庚寅師一百一十一歲 一九五〇年

是年春。師仍赴南華傳戒。禪堂長期禪七。座下有開悟者。師回雲門着手整理歷年文稿。交付編輯。第以百數十年塵積。一時正未易易也。

〔附記〕本戒期。王傾西居士秉受具戒。法名寬慕。王曾於廿載前。依師在鼓山結茅。有所省發。出家後。篤修淨業。

〔附錄〕我兩次親近雲公老和尚　隆泉

虛雲老和尚名聞天下。我初得親近時。在民國廿二年。福州鼓山湧泉寺春期傳戒。雲公爲方丈。我在天童寺任禪堂老法師（應慈）函命隨往侍聽。及親近雲公老人。奉諭之後。欣悅異常。卽告假離天童至上海崇法寺老法師處。與同學三人候了五日。隨老法師乘萬象輪赴閩。該船不甚寬大。夜間風浪大作。二夜至馬尾。在鎮海寺休息一晚。次晨乘轎上山。至留衣亭。闔寺中放爆歡迎。至山門共放爆三次。鐘鼓

齊鳴。雲公老人率兩序大衆在天王殿外排列。歡迎應公老法師至方丈休息。首領諸師頂禮接駕。我們三人由明觀知客師招待安單。次日開講梵網經。以大座儀式。鳴板集衆至方丈。二位老人均披大紅祖衣於法座前長跪拈香。先由雲公老人拈一瓣香。供養老法師。祝詞畢。插入爐中。再由老法師拈一瓣香回敬雲公。祝詞畢。插入爐中。如是往返各拈三次。維那師呼末後先行。至大殿唱香讚秉拂說法後再至法堂。由老和尚送老法師位已。老法師回送老和尚出法堂。再行唱香讚陞座講經。每日大座講完。由我們侍者先請班首單上復講小座。書記客堂庫房首領職事一一請講。那時金山高旻天童禪和子來得很多。盛極一時。戒期中雲公老和尚說戒。應慈老法師爲羯磨。遐明首座爲教授。宗鏡法師爲開堂大師。時福州政府上山培植森林。省長楊樹莊的祕書以七重行樹爲演說詞。理事圓融。辯才無礙。清明節踩山界。此是常住規矩每年一次。將寺中山地範圍界址由和尚當家一一指示大衆。雲公腰中束了一條稻草繩。手攜方便鏟。率領全體三百餘僧浩浩蕩蕩出發。翻山過嶺。屢見雲公在山頂上高呼。「你們快些來啊。」大衆聞聲自愧落後。努力奔趕。一身汗出。都不能及之。老人身體何以這樣輕快。我們因甚笨重如斯。正說着。老人

又在第二峯頭高呼。如是經過四五個高山。沒有一人能追隨老人。將午。老人回寺午齋過堂。大衆回去已一點多鐘了。老人房中一張小桌床上棕墊一個。壁上背架高懸。餘無他物。供養的補品分給大衆共饗。我們請開示時。老人云「應慈老法師宗說兼通。與我法門不二。你們發心長遠親近。將來行菩薩道。弘法利生。紹隆佛種就是了。」老法師講梵網經至上卷十回向位中。命我代座。說道「你將明天經文多用些功。」我於是晚看至半夜以後才睡。次日上午先搭衣持具向二位老人頂禮告座。老法師云「午後少臥。端坐作觀。拈三瓣香。祈禱十方三寶。護法龍天。慈光加被。自然從容不迫。如入無人之境矣。」最奇怪的一升座後。先是雲公老人拈香禮佛。又見老法師拈香禮佛。再也不知二位老人皆在後面聽講。講完下座消差時。老和尚謬讚兩句。老法師云「回向位你分兩座講完。由我開講十地。」此是生平第一次講大座。老法師言。「祖衣是如來家業。被著必須哀愍衆生的痛苦。若存絲毫名利心。將來墮落三途也。」有一天。老和尚燒小鍋煑湖南冬莧菜請老法師。命侍者至庫房買油。錢數不足。再回來向老和尚要兩個銅元。添上才知公私分明。十方叢林制度規矩之嚴如此。我們每晚進禪堂坐香。聽老和尚講開示梵網經講圓

滿這一天。華嚴普佛。每人持鮮花周匝圍繞。由法堂行至大殿。拜願回向。次日又請老法師在講堂內開講大乘起信論。講完時寧波天童寺又請老法師講梵網經。日期已定。進方丈告假時。有衣鉢一雲師。侍者芝青。純果師。藏主心道師及現在基隆十方大覺寺的靈源和尚。皆於此時向雲公老和尚頂禮告假。隨老法師重聽梵網經。老人一一允許。並囑精進求學。此是我第一次親近虛雲老和尚之經過也。

民國三十九年十月接到香港大嶼山靈源法師函云。「明春雲門寺老和尚傳授千佛大戒。老和尚請你爲開堂大師。於是便起程至雲門時。禪堂中養息香將要開靜。知客師招呼在客堂休息。分得放參小餅三個。所謂雲門餅也。據說在文偃祖師時。吃此餅者。人人開悟。今雲公老人仿此。聊塞飢腸。因本寺大衆過午不食。此乃七期中之方便。我們食後。進堂坐香。聽開示。次日清晨搭衣持具。將應公老法師爲老和尚祝壽的禮物書信及上海弟子的賀儀一齊奉上。頂禮已。老人說。「路途遙遠。你們來此實在不易。希望在此常住多多發心。」禮畢回寮休息。進堂坐香。此時七期將半。老人進堂送我警策香板。坐堂主位。輪流開示。人數甚多。滿滿一堂。老人香板大而且厚。普打時每人兩下。真有些吃不消。老人開示音韻和雅。七期圓滿。頂禮

告假時。老人握着我的手說。「你們在此住下。待明年再往香港。今天出去再要回來也不可能。」離寺數百步回頭一看。老人尚在天王殿前合掌送行。我再回去頂禮。請他老人家進去。返行數步。老人仍合掌立送。這是我第二次親近雲公老人。

（編者按此稿爲老和尚圓寂後隆泉法師寄來之紀念文。因與鼓山及雲門時期事蹟有關。故附編於此。）

辛卯師一百一十二歲

春戒期中。「雲門事變」

三月初三日。師病重時。即趺坐入定。閉目不視。不言。不食。不飲水。惟侍者法雲寬純日夜侍之。端坐歷九日。　十一日早。漸倒下。作吉祥臥。侍者以燈草試鼻官。氣已絕矣。診左右手脈亦已停矣。惟顏色如常。體尚温。　十二日早。微聞呻吟。旋開目。侍者告以時間。師曰。「我覺纔數分鐘耳。」語侍者法雲曰。「速執筆爲我記之。勿輕與人說。啓疑謗也。」師從容言曰。「余頃夢至兜率內院。莊嚴瑰麗。非世間有。見彌勒菩薩。在座上說法。聽者至衆。其中有十餘人。係宿識者。即江西海會寺志善和尚。天臺山融鏡法師。岐山恆誌公。百歲宮寶悟和尚。寶華山聖心和尚。讀體律師。金山觀心和尚。及紫柏尊

者等。余合掌致敬。彼等指余坐東邊頭序第三空位。阿難尊者當維那。與余座靠近。聽彌勒菩薩講「唯心識定」未竟。彌勒指謂余曰『你回去』余曰「弟子業障深重。不願回去了。」彌勒曰『你業緣未了。必須回去。以後再來。』並示偈曰。

識智何分　波水一箇　莫昧瓶盆　金無厚薄
性量三三　麻繩蝸角　疑成弓影　病惟去惑
凡身夢宅　幻無所著　知幻卽離　離幻卽覺
大覺圓明　鏡鑑森羅　空花凡聖　善惡安樂
悲願渡生　夢境斯作　劫業當頭　警惕普覺
苦海慈航　毋生退却　蓮開泥水　端坐佛陀

以下還有多句。記不清了。尚另有開示。今不說。」

〔編者按〕　初編年譜。編至辛卯三月。虛雲和尚病重時爲止。編輯在壬辰。刊行於癸巳。距今閱五年矣。當雲門事變後。道途梗塞。音書斷絕。間有消息傳聞異辭。不敢輕於載筆。今歷歲時。真相已白。海內外人士關心虛雲和尚起居者甚衆。爰略爲補述。亦僅言其所可言而已。溯己丑歲夏。虛師應方氏請。自雲門來香港。一日訪岑學

呂於友人家談次。岑語師曰。「世變至此。我將安適。」師沈吟顧視曰。「學道人隨處都是家鄉。放下便是道場。居士安心罷。」岑旋又語師曰。「內地寺院。難免不安。師何不暫留香港弘法利生。」師曰。「弘法自有其人。至於我本人似另有一種責任。以我個人言去住本無所容心。惟內地寺院庵堂現正杌隉不安。我倘留港。則內地數萬僧尼少一人爲之聯繫護持。恐艱苦益甚。於我心有不安也。我必須回去。」岑無語。師遂回雲門。

迨辛卯歲春開戒期間。四衆雲集。寺中有僧衆一百二十餘人。夏曆二月二十四日。忽有百餘人前來圍困本寺。禁止出入。先將虛老和尚拘禁於方丈室中。以數人守之。復將各僧分別囚於禪堂法堂。大搜寺內。上自瓦蓋。下及地磚。佛祖尊像。法器經藏。微細搜檢。竭百餘人之心目手足。經兩日時間。一無所獲。遂將監院明空及職事僧惟心。悟慧。真空。惟章等拘去。復將冊籍部據來往書札及虛雲和尚百年來之精註經籍法語文字。盡用麻包綑載而去。加以種種罪行。其實情則誤聽外間傳說。謂寺內藏有軍械及發電機。又藏有金條白銀。其目的固在此也。數日之間。共拘去僧衆二十六人。施以種種楚毒。逼令供出軍械及藏金。衆稱不知。於是妙雲被打死。悟雲。體智等。亦受多次

毒打。手臂斷折。此外復有數僧失踪。擾攘十日。終無所獲。遂遷怒於師。

〔編者案〕　妙雲師。俗姓張。湖南大學畢業。曾任財政部稽核。年三十餘未娶。於三十八年從師尊薙度。師平時對於雲門法脈。繼起無人。極爲惋惜。與修雲門工程竟。爲度四十餘人。以續雲門法脈。嗣得張居士。頗以中興雲門道場屬望之。故取名妙雲。號曰紹門。而不以寬字行輩名之。張居士出家後。亦能刻苦自勵。以期不負師尊所望。迨雲門變起。被毆致死。傷哉。

先是三月初一日。將師別移禁一室。門封窗閉。絕其飲食。大小便利。不許外出。日夜一燈黯然。有如地獄。至初三日。有大漢十人入室。逼師交出黃金白銀及槍械。師言無有。竟施毒打。先用木棒。繼用鐵棍。打至頭面血流。肋骨折斷。隨打隨問。師即趺坐入定。金木交下。撲撲有聲。師閉目不視。閉口不語。作入定狀。是日連打四次。擲之撲地。視其危殆。以爲死矣。呼嘯而出。監守亦去。侍者俟夜後。扶師坐於榻上。初五日彼等聞師未死。又復入室。視老人端坐入定如故。益怒。以大木棍毆之。拖下地。十餘衆以革履蹴踏之。五竅流血。倒臥地上。以爲必死無疑矣。又呼嘯而去。入夜侍者復抱師坐榻上。端坐如故。初十日晨。師漸漸作吉祥臥下。（如佛涅槃像。）經一晝夜。全無動靜。侍者以燈草

試鼻孔。亦不動搖。意圓寂矣。惟體尚温。顏色怡然。侍者二人守之。至十一日晨。（卽四月十六日。）師微呻吟。旋扶之起坐。侍者告以入定及臥睡時間。師徐語侍者法雲等。神遊兜率聽法事。（見一八一及一八二頁）夫甚深禪定境界。苦樂俱捐。昔憨山紫柏受嚴刑時。亦同此境。此非未證悟者所能代說也。

經此數日。行兇各人目覩師行奇特。疑畏漸生。互相耳語。有似頭目者問僧曰。「爲甚麼老傢伙打不死的。」答曰。「老和尚爲衆生受苦。爲你們消災。打不死的。久後自知。」其人悚然。從此不敢復向師施楚毒。惟事情擴大至此。所圖未獲。更恐洩漏風聲。故仍圍困。及偵查搜檢。對各僧人。不准說話。不准外出。卽飲食亦受監視限制。如是者又月餘。時師所受楚毒傷痕併發。病勢日增。目不能視。耳益重聽。弟子慮有意外。促師口述生平事略。隨錄爲自述年譜草稿。正此時也。

夏曆四月間。雲門事變漸漸傳至韶州。先由曲江大鑑寺僧人。通知在北京之師門弟子。及海外同門。聯同救援。於是北京方面。電令地方政府嚴查圍困。始續漸鬆懈。而所有糧食衣物。大部掠奪去。師自重傷後。不進粥飯。日飲清水。繼知糧盡。白衆曰。「老人業重。帶累各位。事至今日。各位似應分向各方。求生續命。」而僧衆皆不願離師去。乃

集衆往後山採樵。量爲輕重。挑往十餘廿里之市集出售。得錢買米回寺。煮粥同食。朝暮課誦。及坐香不輟。

五月上旬。北京政府派專員數人至粵會同廣東省政府人員。於五月二十二日。到達乳源縣署。二十三日（卽一九五一年六月二十八日）抵雲門寺。實地調査。攜有技術人員及錄音機攝影機等等。先慰問　師法體輕安否。是時師病臥榻上。耳聾目瞶。並不知是京粵所派之大員及見地方官警。更不欲有所說。問師曾受虐待否。財物有損失否。師均言無。及後各員表明身分。師祇言請諸君切實調査回京報告。各員再三安慰。并飭地方有司。査明將先所拘之僧人釋放。計雲門寺自夏曆二月廿四日起。至五月廿三日止。始脫苦境。事後北京友人復編者書曰。「虛師事。公祇知其概況。所以復安之故可成一書。今亦末由奉告。」其中情形曲折可知。秋冬之際。師於重傷重病之後。從事休養。僧衆百人。亦以採樵耕植及手工業度日。附近百十鄉村。聞雲門解圍。咸來看和尙。而師之弟子在京內外者。多方設法。欲師離開雲門。且時有函電致地方有司。慇懃勸慰。雲門事變。至此告一段落。

壬辰師一百一十三歲

是歲春。師病稍愈。日領衆安禪行道。收拾殘局。自夏曆正月至三月。北京四次電粵。請師北行並派員南來護送。師告衆。均主緩行。師曰。「時機至矣。今日全國僧伽。各兢兢自守。乏人提領。如一盤散沙。倘不團結成立一有力量機構。其事變恐不止一雲門也。我爲佛法故。義當北行。」乃選寺中老成者護院。安衆已定。行有日矣。乃自書一聯云。

坐閱五帝四朝不覺滄桑幾度

受盡九磨十難了知世事無常

四月初四日。(卽四月廿七日)師偕侍者佛源。覺民。寬度。法雲。及護送人員。起程北上。各鄉村民衆。一時奔走追送者數百人。師遂離開雲門。溯民三十二年癸未。師以重修南華事竣。於是冬十二月。移錫雲門。初至時殘垣斷壁。殿宇荒涼。所謂法堂上草深三尺者。僅有一僧人奉事香火。師住後。四衆雲集。繞者千指。而師一方面籌募重修。同時又顧及百餘人四事供養。此數年間。更值日寇侵華。交通斷絕。日在危疑震撼中。其艱辛實十倍於南華時代。師以大無畏力。集僧衆用少數工人。自爆石。自燒磚瓦。自伐木材。自建造。自髹漆。自造像。自開墾。自種植。自癸未至壬辰。前後十年。建設殿堂閣寮。廳樓庫塔一百八十餘楹。(其詳載雲門山志)殿宇閎麗。法相莊嚴。亦難能也。尤可

記者。雲門宗派傳至十世光孝深而止。其後失傳。宗派不繼。師爲考查派系。度僧數十人。承繼雲門法脈。重振宗風。與滅繼絕。爲雲門延一線法脈。今師離雲門去矣。十年心力。百世奇緣。知偃祖於常寂光中。點頭微笑在。

〔附記〕 虛雲大師在雲門　　　佛　源

在一九四三年的冬天。李濟深主任把蘊藏在曹溪寶林山中的龍象虛公老人。接到了乳源的雲門山大覺寺。去振興雲門宗的發源地——文偃禪師的選佛道場。雲門。在偃祖的當時。（朱梁時期。）悟道者七十有六。常住僧衆約六百人。地方寬敞。山水幽秀。人煙稀少。四時不聞雞犬之聲。誠乃華夏衲僧辦道的聖地。偃祖後。便日益衰落。在雲老去時。僅有一僧看守。而寺之週圍樹木。幾已伐盡。全寺四壁蕭條。滿院荒煙蔓草。境色淒涼。寺中什物全空。守僧一碗一筷。衣履襤褸。文偃祖師之肉身。獨自默然地坐着在破爛的祖堂中。似乎在等待着這位爲佛祖乞輝的宗匠來臨。雲老已到雲門。便刻不容緩的興工。並親自動手。晝夜不休的領導着南華同去的幾位小獅子挑着抬着。每有旁人拿不動的木頭和巖石。老人可隨便搬起。不久的時光。便把舊有的腐爛的殿堂。一層層的撤掉了。地基也一方方的填平了。僧衆

也漸漸增多了。工匠也計畫着全盤的新樣。三進四横。工程浩大。每日總在百數十人慘淡經營。經過了整個九年的辛苦。直到去年全寺殿堂才煥然一新的出現了。寺裏的莊嚴佛相。金碧輝煌的在大雄寶殿放大光明。禪堂裏的靜香結成了香蓋。農場開闢了數十畝荒地。各種的莊稼都在老人的領導下生產得非常的繁茂。滿山的綠林都成了行樹。美麗的花草四時放出奇葩。尤其是優曇花在去年六月的戒期裏開得特別優勝。真是實現了人間淨土。寺前鑿有放生池。池水深廣。每當雨後初晴之時。羣魚戲水。樂境無窮。都是這位老人賜與的。雲老的精神非常健旺。去年正月。曾到九仙巖去遊覽。九仙巖距雲門有六七十里。另外還要上山。而雲老當天回轉。來往步行。毫不表現疲倦。雲門附近的農民。常沐着這位老人的恩光。每有疾病。則施以醫藥。有饑饉。則給以食糧。遇事故。則與之排解。尋聲救苦。無微不至。今年雲門土改了。村農都對這位老人表示敬仰。自覺自願地分了二三十畝水田給寺裏。目前寺裏尚住有五六十位僧伽。他們久隨這位老人薰修禪定。日常雖在勞動生產。而其道心。是非常純潔的。現在雲門的房屋。已從荒煙蔓草中雄壯而美觀的建立起來了。這都是老人的力量。本來雲老還打算繼續修建海會塔的。祗因衆

生的福淺。緣未成熟。雲老便於今年的四月離開雲門了。

韶州人士及歸依弟子。聞師至。郊迎十里者逾千人。住大鑑寺。每日來參禮者途為之塞。不以時移境異易其信心。

初十日附粵漢車北行。十一日到武昌。住三佛寺。沿途勞頓。楚瘡毒發。陳真如居士為照料醫藥服食。慇懃備至。該寺主持大鑫和尚。亦盡東道之誼。得起居安適。病稍愈。應鑫和尚請。為主建一觀音七。歸依者二千餘人。法事畢。將扶病北行。三佛寺大眾請留影紀念。師題一詩云。

業風吹送到武昌　老病馳驅累衆忙　三月淹留三佛寺　一場災難一惝惶
無心欲跨樓頭鶴　有願同登選佛場　尚想玉泉關壯繆　能於言下悟真常

七月二十八日由護送人員陪伴師及侍者等。附京漢車北行。抵京時。諸山長老及居士林等各團體到站迎接。李任潮葉遐庵陳真如諸居士。導送至廣化寺駐錫。後以人多參謁。移住西城廣濟寺大剎。師抵京後。與當道往還。以湘省同鄉。滇南舊雨。夙有因緣。故對於護法事。堪稱便利。初師未抵京前。已有函電往復磋商。故於五六月間。先由圓瑛趙樸初等。在廣濟寺成立中國佛教協會籌備處。全國佛教代表百餘人出席。擬

舉師爲會長。師以老病辭。乃舉圓瑛爲正會長。喜饒嘉措。趙樸初等。爲副會長。而推選達賴喇嘛。班禪額爾德尼。虛雲。查幹葛根四人。爲名譽會長。代表中包括漢。藏。蒙。泰。撒。各大民族。佛協成立。各地佛徒。有所聯繫。並定明年春夏間舉行正式成立典禮。

佛協籌備會旣成。師上書政府。請頒布共同綱領。規定人民有宗教信仰之自由。速定對於佛教寺院之保存及管理辦法。目前急於救援施行者。（一）無論何地。不許再拆寺院。毀像焚經。（二）不許強逼僧尼還俗。（三）寺產收歸公有後。仍應按僧配給田畝若干。使僧人得自行耕植。或扶助其生產事業。當道許之。僧尼賴安。各省名勝寺院。且日加修飾矣。

八月十三日（即十月一日）師代表全國佛教徒。接受錫蘭送給中國三種寶物典禮。錫蘭代表團團長達馬拉塔納法師等來華。以「佛舍利」「貝葉經」「菩提樹」三寶。贈送與中國佛教體團。定於十月一日舉行典禮。地點在廣濟寺。是日先由釋巨贊。聖泉居士趙樸初等。坐禮車。具香花。往接錫蘭代表。寺中四衆二千餘人。列序殿前。恭迓錫蘭代表至。鐘鼓齊鳴。納法師將法寶置供桌上。師出代表接受。幷致謝詞。大意謂。「貴我兩國佛徒親密。歷史悠久。願團結在三寶的慈悲智慧之中。爲世界永久和

平。而貢獻我們的一切」是日典禮隆重。有澳洲。緬甸。加拿大。印尼。日本。土耳其。及各地佛教代表。

九月諸山長老及團體。請師住持廣濟寺。師以老病辭。

十月東南人士在上海發起祝願世界和平法會。衆議請師主法。派方子藩等來京迎迓。於公曆十二月十一日附車抵上海北站。執旗獻花者百餘人。齊聲念佛。於是在車站候車來往者千數百人。初則鼓掌歡迎。繼亦同聲念佛。肅穆莊嚴。頓化娑婆爲極樂。感應之道。有如此者。師住玉佛寺。與法會主事者商定爲期四十九天。自農曆十月二十六日啓建水陸道場。由師主法。并請圓瑛。應慈。靜權。持松。妙真。大悲。如山。守培。清定。葦舫。十大法師。蒞會主各經壇。修持法事大師共七十二人。至十二月十四日圓滿。在道場期間。除入壇主法外。早午晚來參謁者如潮湧至。遠在湘鄂等省。亦不遠千里而來。歸依者前後四萬餘人。法會辦事者分設十席。爲辦理報名。登記。分班。給牒等事。(其熱烈情形。載後文附錄中。)在此次法會收入淨資陸億七千六百餘萬。支出三億餘萬。師所收之果金等等。盡撥交法會中。絲毫不取。結存款項三億餘萬。(以是時幣值計約合港幣七萬餘元。)咸請師意支配。師與諸大師及各居士商定。擬盡數撥送

名山供養。計分給四大名山。（浙江普陀。山西五臺。安徽九華。四川峨嵋。）八大名刹。（寧波天童。寧波育王。揚州高旻。蘇州靈巖。福州鼓山。寧波觀宗。寧波七塔。福州地藏。）以及全國大小寺院二百五十六處。此師主法上海水陸道場之大略也。

月耀
佛源 同記

虛雲大師開示錄

現在這裏的和平法會。已舉行幾天了。這是很希有難得的。今天葦舫法師。妙真和尚。趙樸初。李思浩。方子藩居士等。均要虛雲出來與各位說法。我想趁這個因緣。把念佛與參禪的關係。隨便談談。以便給初發心學佛的人作個參考。今天是和平法會念佛壇開始的一天。本是由妙真和尚來講的。他很客氣的不講。故由虛雲出來與諸位談談。

我們人生住在娑婆世界裏。猶如在苦海中。因此沒有一個人不想脫離苦海的。但脫離生死苦海。便須佛法。佛法的真諦。嚴格的說起來。是無法可說。那有言語文字形相呢。楞嚴經說。『但有言說。都無實義。』可是為接引一般各種根機不同的衆生。致有無量的法門。在中國的佛法。有人分出為禪。教。律。淨與密宗五派。這在老參飽學的人。是無所謂的。因他已了解佛教的真理。決無差異的。而在一般初入學佛的人。便發生許多意見。每每分宗啦。教啦等等。並且讚彼毀此。有損法化。要知道一個話頭。或一句佛號。都是方便的。不是究竟的。

真是工夫用到家的人。是用不着他的。爲什麼。因爲動靜一如。好比月印千江。處處明顯。無有障礙。障礙者。如天空裏的浮雲。水裏的污泥。若有障礙。則月雖明而不顯。水雖淸而不現。我們修行的人。如果能體解這個道理。了解自心如秋月。不向外馳求。返照迴光。一念無生。了無所得。那有什麼名相差別呢。祇因無量劫來。妄想執着。習氣深重。以致釋尊說法。有四十九年。談經約三百餘會。但這些法門最大的目的。無非是治療各種衆生不同的貪瞋癡慢等。習氣毛病。若能遠離這些。你卽是佛。那有衆生的差別呢。古人說。「方便有多門。歸元無二路。」也是這個道理。

現在的佛法。比較盛行的。是淨土與禪宗。但一般僧衆。都忽略了戒律。這是不合理的。因爲佛法的根本要義。乃是戒。定。慧。三字。如鼎三足。缺一不可。這是我們每個學佛的人。應特別注意的。

禪宗是世尊在靈山會上拈花示衆。唯有迦葉尊者微笑。稱爲心心相印。教外別傳。爲佛法的命脈。而念佛的淨土。和看經持咒等的法門。都是了生脫死的佛法。有人說。禪宗是頓超的。念佛持咒是漸次的。是的。這不過是名相上的差別。實際上是無二致的。六祖大師說。「法無頓漸。見有遲疾。」我認爲佛法的每個法門。皆可修持。你與那一法門相宜。便修持那

一法門。且不可讚此毀彼。妄想執着。而最重要的。還是戒律的遵守。近來有出家人。不但自己不嚴守戒律。還說持戒是執着。那種高調。是多麽危險。

心地法門的禪宗。自迦葉尊者後。輾轉相傳。從印度傳到中國六祖能大師。都稱爲正法流傳。盛極一時。律宗以優波離尊者爲首。他承受了世尊的囑付。要我們末世的衆生。以戒爲師。在毱多尊者後。發揚爲五部律。我國的南山老人道宣律師依曇無德部。製疏奉行。稱爲中興律祖。天臺北齊老人。觀龍樹中觀論。發明了心地。杜順老人以華嚴經爲主。建立了賢首宗。遠公提倡淨土。九祖相承。在永明後。歷代祖師。大都以禪宗宏揚淨土。水乳相融。雖然諸宗紛起。究竟不離拈花命脈。足見禪淨關係的密切了。更可見古人宏揚佛法的婆心了。至於密宗。是由不空尊者金剛智等傳入中國。經一行禪師等努力。才發揚光大的。但這些都是佛法。應當互相揚化。不得分別庭戶。自相摧殘。若彼此角立。互攻。便不體解佛祖的心意了。古人說法。大都拈葉止啼。趙州老人說。「佛字我不喜聞。」又說。「念一句佛號。漱口三日。」因此有一般不識先人的苦心者。便說念佛是老太婆幹的事。或說參禪是空亡外道。總之。說自己的是。談他人之非。爭論不已。這不僅違背佛祖方便設教的本懷。且給他人以攻擊的機會。妨礙佛教前途的發展。至深且鉅。因此。虛雲特別提出。希望各位老參及初

發心的道友們。再不可這樣下去。如果再這般下去。便是佛教的死路一條。須知條條大路通長安的道理。學佛的人。應多看看永明老人的宗鏡錄。和萬善同歸集等。念佛的人。亦應了解大勢至菩薩念佛圓通章要認識自性淨土。捨妄歸真。勿得向外別求。如果我們能體會到這種真理。隨他說禪也好。談淨也好。說東方也去得。說西方也去得。乃至說有也可。說無也可。到這時。一色一香無非中道。了義個性彌陀。唯心淨土。當下即是。那有許多葛藤。楞嚴經說。『但盡凡心。別無聖解。』如能這般做到。斷除妄想執着習氣。即是菩薩佛祖。否則還是凡夫衆生。

念佛的人。也不應太執着。否則。還成了毒藥。我們現在念阿彌陀佛的名號。是因我們無始以來的習氣深厚。妄想難除。故借這一句佛號來做個拄杖子。念念不忘。久而久之。則妄念自除。淨土自現。何須他求呢。

一九五二年十二月十七日講於上海佛教界祝願世界和平法會

老實念佛　壬辰一九五二年十二月廿一日講於印光大師生西十二週年紀念

今天是印光老法師生西十二週年紀念。各位都是他的弟子。在這裏聚集一堂。飲水思源。

追念師父。在佛法的道理上。師是法身父母。紀念師父。便是對法身父母的孝思。較之世間小孝。更有意義。回憶我第一次與印光老法師相見。是光緒廿年在普陀山。那時是化聞和尙請他在前寺講『阿彌陀經』。自從講完了經。他便在寺中閱藏。二十餘年。從未離開一步。只是閉戶潛修。所以他對教義極深。他雖深通教義。却以一句『阿彌陀佛』爲日常行持。絕不覺得自己深通經教。便輕視念佛法門。佛所說法。無一法不是療治衆生的病苦。念佛法門。名爲阿伽陀藥。總治一切病。但無論修何種法門。都要信心堅固。把得住。行得深。方能得圓滿的利益。信心堅固。持呪可成。參禪可成。念佛可成。都是一樣。若信根不深。只憑自己的微小善根。薄學智慧。或記得幾個名相。幾則公案。便胡說亂道。談是論非。只是增長業習。到生死關頭。依舊循業流轉。豈不可悲。各位是印光老法師的弟子。今天紀念他。便是紀念他的眞實行持。他脚踏實地的眞修實。足追踪古德。他體解大勢至菩薩念佛圓通章的深理。依之起修。得念佛三昧。依之宏揚淨土。利益衆生。數十年如一日。不辭勞瘁。在今日確實沒有。眞實修行的人。不起人我分別見。以一聲佛號爲依持。朝也念。暮也念。行也念。坐也念。二六時中。念念不忘。綿綿密密。功夫熟處。彌陀淨境現前。無邊利益。自可親得。只要信心堅定。心不堅。萬事不能成。若今日張三。明日李四。聽人說參禪好。便廢了念佛的工夫去參

禪。聽人說學教好。又廢參學教。學教不成。又去持呪。頭頭不了。賬賬不清。不怨自己信心不定。却說佛祖欺哄衆生。謗佛謗法。造無間業。因此。我勸大衆。要堅信淨土法門的利益。隨印光老法師學「老實念佛。」立堅固志。發勇猛心。以西方淨土爲終身大事。參禪與念佛。在初發心的人看來是兩件事。在久修的人看來是一件事。參禪提一句話頭。橫截生死流。也是從信心堅定而來。若話頭把持不住。禪也參不成。若信心堅定。死抱着一句話頭參去。直待茶不知茶。飯不知飯。功夫熟處。根塵脫落。大用現前。與念佛人功夫熟處。淨境現前。是一樣的。到此境界。理事圓融。心佛不二。佛如衆生如。一如無二如。差別何在。諸位是念佛的。我希望大家以一句佛號爲自己一生的依靠。老老實實念下去。

〔附錄〕　虛雲和尚蒞滬時之各界言論

虛雲大師印象記

聖　璞　錄覺有情專刊十四卷第一期

在一個不平凡的晚上。十二月十一日下午六點多鐘。在上海北站。我第一次見到了虛雲老和尚。那天傍晚。我懷着肅穆的心情。隨同一百多位歡迎代表。前往到了北站。站上的霓虹燈。放出了絢爛的電光。照耀得如同琉璃世界。我應該包括別的歡迎代表。內心奔放得和那燈光一樣。對虛老和尚充滿了崇高的敬仰。六點三十

五分汽笛一聲長鳴。京滬列車徐徐進了月臺。人們情緒立即高漲起來。虔誠準備迎接這位來自北京的當代中國佛教最傑出的高僧虛雲老和尚。當列車剛停下來的時候。當想到虛老和尚就在車廂裏的時候。更想到頃刻之間。就能見到他的時候。不難想像到我。以及其他歡迎代表。當時會感到怎樣的興奮。一刻兒虛老和尚在為首的歡迎代表攙扶中下了車。恭候在月臺上的一百多位歡迎代表。便不期而然的由肅然合掌致敬。終至於將內心對他的敬仰立即爆發為一陣熱烈的掌聲。這掌聲響出了代表們的敬意。這掌聲也響出了全上海佛教徒的心聲。表達了上海佛教徒對這位年高德劭的長者虛雲老和尚。具有多麼崇高的敬仰。我的視線。立刻抓緊時間。開始行動。隨虛老和尚的行進。凝神地注視。他高高的個子。凝然的道貌。戴上一頂黑色風帽。遮掩住左右耳根。慈容顯得格外清癯了。他下了車。不顧長途勞頓。即舉手向人們示意。慈眼頻頻注視歡迎人羣。他一舉手一注目。顯示法體還相當健康。這對一個非常仰慕他而又關心他健康情況的我說來。誠然是無上快慰。對廣大的上海佛教信徒說來。也無疑是極大喜訊。我們一百多位歡迎代表。扈從虛老和尚步出車站。一齊念佛掌聲不斷地響出車站。站內很多旅客

跟着鼓掌之後。又同念佛。這場面太動人了。它給了我一個啓示。今天虛老和尚所到之處。勢必成爲佛教主流的所在。虛老和尚具龍象之姿。帶領我們浩浩蕩蕩步出車站。這不就是今天上海佛教主流所在麽。事實上。今天佛教需要他領導。四衆弟子更需要他領導。我當時扈從虛老和尚。在他慈光庇照下。覺得萬分幸福。相信其他歡迎代表。也可能有同樣的感覺。虛老和尚被迎接到了玉佛寺。詣大殿拈了香。即在丈室接見四衆弟子參禮。並作簡要的開示。但他所給我的比較更深刻的印象則是在以後他和上海廣大信衆見面的時候。廣大的上海佛教信徒。他們渴仰虛老和尚。他們以一見虛老和尚爲快。這都是不難理解而可以意想到的。爲滿足信徒們這一願望。他慈悲的每逢星期一三五。在玉佛寺公開接見信衆。他每次和羣衆見面。我一有空。便去瞻仰。從多次瞻仰中。他在我腦海裏留下了如下一些難忘的印象。虛雲老和尚這位德高望重年逾百歲的老人。他個兒高高的。鬚髮斑白。因不常剃。已長數寸。銀鬚飄拂。藹然現長者相。他道貌岸然而清癯。但比以往我所看到的。像佛在雪山修道現比丘相那樣的他的照片上的法相來。却要豐腴得多。他說話帶湖南家鄉口音。驟聽起來。我不很懂。但音調沈着而有力。精力似相當

充沛。而且語氣老婆心切。慈悲喜捨具足。他開示不著門戶見。善能應機逗教。普攝衆根。一種無言之教。能予人以極大鼓舞。能予人以一種勇氣一種力量。能使懦者立。頑者廉。他開示或不開示。總低眉垂目。威儀相好。語默動靜。似全在定中。令人見了。生恭敬心。作希有想。我每次看到他。彷彿稚子依母。身心輕安。無有恐怖。得大自在。這種受用。只有在禮佛時候。曾經有過。我覺得能多一次親近他。就多一次幸福。心靈上也多一些安慰。虛老和尚具有不捨衆生的大慈悲心。這在他公開接見信衆時候。得了肯定證明。有一次到玉佛寺見他的人把大殿前偌大的丹墀擠得水洩不通。秩序很難維持。但他在人羣中仍安詳說法。八風不動。真是處之泰然。我沒有確切字眼。可以形容出虛老和尚具有怎樣的悲心。但我當時確曾熱淚盈眶。為他老人家這種不捨衆生的慈悲心腸。而深深感動。虛老和尚見地如何。誠然如人飲水。冷暖自知。恕我一字不能道得。但他是一位通宗通教的巨匠。這是沒有錯的。在印光老法師生西十二週年紀念那天。虛老和尚在玉佛寺丈室為印老弟子開示。他和印老法師一樣。教人老實念佛。他說「念佛要如細水長流。念念不斷。念到一心不亂。心境一如。那就是參禪。」一位禪宗巨匠教人念佛。這說明他沒有門戶

見。也說明他善於方便攝化。且寥寥數語。把禪淨合一道理說得圓融無礙。倘非宗說兼通圓融各宗。恐不能如此。還有更值得欽仰的。他非常熱心和平事業。他在法會第一天開示中。曾不厭其詳的勉勵所有佛教徒都應積極起來爲世界和平而努力。他說。「佛教的慈悲教義。就是和平兩字的具體說明。保衛世界和平。是我們佛教徒應盡的責任。」他把佛法這樣善巧的應用在世法上。使六祖說的佛法在世間。不離世間覺。這個眞理。又得了有力的證明。我仰慕虛老和尚已很久了。過去緣慳一面。不免引爲憾事。他這次應上海信衆要求蒞滬弘法。使我有緣瞻仰。並得恭聆圓音。藉償夙願。實是平生快事。虛老和尚身負如來家業。爲如來慧命之所寄託。我願他老人家永久住世。續佛慧命。爲四衆弟子作不滅的燈塔。爲芸芸衆生作普渡的慈航。

謁虛雲大師

蔣維喬

我是八十老翁。近年來屏謝世事。專心修法。積聚往生資糧。所以不大出門。惟聞虛雲禪師將要來上海。我想他老人家雖然在三十餘年前。爲了請商務印書館翻印的續藏經。到過我的家裏。以後就很少來往。趁他蒞臨上海的時候。總要前去拜謁。

請請開示。十二月十日靜安寺覺凡法師有電話來說「虛老在十一日午後六時半將抵上海。」我聞之欣然。就在十二日上午。偕尹石公居士同往玉佛寺。僧俗四衆來寺參加的有五六千人。寺裏面擠滿了人。連天井裏也沒有隙地。到十一時。我們進謁虛老。剛坐下。要啓口談話。外面已有人請吃飯。趙樸初居士堅留我們陪陪虛老。葦舫住持做主人。陪坐者尚有持松。妙真。清定。續可諸法師。又有八十一齡高鶴年老居士。也是闊別十多年沒有見面的。真所謂諸上善人俱會一處。非常愉快。不過虛老用膳時候。沒有開口。大家也就默然。午後二時。虛老升座向大衆開示。我們因有事就回家。數日後趙樸初居士來。我表示要再去謁虛老。他說這幾天裏虛老見客太多。很是疲乏。恐怕他生病。曾請醫生爲他診脈。醫生說「並沒有病。生平也沒有診著過這樣的脈。這脈是純陽體。」樸初又說「虛老齒落復生。已生新牙六個。這是奇蹟。」二十九日上午。我先以電話問遠塵和尚。「虛老精神好否。」答。「好。」「我要來見他。」答「可以。」卽去進謁。問「三十年前爲請續藏經到過我家。師尚記得否。」答。「記得。」且云。「居士弘法利生。功德無量。」我答。「慚愧。」問。「雲門寺近來怎樣。」答。「很不興。寺中尚有六十個和尚。靠開墾荒地艱苦

度日。」問「南華寺怎樣。」答「更不興。寺中一直駐兵。祇賸幾個和尙住在那裏。」問「禪師在上海可久住否。」答「法會圓滿想離開這裏。在此太煩。」我想在功夫分上請開示幾句。而室外有許多居士要進來參謁。遂告別而歸。

與虛雲大師函　　高鶴年

虛公大德法鑒。昔日江上一別。今朝陸地相逢。悲喜交集。刹那之間廿餘載矣。流光之速。眞可怖也。理應暢談滄桑。共話三三。奈因大駕高年。途中疲倦。正逢法會初開。海衆依仰。吾公現大威德。以神力感化衆生。五欲境相不能纏。名利關頭不能縛。不可思議之妙行也。慚人積習未銷。佛恩未報。參而未徹。學又未成。覩諸境相。被物所轉。仍在幻化影裏作活計。不得眞實受用。數十載飄游雲水。撥草瞻風。三家村裏。不避苦雨酸風。百仞峯頭。那怕披星戴月。逆順不退。百折不回。只爲生死事大。無常迅速。至今尙無把握。慚愧極矣。尙望吾公定光朗耀。雄力提拔。超出苦海。不受三途八難輪回之苦。專此草上。敬頌

佛日高懸。普利人天。　　慚愧學人高鶴年作禮　癸巳元旦日由大覺茅篷上言

大人榜樣　　　　　　　　　　　　　　溫光熹

虛空原不動。白雲自去來。迺者虛雲老和尚黃髮番番。蓮雲蒞滬。覺刊將發專刊。用資仰鏡。以文見託。自慚呰窳。向少聞法。又不會禪。何敢妄肆饒舌。無已。姑就管窺所得。略舉三端。以概其凡。（一）言教契機。夫藥無貴賤。癒病者良。法無高下。契機者貴。平常心是道。馬祖一喊。三日耳聾。諸惡莫作。衆善奉行。世出世聖賢。一道平實。無非布帛菽粟之言。但實天經地義之理。鳥巢云「三歲小兒皆當知。八十老翁造不到。尋常行履處。乃見真面目。」蓮池老人琴偈云。「鼓琴不會按。平淡平淡復平淡。」虛老眉毛拖地。廣接方來。語語平淡無奇。正是大人榜樣。抗日戰爭中。嘗過重慶。於慈雲寺主持水陸。凡歸依者多勸念佛。幷印佈彌陀佛像。旁加小圈。屬人念滿若干句一點。以之記數。立爲功課。用此方便。感化甚多。一種平懷。三根普被。今茲蒞滬。首次開示慇懃叮嚀。於禪淨兩宗之不可互謗。其言曰。趙州老人說「念佛一句。漱口三天。」這是對機。後來人問他。「你的師父是誰。」他說「十方佛。」人又問「十方佛的師父是誰呢。」老人說。「阿彌陀佛。」阿彌陀佛親聞如來大事因緣。禪淨兩門。當機大教。西方淨土。果上莊嚴。功德巍巍。漪歟盛矣。虛老行履。出死入生。故能深知此中甘苦。契機普攝。拯物導迷。淺云乎哉。真悟後人。還須着眼。（二）行履

篤實。若論宗門下事。本無言說可尋。但功行抉擇。必須具眼。虛老開示。著重真參實究。此中路徑。非茲所論。當知要領所在。切忌口角圓滑。稍一儱侗。天地懸殊。用功最忌助長。欲速便是偷心。但能不失本參。不悟亦了生死。所謂住佛性地。生佛法家也。不問你悟未悟。先問你參未參。自古宗下貴乎本參。良有以也。而尤當著眼者。虛老功行內祕。非我不學所知。迹其傳略。可聞其大。較早歲臥薪嘗胆。飲冰吞蘗。梯山航海。行脚參方。辦道之切。發心之真。一念萬年。不問寒暑。看他人前人後。沒有放逸。宜乎苦盡甘來。摸着祖師鼻孔。(三)上弘下化。參禪人發明心地後。自既能利。復欲利他。利他之法雖多。顧莫如本分衲僧。開叢林。建道場。上弘佛法。下化衆生者也。所謂願將東土三千界。盡種西方九品蓮。叢林古法有二。一者世尊弘法度生處。二者震旦唐代以還。馬祖所闢大冶洪鑪。龍象出處。趙州以下。叢林何事。事在坐香。天下叢林一枝香。上關諸佛法身。下關衆生慧命。古法良規。萬世不朽。滇中雞足。嶺南曹溪雲門諸山。均震旦禪宗祖庭。虛老前往。一一復興。坐香打七。與江南金山高旻媲美。功德勝善。可勝言哉。略述三要。蠡測高深。至其律己之嚴。耄年持午。破衲粗糲。克己厚人。火種刀耕。含辛茹苦。篳路襤褸。以啓山林。凡諸事迹。人所共知。不待纘述。要

皆涵養深厚。故能持己嚴而待人寬。機心銷盡。到處真實。因之爐火純青。虛融恬靜。其色郁郁。其德嶷嶷。凡真敬虛老者。應在尋常行履處。以是爲學。然後可謂之真學佛。然後方能言弘法。

慈悲心願菜根香

大照

雲門虛雲老和尚蒞止滬城。四衆久欽高風。傾巷迎觀。玉佛寺前。瞻仰道貌者。日數千人。可謂盛事矣。師鬚髮皆白。慈懷溢色。遠近見者。無不動容。無言之教。入於人心者深矣。師當代禪宗碩德。戒行精嚴。居常破衲一襲。謙光和德。尤不可及。學人前往參拜者。師必頂禮相答。四衆恐師高年勞瘁。展轉告誡。凡來謁師。問訊而已。師主玉佛寺法會。輒示衆曰。「學佛當以明心見性爲本。斷惡修善爲行。須知佛心無殊。衆生一體。至於殺生食肉之事。尤萬萬不可也。」一日有居士謁師。問曰。「弟子有善根否。」師曰。「若無善根。安得到此。」又問。「弟子將來能成佛否。」師曰。「一切衆生畢竟成佛。汝亦當成。」其人歡喜禮謝。師乃問曰。「汝持長齋否。」答云。「尚未。」師乃諭謂「食衆生肉者。斷大悲種。今後宜力持長齋。方能與佛法相應。」其人歡喜信受而去。或有請益法要者。師應機開示已。必諄諄勸令斷葷持齋。嗚呼。師

於衆生同體大悲之忱。灼見之眞。踐行之實。可謂無以加矣。憶余往昔初學佛時。但研儆義寢饋無間。齋戒之事。亦不嚴謹。堅持不殺。隨緣飮食而已。比謁應師。師曰。「大乘行者。因於衆生。發菩提心。因菩提心。成等正覺。吾聞往劫菩薩。發菩提心已。生生世世。行菩薩道。至於自捨其頭目手足。以爲衆生者矣。未聞有餐食衆生以自肥者也。食肉衆生。斷大悲種。卽所謂三淨肉者。佛亦不許。如楞伽經說其明證也。」余聞而惕然。自是不復食肉。今聆雲公言敎。若合符節。二老皆宗門耆宿。篤實光輝。躬行有得。不苟如此。則凡粗涉門徑。以理自高。乃至以方便自恕者。誠不免坐膚淺蹈空大病矣。

滔天一筏之虛雲大師

劉瞻明

宗門龍象自吾師天甯冶公及融通玉崑兩禪師入滅後。眞善知識。寥若辰星。獨虛雲大師道風聞天下。丙子秋余來上海。訪江味農居士於省心蓮社。居士固宗說兼通者。方註金剛經。弘揚般若。因論及近代禪宗諸老宿。居士曰「山林中潛修密契。不求人知。人亦不易知之者。無論矣。其以宗匠自命者。往往墨守偏空。雜糅異見。雖廣修徒衆。名喧一時。亦不足重。就吾所知。能眞參實悟。行解相應。不愧爲人天眼目

者。惟虛雲禪師足以當之。」未幾。過吳門。謁本師印老人於報國寺。老人亦言「虛公是真衲子。真參禪。」余聞而益增嚮往。欲南遊參謁。而塵勞羈絏。蹉蹉未遑。今年夏。唐慧峻居士聞大師自乳源飛錫漢臯。函約往觀。將行矣。而大師又赴北京。今幸因緣成熟。上海佛教同人為祝願世界和平。建講經水陸道場於玉佛寺。迎大師南來主法。余與慧峻始獲禮覲。師貌癯而神凝。言簡而味永。令人想見古德之風矩。且以百有十三之高齡。不辭勞瘁。冒苦寒。跋涉數千里。來主法會。以深悲弘願。加持一切衆生。同銷災障。扇慈風於八極。泯戾氣於寰中。因勝果隆。難遭難遇。宜滬人士奔走相告。傾動一時。前往瞻仰者日數千人。聆大師一言。莫不歡喜踴躍。得未曾有。吾友慧章法師。爲大師入室弟子。嘗爲余言「大師既發明心地。隱於終南。每入定。輒累月不起於坐。敝衲芒履。日中一食。數十年如一日。遇海內名刹之頹廢者。募資修復。躬親其役。既成。委諸主僧。蕭然遠引。如是者不知若干處。其接引後進也。單提正令。不稍假藉。每於一機一境上。隨事指點。俾聞者當下獲益。」慧公在雲門時。一日侍師共食。大師舉箸云「分別美惡是凡夫。不知香臭是木石。離此兩邊試道一句。」衆罔措。又一日。師將下山。有闍黎云「月黑路崎。師年高。防顛躓。曷籠燈而往。」

大師笑曰。「光明洞然。徧周沙界。你道何處是黑暗。」拂袖而去。聞者吐舌。其他類此者不勝枚舉。說法數十年。融通性相。入不二門。無分毫門戶之見。有參學者。先試以禪。不契則詔以念佛三昧。南華寺於禪堂外。別立念佛堂。專修淨土。其歸依帖四圍。均印小圈。註明每圈念佛一千聲。加一點。丹黃數次。則念佛千萬聲。嘗言禪宗雖一超直入。非上根利智不能。修末法衆生。障深慧淺。惟依持名念佛法門。得了生死。往生極樂國土。初入手與禪是二。及其成功。二而不二。惟念佛須攝心觀照。句句落堂。落堂者。著實之謂也。句句着實。念念相應。久之自成一片。由事一心。而至理一心。能所兩忘。自他不二。與參禪有何差別。故經云。『若人但念阿彌陀。是爲無上深妙禪。』中峯大師曰。「禪者淨土之禪。淨土者禪之淨土。彼念口頭佛。參口頭禪者。同一自欺。生死關頭。如何了脫。」聞者皆爲之動容。唐慧峻居士與大師別有一段香火緣。亦非偶然。先是滬上某君藏有明板倣宋憨山清公所註楞伽經筆記一部。爲海內孤本。欲讓於他人。慧峻聞之。懼落書賈手。展轉湮晦。乃募資購去。以此經爲初祖傳心之法印。憨山平生之傑作。不遇知音。何以弘揚。乃寄贈大師於雲門。爲南華鎮山之寶。當是時。大師正攖病苦。困厄中取而研繹。覺無邊熱惱。頓化清涼。俯仰太息

者久之。而憨山老人之註是經也。爲萬曆二十八年。遭中貴搆陷。罪以私造寺院。遣戍雷州。既至就壁壘間構禪堂。冠巾說法。遂發註經之願。脫落章句。直指心原。明年筆記成。奉詔反僧服。適南韶道祝公延住曹溪祖庭。老人乃攜經而往。刊布流通。距今蓋三百八十餘年矣。跡所遭遇。同在代衆生苦。了苦無苦之時。一註之。一讀之。樂邦忍土。二老相視而笑。莫逆於心。法緣冥契。誠不可思議。他日弘揚此經。非大師而誰。有人云「大師爲憨山乘願再來。」不其然乎。

開眼

我領受了虛雲老和尚的當頭棒喝

這次上海市佛教界爲了祝願世界人民和平大會。在玉佛寺舉行法會四十九天。這是上海近年來規模最大的法會。這次法會特別恭請中國佛教第一位高僧一百十三歲高齡的虛雲老和尚由京蒞滬主法。這個消息在上海新聞日報。大公報披露後。不但號召了全上海的佛教徒都來參加法會。虛老和尚的德高望重爲佛教羣衆竭誠擁護的熱烈情況。除了看到印光大師蒞滬主持丙子息災法會的熱烈情況外。這是第二次了。虛老和尚爲接見廣大的羣衆。特規定了每星期一三五。上午九時在大殿前面與羣衆見面一次。每次逢到見面的日子。在八點多鐘大殿

前面就站滿了數千人。工人。農民。婦女。青年。兒童都有。各人都懷着瞻仰虛老和尙的一片誠意。在老和尙從大殿裏出來的時候。一片如雷的掌聲。充滿了愛敬的熱烈情緒。老和尙的開示很簡單扼要。告訴大家。「諸惡莫作。衆善奉行。老實念佛。保衞和平。」大家聽到都歡欣地感覺到無限的榮幸。每日排隊報名歸依的近萬人。虛老和尙的道德感人之深。不但爲佛教擴大了良好影響。同時對於和平法會的號召力量。是不可限量的。我在十二月十二日下午二時去聽過虛老和尙的開示。他用湖南夾着廣東的口音。帶着微細而沈重的語調。慢慢地講着。我在人山人海中擠到法會的面前。瞻仰到老和尙肅穆慈和的法相。胸中的塵念爲之一掃而空。以空空洞洞的心來聽開示。更體會到開示的親切而有味。尤其是聽到開示淨土的一段話。不但消釋了我的顧慮。同時使一般教友們對於修行法門得到一個明確的指示。虛老說「今天參禪的人。多不瞭解禪淨不二的法門。每謗淨土爲小乘。這是錯誤的。禪淨工夫入門雖有不同。到家是一樣的。一般人只知趙州禪師說的念佛一聲漱口三日。佛之一字吾不喜聞的前面幾句機鋒話。就拿來作爲經常反對念佛的根據。這是誤會的。要知道後面還有幾句話。就是有人問趙州禪師。你的

師是誰。趙州說十方諸佛。十方諸佛之師是誰。趙州說阿彌陀佛。可見阿彌陀佛是十方諸佛之師。今天參禪人不瞭解趙州禪師前面說的幾句機鋒話。同時又不瞭解趙州後面說的幾句話。參禪的人以趙州的話來謗念佛法門。真是寃枉了趙州。假使今天遇到了趙州一定要受到他的棒喝。各位佛弟子請老老實實地從十方諸佛之師。阿彌陀佛至誠懇切地念去罷。」我聽到這段話。真如當頭棒喝。使我朝三暮四的雜念統一了。我決定遵從虛老的慈悲開示。專修淨土念佛法門。為自渡渡他的唯一方法。

記虛雲和尚及其詩

王世昭

在中國詩史上。有長壽詩人。可是克享遐齡。到一百一十餘歲至今還健在的。可以說是少有。而自幼至老。擺脫一切。以苦行為至樂。以一身奉佛為至榮。百年如一日。在中國高僧歷史上也是少有的。足跡遍中國無數名山。西入康藏。踰喜馬拉雅山。朝禮五印度。折而至南洋羣島。其平生行跡。合晉法顯。唐玄奘。明徐霞客而為一人。此亦中國地理學史上之所無。和尚願力至宏。而學力亦不可窺其涯岸。今據岑學呂所編。虛雲和尚法彙。共集詩歌偈讚凡三百九十首。其中七言最多。五言次之。讚

偈亦有三言或四言者。疊頌古「水鳥樹林常說法。」七律用無字韻。多至二十三首。和尚之工力如何。於此亦可以概見。嘗論中國方外詩人。於晉吾得慧遠。沈德潛謂其自有一種清奧之氣。於宋吾得湯惠休禪寂人而作情語。宛轉入微。爲蘇曼殊詩之所自出。其餘如唐之皎然齊己等。皆去古未遠。卓然成家。出語便超。絕無禪習。此所以爲可貴也。若以上述定義以覘虛雲和尚詩。則上品至多。頗難遍錄。可是爲使鑑賞者明瞭和尚的真工夫。亦不妨舉例如後。「卅載他鄉客。一筇故國春。寒烟籠細雨。疎竹伴幽人。乍見疑爲夢。深談覺倍親。可堪良夜月。絮絮話前因。」還鼓山訪古月師。像這樣不吃人間烟火而人情味很濃厚的創作。即置於唐以後。宋以前。亦不甚爲過。五言詩本來很難寫的。在他的集中竟達八十餘首之多。亦幾與林逋相伯仲。至於山居五絕五首。其恬淡處又不啻陶淵明再世。生活方式雖不同。而其出口成章則一也。茲錄其一首云。「山居意何遠。放曠了無涯。松根自作枕。睡起自烹茶。」除此之外。他的詩作。多七律與七絕。七絕中有峨嵋山怪石棲雲四首。爲記其第四首云。「石壘雲濤高際天。渾圇還是太初先。披前犢子迷歸路。引入香風蹴白蓮。」好一個引入香風蹴白蓮。句雖現成。而味極雋永。王漁洋詩。門外野風開白

蓮。和尙脫胎換骨。乃亦自成妙諦。和尙不但五言律絕與七絕寫得好。而七律也有寫得很好的。如過崆峒山「鑿破雲根一徑通。禪樓遠在碧霞中。巖穿雪竅千峯冷。月到禪心五蘊空。頑石封烟還太古。斜陽入雨灑崆峒。山僧不記人間事。聞說廣成有道風。」至他的工力。還在一首皮袋歌作於十九歲。三言與七言相間成篇。句雖俗而意甚長。宜於僧家誦讀。故不贅。和尙的詩以屬新出版。故評之者甚少。而其精神之所宗。亦不在詩。故詩轉成爲和尙瞋喜之間的遊戲。修持之後的微呻。成詩在無意之時。得句在卽與之外。故不求至而自至。不求工而自工。轉覺其可愛。

癸巳師一百一十四歲

上年冬。水陸道場圓滿後。師擬離滬。緇素人士。以勝會難逢。留師繼續舉行禪七。因玉佛寺向有禪堂之設。宜應良機。重興禪制。迺由葦舫和尙。及簡玉階。李思浩。趙樸初。李乙尊。方子藩。胡厚甫。張子廉。鍾慧成。李經緯。祝華平各居士。一再請求舉行禪七。慈悲法施。而滿衆願。師許之。定於正月初九日起七。(一九五三年二月二十二日)至十五日圓滿。衆猶以爲未飫法味。請繼續一禪七。復由正月十六日起次七。至二十三日圓滿解七。師均有法語開示。

〔附錄〕 禪七開示 癸巳正月初九日（一九五三年二月二十二日） 上海玉佛寺

這裏的大和尚（葦舫）很慈悲。各位班首師傅的辦道心切。加以各位大居士慕道情殷。大家發心來打靜七。要虛雲來主七。這也可說是一種殊勝因緣。只以我年來患病不能多講。世尊說法四十餘年。顯說密說。言教已有三藏十二部之多。要我來說。也不過是拾佛祖幾句剩話。至於宗門下一法。乃佛末後陞座。拈大梵天王所獻金檀木花示衆。是時座下人天大衆皆不識得。惟有摩訶迦葉破顏微笑。世尊乃曰『吾有正法眼藏。涅槃妙心。實相無相。咐囑於汝。』此乃教外別傳。不立文字。直下承當之無上法門。後人籠統。目之爲禪。須知大般若經中所舉出之禪。有二十餘種之多。皆非究竟。惟宗門下的禪。不立階級。直下了當。見性成佛之無上禪。有甚打七不打七呢。只因衆生根器日鈍。妄念多端。故諸祖特出方便法而攝受之。此宗相繼自摩訶迦葉以至如今。有六七十代了。在唐宋之時。禪風偏天下。何等昌盛。現在衰微已極。惟有金山高旻寶光等處。撐持門戶而已。所以現在宗門下的人材甚少。就是打七。大都名不副實。昔者七祖青原行思問六祖曰「當何所務。卽不落階級。」祖曰「汝曾作甚麼來。」思曰「聖諦亦不爲。」祖曰「落何階級。」思曰「聖諦尚不爲。何階級之有。」六祖深器之。現在你我根器劣弱。諸大祖師不得不假方便。教參一句話頭。

宋朝以後。念佛者多。諸大祖師。乃教參「念佛是誰。」現在各處用功的都照這一法參究。可是許多人仍是不得明白。把這句「念佛是誰」的話頭放在咀裏。不斷的念來念去。成了一個念話頭。不是參話頭了。參者參看義。故凡禪堂都貼着「照顧話頭」四字。照者反照。顧者顧盼。卽自反照自性。以我們一向向外馳求的心回轉來反照。才是叫看話頭。話頭者。「念佛是誰。」就是一句話。這句話。在未說的時候。叫話頭。既說出就成話尾了。我們參話頭。就是要參這「誰」字。未起時究竟是怎樣的。譬如我在這裏念佛。忽有一人問曰。「某甲念佛的是「誰」啊。」我答曰。「念佛是我呀。」進曰。「念佛是你。你還是口念。還是心念。若是口念。你睡着時何以不念。若是心念。你死了爲何不念。」我們就是對這一問有疑。要在這疑的地方去追究它看這話到底由那裏而來。是甚麼樣子。微微細細的去反照。去審察。這也就是反聞自性。在行香時。頸靠衣領。脚步緊跟前面的人走。心裏平平靜靜。不要東顧西盼。一心照顧話頭。在坐香時。胸部不要太挺。氣不要上提。也不要向下壓。隨其自然。但把六根門頭收攝起來。萬念放下。單單的照顧話頭。不要忘了話頭。不要粗。粗了則浮起。不能落堂。不要細。細了則昏沈。就墮空亡。都得不到受用。如果話頭照顧得好。功夫自然容易純熟。習氣自然歇下。初用功的人。這句話頭是不容易照顧得好的。但是你不要害怕。

更不要想開悟。或求智慧等念頭。須知打七就是爲的開悟。爲的求智慧。如果你再另以一個心去求這些。就是頭上安頭了。我們現在知道了。便只單提一句話頭。可以直截了當。如果我們初用功時。話頭提不起。你千萬不要着急。只要萬念情空。綿綿密密的照顧着。妄想來了。由它來。我總不理會它。妄想自然會息。所謂不怕念起。只怕覺遲。妄想來了。我總以覺照力釘着這句話頭。話頭若失了。我馬上就提起來。初次坐香好似打妄想。待時光久了。話頭會得力起來。這時候。你一枝香可以將話頭一提。就不會走失。那就有把握了。說的都是空話。好好用功吧。

初七第二日（正月初十日）開示

打七這一法。是尅期取證最好的一法。古來的人根器敏利。對這一法不常表現。到宋朝時始漸開闡。至清朝雍正年間。這一法更大興。雍正帝在皇宮裏也時常打七。他對禪宗是最尊重的。同時他的禪定也是非常的好。在他手裏悟道的有十餘人。揚州高旻寺的天慧徹祖。也是在他會下悟道的。禪門下的一切規矩法則。皆由他大整一番。由是宗風大振。故人材也出了很多。所以規矩是非常要緊的。這種尅期取證的法則。猶如儒家入考試場。依題目作文。依文取考。有一定的時間的。我們打七的題目。是名參禪。所以這個堂叫做禪堂。禪

者梵語禪那。此名靜慮。而禪有大乘禪。小乘禪。有色禪。無色禪。聲聞禪。外道禪等。宗門下這一禪。謂之無上禪。如果有人在這堂中把疑情參透。把命根坐斷。那就是即同如來。故這禪堂又名選佛場。亦名般若堂。這堂裏所學的法。俱是無爲法。無者。無有作爲。即是說無一法可得。無一法可爲。若是有爲。皆有生滅。若有可得。便有可失。故經云『但有言說。都無實義。』如誦經禮懺等。盡是有爲。都屬言教中的方便權巧。宗門下就是教你直下承當用不着許多言說。昔者有一學人參南泉老人。問「如何是道。」曰「平常心是道。」我們日常穿衣吃飯。出作入息。無不在道中行。只因我們隨處縛着。不識自心是佛。昔日大梅法常禪師。初參馬祖。問「如何是佛。」祖曰。「即心是佛。」師即大悟。遂禮辭馬祖至四明梅子眞舊隱處。縛茆而居。唐貞元中。鹽官會下有僧因採拄杖迷路至庵所。問「和尚在此多少時。」師曰「祇見四山青又黃。」又問。「出山路向甚麼處去。」師曰「隨流去。」僧歸舉似鹽官。官曰。「我在江西曾見一僧。自後不知消息。莫是此僧否。」遂令僧去招之。大梅以偈答曰。「摧殘枯木倚寒林。幾度逢春不變心。樵客遇之猶不顧。郢人那得苦追尋。一池荷葉衣無盡。數樹松花食有餘。剛被世人知住處。又移茅舍入深居。」馬祖聞師住山。乃令僧問。「和尚見馬大師。得個甚麼。便住此山。」師曰。「大師向我道。即心是佛。我便這裏住。」僧曰。

「大師近日佛法又別。」師曰。「作麼生。」僧曰。「又道非心非佛。」師曰。「這老漢惑亂人未有了日。任他非心非佛。我祇管卽心是佛。」其僧回舉似馬祖。祖曰。「梅子熟也。」可見古來的人是如何了當和簡切。只因你我根機陋劣。妄想太多。諸大祖師乃教參一話頭。這是不得已也。永嘉祖師云。「證實相。無人法。刹那滅却阿鼻業。若將妄語誑衆生。自招拔舌塵沙劫。」高峯妙祖曰。「學人用功。好比將一瓦片。拋於深潭。直沈到底爲止。」我們看話頭也要將一句話頭看到底。直至看破這句話頭爲止。妙祖又發願云。「若有人舉一話頭。不起二念。七天之中。若不悟道。我永墮拔舌地獄。」只因我們信不實。行不堅。妄想放不下。假如生死心切。一句話頭決不會隨便走失的。溈山祖師云。「生生若能不退。佛階決定可期。」初發心的人總是妄想多。腿子痛。不知功夫如何用法。其實只要生死心切。咬定一句話頭。不分行住坐臥。一天到晚把「誰」字照顧得如澄潭秋月一樣的明明諦諦的。不落昏沈。不落掉舉。則何愁佛階無期呢。假如昏沈來了。你可瞪開眼睛。把腰稍提一提。則精神自會振作起來。這時候把話頭不要太鬆。和太細。太細則易落空和昏沈。一落空只知一片清靜。覺得爽快。可是在這時候。這句話頭不能忘失。才能在竿頭進步。否則落空亡。不得究竟。如果太鬆。則妄想容易襲進。妄想一起。則掉舉難伏。所以在此時光。要粗中有細。細中

有粗。方能使功夫得力。才能使動靜一如。昔日我在金山等處跑香。維那催起香來。兩脚如飛。師傅們真是跑得。一句站板敲下。如死人一樣。還有甚麼妄想昏沈呢。像我們現在跑香相差太遠了。諸位在坐時。切不要把這句話頭向上提。上提則便會昏沈。又不要橫在胸裏。如橫在胸裏。則胸裏會痛。也不要向下貫。向下貫則肚脹。便會落於陰境。發出種種毛病。只要平心靜氣。單單的的把「誰」字如雞抱卵。如貓捕鼠一樣的照顧好。照顧得力時。則命根自會頓斷。這一法初用功的同參道友。當然是不易的。但是你要時刻在用心。我再說一比喻。修行如石中取火。要有方法。倘無方法。縱然任你把石頭打碎。火是取不出來的。這方法是要有一支紙媚和一把火刀。火媚按下在火石下面。再用火刀向火石上一擊。則石上的火就會落在火媚上。火媚馬上就能取出火來。這是一定的方法。我們現在明知自心是佛。但是不能承認。故要借這一句話頭。做爲敲火刀。昔日世尊夜覩明星。豁然悟道也是如此。我們現在對這取火法。則不知道。所以不明白自性。你我自性本是與佛無二。只因妄想執着不得解脫。所以佛還是佛。我還是我。你我今天知道這個法子。能夠自己參究。這是何等的殊勝因緣。希望大家努力。在百尺竿頭再進一步。都在這場中選出。可以上報佛恩。下利有情。佛法中不出人材。只因大家不肯努力。言之傷心。假如深信永嘉和高峯妙祖對我

們所發誓願的話。我們決定都能悟道。大家努力參吧。

初七第三日（正月十一日）開示

光陰快得很。才說打七又過了三天。會用功的人。一句話頭照顧得好好的。甚麼塵勞妄念澈底澄清。可以一直到家。所以古人說「修行無別修只要識路頭。路頭若識得。生死一齊休。」我們的路頭。只要放下包袱。咫尺就是家鄉。六祖說「前念不生即心。後念不滅即佛。」你我本來四大本空。五蘊非有。只因妄念執着。愛纏世間幻法。所以弄得四大不得空。生死不得了。假如一念體起無生。則釋迦佛說的這些法門也用不着了。難道生死不會休嗎。是故宗門下這一法。真是光明無量照十方。昔日德山祖師是四川簡州人。俗姓周。廿歲出家。依年受具。精究律藏。於性相諸經。貫通旨趣。常講金剛般若。時人謂之周金剛。嘗謂同學曰。「一毛吞海。性海無虧。纖芥投鋒。鋒利不動。學與無學。唯我知焉。」後聞南方禪席頗盛。師氣不平。乃曰。「出家兒千劫學佛威儀。萬劫學佛細行。不得成佛。南方魔子。敢言直指人心。見性成佛。我當掃其窟穴。滅其種類。以報佛恩。」遂擔青龍疏鈔出蜀。至澧陽路上。見一婆子賣餅。因息肩買餅點心。婆指擔曰。「這個是甚麼文字。」師曰。「青龍疏鈔。」婆曰。「講何經。」師曰。『金剛經。』婆曰。「我有一問。你若答得。施與點心。若答不得。且別處去。金

剛經云『過去心不可得。現在心不可得。未來心不可得。』未審上座點那個心。」師無語。遂往龍潭。至法堂曰「久嚮龍潭。及乎到來。潭又不見。龍又不現。」潭引身而出曰。「子親到龍潭。」師無語。遂棲止焉。一夕侍立次。潭曰。「更深何不下去。」師珍重便出。却回曰。「外面黑。」潭點紙燭度與師。師擬接。潭復吹滅。師於此大悟。便禮拜。潭曰。「子見個甚麼。」師曰。「從今向去。更不疑天下老和尚舌頭也。」至來日。龍潭陞座謂衆曰。「可中有個漢。牙如劍樹。口似血盆。一棒打不回頭。他時向孤峯頂上。立吾道去在。」師將疏鈔堆法堂前。舉火炬曰。「窮諸玄辯。若一毫置於太虛。竭世樞機。似一滴投於巨壑。」遂焚之。於是禮辭。直抵潙山。挾複子上法堂。從西過東。從東過西。顧視方丈曰。「有麼有麼。」山坐次殊不顧盼。師曰。「無無。」便出至門首。乃曰。「雖然如此。也不得草草。」遂具威儀。再入相見。纔跨門。提起坐具曰。「和尚。」山擬取拂子。師便喝。拂袖而出。潙山至晚問首座。「今日新到在否。」座曰。「當時背却法堂。著草鞋出去也。」山曰。「此子已後向孤峯頂上。盤結草庵。呵佛罵祖去在。」師住澧陽三十年。屬唐武宗廢教。避難於獨浮山之石室。大中初。武陵太守薛廷望再崇德山精舍。號古德禪院。將訪求哲匠住持。聆師道行。屢請。不下山。廷望乃設詭計。遣吏以茶鹽誣之。言犯禁法。取師入州。瞻禮堅請居之。大闡宗風。後人傳爲德山喝。臨濟

棒。像他這樣。何愁生死不休。德山下來出巖頭。雪峯。雪峯下出雲門。法眼。又出德韶國師。永明壽祖等。都是一棒打出來的。歷朝以來的佛法。都是宗門下的大祖師爲之撐架子。諸位在此打七。都深深的體解這一最上的道理。直下承當了脫生死。是不爲難的。假如視爲兒戲。不肯死心蹋地。一天到晚在光影門頭見鬼。或在文字窟中作計。那末生死是休不了的。大家努力精進吧。

初七第四日（正月十二日）開示

七天的晨光已去了四天。諸位都很用功。有的做些詩偈。到我那裏來問。這也很難得。但是你們這樣的用功。把我前兩天說的都忘却了。昨晚說修行無別修。只要識路頭。我們現在是參話頭。話頭就是我們應走的路頭。我們的目的是要成佛了生死。要了生死。就要借這句話頭作爲金剛王寶劍。魔來魔斬。佛來佛斬。一情不留。一法不立。那裏還有這許多妄想來作詩作偈。見空見光明等境界。若這樣用功。我不知你們的話頭到那裏去了。老參師傅不在說。初發心的人要留心啊。我因爲怕你們不會用功。所以前兩天就將打七的緣起。及宗門下這一法的價值。和用功的法子。一一講過了。我們用功的法子。就是單舉一句話頭。晝夜六時。如流水一般。不要令他間斷。要靈明不昧。了了常知。一切凡情聖解。一刀兩斷。古

云。「學道猶如守禁城。緊把城頭戰一場。不受一番寒徹骨。怎得梅花撲鼻香。」這是黃檗禪師說的前後四句。有二種意義。前兩句譬喻。說我們用功的人。把守這句話頭。猶如守禁城一樣。任何人不得出入。這是保守得非常嚴密的。因爲你我每人都有一個心王。這個心王卽是第八識。八識外面還有七識六識前五識等。前面那五識。就是那眼耳鼻舌身五賊。六識卽是意賊。第七識卽是末那。它（末那）一天到晚。就是貪着第八識見分爲我。引起第六識率領前五識。貪愛色聲香味觸等塵境。纏惑不斷。把八識心王困得死死的轉不過身來。所以我們今天要借這句話頭。（金剛王寶劍）把那些劫賊殺掉。使八識轉過來成爲大圓鏡智。七識轉爲平等性智。第六識轉爲妙觀察智。前五識轉爲成所作智。但是最要緊的就是把第六識和第七識先轉過來。因爲它有領導作用。它的力量。就是善能分別計量。現在你們作詩作偈。見空見光。就是這兩個識在起作用。我們今天要借這句話頭。使分別識成妙觀察智。計量人我之心爲平等性智。這就叫做轉識成智。轉凡成聖。要使一向貪着色聲香味觸法賊。不能侵犯。故曰如守禁城。後面的兩句。不受一番寒徹骨。怎得梅花撲鼻香的譬喻。卽是我們三界衆生沈淪於生死海中。被五欲所纏。被塵勞所惑。不得解脫。故拿梅花來作譬喻。因爲梅花是在雪天開放的。大凡世間萬物都是春生夏長。秋收冬藏的。

冬天的氣候寒冷。一切的昆蟲草木。都已凍死。或收藏。塵土在雪中也冷靜清涼。不能起飛了。這些昆蟲草木塵土灰濁的東西。好比我們心頭上的妄想分別無明嫉妒等三毒煩惱。我們把這些東西去掉了。則心王自然自在。也就是如梅花在雪天裏開花吐香了。但是你要知道。這梅花是在冰天雪地裏而能開放。並不是在春光明媚。或惠風和暢的氣候而有的。你我要想心花開放。也不是在喜怒哀樂。和人我是非之中。而能顯現的。因爲我們這八種心。若一糊塗。就成無記性。若一造惡。就成惡性。若一造善。就成善性。無記有夢中無記。和空亡無記。夢中無記。就是在夢中昏迷時。惟有夢中一幻境。日常所作一無所知。這就是獨頭意識的境界。也就是獨頭無記。空亡無記者。如我們現在坐香。靜中把這話頭亡失了。空空洞洞的。糊糊塗塗的。甚麼也沒有。只貪清靜境界。這是我們用功最要不得的禪病。這就是空亡無記。我們只要二六時中。把一句話頭。靈明不昧。了了常知的。行也如是。坐也如是。故前人說。「行也禪。坐也禪。語默動靜體安然。」寒山祖師曰。「高高山頂上。四顧極無邊。靜坐無人識。孤月照寒泉。泉中且無月。月是在青天。吟此一曲歌。歌中不是禪。」你我大家都是有緣。故此把這些用功的話再與你們說一番。希望努力精進。不要離用心。我再來說一公案。昔日雞足山悉檀寺的開山祖師。出家後參禮諸方。辦道用功。非常精進。一日寄宿

旅店。聞隔壁打豆腐店的女子唱歌曰。「張豆腐。李豆腐。枕上思量千條路。明朝仍舊打豆腐。」這時這位祖師正在打坐。聽了她這一唱。卽開悟了。可見得前人的用功。並不是一定要在禪堂中才能用功。才能悟道的。修行用功。責在一心。各位切莫分心散亂。空過光陰。否則。明朝仍舊賣豆腐了。

初七第五日（正月十三日）開示

修行一法。易則容易。難則實難。易者。只要你放得下。信得實。發堅固心。和長遠心。就可成功。難者。就是你我怕吃苦。要圖安樂。不知世間上的一切有爲法。尙且要經過一番學習。才能成功。何況我們要學聖賢。要成佛作祖。豈能馬馬虎虎就可成功。所以第一要有堅固心。因爲修行辦道的人。總是免不了魔障。魔障就是昨天講的色聲香味觸法等塵勞業境。這些業境就是你我的生死怨家。故每每許多講經法師。也在這些境界中站不住脚。這就是道心不堅固的原因。次之則要發長遠心。我們人生在世。造業無邊。一旦要來修行。想了生脫死。豈能把習氣一時放得下嗎。古來的祖師。如長慶禪師坐破蒲團七個。趙州八十歲。還在外面行脚。四十年看一無字。不雜用心。後來大徹大悟。燕王和趙王非常崇拜他。以種種供養。至淸朝雍正皇帝。閱其語錄高超。封爲古佛。這都是一生苦行而成功的。你我現在把習

氣毛病通身放下。澄清一念。就與佛祖同等。如楞嚴經云『如澄濁水。貯於淨器。靜深不動。沙土自沈。清水現前。名爲初伏客塵煩惱。去泥純水。名爲永斷根本無明。』你我的習氣煩惱。猶如泥滓。故要用話頭。話頭如清礬。能使濁水澄清。（卽是煩惱降伏）如果用功的人。到了身心一如。靜境現前的時候。就要注意不要裹脚不前。須知這是初步功夫。煩惱無明尚未斷除。這是從煩惱心行到清靜。猶如濁水澄成了清水。雖然如此。水底泥滓尚未去了。故還要加功前進。古人說。「百尺竿頭坐的人。雖然得見未爲真。若能竿頭重進步。十方世界現全身。」如不前進。則是認化城爲家。煩惱仍有生起的機會。如此則做一自了漢也很爲難。故要去泥存水。方爲永斷根本無明。如此才是成佛了。到了無明永斷的時候。可以任你在十方世界現身說法。如觀世音菩薩三十二應。應以何身得度者。卽現何身而爲說法。任你婬房酒肆。牛馬騾胎。天堂地獄。都是自由自在。無拘無束的了。否則一念之差。就是六道輪迴。昔者秦檜曾在地藏菩薩前做過香燈。只因他長遠心不發。無明煩惱未能斷了。故被瞋心所害。這是一例。假如你信心堅固。長遠心不退。則不怕你是怎樣的一個平常人。也可以卽身成佛。昔日漳州有一貧苦的人在寺出家。心想修行。苦不知如何爲是。無處問津。每日只做苦工。一日遇着一位行脚僧到那裏掛單。看他每日忙忙碌碌的。問他日常作何

功課。他說。「我一天就是做些苦事。請問修行方法。」僧曰。「參」「念佛是誰。」如是他就照這位客師所教。一天在工作之中。把這「誰」字蘊在心裏照顧。後隱於石巖中修行。草衣木食。這時候他家裏還有母親和姐姐。聞知他在島巖中修行很苦。其母乃教其姐拿一匹布和一些食物送給他。其姐姐送至島巖中。見他坐在巖中動也不動。去叫他他也不應。其姐姐氣不過。把這些東西放在巖中回家去了。但是他也不睬也不瞧。老是坐在洞中修行。過了一十三年。他的姐姐再去看他。見那匹布仍是在那兒未動。後來有一逃難的人到了那裏。腹中饑餓。見了這位和尙衣服破爛的住在巖中。乃近前問他。向他化乞。他便到石巖邊拾些石子。置於釜中煑了一刻。拿來共食。猶如洋薯。其人飽餐而去。去之時。他與之言曰。「請勿與外人言。」又過了些時。他想。我在此修行這許多年了。也要結結緣吧。如是走到廈門。在一大路旁。搭一茅篷。做施茶工作。這時是萬曆年間。皇帝的母親皇太后死了。要請高僧做佛事。先想在京中請僧。因此時京中無大德高僧。皇太后乃托夢於萬曆皇帝。謂福建漳州有高僧。皇帝乃派人至福建漳州。迎請許多僧人進京做佛事。這些僧人都把行裝整理進京。恰在這路邊經過。其僧問曰。「諸位師傅今日這樣歡喜到那裏去啊。」衆曰。「我們現在奉旨進京。替皇帝做佛事超薦太后去。」曰。「我可同去否。」曰。「你這樣的苦

惱。怎能同去呢。」曰。「我不能念經。可以替你們挑行李。到京中看看也是好的。」如是就和這些僧人挑行李進京去了。這時皇帝知道他們要到了。乃叫人將金剛經一部。埋於門檻下。這些僧人都不知道。一一的都進宮去了。惟有這位苦惱和尚行到那裏。雙膝跪下。合掌不入。那裏看門的叫的叫。扯的扯。要他進去。他也不入。乃告知皇帝。此時皇帝心中有數。知是聖僧到了。遂親來問曰。「何以不入。」曰。「地下有金剛。故不敢進來。」曰。「何不倒身而入。」其僧聞之。便兩手撲地。兩脚朝天。打一個觔斗而入。皇帝深敬之。延於內庭款待。問以建壇修法事。曰「明朝五更開壇。壇建一臺。只須幡引一幅。香燭供菓一席就得。」皇帝此時心中不悅。以爲不夠隆重。猶恐其僧無甚道德。乃叫兩個御女爲之沐浴。沐浴畢。其下體了然不動。御女乃告知皇帝。帝聞之。益加敬悅。知其確爲聖僧。乃依其所示建壇。次早陞座說法。登臺打一問訊。持幢至靈前。曰。「我本不來。你偏要愛。一念無生。超昇天界。」法事畢。對帝曰。「恭喜太后解脫矣。」帝甚疑惑。以爲如此了事。恐功德未能做到。正在疑中。太后在室中曰。「請皇上禮謝聖僧。我已得超昇矣。」帝驚喜再拜而謝。於內庭設齋供養。此時其僧見帝穿着花褲。目不轉瞬。帝曰。「大德歡喜這褲否。」遂即脫下贈之。僧曰。「謝恩。」帝便封爲龍褲國師。齋畢。帝領至御花園遊覽。內有一寶塔。僧見塔甚喜。徘徊瞻仰。帝

曰。「國師愛此塔乎。」曰。「此塔甚好。」曰。「可以將此塔敬送於師。」正要人撤送漳州修建。師曰。「不須撤送。我拿去就是。」言說之間。即將此塔置於袖中騰空卽去。帝甚驚悅。歎未曾有。諸位。請看這是什麼一回事呢。只因他出家以來不離用心。一向道心堅固。他的姐姐去看他也不理。衣衫破爛也不管。一匹布放了十三年也不要。你我反躬自問。是否能這樣的用功。莫說一天到晚。自己的姐姐來了不理做不到。就是在止靜後看見監香行香。或旁人有點動靜也要瞅他一眼。這樣的用功話頭怎樣會熟呢。諸位只要去泥存水。水清自然月現。好好提起話頭參看。

初七第六日（正月十四日）開示

古人說。「日月如梭。光陰似箭。」才說打七。明天就是解七了。依規矩。明天早上要考功了。因爲打七是尅期取證的辦法。證者證悟。見到自己本地風光。悟到如來的妙性。故曰證悟。考功就是要考察你在七天當中的功夫到了何等程度。要你向大衆前吐露出來。平常在這個時候向你們考功。是叫做討包子錢。人人要過的。就是我們打七的人人要開悟。人人可以弘揚佛法。度盡衆生的意思。現在不是說人人開悟。就是一人開了悟。也可以還得這些包子錢。所謂衆人吃飯。一人還賬。如果我們發起一片精進的道心。是可以人人開悟的。

古人說。「凡夫成佛真個易。去除妄想實爲難。」只因你我無始以來貪愛熾然。流浪生死。八萬四千塵勞。種種習氣毛病放不下。不得悟道。不像諸佛菩薩常覺不迷。是故蓮池說。「染緣易就。道業難成。不了目前。萬緣差別。祇見境風浩浩。凋殘功德之林。心火炎炎。燒盡菩提之種。道念若同情念。成佛多時。爲衆生爲己身。彼此事辦。不見他非我是。自然上恭下敬。佛法時時現前。煩惱塵塵了脫。」這十幾句話。說得何等明白和真切。染者。染污義。凡夫的境界。總是貪染財色名利。瞋恚鬥爭。對道德二字。認爲是絆脚石。一天到晚。喜怒哀樂。貪愛富貴榮華。種種世情不斷。道念一點沒有。所以功德林被凋殘。菩提種子被燒盡。假如把世情看得淡淡的。一切親友怨家。視爲平等。不殺。不盜。不邪婬。不妄語。不飲酒。視一切衆生平等無二。視人饑如己饑。視人溺如己溺。常發菩提心。則可與道念相應。亦可立地成佛。故曰。「道念若同情念。成佛多時。」諸佛聖賢。應化世間。一切事情都是爲衆服務。所謂拔苦與樂。與慈濟物。你我都能克己復禮。甚麼也不爲自己作享受。那麼人人都無困苦。事事都能辦到了。同時你自己也隨之得到圓滿果實的報酬。如江河中的水漲了。船必自高了。你能以一種慈悲心。恭敬心對人。不自高自大。不驕傲虛僞。則人見到你一定會恭敬客氣。否則。只恃一己之才能。老氣橫秋的。或口是心非的。專爲聲色名利作計。那麼就是人家恭敬你。

也恐是虛僞的。故孔子曰。「敬人者。人恆敬之。愛人者。人恆愛之。」六祖曰。「他非我不非。我非却有過。」所以我們切莫要生是生非之心。起人我之別。如諸佛菩薩爲人服務一樣。則菩提種子處處下生。美善的果實時時有收穫。煩惱自然縛不着你了。世尊所說三藏十二部經典。也是爲了你我的貪瞋癡三毒。所以三藏十二部的主要就是戒定慧。就是因果。使我們戒除貪欲。抱定慈悲喜捨。實行六度萬行。打破愚迷邪癡。圓滿智慧德相莊嚴功德法身。若能依此處世爲人。那真是處處總是華藏界了。今天參加打七的多是在家大德。我們要好好降伏其心。趕緊去離纏縛。我再說一公案作爲諸位的榜樣。因爲你們都是發了很大的信心而來到這寶所。我不與你們解說。恐怕你們得不到寶。空手而回。不免辜負信心。希望靜心聽着。昔者唐朝有一居士。姓龐名蘊。字道玄。湖南衡陽人。世本業儒。少悟塵勞。志求真諦。貞元初。聞石頭和尚道風。乃往謁之。問曰。「不與萬法爲侶者。是甚麼人。」頭以手掩其口。龐由是豁然有省。一日石頭問曰。「子見老僧以來。日用事作麼生。」龐曰。「若問日用事。卽無開口處。」乃呈偈曰。「日用事無別。唯吾自偶諧。頭頭非取捨。處處沒張乖。朱紫誰爲號。丘山絕點埃。神通並妙用。運水及搬柴。」頭然之曰。「子以緇耶素耶。」龐曰。「願從所慕。」遂不剃染。後參馬祖。問曰。「不與萬法爲侶者。是甚麼人。」祖曰。「待汝一

口吸盡千江水。即向汝道。」龐於言下。頓領玄旨乃留駐參承二載。居士自從參透本來人後。甚麼也不做。一天到晚的單單織漉籬過活。家中所有的萬貫金銀。也一概拋於湘江之中。一日兩夫婦共說無生的道理。玄曰。「難。難。難。拾担芝蔴樹上攤。」其婦曰。「易。易。易。百草頭上祖師意。」其女靈照聞之笑曰。「你們二老人家怎麼說這些話來了。」玄曰。「據你怎樣說。」曰。「也不難。也不易。饑來吃飯困來睡。」自爾機辯迅捷。諸方嚮之。因辭藥山。山命十禪客相送至門首。玄乃指空中雪曰。「好雪片片不落別處。」有全禪客曰。「落在甚麼處。」玄遂與一掌。全曰。「也不得草草。」玄曰。「恁麼稱禪客。閻羅老子未放你在。」全曰。「居士作麼生。」玄又掌曰。「眼見如盲。口說如瘂。」玄嘗遊講肆。隨喜聽金剛經至無我無人處。致問曰。「座主。既無我無人。是誰講誰聽。」主無對。玄曰。「某甲雖是俗人。粗知信向。」主曰。「秖如居士意作麼生。」玄以偈答曰。「無我復無人。作麼有疎親。勸君休歷座。不似直求真。金剛般若性。外絕一纖塵。我聞並信受。總是假名陳。」主聞欣然仰歎。一日居士問靈照曰。「古人道。明明百草頭。明明祖師意。如何會。」照曰。「老老大大作這個語話。」玄曰。「你作麼生。」照曰。「明明百草頭。明明祖師意。」玄乃笑。玄將入滅。謂靈照曰。「視日早晚。及午以報。」照觀竟回報曰。「日則中矣。惜天狗蝕日。父親何不出去一看

呢。」玄以爲事實。乃下座出戶觀之。其時靈照卽登父座。跏趺合掌坐脫。玄回見靈照已亡。歎曰。「我女鋒捷先我而去。」於是更延七日。州牧于公頔問疾。次玄謂之曰。「但願空諸所有。愼勿實諸所無。好住世間。皆如影響。」言訖枕于公膝而化。遺命焚棄江湖。其夫人聞之。卽告知其子。子聞之。將鋤頭撐其下額立地而去。此時其母見如此光景。亦自隱去。你看他們一家四口。都能如此神通妙用。可見你們爲居士的多麼高尚。到現在莫說你們居士沒有這樣的人材。就是出家二衆也都是與我虛雲差不多。這是多麼倒架子。大家努力吧。

初七圓滿日(正月十五日)開示

恭喜諸位。七天功德。今日圓滿。證悟過來了的。照規矩應該陞堂。如朝中考試。今天正是揭榜的一天。應該要慶賀。但是常住很慈悲。明天繼續打七。使我們可以加功進步。諸位老參師傅都知道。這種因緣殊勝。不會空過光陰。各位初發心的人。要知人身難得。生死事大。我們得了一人身。更要知道佛法難聞。善知識不易值遇。今天諸位親到寶山。要借此良機努力用功。不要空手而歸。宗門下一法。我已講過。是世尊拈花示衆。一代一代的從根本上傳流下來的。所以阿難尊者。雖是佛的弟弟。又隨侍佛出家。而他在世尊前。未能大徹大悟。待佛滅後。諸大師兄弟不准他參加集會。迦葉尊者曰。「你未得世尊心印。請倒却門前剎竿

著。」阿難當下大悟。迦葉尊者乃將如來心印付之。是爲西天第二祖。歷代相承。至馬鳴龍樹尊者後。天臺北齊老人。觀其中觀論。發明心地。而有天臺宗。這時宗門下特別大興。後來天臺衰落。至韶國師由高麗翻譯歸來。再行興起。達磨祖師是西天二十八祖。傳來東土。是爲第一祖。自此傳至五祖。大開心燈。六祖下開悟四十三人。再由思師讓祖至馬祖。出善知識八十三人。正法大興。國王大臣莫不尊敬。是以如來說法雖多。尤以宗下獨勝。如念佛一法。亦由馬鳴龍樹之所讚揚。自遠公之後。永明壽禪師爲蓮宗六祖。以後多由宗門下的人所弘揚。密宗一法。經一行禪師發揚之後。傳入日本。我國卽無相繼之人。慈恩宗是玄奘法師與起。不久亦絕。獨以宗門下源遠流長。天神歸依。龍虎歸降。八仙會上的呂洞賓。別號純陽。京川人。唐末三舉不第。無心歸家。偶於長安酒肆。遇鍾離權。授以延命之術。洞賓依法修行。後來乃飛騰自在。雲遊天下。一日至廬山海會寺。在鐘樓壁上書四句偈云。「一日清閒自在身。六神和合報平安。丹田有寶休問道。對境無心莫問禪。」未幾道經黃龍山。覩紫雲成蓋。疑有異人。乃入謁。值黃龍擊鼓陞座。呂遂隨眾入堂聽法。黃龍曰。「今日有人竊法。老僧不說。」洞賓出而禮拜。問曰。「請問和尚。如何是一粒粟中藏世界。半升鐺內煑山川。」黃龍罵曰。「這守屍鬼。」洞賓曰。「爭奈囊中自有長生不死藥。」黃龍曰。「饒經八萬劫。

未免落空亡。」洞賓忘了對境無心莫問禪的功夫。大發瞋心。飛劍斬黃龍。黃龍以手一指。其劍落地。不能取得。洞賓禮拜悔過。請問佛法。黃龍曰。「半升鐺內煮山川。卽不問。如何是一粒粟中藏世界。」洞賓於言下頓契玄旨。乃述偈懺曰。「棄却瓢囊擊碎琴。從今不戀汞中金。自從一見黃龍後。始覺當年錯用心。」此是仙人歸依三寶。求入伽藍爲護法的一例。道教在洞賓之手亦大興起來。爲北五祖。紫陽眞人。又是閱祖英集而明心地的南五祖。故此道教亦是爲佛教宗門所續啓。孔子之道傳至孟子失傳。直至宋朝周濂溪先生從宗門發明心地。程子張子朱子等。皆從事佛法。故宗門有助儒道一切之機。現在很多人把宗門這一法輕視。甚至加以毀謗。這眞是造無間業。你我今天有此良緣。遇期勝因。要生大歡喜。發大誓願。人人做到龍天歸依。使正法永昌。切莫視爲兒戲。好好精進用功。

次七第一日（正月十六日）開示

虛雲到常住打擾一切。蒙和尚及各位班首師傅。特別優待。已深爲抱歉。今天又要我做主法。這個名目。我實不敢承認。現在應慈老法師年高臘長。應歸他來領導才合理。同時常住上的法師很多。都是學德兼優。我是一水上浮萍。全然無用的一個人。今天以我年紀大。要加諸客氣。這實在是誤會了。在世法尙且不以年的大小而論。如過去朝中赴科考的人。不

管你年紀多大。而對於主考者。總是稱爲老師。都要尊敬他。不能講年齡的。在佛法中更加不能了。如文殊菩薩。過去久遠。業已成佛。曾教化十六王子。阿彌陀佛是十六王子之一。釋迦牟尼佛也是他的徒弟。到了釋迦成佛的時候。他便爲之輔弼。可見是平等一味。無有高下的。故此請諸位不要誤解了。現在我們在參學方面來講。總要以規矩法則爲尊。常住上發起道心。講經打七。弘揚佛法。實爲希有難得的因緣。諸位都不避風塵。不憚勞倦。這樣的忙碌。也自願的來參加。可見都有厭煩思靜的心。本來你我都是一個心。只因迷悟有關。故有衆生。終日忙碌。無一日休閒。稍作思惟。實乃無益。但是有種人一生在世。晝夜奔忙。癡想豐衣足食。貪圖歌臺舞榭。惟願子孫發富發貴。萬世的榮華。到了一氣不來。做了一個死鬼。還要想保祐他兒女。人財興旺。這種人真是愚癡已極。還有一種人。稍知一些善惡因果。要做功德。但是只知打齋供僧。或裝佛像。或修廟宇等。一些有漏之因。冀求來生福報。因他不解無漏功德的可貴。故偏棄不行。妙法蓮華經云『若人靜坐一須臾。勝造恆沙七寶塔。』因爲靜坐這一法。可以使我們脫離塵勞。使身心安泰。使自性圓明。生死了脫。一須臾者。一剎那之間也。若人以清靜心。返照回光。坐須臾之久。縱不能悟道。而其正因佛性已種。自有成就之日。若是功夫得力。一須臾之間。是可以成佛的。故楞嚴經阿難尊者曰。『不歷僧祇

獲法身。』但是你我及一般人。平常總是在塵勞裏。在喜怒裏。在得失裏。在五欲裏。在一切圖快活享用裏過活。而今一到禪堂中。一聲止靜。則視之不見。聽之不聞。六根門頭。猶如烏龜息六樣的任甚麼境界也擾你不動。這是修無爲法。也是無漏法。故以金銀等七種寶物造塔。如恆河沙數之多。猶不能及此靜坐一須臾之功德也。烏龜息六是一譬喻。因爲海狗喜食魚鱉。一見烏龜在海灘上爬。牠就跑去吃牠。烏龜知其要喫牠。便把四隻脚。一個頭。一條尾。統通縮進壳裏去。海狗見之咬牠不着。空費一番辛苦。棄而他去。此時烏龜亦脫其險。我們人生在世。無錢的爲衣食忙得要死。有錢的貪婪色欲不得出離。正如被海狗咬着。若知其害。便把六根收攝。反照回光。都可以從死裏得生的。前兩晚說過宗門下這一法。是正法眼藏。是如來心法。是了生脫死的根本。如講經等法門。雖然是起人信解。但是大都是枝葉上的文章。不容易大開圓解的。如要想以講經等法子來了生脫死者。還須要經過行證。是很爲難的。故從來聽到講經等及其他法門中顯現神通與立地悟徹者。比宗門下少。因爲宗門下不但說是比丘和居士有不可思議的手眼。就是比丘尼也有偉大的人才。昔者灌溪尊者。是臨濟的徒弟。在臨濟勤學多年。未曾大徹大悟。乃去參方。至末山尼僧處。其小尼僧告知末山。末山遣侍者問曰。「上座是爲遊山玩景而來。抑是爲佛法而來。」灌溪只

得承認爲佛法而來。末山曰「既是爲佛法而來。這裏也有打鼓陞座的法則。」遂陞座。灌溪初揖而不拜。末山問曰。「上座今日離何處」曰。「路口。」末山曰「何不蓋却。」溪無對。始禮拜。溪問。「如何是末山。」末山曰「不露頂。」曰「如何是末山主。」曰「非男女相。」溪乃喝曰「何不變去」末山曰「不是神。不是鬼。變個甚麼。」灌溪不能答。於是伏膺。在該處作園頭三年。後來大徹大悟。灌溪上堂有云。「我在臨濟爺爺處得半杓。末山孃孃處得半杓。共成一杓。喫了。直至如今飽不饑。」故知灌溪雖是臨濟的徒弟。亦是末山的法嗣。可見尼衆中也有這樣驚世的人材。超人的手眼。現在你們這樣多的尼衆。爲甚麼不出來顯顯手眼。替前人表現正法呢。須知佛法平等。要大家努力。不要自生退墮。錯過因緣。古人說。「百年三萬六千日。不放身心靜片時。」你我無量劫來。流浪生死者。只爲不肯放下身心清淨修學而感受輪回。不得解脫。所以要大家放下身心來靜坐片時。希望漆桶脫落。共證無生法忍。

次七第二日（正月十七日）開示

今日是兩個七的第二天。在這短短的時間裏。各位來參加的日益增多。可見上海地方的人。善心純厚。福德深重。更可見人人都有厭煩思靜。去苦趨樂的要求。本來人生在世。苦多

樂少且光陰迅速。數十年眨眼就過去了。縱如彭祖住世八百載。在佛法中看來。甚爲短促。在世人看來。是人生七十古來稀了。你我現在知道這種如幻如化的短境。無所留戀。來此參加這個禪七。真是夙世善根。但是修行一法。貴在有長遠心。過去一切諸佛菩薩。莫不經過多劫修行。而能成功。楞嚴經觀世音菩薩圓通章曰。『憶念我昔無數恆河沙劫。於時有佛出現於世。名觀世音。我於彼佛發菩提心。彼佛教我從聞思修。入三摩地。』由此可見觀世音菩薩不是一天兩天的時光。就成功了的。同時他便公開的將他用功的方法。講給我們聽。他是楞嚴會上二十五圓通的第一名。他的用功法子是從聞思修。而得耳根圓通的入三摩地。三摩地者。華言正定。故他繼着又說。『初於聞中入流亡所。』這種方法。是以耳根反聞自性。不令六根流於六塵。是要將六根收攝流於法性。故繼着又說。『所入既寂。動靜二相。了然不生。』又說。『如是漸增。聞所聞盡。盡聞不住。』這意思卽是要我們把這反聞的功夫不要滯凝。要漸次增進。要加功用行。才能得『覺所覺空。空覺既圓。空所空滅。生滅既滅。寂滅現前。』這種境界。既自以反聞聞自性的功夫。把一切生滅。悉皆滅已。真心方得現前。卽是說狂心頓歇。歇卽菩提。觀世音菩薩到了這種境界。他說。『忽然超越世出世間。十方圓明。獲二殊勝。一者。上合十方諸佛本妙覺心。與佛如來同一慈力。二者。下合十方

一切六道衆生。與諸衆生同一悲仰。』我們今天學佛修行。也要這樣先把自己的功夫做好。把自性的貪瞋癡慢等一切衆生度盡。證到本來清淨的妙覺真心。然後上行下化。如觀世音菩薩這樣的三十二應。隨類化度。才能有力量。所以觀世音菩薩。或現童男童女身。化現世間。世人不知觀世音菩薩業已成佛。並無男女人我之相。他是隨衆生的機而應現的。但世間人一聞觀世音菩薩之名。都覺得有愛敬之心。這無非是過去生中持念過他的聖號。八識田中有這種子。乃起現行。故經云『一入耳根。永爲道種。』你我今天來此熏修。當依諸佛菩薩所修所證之最上乘法。現在這種法。是要明本妙覺心。即是說見性成佛。假如不明心地。則佛不可成。要明心地。須行善道爲始。我們一天到晚。諸惡莫作。衆善奉行。則福德自此增長。加以一句話頭。時刻提起。一念無生。當下成佛。諸位把握時間。莫雜用心。好好提起話頭參去。

次七第三日（正月十八日）開示

今天第二七的三天又過去了。功夫做純熟了的人。動靜之中。都有把握。有什麼心去分別他一七二七。三天兩天呢。但是初發心的人。總要努力精進。莫糊糊塗塗的打混。把光陰錯過了。我現在再說一譬喻給你們初發心的聽。希望好好聽着。諸方禪堂中所供的一位菩

薩。是一位聖僧。他是釋迦如來的老表。名阿若憍陳如尊者。世尊出家時。他的父王派父族三人。母族二人往雪山照顧他。此尊者是母族二人之一。世尊成道後。初至鹿野苑。爲之說四諦法。這位尊者最初悟道。同時此尊者是世尊諸大弟子中第一位先出家者。故名聖僧。又名僧首。他的修行方法。在楞嚴經中很明顯的說『我初成道。於鹿苑中。爲阿若多。五比丘等。及汝四衆言一切衆生。不成菩提及阿羅漢。皆由客塵煩惱所誤。汝等當時因何開悟。今成聖果。』這是佛告訴我們不成菩提。及阿羅漢的原因。並追問當時在會諸大弟子的開悟。是用何法而成功的。這時候獨有憍陳如尊者了解這個法子。所以他在這會中站立起來。答覆世尊曰『我今長老。於大衆中。獨得解名。因悟客塵二字成果。』他說了之後。再對世尊作解釋似的說『世尊。譬如行客。投寄旅亭。或宿或食。宿食事畢。俶裝前途。不遑安住。若實主人。自無攸往。如是思惟。不住名客。住名主人。以不住者。名爲客義。又如新霽。清暘升天。光入隙中。發明空中。諸有塵相。塵質搖動。虛空寂然。如是思惟。澄寂名空。搖動名塵。以搖動者。名爲塵義。』他這一說。把主客二字。說得何等明顯。但是你要知道。這是一個譬喻。是告知我們用功下手的方法。即是說。我們的真心是個主。他本是不動的。動的是客。即是妄想。妄想猶如灰塵。灰塵很微細。宅在飛騰之時。要在太陽照入戶牖時。或空隙之中。才看

得見。即是說。我們心中的妄想。在平常的動念中。並不知道，一到清靜修行靜坐。用功的當中。才知道許多的雜念。在不斷的起伏。在這妄念沸騰的當中。如果你功夫不得力。那就作不得主。故不得悟道。流浪生死海中。今生姓張。再生又姓李。如客人投宿旅店一樣。是沒有一個久遠的時間。住得不動的。但我們的真心。却不是這樣。宅總是不去不來不生不滅的常住不動。故為主人。這個主人。好比如虛空塵土飛出。虛空總是寂然不動。又如旅店裏的主人。他老住在店中。不到其他地方去的。在名相上講。塵者塵沙。是煩惱之一。要到菩薩的地位。才能斷得了。妄者。妄惑。惑有見惑八十八使。思惑八十一品。見惑由五鈍使而來。修行的人。先要把見惑斷盡。才能證入須陀洹果。但這步功夫非常的難。斷除見惑。如斷四十里的逆流。可見我們用功的。是要有甚深的力量。思惑斷盡。才能證到阿羅漢果。這種用功是漸次的。我們現在只借一句話頭。靈靈不昧。了了常知。甚麼見惑思惑。一刀兩斷。好似青天不掛片雲。清暘升天。即是自性的光明透露。這位尊者。悟了這個道理。認識了本有的主人。你我今天用功第一步。要把客塵認識。客塵是動的。主人是不動的。如不認識。則功夫無處下手。依舊在打混的空過光陰。希望大家留心參看。

次七第四日（正月十九日）開示

無上甚深微妙法。百千萬劫難遭遇。這回玉佛寺打禪七。真是因緣殊勝。各方信心男女居士們這樣踴躍的來參加。種下這一成佛的正因。可說是稀有難得。釋迦牟尼佛說妙法蓮華經云『若人散亂心。入於塔廟中。一稱南無佛。皆共成佛道。』人生在世數十年的光陰。不知不覺的過了。在這當中有錢的人。或貪酒色財氣。無錢的人。都被衣食住行。而勞碌奔波。很少有一清閑自在的。真是苦不堪言。但是這種人。偶一走到佛寺裏。見此寂靜莊嚴的梵剎。心生歡喜。或見佛菩薩形像而隨口聲稱佛名者。或心生清靜而起感慨。稱讚如來吉祥而生稀有者。這都是過去生中有甚深善根。由此皆得成佛。因爲人們平時眼中見到的風花雪月。耳中聽到的歌舞歡聲。口裏貪着的香美珍味等。惑染思想。這惑染思想是散亂心。是生死心。是虛妄心。今天能夠在塔廟中稱一聲佛號。這是覺悟心。是清靜心。是成佛的菩提種子。佛者。梵語佛陀。華言覺者。覺者覺而不迷。自性清靜。卽是有覺悟心。我們今天不爲名利而來。也是覺悟力的作用。但是有許多恐是聞其打禪七之名。而不知其打禪七之義。以一種稀奇心而來看熱鬧的。這不是上上心。現在既到此地。如人到了寶山。不可空手而回。須發一無上的道心。好好的坐一枝香。種一成佛的正因。將來大家成佛。昔日釋迦牟尼佛。有一弟子。名須跋陀羅。家裏貧窮孤獨。無所倚靠。心懷愁悶。要隨佛出家。一日至世尊

處。剛巧是世尊外出。諸大弟子爲之觀察往昔因緣。八萬劫中。未種善根。乃不收留。叫他回去。此時須跋苦悶已極。行至城邊。忖思業障如此深重。不如撞死爲好。正要尋死。不料世尊到來。問其所以。須跋一一答之。世尊遂收爲徒弟回至其所。七日之中。證阿羅漢。諸大弟子。不解其故。請問世尊。世尊曰。『你們只知八萬劫中之事。八萬劫外。他曾種善根。他那時亦很貧窮。採樵爲活。一日在山中遇虎。無所投避。急忙爬於樹上。虎見他上樹。就圍繞而嚙樹。樹欲斷了。他心中甚急。無人救援。忽而思惟大覺佛陀有慈悲力。能救諸苦。乃口稱「南無佛。快來救我。」虎聞南無佛聲。乃遠避之。未傷其命。由此種下正因佛種。今日成熟。故證果位。』諸大弟子聞此語已。心懷喜悅。歎未曾有。你我今天遇此勝緣。能來此坐一枝靜香。則善業已超過多倍千萬。勿爲兒戲。若爲熱鬧而來。那就錯過機會了。

次七第五日（正月二十日）開示

深具信心的人。在這堂中。當然是努力用功的。老參上座師傅們功夫當然已很純熟。但是在這純熟之中。要知道迴互用功。要窮源徹底。要事理圓融。要靜動無礙。不要死坐。不要沈空守寂。貪着靜境。如果貪着靜境的話。不起迴互之助。即是死水中魚。無有跳龍門的希望。也就是挾冰魚。那是無用的。初發心用功的。要痛念生死。要生大慚愧。把萬緣通身放下。才

能用功有力量。如果放不下。生死是決定不了的。因爲你我無始以來。被七情六欲所迷。現在從朝至暮。總是在聲色之中過日子。不知常住真心。所以沈淪苦海。現在你我已覺悟世間上的一切都是苦惱。可以盡情放下。立地成佛。

次七第六日（正月二十一日）開示

這次參加來打七的。以我看起來。初發心的男女們佔多數。所以規矩法則都不懂。舉足動步處處打人閙岔。幸常住很慈悲。種種成就我們的道業。諸位班首師傅們。也發了無上的道心來領導。使我們可以如法修持。這是萬劫難逢的機會。我們要勇猛精進。要內外加修。內修。卽是單單的參一句「念佛是誰」的話頭。或念一句『阿彌陀佛』。不起貪嗔癡恚。種種其他念頭。使真如法性得以透露。外修。卽是戒殺放生。將十惡轉爲十善。不要一天到晚酒肉葷天。造無邊的罪業。須知佛種是從緣起的。惡業造得多。墮地獄是必定的。善業培得多。福利的果實自然會給你來享受。古人教我們「諸惡莫作。衆善奉行。」就是這個道理。你看昔琉璃大王誅殺釋種的因緣。就知道了。近來世界人民遭難。殺劫之重。皆是果報所遭。每每勸世人要戒殺放生。吃齋念佛者。也就是要大家免遭因果輪回之報。諸位須當信奉。種植善因。成就佛果。

次七第七日（正月二十二日）開示

「浮生若夢。幻質匪堅。不憑我佛之慈。曷遂超升之路。」我們在這如夢如幻的生活中。顛顛倒倒的過日子。不知佛的偉大不思出離生死。任善惡以升沈。隨業力而受報。所以世間上的人。總是作善者少。造惡者多。富貴者少。貧賤者多。六道輪回。苦楚萬狀。有的朝生暮死。有數年而死者。或多年而死者。都不能自己作主。故須憑佛陀的慈悲主義。才有辦法。因佛與菩薩。有慈悲喜捨等行願力量。能夠令我們出離苦海。達到光明的彼岸。慈悲者。見一切衆生有甚痛苦。以憐愍愛護之心去救度。令其離苦得樂。喜捨者。見一切衆生做一切功德。或發一念好心。都要隨喜讚歎。對一切衆生有所須求者。都要隨其所需而施與之。世尊在因地修行時。總是行的捨頭腦骨髓的菩薩道。所以他老人家曾說。『三千大千世界。無有一芥子許地。不是我捨身埋骨的地方。』今天諸位要努力把話頭看住。不要把光陰空過了。

解七（正月二十三日）開示

恭喜諸位兩個禪七圓滿。功德已畢。馬上就要解七。要與諸位慶賀了。以古人來說。本沒有甚麼結七解七。一句話頭參到開悟爲期。現在你們悟了未悟。我們總依規矩而作。在這時

期中。諸位不分晝夜。而目的是爲開悟。是爲佛門中培植人材。如果是打混把光陰空過。那是辜負了這段時光。今天常住上的大和尚。與各位班首師傅。依古人規則。來考察你們的功夫。希望不要亂說。只要真實將自己的功夫見地。當衆答一句。相當者常住爲你們證明。古人說。「修行三大劫。悟在剎那間。」功夫得力。一彈指頃就悟過來了。昔者瑯琊覺禪師。有一女弟子親近他參禮。瑯琊禪師叫他參「隨他去。」這女子依而行之不退。一日家中起火。其女曰「隨他去。」又一次他的兒子掉在水中。傍人叫他。他曰。「隨他去。」萬緣放下。依教行之。又一日在家中炸油條。其夫在燒火。他將麵條向鍋中一抛。炸聲一響。當下悟道。即將油鍋向地下一倒。拍手而笑。其夫以爲瘋了。罵曰「你如此作甚麼。不是瘋了嗎。」曰。「隨他去。」即往覺禪師處求證。覺禪師爲之證明。已成聖果。諸位今日悟了的站出來。道一句看。(久之無人敢答。老人即出堂。繼由應慈老法師等攷問。待止靜後。老人再進堂。一一警策畢。開示云)紅塵滾滾。鬧市紛煩。那有功夫和心思來到這裏靜坐參話頭呢。只以你們上海人的善根深厚。佛法昌盛。因緣殊特。才有這樣一回大事因緣。中國的佛教。自古以來雖有教律淨密諸宗。嚴格的檢討一下。宗門一法。勝過一切。我早已說過了。只以近來佛法衰微。人材未出。我過去也曾到各處掛單。看起來現在更加不如昔日了。說來我也

很慚愧。甚麼事也不知道。承常住的慈悲。各位的客氣。把我推在前面。這應該要應慈老法師承當才對。他是宗教兼通的善知識。真正的前輩老人家。不必要我來陪伴了。我現在甚麼事也不能做了。願各位要好好的追隨前進。不要退墮。溈山祖師云「所恨同生像季。去聖時遙。佛法生疏。人多懈怠。略伸管見。以曉後來。」溈山德號靈祐。福建人。親近百丈祖師。發明心地。司馬頭陀在湖南看見溈山地勢很好。要出一千五百個人的善知識所居之地。時溈山在百丈處當典座。司馬頭陀見之。認爲是溈山主人。乃請他老人家去溈山開山。溈山老人是唐朝時候的人。佛法到唐朝只是像法之末葉。所以他自己痛恨生不逢時。佛法難曉。衆生信心漸漸退失。不肯下苦心修學。故佛果無期。我們現在距溈山老人又千多年了。不但像法已過。即末法亦已過去九百餘年矣。世人善根更少了。所以信佛法的人很多。而真實悟道的人很少。我以己身來比較一下。現在學佛法是方便多了。在咸同之時。各地寺廟統統焚毀了。三江下惟有天童一家保存。至太平年間。由終南山一班老修行出來重興。那時候。只有一瓢一笠。那有許多嚕嗦。後來佛法漸漸昌盛。各方始有挑高脚担的。直到現在。又有挑皮箱的了。對佛法真正的行持。一點也不講了。過去的禪和子要參方。非要走路不可。現在有火車。汽車。輪船。飛機。由此都想享福。不想吃苦了。百般的放逸也加緊了。雖

然各方的佛學院也隨時倡導。法師們日漸增多。可是根本問題。從此棄之不顧。一天到晚專在求知解。不求修證。同時也不知修證一法是解決問題的根本。永嘉證道歌云。「但得本莫愁末。如淨琉璃含寶月。嗟末法。惡時世。衆生福薄難調制。去聖遠兮邪見深。魔強法弱多怨害。聞說如來頓教門。恨不滅除令瓦碎。作在心。隱在身。不須怨訴更尤人。欲得不招無間業。莫謗如來正法輪。吾早年來積學問。亦曾討疏尋經論。分別名相不知休。入海算沙徒自困。却被如來苦呵責。數他珍寶有何益。」他老人家去參六祖大徹大悟。六祖號之為一宿覺。所以古人說。尋經討論。是如入海算沙。宗門下的法子。是如金剛王寶劍。遇物即斬。碰鋒者亡。是立地成佛的無上法門。且如神讚禪師。幼年行脚。親近百丈祖師開悟。後回受業本師處。本師問曰。「汝離吾在外。得何事業。」曰。「並無事業。」遂遣執役。一日本師澡浴。命讚去垢。神讚拊其背曰。「好所佛堂。而佛不聖。」本師未領其旨。回首視之。神讚又曰。「佛雖不聖。且能放光。」又一日本師在窗下看經。有一蜂子投向紙窗外。撞求出。讚見之曰。一世界如許廣闊。不肯出。鑽他故紙驢年去。」並說偈曰。「空門不肯出。投窗也太癡。百年鑽故紙。何日出頭時。」本師聞之。以為罵他。置經問曰。「汝出外行脚。如許時間。遇到何人。學到些甚麼。有這麼多話說。」神讚曰。「徒自叩別。在百丈會下。已蒙百丈和尚指箇歇處。

因念師傅年老。今特回來欲報慈德耳。」本師於是告衆。致齋請讚說法。讚即陞座舉唱百丈門風曰「靈光獨耀。迥脫根塵。體露真常。不拘文字。心性無染。本自圓成。但離妄緣。即如如佛。」本師於言下感悟曰。「何期垂老。得聞極則事。」於是遂將寺務交給神讚。反禮神讚爲師。請看這樣的容易。是何等灑脫。你我今天打七打了十多天。何以不會悟道呢。只因都不肯死心蹋地的用功。或視爲兒戲。或者認爲參禪用功要在禪堂中靜坐才好。其實這是不對的。真心用功的人。是不分動靜營爲。和街頭鬧市。處處都好。昔日有一屠子和尚。在外參方。一日行至一市。經過屠戶之門。有許多買肉的都要屠戶割精肉給他們。屠戶忽然發怒。將刀一放曰。「那一塊不是精肉呢。」屠子和尚聞之頓然開悟。可見古人的用功。並不是坐在禪堂中方能用功的。今天你們一個也不說悟緣。是否辜負光陰。請應慈老法師與大和尚等再來考試考試。

解七法語

雲公老人出堂。應慈老法師一一考問。開示後。各照座位坐定。雲公再進禪堂。在靜中又復一一警策畢。坐下說開示一番。開靜茶點畢。各各站立。雲公著海青入堂。平坐佛前。以竹篦打一〇相云。

纔結七。又解七。解結忙忙了何日。一念亡緣諸境息。摩訶般若波羅蜜。心境寂。體用歸。本自圓明無晝夜。那分南北與東西。萬象隨緣觀自在。鳥啼花笑月臨溪。即今解七一句作麼生道。鐘板吼時鉢盂跳。諦觀般若波羅蜜──解。

玉佛寺解七後。杭州市各機關及佛教團體。派杜偉居士來滬。請師往杭州。

二月十九赴杭州。住淨慈寺。主法會。歸依者數千人。當道擬留師主持靈隱寺。師以老病辭。嗣蘇州靈巖山妙真和尚。無礙法師等請師赴蘇。建法會。師遂往蘇。法會畢。遊虎邱。禮紹隆祖塔。見塔院已為豪右所奪。石塔碑銘無存。一片瓦礫。師於光緒年間。曾到禮祖塔。一切景象。尚在記憶中。發瓦石。得故址。乃商之當地士紳。及滬上諸大護法。捐款重建。請妙真和尚。及虎邱楚光和尚董其事。期月而成。

〔按〕臨濟正宗。大於楊岐會。盛於五祖演。至圓悟嫡嗣為虎丘隆。而隆之嫡嗣為應庵和尚。師為臨濟正傳後裔。今之修塔。亦因緣也。重刻碑文附下。

臨濟正傳虎丘隆禪師碑

菩提達磨。壁觀少室。斥相指心。號曰禪宗。五傳而至曹溪。逮今幾五百年。支流繁衍。異人間出。得果得辦。前後相踵。如薪續火。可謂盛矣。平江虎丘禪師。諱紹隆。和州含

山縣人。生而岐嶷絶俗。九歲謝父母去家。依縣之佛慧院。又六歲削髮受具。又五歲而束包曳杖。飄然有四方之志。首遇長蘆淨照禪師。參叩之間。景響有得。因閱圓悟勤禪師語錄。撫卷歎曰。想酢生液。雖未能澆腸沃胃。且要使人慶快。第恨未親聆謦欬爾。於是欲訪之。復至寶峯謁湛堂準禪師。準曰。如何是行脚事。師露胸示之曰。和尙驗看。準即打。師約住曰。且莫盲枷瞎棒。準大笑。因留年餘。乃謁死心於黃龍。心問曰。是甚麽僧。師曰。行脚僧。心曰。是何村僧。行甚驢脚馬脚。師曰。廣南蠻道甚麽。何不高聲道。心喜曰。却有衲僧氣息。師乃喝。退而參堂。度一夏。心甚器重之。每歎曰。再來人也。死心機鋒橫出。諸方呑啖。非上上根。莫能當。而於師重稱賞。衆皆側目。已而趨夾山。見圓悟道隆。牙山遇泐潭乾之法子密禪師。相與甚厚。每研推古今。至投合處。抵掌軒渠。或若佯狂。議者謂今之潙仰寒拾也。久之辭去。遂至夾山。會圓悟移道林。師從焉。一日入室。圓悟引教云。見見之時。見非是見。見猶離見。見不能及。豎拳曰。還見麽。師曰。見。圓悟曰。頭上安頭。師於此有省。圓悟復曰。見過甚麽。師曰。竹密不妨流水過。圓悟肯之。自此與圓悟形影上下。又二十年。斧搜鑿索。盡得圓悟之祕。師以二親垂白。歸寓鄉郡褒禪山。蓋修摩耶忉利故事也。繼受請住城西之開聖寺。四衆翕

然歸仰。建炎之亂。盜起淮上。乃南渡宣城。士庶素欽師名。爲結廬銅峯下。適彰教虛席。郡守李尚書光延師居之。道化益振。四年遷虎丘。爾時圜悟以時未平。泛峽歸蜀。纍之輻輳川奔。一時後生。望山而趨。師每登座。從容示露。一味平等。隨根所應。皆愜其欲。故圜悟之道。復大播於東南諸方。謂圜悟如在也。居三年。感微疾。白衆曰。當以第一座宗達承院事。衆請於郡。從之。事既。索筆大書伽陀曰。無法可說。是名說法。所以佛法。無有剩語。擲筆坐逝。實紹興六年丙辰歲五月甲午八日乙亥也。建塔於山之陽。凡住世六十年。坐四十五夏。度弟子復如等六十人。嗚呼。佛法有正派。有旁枝。曹溪之世。衣止不傳。雖曰法源入海。汪洋大肆。而西土般若多羅讖記。特在馬駒。厥後五宗。惟臨濟一門。出馬祖後。於今最盛。圜悟近代尊宿宗眼。超卓才辯。縱橫若麟角獨立。而師又深入其室。是可嘉也。林謂道德之重。不待家喻戶曉。而知言白雲即知爲端。言東山即知爲演。言虎丘即知爲師也。眞能壽楊岐光明正大之傳。而永臨濟於無窮者矣。不銘何以詒其後。銘曰。

於穆初祖。一花東土。讖至馬駒。益昭益著。派衍而蕃。實惟圜悟。圜悟得師。如馬之畢。大坐虎丘。雷動雲驚。臨濟中興。楊岐再住。隻履忽西。聯巖龕墓。有神有天。來訶來護。

咨爾後昆。展轉流布。

右碑係宋徐林撰。元至大二年。趙孟頫重書。迨明季。塔漸荒圮。密雲禪師修葺之。距今又五百餘年。沙石剝落。榛莽陰翳。瞻望祖庭。中心軫結。去歲冬。自京南來。吳會緇素。咸發修塔之願。共籌工事。遂告厥成。靈藏永固。正法恆明。凡我後昆。尚克歆承。謹錄徐碑文。幷附述其緣起。

歲次癸巳後裔虛雲謹誌

又師在蘇州時。遊半塘壽聖寺。禮見元善繼師塔院。觀血書華嚴經。及宋濂製讚。幷碑文古蹟。旋又應南通各居士請。至狼山主法會。各地歸依者均數千人。事畢回滬。已夏曆三月晦。

四月。師接北京電促進京。仍住廣濟寺。各地僧伽代表。亦相繼至。中國佛教協會正式成立。大會議決各要案後。師赴山西大同參禮雲崗大石佛。旋請假離京。當道勸往廬山養病。（大會中有提議毀戒者。師訶之。撰文寄慨。）

〔附錄〕　末法僧徒之衰相

俗有言。秀才是孔子之罪人。和尚是佛之罪人。初以爲言之甚也。今觀末法現象。知亡六國

者六國也。非秦也。族秦者秦也。非天下也。滅佛法者。僧徒也。非異教也。今因答客問。一發所蘊。

問。現今更改佛曆年月。不用四月初八日爲俗佛節。當否。

答曰。釋迦佛的法運有正像末三期。正法像法各一千年。末法一萬年。正像時期已過了。末法到現在已經過了九百八十二年了。末者沒也。法怎會沒得了呢。擁護佛法的人多。佛法就萬古長存。事相雖有正像末。但人正則末法時期。也是正法。若自生退屈。則正法時期也成末法。末法經上所說種種衰相。現在都出現了。僧娶尼嫁。袈裟變白。白衣上座。比丘下座。這些末法衰相都出現了。釋迦佛的法。到人壽三十歲時。大乘法就滅了。人壽二十歲。連小乘法也滅了。人壽十歲時。只剩南無阿彌陀佛六字。法末之時。佛所說的法。都要滅的。先從楞嚴經滅起。其次就是般舟三昧經。如歐陽竟無居士。以他的見解。作楞嚴百僞說。來反對楞嚴。還有香港某法師說華嚴圓覺法華等經和起信論。都是假的。這就是法末的現象。過去迦葉佛入滅後。諸天把他的三藏聖教。收集歸藏。建塔供養。唐時天人與宣律師說。於渭南高四台。暨終南庫藏聖蹟。均是迦葉佛末法時經像所藏之處。今現有十三圓覺菩薩在谷內守護。至今每逢年臘月。空中有天鼓響。前年中國佛教協會開成立大會。大家議論佛

法之滅。是佛弟子自己滅的。政府不管你滅不滅。開會時候。政府派員出席。會中許多教徒紛紛討論。所謂教徒者竟提出教中梵網經。四分律。百丈清規。這些典章。害死了許多青年男女。應該取消。又說大領衣服。是漢人俗服。不是僧服。現在僧人應當要改革。不准穿。如其再穿。就是保守封建制度。又說信教自由。僧娶尼嫁。飲酒食肉。都應自由。誰也不能管。我聽說這番話。大不以爲然。與他們反對。他們對浴佛節。也有不同說法。不承認四月初八日爲浴佛節。我憑法本內傳及摩騰法師對明帝曰。佛以甲寅之歲。四月八日生。此當周昭王二十四年。魏書沙門曇謨最曰。佛以周昭王二十四年四月八日生。穆王五十二年二月十五日滅。這樣年月。多少朝代都遵奉不改。周昭王甲寅到現今已二九八二年了。現在他們要改爲二五零二年。本來孔子老子生在佛後。今他把孔老擺在佛先。我當時在大會上。和他們爭論戒律年號。漢服不准毀。把佛法傳入中國的印度摩騰竺法蘭二尊者。去佛滅的年代還不遠。當時白馬寺東。夜有異光。摩騰指出爲阿育王藏佛舍利之處。明帝建塔其上。佛道角試優劣。摩騰踊身虛空。廣現神變。法蘭出大法音。宣明佛法。二尊者的智慧神通。難道說不清年月。後來的高僧。如羅什。法顯。玄奘。道宣。雖有幾種傳說。也沒有確定改變。及至民國二年。章太炎等居士。在北京法源寺召開無遮大會。討論佛的紀念日。議決四月初八日

爲浴佛節。現在世界多用耶曆。而政府亦沒有叫佛教改用耶曆。我主張應用自己的佛曆。是與不是。還以遵古爲宜。改了不好。而他們硬要把二月八日四月八日。二月十五日。臘月八日古有的紀念日都不要了。他們不用四月八日作浴佛節。改四月十五纔是浴佛節。梵網律屬華嚴時。四分律屬阿含時。都要被他們毀了。百丈清規由唐至今。天下奉行。他們要改。漢朝到今。穿的大領衣也要改。你看是不是末法。因此和他們爭論。說你們要改。你改你的。佛是印度人。印度一年分三季。一季四個月。我國一年分四季。一季三個月。我國有甲子分年號。印度沒有。所以改朝換代。未免不錯亂。故弄不清楚。玄奘在印度十八年。也未曾確定了年代。前人行了一兩千年的四八浴佛。臘八粥。一旦改了不方便。我們何苦自己要改呢。我和李任潮商量。說這些壞教徒。要改佛制。政府如不作主。任縱這些教徒亂爲。便能使到國際間的佛徒。發生懷疑。政府叫我入京。招待國際佛教友人的。豈由他們亂改佛制規律。李任潮等叫我忍辱。政府見鬧得不開交。就問改制的原故。有人說僧尼要穿壞色衣。政府問何爲壞色。能法師說。袈裟纔是壞色。其他不是。大家聽了齊聲說。只留袈裟。取消其他。我說能法師說不錯。梵語袈裟。華言壞色。有五衣七衣大衣三種。並一裹衣和下裙。印度用三衣裙就是我們此土的衣褲。此衣裙隨身。睡以爲被。死亦不離。佛說法在印度。氣候煖。中

國氣候冷。所以內穿俗服。不准彩色。將俗衣染成壞色。如做佛事外搭袈裟。袈裟便不常著。看爲尊敬了。宋金元朝代把漢衣改了僧人至今未改。漢衣成了僧衣。故說這個大領衣。就是壞色衣。若說劃清界限。就不要改。若將大領衣改了。則僧俗不分了。就是僧俗界綫分不開。政府聽我此說。贊成同意我說。並說佛律祖規。不能改動。加以保留。暫告結局。你看這是不是僧人自毀佛法。雲 老矣。無力匡扶。惟望具正知見的僧伽。共挽狂瀾。佛法不會滅的。

五月。師偕侍者覺民南行。過武漢少住。保通寺住持源成。喜師至。請師主禪七兩期。事畢。即取道入廬山。以陳真如居士已先在匡廬相候也。在廬山住大林寺。

六月。有數禪人。自雲居山來。爲師言。日寇中原時。以雲居山險峻。易藏游兵。遂將真如寺全部焚燬。今祇見毗盧遮那大銅佛。兀坐於荒烟蔓草中耳。師惻然傷之。念雲居自唐代元和年開山。歷代祖師最勝道場。自道容祖師開山。弘覺道膺繼之。其後齊禪師。融禪師。老夫舜佛印了元。圓悟克勤。大慧宗杲。皆曾任該寺住持。而過化者。有趙州諗。雲門偃。古塔主。洞山聰。圓通秀。真淨文。居士中如白居易。皮日休。蘇東坡。黃山谷。秦少游。呂居仁等。不計其數。以歷代祖師道場零落至此。倘不重興。將湮沒矣。遂發願重修。先請准當道。往雲居結茅。居士視華平等。願相伴送。師遂於七月初五日入雲居山。

夫雲居在廬山之東。佔地三百餘里。屬永修縣轄。層巒叠巘。望若插霄。及躡頂登山。復爲平地。羣峯環抱。天然城廓。田園陂澤。鷄犬白雲。其殿堂樓閣。歷代敕建。髹彤絢爛。琳碧精熒。此唐宋最盛時期也。

九月。粤垣弟子比丘尼數人。聞師已至雲居。尋踪往視。舟車水陸。半月乃達。沿西路登山。削壁插天。草深沒膝。最狹窄處有不能並馬而行者。盤山二十餘里。始達石門。豁然開朗。及抵寺。第見斷垣殘壁。瓦礫荒榛。遇一禪人問老和尚何在。禪人指示之。則一牛棚也。蔓草支離。積以成壁。鞠躬而入。乍不見人。稍立定。乃見師坐木板榻上。如入定狀。師旋開目視之曰。你們何苦。各述悃忱。又曰。我初來此。祇有僧四人。本欲結茅同居。不意衲子聞風踵至。不一月已近五十人。牛棚以外。僅有破屋數椽。你們已看到了。既來且奉屈少住數日可爾。牛棚在寺西北角。約半里許。師愛僻靜有耕稼意。樂居之。

十月後。各方僧人日益至。食宿兩餐。幸得上海簡玉階居士施資。以度殘冬。師於此時。籌劃墾荒開田種植。及修建殿宇等事。

是冬曲江南華寺請傳戒法。

甲午師一百一十五歲

春。師在雲居。先計畫修造大殿。以毗盧遮那大銅佛。高尋丈。爲明代萬曆年間。聖慈皇太后滲金鑄造。舊日殿瓦。以鐵爲之。因山高風勁。泥瓦則易飄搖也。今欲建殿。應先鑄造鐵瓦。乃集僧衆具爐錘。自鑄之。及鑄千僧鍋四口。大銅鐘二口。是時緇侶雲集。已過百人。其中人物百工俱備。國內外僧俗道友聞訊。時施助淨資。有人有土有財。事易舉矣。師遂分僧衆爲二部。能土木工程修造殿堂者爲一部。開墾種植藝茶竹工又爲一部。衆皆踴躍從事。夏五六月。首建成法堂一幢。上爲藏經樓。置磧砂頻伽各一藏。開墾部分亦開成禾田六十畝。種田博飯。儼然百丈風規。

秋七月。新建僧寮樓上下二十餘間。以安僧衆。又重新建窰廠。(燒磚瓦用)溷廁。碓坊等。次第落成。而師仍居牛棚中。南華寺方丈本煥。太平蓮社比丘尼寬定等六人入山禮師。見有破鐘一口。在草地上。以問師。曰「此本山古物也。名自鳴鐘。歷代有祖師到此。鐘皆自鳴。日寇焚山時。樓火。鐘墜地而裂。今將復合矣。」衆驗之。見裂痕自下而上。其上端有自然修補復合之痕。師曰「俟其復合至鐘口。當復懸之。」又領各人巡山。見竹林茂密。其地產黃精。葛茶及大杉樹。銀杏樹甚多。師指一樹曰「此無心白果也。」剝而視之。果無心者。本煥等住十日。師削竹禪板數具。磨光之。親選擇。題名。以贈

粵港諸弟子。

冬十一月。師所住牛棚被焚。衆勸師移住新建樓房。師曰。「我愛其古雅也。」仍縛茅編竹。照舊造成。居之。是年北京屢有電至。聘師北行。以老病難行。却而未往。

歲暮起禪七一期。

〔附記本年三月發掘地宮事〕 三月初十日上午。因重建大殿。先將瓦礫除去。集百人之力。將大銅佛移開。下爲石座。中有地宮。發見青石碑三塊。（碑文另錄）石盒一方。函蓋無損。考之。其一爲宋代紹興辛酉法如禪師刊石。其二爲明代萬曆壬辰洪斷禪師刊石。石函中藏有鎮座法寶各物。

碑文（其一）

雲居山真如禪院重建大佛寶殿地宮銘

建炎中。胡騎入寇。遂渡江。雖凶燄熾爀。山中幸免其禍。紹興初元。羣盜蠭起。九江海昏。皆爲所據。而茲山遂遭焚蕩。靡有孑遺。時住持悟禪師。避地往浙右。王師既振。羣盜撲滅。悟禪師留天台不歸。閱三年。山中住持者更四代。既去留不常。亦未暇興建。風雨無蔽。安衆不過六七十人。法如紹興四年。奉命承乏。四方禪侶。幸不我棄。服勤

而共住者常三百人。而縉紳檀越。亦加外護。因得隨緣建立。五七年間。所謂寢堂。方丈法堂。香積廚。雲會堂。皆遂落成。又化檀越三十名人。率錢二十萬。共建大佛寶殿。其高六丈有奇。其深廣稱是。雄偉壯麗。有增於舊也。將塑立尊像。先築壇座。其下有所鎮。謹奉銅像一軀。佛牙一枝。并舍利賤檀貯以寶匣。而藏於佛座地宮之中。粗記歲月。勒銘於石。而并藏之。庶幾未來劫中。有如佛圖澄發臨淄石下舊像石露盤者知今爲　聖宋十葉中興辛酉歲也。其銘曰。

常寂光土　前後際絕　成住壞空　是誰起滅　起滅惟真

隨緣興廢　其址堅牢　全歸實際　十身調御　當處出現

稽首瞻仰　日面月面　埋藏不得　顯示無方　當機薦取

頂門放光　億萬斯年　吾銘或出　若遇知音　還同今日

（其二）

萬曆壬辰二十年春。予至山。有髮僧戴明賢逝寂。遺徒二三人。固守寒巖。因思雲居爲江右首剎。何期廢之榛莽。喟然歎息久之。遂立誓閉戶三載。跪諷華嚴。而僧不足半百。欲發心興復。即化丹陽蔣墅檀越賀學禮學易學仁共建大殿。未幾聞於朝。上

遣官施金。建藏經閣。方丈。天王殿。鐘鼓樓。三門伽藍。祖師眞君。龍神祠。齋堂。廚庫。茶寮。養老。延壽。旦過。退居。知恩齋。皆遂落成。蒙上復鑄度金千佛毗盧像。甚奇偉。丙午間。又化金壇余玉立繆希翁。丹陽賀學仁等施金鑄釋迦像。高丈六。皆雄麗。而四方法侶。亦不我棄。衆常盈四五百。飲啄同時。其田產茶園炭山竹木數數蓄置也。將安立佛像。先築壇座。座下有所鎭。有華亭尙書陸公。號平泉。此老百歲。意常護持茲山。施古慈氏一軀。金瓶。盛原地宮中舍利。加以宣銅盒佛頂珠。梁公硯。藏於佛座地宮之中。銘於石。以記歲月。庶未來劫。知其因。爲大明萬曆丙午歲也。而亦倣法如禪師佛圖澄事蹟云。　銘曰

眞如非相　法爾隨緣　生滅興廢　覿體湛然　唯斯二者　天人總緻

但能領略　虛空落地　於新古刹　辛苦萬端　患難雖多　三寶消歸

我願堅常　明安鈐記　歷代古今　始終堅固　光境交煇　無前無後

當人洞明　法身甲胄　未來劫中　奇遇知音　吾銘斯曾　繼往貽來

因緣果熟　優鉢華開

賜紫中興雲居第一代比丘洪斷記

（其三）　謹示

雲居開建已千年　久廢基存草莽間　發心創造非容易　木灰磚瓦運轉難
勸請後來修補護　萬古流芳續哲賢　明因識果高著眼　身後定生極樂天

洪　斷述

（其四）

自我創建數十年　大死三翻又一翻　跛足千里求布施　受盡飢餒對誰言
驚恐多般不辭苦　淋漓舡舟波浪寒　後來若有損壞者　地獄三途苦萬般
欽依賜紫五處開山中興雲居　第一代比丘　洪　斷述

鎮座物品計開

兩寸高銅彌勒佛像一尊　小銅香爐一隻　兩寸圓銅鏡三隻
一寸花邊形銅鏡一隻　大明通用銅錢四十八枚　明萬曆淨水磁碗一隻
圓形水晶石一顆　降香一宅　長方形石硯池一隻
小長圓形石硯池弇蓋一套　大明圓形銅盒一隻　小金瓶子一隻
（內貯舍利子（五花石）二顆、珠珍二顆　小金頂珠子一隻）　粗麻石盒弇蓋一套

（其五） 詩二首

登山有感

夙志雲居選佛場　登臨風雨倍淒涼　當年有客開高厚　此日無人到上方
太史碑橫芳草蔓　頭陀路滑蘚苔蒼　碧溪明月知多少　古木蕭蕭挂夕陽

暢述本懷

誅茆劈棘構禪棲　首尾相將十載餘　病骨扶笻程萬里　柔腸結屋幾千迴
披雲躡磴穿峯頂　破浪中流墮石磯　三自輕生生不泯　殷勤留與後賢知

洪　斷識 以上二詩于舊大殿佛座下掘出

（其六） 木牌一方

余自辛卯冬寓匡山歸宗。受本山耆宿。幷修江熊護法請主斯席。時衲子輩數常不下千指。苦堂舍無所容。加以風雨摧剝。佛殿齋廚。余亦爲之新。因移像座於地中。發出古滲金像一軀。舍利。爐瓶。梁公硯等。幷諸緣老宿偈銘。仍命安地中。予因此亦以少記歲月。蓋廚庫始於丙申。自春徂冬。佛殿乃丁酉成。廚庫落成。在己亥春也。

住雲居嗣臨濟第三十三世東吳沙門晦山戒顯識。

右文二章及詩二首乃舊大殿佛座下掘出并掘如下各物

古銅錢四十四枚　古銅鏡三隻　銅燭台一對　古香爐一隻

瓷鉢一口　滲金佛像一尊（約三寸高）　大小硯盤各一個

瓷葫蘆一個　瓦盆一個　古碗一隻

師於建造藏經樓時。將石函各物。安於佛座下。添入銅彌勒佛像一座。及玉章一枚。以保存而銘敬意焉。

乙未師一百一十六歲

春。建造堂宇日益增加。香積廚。五觀堂。庫房。客堂。禪堂等處。陸續告成。

夏。北京佛教協會開擴大會議。師未暇前往。

秋。各方衲子。又多來數十人。其中有未具戒者。乞師傳戒。師以為此時傳戒。未甚方便。然爲成就發心人起見。又不得不有所衡量。乃定爲祇就本寺現住之未受具者傳戒。不許向外宣揚。先行呈明當道。及佛協會准許。定於十月間傳戒。冬月十五進堂。議纔定。各省名山大刹。及靜室庵堂僧衆來山求戒者蜂湧而至。初僅百餘人。後來陸續而至者及三百人。連本寺原住僧伽合共幾五百人。不特食宿無着。而且照管困難。恰於

此數月間。滬上天主教堂出事。佛教青年會出事。金剛道場亦出事。更重大者。甘肅省政府電致江西省政府。稱有外道頭目。竊穿僧服。前來雲居求戒云云。師聞此。不得不愼重防範。而地方治安機關。亦與師商討協力維持。是時求戒者已入山。拒之有違佛制。納之則實難安容。因此依梵網經『自誓受戒方便』爲之說明十戒。具戒。三聚戒。等法。經旬疲勞。唇焦舌敝。（詳附錄法語及文鈔中）勸令各自回山。依照戒期。自誓受戒事後。仍給度牒。僅留百人。如法入壇。一場哄動。乃告結束。而師以法緣障礙。時耿耿於懷也。戒期滿後。起禪七一期。

是年開田種稻粱者。已及一百四十餘畝。其他栽茶果等樹甚多。變荒蕪爲熟地。而覬覦者至矣。地方機關以開闢荒地增加生產爲名。在本山設立農林處。將寺外一帶果樹及耕植地。劃爲該處範圍。師初猶隱忍之。及後并將師所住牛棚亦圈入之。逐師移出。師遂將前後情形。電告北京。旋奉院令着該地方機關尅日交回師所住牛棚及各墾地。由寺管理。地方下級機關雖不敢不遵。而從此啣恨。謂師恃上級勢力壓抑地方機關。多生阻力。魔事起矣。

是時諸方衲子。撥草瞻風。亦日益加衆。已近千五百指。新建房舍。不敷居住。暫蓋茅蓬

以收容之千里遠來尋師問道。昕夕不遑。爲節勞計。衆議請師每日定時方便說法。師許之。乃於閏三月十一日起。在經堂方便演講。其中有援引古典而涉及近事者。有遠數諸方而近及本山者。有開示法要而例及俗情者。甚至今昔世變。個人經歷。田園瑣事。無所不談。弟子按日筆錄成帙。因摘要撮錄於年譜中。以其關於人事多而理論少。所以別於法語也。分錄如左。

〔附錄〕 方便開示

乙未閏三月十一日

釋迦如來說法四十九年。談經三百餘會。歸攝在三藏十二部中。三藏者。經藏律藏論藏是也。三藏所詮。不外戒定慧三學。經詮定學。律詮戒學。論詮慧學。再約而言之。則因果二字。全把佛所說法包括無餘了。因果二字。是一切聖凡。世間出世間。都逃不了的。因是因緣。果是果報。譬如種穀。以一粒穀子爲因。以日光風雨爲緣。結實收穫爲果。若無因緣。決無結果也。一切聖賢之所以爲聖賢者。其要在於明因識果。明者瞭解義。識者明白義。凡夫畏果。菩薩畏因。凡夫只怕惡果。不知惡果起於惡因。平常任意胡爲。以圖一時快樂。不知樂是苦因。菩薩則不然。平常一舉一動。謹身護持。戒慎於初。既無惡因。何來惡果。縱有惡果。都是久遠前

因。既屬前因種下。則後果難逃。故感果之時。安然順受。毫無畏縮。這就叫明因識果。例如古人安世高法師。累世修持。首一世爲安息國太子。捨離五欲。出家修道。得宿命通。知前世欠人命債。其債主在中國。於是航海而來。到達洛陽。行至曠野無人之境。忽覿面來一少年。身佩鋼刀。遠見法師。卽怒氣冲冲。近前未發一言。卽拔刀殺之。法師死後。靈魂仍至安息國投胎。又爲太子。迨年長。又發心出家。依然有宿命通。知今世尚有命債未還。債主亦在洛陽。於是重來。至前生殺彼身命者家中借宿。飯罷。問主人曰「汝認識我否。」答曰「不識。」又告曰「我卽爲汝於某年某月某日在某曠野中所殺之僧是也。」主人大驚。念此事無第三者能知。此僧必是鬼魂來索命。遂欲逃遁。僧曰「勿懼。我非鬼也。」卽告以故。謂「我明日當被人打死。償夙生命債。故特來相求。請汝明日爲我作證。傳我遺囑。說是我應還他命債。請官不必治誤殺者之罪。」說畢。各自安睡。次日。同至街坊。僧前行。見僧之前有一鄉人挑柴。正行之間。前頭之柴忽然墮地。後頭之柴亦卽墜下。扁擔向後打來。適中僧之腦袋。立卽斃命。鄉人被擒送官。訊後。擬定罪。主人見此事與僧昨夜所說相符。遂將該僧遺言向官陳述。官聞言。相信因果不昧。遂赦鄉人誤殺之罪。其僧靈魂復至安息國。第三世又投胎爲太子。再出家修行。卽世高法師也。因此可知。雖是聖賢。因果不昧。曾種惡因。必感惡果。若明此

義。則日常生活逢順逢逆。苦樂悲歡。一切境界。都有前因。不在境上妄生憎愛。自然能放得下。一心在道。什麼無明貢高習氣毛病。都無障礙。自易入道了。

閏三月十二日

古人爲生死大事。尋師訪友。不憚登山涉水。勞碌奔波。吾人從無始來。被妄想遮蓋。塵勞縛着。迷失本來面目。譬喻鏡子本來有光明。可以照天照地。但被塵垢汚染埋沒了。就不見光明。今想恢復原有光明。只要用一番洗刷磨刮工夫。其本有光明。自會顯露出來。吾人心性亦復如是。上與諸佛無二無別。無欠無餘。何以諸佛早已成佛。而你我現在還是生死苦海裏的凡夫呢。只因我們這心性。被妄想煩惱種種習氣毛病所埋沒。這心性雖然與佛無異。也不得受用。今你我既已出家。同爲佛子。要想明心見性。返本還原的話。非下一番苦工夫不可。古人千辛萬苦。參訪善知識。卽爲要明己躬下事。現在已是末法。去聖時遙。佛法生疏。人多懈怠。所以生死不了。今既知自心與佛相同。就應該發長遠心。堅固心。勇猛心。慚愧心。二六時中。如切如磋。如琢如磨。朝如斯。夕如斯。努力辦道。不要錯過時光。

閏三月十三日

古人說。「若論成道本來易。欲除妄想眞個難。」道者。理也。理者。心也。心佛衆生。三無差別。

人人本具。個個現成。在聖不增。在凡不減。若人識得心。大地無寸土。一切世出世間。若凡若聖。本來是空。何生死之有呢。故曰。成道本來易。此心體雖然妙明。但被重重妄想所蓋覆。光明無由顯現。而欲除此妄想就不容易了。妄想有二種。一者輕妄。二者粗妄。又有有漏妄想與無漏妄想之分。有漏者。感人天苦樂果報。無漏者。可成佛作祖。了生脫死。超出三界。粗妄想感地獄餓鬼畜生三塗苦果。輕妄想就是營作種種善事。如念佛。參禪。誦經。持呪。禮拜。戒殺放生等等。粗妄想與十惡業相應。意起貪瞋癡。口作妄言綺語惡口兩舌。身行殺盜婬。這是身口意所造十惡業。其中輕重程度。猶有分別。即上品十惡墮地獄。中品十惡墮餓鬼。下品十惡墮畜生。總而言之。不論輕妄粗妄。皆是吾人現前一念。而十法界都是這一念造成的。所謂一切唯心造也。若就本分來講。吾人本地風光。原屬一絲不掛。纖塵不染的。粗妄固不必言。即或稍有輕妄。亦是生死命根未斷。現在既說除妄想。就要借重一句話頭或一聲佛號。作爲敲門瓦子。以輕妄制伏粗妄。以毒攻毒。先將粗妄降伏。僅餘輕妄。亦能與道相應。久久磨練。功純行極。最後輕妄亦不可得了。我們個個人都知道妄想不好。要想斷妄想。但又明知故犯。仍然打妄想。跟習氣流轉。遇着逆境。還是打無明。甚至好吃懶做。求名貪利。思婬欲等等妄想都打起來了。既明知妄想不好。卻又放他不下。是什麼理由呢。因爲無始劫

來習氣薰染濃厚。遂成習慣。如狗子喜歡吃糞相似。你雖給他好飲食。牠聞到糞味仍然要吃糞的。這是習慣成性也。古來有一則公案說明古人怎樣直截斷除妄想的。大梅山法常禪師。初參馬祖。問「如何是佛。」祖曰「卽心是佛。」師大悟。遂往四明梅子真舊隱縛茅住靜。祖聞師住山。乃令僧問和尚見馬大師得個什麼便住此山。師曰。「大師向我道。卽心是佛。我便向這裏住。」僧曰。「大師近日佛法又別。」師曰。「作麼生。」曰。「又道非心非佛。」師曰「這老漢惑亂人未有了日。任他非心非佛。我只管卽心是佛。」其僧回舉似馬祖。祖曰「梅子熟也。」古來祖師作為。如何直截了當。無非都是教人斷除妄想。現在你我出家。行脚參學。都是因為生死未了。就要生大慚愧心。發大勇猛心。不隨妄想習氣境界轉。『假使熱鐵輪。於我頂上旋。終不以此苦。退失菩提心。』菩提卽覺。覺卽是道。道卽妙心。當知此心本來具足圓滿。無稍欠缺。今須向自性中求。要自己肯發心。如自己不發心。就是釋迦如來再出世。恐怕也不奈你何。在二六時中。莫分行住坐臥動靜。一相本自如如。妄想不生。何患生死不了。若不如此。總是忙忙碌碌。從朝至暮。從生到死。空過光陰。雖說修行一世。終是勞而無功。臘月三十日到來。臨渴掘井。措手不及。悔之晚矣。我說的雖是陳言。但望大家各自用心體會這陳言罷。

閏三月十四日

楞嚴經云。『若能轉物。卽同如來。』謂一切聖賢。能轉萬物。不被萬物所轉。隨心自在。處處眞如。我輩凡夫。因爲妄想所障。所以被萬物所轉。好似牆頭上的草。東風吹來向西倒。西風吹來向東倒。自己不能作得主。有些人終日悠悠忽忽。疏散放逸。心不在道。雖做工夫。也是時有時無。斷斷續續。常在喜怒哀樂是非煩惱中打圈子。眼見色。耳聞聲。鼻齅香。舌嘗味。身覺觸。意知法。六根對六塵。沒有覺照。隨他青黃赤白。老少男女。亂轉念頭。對合意的。則生歡喜貪愛心。對逆意的。則生煩惱憎惡心。心裏常起妄想。其輕妄想。還可以用來辦道做好事。至若粗妄想。則有種種不正邪念。滿肚穢濁。烏七八糟。這就不堪言說了。白雲端禪師有頌曰。「若能轉物卽如來。春暖山花處處開。自有一雙窮相手。不曾容易舞三臺。」又金剛經云。『應如是降伏其心。』儒家亦有「心不在焉。視而不見。聽而不聞。食而不知其味」的說法。儒家發憤。尚能如此不被物轉。我們佛子。怎好不痛念生死。如救頭燃呢。應須放下身心。精進求道。於動用中磨練考驗自己。漸至此心不隨物轉。則工夫就有把握了。做工夫不一定在靜中。能在動中不動。纔是眞實工夫。明朝初年。湖南潭州有一黃鐵匠。以打鐵爲生。人。皆呼爲黃打鐵。那時正是朱洪武興兵作戰的時候。需要很多兵器。黃打鐵奉命趕製兵

器。日夜不休息。有一天。某僧經過他家。從之乞食。黃施飯。僧吃畢。謂曰。「今承布施。無以爲報。有一言相贈。」黃請說之。僧曰。「你何不修行呢。」黃曰。「修行雖是好事。無奈我終日忙忙碌碌。怎能修呢。」僧曰。「有一念佛法門。雖在忙碌中。還是一樣修。你能打一鎚鐵。念一聲佛。抽一下風箱。也念一聲佛。長期如此。專念南無阿彌陀佛。他日命終。必生西方極樂世界。」黃打鐵遂依僧教。一面打鐵。一面念佛。終日打鐵。終日念佛。不覺疲勞。反覺輕安自在。日久功深。不念自念。漸有悟入。後將命終。預知時至。遍向親友辭別。自言往生西方去也。到時把家務交代了。沐浴更衣。在鐵爐邊打鐵數下。即說偈曰。「叮叮噹噹。久鍊成鋼。太平將近。我往西方。」泊然化去。當時異香滿室。天樂鳴空。遠近聞見。無不感化。我們現在也是整天忙個不休息。若能學黃打鐵一樣。在動用中努力。又何生死之不了呢。我以前在雲南雞足山。剃度具行出家的事。說給大家聽聽。具行未出家時。吸煙喝酒。嗜好很多。一家八口。都在祝聖寺當小工。後來全家出家。他的嗜好全都斷除了。雖然不識一字。但很用工課誦。普門品等不數年全能背誦。終日種菜。不休息。夜裏拜佛拜經。不貪睡眠。在大衆會下。別人歡喜他。他不理會。厭惡他。他也不理會。常替人縫衣服。縫一針。念一句南無觀世音菩薩。針針不空過。後朝四大名山。閱八年。再回雲南。是時我正在興建雲棲寺。他還是行苦行。常住

大小事都肯幹什麼苦都願意吃。大衆都歡喜他。臨命終時。將衣服什物變賣了。打齋供衆。然後向大衆告辭。一切料理好了。在四月時收了油菜子。他將幾把禾稈。於雲南省雲棲下院勝因寺後園自焚化去。及被人發覺。他已往生去了。其身上衣服鈎環。雖皆成灰。還如平常一樣沒有掉落。端坐火灰中。仍然手執木魚引磬。見者都歡喜羨歎。他每天忙個不休息。並沒有忘記修行。所以生死去來這樣自由。動用中修行。比靜中修行。還易得力。

閏三月二十一日

古人修行。道德高上。感動天龍鬼神。自然擁護。因爲道德。是世上最尊貴的。所以說「道高龍虎伏。德重鬼神欽。」鬼神和人各有各的法界。各有所尊。何以諸天鬼神會尊敬人法界呢。本來靈明妙性。不分彼此。同歸一體的。因爲無明不覺。昧了眞源。則有四聖六凡十法界之分。如果要從迷到悟。返本還原。則各法界的覺悟程度。亦各不相同。人法界中。有覺有不覺。知見有邪有正。諸天鬼神皆然。人法界在六凡中。超過其他五法界。因爲六欲天耽愛女色。忘記修行。四禪天單耽禪味。忘其明悟眞心之路。四空天則落偏空。忘正知見。修羅耽瞋。地獄鬼畜苦不堪言。皆無正念。那能修行。人道苦樂不等。但比他界則易覺悟。能明心見性。超凡入聖。諸天鬼神雖有神通。都尊重有道德的人。其神通福報大小不同。皆慕正道。元珪

禪師在中嶽龐塢住茅庵。曾爲嶽神受戒。如景德傳燈錄所載。一日有異人者。峩冠衿褶而至。從者極多。輕步舒徐。稱謁大師。師覩其形貌奇偉非常。乃諭之曰「善來仁者。胡爲而至。」彼曰。「師寧識我耶。」師曰。「吾觀佛與衆生等。吾一目之。豈分別耶。」彼曰。「我。此嶽神也。能生死於人。師安得一目我哉。」師曰。「吾本不生。汝焉能死。吾視身與空等。視吾與汝等。汝能壞空與汝乎。苟能壞空及壞汝。吾則不生不滅也。汝尚不能如是。又焉能生死吾耶。」神稽首曰。「我亦聰明正直於餘神。詎知師有廣大之智辯乎。願授以正戒。令我度世。」師曰。「汝既乞戒。卽得戒也。所以者何。戒外無戒。又何戒哉。」神曰。「此理也。我聞茫昧。止求師戒我身爲門弟子。」師卽張座秉爐正几曰。「付汝五戒。若能奉持。卽應曰能。不能。卽曰否。」神曰。「謹受教。」師曰。「汝能不婬乎。」曰。「亦娶也。」師曰。「非謂此也。謂無羅欲也。」曰。「能。」師曰。「汝能不盜乎。」曰。「何乏我也。焉有盜取哉。」師曰。「非謂此也。謂饗而福淫。不供而禍善也。」曰。「能。」師曰。「汝能不殺乎。」曰。「實司其柄。焉曰不殺。」師曰。「非謂此也。謂有濫誤疑混也。」曰。「能。」師曰。「汝能不妄乎。」曰。「我正直。焉能有妄乎。」師曰。「非謂此也。謂先後不合天心也。」曰。「能。」師曰。「汝能不遭酒敗乎。」曰。「能。」師曰。「如上是謂佛戒也。」又言。「以有心奉持。而無心物執。以有心爲物。

而無心想身，能如是。則先天地生不爲精。後天地死不爲老。終日變化而不爲動。畢盡寂默而不爲休。悟此。則雖娶非妻也。雖饗非取也。雖柄非權也。雖作非故也。雖醉非惛也。若能無心於萬物。則羅欲不爲婬。福淫禍善不爲盜。濫誤疑混不爲殺。先後違天不爲妄。惛妄顛倒不爲醉。是謂無心也。無心則無戒。無戒則無心。無佛無衆生。無汝及無我。無汝孰爲戒哉。」神曰「我神通亞佛。」師曰。「汝神通十句。五能五不能。佛則十句。七能三不能。」神悚然避席跪啓曰。「可得聞乎。」師曰「汝能戾上帝東天行而西七曜乎。」曰「不能。」師曰「汝能奪地祇融五嶽而結四海乎。」曰「不能。」師曰。「是謂五不能也。佛能空一切相成萬法智。而不能滅定業。佛能知羣有性窮億劫事。而不能化導無緣。佛能度無量有情。而不能盡衆生界。是謂三不能也。定業亦不牢久。無緣亦謂一期。衆生界本無增減。且無一人能主有法。有法無主。是謂無法。無法無主。是謂無心。如我解佛。亦無神通也。但能以無心通達一切法爾。」神曰。「我誠淺昧。未聞空義。師所授戒。我當奉行。今願報慈德。効我所能。」師曰「吾觀身無物。觀法無常。塊然更有何欲。」神曰。「師必命我爲世間事。展我小神功。使已發心。初發心。未發心。不信心。必信心。五等人。自我神蹤知有佛。有神。有能。有不能。有自然。有非自然者。」師曰。「無爲是。無爲是。」神曰。「佛亦使神護法。師寧隳叛佛耶。願隨意垂

誨。」師不得已而言曰。「東巖寺之障。莽然無樹。北岫有之。而背非屏擁。汝能移北樹於東嶺乎。」神曰。「已聞命矣。然昏夜間。必有喧動。願師無駭。」即作禮辭去。師門送而且觀之。見儀衛逶迤。如王者之狀。嵐靄煙霞。紛綸閒錯。幢旛環珮。凌空隱沒焉。其夕果有暴風吼雷。奔雲震電。棟宇搖蕩。宿鳥聲喧。師謂衆曰。「無怖無怖。神與我契矣。」詰旦和霽。則北巖松栝。盡移東嶺。森然行植。師謂其徒曰。「吾歿後無令外知。若爲口實。人將妖我。」觀此。嶽神雖有神通。還不及有道德的人。這就是德重鬼神欽。沒有道德的人。要被鬼神管轄。受其禍害。要得道德。就要明心見性。自然會感動鬼神了。古來禪師大德。驚天動地。白鹿啣花。青猿獻菓。天魔外道。諸仙鬼神。都來歸依。如真祖師歸依觀音。財神歸依普賢。洞賓仙師歸依黃龍。王靈官歸依地藏。文昌歸依釋迦牟尼佛等等。所以宋朝仁宗皇帝的讚僧賦說「夫世間最貴者。莫如捨俗出家。若得爲僧。便受人天供養。作如來之弟子。爲先聖之宗親。出入於金門之下。行藏於寶殿之中。白鹿啣花。青猿獻菓。春聽鶯啼鳥語。妙樂天機。夏聞蟬噪高林。豈知炎熱。秋覩清風明月。星燦光耀。冬觀雪嶺山川。蒲團暖坐。任他波濤浪起。振錫杖以騰空。假饒十大魔軍。聞名而歸正道。板響雲堂赴供。鐘鳴上殿諷經。般般如意。種種現成。生存爲人天之師。末後定歸於聖果矣。偈曰。空王佛弟子。如來親眷屬。身穿百衲衣。口吃千鍾粟。夜

坐無畏牀。朝覲彌陀佛。朕若得如此。千足與萬足。」這篇讚文。我們要拿他來比照一下。看那一點與我們相應。那一點我們還做不到。如果每句話都與我相符。就能受鬼神尊重。假如「波濤浪起。」而不能「振錫杖以騰空。」無明一起。就鬧到天翻地覆。那就慚愧極了。「十大魔軍」就在般般不如意。種種不現成處。能降伏他。則五嶽鬼神。天龍八部。都尊敬你了。

閏三月二十四日

這幾天有幾位同參道友。發心要把我說的話紀錄下來。我看這是無益之事。佛的經典。祖的語錄。其數無量。都沒有人去看。把我這東扯西拉的話。流傳出去。有什麼用呢。佛教傳入中國至今。流傳經律論和註疏語錄等典章為數不少。最早集成全藏。始於宋太祖開寶四年。命張從信往四川雇工開雕。至太宗太平興國八年。凡歷十三年而告成。號為蜀版。世稱為北宋本。最為精工。惜久已散佚。此後宋朝續刻大藏經四次。最末一次。係理宗紹定四年。於磧砂之延聖院開雕藏經。至元季方告成。世稱為磧砂版。此藏見者尤少。惟陝西西安開元臥龍兩寺猶存孤本。尚稱完璧。於是朱慶瀾等發起影印。並於民國二十一年。在上海組織影印宋版藏經會。籌劃款項。積極進行。先派人赴陝西點查冊數。計共六千三百十卷。所

殘缺者僅一百餘卷。以北京松坡圖書館所貯之宋思溪藏殘本補之。不足又託我將鼓山湧泉寺磧砂藏經。大般若經。涅槃經。和寶積經補足之。於是這湮沒數百年之瑰寶。遂又流通於全國矣。但本子和帳簿一樣。翻閱不便。這是缺點。明代紫柏老人發起刻方冊佛經。嘉興版方冊經書流通後。閱者稱便。最近杭州錢寬慧秦寬福兩人。看見僧人賣經書給老百姓做紙用。他們便發心。遇到這些經書就盡力購買寄來雲居。我山現有磧砂藏頻伽藏和這些方冊經書。已經足夠翻閱的了。本來一法通時法法通。不在乎多看經典的看藏經。三年可以看完全藏。就種下了善根佛種。這樣看藏經。是走馬看花的看。若要有真實受用。就要讀到爛熟。讀到過背。以我的愚見。最好能專讀一部楞嚴經。只要熟讀正文。不必看註解。讀到能背。便能以前文解後文。以後文解前文。此經由凡夫直到成佛。由無情到有情。山河大地。四聖六凡。修證迷悟。理事因果戒律。都詳詳細細的說盡了。所以熟讀楞嚴經很有利益。凡當參學要有三樣好。第一要有一對好眼睛。第二要有一雙好耳朵。第三要有一副好肚皮。好眼睛就是金剛正眼。凡見一切事物。能分是非。辨邪正。識好歹。別聖凡。好耳朵就是順風耳。什麼話一聽到都知道他裏面說的什麼門堂。好肚皮就是和彌勒菩薩的布袋一樣。一切好好醜醜所見所聞的。全都裝進袋裏。遇緣應機。化生辦事。就把所見所聞的從袋

裏拿出來。作比較研究。擇其善者而從之。其不善者而改之。就有所根據了。你我要大肚能容。撐不破。大布袋裝滿東西。不是準備拿來作吹牛皮用的。不要不會裝會。猖狂胡說。昨夜舉溈山老人的話「出言須涉於典章。談論乃旁於稽古。」所以典章不可不看。看典章會有受用。我胡言亂語。拿不出半句好話來。少時雖愛看典章。拿出來只供空談。實在慚愧。世上流傳的西遊記。目蓮傳。都是清濁不分。是非顛倒。真的成假。假的成真。目蓮傳說目蓮尊者。又扯到地藏經去。把地藏變成目蓮等等。都是胡說。玄奘法師有大唐西域記。內容所說。都是真實話。惟世間流傳的小說西遊記。說的全是鬼話。這部書的來由是這樣的。北京白雲寺白雲和尚講道德經。很多道士聽了都做了和尚。長春觀的道士就不願意了。以後打官司。結果長春觀改爲長春寺。白雲寺改爲白雲觀。道士做一部「西遊記」小說罵佛教。看「西遊記」的人要從這觀點出發。就處處都看出他的真相。最厲害的是唐僧取經回到流沙河。全部佛經都沒有了。只留得南無阿彌陀佛六個字。這就把玄奘法師所翻譯出來的佛經全部抹煞了。世人相信這部假的西遊記。而把真的西域記埋沒了。針對西遊記而作的一部封神榜。是和尚罵道士的。從這觀點看他。就看出處處都是罵道士的。比如說道士修仙必有劫數。要捱刀刃。看這兩部小說。如果不明白他是佛道相罵的關係。便會認

假為真。所以看書要明是非辨邪正。白蛇傳說水浸金山寺的故事。儒書中有載。佛書中沒有。可見不是事實。金山現在還看得到法海洞。小說又把宅拉到雷峯塔和飛來峯上去。更是無稽之談。還有相傳說高峯禪師有一個半徒弟。斷崖是一個。中峯是半個。這故事典章中沒有記載。古人的「釋氏稽古略」「禪林寶訓」「弘明集」「輔教編」和『楞嚴經』可以多看。開卷有益。

閏三月二十六日

佛法教典所說。凡講行持。離不了信解行證四字。經云『信為道源功德母。』信者。信心也。華嚴經上菩薩位次。由初信到十信。信個什麼呢。信如來妙法。一言半句。都是直指人心。見性成佛的言語。千真萬確。不能改易。修行人但從心上用功。不向心外馳求。信自心是佛。信聖教語言。不妄改變。解者。舉止動念。二諦圓融。自己會變化說法。盡自己心中流出。放大光明。照見一切。這就是解。雖然明白了。不行也不成功。所以要口而誦。心而惟。心口相應。不相違背。不要口上說得錦上添花。滿肚子貪瞋癡慢。這種空談。決無利益。心惟是什麼呢。凡有言語。依聖教量。舉止動念。不越雷池一步。說得行得。纔是言行無虧。若說得天花亂墮。所做男盜女娼。不如不說。行有內行外行。要內外相應。內行斷我法二執。外行萬善細行。證者。實

證真常。有信。有解。沒有行就不能證。這叫發狂。世上說法的人。多如牛毛。但行佛法的。不知是那個禪師法師。什麼人都有一些典章註解。如心經。金剛經。八識規矩頌。乃至楞嚴經等。其中有些人只是要鼻孔。雖然註了什麼經而行持反不如一個俗人。說食不飽。動作行爲。有內行外行之分。內行要定慧圓融。外行在四威儀中嚴守戒法。絲毫無犯。這樣對自己有受用。並且以身作則。可以教化人。教化人不在於多談。行爲好。可以感動人心。如「怡山文」所說「若有見我相。乃至聞我名。皆發菩提心。永出輪迴苦。」你行爲好。就是教化他。不要令人看到你的行爲不好。而生退悔心。這會招墮無益。牛頭山法融禪師。在幽棲寺北巖石室住。靜修行好。有百鳥啣花之異。唐貞觀中。四祖遙觀此山氣象。知有異人。乃躬自尋訪。問寺僧曰。「此間有道人否。」僧曰。「出家兒那個不是道人。」祖曰。「阿那個是道人。」僧無對。別僧曰。「此去山中十里許。有一懶融。見人不起。亦不合掌。莫是道人麼。」祖遂入山。見師端坐自若。曾無所顧。祖問曰。「在此作什麼。」師曰。「觀心。」祖曰。「觀是何人。心是何物。」師無對。便起作禮。曰。「大德高棲何所。」祖曰。「貧道不決所止。或東或西。」師曰。「還識道信禪師否。」祖曰。「何以問他。」師曰。「嚮德滋久。冀一禮謁。」祖曰。「道信禪師。貧道是也。」師曰。「因何降此。」祖曰。「特來相訪。莫更有宴息之處否。」師指後面

曰。「別有小庵。」遂引祖至庵所。惟見虎狼之類。祖乃舉兩手作怖勢。師曰。「猶有這個在。」祖曰。「這個是什麽。」師無語。過一回。祖却於師宴坐石上書一「佛」字。師覩之悚然。祖曰。「猶有這個在。」師未曉。乃稽首請說真要。祖曰。「夫百千法門。同歸方寸。河沙妙德。總在心源。一切戒門。定門。慧門。神通變化。悉自具足。不離汝心。一切煩惱業障。本來空寂。一切因果。皆如夢幻。無三界可出。無菩提可求。人與非人。性相平等。大道虛曠。絕思絕慮。如是之法。汝今已得。更無闕少。與佛何殊。更無別法。汝但任心自在。莫作觀行。亦莫澄心。莫起貪瞋。莫懷愁慮。蕩蕩無礙。任意縱橫。不作諸善。不作諸惡。行住坐臥。觸目遇緣。總是佛之妙用。快樂無憂。故名爲佛。」師曰。「心既具足。何者是佛。何者是心。」祖曰。「非心不問佛。問佛非不心。」師曰。「既不許作觀行。於境起心時。如何對治。」祖曰。「境緣無好醜。好醜起於心。心若不強名。妄情從何起。妄情既不起。真心任徧知。汝但隨心自在。無復對治。卽名常住法身。無有變異。吾受璨大師頓教法門。今付於汝。汝今諦受吾言。只住此山。向後當有五人達者。紹汝玄化。」牛頭未見四祖時。百鳥啣花供養。見四祖後。百鳥不來。這是什麼道理呢。佛法不可思議境界。天人散花無路。鬼神尋跡無門。有則生死未了。但無又不是。枯木巖前睡覺。一不如法。工夫便白費了。我們就不如古人。想天人送供。天人不管你。因爲我們沒有

行持。真有行持的人。十字街頭。酒肆婬坊。都是辦道處所。但情不附物。物豈礙人。如明鏡照萬像。不迎不拒。就與道相應。著心迷境。心外見法就不對。我自己也慚愧。還是摩頭不得尾。誰都會說的話。說出來有何用處。佛祖經論。你註我註。註到不要註了。講經說法。天天登報。但看他一眼。是一身狐騷氣。令人退心招墮。所以說法利人。要以身作則。要以身作則嗎。我也慚愧。

閏三月三十日

這幾天我沒有進堂講話。請各位原諒。我不是躲懶偷安。因爲身體不好。又沒有行到究竟。只拿古人的話和大衆互相警策而已。我這幾天不講話。有兩個原因。第一是有病。大家都知道我力不能支。衆人會下講話。不提起氣來。怕大家聽不見。提起氣來。又很辛苦。所以不能來講。第二是說得一尺。不如行得一寸。你我有緣。共聚一堂。但人命無常。朝存夕亡。石火電光。能保多久。空口講白話。對於了生脫死有何用處。縱然有說。無非是先聖前賢的典章。我記性不好。講不完全。就算講得完全。光說不行。也無益處。出言吐語。自己要口誦心惟。要聽的人如渴思飲。這樣則說者聽者都有受用。我業障重。一樣都作不到。古德是過來人。我沒有到古德地位。講了打閑岔。不如不講了。現當末法時代。誰能如古德那樣。在一舉一動。

一棒一喝處。披肝見膽。轉凡成聖。我十九歲出家。到今百多歲。空過一生。少時不知死活。東飄西蕩。學道悠悠忽忽。未曾脚踏實地。生死到來就苦了。溈山文說「自恨早不預修。年晚多諸過咎。臨行揮霍。怕怖慞惶。殼穿雀飛。識心隨業。如人負債。強者先牽。心緒多端。重處偏墜。」年青修行不勇猛。不死心。不放下。在名利煩惱是非裏打滾。聽經。坐香。朝山。拜舍利。自己騙自己。那時年青。不知好歹。一天跑百幾里。一頓喫幾個人的飯。忘其所以。所以把寶貴的光陰混過了。而今纔悔「早不預修。」老病到來。死不得。活不成。放不下。變爲死也苦。活也苦。這就是「年晚多諸過咎」。修行未曾脚踏實地。臨命終時。隨業流轉。如雞蛋殼破了。小雞飛出來。就是「殼穿雀飛。識心隨業」。作得主者。能轉一切物。則四大皆空。否則識心隨業。如人負債一樣。他叫你快還老子的錢。那時前路茫茫。未知何往。纔曉得痛苦。但悔之已晚。舉眼所見。牛頭馬面。不是刀山。便是劍樹。那裏有你說話處。同參們。老的比我小。年輕的又都是身壯力健。趕緊努力勤修。打疊前程。到我今天這樣衰老。要想修行就來不及了。我空口講白話。說了一輩子。沒有什麼意味。少年時候。曾在寧波七塔寺講法華經。南北東西。四山五嶽。終南。金山。焦山。雲南。西藏。緬甸。暹羅。印度。到處亂跑。鬧得不休息。那時年輕。可以強作主宰。好爭閑氣。及今思之。都不是的。同參道友們。參禪要參死話頭。古人說「老實修行。

接引當前秀。」老實修行。就是參死話頭。抱定一句「念佛是誰。」作爲根據。勿弄巧妙。巧妙抵不住無常。心堅不變就是老實。一念未生前是話頭。一念已生後是話尾。生不知來。死不知去。就流轉生死。如果看見父母未生以前。寸絲不掛。萬里晴空不掛片雲。纔是做功夫時。善用心的人。禪淨不二。參禪是話頭。念佛也是話頭。只要生死心切。老實修行。抱住一個死話頭。至死不放。今生不了。來生再幹。「生生若能不退。佛階決定可期。」趙州老人說「汝但究理。坐看三二十年。若不會。截取老僧頭去。」高峯妙祖住死關。雪峯三登投子。九上洞山。趙州八十猶行脚。來雲居參膺祖。趙州比膺祖大兩輩。是老前輩了。他沒有我相。不恥下問。幾十年抱住一個死話頭不改。蓮池大師入京師。同行的二十多人。詣徧融禪師參禮請益。融教以「無貪利。無求名。無攀援貴要之門。唯一心辦道。」既出。少年者笑曰。「吾以爲有異聞。烏用此泛語爲。」大師不然曰。「此老可敬處正在此耳。」渠縱訥言。豈不能掇拾先德問答機緣一二。以遮門戶。而不如此者。其所言是其所實踐。舉自行以教人。這是救命丹。若言行相違。縱有所說。藥不對症。人參也成毒藥。你沒有黃金。買不到他的白銀。有黃金就是有正眼。有正眼就能識寶。各自留心省察。看看自己有沒有黃金。

四月初三日

金剛經上須菩提問世尊。『善男子。善女人。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應云何住。云何降伏其心。』佛說。『應如是住。如是降伏其心。』所謂降者。就是禁止的意思。使心不走作。就是降伏其心。所說發菩提心。這個心是人人本具。個個不無的。一大藏教只說此心。世尊夜覩明星。豁然大悟。成等正覺時。歎曰。『奇哉。一切衆生具有如來智慧德相。但以妄想執著。不能證得。』可見人人本來是佛。都有德相。而我們現在還是衆生者。只是有妄想執著罷了。所以金剛經叫我們要如是降伏其心。佛所說法。只要人識得此心。楞嚴經說。『汝等當知。一切衆生從無始來。生死相續。皆由不知常住真心。性淨明體。用諸妄想。此想不真。故有輪轉。』達摩西來。只是直指人心。見性成佛。當下了然無事。法海禪師參六祖。問曰。「卽心卽佛。願垂指諭。」祖曰。「前念不生卽心。後念不滅卽佛。」「成一切相卽心。離一切相卽佛。」智通禪師看楞伽經約千餘遍。不會三身四智。禮六祖求解其義。祖曰。「三身者。清淨法身。汝之性也。圓滿報身。汝之智也。千百億化身。汝之行也。若離本性。別說三身。卽名有身無智。若悟三身無有自性。卽名四智菩提。」馬祖說。「卽心卽佛。」三世諸佛。歷代祖師。都說此心。我們修行也修此心。衆生造業也由此心。此心不明。所以要修要造。造佛造衆生。一切唯心造。四聖六凡十法界。不出一心。四聖是佛。菩薩。緣覺。聲聞。六凡是天。人。阿修羅。畜生。餓

鬼。地獄。這十法界中。佛以下九界都叫衆生。四聖不受輪迴。六凡流轉生死。無論是佛是衆生。皆心所造。若人識得心。大地無寸土。那裏來個十法界呢。十法界皆從一念生。一乘任運。萬德莊嚴。是諸佛法界。圓修六度。總攝萬行。是菩薩法界。見局因緣。證偏空理。是緣覺法界。功成四諦。歸小涅槃。是聲聞法界。廣修戒善。作有漏因。是天人法界。愛染不息。雜諸善緣。是人道法界。純執勝心。常懷瞋鬥。是修羅法界。愛見爲根。慳貪爲業。是畜生法界。欲貪不息。癡想橫生。是餓鬼法界。五逆十惡。謗法破戒。是地獄法界。既然十法界不離一心。則一切修法。都是修心。參禪念佛。誦經禮拜。早晚殿堂。一切細行。都是修心。此心放不下。打無明。好喫懶做等等。就向下墮。除習氣。諸惡莫作。衆善奉行。就向上升。自性本來是佛。不要妄求。只把貪瞋癡習氣除掉。自見本性清淨。隨緣自在。猶如麥子一樣。把它磨成粉之後。就千變萬化。可以做醬。做麵。做包。做餃。做麻花。做油條。種種式式。由你造作。若知是麥。就不被包餃油條等現象所轉。餑餑饅頭二名一實。不要到北方認不得饅頭。到南方認不得餑餑。說來說去。還是把習氣掃清。就能降伏其心。行住坐臥。動靜閑忙。不生心動念。就是降伏其心。認得心是麥麵。一切處無非麵麥。就離道不遠了。

四月初五日

楞嚴經說。『理則頓悟。乘悟併銷。事非頓除。因次第盡。』理者是理性。即人人本心。本來平等之性。天台宗的六即。是圓教菩薩的行位。一理即。是說一切衆生皆有佛性。有佛無佛。性相常住也。凡夫唯於理性與佛均。故云理即。二名字即。聞說一實菩提之道。於名字中。通達了解。知一切法皆爲佛法。一切皆可成佛。三觀行即。心觀明了。理慧相應。所行如所言。所言如所行。四相似即。始入別教。所立之十信位。發類似真無漏之觀行。五分證即。始斷一分無明而見佛性。開寶藏。顯真如。名爲發心住。此後九住乃至等覺四十一位。分破四十一品無明。分見法性。六究竟即。破第四十二品元品無明。發究竟圓滿之覺智。即妙覺也。理即雖說衆生即佛。佛性人人具足。但不是一步可即。古德幾十年勞苦修行。於理雖已頓悟。還要漸除習氣。因清淨本性染了習氣就不是佛。習氣去了就是佛。既然理即佛了。我們與佛有何分別呢。自己每天想想佛是一個人。我也是一個人。何以他那麼尊貴。人人敬仰。我們則業識茫茫。作不得主。自己也不相信自己。怎能使人相信呢。我們與佛不同。其中差別。就是我們一天所作所爲。都是爲自己。佛就不是這樣。金光明經上說。『於大講堂衆會之中。有七寶塔。從地湧出。爾時世尊。即從座起。禮拜此塔。菩提樹神白佛言。何因緣故。禮拜此塔。佛言善天女。我本修行菩薩道時。我身舍利。安止是塔。因由是身。令我早成阿耨多羅三藐三菩

提。世尊欲爲大衆斷疑網故。說是舍利往昔因緣。阿難過去之世。有王名曰摩訶羅陀。時有三子。見有一虎。適產七日。而有七子。圍繞周帀飢餓窮悴。身體羸損。命將欲絕。第三王子。作是念言。我今捨身時已到矣。是時王子。勇猛堪任。作是大願。卽自放身臥餓虎前。而以乾竹。刺頭出血。於高山上。投身虎前。是虎爾時。見血流出。汙王子身。卽便舐血。噉食其肉。唯留餘骨。爾時大王摩訶羅陀。及其妃后。悲號涕泣。悉皆脫身服御瓔珞。與諸大衆往竹林中。收其舍利。卽於此處。起七寶塔。是名禮塔往昔因緣。」你看這是佛的行爲和我們不同之處。捨身飼虎。不知有我。我相旣除。怎能不成佛呢。我慚愧得很。跑了幾十年。還未痛切加鞭。放不下。不講別的。只看二六時中。遇境逢緣。看打得開打不開。少時在外掛單。不以爲然。至今纔知錯過了。在教下聽經。聽到講得好的就生歡喜。願跟他學。聽講小座。講得不如法的就看不起人。生貢高心。這就是習氣毛病。在坐香門頭混節令。和尚上堂說法。班首小參。秉拂講開示。好的天天望他講。不好的不願聽。自己心裏就生障礙。其實他講得好。我又學不到行不到。他好與不好。與我何干。講人長短的習氣難除。上客堂裏閉春殼子。說那裏過冬。那裏過夏。那裏茶飯如何如何。那裏的僧值如何如何。維那和尚如何如何。說這些無聊話。講修行就是假的了。名利兩字的關口也難過。常州天寧寺一年發兩次犒勞錢。平常普佛。每堂

每人賺錢十二文。他扣下二文。只發十文。拜大悲懺每堂每人六十文。他扣下十文。只發五十文。七月期頭。正月期頭。凡常住的人。一律平等發犒勞錢。就有人說多說少的。這是利關過不得。一到八月十五日大請職。別人請在前頭。請不到我或請小了。也放不下。這是名關過不得。既說修行。還有這些名利。修的是什麼行呢。事要漸除。就是要除這些事。遇着境界。放不下的也要放下。眉毛一動。就犯了祖師規矩。聽善知識說過了。就勿失覺照。凡事要向道上會。道就是理。理者心也。心是什麼。心就是佛。佛者。不增不減。不青不黃。不長不短。如金剛經所云。『若見諸相非相。卽見如來。』透得這些理路。卽和佛一般。以理治事。什麼事放不下。以此理一照就放下了。『凡所有相。皆是虛妄。』煩惱是非從何處來呢。要想修行。過不去的也要過去。會取法性如如。各人打起精神來。

四月初九日

達摩祖師曰。「明佛心宗。行解相應。名之曰祖。」行解相應就是說得到行得到。古人有說得到行不到的。亦有行得到說不到的。說屬於般若慧解。行屬於實相理體。二者圓融無礙。就是行說俱到。小乘守偏空見法身。行人惑未破盡。理未打開。所以說不到。五品位後。講得天花亂墜。行不到。不能斷惑證眞。而今我們說的多。行的少。這就爲難了。說的是文字般若。

從凡夫位說到佛位。如何斷惑證眞。怎樣超凡入聖。都分得開。臨到弄上自己分下。就行持不了。這是能說不能行。溈山警策說「若有中流之士。且於教法留心。」也算好的。我們不但行不到。連說也說不到。古人一舉一動。內外一如。念念不差。心口相應。我們的習氣毛病多。伏也伏不住。更談不到斷了。只是境風浩浩。無眞實受用。要說也拿不出來。從經論語錄典章上和平時聽到的拿來講。年紀大了。記性不好。講前忘後。講後忘前。講也講不到。既然行解不相應。空活在世就苦了。一口氣不來。未知何往。我正在是這個時候了。一入夢就不知甚麼妄想。就不能作主。生死到來。更無用了。日日被境風所吹。無時放得下。既作不得主。講也無用。我今多活幾天和你們說。還是泥菩薩勸土菩薩。但你們受勸是會獲益的。只要莫被境轉。如牧牛要把穩索子。牛不聽話。就給他幾鞭。常能如此降伏其心。日久功深。就有到家消息。

四月十一日

這兩天老朽打各位的閙岔。舊廁所拆了。新的未完工。各位解手有些不便。你我在世上做人都是苦。未明白這個道理。變化。這裏不適意。那裏也不適意。看淸楚了。總是動植二物互養。一切動物都有糞。若嫌他不淨。就着色香味。在五色五味香臭等處過日子。在好醜境緣

上動念頭。修行人也離不得衣食住。雖是喫素。五穀蔬菜沒有肥料就沒有收成。屎尿和得好。纔有好莊稼。植物吸收屎尿愈多愈長得好。人喫了這些植物。豈不是喫屎尿嗎。喫飽了又屙。又作肥料又成植物。又拿來喫。這就是動物養植物。植物養動物。屙了食。食了又屙。何以食時只見其香不見其臭呢。食既如此。衣住也是一樣。織布的棉花。架屋的木料。都要肥料。可見我們穿也是糞。住也是糞。何臭之可嫌呢。未等新廁所修好便拆舊廁所的用意。是要利用舊廁所的材料來修新廁所和牛欄。如果現在不用。後來用在別處就怕他汙穢。若棄却不用。又恐成浪費招因果。其實說穢則身內身外皆穢。明得此理。一切皆淨皆穢。亦不淨不穢。

僧問雲門「如何是佛。」門曰。「乾矢橛。」屎橛是佛。佛是屎橛。這是什麼意思呢。這些理路看不清。就被色相所轉。看穿了就如如不動。一切無礙。要想不被境轉。就要用功。動靜無心。凡聖情忘。則何淨穢之有。古人言句。我們雖會拿來說。做是做不到。其意義也不易了解。何以拿乾矢橛來比極尊貴的佛呢。明心見性的人。見物便見心。無物心不現。了明心地的人。動靜淨穢都是心。僧問趙州。「如何是佛。」州曰。「殿裏底。」曰。「殿裏者豈不是泥龕像。」州曰。「是。」曰。「我不問這個佛。」州曰。「你問那個佛。」曰。「真佛。」州曰。「殿裏

底。」對這問答明白了。你就知道一切唯心造。見物便見心的道理。舉止動念就有下手處。有着落了。若淨穢凡聖心不忘就把本來處處是道場變成處處是障礙了。你試試看。上佛殿下毛廁的時候反照一下。

四月十五日結夏安居

昨夜庫房職事對我說。明天結夏的節令要喫普茶。買不到果子等物。庫房什麼都沒有。怎樣辦呢。我說。我在這裏住茅蓬。不知什麼時候。只知月圓是十五。看不見月亮就是三十。草生知春。雪落知冬。喫茶喫水我不管。我這不管就慚愧了。年青時到處跑。攪了幾十年。至今白首無成。這些過時節的把戲看多了。怎樣喫普茶。這是和尚當家的事。每年時節各宗不同。宗下二季。是正月十五日和七月十五日。謂冬參夏學。律下四季。是正月十五日解冬。四月十五日結夏。七月十五日解夏。十月十五日結冬。這就是大節日。律下今天結夏安居。坐吉祥草。行籌結界。九十天不能出界外一步。佛制結夏安居。有種種道理的。夏天路上多蟲蟻。佛以慈悲爲本。怕出門踏傷蟲蟻。平常生草也不踏。夏天禁足是爲了護生。又夏日天熱汗多。出外化飯。披衣汗流。有失威儀。故禁足不出。同時夏熱。婦女穿衣不威儀。僧人化飯入舍亦不方便。所以要結夏安居。昔日文殊三處過夏。迦葉欲白槌擯出。纔拈槌。乃見百千萬

億文殊。迦葉盡其神力。槌不能舉。世尊遂問『迦葉。擬擯那個文殊。』迦葉無以對。這可見大乘小乘理路不同。菩薩羅漢境界不同。若宗下諸方叢林。昨夜起就有很多把戲。上晚殿時傳牌。班首小參秉拂。今朝大殿祝聖。唱『唵捺摩巴葛瓦帝』三遍。又祝四聖。下殿禮祖。三槌磬白日子。頂禮方丈和尚畢。對面展具。大衆和合普禮三拜後。又禮影堂。到方丈聽和尚陞座說法。這個早上鬧得不亦樂乎。下午喫普茶。和尚在齋堂講茶話。律下不用陞座。古來叢林有鐘板的纔叫常住。否則不叫常住。雲居山現在說是茅蓬。又像叢林。文不文。武不武。不管怎樣。全由方丈當家安排。他們不在。我來講幾句。把過去諸方規矩講給初發心的聽。既然到此是住茅蓬。就要痛念生死。把生死二字掛在眉毛尖上。那裏攪這些把戲。參學的人要拿得定主宰。不要隨時節境界轉。古人婆心切。正是教人處處識得自己。指示世人於二六時動靜處。不要忘失自己。鎮州金牛和尚每日自做飯供養衆僧。至齋時昇飯桶到堂前作舞。呵呵大笑曰「菩薩子喫飯來。」僧問雲門。「如何是超佛越祖之談。」門曰。「胡餅。」後人有詩曰。「雲門胡餅趙州茶。信手拈來奉作家。細嚼清風還有味。飽餐明月更無渣。」這是祖師在你一舉一動處點破你。使你明白一切處都是佛法。衢州子湖巖利蹤禪師於門下立牌曰。「子湖有一隻狗。上取人頭。中取人心。下取人足。擬議卽喪身失命。」

僧來參。師便曰「看狗。」五臺山祕魔巖和尚。常持一木义。每見僧來禮拜。即义其頸曰「那個魔魅教汝出家。那個魔魅教汝行脚。道得也义下死。道不得也义下死。速道。速道。」吉州禾山無殷禪師。凡學人有問。便答曰「禾山解打鼓。」其餘還有祖師專叫學人抬石挑土等等不一的作風。會得了。一切處都是道。會不了的就被時光境界轉。這裏不如法。那裏不適意。只見境風浩浩。摧殘功德之林。心火炎炎。燒盡菩提之種。生死怎樣能了呢。般般不如意。種種不現成。正好在這裏降伏其心。在境上作不得主就苦了。說得行不得固然不對。但我們連說也說不得。就更加慚愧了。蘇東坡在鎮江。一日作了一首讚佛偈曰「聖主天中天。毫光照大千。八風吹不動。端坐紫金蓮。」將此偈寄到金山給佛印禪師印證。師看完。在詩後批了「放屁放屁」四字。便寄回蘇東坡。東坡見批就放不下。即過江到金山問佛印說。「我的詩那裏說得不對。」佛印曰。「你說八風吹不動。竟被兩個屁打過江來。」我們說得行不得。也和東坡一樣。一點小事就生氣了。還說什麼八風吹不動呢。出家人的年歲計算。和俗人不同。或以夏計。過了幾個夏。就說僧夏幾多。或以冬計。過了多少冬。就說僧臘若干。今天結夏到七月十五解夏。十四五六三日名自恣日。梵語鉢剌婆剌拏。舊譯自姿。新譯隨意。這天使他清衆恣舉自己所犯之罪。對他比丘懺悔。故曰自恣。又隨他人之意恣

舉自己所犯。故曰隨意。這就是佛制的批評和自我批評。現在佛門已久無自恣。對人就不說直話了。這裏非茅蓬。非叢林。不文不武。非牛非馬的今天結夏也說幾句東扯西拉的話應個時節。

四月十六日

今天雨水紛紛。寒風徹骨。大家不避艱辛的插秧。爲了何事呢。昔日百丈惟政禪師向大衆說。「你爲我開田。我爲你說大義。」後來田已開了。師晚間上堂。僧問「田已開竟請師說大義。」師下禪牀行三步展手兩眸。以目示天地云。「大義田卽今存矣。」大家想想百丈老人說了什麼呢。要用心體會聖人的指點。我這業障鬼騙佛飯喫了數十年。還是摩頭不得尾。現在又不能陪大家勞動。話也沒有可說的。勉強應酬講幾句古人的話。擺擺閑談。誌公和尚十二時頌中辰時頌曰。「食時辰無明本是釋迦身坐臥不知元是道。只麼忙忙受苦辛。認聲色覓疎親。只是他家染污人。若擬將心求佛道。問取虛空始出塵。」既然坐臥都是道。開田自然也是道。世法外無佛法。佛法與世法。無二無差別。佛法是體。世法是用。莊子也說「道在屎溺。」所以屙屎放尿都是道。高峯老人插秧偈曰。「手執青秧插滿田。低頭便見水中天。六根清淨方爲道。退步原來是向前。」佛法非同異。千燈共一光。你們今日插

秧。道就在你手上。坐臥是道。插秧也是道。低頭就是回光返照。水清見天。心清就見性天。六根是眼耳鼻舌身意。和色聲香味觸法打交道。便不淸淨。就沒有道了。佛性如燈光。房子一燈光滿房內。雖有千燈。亦皆遍滿。光光不相礙。宇宙山河。森羅萬象。亦復如是。無所障礙。能回光返照。見此性天。則六根淸淨。處處是道。要使六根淸淨。必須退步。退步是和楞嚴經所說一樣。『塵既不緣。根無所偶。反流全一。六用不行。十方國土。皎然淸淨。』這就是退步。原來是向前。若退得急。就進得快。不動是不成的。根不緣塵。卽眼不被色轉。耳不被聲轉等。作得主。纔不被轉。但如何纔能作得主呢。溈山老人說「但情不附物。物豈礙人。」如今日插秧。能不起分別心。無心任運。就不生煩惱。心若分別。卽成見塵。就有煩惱。就被苦樂境界轉了。孔子曰。「心不在焉。視而不見。聽而不聞。食而不知其味。」心不在。卽無分別。無分別。就無障礙。食也不知其味了。鼓山爲霖道霈禪師精究華嚴。以清涼疏鈔和李長者論文字浩繁。不便初學。乃從疏論中纂其要者。另輯成書。由於專心致志。不起分別念。故有一次侍者送點心來。置硯側。師把墨作點心喫了。也不知。侍者再至。見師唇黑。而點心猶在案上。這就是心無分別。食而不知其味。我們今天插秧。能不起分別心。不生煩惱心嗎。若能則與道相應。否則坐臥不知元是道。只麽忙忙受苦辛。長期在煩惱中過日子。就苦了。煩惱卽菩提。要

自己領會。

四月十七日

世界上人。由少至老。都離不了衣食住三個字。這三個字就把人忙死了。衣服遮身避寒暑。飲食少了就饑渴。若無房子住。風雨一來無處躱避。所以這三個字一樣少他不得。人道如此。其餘五道亦是一樣。飛禽走獸虎狼蛇鼠。都要安身住處。要羽毛爲衣。也要飲食。衣食住三事本是苦事情。爲佛弟子不要被他轉。佛初創教。要比丘三衣一鉢。日中一食。樹下一宿。雖減輕了衣食住之累。但還是離不了他。現在時移世易。佛弟子也和世人一樣爲衣食住而繁忙。耕田插秧一天到晚泡在水裏。不泡就沒有得食。春時不下種。秋到無苗豈有收。可見一粥一飯。來處不易。要花時間。費工夫。勞心力。纔有收成。爲佛弟子。豈可端然拱手。坐享其成。古人說。「五觀若明金易化。三心未了水難消」。出家人不能和俗人一樣。光爲這三個字忙。還要爲道求出生死。因爲要借假修真。所以免不了衣食住。但修道這件事。暫時不在。如同死人。古云。「道也者。不可須臾離也」。所以道人行履一切處一切事勿被境轉。修道如栽田。穀子變秧。插秧成稻。割稻得米。煑米成飯。佛性如種子。衆生本性與佛無異。自心是佛。故曰佛性。這種子和秧稻米飯相隔很遠。不要以爲很遠。就不相信這種子會成飯。成

佛所以要先有信心。即把種子放在田裏。等它發芽變秧。這時間又怕焦芽敗種。錯過時光。就是說修行要學大乘。勿誤入小乘。躭誤前途。插秧了以後要薅草。等於修道要除習氣毛病。把七情六欲十纏十使三毒十惡一切無明煩惱都除淨。智種靈苗就順利長成。以至結果。修行要在動用中修。不一定要坐下來閉起眼睛纔算修行。要在四威儀中。以戒定慧三學。除貪瞋癡三毒。收攝六根如牧牛一樣。不許牠犯人苗稼。美女在前。俗人的看法是前面一枝花。禪和子的看法是迷魂鬼子。就是她。眼能如是不被色塵所轉。其餘五根都能不被塵轉。香不垂涎。臭不惡心。甚麼眉毛長牙齒短。張三李四。人我是非都不管。拾得大士傳的彌勒菩薩偈曰。「老拙穿衲襖。淡飯腹中飽。補破好遮寒。萬事隨緣了。有人罵老拙。老拙自說好。有人打老拙。老拙自睡倒。涕唾在面上。隨他自乾了。我也省氣力。他也無煩惱。者樣波羅蜜。便是妙中寶。若知者消息。何愁道不了。」也不論是非。也不把家辦。也不爭人我。也不做好漢。跳出紅火坑。做箇清涼漢。悟得長生理。日月爲鄰伴。這是一切處都修道。並不限於蒲團上纔有道。若只有蒲團上的道。那就要應了四料簡的「陰境若現前。瞥爾隨他去。」人生在世。人與人之間。總免不了有時說好說歹的。打破此關。就無煩惱。說我好的生歡喜心。就被歡喜魔所惑。三個好。送到老。說我不好的是我的善知識。他使我知過必改。斷惡行

善。衣食住不離道。行住坐臥不離道。八萬細行。不出四威儀中。古人爲道不虛棄光陰。睡覺以圓木作枕。怕睡久不醒。誤了辦道。不獨白日遇境隨緣要作得主。而且夜間睡覺也要作得主。睡如弓要把身彎成弓一樣。右手作枕。左手作被。這就是吉祥臥。一睡醒就起來用功。不要滾過去滾過來。亂打妄想以至走精。妄想人人有。連念佛也是妄想。除妄想則要做到魔來魔斬。佛來佛斬。這纔脚踏實地。不怕念起。只怕覺遲。如此用功。久久自然純熟。忙碌中。是非中。動靜中。十字街頭。婊子房裏。都好參禪。不要只知忙於插秧。就把修行扔到一邊爲要。

四月二十一日

佛說三藏教。謂諸修行人修因證果。要經歷三大阿僧祇劫的時期。纔能成功。獨禪門修證很快。可以『不歷僧祇獲法身。』兩相比較。前者要經千辛萬苦纔能成功。真是爲難。後者只要識自本心。見自本性。當下頓斷無明。就可立地成佛。快得很。其實條條蛇都會㖃人。不論小乘大乘。漸教頓教。想真正到家都不容易。諸位千山萬水。來到雲居。都是爲辦道講修行而來。總以爲打了叫香。在蒲團坐下來。止了靜。就叫修行。開靜的鼓聲響了去睡覺。打三板起來上早殿。又是修行。開梆喫粥後。坐早板香又是修行。打坡板出坡。掘地種田。搬磚挑

土。屙屎放尿。認爲打閒岔。就忘記修行了。壇經說。「自性能含萬法是大。萬法在諸人性中。」若單以坐香上殿爲修行。出坡勞動時功夫往那裏去了呢。坐香上殿時功夫又從何處跑回來呢。以出坡勞動爲打閒岔。有一處不能用功。則處處都不是話頭。都不能用功了。古人說。「道向己求。莫從他覓。」我年青時。在外面梯山航海。踏破鐵鞋。也是爲了修行辦道看話頭。心中只求貪多。如猿猴摘果一般。摘了這個。丟了那個。摘來摘去。一個都不到手。現在眼光要落地了。纔知道以前所爲都是不對。楚石老人淨土詩云。「人生百歲七旬稀。往事回觀盡覺非。每哭同流何處去。拋却淨土不思歸。香雲瑪瑙階前結。靈鳥珊瑚樹裏飛。從證法身無病惱。況餐禪悅永忘饑。」人生七十古來已稀。更難望人人百歲。幾十年中所作所爲。人我是非。今日回想過去的事。盡覺全非。何以覺得非呢。拿我來說。自初發心爲明自己的事。到諸方參學。善知識教我發大乘心。不要作自了漢。於是發心中興祖師道場。大小寺院。修復了十幾處。受盡苦楚煩惱磨折。天堂未就。地獄先成。爲人爲法。雖是善因而招惡果。不是結冤仇。就是鬧是非。脫不了煩惱。在衆人會下。又不能不要臉孔。鸚鵡學語。說幾句古人典章。免被人見笑。而自己一句也做不到。現在老了。假把戲不玩了。不再騙人了。不造地獄業了。去住茅蓬吧。就來到雲居。結果又是業障纏繞。逃不脫。仍然開單接衆造業。說了

住茅蓬。又攬這一套。就是說得到。做不到。放不下。話頭又不知那裏去了。脫出那個牢籠。又進這個羅網。寒山大士詩曰。「人問寒山道。寒山路不通。夏天冰未釋。日出霧朦朧。似我何由屆。與君心不同。君心若似我。還得到其中。」夏天冰未釋。就是說我們的煩惱放不下。即如前幾天總組長爲了些小事鬧口角。與僧值不和。再三勸他。他纔放下。現在又翻腔。又和生產組長鬧起來。我也勸不了。昨天說要醫病。向我告假。我說「你的病不用醫。放下就好了。」我這些話只會說他人。不會說自己。豈不顛倒。修行雖說修了幾十年。還是一肚子煩惱。食不下。睡不着。不知見什麼鬼。誤了自己。還是誤誰。臨插秧他就去了。我自己也不是的。說易行難。莫造來生業。回頭種福田。前生沒有脚踏實地做功夫。沒種好善因。所以今生寃家遇對頭。都來相聚了。年輕人要留心。不要學我放不下。我癡長幾歲。有點虛名。無補眞參實學。各位要種好因。須努力自種福田。

四月二十二日

出家人天天講修道。如何謂之修道呢。修是修造。道是道理。理是人人的本心。這心是怎樣的呢。聖言所表。心如虛空。說一個空字有點儱侗。空有頑真之分。我們眼所見的虛空。就是頑空。那不變隨緣。隨緣不變。靈明妙用。隨處自在。能含一切萬物的。纔是真空。修行人要明

白這樣的真空。識自本心。見自本性。清清白白。明見無疑。就是見道。拿北京來作比喻。若從地圖看北京。有方的圓的。橫的竪的。宮殿街道。南海西山等等名目。看到能背得出。終不如親到北京一次。隨你提起那裏。他不用看圖就能說得清清楚楚。只看圖而未曾到過北京的人。別人問起來雖然答得出。但不實在。而且有很多地方答不出的。修行人見道之後。如親到北京。親見「本自清淨。本不生滅。本自具足。本無動搖。」能生萬法的本性。不同依文解義的人。只見北京圖而未親到北京。空就能擺得開。無罣無礙。不空就擺不開。就有罣礙。所說和所作就不一樣。所以說。「空可空非真空。色可色非真色。無名名之父。無色色之母。」色空原來無礙。若實在明見此理。則任他天堂地獄。隨緣不變。不變隨緣。無罣無礙。不明此理的人。雖能說得天花亂墜。也無真實受用。古來有一位老修行。在大衆會下住了多時。度量很寬。待人厚道。常能勸人放下放下。有人問他。「你這樣勸人教人。你自己做到沒有。」他說。「我在三十年前就斷無明了。還有什麼放不下呢。」後來覺得在大衆會下。還是有些不自由自在。所以就跑到深山住茅庵去。這回獨宿孤峯。無人來往。自由自在。以爲就真無煩惱了。誰知有一天在庵中打坐。聽到門外有一羣牧童。吵吵鬧鬧的說到庵裏去看看。有說不要動修行人的念頭。又有說既是修行人。念頭是不會動的。後來牧童都進去了。

老修行坐在蒲團沒有理他。他們找喝的找喫的鬧個不休。老修行不動不聲。牧童以爲他死了。搖他也不動。但摩他身上還有暖氣。有人說。「他入定了。」有人說。「我不相信。」於是有人拿根草挑他的腿。老修行還是不動。挑他的手也不動。挑他的肚臍也不動。挑他的耳朵亦不動。挑他的鼻孔。老修行忍不住。打了一個噴嚏。於是大罵道「打死你這班小雜種。」那時觀世音菩薩在空中出現說。『你三十年前斷了無明的。今天還放不下嗎。』可見說得一丈不如行得一尺。說得一尺不如行得一寸。不被境轉真不容易。憨山大師費閒歌說。「講道容易修道難。雜念不除總是閒。世事塵勞常罣礙。深山靜坐也徒然。」我們既爲佛子。若不下一番苦心。徒然口說。是無補於實際的。

四月二十三日

佛教的月刊上常說。佛門遭難。濫傳戒法。規矩失傳。真理埋沒。這些話我也常講。前幾十年我就說。佛法之敗。敗於傳戒不如法。若傳戒如法。僧尼又能嚴守戒律。則佛教不致如今日之衰敗。我自己慚愧。初出家時不知什麼是戒。只知苦行。以爲喫草不喫飯等等就是修行。什麼大乘小乘三藏十二部都不知道。鼓山是福建省的名勝地方。有幾百僧人。有叢林。有茅蓬。遠近聞名。我就到鼓山出家。鼓山傳戒期間只有八日。實際傳戒工作只有四五天。從

四月初一日新戒掛號進戒堂後。馬上就教規矩。省略了很多手續。又沒有比丘壇。新戒受戒什麼名目都不知。初八日在頭上燃了香。戒就算受完了。後來我到各處一跑。傳戒的情形各有不同。天台山國清寺戒期五十三天。盡是小和尚受戒。普陀山戒期十八天。名叫羅漢戒。天童寺戒期十六天。寶華寺戒期五十三天。安徽寧國府戒期三天。徽州某寺戒期更快。一晝夜就完事。名叫一夜清。後來看經律。纔知這樣苟且傳戒是不如法的。楞嚴經說。『若此比丘本受戒師及同會中十比丘等其中有一不清淨者。如是壇場多不成就。』可見三師七證這十師中有一不清淨者。戒就白傳。楞嚴又說。『從三七後端坐安居經一百日。有利根者。不起於座。得須陀洹。縱其身心。聖果未成。決定自知。成佛不謬。』近代傳戒。不問清淨不清淨。如法不如法了。中國佛教。自漢明初感騰蘭二尊者。初來此土。不得受具。但與道俗鬀髮。被服縵條。唯是五戒十戒而已。高貴鄉公曇摩迦羅乞行受戒法。沙門朱士行爲受具足戒之始。梁武帝約法師受具足戒。太子公卿道俗。從師受戒者四萬八千人。此應受菩薩戒。唐高宗宣律師於淨業寺建石戒壇。爲岳瀆沙門再受具戒。撰壇經。宋真宗昇州崇勝寺。賜名甘露戒壇。詔京師立奉先甘露戒壇。天下諸路皆立戒壇。凡七十二所。皇帝立的戒壇。受戒的人要經過考察的。初受沙彌戒。梵語沙彌。華言息慈。謂息惡行慈也。七歲至十

三歲名驅烏沙彌。初小兒出家。阿難不敢度。佛言。『若能驅食上烏者聽度。』十四歲至十九歲。名應法沙彌。謂正合沙彌之位。以其五歲依師調練純熟。堪以進具也。二十歲至七十歲。叫名字沙彌。本是僧之位。以緣未及。故稱沙彌之名。比丘戒要年滿二十歲纔能受。很嚴格的。有未滿者。佛聽從出世日算至現在。以閏年抽一月。以大月抽一日。補足助成二十歲。古有許多大祖師。未拘定年齡者也不少。清代以來。皇帝是菩薩應世。如順治出家。康熙雍正都受菩薩戒。由國主開方便。凡是僧人不經考察。都能受戒。不知慈悲反成不好。以前傳戒還可以。如寶光寺。昭覺寺。寶華山。福州鼓山。怡山等處。猶尚慎重。其他叢林小廟都在傳戒。乃至城隍土地會館社壇。都傳起戒來。我因此三壇正範。後跋略云。「更有招帖四布。煽誘蠱惑。買賣戒師。不尊壇處。即淫祠社宇。血食宰割之區。亂爲壇地。彼此迷惑。竊名網利。襲爲貿易市場。本是清淨佛土。翻爲地獄深坑。」近來弘化月刊。指責濫傳戒法的話。說得更不好聽。我過去每年也在傳戒。地獄業造了不少。其中有點緣故。欲想挽回後進。也不得已而爲之。我初到雲南雞足山。看不到一個僧人。因爲他們都穿俗服。所以認不出誰是僧人。他們全不講修持。不講殿堂。連香都不燒。以享受寺產。用錢買黨派龍頭大哥。以爲受用。我看到此情形。就發心整理雞足山。開禪堂。坐香。打七。無人進門。講經無人來聽。後來改作傳

戒。從前僧家未有傳戒受戒者。這回纔初創。想用戒法引化。重新整理。因此傳戒期限五十三天。第一次就來八百多人。從此他們纔知有戒律這一回事。慢慢的勸他們也就漸漸和我來往。漸知要結緣。要開單接衆。要穿大領衣服。要搭袈裟。要上殿念經。不要喫烟酒葷腥。學正見。行爲逐漸改變。我藉傳戒把雲南佛法衰敗現象扭轉過來。鼓山以前傳戒只八天。只有比丘優婆塞進堂。沒有女衆。各處遠近寄一圓與傳戒師。給牒。在家人搭七衣。稱比丘比丘尼。名爲寄戒。我到鼓山改爲五十三天。把這寄戒不剃髮搭衣等非法風氣都改了。很多不願。反對的弄到有殺人放火的事件發生。豈非善因反招惡果。請慈舟法師來鼓山辦戒律學院。他自己行持眞是嚴守戒律。我很敬重他的辦道這事。總在自己。不在表面。古來三壇戒法。每一壇都要先學足三年。纔傳授的。佛滅後。上座部至五百部。事情複雜多了。佛在世時亦方便。有十七羣比丘。年未滿二十而受比丘戒的祖師也多。如不講懺悔。縱至百歲亦是枉然。每見幾十歲的老法師不守戒的也不少。這些情況。老禪和子都知道。初發心的要謹慎護戒。學習大小乘經律論。以求明白事理。淸淨覺地。本來不染一塵。但佛事門中就不捨一法。出家受戒。先受沙彌十戒。此十戒中。前四是性戒。後六是遮戒。次受比丘戒。有二百五十戒。尼衆有三百四十八戒。不離行住坐臥四威儀和身口七支。菩薩三聚淨戒。一

攝律儀戒。無惡不斷。起正道行。是斷德因。修成法身。二攝善法戒。無善不積。起助道行。是智德因。修成報身。三攝衆生戒。無生不度。起不住道。是恩德因。修成化身。持戒有小乘大乘之別。小乘制身不行。大乘制心不起。小乘在三千威儀八萬細行中制身不犯。大乘連妄想都打不得。一打妄想就犯戒。大乘講雖容易。行起來就難了。舍利弗過去在因地中想行菩薩道。離開茅庵。不做自了漢。發大願心。入世度衆生。到十字街頭打坐去。有一天。見一女人大哭而行。舍利弗問她何故如此傷心。女曰。「我母親有重病。醫生說要世人活眼睛纔醫得好。這事難辦。我感到失望。所以傷心痛哭。」舍利弗曰。「我的眼睛給你好不好。」女曰。「謝謝你。真是菩薩。救苦救難。」舍利弗遂把右眼挖出給她。女曰。「錯了。醫云須用左眼纔對。」舍利弗勉強又把左眼挖出給她。這女人拿起左眼聞一聞。說。「這眼是臭的。不能用。」棄之而去。舍利弗覺得衆生難度。便退了菩薩心。六十小劫變蛇。你看修行菩薩道難不難。受比丘戒時。戒和尚問。「汝是丈夫否。」答曰。「是丈夫。」受菩薩戒時。戒和尚問。「汝是菩薩否。」答曰。「是菩薩。」問。「既是菩薩。已發菩提心未。」答曰。「已發菩提心。」既如此說。就要做得到。否則。脚未踏實地。被人罵一句就放不下。動起念頭。就招墮了。既受了三壇大戒。你我想想。像不像沙彌比丘菩薩呢。自檢討去。

四月二十五日

我今天在過堂的時候。看見各人喫飯。漸漸有些散亂。喫飯時候容易散亂。亦正好對治散亂。世人不知人身之寶貴。大涅槃經偈曰『生世爲人難。值佛世亦難。猶如大海中。盲龜遇浮孔。』雜阿含經曰。『大海中有一盲龜。壽無量劫。百年一遇出頭。復有浮木。只有一孔。漂流海浪。隨風東西。』盲龜百年一出。得遇此孔。凡夫漂流五趣海。還復人身。甚難於此。顯揚論曰「一日月之照臨。名一世界。這一世界。九山八海和四洲」九山是。須彌山。持雙山。持軸山。擔木山。善見山。馬耳山。障礙山。持地山。小鐵圍山。八海是。七個香水海和一個大鹹水海。須彌山與持雙山之間。乃至障礙山與持地山之間。當中都有一重香水海。八山之間。共七香水海。最後持地山與小鐵圍山之間。有一重大鹹水海。此海中有東西南北四洲。盲龜在大鹹水海。百年一出頭。要碰入這飄流不停的浮木之孔。四教儀說「在因之時。行五常五戒。中品十善。感人道身。」四洲中北洲無貴賤。餘三洲有輪王。粟散王。百僚。臺奴。豎子。僕隸。姬妾之分。皆由五戒十善之因。有上中下不同。故感果爲人。有貴賤不等。我們現在已得人身。又聞佛法。就要依教奉行。依戒定慧種種法門。降伏其心。如照律下修行。則一天到晚。持毗尼日用五十三呪。佛制『比丘食存五觀。散心雜話。信施難消。』大衆聞磬聲。各正念。

維那在齋堂念了供養呪之後。呼此偈。說畢。比丘喫飯時要存五觀。一。計功多少。量彼來處。（一缽之飯。作夫汗流。）二。忖己德行。全缺應供。（缺則不易。全乃可受。）三。防心離過。貪等爲宗。（離此三過。貪瞋癡也。）四。正事良藥。爲療形枯。（饑渴病故。須食爲藥。）五。爲成道故。應受此食。（不食成病。道業何從。）五觀若明金易化。三心未了水難消。要常存慚愧心。莫失正念。聞聲悟道。見色明心。不要心外見鬼。各存正念者。一聲磬念一聲佛也。不說人我是非。散心雜話。施主一粒米。大如須彌山。若不自了道。披毛戴角還。修因感果。如種田。水養禾苗。如智水潤心田。能念念在道。則處處都是道場。善用心者。心田不長無明草。處處常開智慧花。既然人身已得。佛法已聞。就要努力修行。勿空過日。

四月二十六日

凡在三界之內。都要六道輪迴。六道之中。分三善道。三惡道。天。人。阿修羅。是三善道。畜生。餓鬼。地獄。是三惡道。六道之中。每一道都有千品萬類。貴賤尊卑。各各不同。故經云。『譬如諸天。共器飲食。隨其福德。飯色有異。上者見白。中者見黃。下者見赤。』欲界諸天有婬欲。四天王天與人間同。忉利天婬事與人間略異。只過風不流穢。夜摩天則執手成婬。兜率天但對笑爲婬。化樂天以相視爲婬。他化天以暫視成婬。楞嚴經說。『如是六天。形雖出動。心跡尚

交。自此已還。名爲欲界。』色界已無婬欲。還有色身。楞嚴經說『是十八天。獨行無交。未盡形累。自此已還。名爲色界。但無粗色。非無細色。』淨名疏云「若不了義教明無色界無色。若了義教明無色界有色。」涅槃云『無色界色。非聲聞緣覺所知。』楞嚴經云『是四空天。身心滅盡。定性現前。無業果色。從此逮終。名無色界。』三界輪迴婬爲本。六道往返愛爲基。可見有婬就有生死。斷婬就斷生死了。三界六道。身量壽命長短不同。非非想處天。壽長八萬大劫。還是免不了生死輪迴。三界無安。猶如火宅。我們打算出火宅。就要好好的修行。

四月二十七日

有一件事要囑咐各位的。近日各處來信問本寺是否傳戒。大家知道的。我在這裏是住茅蓬。各位有緣。所以共住在一塊。現在要響應政府號召。自給自食。若人多了。一時生產不及。粮食就買不到。各位向外通信。切不要說這裏傳戒。因爲這裏不能多住人。本寺的新戒曾要求我說戒。我看時節因緣。或在這裏說方便戒。是可以的。但不能招集諸方新戒。若人過多。食住都成問題。現在農事忙到了不得。幸而秧已插了。但還有很多事要忙的。天天要喫。若不預爲計畫。就沒有得喫。老鼠都有隔年糧。我們也要有打算。時光迅速。又快到夏至了。夏至後日漸短。夜漸長。陽氣收了。人身造化和天地一般。身心動靜。行住坐臥。要順時調護。

動中有靜。靜中有動。動勿被動轉。靜勿被靜轉。定是體。慧是用。真是靜。俗是動。二諦圓融。與天地之氣一般。修行辦道無非調停動靜而已。動靜如法。隨心所安。動靜不如法。被境所遷。歡樂苦日短。憂愁歎日長。時光長短。唯心所造。一切苦樂隨境所遷。昔日有一禪和子在鼓山掛單。有一生癩病僧。別人看見都討厭他。這禪和子年紀纔二十多歲。很慈悲細心招呼病僧。病僧好了。與禪和子一同起單。病僧曰「我多謝你的照顧。病纔醫好。否則我早就死了。你和我一齊到我小廟去住住吧。」禪和子說。「我先朝五臺。將來再到你小廟去。」禪和子朝完五臺。回到鼓山。訪那病僧。那病僧就在一金絲明亮的寺門邊迎接他說。「等你很久了。這麼遲到。」便倒一盃開水他喝。禪和子說。「路上未喫飯呢。」病僧說。「請稍等一下。飯就送來。」病僧便去牽牛。犂田。播種。拔秧。插秧。薅草。割稻子。碾米。作飯。不知怎樣攪的。頃刻間飯就弄好了。飯喫完之後。禪和子想告假去。病僧請留一宿。迨天明下山。則江山依舊。人事全非。已改朝換代。過了很多年了。我們苦惱交煎。日子非常難過。他上山住一日夜。喫一頓飯。下山就改了朝代。過了很多年月。羅浮山沙門慧常。因採茶入山洞。見金字榜羅漢聖寺。居中三日而出。乃在茅山。人間五年矣。你看時間長短。是不是唯心所造呢。只要你能定慧圓融。二諦融通。深入三昧。一念無生。則見無邊剎境。自他不隔於毫端。十世古今。始

終不離於當念。行住坐臥。不要心外見法。每天不被境轉。任你暑去寒來。與我不相干。如如不動。念念無生。這就不被境轉。修行就不錯過時光了。

四月二十八日

同參道友們來問話。不要客氣。直道些好。本來諸方叢林問話的規矩。要恭恭敬敬。搭衣持具頂禮後。問訊長跪。纔請開示的。這裏是茅蓬境界。不講究這些。什麼道理呢。我現在一天到晚在煩惱中過日。你們多禮。我就更麻煩了。隨便隨時。那裏都可以問。可以說。禪和子在巷裏牽牛直來直去。譬如說點燈。用的是香油。就說是香油。是洋油就說是洋油。你用功是念佛就談念佛。是參禪就談參禪。有那樣便說那樣。灑灑脫脫的好。若說我樣樣都不曉得。請你慈悲開示。這就是虛僞了。如德山隔江招手。他也知你的長短。本來法法都是了生死的。參禪。念佛。看經。禮拜。種種法門。對機而說。你是什麼機。對你說什麼法。「佛說一切法。爲度一切心。我無一切心。何用一切法。」如君臣藥配合妥當。喫了出一身大汗。病就好了。病好了。藥就不要了。古人說。「但盡凡心。別無聖解。」凡夫心盡。當下是佛。不用向外馳求。向外馳求。即是外道。心外一無所得。自心是佛。凡夫心。就是執著心。生氣生歡喜。毀譽動心。貪色。貪財。穿好。喫好。偷懶。打無明。不上殿等等習氣毛病。甚至想成佛。都是凡夫心。若能凡聖

雙忘。一切處如如不動。不向外求。則見自心是佛。辭親割愛以參禪念佛等法門除此等凡心。以毒攻毒。病去藥除。同參們請開示。常說妄想多。這不要緊。不參禪。不念佛。你還不知有妄想。因爲用功迴光反照。就知道有妄想。識得妄。你不要理會他。如如不動。若生心動念。就見鬼了。日久功深。水滴石穿。口誦心惟。自然歸一。參禪可以悟道。念佛忘了我也能悟道。一念不生。直下承當。這裏正好用功。希望各位百尺竿頭更進一步。

四月二十九日

講起辦道。諸佛菩薩只叫除習氣。有習氣就是衆生。無習氣就是聖賢。聖賢的妙用。識得則煩惱是菩提。識不得則菩提成煩惱。煩惱與菩提。如反掌覆掌。這些話說是容易。行就爲難。所以爲霖禪師說。「三歲孩兒雖道得。八十老人行不得。」虛雲慚愧萬分。習氣深了。不能回頭。不能放下。到這裏住茅蓬。本想榔栗橫擔不顧人。直入千峯萬峯去的。常住的事不要我理。理了就是多管閑事。從前當過兩天家。習氣難除。至今放不下。事情看不過去的偏愛講。當家說過。今早不出坡。我還叫出坡。有人說我這就是封建。是多管。這件事公說公有理。婆說理更多。當家說大衆太辛苦了。休息一下是對的。但國家號召我們努力生產。我們借了政府幾萬斤米。怎能不響應號召努力生產呢。雖然要大家喫苦。這是有理由的。我要開

腔多嘴。是怕下半年買不到米。因爲我們每人每日買米一斤半。現在木匠買米已節約減了三兩。我看我們也快要減的米少了又不增產就不夠食。若今天休息。明天是初一又休息。後天若下雨。那就一連休息三天不出坡。豈不誤了生產。有此原因你們說我封建就封建。但我封建中有不封建。專制中有不專制。和有強權無公理的不同。現在春雨土鬆。若不趁此時候多辛苦一點。請問下半年喫什麼呢。雖說辛苦。但我們比山下的老百姓已經好得多了。他們這幾天幫我們插秧纔有大米飯喫。每天光頭淋雨還不敢躲懶。一懶我們就不用他。所以這麼苦。他們還要幹。我們沒他們這麼苦何以還說苦呢。

端午

今天端午節。本是世俗的紀念日。佛門不在這裏執著。虛雲以前也隨順世情。住近城市也有人送粽子。常住也隨俗過節。現在雲居山沒有人送粽子來。粽子本來是給鬼喫的。我們何必要包粽子。包粽子費工夫。所以只煮糯米飯應節算了。人生世上。總宜流芳千古。切勿遺臭萬年。國家所重的是忠義節烈。佛門弟子。一念無生。認識本來面目。誰管他什麼吉凶禍福。但未見無生的。就逃不出吉凶禍福。這幾天鬧水災。去年鬧水災也在這幾天。今年水災怕比去年更壞。我放不下。跑出山口看看。只見山下一片汪洋大海。田裏青苗比去年損

失更多。人民糧食不知如何。我們買糧也成問題。而且買糧的錢也沒有。所以要大家刻苦度過難關。這次沒有米賣。幸蒙政府照顧。買到穀子。以前買米每人每天一斤半。現已減了四兩。只能買二十兩米。以穀折米要打七折八折。一百斤穀子作七十斤米。要多買也不行。買穀比買米喫虧。買麥麵一擔二十幾元。一擔麵粉等於兩擔米錢。更化得多了。但不買又不行。所以要和大家商量節約省喫。從此不喫乾飯。只喫稀飯。買穀怕買不到。自己種的又未長成。先收些洋芋摻在粥內吃。洋芋每斤一角二分。價比米貴。好在洋芋是自己種的。不化本錢。拿它頂米度過難關。我們要得過且過。

五月十五日

叢林布薩。一個月內黑月白月兩回。梵網經。四分戒本。每月本來都要誦兩次。今只半月誦梵網經。半月誦四分戒本。已省略了。梵語布薩。華言淨住。善宿。又曰長養。謂每月集衆說戒經。使比丘住於淨戒中。能長養善法也。佛觀一切衆生苦惱輪迴。背覺合塵。習氣除不了。故方便制戒。使衆生斷除習氣。背塵合覺。律所說的戒律。梵語稱毗奈耶。華言曰滅。或曰律。新譯曰調伏。戒律滅諸過非。故曰滅。如世間之律法斷決輕重之罪者。故云律。調和身語意之作業。制伏諸惡行。故云調伏。戒律條文多少。怕你忘記。所以每月二戒都要誦二次。菩薩戒

是體。比丘戒是用。內外一如。則身心自在。誦戒不是過口文章。要說到行到。講到持戒也實在爲難。稍一彷佛就犯了戒。持戒這事。如頭上頂一碗油似的。稍一不慎。油便漏落。戒就犯了。半月誦戒。誦完要記得。口誦心惟。遇境逢緣。就不犯戒。不起十惡。佛制半月誦戒之意在此。初發心的格外要慎重。很多人年老還靠不住。果能一生直到進化身窰。那時都不犯律儀。纔算是個清淨比丘。戒律雖有大小性遮之分。皆要絲毫不犯。持戒清淨如滿月。實不容易。不可不小心。未曾受戒的。別人誦戒不能往聽。只能誦戒前在齋堂聽和尙囑咐。不要忘記出家根本。論到出家表相不難。不比過去要剃髮。現在很多俗人都是光頭的。出家只穿上大領衣就名僧人。但誰是真的僧人呢。如人飲水。冷暖自知。務望各自精進。

五月十六日

昨夜說的黑月白月誦兩重戒法。這是世尊金口所宣。佛將涅槃時。阿難尊者問佛。未來比丘以何爲師。佛曰。「汝等比丘。於我滅後。當尊重珍敬波羅提木义。如闇遇明。貧人得寶。當知此則是汝等大師。若我住世。無異此也。」波羅提木义。華言別解脫。謂身口七非五篇等戒。不犯則能解脫。以波羅提木义爲師。即以戒爲師也。戒條既多。怕會忘記。故黑月白月都要誦戒。以便記持不犯。曾受某戒。許誦某戒。聽某戒。未曾受過的戒。不許誦。不許聽。未受而

誦而聽猶不合法。故誦戒法師在誦菩薩戒前問曰。「未受菩薩戒者出否。」維那答曰。「此中無有未受菩薩戒者。」誦比丘戒也要這樣問。佛門弟子共有七衆。一比丘。二比丘尼。這是男女之受具足戒者。三式叉摩那。此云學戒女。習學六法故。四沙彌。五沙彌尼。這是男女之受十戒者。六優婆塞。七優婆夷。此是男女之受五戒者。沙彌不許聽誦比丘戒。怕沙彌見比丘犯戒而生我慢貢高。輕視比丘。故誦戒之前。沙彌進齋堂頂禮長跪。上座撫尺云。「諸沙彌諦聽。人身難得。戒法難聞。時光易度。道業難成。汝等各淨身口意。勤學經律論。謹慎莫放逸。」沙彌答曰。「依教奉行。」上座又說。「既能依教奉行。作禮而退。」沙彌一拜起。問訊出堂。沙彌出堂之後。纔開始誦戒。受了佛戒。當下即得清淨戒體。即得解脫。即入佛位。位同大覺。是真佛子。受佛戒。是難得希有之事。所以受戒後要謹慎護戒。寧可有戒而死。不可無戒而生。僧祇律云。『波羅脂國有二比丘共伴來詣舍衛問訊世尊。中路口渴無水。前到一井。一比丘汲水便飲。一比丘看水見蟲不飲。飲水比丘問言。汝何不飲。答言。世尊制戒。不得飲蟲水故。彼復勸言。長老但飲。勿自渴死。不得見佛。答言。我寧傷身。不毀佛戒。遂便渴死。即生忉利天上。天身具足。是夜先到佛所。禮足聞法。得法眼淨。飲水比丘。後日乃到佛所。佛知而故問。汝從何來。爲有伴否。彼即以上事答。佛言。癡人。汝不見我。謂得見我。彼死比丘。

已先見我。若比丘。放逸懈怠。不攝諸根。雖共我一處。彼離我遠。彼雖見我。我不見彼。若有比丘。於海彼岸。能不放逸。精進不懈。斂攝諸根。雖去我遠。我常見彼。彼常近我。」和這位持戒比丘比較一下。我們是一天到晚烏烟瘴氣。和豬八戒一般。那裏像佛的弟子呢。佛制。比丘喝水要用濾水囊。把水濾過纔喝。中國現在誰用濾水囊呢。佛又方便。喝水時只許用肉眼觀水。不許用天眼觀水。因爲用天眼觀。則水中蟲多。皆喝不得。勉強喝了又犯戒故也。所以不管你看見水有蟲無蟲。照毗尼日用規定。凡飲水都要持偈念呪。偈曰。『佛觀一鉢水。八萬四千蟲。若不持此呪。如食衆生肉。』呪曰。『唵嚩悉波羅摩尼莎訶。』時光易度者。一日十二時辰。晝六時夜六時。一天二十四小時。一小時四刻。一刻十五分鐘。一分六十秒。時間是刹那刹那的過。刹那刹那的催人老。你們沙彌自出娘胎至今。轉眼就二三十歲。你看時光是不是易過。道業難成。初出家的道心都好。日子久了。就懈怠起來。所以說「出家一年。佛在眼前。出家二年。佛在西天。出家三年。問佛要錢。」既道心不長。道業就難成了。露水般的道心。怎能了生死呢。所以最後就囑咐你們說。『汝等各淨身口意。勤學經律論。謹慎莫放逸。』勤者精進不後退。如孔子所說。學而時習之。不分晝夜。行住坐臥。朝於斯。夕於斯。磨鍊身心。清淨三業。經者。徑也。卽了生脫死之路徑。律者。戒律。卽五戒十戒比丘菩薩等戒也。

論者。佛大弟子發揚經律之妙義的著作。汝等沙彌。既發心爲道。就要勤學經律論。勿空過日。

五月十七日

昔日趙州問南泉如何是道。泉曰。「平常心是道。」州曰。「還可趣向也無。」泉曰。「擬向卽乖。」州曰。「不擬爭知是道。」泉曰。「道不屬知。不屬不知。知是妄覺。不知是無記。若眞達不疑之道。猶如太虛廓然蕩豁。豈可強是非耶。」州於言下悟理。我們說古人的空話。說平常心。人人都有。但怎能見得他是道呢。只要識得平常心。則一切處都是道。不識這平常心。就顚顚倒倒了。何故呢。我們不能迴光返照。向外馳求。背覺合塵。朝朝暮暮隨境遷流。背道而馳。摸不著自己的臉孔。怎樣叫平常心呢。平常就是長遠。一年到頭。一生到死。常常如此。就是平常。譬如世人招待熟客。只用平常茶飯。沒有擺布安排。這樣的招待。可以長遠。就是平常。如有貴客到了。弄幾碗好菜。這就是不平常的。只能招待十天八天。家無常禮。故不平常的招待。是不能長久的。修心人能心無造作。無安排。無改變。無花言巧語等。這就是平常心。就是道也。就是直心是道場的意思。六祖謂智隍禪師曰。「汝但心如虛空。不著空見。應用無礙。動靜無心。凡聖情忘。能所俱泯。性相如如。無不定時也。」這些話。也是說的平常

心。與這些話不相應的。是在鬼窟裏作活計。就不平常了。昨夜說戒律。初發心的初生信心。歸依三寶。求受五戒。再進步的。知人生是苦。而捨俗出家。入山修道。知比丘尊貴。而受具足戒。又發大心。而受菩薩戒。在戒堂聽引禮師苦口叮嚀。說到「寒心而生慚愧。」那時怕六道受苦而發道心。聞法淚下。問某戒能持否。都答曰能持。但受戒完了。過些時候。老毛病復發。就退道心。就不平常。反以貪瞋癡爲平常了。明道的人。動靜無心。善惡無念。性空卽無心。無心卽道。初出家人。不知佛法如何規矩如何。修行如何。須知欲了生死。先要循規蹈矩。如孔子之制禮作樂。亦無非教人規矩。與佛戒律無異。執身卽除習氣。身得自由。則心有依處。古人在行住坐臥四威儀中。有執身次序的偈語曰「舉佛音聲慢水流。誦經行道雁行遊。合掌當胸如捧水。立身頂上似安油。瞻前顧後輕移步。左右迴旋半展眸。威儀動靜常如此。不枉空門作比丘。」以冰清玉潔的音聲。稱念諸佛聖號。這是念佛法門。進一步問念佛的是誰。就是參禪了。若不迴光返照。只口念佛而心打妄想。隨念遷流。這樣念佛就無用。念佛要口念心惟。以智觀照。聲音不緩不急。如水慢流。口念耳聽。不打妄想。念念流入薩婆若海。一聲佛號有無量功德。只此一聲佛號就能渡無量衆生。誦經或照經文直誦。或背誦。或跪誦。或端坐而誦。或默念皆可。隨文觀想。看經中說的什麽道理。行道卽經行。一步一步不亂。

不東歪西倒。如空中雁行有次序。一個跟一個。不緊不疏的行。一切處都是用功。合掌兩手不空心。十指緊密。不偏不倒。如捧水一般。若一偏側。水就傾瀉了。站如松。兩脚八字。前寬八寸。後寬二寸。身直頭不偏不倚。後頸靠衣領。如頂一碗油在頭上一般。不正則油瀉了。行如風。要照顧前後。輕輕移步。鞋不拖地。行樓板不要響。生草不踏。愛護生物。開眼看東西。只展半眼。所看不過三五七尺遠。行住坐臥。能具威儀。使人一望生敬。若不先自檢責。何以化導羣機。既自治之行可觀。則攝化之門不墜。有道無道。舉止如何。別人一看便知。心能平常。則始終不變。經歷風波險阻。此心如如不動。如憨山老人者。就是我們的模範。他老人家生於明朝嘉靖二十五年丙午十月十二日。十二歲請於母出家。禮南京報恩西林和尚爲師。受具戒於無極和尚。二十歲西林和尚寂後。房門大小事。衆皆聽憨山決之。後從雲谷大師在天界坐禪。二十八歲遊五臺。見憨山甚佳。因以爲號。二十九歲閱肇論。悟不遷義。妙峯謂之曰。「且喜有住山本錢矣」。三十歲發悟說偈曰「瞥然一念狂心歇。內外根塵俱洞澈。翻身觸破太虛空。萬象森羅從起滅。」自披剃至七十一歲冬。遊雙徑。上堂說法。啓口數千言。不吃一字。侍前傳錄。疲於奔命。日不暇給。其詳細史實。具載年譜中。他老人家一生歷史。數十年中。環境千變萬化。千辛萬苦。而道心始終不變。這就是平常心。長遠心。就是我們的模範。

他遣戍雷陽時。作軍中吟云。「緇衣脫却換戎裝。始信隨緣是道場。縱使炎天如烈火。難消冰雪冷心腸。」把他自己堅固不變的心都吐露出來。佛法到今日更衰微。起過不少風波。解放前全國僧尼還有八十萬。去年只餘七萬多。還俗的十佔其九。這就是無長遠心。無堅固心。烈火一燒。就站不住脚。若是眞佛弟子。就要立志具鐵石心腸。先學威儀。循規蹈矩。不怕人說你腦筋不醒。要死心崇奉佛的教誡。由於多劫種下善根。此生纔得入佛門。就要努力求道去習氣。不入名利場。不當國王差。把心中的習氣一點一點的除去。卽是大修行人。得入理體。堅固心歷久不變。平常心動靜一如。

五月十八日

禪門日誦上。載有憨山大師費閑歌十首。講十件難事。這十件事辦不到。就是空費力。就是閑無用。故曰費閑歌。若把這十事做到。就了生死。十件難事是。體道難。守規難。遇師難。出塵難。實心難。悟道難。守關難。信心難。敬心難。解經難。我與古人一比。自知慚愧。不敢多春殼子。別人把我當古董看待。以爲我有道德。我不敢多說話。別人認爲我裝憨。此事如人飮水。冷暖自知。並非我客氣。古人說。「畫虎畫皮難畫骨。知人知面不知心。」我內心的慚愧誰能知道呢。我騙佛飯喫。比你們多幾年。你們不相信苦惱業障。我的苦惱又說不出。現在只喫

空飯。講話也講不好。講的又不是自己的。只是前人的典章。或諸方的口水。都是眼見耳聞的。自己肚裏一點也沒有。古聖先賢。千佛萬佛。傳一心印。不說一語。佛祖相傳。無非如此。古人說得到行得到。別人不知我的苦惱。還以爲我了不得。明眼人會說我。你何不自己講講自己。前天杭州某人來一封隱名信指責我說「抑其有以宗匠自命者。咸多墨守偏空。縱有滿腹知解。對本分上一點不能相應。阿附權貴。廣收門徒。雖名喧一時。亦不足重。……故有祕戒不許濫傳於不道不明不聖不賢之人。若遇其人而不傳。則必受其殃。若傳非其人。亦受其殃。未審大師遇有應傳而不傳。不應傳而傳者之事否。（按傳者傳法也）……一。和尚蓄鬚。沙門敗類。開千古破戒之風。留後人譏諷之玷。二。雲門罹難。不明事機。徒以宿業果報而自慰。造成三僧失踪。一僧身亡。空前未有之慘聞。有此二事。足以證明大師功過深淺矣。孔子說。丘也幸。苟有過。人必知之。」這封信指責我就是我的善知識。我很感謝他。可惜他的信不署名。又沒有回信地址。他說「蓋以大師之神明。當可知也。倘有緣分。請一回示爲禱。」因此我寫信到杭州託心文法師打聽這封信是誰寫的。想和他通個信。他說我以宗匠自命。又說就學人所知者。其能行解相應作法門之龍象。不愧爲人天眼目者。捨大師其誰能當之等語。他最初責我以宗匠自命。我何嘗敢以宗匠自命。繼又讚歎我捨大師

其誰能當之。這些話我實不敢當。問我傳法之事。我自己應不應得法也不知。那裏敢說傳不傳呢。談到和尚蓄鬚這件事。旁人對我是不清楚的。我初出家時。誤學頭陀留鬚髮帶金箍。那時不明教理。早就錯了。後來被善知識一罵就剃了。以後每年剃一次頭。每逢除夕洗一次脚。平生不洗澡。既然一年纔剃一次頭。平常不剃頭就不剃鬍子。我不是有意養鬍子的。照佛制度應該剃除鬚髮。中土風俗。以鬚眉男子爲大丈夫相。認爲身體髮膚受之父母。所以中土祖師亦有順俗留鬍子的。說到雲門罹難。責我不明事機。這事亦與我無干。誰失踪。誰身亡。我也不知。古來酬還夙業果報而罹難的祖師很多。以上的話。由於我放不下而說的。平常會說古人的話來勸人。遇到境界。自己就打不開。真所謂能信不行。空費力。空空論說也徒然。我長年害病。無力行持。不能如古人那樣要死就死。要活就活。來去自由。初發心同參們。不要提我的虛名。不要聽我的空話。要各人自己努力。自不努力。向外求人。都靠不住的。行持不限出家在家。都是一樣。講個典章你們聽。雲南有一位秤錘祖師。明朝人。姓蔡。住昆明小東門外。父母去世。遺下財產田園。生活過得很好。勤儉勞動。自種菜蔬出賣作零用。妻年輕貌美。好喫懶作。和野漢子私通。蔡雖明知此事也不說她。日子久了。她更膽大。天天和野漢子私通。毫無顧懼了。有一天。蔡很早就出門賣菜。預計野漢尚未離家。就買好

酒肉帶回家。這時野漢尚未離去。只好躲在床下。蔡入廚弄飯菜。妻覺得不好意思。就去洗臉。並幫丈夫弄飯菜。飯菜弄好了。蔡叫她擺碗筷。她擺了兩套碗筷。蔡叫她擺三套。我今天請客。她擺好了。蔡叫她請客出來喝酒。她說「客在那裏。」蔡曰「在房裏。」她說「你不要說鬼話。房裏那裏有客。」蔡說「不要緊。不要害怕。你請他出來好了。若不出來。我就給他一刀。」妻不得已。就叫野漢子出來。蔡請野漢子上座。向他敬酒。野漢子以爲有毒。不敢喝。蔡先喝了。再請他喝。野漢子纔放心。酒菜喫飽了。蔡向野漢子叩頭三拜。說今天好姻緣。我妻年輕。無人招呼。得你照顧很好。我的家財和我的妻。都交給你。請你收下吧。妻和野漢子都不肯。蔡持刀說。你們不答應。我就要你們的命。二人沒法。只好答應下來。蔡於是隻身空手出門。往長松山西林庵出家。一面修行。一面種菜。後來用功有了見地。再說野漢子財色兼收以後。好喫懶做。老婆天天挨打挨罵。喫不消。她悔恨了。跑到西林庵。請蔡回家。想重尋舊好。蔡不理她。後來野漢子把家財喫光了。弄到她討飯無路。她想起蔡的恩情。想報答他。蔡平常好喫昆陽的金絲鯉魚。她弄好了一盤金絲鯉魚。送到西林庵給蔡喫。蔡收下說。「我領了你的情了。這些魚我拿去放生。」妻曰「魚已煮熟了。不能放生。」蔡即將魚放在水裏。魚都活了。直到現在。昆明黑龍潭古跡。還有這種魚。蔡是俗人。對妻財子祿能放得

下。所以修道能成功。奉勸各位。都把萬緣放下。努力修行。期成聖果吧。

五月二十日

佛所說法。千經萬論。總是要叫眾生明自己的心。若人識得心。大地無寸土。眾生無量劫來。被物所轉。都是心外見法。不知自性本來無一物。萬法了不可得。妄執心外有法。成邪知邪見。既然說識得心無寸土。那就算了。何必還說許多名堂。什麼三歸五戒。三千威儀。八萬細行等等。說這多法門。無非對治眾生的心而已。眾生習氣毛病有八萬四千煩惱。所以佛就有八萬四千法門來對治。這是佛的善巧方便。你有什麼病。就給你什麼藥。佛說一切法。為度一切心。若無一切心。何用一切法。眾生無量劫來。被無明煩惱污染了真心。妄認四大為自身相。不知此身畢竟無體。和合為相。實同幻化。今欲返本還原。要先調身。斷除習氣。把粗心變為細心。從有為到無為。在自性清淨身上用功。行住坐臥。一天到晚。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小心謹慎。斷除習氣。膽要大。心要細。膽大包身。不被境轉。心細則氣細。否則粗心浮氣。這種情形。可以自己檢查。一般人在勞苦奔波忙忙碌碌時。就氣喘息粗。有定力功夫的人。再忙也不喘氣。一天到晚。總是心平氣和的。一心不亂就是定。妄無本體。有定就無妄。就能復本心源。功夫從外頭做起。先講威儀教相。行住坐臥都有威儀。不要說忙得要死。還講什麼

威儀。既然作如來之弟子。先聖之宗親。出入於金門之下。行藏於寶殿之中。就要做到任他波濤浪起。振錫杖以騰空。假使十大魔軍聞名而歸正道。怎能因爲忙了就不護威儀呢。昔日浮山遠錄公謂其首座曰「所以治心。須求妙悟。悟則神和氣靜。容敬色莊。妄想情慮。皆融爲真心矣」「以此治心。心自靈妙。然後導物。孰不從化」所以有眼的人看你一舉一動威儀怎樣。就知你有道無道。佛在世時。舍利弗初爲婆羅門。路逢馬勝比丘。見他威儀很好。心生恭敬。從之問法。馬勝比丘說「諸法從緣生。諸法從緣滅。我師大沙門。常作如是說。」舍利弗聞偈得法眼淨。歸與親友目連宣說偈言。亦得法眼淨。即時各將弟子一百。往詣竹園求願出家。佛呼善來比丘。鬚髮自落。袈裟被身。即成沙門。你看馬勝比丘只是行路威儀好。便成如此功德。這就是以威儀導物。孰不從化的例子。初發心的同參們。要向古人習學。一心觀照自己。行住坐臥。二六時中。一切無心。不被物轉。若不如此。不守本分。隨妄流轉。何異俗人。雖說出家辦道。都是空話。各人留心。

五月二十一日

楞嚴經上佛說。『如我按指。海印發光。汝暫舉心。塵勞先起。』我們和佛就如此不同。楞嚴一經。由阿難發起。作我們的模範。全經着重說婬字。由這婬字。說出很多文章來。最初由阿

難示現。因乞食次。經歷婬室。遭大幻術摩登伽女。以娑毘迦羅。先梵天咒。攝入婬席。婬躬撫摩。將毀戒體。如來知彼婬術所加。齋畢旋歸王及大臣長者居士。俱來隨佛。願聞法要。於時世尊頂放百寶無畏光明。光中出千葉寶蓮。有佛化身結跏趺坐。宣說神咒。敕文殊師利。將咒往護。惡咒消滅。提獎阿難及摩登伽。歸來佛所。阿難見佛。頂禮悲泣。恨無始來。一向多聞。未全道力。殷勤啓請。十方如來。得成菩提。妙奢摩他三摩禪那。最初方便。佛應阿難之請。就說出一部楞嚴經來。阿難遇摩登伽女。並非做不得主。這是菩薩變化示現世間。非愛爲本。但以慈悲。令彼捨愛。假諸貪欲而入生死。圓覺經說『一切衆生從無始來。由有種種恩愛貪欲。故有輪迴。若諸世界一切種性。卵生。胎生。溼生。化生。皆因婬欲而正性命。當知輪迴。愛爲根本。』所以說。『三界輪迴婬爲本。六道往還愛爲基。』世人有在家。有出家。有爲道。有不爲道。凡自性不明的。都在五欲中滾來滾去。五欲就是財色名食睡。由此五欲。生出喜怒哀樂愛惡欲七情。七情又細五欲。因此生死不了。如經所說『南閻浮提衆生。以財爲命。』人的投生。起首由於婬欲。及至出生後。就以財爲主。廣慧和尚勸人疎於財利。謂「一切罪業。皆因財寶所生。」所以五欲第一個字就是財。人有了錢財。纔有衣食住。纔想女色娶妻妾。人若無財。什麼事都辦不成。可見財的厲害了。世人總以有財爲樂。無財爲苦。無財想有

財。少財想多財。有了白銀。又想黃金。不會知足的。既爲自己打算。又爲子孫打算。一生辛苦都爲錢忙。不知有錢難買子孫賢。無常一到。分文都帶不去。極少能把錢財看穿的。從前有三個乞丐。一人手上拿一條蛇。一人手上拿一個蓮華落。一人手上拿一個糞袋。同時行路。看見地上一文錢。頭一個乞丐看見就拾起這文錢。第二個說。「我先看見的這文錢應該歸我。」第三個也說。「我先看見的這文錢應該歸我。」三個乞丐就爲這一文錢。在路上打起來。衙門差人經過。看見他們打得兇。恐怕打出人命。就把三人帶進衙門見官。判斷是非。官坐堂上。問明原由。便說道。「這一文錢作不得什麼用。不要爭了。」三人都說。「我窮到一文錢都沒有。對此一文怎能不爭。」官說。「你們各自說出窮的情形。待我看那個最窮。就判這文錢歸那個。」第一個說。「我最窮了。無溜見青天。衣破無線聯。枕的是土磚。蓋的是草墊。」第二個說。「我比他更窮。青天是我屋。衣裳無半幅。枕的是拳頭。蓋的是筋骨。」第三個說。「他們都不如我這樣窮。我一餓數十天。一睡大半年。死得不閉眼。只爲這文錢。」官聽了大笑。這齣戲是譏貪官污吏的。世尊說法。講錢迷人的多得無比。出家也很多被錢迷的。從前是錢。現在是紙。更累死了。離了它就不能過日。你要生產就要工具。沒有錢買不到工具。就種不出東西。我們整天忙。是不是也爲這文錢呢。世人衣食足了之後。又貪

色。這個色字不知害了多少人。古來帝王由於貪色而致亡國的也不少。昔夏桀伐有施得妹喜爲妻。由此荒婬無道。爲商湯所滅。商朝的紂王愛妲己。嗜酒好色。暴虐無道。周武王伐之兵敗自焚死。古時沒有電話電報。邊方告警則舉烽燧。其法。作高土臺。臺上作桔皐。桔皐頭上有籠。中置薪草。有寇卽舉火燃之以相告。曰烽。又多積薪。寇至卽燔之。望其煙曰燧。晝則燔燧。夜乃舉烽。此臺烽燧既作。鄰臺卽相繼遞舉。以告戍守之兵。周幽王寵褒姒。不好笑。王百計悅之。仍不笑。王乃舉烽火以徵諸侯。諸侯至而無寇。褒姒乃大笑。後西夷犬戎入寇。王舉火徵兵。諸侯不至。犬戎遂弒王於驪山之下。並執褒姒以去。這事叫烽火戲諸侯。貪色之禍。無量無邊。說不完了。利和名是相連的。名有好有壞。或是流芳百世。或是遺臭萬年。三皇五帝。是聖君賢王的典型。禹受治水之命。八年於外勞心焦思。三過家門而不敢入。開九州。通九道。陂九澤。度九山。遂竟全功。乃定九州之貢賦。立五服之制。四夷賓服。湯王出見羅者方祝曰。「從天下者。從地出者。四方來者。皆入吾羅。」湯曰。「嘻。盡之矣。」乃命解其三面。留其一面。而告之曰。「欲左者左。欲右者右。不用命者。乃入吾網。」這就是聖君賢王流芳百世的德澤。王莽曹操秦檜等就遺臭萬年。諸佛菩薩。諸大祖師。有真道德。雖不求名而名留千古。善星比丘。寶蓮香比丘尼。生墮地獄。罪業深重。自然遺臭萬年。這個名真害人。說

你好。有道德。難行能行就歡喜。就是好名。被罵不高興。也是爲名。說好不好。總被名轉。眼前槍易躲。背後箭難防。從前禪堂午後喫了點心粥。有禮佛的。有到監值寮開茶話會的。說你的功夫用得好。就生歡喜。說不好。臉就放下來了。講小座也是一樣。說你好就歡喜。說你不好就不願意。也是被名轉。食也有利有害。君子食無求飽。居無求安。古人一心在道。野菜充飢。心定菜根香。如潭州龍山和尚那樣。一池荷葉衣無數。滿地松花食有餘。剛被世人知住處。又移茅屋入深居。世人貪食。專在酸甜苦辣鹹淡甘辛裏打滾。務求珍饈美味。肆意傷生害命以資口腹。也有喫素的人。弄齋菜還叫葷菜名。什麼細雜。油肉丸等等名目。這是習氣不忘。殺心還在。雖不是真吃葷也犯了戒了。好好醜醜。到肚都變爲屎。何必貪求美味。爭奪不休呢。好的喫得多。屁也多屎也多。有什麼好處呢。睡覺更了不得了。貪睡的人更多了。一年三百六十日。一天二十四小時。白天做事。夜裏睡覺。平均一年睡了一百八十天。可見睡覺這事。浪費不少光陰。真害死人。真修行人愛惜光陰。依佛遺教經說『晝則勤心修習善法。無令失時。初夜後夜。亦勿有廢。中夜誦經。以自消息。無以睡眠因緣。令一生空過。無所得也。』故有睡用圓枕及不倒單等法克服睡魔的。不發道心。不知慚愧。好喫懶做的人。特別貪睡。左邊睡醒了又右邊睡。而且日以繼夜的睡。看經聽法。坐香念佛都睡。把大好光陰全

都浪費了。究竟出家所爲何事呢。古德云。「聞鐘臥不起。護法善神瞋。現世減福慧。死後墮蛇身。」溈山老人云「如斯之見。蓋謂初心慵惰。饕餮因循。荏苒人間。遂成疎野。」又說「感傷歎訝。哀哉切心。豈可緘言。遞相警策。」希望有心求道。願出生死的人。切勿再被五欲七情所轉。努力勤修。莫空過日。

五月二十三日

世上軍令嚴肅。令行如山倒。誰也不能違他。佛所說法。亦如軍令一般。爲佛弟子。只有依教奉行。決不能絲毫違犯。前幾天說的布薩時上座對沙彌說。「汝等各淨身口意。勤學經律論。謹愼莫放逸。」既已出家。就要痛念生死。如救頭燃。怎敢放逸呢。勤學經律論。三藏聖教。尋求了生脫死的途徑和方法。經律論名爲三藏。三藏者。因此三者皆包藏文義也。經說定學。律說戒學。論說慧學。故三藏亦即三學。梵語素呾纜藏。或曰修多羅藏。譯曰。綖。謂佛之言說。能貫穿諸法。如綖之貫花鬘也。又譯曰經。經者具常法二義。且經之持緯。恰具綖義。梵語毘奈耶藏。或曰毘尼藏。譯曰滅。謂滅三業過非也。梵語阿毘達摩藏。舊作阿毘曇藏。譯曰對法。以對觀眞理之勝智而名。又譯無比法。謂勝智無比也。別名優婆提舍。譯曰論。論諸法之性相而生勝智。故別名爲論。既受三壇大戒者。便是大丈夫和菩薩。又發了菩提心。就要做大丈

夫和菩薩的事。梵語菩提。此譯爲道。道者是心是理。心之妙理。體同虛空。徧三界十方。包羅萬象。發如是菩提心。就是菩薩大丈夫。諸佛慈悲說三乘法。重重指明。就戒律言。佛制比丘。五夏以前。專精戒律。五夏以後。方許聽教參禪。可見學戒守戒是佛弟子最重要的事。梵網律有十重四十八輕。犯十重是波羅夷罪。波羅夷此譯爲棄。或曰退沒。或曰不共住。或曰墮不如意處。或曰斷頭。無餘他勝等。是戒律中最嚴重之罪也。律中有開有遮。小乘與大乘不同。開者許之義。遮者止之義。許作曰開。禁作曰遮。開遮要看時節因緣。是額外方便。沒有因緣是不開的。遮則一遮永遮。小乘與大乘有很多相反的。小乘持卽大乘犯。大乘持卽小乘犯。其詳細條章。可看毘尼止持作持等書。具足戒中。比丘有二百五十戒。比丘尼有三百四十八戒。分爲五篇。一曰波羅夷罪。譯曰斷頭。其罪最重。如斷頭不能復生。不復得爲比丘也。此篇比丘有四戒。比丘尼有八戒。二曰僧殘罪。梵名僧伽婆尸沙。僧者僧伽之略。殘爲婆尸沙之譯。謂比丘犯此戒。殆瀕於死。僅有殘餘之命。因此而向於僧衆懺悔此罪。以全殘命。故名僧殘。此篇比丘有十三戒。比丘尼有十七戒。三曰波逸提罪。譯曰墮。謂墮地獄也。此篇比丘有一百二十四戒。比丘尼有二百八戒。四曰提舍尼罪。具云波羅提舍。譯曰向彼悔。向他比丘懺悔罪便得滅也。此篇比丘有四戒。比丘尼有八戒。五曰突吉羅罪。譯曰惡作。其罪輕。

此篇比丘有百衆學法。另有二不定法。七滅諍法。共一百九戒。比丘尼有百衆學法。七滅諍法。比丘除在三際四威儀中嚴守二百五十戒成三千威儀外。還要在二六時中遵照毘尼日用。持誦五十三呪。如是降伏其心。制身不行。又有三聚圓戒之說。每一戒皆具攝律儀戒。攝善法戒。攝衆生戒之三聚也。如不殺生一戒卽具三聚者。謂離殺生之惡是攝律儀。爲長慈悲心是攝善法。爲保護衆生是攝衆生。楞嚴經云『若諸比丘。不服東方絲綿絹帛。及是此土靴履裘毳乳酪醍醐。如是比丘。於是眞脫。酬還宿債。不遊三界。』小乘有因緣可喫牛奶。菩薩喫不得。絲綿裘毳等亦然。這是小乘大乘開遮持犯的不同。又比丘不拿銀錢。不存一米。不喫隔宿飲食。當天化飯喫不完的不留。菩薩開了拿銀錢不犯。酒是五根本戒之遮重戒。大乘小乘不准開。惟大病非酒不治者。白衆後可用。戒律開遮因緣微細。要深入研究。纔能明白佛門與衰。由於有戒無戒。犯戒比丘。如獅子身中蟲。自食獅子肉。所以佛將入滅說涅槃經。叫末世比丘以戒爲師。則佛法久住。佛又說四依法。一。糞掃衣。二。常乞食。三。樹下坐。四。腐爛藥。此四種法是入道之緣。爲上根利器所依止。故名行四依。又名四聖種。此法能入聖道。爲聖之種。糞掃衣又名衲衣。凡火燒。牛嚼。鼠齩。死人衣。月水衣。爲人所棄與拾糞之穢物同者。比丘拾之。浣洗縫治爲衣曰糞掃衣。又補衲糞掃之衣片而著用之。故曰衲衣。

比丘著此糞掃衣。不更用檀越布施之衣。在於離貪著也。乞食。梵云分衛。十二頭陀經曰。『食有三種。一受請食。二衆僧食。三常乞食。若前二食。起諸漏因緣。所以者何。受請食者。若得請。便言我有福德好人。若不請。則嫌恨彼。或自鄙薄。是貪憂法。則能障道。若僧食者。當隨衆法。請主事人。料理僧事。心則散亂。妨廢行道。有如是惱亂因緣。應受乞食法。』樹下坐。不住房屋。日中一食。樹下一宿也。腐爛藥者。比丘有病不請醫。不喫新藥。只拾別人所棄之腐爛來喫。病醫得好不好。聽其自然。今世比丘。誰能守之。一有疾病。中醫西醫。特效藥。滋補品。都來了。四依法久無人行了。梵語比丘。此云除饉。又云乞士。破惡。怖魔。比丘爲世福田。人若供一飯。聞一法。能除一切饑饉之災。故曰除饉。云乞士者。上從如來乞法以長慧。下就俗人乞食以資身。故名乞士。乞法謂乞四念處。四正勤。四如意足。五根。五力。七覺支。八正道等三十七道品之法也。破惡是把身口意所造十惡業破除之。轉爲十善業也。怖魔謂比丘出家。脫離魔眷。魔震動驚怖也。我們既成了比丘。誰能名副其實爲真比丘呢。既出家爲了生死。就要依法行持。口而誦。心而惟。朝於斯。夕於斯。不要留戀世上的貪瞋癡愛。不要人我是非。好喫懶做。

五月二十六日

孔子論語二十篇第一句說。「子曰學而時習之。」子者。孔夫子。曰者。說也。孔子教人將學過的東西。時常温習。語默動靜。念念不忘。若所學彷佛大意。工夫就不相應。不究竟了。世法佛法都是一樣。要學而時習之。佛法是體。世法是用。體是理。是真諦。用是事。是俗諦。要知二諦融通三昧印的道理。不融通就落於偏枯。如離體表用。是凡夫凡情。離事講心。是不明心地。真俗二諦。名目很多。真是體。俗是用。戒定慧體用都得。都是一個心地中生出種種名字。若能融會貫通。則條條大路透長安。昔有僧問趙州。如何是道。師曰。「牆外底。」曰。「不問這個道。」師曰。「你問那個道。」曰。「大道。」師曰。「大路透長安。」這裏說的是什麼話呢。請參究參究。那個是道。會過來的處處都是佛法。不明就滯在名相上。一天到晚勞碌奔波。種田博飯喫。與俗人何異。現在世人多是光頭。僧人穿的也是俗服。此外何處與俗人不同呢。古人說。「心田不長無明草。性地常開智慧花。」這就是透長安的大道。也就是與俗人不同處。耕種的人田裏有草。如不拔去。就難望收成。修行人把心裏的無明草薅了。那智慧花就長得好。開得好。只要你不被境轉。情不附物。無明草就不長了。智慧花一開。則粗言及細語。總是說無生。古人行到說到。無空話講。一問一答。答在問處。吐露心機。都是妙用。我們心不在道。故被物轉。而無智慧。若能痛念生死。全心在道。不分世出世法。是男是女。好看

不好看。若一動念。即出鬼被情轉了。不分別即不隨情轉。作得主。古人說。「你有柱杖子。我與你柱杖子。」這是表法。你妄想多了。就是你有柱杖子。爲了除你的妄想。就教你修數息觀。不淨觀。念佛觀。念佛看經。禮佛看話頭。給你修行的法門。就是與你柱杖子。你如用功到有把握。就落在無事甲裏。有成障礙。是要不得的。這就是你無柱杖子。我奪你柱杖子。病好不用藥。就是奪柱杖子。不如是則執藥成病。太陽老人說。「莫守寒巖異草青。坐著白雲宗不妙也。」參禪念佛。都要時時刻刻口誦心惟。開言吐語。不分別是非。終朝解脫。不煩惱。不生心動念。是有功夫。若無把握而被境轉。就苦惱了。用功不得受用。處處波浪滔天。昔佛印禪師入室次。蘇東坡適至。師曰。「此間無坐處。」蘇曰。「暫借佛印四大爲坐。」師曰。「山僧有一問。學士道得即請坐。道不得即輸玉帶。」蘇欣然請問。師曰。「四大本空。五陰非有。居士向什麼處坐。」蘇遂施帶。師答以一衲。蘇述偈曰。「病骨難將玉帶圍。鈍根仍落箭鋒機。欲教乞食歌姬院。且與雲山舊衲衣。」東坡雖聰明。答不出話。是他脚未踏實地。同參們。如何能脚踏實地呢。只有口誦心惟。朝斯夕斯的幹。

六月初二日

佛滅度後。法住世間有三階段。正法一千年。像法一千年。末法一萬年。善見論云。『由度女

人出家。正法唯有五百歲。由世尊制比丘尼行八敬法。正法還得千年。問。千年已。正法爲都滅耶。答。不都滅。於千年中得三達智。復千年中得愛盡羅漢無三達智。復千年中得阿那含。復千年中得斯陀含。復千年中得須陀洹。總得一萬年。初五千歲得道。後五千歲學而不得道。於一萬歲後。一切經書文字滅盡。但現剃頭袈裟法服而已。』溈山老人說「所恨同生像季去聖時遙。」溈山老人在唐朝。去佛已千餘年。是像法時期。一切事情變遷。水久蟲生。法久成弊。付法藏經云『阿難比丘。化諸衆生。皆令度脫。最後至一竹林之中。聞有比丘誦法句經偈云。若人生百歲。不見水潦鶴。不如一日生。而得覩見之。阿難聞已。慘然而歎。世間眼滅。何其速哉。煩惱諸惡。如何便起。違反聖教。自生妄想。此非佛語。不可修行。……汝今諦聽。我演佛偈。若人生百歲。不解生滅法。不如生一日。而得了解之。爾時比丘。卽向其師。說阿難語。師告之曰。阿難老朽。智慧衰劣。言多錯謬。不可信矣。如今但當如前而誦。阿難後時。聞彼比丘猶誦前偈。……卽入三昧。推求勝德。不見有人能迴彼意。便作是言。異哉。無常甚大。劫猛散壞。如是無量聖賢。今諸世間。皆悉空曠。常處黑暗。怖畏中行。邪見熾盛。不善增長。誹謗如來。斷絕正教。永當沈沒。生死大河。開惡趣門。閉人天路。於無量劫。受諸苦惱。我於今日。宜入涅槃。』楞嚴經指出『末法時代。邪師說法。如恒河沙。阿難當知。是十種魔。於末世時。

在我法中出家修道。或附人體。或自現形。皆言已成正徧知覺。讚歎婬欲。破佛律儀。先惡魔師與魔弟子。婬婬相傳。如是邪精。魅其心腑。近則九生。多逾百世。令真修行。總爲魔眷。命終之後。必爲魔民。失正徧知。墮無間獄。』經中說九生百世者。一生一百年。一世三十年。今佛曆已是二千九百八十二年。就是百世魔王出現之時。佛滅不久。法句經偈。就有誦爲水潦鶴的。時至今日。其訛誤更多了。水潦鶴。就是鷺鷥鳥。見之有何意義。解生滅法。能離苦海。故有百歲不解。不如一日能解。所謂有智不在年高。無智空長百歲也。末世邪師。各各自謂是善知識。當參學的人。若無試金石。必從邪淪墜。只見境風浩浩。摧殘功德之林。心火炎炎燒盡菩提之種。末世求道。真不容易。潙山老人說「遠行要假良朋。數數清於耳目。住止必須擇伴。時時聞於未聞。」故云「生我者父母。成我者朋友。親附善友。如霧露中行。雖不溼衣。時時有潤。」孔子亦曰「三人行。必有我師焉。擇其善者而從之。其不善者而改之。」他好跟他學。不會帶壞你。不相干的人。種種習氣。臭不可聞。和他接近日久。自己也會臭。近朱者赤。近墨者黑。近香染香。近臭染臭。善友粗言及細語。皆歸第一義。故宜親近。末法行人。如我們者。比魔外的本領也比不上。楞嚴經說『色陰盡的。於其身內。拾出蟯蛔。身相宛然。亦無傷毀。於時忽然十方虛空。成七寶色。或百寶色。同時徧滿。不相留礙。忽於半夜。在暗室中。見

種種物。受陰盡的。能反觀其面。各有十種禪那現境。叫着五十種陰魔。迷不自識的。則謂言登聖。大妄語成。墮無間獄。』老子說的。其中有精。和孔子說的。空空如也。是見到識陰的道理。羅漢五陰俱盡。已出三界。我們色陰未盡。與道隔得很遠。我懺悔不過比你們癡長幾歲。弄到一個虛名。你們以為我有什麼長處。以我為宗。就苦了。我比楞嚴所說的妖魔外道都不如。比祖師更不如。所以每每叫你們參學的要帶眼識人。又要有雙好耳聽法。能辨邪正。然後將所見所聞的。放進一個好肚裏。比較他的是非得失。修行就不會走錯路。不上偽善知識的當。現正是末法時代。你到那裏訪善知識呢。不如熟讀一部楞嚴經。修行就有把握。就能保綏哀救。消息邪緣。令其身心。入佛知見。從此成就。不遭歧路。又全經前後所說。着重在一個婬字。說『若諸世界。六道眾生。其心不婬。則不隨其生死相續。汝修三昧。本出塵勞。婬心不除。塵不可出。縱有多智。禪定現前。如不斷婬。必落魔道。』看楞嚴經。若不歸宗。跑馬看花。就不中用。要讀到爛熟。就能以後文消前文。以前文貫後文。前後照應。則全經義理。了然在目。依經作觀。自得受用。古來行人。從此經悟道的很多。溫州仙巖安禪師。因看知見立知。即無明本。知見無見。斯即涅槃。當時破句讀云。「知見立。知即無明本。知見無。見斯即涅槃。」於此忽有悟入。後人語師云。「破句讀了也。」師云。「此是我悟處。」畢生讀之不易。

人稱之曰安楞嚴。希望同參們。無論老少。常讀楞嚴。此經是你隨身善知識。時聞世尊說法。就和阿難作同參。

六月初三日

古人說「勿待老來方學道。孤墳多是少年人。」人到年老時。百般痛苦。耳不聽。眼不明。四肢無力。喫不得。睡不得。行不得。這種苦處年輕人是不曉得的。我年輕時和你們一樣。看見老來呆。總不願意說話他聽不到。眼淚水和鼻涕。看見就惡心。怕和老人一塊住。現在我老了。纔知道老的苦。人老了就一天不如一天。我從雲門鬧事後。也是一天不如一天。久已是一朝臥疾在牀。衆苦縈纏逼迫。朝夕思忖。前路茫茫。道業未成。生死不了。一口氣不來。又要投生。『萬般將不去。惟有業隨身。』少年不修。晚年就會如此。你我現在都是堂堂僧相。容貌可觀。皆是宿植善根。感斯異報。就不要把這善根種子打失了。洞山問僧「世間什麼最苦。」僧云「地獄最苦。」山云。「不然。向此衣線下不明大事始是苦。」能明大事。卽無地獄。因故地獄未爲苦。而不了自心最爲苦也。想明大事。就要努力精進。不要悠悠忽忽。兀兀度時。白天應緣。遇事要作得主。白天能作主。夢中纔作得主。夢中作得主。以至病中作得主。則臨命終時纔做得主。這幾樣作得主。是由平常能強作主宰而來的。能強作主宰。就易

悟道了生死。不悟道。生死不能了。悟道不難。總要生死心切。具長遠堅固向道之心。至死不退。今生能不退。雖未悟。來生再努力。何有不悟之理。楞嚴經二十五圓通。位位都是經過久遠劫來長期修習纔成功的。我們生死心不切。不發長遠心。病來知念生死。病好道念就退了。所以楞嚴經說。『凡夫修行如隔日瘧。』病時有道。病退無道。無明起時如瘧。退則好人。故要努力精進。生慚悔心。堅固心。不要今日三明日四。修行要一門深入。以一門爲正。諸門爲助。各修一門。彼此不互謗。謗法輕法慢法都不對。欲想佛法與。除非僧讚僧。互謗。是佛法的衰相。佛子專心向道。痛念生死。衣不足。食不足。睡不足。昔裴休丞相送子出家。子是翰林。拜溈山祐祖。名法海。訓以警策箴云。「衣食難。非容易。何必千般求細膩。清齋薄粥但尋常。粗布麻衣隨分際。別人睡時你休睡。三更宿盡五更初。好向釋迦金殿內。」溈山老人要他每天挑水供養大衆。有一天。他挑水挑得太累了。心裏說。和尚喫水翰林挑。縱然喫了也難消。回來時。溈山老人問他。「你今天說什麼話。」法海答曰。「沒有說什麼。」後來溈山老人揭穿他心裏的話。並說。「老僧一打坐。能消萬擔糧。」所以出家人不管你出身怎樣富貴。到了佛門。就要放下一切。專心向道。纔算是本色禪和。

六月十六日

佛說一大藏經。無非講因果二字。詳細分析起來。就無窮無盡。營事比丘。寧自啖身肉。終不雜用三寶之物作衣缽飲食。我以前化緣。隨人歡喜布施。除多補少。顛顛倒倒的用。今在此妄作妄爲。建法堂。起茅蓬。修廁所牛欄等等。所用的錢從何處來呢。我守法令不敢剝削。不寫信號召化緣。做什麼功德。除鑄鐵瓦有人代化過緣也沒有化夠。他們監工的拿去旁的地方用。我也不准。怕遭報應。窰上燒磚。爲修大殿用的。如拿去作別處用也怕招因果。經上說。『上物下用報應重。下物上用報應輕。』如塑佛像的用作殿宇。作殿宇的用作僧寮。這是上物下用。相反的就是下物上用。上下之分要認真。年青人修不修放在一邊。因果要緊。雲居山誌上載。即庵慈覺禪師。蜀人。初出川行脚時。欲上雲居。先宿瑤田莊。夢迦藍安樂公告曰。「汝昔在此山曾肩一擔土。今來只有一粥緣。」次日午后上山。晚粥罷。值旦過寮相諍。聞於寺司。凡新到例遭斥逐。覺心竊疑訝。逾十年。得法於臥龍先禪師。有南康太守張公。亦蜀人。與師親舊。適雲居虛席。請師開法。師欣然應之。以爲前夢不驗矣。卜次日上山。當晚宿麥洲莊。忽然遷化。塔至今存焉。近爲水湮。一石尚存。他這件事蹟留給後人看。證明因果絲毫不錯。昨夜的空話。本可不講的。因爲政府根究。所以不得不說。不是我享受了供衆之物。有信在此。可以查看。所化九百五十三元三角中。無衣服款。除買襪衣縫紉機及支付運

費外所餘五百元。作買米用了。以前悟源當家。大家說他不理事。大衆襪子都沒得穿了。要開會討論調整調整。決定每人每年犒勞兩套衣服。分上半年一套下半年一套。通過決議後。去信廣州縫七十套衣服給大衆師用。回信說。買布有限制。待辦好託人帶來。最近已帶來了。爲什麼還不發給大家呢。因爲初定規章發衣服。以後改定發單錢給各人自己去做衣服。已拿買米的錢發給大家了。所以現存的衣服留待下半年纔發。並且現在不止七十人。故七十套衣服不夠發。也不能發了。直純的信還說有鞋襪。都被一人收下了。這也因爲人多鞋襪少不夠發就不發。等將來湊夠數纔發。既知一粥之緣都有因果。我豈敢錯因果。怕大家不明真相。所以又講講這些空話。現在國家公佈了兵役法。年青人都有些心不安了。要知因果不昧。當不當兵都有前因。着甚麼急呢。於前幾朝都有僧兵。如少林五臺等處是也。查唐太宗李世民爲秦王時。曾用少林寺僧兵平王世充。及後封有功僧十三人。封曇宗爲大將軍。仍不去僧號。至明成祖賜姚廣孝名。始易冠服。而廣孝退食仍穿僧衣。至今北京姚少師祠。於紗帽紅袍上。仍覆袈裟也。至滿清入關後。中國有青衣僧黃衣僧之分。漢僧是青衣。蒙藏是黃衣。國家重用黃衣。清朝僧兵不用青衣。改用黃衣兵。亦有名無實。未曾出過役。只領兵費。現在政府也看重黃衣僧。我們青衣僧也佔黃衣僧的光。從前麗江五臺山。

少林寺。是招集僧兵的地方。明太祖以少林寺僧有武術。也在少林招僧兵。清朝把喇嘛定居在五臺山。北京旃檀寺封提督軍門。五臺山菩薩頂靖海寺也有喇嘛提督軍門都統的職位。受國家的餉。北京雍和宮也領餉。義和團起義。有很多喇嘛僧兵。起初打勝仗。燒天主耶穌教堂。後來失敗。由教徒燒殺旃檀寺。這是一報還一報。民國三十年。湖南湖北各省就抽僧兵。當時我向中央伸辯。纔得免抽。現在公佈兵役法。僧人不當兵是不可能的了。日本全國皆兵。分爲現役兵。預備兵等。人人都替國家服務。無一人喫空飯的。我國似日本。將來也是全國皆兵。和平運動和得了。當兵是空話。和不了。難免不打仗。兵者不祥之物。不得已而用之。當必須用兵之時。誰也躲不脫。民國三十一年我在雲門。時局緊張。年青人怕當兵。百多僧人同住。我無主宰了。我死不要緊。要把年青人安置好。纔對。卽到後山與山上搖人相商。因他們向不與政府來往。我和他們聯絡。想到他們那裏蓋茅蓬。以便年青人有躲避當兵之所。我上山時大雨傾盆。給他們散供養。他們很歡喜。答應我們來蓋茅蓬。祖師肉身也好保護。後來就在山上分散開蓋了幾處茅蓬。準備有災難就上山去。過了幾年。都沒有事。這是自己無主宰。空躭心過慮。後來寺中幫工。知道山上有茅庵。去報告政府。給我大帽子戴。說我造反。該死。現在兵役問題又來了。聽天由命。不要驚慌。前生若種了當兵因。今生

決逃不了當兵果。而且一切唯心。法法都能成聖賢。當兵也一樣修行。僧俗都是這一個色殼子。所不同者。有沒有酒色財氣而已。草堂和尚頌曰。「樂兒本是一形軀。乍作官人乍作奴。名相服裝雖改變。始終奴主了無殊。」戲子只一個身。忽而變男忽而變女。忽而扮官。忽而扮奴。貧富貴賤。千奇百怪。雖服裝不同。還只是一個戲子。八識心王等於戲子。衆生色身。如戲臺上人物。識得戲子。做什麼也好。決不隨境分別。妄生憎愛。處處都是道場。關雲長是兵。也成了武聖人。不學好的。如秦檜曹操。雖是狀元宰相。也下地獄。心好處處好。心壞處處壞。當兵不當兵。何必介意。

六月二十三日

辦道這一法。說難也難。說易亦易。難與不難是對待法。古人真實用心。一點不爲難。因爲此事本來現成。有什麼難呢。信不及就爲難了。若真正爲求了生脫死而辦道。能把自身看輕。了身如幻。一切事情看得開。不被境轉。辦道就容易。人沒有不想學好。誰也想成聖賢。誰都怕入地獄。但想是一回事。做又是另外一回事。很多人行起來就爲難。何以呢。比如世人說好話。恭喜發財。富貴榮華。誰都歡喜。若說你家敗人亡等不祥話。誰都不願意。可見人人都想好。但何以偏向壞處跑呢。這只由放不下罷了。古來各城市都有城隍廟。簷下掛一個大

算盤。是要和人算善惡賬的。有一匾額寫道。「你又來了。」兩柱有一副對聯。「人惡人怕天不怕。人善人欺天不欺。」又「天堂有路人人不肯去。地獄無門個個要進來。」凡人常動機謀弄巧妙。喫不得虧。事事都計較合算不合算。惡人誰也不敢近。怕喫他的苦頭。讓他忍他散場了。但因果報應。天是不怕惡人的。我們坐禪念佛。本爲了生死。由於無明貢高不能忍辱。不除習氣。雖有修行善因。還免不了苦果。生死不了。隨業受報。所以說你又來了。本來在地獄受苦已畢時。十殿閻王吩咐過。叫你不要再來再來。沒有好事。由於你放不下。所以依舊犯罪。去了又來。世人愚迷。作惡不行善。遂招苦果。出家人是不是想出苦呢。如不想脫苦。何必入空門。入空門則了無一物可得。萬事皆休。還有什麼天堂地獄。但如不證得四大皆空。五陰非有。就不算得入空門。要入空門。最好多多研讀楞嚴經。全經前前後後。所說不離五陰。其中開五陰而說六入十二處十八界。內而身心。外而器界。不出色受想行識五陰。經中說凡說聖。說悟說魔。督是闡明五陰非有。教我們照破五蘊皆空。最後說知有涅槃。不戀三界。指出五陰魔邪。無一不是說五陰。色陰上。婬色是生死根本。殺盜婬妄。是地獄根本。五陰照空。卽脫生死。不復輪迴。如何照呢。照是覺照。時時刻刻。依經所說。用智慧觀照五陰。照得明明白白的。就見五蘊皆空了。在觀照之初。未能全無妄想。這不要緊。古人說。不怕

念起。只怕覺遲。若妄念一起。你能覺照。就不隨妄轉。不能覺照的。坐香怕腿痛。禮佛怕腰酸。躲懶偷安。天堂路不通。自然要進地獄。寒山大士詩云「人問寒山道。寒山路不通。夏天冰未釋。日出霧朦朧。似我何由屆。與君心不同。君心若似我。還得到其中。」寒者寒冷。冷到夏天冰還未釋。日出還霧。我這一片冰心。與君不同。君若似我。就能到寒山中。否則寒山路不通。學道之人要見五蘊皆空。首先要灰心冷意。縱使炎天如烈火。難消冰雪冷心腸。纔能與道相應。昔閭丘胤出牧丹邱。臨途之日。乃縈頭痛。醫莫能治。乃遇一禪師名豐干。言從天臺山國清寺來。特此相訪。乃命救疾。師乃舒容而笑曰「身居四大。病從幻生。若欲除之。應須淨水。」時乃持淨水上師。師乃噀之。須臾祛殄。乃謂胤曰「臺州海島嵐毒。到日必須保護。」胤乃問曰「未審彼地。當有何賢堪爲師仰。」師曰「見之不識。識之不見。若欲見之。不得取相。乃可見之。寒山文殊。遯迹國清。拾得普賢。狀如貧子。又似瘋狂。或去或來。在國清寺。庫院走使。廚中看火。」師言訖辭去。胤乃進途。至任臺州。不忘其事。到任三日後。親往寺院。躬問禪宿。果合師言。到國清寺。乃問寺衆。豐干禪師院在何處。幷拾得寒山子。現在何處。時僧道翹答曰「豐干禪師院在經藏後。即今無人住得。每有一虎。時來此吼。寒拾二人。現在廚中。」僧引胤至豐干禪師院。開房唯見虎迹。遂至廚中灶前。見二人向火大笑。胤便禮拜。

二人連聲喝亂。自相把手呵呵大笑叫喚。乃云。「豐干饒舌饒舌。彌陀不識。禮我何爲。」僧徒奔集。遞相驚訝。何故尊官禮二貧士。時二人乃把手出寺。卽歸寒巖。亂乃重問僧曰。「此二人肯止此寺否。」乃令覓訪。喚歸寺安置。亂乃歸郡。遂置淨衣二對。香藥等物持送供養。時二人更不返寺。使乃就巖送上。寒山子高聲喝曰。「賊賊。」退入巖穴。乃云「報汝諸人。各各努力。」入穴而去。其穴自合。莫可追之。拾得又迹沈無所。乃令僧道翹等具往日行狀。唯於竹木石壁書詩。並村墅人家廳壁上所書文句三百餘首。及拾得於土地堂壁上書言偈。並纂集成卷。流通世上。據寒山自己說「五言五百篇。七字七十九。三字三十一。都來六百首。一例書巖石。自誇云好手。若能會我詩。真是如來母。」又云。「家有寒山詩。勝汝看經卷。書放屏風上。時時看一遍。」拾得詩云。「有偈有千萬。卒急述應難。若要相知者。但入天臺山。巖中深處坐。說理及談玄。共我不相見。對面似千山。」寒山拾得的詩。流傳到今。一向受人尊重。儒家亦多愛誦之。他兩大士出口成文。句句談玄說理。不要把他作韻語讀。若作韻語讀。則對面隔千山了。

六月二十五日

地藏王菩薩發大誓願。『衆生度盡。方證菩提。地獄未空。誓不成佛。』一切菩薩也如此發

心。我們每天上晚殿。也如此發願說。「衆生無邊誓願度。煩惱無盡誓願斷。法門無量誓願學。佛道無上誓願成。」凡佛弟子無不發此誓願。證果深淺大小不同。皆由願力深淺。依願行持大小而定。佛由衆生修成。衆生能依願行持。就是菩薩。就能成佛。既然成佛人人有分。何以一切菩薩發願度衆生度來度去總度不盡呢。因衆生之衆字。由三個人字合成。三人成衆。衆生之數。無窮無盡。十法界中。除佛法界外。其餘九法界都屬衆生。上三界是聖人。已出生死苦海。不受輪迴。餘六界都未出生死。九法界內有三聖法界尚有微細習氣未盡。所以都屬衆生。習氣有深淺。上三界淺。下六界深。習氣深重。業障衆故。故叫苦惱衆生。這些衆生。生死去生來。不得休息。勢難窮盡。其數量亦復難知。嵩嶽元珪禪師對嶽神說。「佛七能三不能。佛能空一切相。成萬法智。而不能卽滅定業。佛能知羣有性。窮億劫事。而不能化導無緣。佛能度無量有情。而不能盡衆生界。是爲三不能也。」又說。「定業亦不牢久。無緣亦是一期。衆生界本無增減。且無一人能主有法。有法無主。是謂無法。無法無主。是謂無心。如我解佛。亦無神通也。但能以無心通達一切法爾。既衆生界本無增減。則度衆生亦無所謂盡不盡也。」六祖壇經解釋四弘誓願曰。「衆生無邊誓願度。……所謂邪迷心。狂妄心。不善心。嫉妬心。惡毒心。如是等心。盡是衆生。各須自性自度。是名眞度。……又煩惱無盡誓願斷。

將自性般若智。除卻虛妄思想是也。又法門無量誓願學。須自見性。常行正法。是名真學。又佛道無上誓願成。既常能下心。行於真正。離迷離覺。常生般若。除真除妄。即見佛性。即言下佛道成。」佛果禪師曰「究竟佛亦不立。喚甚作衆生菩提亦不立。喚甚作煩惱。」翛然永脫。應時納祜。古人如此說話。何以我們做不到呢。只是不肯除習氣。放不下。作不得主。沒有覺照。在不妄中自生虛妄。但能動靜忘懷。則水清月現了。政和二年。嘉州奏風雷折古樹。中有定僧。爪髮被體。詔輿至禁中。繹經三藏。金總持令擊金以覺之。詢其名。曰「我廬山遠法師弟慧持也。因遊峨嵋至此。」問欲何歸。曰「陳留古樹中。」詔以禮送之。因圖形製讚云。「七百年來老古錐。定中消息許誰知。爭如隻履西歸去。生死何勞木作皮。」達磨祖師。梁朝普通七年。由西天航海到中國。因梁武帝問法機緣不契。便渡江居洛陽少林寺。面壁而坐。越九年。以正法眼藏。傳付二祖。化緣既畢。遂端居而逝。葬熊耳山。起塔少林寺。其年。魏使宋雲葱嶺回。見祖手攜隻履。翩翩而逝。雲問師何往。師曰「西天去。」雲歸。具說其事。及門人啓壙。棺空惟隻履存焉。詔取遺履少林寺供養。後人圖祖師像。亦畫手攜隻履。達磨面壁。慧持入定。功夫深淺不同。七百年定功。不可謂不深矣。猶不及隻履西歸。我們比慧持定功。又相隔甚遠。定工一點都沒有。怎能度衆生呢。努力放下用功吧。

六月二十七日

佛未出世時。爲邪法而在真理之外的外道。印度計有九十六種。謂外道六師。各有十五弟子。師弟之數相加。共九十六也。又稱九十五種外道者。謂九十六種中。有一與佛法通。故除去此一而稱九十五也。九十五種外道各各宗旨不同。都說修行。理路都搞不清楚。議論顛顛倒倒。還有人跟他學中國古代軒轅黃帝。訪崆峒山廣成子。也說修道。伏羲畫八卦。也說是道。李老君爲周朝柱下史也。講道中外古今講道的人很多。而有淺深不同。與佛相較。就差得很遠。談起佛教的緣由是這樣的。教主釋迦牟尼佛。姓刹利。父淨飯王。母摩耶。刹利氏自天地更始。閻浮州初闢以來。世爲王。佛歷劫修行。值燃燈佛授記。於此劫作佛。後於迦葉佛世。以菩薩成道。上生覩史陀天。名護明大士。及應運時。乃降神於摩耶。當此土周昭王二十四年。甲寅四月初八日。自摩耶右脅誕生。生時放大光明。照十方世界。地涌金蓮承足。一手指天。一手指地。周行七步。目顧四方。曰『天上天下。惟吾獨尊。』年十九。二月八日。欲求出家。而自念言。當復何遇。卽遊四門。見老病死等事。心生悲厭。作是思惟。此老病死。終可厭離。於是夜子時。有淨居天人。於窗牖中。叉手言曰「出家時至。可去矣。」於是諸天捧所乘馬足。超然凌虛。逾城而去。曰『不斷八苦。不成無上菩提。不轉法輪。終不還也。』入檀特山

修道。始於阿藍迦藍處三年。學不用處定。知非便捨。復至鬱頭藍弗處三年。學非非想定。知非亦捨。又至象頭山。同諸外道日食麻麥。經於六年。然後夜覩明星。豁然大悟。成等正覺。二月八日。世尊前行至波羅奈國。鹿野苑中度五比丘。初爲憍陳如說四聖諦法。汝今應當知苦斷集。證滅修道。當佛三轉四諦十二行法輪時。憍陳如得法眼淨。世尊重爲四人廣說四諦。亦得法眼淨。時五人白佛。欲求出家。世尊呼彼五人。『善來比丘。鬚髮自落。袈裟著身。卽成沙門。』佛復爲說五陰無常苦空無我。皆漏盡意解。成阿羅漢。於是世間始有五阿羅漢。以後又度耶舍長者子朋黨五十人。優樓頻螺迦葉師徒五百人。那提迦葉師徒二百五十人。伽耶迦葉師徒二百五十人。舍利弗師徒一百人。大目犍連師徒一百人。此一千二百五十人。先事外道。後承佛之化度而得證果。於是感佛之恩。一一法會常隨不離。故諸經之首。列衆多云千二百五十人俱。我們跟佛學現在都是出了家。但出家有四種。一。身出家心不出家。身參法侶。心猶顧戀。二。身在家心出家。雖受用妻子而不生耽染。三。身心俱出家。於諸欲境。心無顧戀。四。身心俱不出家。受用妻子。心生耽染。我們自己檢查一下看這四料簡中是那一類呢。我慚愧。身雖出家幾十年。騙佛飯喫。表面出了家。內心未入道。未證實相理體。未能四大皆空。未能如如不動。這就是心未出家。我就是這樣苦惱。還有和我一樣的。可見

身心俱出家就爲難了。古來身在家心出家的大居士。如印度的維摩詰。月上女。末利夫人。韋提希夫人。中國的龐蘊。宋仁宗。張襄陽。都是深通佛法。居塵不染塵。身心俱出家的大祖師多了。都是佛門模範。爲後人欽式。弘法利生。作大佛事。功德無量。清朝順治皇帝六歲登基。廿四歲出家。這是身心俱出家的。其身心俱不出家的就不要說了。真出家的實在難。能成大器的更不易。扣冰古佛說。『古聖修行。須憑苦節。』黃蘗老人說「不是一番寒徹骨。怎得梅花撲鼻香。」故出家人能做到底也不容易。了生脫死。門路很多。楞嚴經有二十五圓通。就有二十五法門。門路雖多。總不出宗教律淨。宗是禪宗。教是講經。律是持戒。淨是念佛。這四法最當機。禪宗雖是直下明心見性。動靜一如。頭頭是道。就禪來說。差別也多。還有邪正大小。種種不一。講經也一樣。要到大開圓解。一念三千。性相融通。事理無礙。念佛亦要念到一心不亂。當下親證唯心淨土。自性彌陀。入薩婆若海。一切法門。都離不了持戒。楞嚴經說。『攝心爲戒。如不斷婬。必落魔道。如不斷殺。必落神道。如不斷偷。必落邪道。若不斷其大妄語者。因地不真。果招紆曲。我今先說入三摩地。修學妙門。求菩薩道。要先持此四種律儀。皎如冰雪。自不生一切枝葉。心三口四。生必無因。』佛門舊制。比丘出家。五夏以前。專精戒律。五夏以後。方許聽教參禪。何以如此呢。因爲修行以戒爲體。戒是出生死的護身符。沒

有戒。在生死苦海中就會沈淪汨沒。佛曾以戒喻渡海浮囊。不能有絲毫破損。浮囊稍破。必定沈溺。所以宗教淨三家及一切法門。都以戒爲先。但戒定慧三法不能偏廢。要三法圓融。纔得無礙。持戒若不明開遮。不通大小乘。不識因時制宜。種種妙用。死死守戒固執不精。成爲錯路修行。三學圓明。纔得上上戒品。種種法門。皆不出一心。所以一法通則萬法通。頭頭物物盡圓融。一法不通則一切不通。頭頭物物黑洞洞。一心不生。萬法俱悉。能如是降伏其心。則參禪也好。念佛也好。講經說法。世出世間。頭頭是道。隨處無生。隨處無念。有念有生。就不是了。修行人要先除我相。若無我相。諸妄頓亡。我執既除。更除法執。我執粗。法執細。平常講話。開口就說我。什麼我。什麼。若無我。則什麼都瓦解冰消。那一法都無礙。由能無我。也就無人。習氣毛病也無有了。既爲佛子正信出家。求出離法。就要努力忘我。勿爲境轉。勿在煩惱中過日子。佛子若不降伏其心。則一念錯誤。毫釐有差。天地懸隔。一失足成千古恨。如救頭燃。嚴守律儀。如保護渡海浮囊。不容有一點破損。

七月初八日

我是一個閑人。常住什麼事都與我不相干。與大衆有緣。在堂裏擺擺閑談。百丈大智老人。以禪宗肇自少室。至曹谿以來。多居律寺。雖別院。然於說法住持未合規度。於是別立禪居。

古人一片婆心。爲了培育人材。而定規矩。立次序。時至今日。認爲這一套是老腐敗。壓制人材。要剷除他。打倒他。若留戀舊規矩的就是腦筋未醒。新舊二法彼此衝突。今古不相容。佛世制戒。爲除習氣。法流東土。因時制宜。百丈創清規。用以輔助戒律而設。旣有規矩。得成方圓。一舉一動。不越雷池一步。一切威儀次序。人情禮節。動止施爲。勤除習氣。百丈清規至今千多年。水久蟲生。法久成弊。世道不古。借清規舞弊。所以有人起來反對。另創新規矩。究竟是規矩不好。還是人不好呢。若人不好。有再好規矩也無用。若人好。何用更立什麼新規矩呢。可見規矩本無好醜。只是人有好醜罷了。禪和子參禪。禪是靜慮。要在靜中思慮好歹。擇善而從。一切在我。法法皆妙。我若不好。什麼法都會成弊。世間法也是一樣。法本不壞。由於人心壞。習氣多。好法都成爲壞法了。凡事能三思而後行。就不致於胡作妄爲。立法不是死的。如醫生一樣。要對症下藥。藥不對症。就要吃死人。所以醫生治病。死執古方是不行的。古云。「藥不在貴賤。愈病者良。」先聖建叢林。立清規。定次序。安職位。如國家立法一般。非常周密。今天七月初八日。諸位職事首領。照叢林規矩。要到方丈向和尙客客氣氣的退職。這裏不是叢林。又無鐘板。何以要攪這套把戲呢。我是一個野人。什麼事都與我不相干。還和你顛倒什麼。你們說也有理。認爲職事有請就有退。是老規矩。每年正月初八。七月初八都

是退職日子。初十請職。十二復職。十三送職。十六出堂。當職當了一期。辛辛苦苦。退了職。好歇歇氣。叢林下小請職大請職等等規矩很好。初發心的可以參學參學。請職有序職列職先後次序。又有有請有退。有請無退之別。肯發心的人。不管這些。古來叢林住持。由國家送的多。公舉的也有。但不多。現代沒有這把戲。住持一當就不退。就在方丈養老。當家也是一當當幾十年。天寧寺定老和尚。傳幾位法徒。高朗當家當到死。冶開和尚當監督許多年。光緒廿一年當方丈。當到死。英與和尚光緒十二年當方丈當到死。霜亭和尚光緒二十二年受戒。直到方丈。幾十年沒有退職。還不是由你發心。妙湛當司水廿一年。當維那十八年。後昇首座。沒有退。湖南超勝。在江天當僧值十三年。別人退職他不退。常住大衆歡喜他。說他是活菩薩。叢林下的把戲。會用就好。不會用就變成死法。大家有緣在一塊。有粥喫粥。有飯喫飯。出坡開田。如自己小廟一樣。有什麼職可請。有什麼職可退。有什麼班首班脚呢。放下吧。不要玩這套假把戲了。還講什麼方丈扁丈等等空話。我只是喫空飯。和你們一樣。向我退職做什麼。昔一老宿。畜一童子。並不知規則。一日有一行脚僧到。乃教童子禮儀。晚間老宿外歸。遂去問訊。老宿訝問童子「阿誰教你。」童曰「堂中某上座。」老宿喚僧來問。「上座傍家行脚。是什麼心行。這童子養來二三年了。幸自可憐生。誰教上座教壞伊。裝來裝

起。去。」黃昏雨淋淋地被趕出法眼云「古人恁麼顯露些子家風甚怪。且道意在於何。一有動作威儀。就不是本來面目了。聖也不可得。何凡之有。騰騰任運。動靜無心。聖凡能所。智慧愚癡。煩惱菩提。皆是如如之道。」大衆會得麼。執着便刺手。

七月初十日

今日有幾位廣東居士。入山禮佛。供齋結緣。請我上堂說幾句話。我是空空如也的。謹略述四十二章經一部分的故事。與各位結緣。佛言。『人有二十難。貧窮布施難。豪貴學道難。棄命必死難。得覩佛經難。生值佛世難。忍色離欲難。見好不求難。被辱不瞋難。有勢不臨難。觸事無心難。廣學博究難。除滅我慢難。不輕未學難。心行平等難。不說是非難。會善知識難。見性學道難。隨化度人難。覩境不動難。善解方便難。』誰能過此難關。誰就了脫生死。生值佛世。何以說難呢。若無善根福德因緣。不說遇着佛。遇菩薩羅漢也難。智度論云『舍衛城有九億家。三億明見佛。三億信而不見。三億不見不聞。』佛二十五年在彼。尚爾。若得多信。利益無窮。佛在舍衛城二十五年。尚有三億家不見不聞的。以其無善根福德因緣。故雖生值佛世。尚不見不聞。與佛同時在世。相隔很遠。不見佛不聞佛的人更多。故無善根之人。雖生佛世也無用處。而且就算在佛身邊。爲佛弟子。若不依教奉行。也會招墮。如提婆達多是佛

的兄弟。善星比丘爲佛侍者二十年。不修行還墮地獄。城東老母與佛同年同月同日同時生。與佛無緣。不願見佛。可知見佛聞法之難了。現今佛不在世。善知識代佛弘法。親近之也能了生脫死。但善根淺薄的。會善知識也難。縱有緣見面聞法。不明所說之義。也無益處。華嚴初祖杜順和尚。是文殊菩薩化身。有弟子親近很久。不知他的偉大。一日告假要朝五臺山禮文殊去。師贈以偈曰「遊子漫波波。臺山禮土坡。文殊祇這是。何處覓彌陀」。弟子不會意。及至五臺山脚。見一老人。謂之曰。「文殊今在終南山。杜順和尚是也。」弟子趨歸。師已於十一月十五日坐亡。至今關中於是日作文殊忌齋。不具眼識人。雖在善知識面前也認不得他是善知識。又太陽警玄禪師座下。平侍者心地不好。結果叛師離道。收場在三岔路上被老虎喫掉。已會善知識可算不難了。但不依教修行。雖會善知識也無用處。貧窮布施難。豪貴學道難。因貧窮的雖欲布施。有心無力。勉強布施。就會影響自己的生活。所以爲難。豪貴人家。有力布施。不能放下身心去學道。也是爲難。難易是對待法。精進勇猛。有大願力。難的會變爲易。疏散放逸。悠悠忽忽。易的也變爲難。難之與易。在人不在法。貴能融通。則一切無礙。貧的是前世不施。故感今果。正應盡力布施。豪貴的人身分高。辦事不爲難。正好學道。佛弟子阿那律。此云無貧。或曰如意。他過去劫中貧窮。一日。在田裏幹活。其妻送來稗子

飯。適有一辟支佛僧。向他化飯。他說。「這飯很粗。不堪供養大德。請到我家另供好飯吧。」僧曰。「現已正午。若到汝家便過了午。過午我不能喫。就化你這稗子飯喫好了。」他就以稗子飯供養此僧。因此功德。感果九十一劫生天為天王。世世無貧。世世如意。做人王天王不稀奇。由供僧種下善根。得為釋迦佛座下弟子。聞法悟道成羅漢。天眼第一。這更難得。以一飯之因。就有如是好果。貧窮布施比富貴布施功德更大。可見能打破難關。則貧窮布施亦非難也。菩薩修六波羅蜜。以布施波羅蜜為首。布施之義。說來很多。略說有三。一財施。捨財濟貧也。二法施。說法度他也。三無畏施。救人之危難也。又一。淨施。謂布施時。不求世間之名譽福利等報。但為資助出世之善根。及涅槃之因。以清淨心而布施也。二。不淨施。謂以妄心求福報而行布施也。身尚能捨。身外之物更不屑說了。來的四位廣東居士。千山萬水。朝山禮佛。布施結緣。已經難得。既為求出離法而來。則要發長遠心。有進無退。恭敬三寶。不要分相。見好的固然要敬。見不好的也莫起憎心。有憎愛心。就有煩惱。就脫不了生死。憎心一起。道心就退。不可不慎。

七月十一日

昨日說四十二章經中的二十難。會過來。難會變易。難易是對待法。難中有易。易中有難。在

各人所用不同。不謹別的。就講貧窮布施難吧。佛弟子行菩薩道。布施爲六度之首。施者捨也。四無量心。慈悲喜捨。捨就是布施。捨就能解脫。因爲一切皆非我有。能內外盡捨。自然解脫。布施又有什麼難。佛在世時。有一雙窮夫妻。窮到不得了。住的是破草房。勉強能避風雨。穿的兩人僅共一條下裙。沒有上身衣服。出門只能一人穿裙。一人赤身露體留在家裏。所以二人每日輪流出門乞食。也就輪流穿這一條下裙。化飯化得多。二人喫得飽。就歡喜。也常有化不夠喫不飽的時候。甚至化不到而餓肚子。也有。有一比丘。已證羅漢果。知他二人多生多劫。未種善根。所以這生貧窮到此地步。特來度他。向他化緣。令他種福。這雙夫妻見此比丘在門外化緣。男的招呼他在外稍等。回來和妻子商量道。「我二人前世不修。今生如此貧苦。今生若再不修。將來必然更苦。但想布施種福。又沒有東西可供布施。二人只共有這一條裙。若布施了。便不能出門。二人都要餓死。但若不布施。生亦無用。不如以此僅有之物。誠心供僧。種種善根。死亦值得。」其妻同意。男子於是從破房洞中伸出頭來。向比丘說。「大德。請慈憫我。望將此裙代我送去供佛。」比丘憫而受之。持供世尊。時世尊正與頻婆娑羅王說法。受此供養。卽向大衆宣布彼夫妻往劫因緣。他們雖未種善根。只今以一念誠心。盡其所有。施下此裙。其福無量。王聞此事。着二人前往看彼夫妻。見其裸體餓睡地上。

因救護之。給以衣食。同詣佛所。見佛聞法。卽證果位。他二人窮是窮極了。但能把布施難這一關打破。就獲如此利益。可見難不難在乎一念。沒有一定的。昔明代羅殿撰有醒世詩曰。「急急忙忙苦苦求。寒寒暖暖度春秋。朝朝暮暮營家計。昧昧昏昏白了頭。是是非非何日了。煩煩惱惱幾時休。明明白白一條路。萬萬千千不肯修。」這雖是淺白文章。似乎沒有很深的道理。但全把我們業障鬼一生的行爲描寫出來。誰人能脫離這詩的窠臼。誰就是大解脫人。

七月十七日

就以我自己而言。一生感果苦得很。常生慚愧。怕錯因果。還落因果。少年就想住茅蓬。放下萬緣。偷安度日。結果還是放不下。逃不掉因果。庚子年隨光緒皇帝到陝西。嫌市朝太煩。故第二次又上終南。到嘉五臺結廬。改名隱跡。把茅廬弄好。以爲可以安居不動了。但因果不由你。還是隱不住。只得如充軍一樣。遠遠的跑。跑到雲南雞足山。那裏萬里無雲的境界。以爲躲脫世事了。豈知又出頭與叢林事情弄好了。還是站不住脚。又跑到大理府還宿債。地方弄好了。又到昆明。昆明弄好了。又跑到福建鼓山。革除弊習。結大冤仇。遭昧良者。弄出殺人放火來反對。纔把事情平息。以爲從此可以放下無事得安靜了。詎料又跑到廣東南華

寺。千辛萬苦把房子修好了。又撞到雲門。恢復祖庭。還是還債。那裏想到會禍從天降。逼得我不跑也要跑。可見世上做人。業障是有定數的。進北京裴烏龜就好了。又伸出頭來輔助和平會。發起中國佛教協會。把大領衣舊規矩保存下來可已了願。其時多次夜夢。舉手拉木頭豎柱子。由於失覺照。妄想紛飛。在京留不住。又到上海杭州蘇州辦和平法會。後來到廬山避暑。還夢上梁修造。因聽議將雲居劃爲林場。不忍祖庭廢滅。又來還宿債。纔知屢夢上梁豎柱。受報有定。直純的私信。我是不管的。試想我們出家人。還是貪名貪利。人我是非。比俗人不如。好不慚愧。家醜揚出去。被人輕慢。這就可恥了。

〔附錄〕　戒期開示

此次傳戒緣起（自誓受戒）乙未十月雲居山眞如寺

此次本山驚動各省各處及諸山緇素佛子。不辭辛苦跋涉長途。或爲求戒。或爲成就助道而來。但是這裏是個茅蓬。諸不如法。照顧不周。不免要使諸位動念。關於此次傳戒一事。尚有多人未明底細。今將情由講給諸位聽聽。請不要煩惱。不要誤會。

此處爲祖庭道場。是一名勝古剎。有典籍可考的大祖師在此宏法者有數十位。自宋。元。明。清。以來。迭經興廢。抗日戰爭時。遭兵火焚毀。殿堂屋宇百無一存了。虛雲去年在北京辦和

平法會及佛教協會畢。南來匡阜養病因諦雲居法窟荒廢已久。不忍名勝湮沒。遂興謬想。於是請准政府撥草登山。目擊刦後遺基叢生荊棘。祇剩銅佛二尊觀音菩薩一座。埋於草莽之中。不禁感傷墮淚。即就破爛牛屋。略事修葺。隨便藏身。意在保守古跡而已。未計如何施設也。孰料未及半載。諸方衲子。瓶鉢遙臨。住不肯去。事成難題。若不招待。情固難却。如若接納。食宿無着。不得已。共同芟蔓闢荒。不辭艱辛。謀衣食住。同甘共苦。備極勤勞。有諸未進具者。屢請說戒。懇禱至再。勉應之曰。「傳戒要經政府批准。方可舉行。」嗣經請准。即告大衆曰。「現得政府許可。開一方便短期。單爲本山幾個新戒。不是圖熱鬧。切不可向外通信。謂此地傳戒。倘若外處得知湧來。食宿無着。招待不下。我原爲養病。來此結茅蓬。並不是來此大開期會。」不料有幾位多事者。私自向外通信。亦有幾位雲水來往者。可能在外說出。致使四方詢問。有幾百封信。又不能打妄語。回信乃說因食宿困難。未有向外通知。祇爲原住新戒。開一方便短期。高旻寺有些人來信苦求。人情難過。只得批了幾個小字。「如必要來。要有當地政府證件。否則勿來。」可能因此張揚出去。

外來者不得參加之原因

今諸位既已遠道而來。如不說出此中情由。怕你們誤會。本來國家實行宗教信仰自由政

策。對我們傳戒打七。講經說法等事。是許可的。即此次傳戒。亦已陳明政府及宗教事務處與佛協會等。均蒙准許。爲什麽現在外來的。又不得參加呢。食住困難。且置不說。恰遇滬上天主教堂出了事情。此係外教。今且不說。又上海佛教青年會。素來是以弘法利生自命的。這次亦出事情。此係居士。又復不說。說到出家人頭上。金剛道場。亦相繼出事。對這些事實。諸位觸目寒心不寒心呢。又聞昨由甘肅省電致江西省政府。謂彼地有外道頭隱在佛教。已來雲居山。清濁分不了。便會因一人害多人。如是等事。關係甚大。安可不防。

開自誓受戒方便

諸位此次既因不明了本寺傳戒情由。貿然前來。又因碰着上海發生那些事情。故只好原道請回。這樣說法。想諸位聽了一定煩惱。但我亦終究不忍諸位徒勞一遭。早年我辦戒期。都是五十三天。今因生產事忙。日期減短些。原定十月十五進堂。冬月十八圓滿。共三十二天。現復因諸緣不湊。再緩期半月。定爲冬月初一進堂。仍是十八圓滿。今特爲外來的新戒開一自誓受戒的方便。望外來諸位歡喜照行。虛雲生平本最不滿於濫設戒壇。濫傳戒法者。每見有些傳戒之處。形同買賣。不問壇場和尚及阿闍黎等是否如法。三數日甚或一日便畢三壇。四處賣牒。美其名曰寄戒。不知律儀爲何。對此等稗販如來者。便覺痛心疾首。爲

甚現在又開自誓受戒呢。

考受戒有受佛戒與受僧戒之分。出家五衆在佛菩薩前。法師爲啓請三白。領受十無盡四十八輕菩薩戒。在家二衆受六重二十八輕菩薩戒。是爲佛戒。以菩薩已忘我。故在佛菩薩前領受。（但求受菩薩戒者。須自審是否已經忘我）比丘在僧中禮請十師。白四羯磨。領受二百五十戒。比丘尼受三百四十八戒。是爲僧戒。以聲聞未能忘我。故須有十師證明。菩薩戒本說『若千里內。無能授戒師。得佛菩薩形像前自誓受戒。而要見好相。』又華嚴經偈說『一切業障海。皆從妄想生。欲求懺悔者。端坐念實相。罪業如霜露。慧日能消除。若六根清淨。則戒相成就。』故菩薩戒若千里內無授戒師。是可方便的。若千里內有授戒師。亦不許開。今各位不遠千里而來。是已生至重之心。虛雲也不是想僻說。戒實因障礙因緣而已。故此是可開自誓受戒方便的。至於僧戒。本來要眼觀壇儀。耳聽羯磨。才得受戒。故定從他受。不開自誓。然諸位此次皆是發殷重心。跑來本山求戒。戒壇也看到了。十師也認得了。我每天講受戒法則也聽到了。雖未正式登壇。但諸位各回本處自誓。我在此地作法。遙爲回向。雖未算如法。也不爲草率從事了。且增一阿含經說『諸佛常法。若稱善來比丘。便成沙門。』虛雲安敢自比於佛。但今既碰着障礙因緣。萬不得已而權施方便。諸佛於常寂光

中。或能默許。但諸位要知道。若無特殊因緣。是萬不能開方便的。你們請回去。可各就本處寺庵淨室。至誠禮佛。虔求懺悔。仍按本寺所定日期。初一開壇。初八沙彌戒。十四比丘戒。十六燃香申供。十七菩薩戒。十八圓滿功德。如是禮懺。須虔誠懇切。如見好相。即爲得戒。請師長上人證明。許爲本壇戒子。照發戒牒。但毗尼威儀規矩法則。切須自行習學。今爲諸位開此方便。實在不得已而爲。古人說「寧可將身墮地獄。莫將佛法作人情。」虛雲今日如此作爲。縱墮地獄。尙屬小事。若諸位不肯留心。不能如戒行持。則盜佛形儀。妄稱釋子。唯爲一紙戒牒。徒挂空名。則日後之果報。不可言說。是爲極苦。各宜愼重。

虛雲　業障深重。你們要我說戒。我不是想不說。祇因你我往因差錯。以致今朝諸緣不遂。

衣　鉢

衣鉢乃受戒正緣。今將衣鉢名相。略與諸位說之。七衆受戒衣式不同。大分之有縵衣三衣之別。縵衣者。梵語鉢吒。此云縵。縵者漫也。謂通漫而無條相之衣。亦名禮懺衣。原爲沙彌沙彌尼之衣。但曾受三歸五戒之優婆塞優婆夷。及曾受菩薩戒之在家二衆得披之。然唯聽作諸佛事。及禮懺之時披著。除是之外。一切時中。若居家。若出入往返。皆不得著。若詣庵寺當以囊盛之隨行。如在家宅。可以掛置淨處。三衣者。一五衣。二七衣。三大衣。律制比丘比丘

尼應畜三衣。壞色割截縫成長短條堤之相。喻如田畔之畦。能貯水養嘉苗而資形命。表法衣之田。潤以四利水增長三善苗以養法身而資慧命。是故僧云福田僧。衣云福田衣。五衣者。梵語安陀會此名作務衣。亦名下衣亦名什作衣。縱五條橫一長一短。割截而成。原是比丘比丘尼三衣之一。凡寺中執勞服役路途出入往返皆披之。七衣者。梵語鬱多羅僧。此名入衆衣。亦名上衣。縱七條。橫二長一短。割截而成。是比丘比丘尼常服衣。凡禮佛。懺悔誦經。坐禪。赴齋聽講。安居自恣乃至一切集僧辦事皆披之。大衣者。梵語僧伽黎。此名雜碎衣。謂剪碎縫成。條相多故。是比丘三衣中之最大者。故名大衣。凡陞座說法。半月布薩等時。當著此衣。此衣有多種不同。上中下各有三品。下三品者。謂下下品九條。下中品十一條。下上品十三條。此三品皆兩長一短。割截縫成。中三品者。謂中下品十五條。中中品十七條。中上品十九條。此三品皆三長一短。割截縫成。上三品者。謂上下品二十一條。上中品二十三條。上上品二十五條。此三品皆四長一短。割截縫成。此等衣皆應用熟苧麻布縫製。不得用綾羅綢緞紗絹等物。更不可繡佛像在衣上。有人繡千佛於衣上。號爲千佛衣。褻瀆實甚。本來佛弟子對佛像。只能恭敬頂戴。怎可把佛像在自己身上顛三倒四。甚至壓在屁股下呢。所謂千佛衣者。是指如上三衣。佛佛道同。千佛相傳。都是一樣。並不是繡千佛於衣上。謂之千佛

衣。又印度氣候煖。比丘三衣及下裙外。無別衣服。故衣裙常不離身。睡則爲被。死亦不離。中國氣候冷。比丘內穿圓領衣服。祇作佛事時才搭袈裟。因此袈裟便不常披。但如出界外。亦應隨身攜帶。離衣是犯戒的。至於沙彌沙彌尼衣式。按薩婆多毗婆沙論云。『沙彌得畜上下二衣。一當安陀會。一當鬱多羅僧。令清淨入衆及行來時著。』又根本部云。『沙彌受縵條衣。若年滿二十。可授近圓。師爲求三衣鉢具。』毗婆沙所言當者。非同比丘五條衣一長一短。七條衣二長一短。割截縫成田畦之相。但受持借五七之名。縫成不用五七之相。僅是無條相之縵衣。至近圓時。師所求者。方是割截條相。然其間亦可少設方便。按律制度。沙彌約有三種。一者年七歲至十三歲。名驅烏沙彌。初小兒出家。阿難不敢度。佛言若能驅烏者聽度。故名驅烏沙彌。二者十四歲至十九歲。名應法沙彌。謂正合沙彌之位。以其五載依佛。調練純熟。堪能進受具戒。故名應法沙彌。三者二十歲至七十歲。名名字沙彌。以其本是僧之位。以緣未及。且稱沙彌之名字。故名名字沙彌。若驅烏及應法沙彌應披無條相之衣。以其未屬僧位。若名字沙彌年滿二十以上。決志登三壇戒者。則非局於單持沙彌行法。不過漸次昇進。不躐等級而已。所以可權許受持田相之衣。惟不聽著僧伽黎。

又附此談談。比丘戒本來要年滿二十歲才能領受。但有未滿者。佛聽從出世日算至現在。

以閏年抽一月。以大月抽一日補之。故滿十八歲便可受具。又凡事要在人格上看。勿過拘執。古來的大祖師未拘在年齡者也不少。

具者。梵語尼師壇。以名隨坐衣。又名敷坐衣。又名襯足衣。即如塔之有基。受戒者之身即五分法身之塔。以五分法身因戒生。故此具七衆皆可持之。

鉢者。梵語鉢多羅。此云應量器。謂體色量。三皆如法。故體則鐵瓦二物。不得用銅木等製成。色則用麻子杏仁搗碎。塗其內外。以竹烟熏治作鳩鴿孔雀色。所以熏治者。以夏天臤物不餿。不染垢膩故。量則上鉢斗半。中鉢一斗。下鉢五升。此乃姬用斗。若准唐斗。上鉢一斗。中鉢七升半。下鉢五升。此鉢准出家二衆受持。

此三衣鉢具。是出家二衆受戒之正緣。資身之急務。必須自己置辦。若借若無。並名非法。准律明條。皆不得戒。

戒律是佛法之根本

前來已略說衣鉢名相。今將受戒的要義。約略說說。你們要留心諦聽。佛法之要。在於三無漏學。三學之中以戒爲本。良以由戒生定。由定發慧。若能持戒清淨。則定慧自可圓成。佛所制戒。以要言之。大分三種。(一)在家戒。謂五戒八戒。(二)出家戒。謂沙彌。沙彌尼十戒。

比丘。比丘尼具足戒。（三）道俗通行戒。謂菩薩三聚戒。

今諸位欲求受戒。首重行願。行者行持。卽依戒而行。願者發願。卽四弘誓願。行願相資。方成妙用。佛制戒律。無非使衆生斷除習氣毛病。令止惡生善。背塵合覺。故華嚴經云『戒爲無上菩提本。應當具足持淨戒。』由是戒故。佛法得以住世。僧伽賴以蕃衍。

戒法戒體戒行戒相

戒有戒法。戒體。戒行。戒相之分。戒法者。佛爲優婆塞優婆夷所制之五戒八戒。式叉摩那之六法戒。沙彌沙彌尼之十戒。比丘之二百五十戒。比丘尼之三百四十八戒。出家五衆菩薩之十重四十八輕戒。在家二衆菩薩之六重二十八輕戒。及一百八十四種羯磨。三千八萬無量律儀等。皆名戒法。

戒體者。當受戒時。領納戒法於心胸。於身內卽生一種戒體。此體雖非凡夫可以見聞。然一生之中恆常相續。有防非止惡之功能。是名戒體。戒體的優劣。在於受戒時發心的高下。故求戒者。當先明白發心。心分下中上三品。（一）下品心。於正受戒時。以智狹劣。誓願不廣。或心散亂。緣境不周。但得戒相守持。無克發體功用。是爲下品心。卽得下品戒。（二）中品心。於正受戒時。心緣一切情非情境。但於所緣境上。僅能分斷諸惡。分修衆善。唯欲自脫生

死。全無度生誓願。是爲中品心。卽得中品戒。（三）上品心。於正受戒時。心心相續。見境明淨。徧緣法界一切情非情境。於此境上。能發決定大誓願。願斷一切惡。願修一切善。願度一切衆生。是爲上品心。卽得上品戒。所以要得受上品。當發上品心。

又當受戒前。應先究心緣境之寬狹。然後才可以立志高遠。見相明白。若不預先深究。法相尙且虛浮。怎能得受上品戒。甚或戒全不發。則虛受費功。徒勞一世。大須留意。

緣境雖多。不外情與非情兩種。情境就是一切有生命的動物。如人類魚蟲鳥獸等。非情境就是一切無生命的礦植等物。如山河大地。日月星辰。草木房舍。衣藥用具等。衆生造惡。皆因迷着前境。如見財物起盜心。見美色生淫念等是。但惡業固由境起。善業還從境生。境是制戒之所依。亦爲發戒之正本。如婬殺等依情境而制。其戒亦依情境而發。盜妄等依情與非情境而制。其戒亦依情與非情境而發。是故森然有境。皆是制戒之本。發戒之因。若能與廣大慈護之心。徧緣如上情非情境。於此境上發如上三大誓願。與彼戒法相應。領納在心。盡壽護持。是卽上品戒體。

戒行者。得戒體已。於日用中。動靜云爲。任運止惡。任運修善。順本所受。不越毗尼。則世出世間。一切行門。無非戒行。幷非離一切行外。別有所謂戒行者。

戒相者。卽佛所制諸戒。於一一戒中。有持犯不犯之分。有輕重開遮之別。持者以順受體爲名。分止持作持。犯者以違受體爲名。分止犯作犯。止持者方便正念。護本所受戒體。禁防身心。不造諸惡。是名止。止而無違。戒體光潔。順本所受。是名持。持由止成。卽非法惡業。不當行卽不行。是名止持。作持者。勤策身口意三業。修習戒行。有善起護。是名作。作而如法。順本所受戒體。是名持。持由作成。卽如法善業。當行卽行。是名作持。止犯者。癡心怠慢。行違本受。於諸勝業。厭不修學。是名止。止而有違。反彼受願。是名犯。犯由止成。卽勝業當行而不行。是名止犯。作犯者。內具貪瞋癡慢我見等毒。鼓動身口。違理造境。是名作。作而有違。污本所受。是名犯。犯由作成。卽惡業非法不當行而行。是名作犯。其他輕重開遮等。各須研習律藏。現在不能細說。此等名爲戒相。

上來所說。雖分四種。其實是一。軌凡從聖。名戒法。總攝歸心。名戒體。三業造修。名戒行。覽而可別。名戒相。由法成體。因體起行。行必據相。當知戒相者。卽是戒法之相。復是戒體之相。又是戒行之相。蓋法無別法。卽相是法。體無別體。總相爲體。行無別行。履相成行。是故行人最要深研戒相。此所謂戒相者。卽是律中所明持犯等相。持犯等相雖多。不出心境。蓋惡業非境不起。非心不成。善戒也是非境不發。非心不生。故南山律師說。「未受已前。惡徧法界。今

欲進受。翻前惡境。並起善心。故戒發所因。還徧法界。」是故得戒者。卽翻無始惡緣。俱爲戒善。變有漏苦報。卽成法身諸位發心受戒。於此須善用心。

大小乘戒之同異

戒本有大小二乘之分。菩薩十重四十八輕戒爲大乘。比丘二百五十戒。比丘尼三百四十八戒。沙彌沙彌尼十戒等爲小乘。然雖小乘。若受戒者發上品心。卽得受上品戒。此上品戒體。與大乘三聚戒體相當。如隨持一戒。禁惡不起。卽攝律儀。用智觀察。卽攝善法。無非將護。卽攝衆生。故小乘亦通大乘。所謂內祕菩薩行。外現聲聞相是也。然聲聞戒本爲制身不犯。菩薩戒則爲制心不起。故於結犯大小各有不同。十誦律等結犯不約心論。須動身口。方成犯戒。此是正小乘戒。四分律結犯則約心論。若以後念還追前事。卽成犯戒。此是通大乘戒。菩薩戒最重約心。結犯。微縱妄心。卽爲犯戒。此是正大乘戒。故大乘初念卽犯。四分次念乃犯。十誦等要動身口才犯。此等分齊。不可不知。

三歸五戒

無論大小乘戒。皆以三歸五戒爲根本。故三歸五戒。對於在家出家。皆極重要。（惟婬戒。在家戒邪婬。出家全戒婬。須善分別。）三歸者。一歸依佛。二歸依法。三歸依僧。

一。歸依佛。佛者梵言具名佛陀。華譯「覺者。」所謂「覺者。」就是覺悟了一切事物。相生相滅之因果關係。更在那無限複雜之因果事相中。發見此因果的必然秩序。如發現十二因緣之無明緣行。乃至生緣老死的必然序列等。從而證悟了事理的真相。爲悲愍衆生未明此真相。致沈淪生死苦海故。以無數方便。引導衆生循着那必然的理則來改善生活。糾正思想。軌正行爲。使之離一切苦。得究竟樂。這便叫覺者。然則佛所覺悟之真理是什麼呢。無上覺道。本不可以言說形容。且略舉一義說之。所謂諸法緣起性空。諸法者。一切事物。緣者包括親因助緣。緣起者。諸法生起。是假衆緣和合而成。如稻穀是種子。田地。肥料。雨露。陽光。人工等衆緣和合而生。性者。或言體。謂諸法體性。各各本自如此。永恆不變。不待衆緣和合的意思。空者切不可誤會空無所有。只是說。無論某一事物的生起。必待衆緣和合。本無所謂永恆不變的固定體性。既無永恆不變的固定體性。佛法就名之曰空。故西天十四祖龍樹菩薩說。「因緣所生法。是卽無自性。」又說。「因緣所生法。我說卽是空。亦名爲假名。亦卽中道義。未曾有一法。不從因緣生。是故一切法。無不是空者。」所以佛說空。并不是說一切事物空無所有。而是說其沒有永恆不變的各別體性。所以佛法並不是什麼造物主。而是發現一切事物生滅相續底理則的哲人。也不是什麼神。而是充滿大悲心。愍念衆生

苦難。以無我的精神。爲衆生謀福樂的偉人。他一生之中。化導衆生。破除迷信。教令出染返淨。捨迷歸覺。未曾少有休息。

二。歸依法。法者簡略言之。指事物的真相。和行爲的正軌等而言。行爲的表現。關係於人類的道德。行爲邪正。善惡乃分。但善惡之判。每因各人之立場和觀點不同而異。故欲得道的確實標準。必須按一切因果事相中的必然理則來權衡。也卽是說要依照客觀現實的發展規律來判斷。如昔日印度社會分婆羅門族（梵志）。剎帝利族（王種）。吠舍族（商賈）和首陀族（農人）四姓。其階級與族籍制度之分極嚴。貧苦大衆都被壓迫得透不過氣來。過着非人的生活。但大家都認爲這是天經地義。命中注定。不可改變的。釋迦牟尼佛於雪山成道後。三歎奇哉。一切衆生皆有如來智慧德相。了知緣起性空。有情機會均等。一切都可以成佛。得出了四姓平等的確切結論。喻如衆流入海。無復河名。於是力主平等。嚴斥階級。這就是以事理的真相。來作道德標準的例證。

三。歸依僧。僧者梵言僧伽。華譯和合衆。多人和合共處。志同道合。同修自利利他之行者。

五戒者。一不殺生。二不偷盜。三不邪婬。四不妄語。五不飲酒。

十戒具戒三聚戒

上來略說三歸五戒。現在說沙彌。沙彌尼十戒。比丘比丘尼具足戒。及菩薩三聚淨戒。十戒具戒多屬自利。惟求自己解脫。故不必燃香表示。菩薩戒多屬利他。準備捨身救世。故先須燃香供佛。出家沙彌。沙彌尼。得預戒品。須內修慈和。外著緇衣。與世俗異。居止行動。皆尚威儀法則。勤學沙彌。沙彌尼律儀。愼莫放逸。

比丘應常行二百五十戒。比丘尼應常行三百四十八戒。禁防三毒。調伏七支。具足三千威儀。八萬細行。三毒者。貪瞋癡。七支者。卽身口七支。身三支謂殺盜婬。口四支妄言。綺語。兩舌。惡口。三千威儀者。於行住坐臥四威儀中。各具足二百五十戒。共成一千威儀。過去具足。現在具足。未來具足。是爲三千威儀。八萬細行者。於身口七支。各具足三千威儀。而成二萬一千。於貪瞋癡及等分（以貪起。餘二隨起。瞋癡亦然。故曰等分。）四煩惱中。淨無毀犯。是卽八萬四千細行。言八萬者。舉其大數。

關於戒律有一件很重要的事情。要向諸位說明的。戒本中有自手掘地及自手績紡等戒。我們現在耕田織布。是不是犯戒呢。我們要知道。佛所制戒。有性戒和遮戒兩種。首篇波羅夷罪是性戒。此是根本戒。犯者不通懺悔。其餘大都是遮戒。犯者可以懺悔。又有輕重開遮等別。研尋律藏便知。性戒者。體是違理。無論佛制與不制。若作均犯罪。如殺盜等。是遮戒者。

佛未制前造作無罪。自制以後。若作方成犯。如掘地紡織等。佛所以制遮戒。有各種原因。都是因地制宜因事制宜。或因時制宜的。如掘地紡織等戒。是因避世譏嫌而制。因當日印度社會。以乞食乞衣。一心修道爲出家人本分事。若自己營謀衣食便招世譏嫌。佛因之制此等戒。但社會制度和風俗習慣各處不同。必須因地因事因時以制宜。決不能墨守繩法。故五分律中佛說。『雖我所制。於餘方不爲清淨者。則不應用。雖非我所制。於餘方必應行者。不得不行。』故當日百丈祖師。以中國與印度環境不同。已有一日不作。一日不食之美舉。佛如降生此時此地。決不會制掘地紡織等戒的。所以我們耕田紡織。幷不是犯戒的事情。望諸位於修持中。切不可廢勞動。於勞動中也不可忘修持。兩者是可以兼行並進的。由此可見我們對於受持遮戒。貴在遵循如來制該戒之本意。不在於死守條文。若得佛意。雖與條文相違。亦名持戒。若不得佛意。雖遵守條文。亦成犯戒。但亦切不能以此藉口。而將如來所制戒律。一概抹殺。各宜深入律藏。神而會之。

菩薩戒者。總攝爲三聚。一攝律儀戒二攝善法戒三攝衆生戒。一。攝律儀戒。謂惡無不離。此聚止卽是持。作便是犯。順教嚴護。愼而不爲。二。攝善法戒。謂善無不積。身口意善及聞思修三慧。十波羅蜜。八萬四千助道行等。皆究竟修。此聚作便是持。止卽是犯。順教奉修。永不退

悔。三。攝衆生戒亦名饒益有情戒。謂無生不度。以四無量爲心。四攝爲行。四無量者。謂慈悲喜捨。慈能與樂。悲能拔苦。喜謂喜慶衆生離苦究竟樂法滿足。捨謂令衆生行佛行處。至佛至處。方生捨心。四攝者。謂布施。愛語。利行。同事。布施攝者。謂若有衆生樂財則布施財。若樂法則布施法。使因是生親愛之心。依我受道。二愛語攝。謂隨衆生根性。而善言慰喻。使因是生親愛之心。依我受道。三利行攝。謂起身口意善行。利益衆生。使因此生親愛之心而受道。四同事攝。謂以法眼觀衆生根性。隨其所樂而示現。使同其所作而霑利益。由是受道。此聚作卽是持。止便是犯。又菩薩發心時當發四弘誓願。（一）衆生無邊誓願度。既發菩提心。行菩薩道。卽須斷除我愛。殉己爲衆。以衆生心爲心。以衆生苦爲苦。常行慈悲等施普度。如地藏菩薩。衆生度盡。方證菩提。地獄未空。誓不成佛。（二）煩惱無盡誓願斷。衆生無量劫來。流浪生死。皆因煩惱未斷。煩惱由根本發生枝末。重重無盡所言根本者。謂貪瞋癡慢疑惡見等。由此出生懈怠。放逸。嫉妬。障礙。昏沈。散亂。諂曲。誑妄。無慚無愧等無數枝末。但煩惱雖多。總不出我法二執。衆生不達緣起性空的道理。妄執此身心以爲實我。分別諸法以爲實法。由是爲因。妄受生死苦果。是故世尊方便設教。應病與藥。說無量法門。對治衆生無盡煩惱。我們應該依教修持誓願斷之。（三）法門無量誓願學。菩薩爲普利有情。一切

世出世間。無量法門。均須習學。故菩薩應向五明中求。五明者。一聲明。明言語文字者。二工巧明。一切工藝。技術算曆等者。三醫方明。明醫術者。四因明。明考定正邪。詮考眞僞之理法者。卽所謂論理學。五內明。明佛法之宗旨者。故無論世出世法。科哲等學。均是菩薩所應學處。六祖說「佛法在世間。不離世間覺。離世覓菩提。猶如求兎角。」故此不是閉起眼睛。盤起腿子。才算修行。運水搬柴。鋤田種地。乃至穿衣食飯。疴屎放尿。都是修行佛法。出家人并非閉門造車。死守一法的。(四)佛道無上誓願成。佛道者。梵語名菩提。又譯曰覺。覺者自性靈覺也。此覺性在聖不增。在凡不減。本自圓成。個個不無。諸佛聖人。示生世間。作人天之導師。後世之模範。指示衆生。若離妄想執著。卽可成佛。六祖說「佛向性中作。莫向身外求。自性迷。卽是衆生。自性覺。卽是佛。」我們應該捨迷歸覺。誓成佛道。弘者。深也廣也。深則豎窮三際。廣則橫徧十方。誓者。自制其心。願者。志求滿足。菩薩當發如上誓願。不怖不退。不動不搖。盡未來際。勇猛勤修。

虛雲 不過秉宣佛制。教誡後來。娑婆教主。釋迦牟尼佛。爲汝等得戒本師和尚。大智文殊師利菩薩。爲羯磨阿闍黎。一生補處彌勒菩薩。爲教授阿闍黎。過去七佛及一切諸佛。爲尊證。十方菩薩。爲引禮引讚及爲汝等同學伴侶。我雖受請。但爲汝等教誡法師。故曰秉戒和尚。

結　勸

臨期入壇。當受戒時。汝等各須虔禮諸佛菩薩。慈護加被。諸天龍神。監壇護戒。我爲汝等作法回向。汝等應各在本處。清淨三業。披瀝一心。二六時中。如法禮懺。當勇猛精進。愼勿貪眠好吃。自致失利。又不可辛苦太過。以致生病。可以調適端坐。所謂「端坐念實相。」實相卽本心。本心卽佛。如妄念不生。則戒淨。戒淨則定生。定生則慧發。佛說一大藏教。卽戒卽定卽慧。若得其本。則不患其末。諸位如能依此而行。卽不失爲本壇戒子。亦乃不負我所期望。唯願大衆共奮勉之。外來的明天歡歡喜喜回去。各自修行。

〔附錄〕　答客問二則

是月嶺南梁翰昭居士入山。請師開示歷來禪淨之諍。師告以無二之旨。復爲答問二則。附錄如左。

禪宗與淨土

因客問參禪不及念佛。永明壽禪師云。「有禪無淨土。十人九蹉路。」如五祖戒禪師後身爲蘇子瞻。乃至雁蕩僧爲秦氏子檜云云。

答曰。楞嚴經文殊菩薩選圓通。說偈曰。「歸元性無二。方便有多門。聖性無不通。順逆皆方

便。』又從「多門」中肯定耳根圓通說。『此方真教體。清淨在音聞。欲取三摩提。實以聞中入。』指出『自餘諸方便皆是佛感神。卽事捨塵勞。非是常修學。』對念佛三昧乃云。『諸行是無常。念性元生滅。因果今殊感。云何獲圓通。』永明禪師有禪淨四料簡。其文曰。「有禪無淨土。十人九蹉路。陰境忽現前。瞥爾隨他去。無禪有淨土。萬修萬人去。但得見彌陀。何愁不開悟。有禪有淨土。猶如戴角虎。現世爲人師。來生作佛祖。無禪無淨土。銅床併鐵柱。萬劫與千生。沒箇人依怙。」近世修淨土人。多數固執四料簡。極少虛心研究圓通偈。而且對四料簡。也多誤解的。不獨辜負文殊菩薩。而且帶累永明禪師。終於對權實法門。不能融會貫通。視禪淨之法。如水火冰炭。虛雲對此。不能無言。考壽祖生於宋代。是餘杭王氏子。他是中國諸祖中三位最多著述者之一。「佛祖統紀」卷二十六說「吳越錢氏時。爲稅務專知。用官錢買魚蝦放生。事發當棄市。吳越王使人視之。曰「色變則斬。不變則捨之。」已而色不變。遂貸命。因投四明翠巖禪師出家。衣不繒纊。食無重味。復往參韶國師。發明心要。……上智者巖作二鬮。一曰「一生禪定。」二曰。「誦經萬善莊嚴淨土。」乃冥心精禱。得誦經萬善鬮乃至七度。」他是宗門下法眼禪師的第三代。著的書很多。如「心賦」和「心賦註」是講明心見性的。「萬善同歸」是講法法圓融的。「宗鏡錄」百卷。是弘闡拈

花悟旨融匯各宗理趣。攝歸一心的。日本人分佛學爲十三宗。中國人分爲十宗。「宗鏡錄」以心爲宗。以悟爲則。所說雖有淺深。皆窮源澈底。微微細細地表出此心。闢邪輔正。使後人不致誤入歧途。平生說許多話。未曾說過宗下不好。他既是從宗門悟入的。何以又弘揚淨土呢。因爲大悟的人。法法圓通。參禪是道。念佛是道。乃至如我們勞動掘地也是道。他爲挽救末法根劣的人。故弘淨土。他是淨土宗的第六代祖。一生讚揚淨土。寂後人人尊重。在淨慈寺建塔紀念。「佛祖統紀」又說。「有僧來自臨川。曰。我病中入冥得放還。見殿室有僧像。閻羅王自來頂拜。我問此像何人。主吏曰。杭州壽禪師也。聞已於西方上品受生。王敬其人。故於此禮耳。」中國佛教徒。以冬月十七日爲彌陀聖誕。所據是何典章呢。阿彌陀經說。阿彌陀佛在西方過十萬億佛土。誰人知他冬月十七日生呢。這原是永明禪師的生日。因爲他是阿彌陀佛乘願再來的。所以就以他的生日。作爲彌陀誕辰。

四料簡一出。禪淨二宗。頓起鬥爭。淨土宗徒說。「有禪無淨土。十人九蹉路。」單修禪宗。生死不了。單修淨土。「萬修萬人去。」又參禪又念佛。「猶如戴角虎」「無禪無淨土」是世間惡人。淨土宗徒。以此批評禪宗。至今鬧不清。屢說參禪之弊。又引證「戒禪師後身爲蘇子瞻。青草堂後身爲曾魯公。遜長老後身爲李侍郎。南庵主後身爲陳忠肅。知藏某後身

爲張文定。嚴首座後身爲王龜齡。其次則乘禪師爲韓氏子。敬寺僧爲岐夫子。又其次善昱爲董司戶女。海印爲朱防禦女。又甚而雁蕩僧爲秦氏子檜。居權要。造諸惡事。此數公者。向使精求淨土。則焉有此。……爲常人。爲女人。爲惡人。則展轉下劣。卽爲諸名臣。亦非計之得也。甚哉。西方之不可不生也。」云云。我認爲修行人後身「展轉下劣。」在人不在法。唐僖宗時。「穎州官妓口作蓮花香。蜀僧曰。此女前爲尼。誦法華二十年。」誦法華經而轉世爲妓。不可謂法華誤之。猶參禪人後身「爲常人。爲女人。爲惡人。」亦不可謂參禪誤之。觀音菩薩三十二應。應以何身得度。卽現何身而爲說法。難道觀音應身也是「展轉下劣」麽。阿彌陀佛化身爲永明禪師。永明禪師後身爲善繼禪師。善繼禪師後身爲無相居士宋濂。善繼在蘇州閶門外半塘壽聖寺。血書華嚴經一部。他的弘法事業。比永明禪師退半了。宋濂爲臣。不得善終。則又不如善繼禪師。難道可以說阿彌陀佛也「展轉下劣」麽。禪宗的泰首座。刻香坐脫。九峯不許。而紙衣道者能去能來。曹山亦不許。淨土行人亦常以此批判禪宗的不對。沒有審察到這種批判。原出於九峯和曹山。這正是禪宗善知識的正知正見。應當因此注意禪宗。何反以之低估禪宗呢。我們現在誰能坐脫立亡。我們連泰首座紙衣道者都不如。而敢輕視禪宗麽。我認爲宗下、有淺深。顯教密教有頓漸邪正。念佛也一樣。禪

之深淺。區別起來就多了。外道。凡夫。小乘。中乘。大乘。都各有各的禪。中國禪宗的禪。是上上乘禪。不同以上所舉的禪。但末世行人參禪。確實有走錯路的。無怪永明四料簡中所責。惟我平常留心典章。從未見到四料簡載在永明何種著作中。但天下流傳已久。不敢說他是僞託的。他所訶責「有禪無淨土」難道禪淨是二嗎。念佛人心淨佛土淨。卽見自性彌陀。這淨土與禪是不二的。但今人卻必限於念佛爲淨。參禪爲禪。昔日我佛逾城出家。「入檀特山修道。始於阿藍迦藍三年。學不用處定。知非便捨。復至鬱頭藍弗處三年。學非非想定。知非亦捨。又至象頭山同諸外道。日食麻麥。經於六年。……八日明星出時。廓然大悟。成等正覺。乃歎曰。『奇哉一切衆生。具有如來智慧德相。但以妄想執著不能證得。』」其時那裏來的禪和淨呢。以後說法四十九年。都未究竟至拈花微笑付法迦葉。亦未說出禪字。禪是最上一乘法。猶如純奶。賣奶的人。日日加了些水。以至全無奶性。學佛法的人。也如純奶滲了水。永明看到便對滲了水的禪說「有禪無淨土十人九蹉路。」並不是說純奶的禪「蹉路。」永明禪師上智者巖作禪淨二鬮。冥心精禱得淨鬮。乃至七度。若禪是不好的。他決不作此鬮。若淨是他本心所好的。則他必不至拈至七度乃決。且永明禪師出身禪宗。是法眼宗第三代。那裏會自抑己宗。說禪不好的道理。參禪的方法。要看父母未生前的本來面目。

其目的只求明心見性。後人參禪違此方法。得些清淨境界。通身輕飄飄的。一下子就開靜。自以爲有工夫了。其實滯於陰境。卻不知一念緣起無生。怎能向百尺竿頭進步。永明因此說。「陰境忽現前。瞥爾隨他去。」倒不如念佛老實可靠。但他也不是說光念佛就能「萬修萬人去。」要有淨土。纔能去見彌陀。若以「但得見彌陀何愁不開悟」爲可靠。這又打錯妄想了。楞嚴經阿難白佛言。『自我從佛發心出家。恃佛威神。常自思惟。無勞我修。將謂如來惠我三昧。不知身心本不相代。失我本心。』豈釋迦佛威神不可恃。不能惠我三昧。而彌陀佛威神卻可恃。卻能惠我三昧耶。念佛決定比妄想三毒五欲等事好。如做好夢。醒來精神愉快。做惡夢。醒來情思抑塞。所以瞎打妄想。不如一心念佛。如能法法皆通。則是最高尙的修行。「有禪有淨土」如虎本有威。再加二角。更加威猛。爲師作佛。理所當然。至於無善根者。不信禪亦不信淨。糊裏糊塗。則「萬劫與千生沒箇人依怙」了。我平生沒有勸過一個人不要念佛。只不滿別人勸人不要參禪。每念楞嚴所指『邪師說法如恆河沙』而痛心。故把四料簡的意旨略加辯說。希望一切行人。不要再於四料簡中偏執不通。對禪淨二法妄分高下。就不辜負永明禪師了。

〔附錄〕 善繼禪師血書華嚴經讚 有序

上人善繼。嚴持梵行。欲求無上真如之道。嘗自念言華嚴大經。實中天調御第一時所說一乘頓教。最爲尊勝。欲爇松爲煤。入以香藥。搗和成劑。以書此經。而彼松煤者。假物所就。具黑暗相。有染白法。欲煆汞爲丹。承以空露。研潤如法。以書此經。而彼汞丹者。炫耀可觀。能盲人目。非助道者。欲椎赤金素銀。廉薄如紙。復粉爲泥。以書此經。而彼金若銀者。雖曰重寶。外塵爲體。初不自內。以是思惟。身外諸物。若勝若劣。若非勝非劣。若一若多。若非一非多。皆不足以稱此殊利。維我一身。內而心腎肺肝。外而毛髮膚爪。資血以生。資血以長。資血以至壯老暨死。是則諸血。衆生甚愛。如梵摩尼一滴之微。莫肯捨者。我今誓發弘願。於世雄前。以所難捨而作佛事。從十指端。刺出鮮丹。盛於清淨器中。養以溫火。澄去白液。取其真純。蘸以霜毫。志心善寫。滿八十卷。尊閣半塘壽聖教寺。昔者樂法比丘。當無佛時。欲聞佛語。了不能得。乃信婆羅門言。以皮爲紙。以骨爲筆。以血爲墨。願得一偈。況今百千妙頌。十萬正文。不止於一。縱捐軀命。以報佛恩。無足爲異。於血何吝。惟願法界有情。或見或聞。證入雜華藏海。證入雜華藏海已。即得六根清淨。得六根清淨已。即得自性清淨。得自性清淨已。即得四天下微塵剎土中。一切衆生皆悉清淨。無相居士未出母胎。夢異僧手寫是經。來謂

母曰。吾乃永明延壽。宜假一室。以終此卷。母夢覺已。居士即生。今逢勝因。頓憶前事。於是親焫五分妙香。香雲輪囷。結爲寶網。徧覆經上。乃復合爪向佛。散華作禮。而稱讚曰。雜華淨智海。九會之所說。一音所演唱。十處放光明。信解行證門。總攝無復餘。如是具五周。如是辯六相。如是分十玄。妙義皆充足。以至四法界。二十重華藏。無邊香水海。浮幢刹重重。教條有差別。性相了無礙。圓融與行布。非異亦非同。一可爲無量。無量亦爲一。重重無有盡。是爲功德聚。如來最上乘。龍宮所秘藏。上人出身血。嚴飾書此經。於一滴血中。普含十方界。於一一界中。普現光明臺。於一一臺中。普成獅子座。於一一座中。普見分身佛。如上無數佛。皆具大威德。眉間白毫光。徧滿一切處。共宣大乘法。聞者應解脫。譬如日月王。照三千大千。悉見種種色。法能破暗故。譬如大海洋。一平乃如掌。無丘陵堆阜。法能平等故。譬如陽春至。大地盡發生。諸根各萌芽。法能霑溉故。譬如梵志夢。一夢千劫事。不過刹那間。法能融攝故。譬如子憶母。未見心已至。形神皆兩忘。法能無離故。譬如黃金色。金色不相分。金亡即色空。法能不二故。譬如石性堅。初不從外得。石性自圓滿。法無修證故。能如斯見解。見經不見血。若加精進力。見佛不見經。及至成道已。見性不見佛。我性如虛空。了無能見者。無見

中有見。全體卽呈露。苟執於所見。亦非我本性。見見二俱泯。此爲眞見見。眞見復何有。性本無物故。一心歸命禮。祇夜以爲贊。諸妙樓閣門。彈指一時啓。

無相居士金華宋濂拜贊

丙申師一百一十七歲

春。師與建大殿。天王殿。虛懷樓。雲海樓。鐘鼓樓。及各殿堂房舍。次第落成。師之重建雲居也。其規模採取鼓山南華雲棲。各殿宇圖式。因其地而變化之。蓋寺之前爲明月湖。形如圓月。廣及百畝。每初日出。金光蕩漾。注射臺殿。舊有石坊。師因湖之北地。建三門。進爲天王殿。再進爲大雄寶殿。後爲法堂及藏經樓。度過園林。便是龍珠峯。其氣脈固甚正也。此中路殿堂。已完全落成。今繼續建造者。其東爲亞部寮。報恩堂。客寮。雲廚齋堂。曬場。後爲延壽堂。祖堂。其西部爲如意寮。西歸堂。往生堂。功德堂。上客堂。維那寮。禪堂。監値寮。再後爲方丈。關房。大小房舍。已成十之七八。全寺圍以叢石羅漢垣。其莊嚴閎麗。亦足與南華稱伯仲也。東坡有言。雲居爲冠世絕境。大士所居。其中湖開明月。瀲灩寺前。三面平田。四山帶礪。巖巒盤曲。宛若蓮瓣叠抱。師自癸巳入山。僅及三載。佛國樓臺。從新湧現。漸復唐宋舊觀。此固師之道德足以感動龍天。而衆緣成就。實有不可

思議者。本年春夏間。住衆及二千指。其中有專門建造人才。有農林學者。所以一切工程。一切耕植。收效宏速。

師近來興建祖庭。不印捐冊。不事攀緣。而緣法自至。亦有不可思議者。卽如此次重與雲居。十方善信。皆願隨喜。羣情踴躍。姑舉一二事言之。師之弟子寬慧。聞將建大殿。在港發起一藥師法會。竟以萬金至。北美僑商婺源詹勵吾居士。向於師未謀一面者。亦以萬金至。上海吳性栽居士。於本年冬自香港北行。入山禮佛。由張公渡登山。以道路崎嶇。發願修路。需十萬元。現已着手修理。以布施廣。故收效速也。師向建大小梵剎。不下數十。其來也以一拄杖入山。厥功告成。亦衹攜一拄杖下山。今師重與雲居。若有神助。此後二三年間。萬善同歸。四事供養。願師其「居之安」乎。

秋九月。重濬明月湖。及疏導靑溪。掘出一巨石。字跡漫漶。稍有可認識者。此蓋佛印了禪師。住持本寺時。東坡入山訪印公。曾於溪邊共坐此石。後建橋紀念。名爲談心石。佛印橋。今師濬河修橋。將此石置之橋亭。存古蹟也。并繫以詩曰。

坡老崇佛夙願深　尋山問水去來今　靑溪橋畔談心石　談到無心石有心

昔日金山留玉帶　鈍機偶滯故緣情　雲來卷出談心石　爲築溪橋記姓名

是年冬。四衆二百餘人。計開水田一百八十餘畝。旱地七十餘畝。所收稻穀。四萬五千餘斤。雜糧兩萬六千餘斤。及竹器茶葉銀杏筍干各項。均有收入。此後積極開荒及造林。可住五百衆矣。臘月初七起禪七兩期。曲江南華寺。廣州六榕寺。長汀定光寺。寧化法輪寺。均請師傳戒法。

丁酉師一百一十八歲

春。師應吳居士修路之請。自去冬興工。由張公渡方面上山之路。寬六尺。長十八華里。峻嶺逶迤。峭峯岃崩。兩山相間。飛瀑中流。重架虹橋。乃能飛渡。其中有龍王橋。乘雲橋。雲蔭橋。龜水站等處。於秋間工竣後。師於沿途大石上刻有「趙州關」「飛虹橋」各大字以存古蹟。并鐫紀事及偈語曰。

茲因山陰吳寬性居士。發起修路濬湖。工程圓滿。雲感其誠。爰題偈語。以存古蹟。偈曰。

尋到雲居山外山　宛如鷲嶺在塵寰　高山平地逍遙外　傑閣崇樓俯仰間
去住隨緣無罣礙　安貧樂道老僧閑　欲向其中問端的　前三三與後三三
四海名賢譽此間　天上雲居山上山　水月道場今古夢　佛魔境界亂離看

千尋崖岸經遐易　五濁娑婆解脫難　潦倒殘年百歲外　草鞋猶踏趙州關

六月。當地政府農林機關。以雲居寺僧開闢荒山荒地。甚有可觀。乃推翻一九五三年癸巳批准設立僧伽農場成案。改設墾場。將寺有之山場田畝。茶果樹木。盡劃入地方墾場。另派數十人來寺接替耕植。寺內職事以僧伽農場立案有年。農作有效。呈請地方政府照舊由寺管理。七呈不報。及後竟將師所住之牛棚亦圈入之。令師刻日遷出。師無可奈何。乃將前後情形呈報北京。旋奉院令。着該地方機關即日交回師所住之牛棚及各墾地。仍由寺僧耕植。地方機關雖不敢不遵從。然因此銜恨。謂師恃上級勢力壓抑下級機關。內外勾通。譸張爲幻。而禍無了日矣。後此數月有如下事件。

(一)有人勸師獻捐墾場開辦費人民幣二萬元。(約港幣五萬元)

(二)響應政府召集全民煉鋼。獻出燒成木炭六萬餘斤。及砍下山柴三十八萬餘斤。暨寺內鑄鐘鑄瓦之銅鐵材料數千斤。

(三)師年來多病。各方弟子所奉師之醫藥費果金等等。皆有數目。亦勸師獻出爲支援煉鋼費人民幣五萬元。(合港幣十萬餘元)

(四)雲居山下各鄉村之稻田。於早晚造收穫時。要求雲居寺派出僧人幫助收種。

此外種種。不能盡述。不得已盡將本寺全部僧伽墾荒之農場奉獻於地方新設墾場。聽其領導。師之環境如此。心境可想也。同月本寺住持海燈開講法華經。並擇青年比丘三十人。成立佛學研究院。以造就僧材。

戊戌師一百一十九歲

春時全國肅清右派之風甚厲。各寺院亦被波及。由所謂佛教團體開學習大會於漢口。指定各寺院住持及重要職事。均須赴會。師以老病辭不出席。而南華住持本煥。本寺知客傳士。雲門住持佛源。及見性印開諸師等多人均被列爲右派。指定向師淸算。及鬥爭不屈。幾釀禍。後由一班夙有成見之人。製造誣捏師十大罪狀。如「貪污」「反動」「聚衆」「思想錯誤」「濫傳戒法」種種罪名。其中最無理者。如誣師與青年僧人同單。此等傷天害理之事。竟出於僧人口中。又因師自到雲居後。北京政府每月送師貳百元爲補助費。師屢却不受。未獲允許。乃按月以之供衆。而大會中竟牽扯到師前年於開示弟子戒貪語。引用明代羅殿撰詩「籠雞有食湯鍋近。野鶴無糧天地寬」之句。謂爲譏誚誹謗。又謂師妄報年齡。師閱壁報後語弟子曰。「我生長及出家都在閩省。圓瑛法師及住持慈慧。現年已八十餘。他幼年在鼓山出家。他都知道。

我剃髮受具及出外參方與回鼓山任住持年歲。是有人可證。」又加以「老頑固」「僧界右派首要」各罪名。其意蓋欲向師「圍剿」「鬥爭」「洗腦」「下放」至「勞動改造」而後已。爾時全國僧衆。除膺特殊任務者外。均惴惴不安。南華雲門雲居山門外。亦徧貼大字壁報。誣師罪行。聲勢洶洶。師則若無其事。而四衆均欲爲師辯白。師不許。如此閱一月。兩月。並無消息。漢口之集會亦散。而師左右得力之人及多年隨從弟子。均被分散。指派向別處去矣。如是又閱一二月亦無消息。後接京信。知漢口開會期間。因師德望。不敢輕率。先叠成文告罪狀。呈請主其事之最高級人物。批准執行。某閱畢一笑。着令撤銷。(詳後己亥年中)師乃獲轉危爲安。

九月十五日張處長建民率公安幹部數人。在師所住之牛棚掘地洞壁。進行搜查。未獲一物。後將中央發給雲居公函。及各種文件。雲門申辯書。重要經籍及私人函件出入賬目。均被截去。請求數次。亦不退還。

九月十六日集衆表堂。

這一回我身體不好。世人說三天命有兩天病。我則三天有六天病。何以呢。因爲白天晚上都不好。無非業障所感。只得聽其自然。有何言說。今天有兩件事。不得不講明與

大家知道。免衆誤會。甚麼事呢。這幾天省統戰部張處長和幾位同志來山。處長說。纔由北京回省。京中上峯。叫我來山。傳達政府意見。叮囑陪同老和尚一路進京開會。我以老病辭了。次晚處長來我房間談話。他說因有信件向他那裏報告各種事情。謂寺中派人到上海化緣。化了二百套小褂褲。一百二十套簑衣。兩架縫級機。又說祝華平拿你的名義發了財等等。第三天晚間又來問此次常住打吱喳的事。已報政府了。要我說明事情的經過。我說。那天的開會我不曉得。當時我聽工人說堂裏鬧事。我卽進堂說了幾句。他們就散了。後來我查得這事的起因。是那天早上。僧值表堂。不准過二堂。午飯後他們就開會。要解決這些問題。心氣不和。平就吵起來。本來現在夏天。過早堂喫粥。快喫則汗多。慢喫又躭誤結齋。所以喫不飽的。可以隨衆結齋回堂後再到齋堂。看有餘粥。可以再喫。但如在早板坐香開靜後去喫。那就是過三堂。不是過二堂。這是一天喫四頓。就不對了。如果允許過三堂。則粥少不足喫。就要多煑米。若多煑。則每月的米就不敷用。因此當家叫飯頭少煑些粥。經僧值表堂之後。有些人謂職事專權。是封建。要改革。因是就鬧出事來。這是不要緊的小事。至於說到化緣。因通州李不畏居士來信。謂居士林有龍藏全部。欲送與本山。要我親去。因此與性福商量。請證明書。

派佛行去通州請藏經。寫了兩封信。到上海佛教青年會。請幫化運費。及買四十領簑衣。一架縫紉機。代募齋糧。後因通州佛教會。不許將藏經運走。佛行就到上海青年會。請了磧砂頻伽兩部藏經。現今上海有信來。總共化得九百五十三元三角。除運經費。買簑衣四十領。縫紉機一架。共去錢四百餘元。下剩五百餘。寄回作糧食。沒有二百套衣服的事。從前出緣簿化緣。有過一回化緣鑄鐵瓦的事。青年會和簡玉階祝華平臨時代出緣簿。因爲五萬元舊人民幣纔鑄得一塊鐵瓦。此次共化了數千萬元。而祝華平沒有食錢。此事前幾日善果知客對我說。謂性福和尚把直純和尚寄來的給他看。信中說妙善和尚由雲居到上海。對伊說。老和尚不會用人。把常住弄得稀爛。以前用祝華平已經弄壞了。現在又用慈藏。步覺民後塵。近又派沙彌到上海。化了二百套小褂褲。每人分二套。他問分得公平否。本來這話成是非。不應向別人說。是犯戒的。無奈此事。他們早已有人報告與知。因此不得不明白說出。免他誤會。處長等問了我之後。又問別人。又問李居士。調查我的書信來往和賬目。調查的結果。數目清楚。並無貪污。他們又看到大家努力生產。各處辛辛苦苦。事事如法。使他們對聽來的壞話。也疑信參半了。是非本不應辯的。每早上殿念的。『山門清淨絕非虞。檀信歸依增福慧。』能

真實不虛。循規蹈矩的坐香。看經。禮拜。讀誦的。就感動天地鬼神。山門自然清淨。檀信自增福慧。何須辯好辯歹。但這些事不說。則大家不知。我來雲居。是定業難逃。我原無住廟的心。很多現成的廟都不住。又來修廟子。豈不見鬼。前年我在盧山養病。聽說雲居山。政府擬劃爲林場。我不能坐視祖師道場陵替消歇。所以來山看一看。那天很晚摸上山。只見性福直純修定悟性四人。住在僅存的破廚房內。我們一來十二人。沒有空地方睡。我看見毗盧佛。釋迦佛。觀世音菩薩銅像埋在荒草堆中。我心中不忍。就想在此住茅蓬。並使諸方禪和子有站脚地。回廬山後。要求中央政府和陳真如。都不准在此住。要我進京。我再請求。北京來電許我自由。得中南區統戰部省縣統戰部各派一同志與祝華平等。在大雨淋漓中。送我來山。上海簡玉階居士。出了二千萬元舊人民幣給我作開辦費。我交祝華平管理。農曆八月十五日。我派智修師先來修好破牛欄。派果一師先來料理一切購置家具等等。我到山後。問本山過去情形。直純就對我說。你要小心提防性福。雲居山有下院兩處。都成他私人所有。以前收數百担租歸他一人。他又想把黃韶的田收爲私有。我不准。你要和他攪清楚。否則是非多了。直純雖如此說。我沒有聽他的。後來人漸多了。政府在場。當衆請職。我不過問。大家舉性福爲

和尚。果一為當家。二千萬元祝華平管理。買穀子三百担。木料和缸瓦。把茅蓬蓋好了。簡老居士又出一千萬元來攪生產。交果一師管賬。前後三千萬元。房子砌不起來。幸而各處漸漸寄些錢來。纔有開支。果一叫大衆出坡。下雪天出坡。和直純鬧起來。直純又和智修鬧過。常常弄是非。這次直純不明真相。認為我食了二百套衣服。又說我不會用人。覺民喫飽錢就還俗。覺民的錢的來源。是北京開和平法會。政府犒勞他百餘萬元。上海玉佛寺法會。亦得百萬元。說歸依當引禮。也有百餘萬元。杭州蘇州兩處法會。也有幾文。到雲居後。因母老要他奉養。不要心掛兩頭。就還俗去了。簡玉階又給他二百萬元。他沒有拿過常住的錢。去年正月。簡玉階給每人五萬元和一條毛巾。由祝華平分送。性福直純各送二十萬元。何以妄疑小事。傳到政府去不好聽。我沒拿常住名義化過緣。各處來錢是給我養病。不是公用的。我空手來。空手去。盡力為大家管此閑事作甚麼。和尚當家每每辦到不能收尾時。又要我來管一管。我這老牛犂田。犂一天算一天。心中苦楚。說給大家知。我一場辛苦。別人不以為恩。反以為仇。緣結不到。反結了寃。這也無非前因所招。我說這些閑話。大家好好向道上辦。不要被境界轉為是。珍重珍重。

數月以來。師飽經憂患病狀日深。往年病中禮佛不用人扶。今則需侍者爲之助力。知幻緣將盡矣。但有一件大事未了急須處分者。

一日。師召侍者某某等二人至。告之曰。「余今命汝二人爲我辦一件重要事。應先告汝等前後情形。乃易辦理。

余於初出家後。自審根器。當從行門入。故習苦行。又性好禪宗。故習禪定。溯大乘東來。雖以達摩爲初祖。而光大實在東山。倘遠溯源流。實在廣州光孝寺。該寺址爲虞翻舊宅。名訶林園。及東晉隆安中。罽賓國沙門曇摩耶舍尊者。乘番舶抵仙城。乞此地建梵刹。名曰王園寺。及求那跋陀攜楞伽四卷止訶林。立戒壇於林中。讖曰『後有肉身大士於此受戒。』至梁天監初。智藥三藏攜菩提一枝。植於壇側。記曰。『百七十年有大智人於此出家。』及六祖大師受黃梅衣鉢。鬀髮菩提樹下。遂應其讖。後至曹溪開一花五葉禪宗。至此始盛。而其初則以訶林戒壇爲根本地。訶林即今粵城之光孝寺也。

前清末年。該寺爲學校佔用一部分。地方機關佔用一部分。公私團體又佔一部分。所餘者。僅大雄寶殿。及六祖髮塔。與殿前參天蔽日之菩提樹而已。

余禪人也。飲水思源。目覩禪宗第一祖庭。零落至此。欲重修之。顧力有所不及。會民國十九年庚午余住持鼓山時。發願重修光孝。先將私人所積果金約二萬元埋藏之。適有老居士林某。（隱名）入山相訪。余略談所願。林居士歡喜讚歎。謂重修光孝。非先籌足十萬銀圓爲預備金。勿輕動議。我願助師完成此願。先捐五萬圓。不問歲時也。余大喜過望。翌日林老居士果以五萬圓銀號票來。余亦將所積存者。彙易金錠若干條。藏之鼓山中。滿以爲南來重興祖師道場。必自光孝始矣。

豈知道場興替。自有時節因緣。非人力所能勉強者。迨民國二十三年甲戌四月。一夕三夢六祖催喚回去。而粵北將官李漢魂等亦派員來請重建南華。於是冬有粵北之行。中興曹溪。費時十稔。因緣會合。又建雲門。歷時九載。始告完成。事變又起。計重建兩寺所費銀圓百餘萬。其中左支右絀。艱苦備嘗。而不敢動用鼓山藏金者。誠以「易磚錢而作瓦錢」佛制之所不許也。

雲門竣工時。二次大戰已停。胡毅生居士等議重興光孝。我建議先收回佔地。同時密回鼓山。將藏金運港轉到雲門。又購白銀圓若干。埋之樹下。備重建光孝。未及三年。時移勢異。當雲門事變時。余被毆幾死。猶不肯將藏金說出。「以生死可置之度

外。而因果不敢昧於毫釐。」至前年。傳聞粵當道欲闢光孝作市場。適吳居士性栽二次入山。余囑其與粵當局言保存光孝名蹟。正爲此耳。今余歷盡艱辛。老病日篤。世緣將盡。初願難償。只有俟之將來。惟藏金爲時勢所不許。付託又無人敢擔承。擬呈之當道。代爲保管。表明初願。及藏金來歷。余前日已與縣府石同志妥商。令汝二人同往發掘。運回本山。今給汝地圖一紙。汝等與石同志帶備公文。前往雲門辦理。

去後數日。竟將金條一箱。瓦罐二口。運回雲居。衡之得「黃金二十八斤」「白銀三千圓。」由石同志與侍者等數人。繳交政府代存。以明我及林居士之本願。重與光孝。只有待諸將來。」

〔附錄〕　十月十九日師於方便說法中向衆開示

古人說。莫向名場立。山中夢亦微。世上利鎖名韁。層層纏縛。去了一層又一層。習氣毛病。籠罩到轉不得身。有覺照的人。不隨他去。無覺照的都隨他去了。故做人有種種爲難處。古德每每說。比丘住山佛歡喜。住在鬧市佛擔憂。比丘應住阿蘭若。大日經疏曰。阿蘭若。名爲意樂處。謂空寂行者所樂之處。或獨一無侶。或二三人。於寺外造限量小房。或施主爲造。或但

居樹下空地皆是。比丘常居阿蘭若。不住於外。是十二頭陀行之一。城廂鬧市。騾馬交加。名利二字。把人縈絆繫縛。終日是非鬧不清。所以古來祖師居山者多。釋迦世尊出家修道。於雪山苦行六年。在家在城市不是一樣修行嗎。何必定要到雪山去呢。因爲雪是冷的。下雪在臘月間。萬物收藏的時候。山河大地。成了銀色世界。萬種色彩多封閉了。這種境界就是道人的境界。叫你二六時中。冰冷冷地萬念俱灰。不爲境轉。這就叫雪山。不在世間叫出家。不打妄想叫落髮。佛修行都要躱到雪山去。我們凡夫何以反敢在鬧市裏過日。古德一住深山。就不染世緣。任你皇帝來請也不下山。昔日汾州無業禪師說。古德道人得志之後。茅茨石室。向折脚鐺中煑飯喫。過三二十年。名利不干懷。財寶不爲念。大忘人世。隱跡巖叢。君王命而不來。諸侯請而不赴。豈同我輩貪名愛利。汨沒世途。如短販人。他這些話說了也做到了。唐憲宗屢召師。皆辭疾不赴。暨穆宗卽位。思一瞻禮。乃命兩街僧錄靈阜等齎詔迎請。至彼作禮曰。皇上此度恩旨不同常時。願和尙且順天心。不可言疾也。師微笑曰。貧道何德。累煩聖主。且請前行。吾從別道去矣。乃澡身剃髮。至中夜告弟子惠愔等曰。汝等見聞覺知之性。與太虛同壽。不生不滅。一切境界本自空寂。無一法可得。迷者不了。卽爲境惑。一爲境惑。流轉不窮。汝等當知。心性本自有之。非因造作。猶如金剛。不可破壞。一切諸法。如影如響。

無有實者。經云『唯此一事實。餘二卽非真。常了一切空。無一物當情。』是諸佛用心處。汝等勤而行之言訖跏趺而逝。荼毘日。祥雲五色。異香四徹。所獲舍利。璨若珠玉。由於他不向名場立。全心在道。所以來去自由。不被生死所轉。一般人就不同了。以爲陪皇帝行過就了不起。我平生很苦。一世背時。多難多障多魔多病。幾十年騙空門飯喫。南來北往。生慚愧心。因自己一生下。母親就去世。我這不孝。怕遭雷打。所以發心爲母作功德。拜舍利。拜五臺。遇文殊靈感。雖是向外馳求。也有些好處。第二回再朝五臺。遇庚子年義和團起義。我想到陝西去不成。回北京又遇八國聯軍之役。皇帝逃難。親人熟人一同走。太后娘娘也能一日走幾十里路。徒步無轎。走到阜平縣。纔得甘藩岑春煊帶三千兵來接駕。纔乘轎出玉門關。走口外。進雁門關。我出入陪帝一路。若是清平無事。皇帝威勢最大。每逢出宮。起身時先鳴炮九聲。經過的街道。兩旁店舖都要關門。留出一條肅靜無人的御路。路心舖黃土。一切人不准看。這回逃難。急急忙忙。擺不起架子。沒有轎子坐。跑也跑得。苦也能喫。見他也好見。話也好說。沒有什麼尊貴了。什麼都放下了。到了陝西西安。岑春煊爲陝西巡撫。李鴻章在北京與聯軍講和。在西華門立德國公使紀念碑。要中國人八個人頭祭墳。拿假人頭抵數了事。李鴻章纔請皇帝回北京。當時我在陝西。住臥龍寺。一天到晚。和宰官來來去去。落在名利

場中煩煩惱惱的。那有功夫可用。那時行住不安。怕說錯話丟了頭殼。你看在名利場中有什麼好處。我怕煩累。所以入終南山去隱名。還躲不了。又走太白山。山高一百八十里。上山後還是有人。我不能住。又跑到雲南。以爲沒事了。不久還出是非。天下抽提寺產。衆推晉京告上狀。又請藏經。是非更多了。皇帝因我一齊和他逃過難。給我嘉獎。我就走進名窠。到民國成立初期。因爲我在滿清時代的歷史。就以我爲敵。要辦我。李根源派兵入雞足山捉我。山上迦葉祖師顯聖。大難過去了。以後在上海辦佛教總會。又入京見孫中山。袁世凱。然後在貴州。雲南。西藏。設佛教分會。顛三倒四。舊政府去。新政府來。就疑我是舊政府那一黨。那一派。現政府也疑我。因爲曾在重慶和林森等往來。辦過祈禱世界消災和平法會。正值三十二年正月甲午初一子時立春。這是個好年份。吉祥如意。那年各國取消不平等條約。以後日本投降。中國勝利。李任潮在桂林當行營主任。我也走進了名場。又攪不清楚了。因此引起雲門一場禍事。在湖北又出頭。又晉京。離京後。政府又屢次要我再回京。騎坐虎背上。怎樣死法還不知。現在又叫我晉京。省統戰部來了人。我不去。叫我派代表。慈藏性福二人去了。與我何干。昨天又來了信。不去。心中有疙瘩。想起古人說。莫向名場立。山中夢亦微。纔悔以前出頭無益。一般人總以爲和貴人來往就了不得。而不知禍福相倚。如影隨形。戰戰

兢兢。勸你年輕人及早努力。道心堅固。不染世法。有好收場。世人做人真不易。昔日圭峯宗密禪師。是六下神會四世孫。與華嚴宗有緣。見清涼華嚴疏鈔。十分崇奉。後入清涼之門。成華嚴宗第五祖。那時國家崇佛。封清涼爲國師。圭峯亦被看重。因此常和士大夫來往。與李璘莫逆。後因李造反失敗。逃到圭峯處避難。峯以故情難却。欲留之。大衆不許。這人到鳳翔就捕被殺。圭峯也被捉。對案說他們有來往。圭峯無所畏。說不錯。佛教寃親平等。見一切人有難皆當相救。今既有罪。請依法處置好了。大丈夫無畏精神。有那樣說那樣。犯罪不避刑罰。政府認爲難得。就放了他。後代佛教徒與圭峯有成見。不喜歡他。也有說他來去分明很好的。我們沒有他這樣的工夫志向和膽量。我這生經受的災難多了。八國聯軍拿槍嚇過我。反正時李協統帶兵到雞足山捉我。七八百出家人都走光了。剩我不走。土匪楊天福吳學顯拉我拷打。後唐繼堯和龍雲鬥爭。雲棲寺僧人被捕。曾責我敵友不清。民國人責我與清朝皇帝大臣來往。我怎能分清誰是人誰是賊。任你怎樣辦都好。他們就赦了我。這次我不晉京。各方弟子來信。責我不識時務。不顧佛法。我想以前進京。因爲事情鬧得不能下臺。我不得不進京。現今大體已定。信教自由。這件大領衣保存了。戒律叢林規矩仍然照舊。可以不必再去。我長年的老病。也就藏身散場了。諸位珍重。

己亥師一百二十歲 一九五九年

春。國內外叢林及諸弟子以師今年百二十歲。恰與趙州同年。各團體紛紛擬定程序及典禮爲師祝壽。師前後接到函電。卽行制止。其復函大意。

（上略）雲死活未卜。辰期猶遠。便承吳老居士厚意。擬製壽屏爲祝。愧謝曷甚。竊念夙業所驅。波波一世。風燭已殘。事猶未了。每思輒愧徒爲虛名所誤。百年塵勞夢幻間耳。復何堪留戀。又生者乃死之端。智者直須警悟。一心進道。如救頭燃。奚暇扮演世俗情態也。雲心領謝。盛意謹辭。

又云毋難之日。自哀未遑。切不可爲作壽章紀念。或其他慶賀舉動。轉增彌罪。徒有損毫無益也。

三月。師以濬明月湖尚未竣工。海會塔工程僅及一半。乃力疾督促。數月後乃竣事。先是丙申春北美僑商詹勵吾之夫人汪慎基歸依師後。發心捐助建大殿經費。而全寺大小殿堂均已落成。詹擬建一塔。供佛舍利。附建一留雲禪院以祝師長住世間之意。師復函謂南華雲門均建有海會塔。而雲居尚未建築。可否卽以此功德建雲居海會塔。因雲居歷代祖師均散葬各地。保存爲難。不若以海會塔奉安之。且方便四衆及

當來者也。至留雲禪院一事。意甚可感。而雲平生未嘗特建一椽一瓦。以圖享用。敬却云云。

詹復函除前捐常住萬圓港幣外。再捐港幣五萬圓。以爲建海會塔之用。師許之。因此在冬間即着手開地盤。動工建造。其結構悉仿南華。此外更多建數座經堂。以爲僧人居住及六時禮誦之所。直至本年七月始完成。師於數十年來所建各大剎殿宇塔院之最後因緣也。并將詹居士所撰碑記勒石於塔下。文曰。

虛雲老和尚。重建雲門事畢。癸巳春晉京。參與全國佛教協會成立。已而由匡廬入雲居。初至時。榛莽荒穢。僅存陋屋三間。聊避風雨。未半載。四方衲子聞風而至者百餘。師率衆始則開田博飯。繼乃築堂舍。建大殿。置藏經。雖嚴寒酷暑。作務不輟。未兩載。道場巍然。予以夙植善因。雖羈萬里外。猶得時承法雨。慈誨懇至。慚感曷已。因起念效童子聚沙故事。欲於雲居建塔。藏佛舍利。願獲十方三世諸佛之護念。留師住世。常轉法輪。因擬名此塔曰留雲。尋蒙賜復曰。居士欲爲雲建佛舍利塔。此發心固已爲十方三世諸佛之所護念。而雲則慚惶不自勝。因自思維。雲居千年來諸祖代謝。全山祖塔。散佈四方。年久失修。大多傾圮。雲昔在南華雲門所見類是。因各建海

會塔。將諸祖靈骨集而藏之。並建堂宇居僧念佛。適有感尊意思復踵前例區區之議。居士其有意乎。予讀竟雀躍。欣順師慈。遂以海會名塔頃復獲師書。知已竣工。喜茲華嚴樓閣湧現當前。爰爲偈曰。

達摩東來　上乘獨出　喝倒梁武　目中無物
第一義諦　光夫化日　燭照幽冥　同收靈骨

佛曆二千九百八十六年歲次己亥仲春私淑弟子詹勵吾謹記

是月美洲汪寬愼香港曾寬璧以師今年爲百二十壽辰。各以資來請造地藏菩薩一尊。用祝師壽。師令刻日與工塑造。兩月而成。分供於鐘樓及海會塔中。此師最後之造像也。

〔附記〕

師重建祖師道場。大小寺院前後八十餘剎。皆自爲營造。然每一改建。以掘泥築基爲第一工程。且需時較長。人工亦倍。卽如粵北南華寺歷歲十稔。始告完成。而初步工作。擔泥築壆。亦經三年。編者五住南華。細心察看。自入曹溪門過蓮花池後。卽爲四天王殿。直至後山九龍泉。凡一百五十餘丈。除大殿祖殿法堂經樓外。其餘各種

堂舍共一百五十餘間。無論至何地方。長廊曲徑。皆兩不溼衣。泥不污履。高下廣狹。覆以迴廊。不覺道路之長遠也。其建築時。師手持丈尺。指點工人。或高或下。均無預製圖。則亦不用精密計算。而所需之材料適合。最奇者。大雄寶殿高及十丈。飛簷承露。接駁七重。師亦指點出之。殿閣之莊嚴壯麗。媲美於杭州靈隱大佛三尊高六丈。五百羅漢浮動壁間。此則靈隱天寧所不及也。至分布各處之院宇房舍。均堅樸耐久。又是一種看法。予每見師手持羅經（卽指南針之羅盤）於每佛像及諸菩薩座。細爲測度。乃知師之多能也。

一日嘗問師。何以三分一工程。放之地下。師謂壞空。有一定之理之數。比如南華寺。今日建築。超於前代。孰知十年後將如何。予掘地時。遍翻全寺。發見圍牆石壆。有在三四丈深者。亦有掘至二丈餘深。發見有宋代斷碑者。與廢無常。可想而知。故此歷修各大剎。必先尋其故址。相陰陽。觀流泉。擇定方向而改正之。且用巨石築壆。由一二丈築起。使基礎永固。他日殿堂房舍。縱有破毀。而基礎仍存。所以我對於房舍爲輕。而基礎爲重。余乃恍然知師謀慮之深遠也。

三月。師病況日深。初猶勉強支持。料理各項事務。及未了工程。至是月患慢性消化不

艮。卽停止飯麵。及一切雜食。早午僅喫一小碗粥糜而已。省府奉北京命。屢遣醫來。師却之。謂「世緣將盡也。」乃分函諸弟子迭次之捐助功德者。謂真如寺已建築完成。此後不必再寄匯銀物來。幷囑以努力修持。爲法自重。

四月師召攝影師來山拍攝全山風景。凡大殿佛像經樓法堂及晦山戒顯和尚塔明月湖趙州關飛虹橋海會塔及雲居茅篷與現自己所住之牛棚共三十八張。又自攝



坐像一幀。洗出後親自檢視。擇其佳者留之。又贈與有關捐助功德之親友善信。

〔附錄〕　雲居山志重修流通序

癸巳夏。予養痾廬山。有數禪人自雲居至。稱日寇中原時。以茲山險峻。易伏游兵。遂將真如寺全部焚燬。今祇見毗盧遮那大銅佛。兀坐荒煙蔓草中。苟不重修。將湮滅矣。予聞之惻然。念雲居自唐代元和年開山。爲歷代祖師最勝道場。道容以後。道膺繼之。其後齋禪師。融禪師。老夫舜。佛印了元。圓悟克勤。大慧宗杲。皆曾任該寺住持。而過化者。有趙州諗。雲門偃。古塔主。洞山聰。圓通秀。真淨文。居士中如白居易。皮日休。蘇東坡。黃山谷。秦少游。呂居仁等。不計其數。今祖師道場零落至此。亟待重修。秋七月。與居士祝華平等至真如寺。洵如僧言。祇性福等四人住茅蓬中。以事香火。居數月。四方衲子。聞風而至者。數逾千指。僉議重修事宜。雖有殿宇舊址之可尋。而乏山志記載之考據。因志板久燬。書冊亦絕。後於蘇州訪得殘本。漫漶殊甚。乃屬岑學呂居士考訂重輯之。略有增刪。緣舊日志書。係清代康熙初年編纂。其中文移產業。代遠年湮。久歷變更。酌爲刪去。其餘悉依舊本。以傳其真。亟事流通。免再湮滅。予自癸巳至戊戌六年之間。所有重修殿宇。再塑金容。整肅清規。耕田博飯。種種事跡。附

錄於本志之末。以便後之修志者。有所採焉。

佛曆二千九百八十六年歲次己亥孟夏釋虛雲序時年百二十

師病日益重。一日住持和尙及三寮職事多人來視師病。師謂衆曰。「我們有緣。相聚一處。承諸位發大心。數年之間。復與雲居道場。辛勞可感。但苦於世緣將盡。不能爲祖師作掃除隸。有累諸位。倘我死後。全身要穿黃色衣袍。一日後入龕。在此牛棚之西山旁。掘窖化身。火化之後。將吾骨灰。輾成細末。以油糖麵粉。做成丸果。放之河中。以供水族結緣。滿吾所願。感謝不盡」云云。諸人皆作安慰語。師說偈曰。

蝦恤蟻命不投水　吾慰水族身擲江
冀諸受我供養者　同證菩提度衆生

又

請各法侶　深思熟慮　生死循業　如蠶自縛
貪念不休　煩惱益苦　欲除此患　布施爲首
淨參三學　堅持四念　一旦豁然　方知露電
悟證眞空　萬法一體　無生有生　是波是水

又

吁嗟我衰老　空具報恩心　宿債無時了　智淺業識深
愧無成一事　守拙在雲居　誦子嗅飾句　深媿對世尊
靈山會未散　護法仗羣公　是韋天再世　振毗耶真風
自他一體視　咸仰金粟尊　中流作砥柱　蒼生賴片言
末法衆生苦　向道有幾人　我負虛名累　子應覺迷津
佛國時欣慕　香光擬近趨　謹留幾句偈　聊以表區區

八月師生辰日近。國內外諸山長老及弟子等多人。入山慶祝。並探視師病。師亦覺精神稍爲健旺。其弟子寬慧等數人自香港來。師與之談話及處分各事。頗爲重要。茲將寬慧朝山日記一則附錄如下。

朝雲居山謁師日記　一九五九年八月十七日（卽農曆己亥七月二十四日記中所載俱用農曆）

余此次偕寬航知立兩師及方寬麗居士等一行四衆。結伴回國朝雲居山爲師祝壽。於農曆七月二十四日由港出發。下午三時許抵廣州。下榻於華僑大廈。太平蓮舍寬定師等到訪。相約一同上山。

二十五日早七時。附火車北上。至二十六日晨八時許抵南昌車站。因各人昨日未進晚餐。擬就車站覓食充饑。豈料遍尋車站都無一物可資裹腹。遂由我和方寬麗居士看守行李。而寬航知立兩師則往汽車站買票。以額滿無法購得。結果費去八十餘元。另包專車。九時開車。至下午一時許抵張公渡。余知此處原已設有招待所一間。專爲方便朝禮雲居者用膳休息之處。至此竟遍尋不獲。詢諸鄉人。始悉於去年五月燬於火。正徬徨間。望見前面有二僧人。由寬航師上前詢知係來自雲居者。余等因飢腹雷鳴。又休息無所。乃向之請問。據謂有飯店可以進食。迨我們跑去飯店呼食時。店員問我們有米票否。四人一聞此語。面面相覷。我們旣無米票。飯店卽不允供給食物。於是再去請問僧人。其中一位名寬華師者。慈悲的說「我們尙有餘飯可以供給。」隨卽將飯菜送到。各人略爲進食。聊以解飢。寬華師問我們準備幾時上山。又說最好能於今天上去。因爲今天有十個和尙落山挑石灰。如果我們今天上山。有挑灰的和尙可以先代我們担行李。若明天上山。要另請人。殊非易事云云。我們聽到有如此巧遇。當然不肯放過。於是就請他們慈悲。先把我們的行李挑上山去。因我素有心臟衰弱及血壓過高等病。惟有硬着頭皮慢步走路。時因太

陽威力過大路熱難行。僅行三四里山路。卽覺四肢無力。難以支持。遂病倒途中。諸人將我扶起。爲我抹汗擦油。擾攘有頃。卒蒙諸佛菩薩慈光加被。漸漸甦醒。當晚先到一間茅蓬住夜。時天已入黑。忽見山上放出毫光。各人咸以爲奇。晚飯後。承當家師慈悲。讓床給我們睡。

二十七日早餐後。動身繼續上山。約十時許到真如寺。先到客堂見知客師。茶罷。再去參禮虛老和尚。老人一見我。就說「寬慧。我沒叫你來。你來作什麼。徒令我擔心。」隨問「志蓮現在住衆多少。各人是否都很用功。常住的開支夠不夠。」老人的慈愛。真是無以復加。斯時航師相繼入室。老人見到航師。卽謂「我寫了十多封信要你來。何以遲至現在才到。我沒叫寬慧來。她又爲什麼要來。本來我想在四月走的。因事未了。所以躭下來。後來又準備七月走的。仍因事未了。故不能走。」又說「你們一路辛苦了。且去洗面休息一會。我叫人準備飯菜。吃過飯再談。」知客師真客氣。飯時滿桌素菜。飯香菜好。名山聖地。自是不同。飯畢回寮。打點禮物分送性福大和尚。維深師。知客師等。留存一份供奉老和尚。下午再謁老人。老人弃泡一杯玉桂茶供奉老人。老人飲後。嘔吐似乎少些。

二十八日。宏清師說。寬度師來了。叫人去接他上山。及寬度師來到。見他完全是一個俗人模樣。而動靜威儀。仍是老修行本色。我心裏起了一種難言說的感覺。

二十九日早。知客師派人陪同寬航知立兩師下山辦理報戶口手續。直至下午四時半。方始回來。弁蒙政府派朱所長上山照顧我們。每日陪我們同進早午兩餐。隨伴左右。非常慇懃。我們心裏異常感激。今天爲老人誕辰。所以遠近各處四衆弟子上山祝壽者。絡繹於道。以知老人德行感人之深。晚間各人擬謁老人。又恐其已睡。進去不便。乃由航師詢知老人未睡。於是我和寬定寬航知立各師及方寬麗五人一同進去。見他眠在榻上。我先送果儀供養老人。老人說「放在枕邊吧。」及至方寬麗等送果儀時。老人很客氣地說「你們留着自用吧。不要送給我了。」航師代答。「她們自己有得用。請您老人家收下吧。」老人說「好。放下吧。」隨着又說「你們早些回去休息。明天我不會客。你們明天可以進來。」

三十日早殿後。各人欲進去拜見老人。結果不滿所願。中午老人自己供齋。每人結緣兩元。始看見老人寮房門口貼了一張紙。寫着「今天不會客。」我們方始明瞭今晨拒見的緣故。這天老人的精神甚佳。

八月初一日早。我等謁過老人後。以在山無事。卽欲定期下山。由航師向老人請假。擬初四日下山。老人說「好。隨你們的便。歡喜幾時來就來。歡喜幾時去就去。」既已得到老人的允許。我們卽準備初四動身。

初二日天甫微明。宏清師來說「老人叫寬航師先進去。你們亦隨後同去。」航師一進門。老人就說「你們初四不要走。我有事爲你們說。」祇得答應初四不走。下午。又叫航師進去。取出法彙稿件五冊。

初三日上午。又叫航師進去。老人看着寬航師說「你能爲師父做一點事嗎。」航師答「好。無論師父要我做什麼。都應當去做。任何艱苦在所不辭。」老人又說「我想來想去。這回許多徒弟中。惟你最爲可靠。」說罷。從身上取出一張紙。蠅頭小字盈千。命寬航收好。隨同法彙一齊帶港。要妥交與岑居士。下午。寬航師先在老人寮房坐談。老人着宏清師叫我和寬定知立三人進去。命宏清師從櫃內請出一尊玉佛。老人雙手接過。舉上頭頂。然後交給寬定師。謂「這尊玉佛。送給你供養。」并取出文華緞大紅祖衣一件。亦交給寬定師。又從衣袋取出一塊血珀。在眼蓋上抹一抹。卽說。「這塊琥珀。送給你抹眼睛。」又取夏布大紅祖衣一件給我。再從床上

取出和平鴿徽章一枚。送給知立師做紀念。另取夏布大紅祖衣一件。囑知立師帶港送給宏賢師留念。又取夏布大紅祖衣一件。白犀牛一頭。交給寬航師。說「這衣和白象都送給你。」其實那是犀牛。而老人却說是白象。豈另有用意歟。隨又取出圖片四張。分給我們四人。此片係老人庶母王氏太夫人出家後法名妙淨入滅時的留偈。老人建築海會塔。刻碑攝影留念。亦將照片分給我們。復取出七色九寶十八羅漢念珠一串。囑寬航師帶港送給岑學呂居士。并謂「岑居士年來為雲代勞筆墨。始終不懈。情殊足感。故將此珠送他作為紀念。」（此珠係某親王所贈我者大內物也）以上各物分配完畢。跟着又為我們開示說。「明白時。生也好。死也好。男也好。女也好。無有生死男女及一切諸相。不明白時則不然。須知世間法相。皆屬幻化。如空中華。如水中月。無有真實。惟有一心念佛。為往生資糧。」

初四日下午。又叫寬航進去。說「我現在樣樣手續都已清楚。惟有一件事未能放下。你去杭州時。代我去龍華庵找宗和。他的父親法名心文。最緊要叫心文來雲居山一次。如果心文能來。則一切手續清楚。可以放下了。」航師答應到杭時。無論如何。都要找到此人。并請老人放心。

初五日老人命宏清師來。叫我們進去。老人手執禪板。對我們說「一個人做事的時候。就要認認真真做去做好之後。就要像這塊竹板一樣。空無所有。說着舉起竹板連問數聲你們看看這塊竹板有沒有東西。」我說。「請你老人家保重法體。久住世間。化度有情。」老人謂。「和你們講了許多。你們還是說凡夫話。」於是再次舉起禪板向我們說。「你們看看有沒有東西。」隨卽又問我們幾時落山。答以因戶口僅報至初六日止。所以決定初六日下山。老人悵然。隨叫侍者師拿茶葉出來。送給我們每人一份。斯時寬定師再請老和尚保重身體。久住在世。老人又說「你們還是說的凡夫話。今天『諸佛選道場十方同聚會。個個學無爲。心空及第歸。』」各人回房休息。不久。我和航師又進去。老人向航師說。「難爲寬慧數十年的供養。心從沒退過半點。我的弟子多了。祗有她一直發心到現在。真是難得。她現已年老。兼身體不好。你要繼承她的志願啊。」

初六日早。進去向老人告假。老人合掌相送。幷命侍者師送到山門口。又令宏清師代送。老人慈悲無微不至。又承知客師派人一直送到山下至周田派出所。領回介紹書。午飯後。乘車南行。四時到南昌北站。卽轉車繼續我們已定的行程。時一九五

九年九月九日。（卽己亥年八月初七日也。）

十月。師病勢日危。命徒將南竣工之海會塔內容。一一如法布置。先供佛像。中安經卷。次淨僧房派僧數人入住。早晚念佛。

七日（卽己亥年農曆九月初六日。）接北京電報李濟深逝世。師曰。「任潮你怎麼先走。我也要去了。」侍者聞之愕然。

師數日來已不起床。時喘時噎。多在睡眠狀態中，侍者在側。師見每令退出。說「我自會料理。」

十二日午師命撤退佛龕。供奉在別室中。侍者知師有異。急往報方丈及三寮職事。晚上齊集向師問安。請爲法長住。師曰。「事到而今。還作俗態。請派人爲我在大殿念佛。」衆請師作最後開示及遺囑。師曰。「身後事數日前已向衆說。不必贅言。今問我最後語。祇有

勤修戒定慧　息滅貪瞋癡」

有頌復曰

「正念正心　養出大無畏精神　度人度世」諸位辛苦。宜早休息。衆告退。已

中夜矣。

雲居山地勢本高。時際深秋。寒風淒厲。萬山木落。簌簌有聲。古樹參天。幢幢亂影。室內則一燈如豆戶外已滴露成珠。回顧牛棚內只有一老人靜臥其中。且去大殿頗遠。第覺幽磬遙聞。經聲斷續。待送此老人去也。

十三日卽農曆九月十二日晨侍者二人。進入室中。見師趺坐如常。惟雙頰微紅於往日。不敢驚動。退出戶外守候。十二時。在窗外窺見師竟自起床。自取水飲。旋起立作禮佛狀。侍者以師久病之身。恐其傾跌。卽推門入。師乃就坐。徐告侍者曰。「我頃在睡夢中。見一牛踏斷佛印橋石。又見碧溪水斷流。」遂閉目不語。至十二時半。師喚侍者一齊進來。師舉目遍視。有頃曰。「你等侍我有年。辛勞可感。從前的事不必說了。我近十年來。含辛茹苦。日在危疑震撼中。受謗受屈。我都甘心。祇想爲國內保存佛祖道場。爲寺院守祖德清規。爲一般出家人保存此一領大衣。卽此一領大衣。我是拚命爭回的。你各人今日皆爲我入室弟子。是知道經過的。你們此後如有把茅蓋頭。或應住四方。須堅持保守此一領大衣。但如何能夠永久保守呢。祇有一字。曰『戒。』」說畢。合掌道珍重。諸人含淚而退。至室外簷下守候。

至一時四十五分。侍者二人入視。見師右脅作吉祥臥。示寂矣。急報住持及大衆。齊集誦經送行。日夜論流念佛。十八日封龕。十九日荼毗。香氣四溢。舉火後。白煙滾滾向上衝。開窰時。得五色舍利百餘粒。小者無數。以白色爲多。晶瑩光潔。廿一日將骨灰奉安入雲居山海會塔中。師世壽一百二十歲。僧臘一百零一歲。

虛雲和尚年譜竟